集部第七二册目次

壺山集三卷

〔明〕陳孝威撰

清順治刻本

原北平圖書館藏

壺山集

壺山集序

興霸吾師大士先生仲子也先生少讀詩自關關至寢成孔安七遍上口興霸八歲授王介甫上仁宗皇帝書亦三遍爲時文氣魄壓千人嘗有齊神武高昂藏君臣間意日十數題題十數義如父風古文稱是今曰壺山集以行者其什一也予侍先生時興霸與弟少游皆幼藝洽通

矣先生懲其才高故嚴苦之夢中呼覺令誦考工記一字躓輒蹴下牀與杖甚於頭觸屏風然觀其文則喜不寐興霸嘗私謂予吾他日訓兒當一以寬予笑曰度子性範殆有甚焉興霸卒所能自立於文辭者先生教也興霸執古今事欲有以自見其才不肯屈首著述事故客死南方僅遺其書所後兒子二人亦

不及親見訓之而予疇昔戲笑
之言猶在耳目悲夫雖然與霸
之文後之君子足以想見其雄
傑瑰瑋之氣而慕悦之然則與
霸蓋不殁也柔兆涒灘端月傳

占衡序

壺山集目錄

書牘

鄖州薛孝威輿霸著

傳

大中大夫王昧艾先生傳

忠義天地之英氣也然非國與人臣之幸國不亂不有人臣不際國之亂有大不忍於中者亦不有夫古無千歲不易之君人無千歲不朽之骨而能挈其國與身高懸兩際之間死朱溫之刃者未嘗延唐死完顏之庭者豈其存宋然能屋唐宋之社者不能灰唐宋之忠臣義士雖國墟矣而因其人猶繫之以某代前朝延寬禎之有明立國遐絕前代太祖仗三尺劍刈百年之腥羶復中原故物而養士之高厚亦非前朝可及即近者威皇崩從王輦而升不乏人如疏傑外吏激烈赴難幾余聞頗衆未

有親睹其事而於昧艾王大夫則所目擊者公諱士和字萬育號昧艾世籍金谿北鄉范塘里自大父璞父丞乃業儒璞備無成而以至行稱子三人丞居季寔爲贈公丞蚤失父母既領家政遂業儒舞逐於楚豫之郊意氣倜儻持風雅辭之往往爲譽達所器凡風塵所歷有記自號散人集年七十而生今大夫大夫母孟淑人生公以午月午日贈公大喜吾聞孟嘗君以是日舉兒殆爲吾門乎公五歲就傅授因子書授經口過心記十歲後訓以舉子業暨秦漢唐宋文字以覩智掠之師不能難或目之曰此子非能駒當是鳳雛爲人狀貌魁偉聲咳如洪鐘試學使者不售歸而發憤捷鳴嫡後嫡母夫人崩贈公繼下世一身兩喪家徒壁立經年而葬事集其哀痛毀瘠古之至孝庶以加於天性篤絕學問不得而至之者也忠孝同源公之風根其是

矣崇禎庚午偕於鄉其房師韋叔萬撫掌公握手曰此舉差無負得一門人常貫耳爲朝廷薦一佳士以擔當末局愛吾不輕吾前託子文章光萬丈今子神骨亦與之副天下倘當有事事功節義必于其人爲孝廉二十年不以隻字干公府不以半面借時貴即從昆有難割所得于祖父者悉予之以解患每戒諸子曰家本素寒賴先世靈休以有此尺寸人苦不自愛小體輒豁乎背膂意吾痛之田數畝可耕債書數篋可讀貧雖難忍然窮指大不辱耶時以五七言詠其半騷至醫卜星相河洛理數太乙六壬釋道諸書皆及之每與友人談時事輒愀然曰九州雖大作人其幾夫名士如鶩徒亂人國況今喣喣而嘿徐徐而俯者庸之徒翹翹而厲炳炳而自奇暴之徒人人號立門戶甚於河北賊他日不爲漢之黨錮必爲晉之幽沉今既不救異

時又無所救奈何言已淚下不幸而言驗於甲申矣乙酉真人起三山臣民如歸公同長君宗翰步擔以行手胼足胝至天與當事偉其人授以吏部司務旋陟兵部職方司主事其疏屢沐聖俞其家集中天子移蹕劍城委公守劍城進六事言言中肯窾天子召之前命付梓班小大臣工任郡二十日而撫兵忠面諭曰卿才冠絕一時延建鑰寄卿公知時不可爲矣而感恩如天不敢辭駕發之明日余方釋著見男女午貫於道傳兵薄城下余入署訊公公閱城未返長君迓余曰事急矣遲杯茶項而公步入衆謂外事云何公曰早知爾爾不足怪也撤邑兒飛翔而遯余欲呼民丁背城借一戰紛紛然門出太守無德不足追古烈以報夫何言提筆於東廂之壁書絕句一首云云讀之動人肺肝入內更衣執笏嚮香置几南面向俯首呼萬歲者三

聲凡之東面觸首呼朝呼父者三命公子宗翰拜次第與幕客
交拜取二十月中太守所得金刻之禁特雍門隸都富袁忠劉
與等侍側各子錠二幕中蘇殷民余東瑩父子及一廝所授如
之復呼袁忠劉與前曰吾慚女長梅花白金兩忠爲吾護屍與
爲吾護公子已把余臂曰吾不贈與霸者以所託在郵諸人不
能則盜飽亦羼耳吾忝與尋公同年請令兒又附籍末存亾之
寄一屬于君君才十倍兒幸百凡烟料之余答曰我公爲偉人
上從古忠義遊此矣矣者何頻祝言罷速長君取綿翰孺子泣
不置且欲死孝公初面如鐵聞此淚不禁即旋身拭之不欲形
見其嶮者解顏曰騃兒兒殉誰錄死父骸者家有母弟獨不一
念乎忽有呼門人衣青巾隱以囁嚅者乃同知汪某也欲商公
所之公叱曰只合一死此外豈容他念不能然者速去毋後吾

事汪失色而出亟索索翰猶難之公云兒大不解事吾志已決
遲兵至徒多辱我痛我耳余從旁諾曰然翰乃獻索公拱別諸
君曰晤當再世捋索如西廂繼翰解就堂中卧於地兩雁兩雁
之月角有血如漆翰哭聲震天余亦泣吏民聞之有呼者有涕
者有頓足者有怒罵公子者呼者涕者頓足者惜其烈也怒罵
公子者謂延入方欲哀祈罵公彼帥方欲覓公趨擢而公子不
能撫且從吏其死也夫觀人於無求無畏之地而天心自復此
之謂至誠感人矣公於延所謂五日京兆耳而延人若此乍食
後八騎銜入內堂下馬諦視詢導者曰信太守公與信投環死
哉兩卒斧其笥黨衆止之弟攜公子謁千歲與余偕之徐州蘸
鄉二十五里日入下舂矣登坂級避足履俱裂王已醉夢鼾帳
騎子擬火取肉酒餔余兩人倫不起箸騎目瞠也中有爲婉語

者女不須懷夜宿廬帳凌晨促起入見有五丈夫刎坐於地與
冠與卒伍同中一男子年可十八九許幹修而不腴即所云子
歲者左旁則土池右旁則楊田餘三子俱稱閩山引公子前伏
土問云而父何以述死百姓甚稱好官惜死矣是一個忠臣吾
以郡事屬女公子曰曲荷生全感且不朽然亡肉未令得且夕
望先人墟世世銜公侯恩惕謳之延平萬山如畫任卜吉壤何
必戀江西八尺七公子乃以母弟在家理無甾握虔還如初土
笑曰白面生不足然汝欲還聽汝命步卒兩人挾小艇送之延
城尙郡守已委濟南趙某矣嘉公之忠特給敦舟載柩歸以九
月廿六發劍城之五里亭十月五日抵光澤光澤令以人夫不
辦權安公襯於古寺中余始終公之難微行比故詳著其事於
篇歸川陳孝威曰從古興衰得失之故繫觸天運半由人事使

然威皇帝減膳撤樂夙夜勤民刈不肖公卿如腐草百下畏威
而卒爲賊臣輸國以不得正其終哀哉英主乃有此乎三山非
定鼎之地而海帥頗有祚門生天子之心以官家多材多藝能
有幹略而星車遙駕如秋風掃敗葉天心可知矣味艾先生決
于一死出之坦如豈不謂明智烈丈夫哉以余觀宋之受禍於
金元也死者數百人而史不必盡書書矣而不必盡知於後世
之學士大夫以相帥誦使其魂寂寂然則名垂有數焉公之詩
皦然光日月而不闇矣余不足以傳公猶幸公之詩足以自傳
也

贈太僕寺少卿諡忠烈鳳山曾公傳

公諱亨應字子嘉號鳳山爲人修幹而澀上風骨挺然所居里
爲陂頭陂頭之有曾自其王大父農三公遷始基之縱本閭古

留人出孤門携挈口連幾布於盱眙兩郡之通衢禦之因家此
故居焉有子三人長江五公次江八公季則贈公江十公也是
弟偉幹瑰音眉目秀爽智吞前人贈公奉車西山兩河飛舶江
海射積著之利築室衣税號稱封君一日憩於郵亭有縣簿過
之怒不起呵從役縛至馬首厲聲曰爾家有衣冠乎對無有剌
杖之數十贈公恚曰彼傭鍋吳耳便作勢鑠我人不作官人筭
萬鏹何益乃為諸子延名士為之師日夕射邀落其解鈇瑣至
厲蕃皆自親伯子楔號銘西由進士起家縣令累官至陝西左
布政歷官三十年居官不尚赫赫聲凰山為銘西長子童子時
以君妍目倩見稱解捉筆不為乎語論者歎通不悟既僅畀其
句則喉曰曾進士兒婣奇性謙牧事長者共下已甚以此自持
亦以此飛人一為體測所安一為稗情入世也丁卯舉於鄉甲

戌登進士公應得令慶然曰吾衆親如此安能拜人遷延授北
雍訓已陞國子博士秩滿擢禮部儀制司主事再轉天曹天曹
世羨為權國也是漏室耳更此者暮金筆其門而奸胥蠹漏從
來不能塞公以鍵策得嘗此欲由其前神以發積痼而涛書蠹
篋上撒天聽又公之為人霖洽傳勞簡倨平夷來不無深至歲
從輕議解職歸歸踰年北平中斷網無何東師起中原大失絶
取次舉江西勢且及吾郡時惟等廉艾南美前吏部揭重熙與
公三人相議為捍禦策出榜募土寨軍未集騎已薄城下衆
歡散撫盱相纔謟諸公各徵服以遁公乃貌為許者而僞病以
計唱大將得無苛索永寧王者益庶宗也盱敗走閩廣招連子
峒山剽盜數萬以來汝建郡而下咸震遠近以書呼公曰請公
為東道主食吾入公任弗懸賞募健兒數百走書大姓勸內餉

置酒高會十旦夕謀斃其庭歸報帥潛于親家陞清師式惠自
公公怒其勁衆獨刃欲兵之曰吁有鄭帥撫有永寧賊敢偷入
腹中彼庸不畏死耶俄而兵至大呼砍殺宗族男女少老懼刃
者三十人親友義從死者三百人焚其廬十九暴寄金若綾綺
寶玩無算公趣避一石室從弟某被執指其穴出公并公之長
子竹為立焚炙鑄棄公如洒泥讀師箭斜深揖曰公誠義士皆
時無能為吾所慮不失公富貴否則骨肉飼飛鳥走狗唯計之
公噤口不應命縛置堦下撾數十度綻血流踴躍與語曰幸應
云何公如前乃命懸之樹令射之矢中要害又曳語如初公竟
如前乃詬曰吳兒鐵石心腸定死矣遂遇害嗚呼烈哉陳孝廉
日天崩地拆百鍊之剛化為繞指者何限與士多小疵而表章
偉人固難知哉余李與曾氏三十里兩世以文字為交又籍年

諸兵禍之事皆所目睹百世之下其與江萬里輩同讀遂而瀏
傷之乎是有俟於來者

吳先民傳

先民死崇禎壬午閱六年而陳子為之傳先民諱程吳氏世為
鵬田著族自其大父黎而城居先民父繼山以才畧聞隱於金
馬當日貴人不敢以諛畜之性豪達無平齊容客至烹鮮引滿
而罷名士為甚士之有名字者輒周其困乏爾內子嫡武而男
副以靜貞承之長曰某嫡出也而先民與其仲皆副出婦人性
嫛嫕龍而媢嫉庶生嫡獨反是先民為所奇愛摩呴喩於己出
者或問之答曰吾見凡鳥耳是子戀異日必亢吾宗長而習舉
子業即假半自樹不襲蹈前人一字一句根究性理而光之以
為緒論目鉥心用負嵋其章章所布輒有古賢哲遺

實薄之凡天地間夭者爲今書者壽古今易宿古不宿宿僅
諫爲老不宿不廢爲娟倩爲幼少也吾落筆於古文之神與氣
便咕嗶與厌劫爭永遂乃長留長留者長新長又也今人章句
學一吐不可再研是恒處乎對與天之間我與我周旋久不以
易彼三十餘尚試齏乎不中度鞅鞅集所射策質之當世宗工
吾如是而卒格格失尺規將奚所如而可久之乃以冠軍籍弟
子員室夫古人稱此中最爲無英雄之氣信然自是名燁甚不
數年吳越操觚家拜其眾光矣始與合社諸兄弟會盟於崇禎
戊巳間而特驅僧上平與余意將以大小兒目吾兩人余入城
必過先民隨尉舍所常偕者上平與共一坐取古今人物文章
九邊形勢兵家變化種種貫錯余時好大嗷嬰乎掌不落侯手
嘆甘健而陶焉兩君方伯仮舒嗽噼噼忘倦上平豪灑瀝落河

伯猷揚風師濤舌先民姿態悠與情況肅然其狀如是成廟以
還文履肆蔵方言稗史誕妖夷蕪盡發制菜按之而無其解索
之不可句界磔裂名理困鎖法度堀固盡狂洪日務竊先民持
篇怒視指某甲某乙曰誤天下者生者此輩皆戕國處士橫議
亭有焚坑之禍王何祖尚虛無遂染胡塵兆見之矣昭陽殿今
作單于宮乎同社諸兄弟人閱並失意相向撫然已乃曰吾屬
有心胸骨幹而委諸林莽將使潯陽陸渾隱約山海爲後之君
子所书歟小敵勇大敵怯何故乎乍彼折而北遂怨憤以死余
卌尸哭之哀先民偕幹塋旃窾言笑而伏智幽宜負膽敢決人
不能窺也故國黍離荒魂廣鬼思之酸淚余出入兵刃間難以
筆傳未卜能以全歸無憾吕不幸入地誰傳吾奇而今幸以僞
息之暇爲吾友傳其畧嗚呼二十年來今古倏判蓋以二十年
不知滄桑作何如也先民二子有秀有芳不墮其家聲

曾上平傳

上平姓曾諱有矩其先世出宋魯國公子宜後自南豐而家臨
之後湖山歷傳不知幾世上平父諱某壯歲治儒書邑邑弗振
所懷遁遊於雜流以自遣而於日者形家穿與渺然富貴人靡
之不得弗不靡齒牙示人稍語輒奇中其謝世之前以指節期
粘桎間辭隱晦身後乃驗上平拮据襄人子事事竣而上平疾
疾二月而殂郡國中知厚闇之無不戾下余與上平夙以意氣
相切劘二十年許議論手乘嫣笑歌咏惟余知之先是歲在戊
辰今吾郡者婁上受先張公先生負當世人倫之鑒闇識以來
倜儻士士抱俊挾奇謹翡而赴所品題於先生者上平而外則
若吳先民舒棻芬曾子敬都六奕而余與童子肇弟少游祭石

實勇於其間先生以少奇之於是結社定交相得無間余僑郡
中數歲暇過先民宅必呼上平與偕三人促膝忘旦暮也抵掌
濁音則以天壤間之大勳名文章勝跡之某氏當中某某氏富
賊與同互並然否義持起數千年梟下之文雄聖而定吾抑
吊如此嘗漏下數十刻上平不能飲三酌後耳熱長嘯相屬余
寧上座大嚼醉乃歸攜手步兩街上平好作胥徒曳杖擊久之
里人熟其音節輒云是曾文士來到家就枕或中夜撤寂突起
拍掌謳歌或促嫂氏索脯鼓豁銷之出小校諸倘講少間即放
其故態如乎待主者俗腸多厭苦嘗不孝業而能先民稍千謁
邑大吏與往還上平大不懌作色而言曰一措大有文章不自
珍惜其胸臆而明珠彈肉爲先民弗避也然心非其言矣郡士
無民純宗與上平善合者半甲中上平委蛇應之而季野陽秋

自存生平致詣其文者一書卽希示以面但言我自惜吾面不堪持向長者耳爽然自放放而不傲穹壤間何所置上平何所不足置上平也振亳漭瀣以清遠絕塵樹一家言享年四十有六而死獨見於寐圖之士友嘆息間爲可哀也已憶壬午先民逝上平執余手泣曰吾三人如鼎足折一則癡余亦悲不自勝距先民幾何時而上平復去嗚呼二悲往矣余以頑鄙不強覩荒偷息於亂波沸湯之世無能光大亡友之辭傳爲負慚於幽冥者何日解之握筆至此愴然永夕

祭文

祭黃石齋先生文

嗚呼天下事如是耶先生事如是耶公之生爲一代偉人公之殁爲千秋偉人於公何悲所悲者悲世之不可支悲公之不克展耳靑尸通市揚聲效國衆第一流人品第一流奇行而居之不疑家有孝子而家際門有貞女而門耀國有忠臣而國際今國家恨無我公今國家又幸有我公也嗚呼公之學術公之行誼冠冕當代沛滂歟肇海內有識之士莫不引領屬目䝉公稱成出爲蒼生入成朝廷耳公未幾解組還山羣疑滿腹此時公之默識隱情已有難爲衆人言者蓋威宗何如主也英主好行其智羣小益工爲蒙蔽兒出於遠堂文俗自然僉人役於營窟枝根相蒂加以澳予復入暨見登庸不妄河山於鼠冠再舉京邑於犬戎其勢不止其術不窮速夫黃巢蓄莽神器金源乘勝南馳神州陸沉河洛丘墟兩都失守山陵遠棄有名家子爲張捐之降禄兒有稱老臣爲黠賊之謂新帝可謂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者矣生於今登平城而與根黜廣武而長嘆今古一揆惟

不心寒忽聞南陽聖人起於三山率土宅心數月之間旗纛於旣潰國日月於已墜雖蕞爾偏居海表不足臣服中原然亦負大勳矣擬門生天子然天下人曰黃相國在焉猶可支撑而少延也顧有謀者願如司馬相公臨割輔主不願如照王相公帥衆逃遁顧如王姑安總制百揆不願如下忠肅經營兵間何者才長于德者宜內德優於才者宜內况時既以任地非昔比力不出敵智少於彼而思創慮於難圖希功於潰敗嗚呼難言之矣夫不知其難而爲之愚也知其難而爲之誣也今余何苦處於愚與誣之間此又有難爲衆人言者公今日任之之心卽何年謝之之意先入而謝所以警刓廉滑恥之風先入而任所以勗亟公從王之義所謂韓躬盡瘁方之武侯殺身酬國等之張許嗚呼其念其深嚴節則若離知者天畀之一死固無不破風徽萬古自有我公足魂愴父

祭金正希先生文

吾今而後知先生眞名士眞文人也士之妄有名人之妄有文者多矣華子熏胔后爲功稱彥回貨主自封浣俳文恣肆今人范蔚宗作賊自窮其他臨難偷活屈膝乞全者蓋屈指難終故君子觀人治日察其志亂日考其躬必極於變易之際庶不爲奸爲所蒙少今六合板蕩神州沉淪有置身於千秋而與古之齊俠爭烈亦有貽譽於旦夕甘與世少犬羣同倫史家藉爲墨本儒流播之吻脣獨怪一時萬世孰修孰短穢號芳名孰臧孰珍生平之學術何事而居恆之矯岸何存必其擂亭無赤與夫邊幅非真此威所以欺天下之無名士無文人也正希先生入品文章稱爲巨匠如韓愈之發時如日星之高晃使兒童寫

而能解難書宿步而難上且振披於叢眉之日特絕乎擊述之
畫身示止鶴用障流盡當其冠進賢而入詞林坐天祿而卧文
慨已開女真入境如履平敵先生抗疏請師自往壯氣慷慨
當以慷功雖未就志豈非謹雖掛冠而南不忘息壤積一紀來
當世恭想帳而歲皇晏駕海宇沸騰一饌食北再嚥南崩先生
怨髮上指噴血盡鮮豈可使笑中國之售入而三百年養士愛
氏不能與朱季爭衡乎忠貞爲邪之梁節義爲志之弘故劍伏
于殿筑擊於首豈曰足雪國辱猶令正氣有徵吾今推心以誓
鄉士破家以任譬登至於師潰身旁茹刃如恒此蓋早知爾爾
引滿吞卒所生淩夫俗人病其枯萬骨而無寸功譬當卑而
無觴婿焉呼此中原之所以靡敝而虜奴之所以可憎也古云
七日不殺死秋暑冬與五日不汗死病死焚死畏死拼觴死查

賊死毒蛇猛獸死夫誰無死死貴得所尺蟻似冰甘之不苦廬
尸何責棄之無楚介行訓心於白日耿節懸式於終古後世之
入尸祝祀之而末業之君子歌頌不衰耳敢不詣之莫儲敢不
稱之偉士

祭儀制司羅文止先生文

維漬盞其靈含質自謝結歷年所氣盈齊州聚一穴奇儲許振
取凡大木被竊官器猶等舉心根叢宗絮胸煤歷樓市海怪呈
復猿放胖若曙星往管夌山躲千秋方寸含萬卷須臾皆先生
度函瞰清虛日來際半神肽玉山齒牙吹雪調車輪止方州名
宿北面燒執義登龍門御李香風飄狂生木洗腸封君屋越鄉
縱談自氏言刪繁假懷要浮雲袪胸中邪侶鷙鵝烏鸛鶴安所
知欲啄諳甘肥世管四黑海誰制先正徵難無老成人典型尚
可追擾毫飽墨渣布楮爛旭晦何綺夜中得心從天外歸京宇
無煙火玉壺貯露寄游猶鞭斯朝倚奮跡紆紫衣公車屢落魄來
朢望南飛南飛返故國斗室曲如羅積埃壓墳籍紫塵破糕軒
頌偷供酒搦佳客談芳芬偃卧環圖史靜對幽蘭蕉舉杯自新
滑稽我樂發頻齒眦緣就種心枯胖漸符本少導引術但祛世
俗務萬事俱可罷念兒中難誤得于或升堂老人快猶獄候高
介寧亂補今眷雛鵷鶵志夸吳好烏鳴且拖名士非工吏簿
書繫以告萊之盜多穴出沒稽天討傾巢窟搜下恭亦發勝
竒畫佐幕府學師掃蜘蛛島俸除親至整擺扶顛綱搢依部門卻
木屐卷遊娛者風塵忽蔽割躍馬飛弓驅身死一葉輕顏哀追
土精根禮依古漢華禾悉秋稿

祭撫州太守章大力先生文

天下雄文、豫章四傑振衣萬仞岡先考博大微岩碩文止秀
倚舞寬褒予子悍烈比秋霜先生尖鐵擬甘傭旗鼓中原騁天
闆牽偏屏息奪光芒上窮秦火吞荒唐下搜本朝訶秘綱前無
古人特樹坊俯視萬流似蚍蜉放辭孤立等霞錦幽閑奇組麗
尋常濯魄冰壺飲玉漿寄身月窟出狀柔威儀棣棣佩球璵向
之鱗兮鳥之鳳九州畢士鳴蜩螗吟隻字宅難當寰海頂禮
推盟主北面弟子不敢頑殞林百辭環舉方爭說斯人是義皇
源理芬霏雲遺縣括蚓變紋寸鏗解人割席便高翔凡夫拾
緒篭面滿豐年是玉鹵根泉生度海稍苞艇今人此道病膏
肓問醫嚴復思章郎一蝶饿[illegible]州山旁紛紛豎子謂凝狂晨看
白雲午燒鍋日煎墨汁并丹黃筆鋒奠邪戒且割心李髮膠漆
而尺落紙飛煙字生香黃絹幼婦稱中郎數上春官未名揚皆

借青禮師天長移官南兵幟感嘆出刺柳州爲倘得昔年子厚今有章千秋靈魄惝怳尚名士作吏無色莊更無佳度頗衣纓民歌孔邇競呼褒太守何須羨龔黃徒有政事否智賊謝中時序恥廢惟仍從楮硯布心益怨闘爲尾歸天堂手澤芳容耀豫系

祭秦戎徐常書文

呼嗟常甫突如其死耶他人不死而子獨死夫旣死矣其身與俳浩然爲古我今弔之悉書歸萠兄青崇文末乃大武舉儒辟易佐敢保伍獻書當途不售所負因怒目書僅足以記姓名文僅足以雕朝露可用於飾太平其能賦詩退虜乎壯夫猛士爲能居此何如宗慤之乘風破浪傳承之殺賊落布者也我慕古人如龍如虎襄陽羣生抱罕主簿關西男子當陽武庫我少時

鏖之翹忻生擒夜叉之揚五長暴秀之割肉鑿骨圖匡明之截肋伸股氣塊浩落東南獨步及失鐵騎南牧水陸并浙江皆崩摧士民震怖兄乃鳩我同人登壇執耳血戰兩叢斬馘莫數斷頭作杯囊肉炙腊以濟陽掌隅而角千里全封以數百屛卒而壓十萬勃虜以布襲荒蹊而逐駿驚輕跡以短斧雙叉而擊飛兵火努靜言思之眞足小肝皆苦矣今年春季賠邑之諸神邑酸痺恍疑非故牢被其臥細語達曙頗有裏言庶用旁助腦方越月遂中疾死也爲作吁嗟之詩如弔古爲吁嗟徐子厥志不克初練文闘樂乃武競吁嗟徐子倜儻自性慨歎碌碌卑陋無令吁嗟徐子氣豪意勁劉陳桂背誰爲伯孟吁嗟徐子風塵恩靜河山可拔執爵受虜吁嗟徐子目光如鏡棄捐平流避余而盟吁嗟徐子忽然殞命余淚如霧辭毫賦詠天地不磨忠魂俺

賊

祭大將軍陳天感文

志士一爲可空常人百豪傑一爲可空志士百百人可以持干奉吉一夫足以蕩除定及天下無事常人默默知私所家安知圖國天下有事志士格格貴獨有餘濟衆不得而棄餘不然矣嗚呼世變無常滄桑忽移南北異戶盛衰迭居人盡愛身惜名誰爲急病讓夷中原雖大職此陵遲本朝立國仁厚樹基人不知兵文弱習願故或馴其內或飼其懷一人期河朔并吞渡江則南服殘虛故大將軍大感東都之男兒也少壯奇豪負氣不羈刀稍弓矢兼工於騎乘風奮翼厄腕無寄志勸燕然欲封狼胥西域朔方北指衆于窮頂骨雖大宛康居名篇名城可汗闕氏槊斷三千縛虎如麋士夫死即死耳不如是有安所置軀何

意天心降割中原剃否將軍毅張業猛而起女爲國橫五百我爲南八義鬼殺將搴旗結丘下哭丈夫意氣一許知已保亡不負何況天子計此七尺之身百折及底不過碎腦坎胸斷頭而止將軍之言感激如此卒蹈煮鼎無媿烈士偶也貴服不仁英雄墮淚游騎奄至臥受彼繫身齊埜草尸骨支離壯哉偉哉嗚呼可涕

祭謝樹臣文

嗚呼合社之役民獻十夫惟此十夫業同氣乎擇之旣精交之非徒績學不斷運腕不妙立品不高有心不厚雖復貴倨謝絕恐后而今墟站獨推二昆洛中奕奕越石慶孫碎金隱耀寶樹讓芬驚人之句小語天闘我征爾適箱汁提奔喆哉張令起家輿上下京試士棄稍振壯拔士三十半在吾黨君之季昆玳森

甕項旄屈多士文名遠暢晉領䔥鮮稱習前列光寵交遊羨勤
神儀如何一旦不延暴刻初傳君疾止於咯血謂可徐痊豈期
日迫人命危脆薤周年欽嗟哉尚功文敏德豐交若醇酒坐如
春風彌彼世人有心無腸妻子何託天彼發中惟君有之不愧
物宗人誰無死死貴不亾以君之文班馬劉楊謀之劉氏傳之
大方或謂瞿薛或謂楊湯千秋萬歲壽豈有疆而況賢弟繼志
紹芳用慰君心用舉我觴

祭管子敬文

嗚矣吾黨衰矣十年之間諸子零墮屬望吾兒廼復天止何物
妬鬼流人如此記昔定交扶道相矢上平紫芬先民謝子平生
貞一陸奕东止文伯平叔咸遊覽爾合爲一社十四人矣人婁
一州之英文遒等夷之士比聲聯辭波屬雲委角尊競奢脩佶

廁選講猶督儒目以厮隷富貴吾所自有不可知者壽耳亡何
吳曾不蘇於時文伯懆中兒七奪我三朋痛悼勿已餘友落落
風馬攸止幸有子敬差用自喜幼壯合幟家僅隔里頃與坐論
出入經史遺於所寄直索玄底白馬非馬指物非指各爭異同
我虎汝兒恥流俗之腹誹面謏亦非彼其之小作甄評也乙酉
迄今兵禍披靡落拓之士仆頂僵趾子敬優游漢官及覩風流
未湮暴揮筆綺刻承鑱芳既多且吉余謂之曰子奸以鏊暇騎
人乎雖才智之特殊亦幽通之獨秉弟竊有憂焉恐爾墜者矣
言可市稱殺者神明日把隨愚鄙言無用自核今秋之仲忽耳
途語心晚篤隨忙遽來訴兒已在地長瞑不起嗚呼才人而窮
才人而僵天上之帝地下之王徒爾夢夢無復紀綱吾見奸凶
肆志各見斛燬吉祥豪傑鎖骨于泉壞賢智竊擬於斧𣗳安得

不謂人否安得不謂天狂嗚呼我友所恃者妥有遺腹之兒我
友所垂者身有著述之書兒以光大其宗書以衆施於時可用
相慰唯此庶幾

臨川家孝威興藹著

序

豫章文正二集序

豫章制業重海內久矣諸先輩以傳古奢奇之學著書立言辭其深通孤詣一往故卓然有以自命於當世甚本聖賢之旨程朱先儒之解參之以史傳而仰裁於前大家其確明者足以見聖道之正其肆灝異遠足以證聖道之弘故能風移俗易波瀾而從之後之規矩未能原於高曾奇而流於鬼怪而失於府與而溺於餅餌而逐於厖積漸使然勢不可極于子先生憂之而正之以成弘先輩格之以程朱先賢夫揆時者不得不激之以所甚而形之以所及功意俱善也而其弊不無過中夫先輩之

為大家者引繩削墨起止進退不失尺寸求合乎先聖之旨以符於先儒之解然而驅役才情離奇俊異則令人似掩迹前修先輩非生今而濤勿為也其時未可其執亦有所未至也先輩當風氣淳龐學士耳目株守之日而能卓然獨出手眼以新當日觀意其會必有詫為破格者而先輩行之不疑不疑之謂勇由是以推生今之日亦將驅役才情離奇俊異特不沒夫引繩削墨起止進退不失尺寸之法耳夫是而後先輩可言也而後先輩之式後進者可師也且文無異從附時為命無間制義即就古文言之周秦諸子以迄兩漢其大且與者傳矣而小且漓者亦與俱傳魏晉流靡至六代而極然江鮑徐庾之詞不廢甚且一種雕琢僻澀難以句界音詁者其間歷名儒識序亦不乏人而書與世垂者何益物之精者為神數之妙者為術雖稗史野記出於閭巷者精神自有天壤闊况夫木難火齊縱遐思所感而出者乎則夫善為古文者何必不先秦兩漢何必為先秦兩漢何必不晉魏六朝何必為晉魏六朝何必不唐宋大家何必為唐宋大家時文之為時文從可知也今日之不能法先輩先輩之不能效今日等耳夏而詩之時文一道庸之以學主之以識而撢之以才八股業世不究其底蘊相習帖括拂棄黃葉耳見帝止而靈畫余謂參天人之統宗一流萬不治而同非若古文之可取資於怪誕鬼魅影喻於鳥獸草木以起止結撰為工而已故必沉酣今古豁然有獲庶幾億事揣物足以不匱則廣之以學其可苟乎並於下筆揣題思其義之所然而刻實其神求其理之所偶而靜研其分八股眾今化而為四比者何也令掌故也此自先輩以來固已開爾夫研微入險本乎其烙有

如是而止者有進乎如是而猶不止者所謂主之以識也抑才為盟主學為輔佐文通未路時謂才盡豈誠是勝等其半錦是純平彼綵筆而然哉所謂神力衰弱才不克驚耳語云形大承不得稱才鴻文不得塞事措言饒木大魚多齊高帝歎崔長仁曰孝伯之才如黃河東注傾瀉不窮繇斯觀之才固得而可强耶千子先生所見於古文時藝為世楷後者數十年蓋一代偉人也近世祖中之士敢為詭以欺世學術漫無所長而發為文詞贋冗形枯無復光氣楓辛先生以壓之曰吾之源流在是夫故先生有體用未備以山學海耳今豫章之文正變不一而要不必為先輩不必不先輩者於斯可見則夫所以告海內者庶幾立中而制節也

昭武文觀序

余與家弟杜門却掃一年矣日突聞戶外剝啄聲開函視之竹君子札相貽也其言方今木氣之災昭武爲甚一州幾許盜立名字百十樹羣未見大巫私爭雄長此輩夜郎不知漢大乃欲自王扶餘國耶不揣鄙薄建其旌旆以爭衡天下大要袁王相爲唇齒茂宏自立貌師耳余壯之就中論文論時誓切通明余將何以爲言然余試舉所自知以相衆可乎今文與古文體製雖殊而其斷理了務將且百之故必有深微之識以端其本與博大之用以盡其才遠夫落筆成言尤在乎者氣雖予恒所謂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然小大異量各自完吾分耳今人莽蒼數卷輒復妄騁春華少年一往蔓蕪浮濫私自擬于韓湖陸海其氣非不雄麗而泛駕之馬何堪論足下塵哉故李文饒謂氣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李翰胥言文如千兵

萬馬寂然無聲善夫古人之說言而要也今吾黨之文其屬吾竹君選者大率在是余因是而重歎夫竹君之才志風趣不可及也竹君生世家子叱咤風雲冠蓋輻輳其爲暇日寡矣而精神所被中閟外肆又思障堤末流如韓昌黎之爲者唐裴挍之年未二十爲同知司戶參軍一日省決積案數百時號霹靂手以此較觀才原相絕人固可以身量哉至於志趣超然恥以門閥自卑小猶非諸公子所及況夫春秋尚少比馬周上都之歲僅踰其二較禰衡入雒之時方今其年而清哉鼎堅震灼退近茲遊何待余爲吾齒竹君之鉞師固已橫行中原矣

又　代

余與大士同筆硯府彼此均食貧其時風應修慭里中不知齊梨旋月吟稿前自事而已余與大士毛併茸各以所能自效而不暇顧乎其他綱羅畢弋若奕爭道然世非所不摒脩大初不知有名字足觜有交游可以意氣致其他潛聲秘智於山谷者衣食固卽較人糊口穩中絕無制顧如今日者自後世觀之往往以爲朴陋而不知此盛之極也二十年以來聲華朋龍之盛雲屬波靡邇數歲間文采日滋議論日繁氣焰日張奇怪日熾鄉里之士不安於風素矣衆賢角立互相是非致有小生孺子拾遺說高自稱舉非議前輩爲不足道余閱一州文若林藪霧横日踊盡迷初域之巳犃之歎龍川有言君子行權於正用智以理五常之用智爲難仁義禮信過則近卑過於智賊矣吾鄉人士得無過智乎昔人謂胸中先有六經語孟然後讀前史史旣治則讀諸子是古人治心積學之方往往有序有要若是今日爲時文雖不能盡然然主語孟而宗經先後當有緒來奈何

私命邁倖倔然史子奏關尺幅聞乎況非史非子徒以凌闘之氣壞吾人乎嗚呼兵禍盡於儒今日效之雖然勢終不可反乎不能反十五國爲我不能先正其近以與爲競乎而何幸曾竹君起而唱之竹君爲鳳山長公弱冠以文墨動天下閩中自擁袁絲人自教男子張蔭而竹君應之于于而無弗厭所聞以去撰索百家皆有章程非徒讀父書爲倚口資者今持幟召一州之俳又虞獨力不濟而與陳與霸共襄厥盛與霸吾友大士之中子尚稍先竹君其氣寒星斗肝膽衡行天下有事此子可當一面得二君以才謀以意爲而不苟進一人不苟施一贊返正還流之力功固先於吾地竹君與霸葢與余盛年同志切磋者殆有符哉余願聳耳而聽是以弁其集

袁堯叟制義序

荀卿有言物之生也有數以予爲率然起一方則羣就類而應
之以事相推誠不誣也平崗直坡一睇而盡無豐草長林而奇
禽怪獸不棲焉閩粵之山崇隆峻險虧蔽天日柟楠豫章桂檜
松杉之植參天雜立不知其幾千萬本怪石芙箭更竊其地虎
豹猿猱雉雀鳥鶴以暨不可名之種族長子孫其中無王孫公
子挾彈懷丸飛士逐肉之虞其林麓幽鬱窈窿坻岸之狀雖智
者不能設施人迹不得至以故無有目覩其奇勝者夫士亦然
生非都會之所無達官貴人以鼓勤流俗而絕山僻谷既馳騖
履而不得上其更至焉者積有日月書既不易有有之而售且
十百作觀奇言譬夷人聞鐘聲怫爲雷鼓何從問奇於解人夫
豈降材爾殊哉地户使然也通邑大都之士苟不狂惑者耳目
所恣取既倍而楷模其前者動定語笑習與性相半教之輩衆

爲有藉夫談遷彪固瓌瑋善邑皆起家世胄魏然爲天下偉人
是何也天道出其中人事出其中矣自少迄壯濱於祖父習且
安焉良弓良冶理固然耳然褒馬粉黛得而敗之其不然者鼎
驗于梟也嗚呼世之爲諸君子之父者不恒有而有而爲諸君
子者似宜恒有而穷不必有則天道人事之說未知其勝負安
在也予友袁堯叟爲公安甲族公安三袁聲施赫然其子弟讀
異書友異人有家風一門之内鼎去者輒爲當世名流而田祖
先生與袁大人定交有素甲戌復對持丘年伯之籍則兩家情
益摯然田祖弘才厚負儁博一孝廉以死以蹟學食報論之寧
非以所不盡者貽所不知哉堯叟之天道人事至矣堯叟之詩
類奇古壯不屑祖禰前人時猋騁而不濫博而有體夫持長矛
以刺夜行猶無不中卒搴旗而歸攫先君子號令以示宇内之

知其先君子者其人秀外惠中意氣所摩直能弟畜潘夫兄事
季心豈可於今人中求之至夫地户之說積世深大亦老生之
常譚無惑余佞夫以中郎先生爲之祖田祖先生爲之父雖乎
其爲子與孫而堯叟若此雖四世五公自其才地所得何但以
文顯於楚也

徐道潔癸言序

余客白門兩月四方知名之士週勞殊半而心折者一爲徐子
道潔一爲姚子若侯道潔生居白屋半先人故廬不爲柔氍曼
聲以縱貴遊口目抵掌而談則以宇宙之大肩仔歸諸其胸人
或以蹟奇之或以此詆之詆者爲不知已即奇之者要未得道
潔爲奇所存也發言救種雖世事然非道潔不能語其論人主
先品骨而後文藝以爲學可歲月而進譔可歲月而更一朝踸

踔成千古恨雖百贖無繇指數眾前某某某某者是書言楊子
雲告人而莽大夫雄死千載寒心王介甫一代奇才然新法嗣
宋帝爲古本所誤況二君而下者哉嗚呼生都會之地易於交
天下士而梨棗立成便執爲徵逐之資日月不居器識易墮乃
以習俗自溜滅没沉淪令人轉念深山耳道潔之所愛如此此
豈今日平流中可得者或問若侯云何余應之曰慷慨激昂不
遠徐子而諸解深狀不爲古人所欺譚當世之務如取諸寄要
爲過之故余此遊勝已不少而必冠二子有以耳

陳伯璣新藕序

東莞日俗之觀士者見其威儀肩脅好行細潔乃謂修彥苟有
大趣不修容體不惜小節而謂之棄人嗚呼以揣今日豈獨觀
士爲然即觀文亦如是矣豈獨觀文爲然即其所自爲制業皆

如是矣夫尺寸拘曲之樹其時此慷慨激壯之英所以伏而不出也事功者才魄所奨而才魄者磊落男子所具爲四郊多故所恃以克濟端在經實之賢而不在名豪之倡必矣假令八股中斂其才魄從容於持謹蕭齋之間句揣而字量之繩墨之道有餘趺宕之情不足是刖趾而適屨殺頭而便冠者也天下事寧如此而可期乎冢伯幾妙年今參自其爲童子縱志古道日奚數十百言猶歉然不勝其嗇甚少所知甚多當其放懷自恣肆爲文章幾欲一舉而千萬里固不肯屑屑然繩墨中也觀其人氣宴儒弱而風骨遒上知爲九州有用之材不同凡輩苟然而已

劉孝若制義序

嗚呼文字之變至今日難言哉司馬遷收天下名山大川之勝

以爲文章而縱橫跌宕戚没離奇空乎無前孟堅蔚宗得其具體而卒不能不多讓今儒生動做子長傳贊至字櫛句比讀竟使人白日欲寢夫傳贊雖莊嚴古峭字字有義而以幅睒神展責之則屈以非其體故紀学古若此是墮蟻論所謂呻吟枯簡誦死人之句古爲录病李寄序李仲章稿云詞莫足以相活則以異爲奇古爲今奇不古於古爲古奇遊其氣之先而循其意之達爲不古於古者奇余心然之求其人而未有當也吾友劉孝若困諸生聲名籍甚郡邑能言之士知與不知爭北面之爲文歷海擘山氣磅礴而不測神湧忽而難稽識之所原甚深而耳目近字常語出其手腕則浩瀚陸離不擬古何書而亦不能以古何書目之孝若蓋一世之雄非僅塡呫瑣瑣者也夫以孝若才角於諸生中譬飛衛挾彈指肉命中而孝若且遠貧然孝若怡然樹言樹骨與當時之士不苟合其心所篤友者曾竟臣龍起也獻無奇蕭稱虎賀子翼程天錫而已吳公海外文字淡蕩老峭大異塵年綠烟瘴僻險之區時無英傑可與語而子磨以磊落牢騷蕭然塵表故得之孝若非坎壈不達亦烏能傳極摹奮而能言若是哉孝若也榮矣

朱觀以遊草序

觀以家於盱盱士多都美自喜任狠不中準繩居遊談息土其土徒其徒少長其俗張蓋列輿連袂過貂璫之門甲乙雌黃以鼓掌其風流苟其不類輒翕訿爲木强以故能言之士雖時嚮起其際而食其眾不食其利者大半獨觀以異是始任學問窮端極緒似遊文體爲人已而遣去書籍攀蘿躋道上歷吳越閩名山大川之奇闡人頑儒之論耳目之無麽其意寄深遠有不

得而相者余避暑白門一日突聽觀以爾我歡詫如逢隔世出其古文辭各種纔以衆子業余舌咋不下徐之何驚人若是豈大觀以其有得於遊乎請與言遊道夫遊有三難二劇彈鋏之歌投身無所無原嘗諸公子而欲洷籍遍人資卑而身不舉其難一歲月飄忽性靈不居而時爲岑崟古剎馳遊所追蒙然張口吟寫不能其難二都會之所金玉與瓦石並鑄且賦性危特不喜俗人而常與之共事千變百伎在人目前稿中散所謂不堪然而弗之可抑其難三車塵馬足或以故交見招或以名地欲賞韻士曲腸勞費白日此弛彼續虛糜精爽毅不得安帆奴客不得甘臥此謂一劇友生趾錯呼門不能箕坐傾邪必褒以冠裳俯揖應庠變立馳進勞爲已甚當其謝煩脱卧又復强幾筆墨此謂二劇夫三難二劇竊凡遊者所遍病處難與制之中

而能出入風雅優游毫素不亦異乎或闕觀以之古文辭與舉子業狀奚若荊塵之曰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又如徐孝穆之序玉臺新詠也比諸芍藥之花蘭菊之樹斯兩論者其足似吾觀以面不盡吾觀以者乎

鄒六奕試牘序

窮通得喪不足以槩天下英雄久矣李斯已丘同歸也而一相萬乘一比於滌歲之棗賈長沙才過其君而終於諸王傅仲淹獻書曾不能自售而其門徒或為開國名臣夫豈不以時乎哉亦有一人之身所緣未異而離合之間俄有不同然僭乎時之為義而吾儕可以懸且俟矣吾郡操觚之士於斯為盛入皆其幟各立名字者在而見之而颺去諸賢出意中者半出意表者尤乎角材之俊領科數奇往往顛倒於僥得復失中執鄒六奕

亦其一已薩奕於丙闈中幾幾遇矣而弗遇也或曰南粵以孔雀珥門戶崑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凡物珍於罕至之地而厭於眾多之藪固其數耳或曰越人美蠃蚌而簡太牢鄙夫樂咋嚼而終韶濩固屎談兵非不善然為他書言者莫省而沛公謾罵之則夫揆外其處猶仲尼以禮說師詩書焉[illegible]入人道也薩奕於二者俱無累焉然幾幾遇矣而弗遇也夫豈不以時乎哉惜夫時之為義薩奕其將自慰而俟之或曰不妨公其所共信者於天下或曰李布之游揚籍於曹丘於是薩奕亟行其文而余為之序

曾竹君試義序

士日積月勤累百日之神以圖一日爭強其功不為無素然千日辯難一日或如意或不如意十而五斷之又百篇抑與二三

執反純頹者是中若不可解然余嘗笑小有文字之響者揚出無名字多齒于司短長此屬大言不慙亦自點耳余夙號數捷日可十餘至鎖院而試仍生仲達況晉學郡邑小較同黨負尤者目手交敵往往見窘步不如平時則增以七義之疊倉據吁謂辯暑外蒸飢疲內迫而能示暇示整貫道達微蓋其難哉且觀唐詩部中以青邈樂天諸君應制詩無傳昌黎之不貳遇與長公兄弟刑賞忠厚論在集中與生平著作優否何如江國才若雲蔚蓋以風華漸被兩漢六朝為書案日供非此不會復佼學王者欲先之雖孤蹤特立之士無或解免者已卯值賓戍侯公來士邑然喜得北面又公直氣正往要人不得以私干故凡統袴之兒類尾衆素後中能勤用兩漢六朝者望光輒錄不暇細其真廣吾友竹君高才雄藻排斥近習欲麾千人有拔山擧海之氣其風時寸暴所搆光壯典麗富實福澤之資固宜在是然似非侯公所向而卒得當侯公絕諸賓而上之文章氣力可謂有權夫竹君出世家之胄而恥言世家有才入之致而避不居才名即試義一班可以知其蹶與警矣彼其之子無竹君之世家才人不善奔走而乃反屑屑焉何也

家弟少游春秋稿序

漢詔博士皆備春秋以讞獄是其書匪獨羅絡二百餘年人物治之以聖門三尺法其在後世苟有經術深崇為天子大臣皆得引故事而斷如孔孚達之稱姜氏亦其一矣然則千萬歲人物仲尼莫不治也故春秋者甚便於後世之有天下者也予謂為文之道可即斯志而通之康侯滿腹精神盡託於傳而微言大義正見側出務有以發仲尼之心為文者非窮究本傳有過

不釋安能極談曲直羅疊之際圖會輕重權衡之間乎故遇昨
慨俠烈之事若臯夏屋炎之感以至忠臣冤孝子被僇女溺
婦怨禍寵亂開寺兒奄客殘良害塞戾然抑身立其時而决疑
定算若燭照數計焉試當此日而值此等其處置須若何易所
以處置在茲者處置彼往須若何乃是者亡不周適而上達借
衹悟先諸乎不也夫引古以斷今與釋今以論古其理一而已
矣家祖父故以易起弟少游從業春秋念大江以西需攻者盛
於安成然自泗山喜聞數先生而後英絕不少概見吾弟素落
落有大志讀書講藝并岸然群輩中多不可一世意而天畀其
材似欲曲就其性使得自偉於海內領袖之寄共繫斯乎議者
謂其材性適於之經宜其要委折觸傳剛其興略若躬質面對
求不謬於康侯以爲功於孔氏而騁騁遂往往不制其詞尤

取裴前賢舊潘妨我靈異未趣於予前論殆有當焉友人曰此
史才也又曰此老斷獄吏曰此以應博學宏詞科衆說云爾公
之天下以爲何如

解

周公作金縢櫃解

武王克商二年有疾勿豫周公爲壇告于太王王季文王請以
身代武王之死乃以卜書藏于金縢櫃周公此舉殊近怪誕人
之生死原有定數豈有可以身代之理即謂可以身代行其
不必暗其事藏之金縢櫃中是欲當時知之并欲後日知之
幸而公卜而王疾遂瘳耳使其不瘳骨肉之間管蔡伺焉恐不
以周公之卜爲忠孝反以周公之卜爲呪詛古今幽隱之事其
見誣謗不能自明者夫豈少哉則金縢之作適以來當時後世
之疑也亦不祥甚矣嗟夫人主之身孰爲可死人臣之忠孰
不欲代其死然而有不能也夫伊尹之忠湯可謂至矣未嘗代
湯之死厰后諸葛亮忠于昭烈可謂篤矣未嘗代昭烈之死吾
謂周公以身代猶可也身代而欲使人知不可也人臣所爲而
欲使人知其事心雖可問不且爲奸臣所借資乎王莽篡漢竊
數平帝後聞漢兵起莽發所爲平帝請命金縢之策泣示群臣
此非周公事耶不假周公以文奸耶可見人臣幽隱之事聖人
行之則順奸人行之則逆聖人爲之則忠奸人爲之則篡然而
不行不爲不更安乎或曰周公無金縢之冊必不解流言之謗
似也雖然天不欲祚周可耳苟欲祚周公豈終被其謗乎即無
金縢之書天將以他者感悟成王焉豈必專出于金縢也

博浪誤中解

頃余友曾士熙論子房使力士椎秦一事嘆曰史氏淺矣知良
誤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椎鐵椎狙擊始皇誤
中副車夫副車之中良是使之非誤也蓋觀人者取其生平而
揆之良之貴業謀收於事中功施於事外往往然也豈其自爲
謀而獨誤且良輕一天子而椎之何難一椎而斃能使椎而不
能使斃良得以智晃諸侯哉良五世事韓及身一韓匠夫耳以
匠夫謀萬乘之尊非有非常之術徼惟先而爲慮良不爲良不
爲力士亦何之能爲以此知留侯在斃秦不在斃始皇也始皇
斃而秦不斃於秦無害於韓無快於韓無快於秦無害又焉在
稱斃秦而復於韓哉然良不斃始皇則秦何椎始皇嗚呼此所
以除蒜其用於斃秦也嬴氏威蕃累世始皇以暴益之得夫瑪
子銷匪於秦法者不一日秩勢既固子孫席廣大之氣得世蓄

而王世王而帝草澤雄從未敢僭僭大呼荷難以當方斧也良
曰發秦鋒者非吾其誰倡秦難者非吾其誰以組麾之定以推
風之始皇踰年死陳勝吳廣田儋之輩接踵而起人知亡秦者
羊不知亡秦者推也無亡秦之推亡秦之羊不有也留侯之推
椎秦耳當日椎而中始皇雖無道然均而主也中外必有憤怨
而甘心於弒君之賊者良不售中椎擊筑之續者其弊且使始
皇卒然斃于一擊則扶蘇必不死胡亥必不立趙高無客矯詔
蒙恬必不歸咎則秦之天下或未可知也良欲為韓報讐不反
為秦樹其乎天下臣竊為痛往往有焉子房竊此熟矣及大索
十日良與力士卒以俱免嗚呼良智若此而何有誤於中者然
能使當時與良往者見為誤焉此吾之所以益智乎良也

胡越一家解

唐太宗于突厥來降用封德彝之計處之幽靈諸州其餘酋長
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與朝士相半及從上皇置酒未央宮
上皇命突厥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上皇笑曰
胡越一家自古未有嗚呼吾觀此語非以明一時帝王之盛實
以貽後世子孫之羞也太宗以往傳王玄宗恥寵貴妃誤信祿
山祿山本屬胡類貴妃以錦綉為大襁褓裹之上賜洗兒金銀
蓋自古胡于夫妻者亦多豈有胡人春秋壯盛可襁褓之為兒
也哉此見昔之一家尚疎今之一家更切也嗟夫太宗本因虜
而得天下玄宗幾因虜而亡天下臣虜猶且不可暱賞又將何
如乎夫玄宗亦聰明主也豈不辨祿山之奸然其信而不疑者
以為吾祖宗諸夷布列于廷豈區區一祿山朝廷亦不能容容
亦何遽征反則玄宗之禍孰非太宗有以貽之而胡越一家之
言非以明其盛寔以兆其羞也歟

縱囚來歸解

唐太宗親錄繫囚縱使歸家期以來秋就死後皆如期自詣朝
堂無一人亡匿者凡三百九十人皆赦之歐陽氏不足太宗之
所為譏其求為此名吁夫不求名于赦人將必求寔于殺人乎
太宗以天子之尊下親錄囚之事見應死者閔之閔而縱之使
歸夫元惡大憝能報讐于非常亦能感恩于不次如期自詣豈
尊為求生計哉歐陽氏以太宗六年之施德未可知謂非一
朝之信義定不可信吾亦不必為太宗辨但使孝公為君商鞅
為相以秦法之酷刀鋸惟恐不加固無縱囚之事萬一縱之其
囚來歸耶不來歸耶則其信義之有無反觀而可察矣噫夫
習水之論其水至今毒焉人君即救傷于法皆可與以好生之

名予太宗此豈歐陽氏反無慈辭者何也

魏徵十漸解

史稱魏徵狀貌不踰中人善回上意然犯顏善諫諷寔善焉太
宗謂人言魏徵舉止疏慢我視之更覺嫵媚觀此而知諷與諫
並行矣夫徵之十思直而不曲專用諫也後之十漸婉而寓美
兼用諷也人臣恭其君如堯舜無以加矣而人君未必樂何也
堯舜一人為堯舜者又一人也今使春堯舜為堯舜使堯舜好
諫未必克稱其志推而下之以堯舜眷太宗未必樂以太宗眷
太宗則更樂矣貞觀之初誠太宗上治徵十引貞觀初政以戒
十漸旨莊意諧妙於曲導夫人有稱其人之美以治己之惡雖
轉鞅之性未必克從人有稱其己之美以治己之惡即拔山之
性亦必順受況太宗之聽諫亦稱轉環非拔山也宜十漸之既

爲天子手翰列于屏障使萬世知君臣之義則黃金腰馬之賞
豈專以直受錫乎

憲宗賜柳泌金丹辭

唐憲宗好神仙皇甫鎛薦山人柳泌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
靈草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泌權知台州刺史秦皇兼
并天下從方士東遊海上以求藥漢武攘答夷狄從方士求蓬
萊以得仙方士徐市與山人柳泌其術盡出妖妄可見人君以
武事自者率以鬼事終之豈非兵之凶乃報以仙之妄乎噫夫
神仙未必有靈了耳使仙如有靈以殺氣與人而以生氣自與
仙卽諂媚必不至此未幾金丹燥渴靈草不靈憲宗求神仙以
長生反因神仙而速死此豈專爲柳泌罪哉台州靈草黃冠服
之而效袞冕服之而不效未可知耳雖然憲宗聰明主也大亂

之主所爲功成雖自驕事危必知畏使終憲宗之世吳元濟不
得王承宗不服諸鎭跋扈藩鎭從而四起則靈草不生于台州而
生于禁苑刺史不獨柳泌群臣盡服黃冠憲宗方恐懼憂懷之
不遑何暇尚慕長生侈其志而聽其術哉外寧內憂千古英君
未能免于是語者鮮矣

丹心評書解

天下分所不應爲之事爲之則以爲異至分所必應爲之事每
之則以爲常人子而死孝人臣而死忠非必爲之事乎知其分
之所必爲雖刀之鋸之鼎鑊之湯之飲之食之云爾何足異乎
忠烈過于人評詩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似亦
未嘗易視此死矣夫孝之至者不必有孝名忠之至者不必有
忠名則死之至者豈必有死名哉有忠名非忠之至有死名豈
死之至乎古人于辭命亦已多矣考詩書所記未嘗嘗及死節
之事豈古人之節義不及今人哉古人節義以爲分之所應爲
視死爲易故多略而不書今人節義亦以爲分之所應爲而視
死或難故必詳而書之若曰留汗青之爲以屬後世耳人孰無
君人孰不能死其君我能死而疑後之不能死未免厚待己而
薄待人我之死欲其知後之死或不欲知未免厚待人而薄待
己死忠而好行其名遂使人已兩無所處如此故孔子曰白刃
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中
庸豈異白刃乎但中庸之白刃猶飲之食之之事也常也白刃
之白刃非飲之食之之事也異也觀忠烈寄志于詩猶白刃中
之白刃非中庸中之白刃也歟

詩

幕府唱和詞

鯨鯢爲食敢稱尊文武迎風恐復論白面書生能辦事功名
永到今存
萬国烘珠奉至尊狂兒敢自跨毘誇銘燕取虎今誰氏不羨班
家兩弟昆
一見夷吾萬帳呼輕裘緩帶佩雄圖帝室若無溫祖輩那教江
左不單于
丈夫意氣浸嶔崎何必苕思寞未沾幾許世間難了事先生一
出慰蒼黔
詠蕭西征氣勝豪長城萬里勒功高凱歌旗動麒麟閣此日誰
憑帶血刀
旌旗拂拂指陪都虎帳三千動地呼犒索香醪犒士卒醉麾富

父哥長劒

徒讀父書媿匪材空嚼嫠血酒帽块敢蒙知巳頻前席波許陳

思緜虎才

昔抱椎來匪草萊壯懷此日爲君開吳公差足強人意韜畧何

須紙上來

勁骨凌霄翊漢驩興豪解佩醉新豐停杯四眺東山碧羽檄飛

來自入公

俯談封豕竪鬚眉鐵馬銀矛坐捷之將士還謀洗甲仗呼韓啓

頼進觴時

老將驅矛驟海東毛旛此日詫驕雄相傳兒輩能平賊一掃王

庭塞瑜空

欲下先零且議屯驃風梛染戰袍新何時解甲停征馬徹地歡

呼拜紫宸

虎幃忠勇望如雲誰似君名處處聞滕敵須知妙用怯蕃標赤

幟漢家軍

立馬吳峯志欲拳當年悍寇一先顛帳下健兒陰殄發何須漢

卒搗燕山

瀑布蒼烟疊碧山欲埋姓字海雲間勸君緩覓神仙藥衣白山

人那得閒

壺山集卷之二終

壺山集卷之三

臨川陳孝威典嗣著

論

帝嚳論

帝嚳之立子摯不以長而以庶不以賢而以不肖此聖人之不可知也嚳四妃姜嫄生稷慶都生堯簡狄生契此三子者皆有聖人之才也後常儀生摯豈不預知其非類乃舍德長而立荒淫聖人之意不可知亦可知矣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稷寔兼爲立子以嫡正也立子以庶權也但摯之不得終立以荒淫而諸侯廢之嚳於此寔有先知曰吾非以摯爲法乃以摯爲例也後世豈無適子宜嗣或不肖有如摯之荒淫者可不以摯爲懲乎嗟夫事有行之於前即有踵之於後無何而丹朱不肖矣無何

而商均亦不肖矣故朱均之不得立未始非先懲於摯此雖堯舜意寔帝嚳意也至稷之不得立孰非以稷爲例乎後世之立或先適長或先有功俱未可知且諸代之嫡子未必如稷之賢者以稷之賢可立非稷之賢而可立乎以稷之賢猶不得立況非稷之賢而得立乎周舍伯邑考而立武王誠推文王之知子唐舍世民而立建成幾至高祖之不父可不鑒歟夫不立稷必不立契矣不立稷契必立堯矣諸侯之立堯未嘗不以立堯爲例也稷契雖聖堯則聖之聖者豈不逆知後世之子其德有優者有劣優者尚不以堯之事據之何所取法於後世耶是以太伯之讓王季鑒之於稷也仲雍之讓王季鑒之於契也王季之受讓鑒之於堯也故嚳以子擬之不受而非公吳以季札之不受而亡國彼二子者烏知帝堯之正位乃爲大義乎雖然立子以適正也順也則稷之應立誠無疑矣但稷上雖不能爲堯下亦不失爲后稷不能以一時之帝自予而使後世子孫有之可見稷之德澤其流自遠堯猶不能及何況於契所以堯之天下一傳而遂已使稷當世而得天下亦不過傳數世而已安能使後之子孫建統八百年猶過其曆也哉嗚呼天不使稷身爲天子乃使後之子孫永爲天子也則立子以長不於其身必於子孫雖曰人情寔天意歟

少康論

中興之君歷代不乏夏自少康以後商有高宗周有宣王漢有光武自光武而下晉有元帝矣唐有肅宗矣宋有高宗矣此數君者皆謂之中興寔自少康中興始然隆衰同異之故可得而言矣商之高宗周之宣王漢之光武乃中興而隆不愧於少康

也晉之元帝唐之肅宗宋之高宗乃中興而衰不逮於少康也隆衰著矣同異曷稱乎中興有未失而修明者有幾失而復正者商高也唐肅也是未失而修明與少康爲異也周宣也漢光也晉元也宋高也是幾失而復正與少康爲同也嗟夫異不免於爲異同亦豈能爲同哉高宗中興於商不遠而有受辛之暴宣王中興於周相繼而有幽王之禍高宣之氣炎赫盡且猶若是況晉唐宋中興諸君乎嗚呼自夏歷宋或隆或衰或同或異不無中興豈不世而異哉今不能爲少康之隆當爲少康之衰不能爲少康之同當爲少康之異隆衰同異俱無所處焉誠有可爲浩歎也已

秦莊襄王論

莊襄即位三年而薨致堂胡氏以爲莊襄之薨寔爲呂不韋之

陸弑佩矣不韋身傳舆人未嘗不欲致早爲秦王莊襄即位三
年政年十有三可以王秦不于此時圖之後安及乎雖然人君
生死亦自無常安知三年而襄即屬不韋之弑莊襄之前更有
知子莊襄者矣孝文嗣位僅立三日又何速也吾于此更有微
疑焉三年三日雖曰生死無常獨一君短祚一君復然豈無故
哉二君均疑弑于其手然有三日三年之殊抑何遲于待襄而
速于待文也不韋于此意深矣子政嗣位必緣莊襄苟莊襄一
日不測政之王秦亦未可知不得不緩于莊襄而速于孝文此
其志也夫尸其君于私劍而一國不知沒其罪于公法而後世
罪問不韋與弑賊之雄也哉古今弑君之臣固多如不韋之勞
而巧謀不過一二人而已嗚呼不韋之弑于此猶有議者若奸
黨更進于不韋後世竟得不知焉又何如也

魏武帝論

從來論魏者以漢亡咎之與新莽與午同科余嘗駁其說爲過
誣邪全刃之綸罪端坐靈帝耳何者桓靈失道外戚五侯迭秉
然一時知名士猶得依日月之光其獎內好貨未若是劇也至
靈而甚矣嘗侍握國柄海宇民舉無得安存者天怒人怨間關
所未有何必中平間張角張脩起而後神寶淪亡四方無一片
乾淨地哉至夫褚飛燕黃龍左校苦蝤之徒糜爛九州漢已無
尺土可據矣靈至是方殞嗚呼亡矣夫皇甫嵩赴董卓之召朱
儁束手於李傕何進失策而卑生心王允失計而催汜交亂袁
韓楊李再裂而漢之社稷爲墟嗟夫斯時也雖宣景何能爲豈
高光更生耳無問横横之弘農不了了即温文之陳留亦不甚
了了而仰乳息於權奸嗚呼特假之勢遁之也本初擁強於河
北公路踞衆於江淮景升粲嬀於荊州劉焉屯尊於巴蜀公孫
伸威於海外關西悍將以數十亡不目覩函擊帝制自爲者乃
心漢室唯幽州虞而才智短淺地既害之漢豈惟無與理哉即
欲拱手空名苟延日月可易得耶操以全力蕩討諸雄而十有
其八獻帝安居於許三十年微操不及此夫論操志挾天子爲
私也非爲公也然論操迹奉天子爲功也不得爲過也漢失之
於群雄操取之於群雄夫漢者群雄則取群雄者漢之臣耳而
操何以稱爲漢賊豈非以其志不在公而地非北面哉雖然周
操之爲之亦時與勢之爲之也而以比于新莽與午則寬矣

南宋武帝論

晉之天下北沒於胡而江左定鼎復爲桓玄所壞非劉裕起而
誅之晉祚不爲司馬氏有安爲桓氏有非惟不爲桓氏有且不

爲中國有何者當日論虜皆崛起之雄兢兢於中原是圖而南
方士大夫坐老文墨況有強冦如孫恩盧循徐道覆輩蹂躪內
地令其元氣虧蹶微宋武之才梟玄殲循制燕平秦撫安半壁
則當日之江左又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然則劉裕晉之罪
人而江左之功臣也雖然晉亦未容以爲罪也吾讀恭帝之言
曰桓玄纂逆鼎命已移重爲劉公所延殆將二紀今日之事固
所甘心夫人臣而使人君甘心於禪豈復爲人臣哉然其語可
謂寔錄當時無裕則玄未必遽亡玄未必遽亡司馬氏未必遽
復司馬氏即遽復而中國不必遽安安司馬氏者裕也無故而
樹奇功援司馬氏者又裕也無故而倘奇遇夫裕之先非晉者
舊也裕以匹夫討賊既以匹夫討賊矣則裕以匹夫王世可深
議乎國無良士身負殊勳有鄰以純臣之節自終者矣如裕者

[illegible]可北[illegible]入[illegible]其義誰得謂宜北面稱
人者乎初之樹奇功者正未之爾奇遇者也豈天千秋其英雄豹
乎大亂寧稍不義之名莫高難行之節非逆也勢也裕之罪乎
前者多一立君裕之累乎後者多一弑主此則不學之過吾為
裕恨尤為裕惜云

北魏孝文帝論

東晉安帝時魏王珪自將伐燕克中山遂稱皇帝改元天興命
朝野束髮加帽將襲中國衣冠晉自穆帝罷遣生徒不祀孔廟
殆則置五經博士增國學生三千人則學不在中國而在夷狄
矣魏改官制倣上古以鳥紀名不用漢魏之舊至魏主燾克滑
臺舉涼州也并國自大詔畫誅天下沙門毀佛書佛像深得人
君大體顯祖勤於為治意行寬恕而罷房門之誅天性殊厚彼

其中不乏賢君又多賢輔傳至孝文天資溫敏禁為服胡語立
國子太學四門小學購求遺書除道亡縣坐法至祭比干之墓
封孔子之後又先代所未及者嗟夫拓跋氏有君如此真穠夷
中君義矣夫夷狄之於中國猶君子之于小人如是而止盡小
人能改行易節何不可進於君子夷狄能穫風易俗何不可進
於中國今以南北之君而立君子小人之名吾不恠小人之後
已非小人竊恐君子之初寔非君子耳嘗考劉宋蕭齊其君本
無令德居天位皆傳舍而元魏祖孫父子相繼閱我四姓而歷
過百年其優劣何如乎闕之夷狄為天之驕子則中國為順子
可知今父有順子一敗而喪其田宅驕子反克守基業嗣與順
子乎與驕子乎且吾創始之祖武三四歲而殂子孫亦無遐享
彼孝文在位二十三載享國脩短又何其異也夫夷夏之防森
然謹之孝文雖賢何必深稱其美然吾之賢魏孝文為君者正
以視宋齊梁之不賢於為君也善在夷狄責在中國有以也夫

隋煬帝論

國家盛衰之理原無常定衰不于衰之日而於盛之時此理甚
可畏也隋煬矜一統全盛之勢與圖涉遼轍旨四夷無不臣服
北延次榆林啓民可汗奉廬帳以俟車駕幸帳賦詩自謂服夷
之功高於漢武矣嗚呼煬之所以盛煬之所以衰也漢高平秦
誅項威十倍於煬及困白登之圍不解者七日始知武不可黷
說者謂帝困於白登而知所以守天下斯言諒哉使隋煬鑒此
戢威息武慎力愛財則隋之天下誰敢覬之故吾謂楊氏之亡
不因高麗之不至而因突厥之奉盧楊氏天下之怨不起瀆兵
之興欲而起乎韓之自賦盛在於此衰即在於此矣嗚然漢武

隋煬特邊不異一以壽終一以身滅其故何歟蓋武竭天下之
財止於嗜武煬窮天下之力半為耽滿況猶臺之建西苑之築
奢麗更自有分乎且夫匈奴廣費于中國武鬧汲黯之諫而遂
止諸胡絲竹於洛陽煬納裴矩之奏而不休然則逆煬之為人
乃畢漢武而學秦皇耳秦皇之巡遊者五隋煬之巡遊者三無
變一也秦之築長城者一隋之築長城者二邊功一也或亡于
身或亡于子可為後世鑒矣

唐高祖論

唐高祖得隋之天下選用隋之宗室詔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
付所司量才選用此忘其所惜棄其所忌規模氣象眞可追蹤
古帝王矣昔舜既代堯用朱作賓書曰虞賓在位其禮冠乎群
后賓其子則必貴其族特經無明文耳周有微子之命崇德象

賢皆推故典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丹朱賓于虞微子仍賓于周也王云商之子孫侯服于周則建用商之宗室詩有明徵後此舉其典不行矣漢高祖稱爲大度秦王子嬰之降止衍之以不死至晉魏之君凉德寡恩則又可知降自五代抑又甚矣凡一代廢興剪類殆盡嗟夫戮其舉人之身斯止耳宗室又何罪哉唐祖槩然行古之制去秦以下之薄用周以上之厚唐之子孫享國長世似高祖有以貽之矣說者謂隋之天下在位日淺宗室鮮少唐高祖易于用恩然隋之二世而亡無以異秦之二世而亡也漢高祖代秦未聞過用秦之宗室而唐獨能之豈非二祖之用心寬狹異量歟或曰新莽簒漢室已十四載使莽于漢之宗室族誅靡遺則劉秀雖賢恐先入鬼錄則莽之天下反未可知不知興廢之數定有天意豈繇人事天不欲亡則可耳苟天欲亡莽秀必不死即一秀死更生一秀焉又如之何哉是以人君之得天下宜潤識遠慮不宜嘗恐天下之去已慮天下之去已天下或去之矣不慮天下之去已而反足以留天下往往有然者

王猛論

英雄舉事意恆寄於不可知事每存於不可見若使可知可見而索之爲術固已淺矣北海王猛其才可冠江東諸人以不事晉圖而事夷狄君子傷之然猛雖不事於晉未嘗非晉之忠臣晉自元帝以來祚已衰微能守建業之鎮祭亦已足矣天苟欲復晉之中原雖使十王猛事之亦復何益猛寔見江東諸公尚清譚好崇佛老其害甚於夷狄夫夷狄猶不當事至中夏甚於夷狄焉可事耶且苻堅一見王猛歡如故舊及後委任信篤久而不貳堅之待猛可謂至矣王猛於華夷之分膺建之理寔未能去請復不覩臨沒之言乎猛寢疾堅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未絕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嗚乎此豈忠在於秦黃抑忠於晉而已說者謂猛既有心晉室何以桓溫伐燕猛說堅救之是不然使燕舉于溫則北伐之勲偉矣負北伐之勲必將成篡主之志猛於彼術未見時已審識此矣則其說秦救燕者亦所以忠於晉也若夫興其事晉而坐觀盜晉之天下何如不事晉而使晉陰守其江東此猛之隱志也綱目之書夷者皆書死此獨書官書爵書卒者何以猛爲有心於晉不得已而失身于夷也歟

李晟論

李晟事德宗豈不知其君之忌剋削家世具在誠若如太宗與及身居相位觀然慕魏徵之直諫豈虛慕哉徵之直諫雖觸學問實出天性徵遇太宗固諫即不遇太宗豈不諫耶若晟人臣之進言必揣人君之受言否則寧愛吾言焉則龍逢于桀不必極其戮比干于紂無復剖其心千古并無忠臣也有是理乎晟端方亮直守職不阿其君不如太宗而身不敢不爲魏徵夫爲太宗之魏徵魏徵爲其所易爲德宗之魏徵西平爲其所難人臣身負社稷之重亦爲其所難而已君之能不能又何問身之祥不祥又何計乎即如鄭公身死之後仆碑止婚似直諫可爲而不可爲矣然以太宗之英明使徵而依阿取容安知其疏薄不更甚于此也西平致慕爲有本原夫西平于德宗身備將相功成名立主臣之間可無慮矣後世未必如德宗之爲君或效魏徵之爲臣則其愛君之心猶有還于西平者焉斯何人哉斯

何人哉

趙普論

秦王廷美得罪始于趙普之一言謂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則普違金匱之盟誅不能辭其罪矣然普于此時寧容其勢之所不便惜之不得已與不違而行其所不安莫若違之而行其所安故樂違之而不顧耳當時太后督書謂太祖傳之于帝帝傳之廷美廷美傳之德昭雖帝與廷美德昭並言意在重德昭也太祖以金戈鐵馬定天下遑立弟之命而使子不得立豈其情乎不幸而德昭死矣德芳相繼而夭矣廷美覬然而居其中所以危也卽使太宗遵金匱之約深篤友于慨然以天下傳之廷美廷美以後天下傳之何人則廷美而愛太宗之傳勢不能傳于太祖之後不傳已子仍必傳于太宗之子以廷美而傳太

宗之子不若太宗自傳其子之為安也雖然廷美固遭太宗疑忌不能遜讓以自全其人亦非帝天下之器則普之違約不欲傳廷美者或以廷美不足與傳也便令廷美足傳而此後傳之無人寧因德昭之先死故也況慮太后之命初謂骨肉相奸竊統不絕孰意德昭既死而德芳復喪以一塊然居中之廷美安能自托卽使太后復生亦必自違金匱之盟而不傳位廷美何況趙普吾觀兄弟之年不甚相遠太宗享有天位時廷美之春秋高矣德昭不死則傳位之日可引首而待如是而太祖之天下復歸之太祖此太后意亦趙普意也豈知將異勢遷統已大異若使德昭在而違金匱之盟因知趙普有所不為也

韓琦論

宋時夷狄始終以和逃宋宋之君臣始終以和自愚雖賢哲不免焉是以太祖皆和之之君也趙普皆和之之臣也削弱鎮權和之有其源也太宗亦和之之君也張齊賢亦和之之臣也幽薊不取和之有其流也以太祖太宗之為君趙普張齊賢之為相猶不能立國于富強而流漸于和況後之君臣乎韓琦老成當國當西夏跳梁力主用兵不宜用撫及後因遼使之來深反安石富強之術乃陳邊策七事觀其七事之陳雖未言和之利不和之害寔為先後主和者樹赤幟也夫和契丹非得已也至招高麗貢建溏河植榆柳刺國保甲諸州築城禦患頒弓矢抑武置河北三十七將凡茲七事皆神宗所慮為當與契丹定盟之後中國橐弓系矢幾一脩武備遂謂敗約以開釁哉甚矣琦獨得志于西而乃重畏于北也宋之和遼和金和元其和謀一于金為甚故主和之君無過高宗主和之臣無過秦檜檜雖

深奸慎國亦或見前朝之忠輔名佐有先彼之者且遼疆事之求尚不如金渡河之勢也且夫和金和元皆出小人至于和遼盡屬君子小人而主和和固易見其害君子而主和和反近見其利此豈獨琦一人哉宋之賢臣每推韓富弼之反覆排使卑事入虜廷可稱抗節莫措然爭獻爭納立議戰議守之具哉亦始終一和而已

女媧論

女主稱制說者以為起於後世不知上古之世女媧氏久有之昔太昊氏沒共工氏作亂振滔洪水以禍天下女媧與共工較卒滅共工氏而誅之以治天下都於中皇之山是為女皇則女媧臨朝稱制亦已明矣吾觀女主之禍莫過於漢唐顧漢呂唐武二后雖內亦因稱制於廷得恣其材耳若使二帝尚存而二

后先死終身備位宮中生殺予奪不盡出其手安能肆其惡於天下并肆其惡于劉李子雖然漢唐之禍繇于呂武之稱制稱制誠足禍國矣何以宋之母后高曹向孟皆臨朝稱制於宋也宣仁皇后能與元祐之治元祐皇帝卒啓炎興之運宋之人君不及宋之女子可不嘆乎則女媧之為女皇與上丞宣仁元祐之賢并下儷呂武之逆矣然而君子不予者何也蓋以陽主尊起陰無獨功天地之義也君臣之統也陰而亂陽乃有后而代君誠龍居正其義呂不可也武不可也非惟呂武不可也宣仁不可也元祐不可也宣仁元祐不可則夫女媧之為女皇獨可哉善為國家慮者貴防微而杜漸禍無所避禍無所事推正夫女媧之不可乃知宣仁不可元祐不可知宣仁不可元祐不可乃能責呂武之不可也邑姜之賢原非治外不過治內耳推治內為邑姜之賢則治外亦宣仁元祐與女媧之逆也然而三后者皆際其不幸者也繇此推之臨朝稱制斷無古法之可傳矣

武后論

從來卑視神器陰圖篡命皆具非常之才喜怒愛憎未可以常情相測識此非獨奸臣然也女后亦然令稱女后之才必推呂武然呂非武匹也才遜之而兩亦過之武后見李敬業檄問曰誰所為對曰駱賓王武氏曰宰相之過也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覽其呼嘆人才忘怨于己辭罪于人豈一尋常女子所為其中必有大過人之識者矣此又非女后然也奸臣寔繇王莽匪情求名寵進劉歆之徒曹操狐媚欺孤延攬荀彧之輩共與武氏遇才而愛惜大槩相類吾觀大聖大奸皆希世而間出堯舜無以加矣奸如莽操亦無以加矣宋有宣仁之賢贊曰女中堯舜則唐有武氏之凶不可曰女中莽操乎堯舜為聖之首莽操為奸之冠數千年來未多見也繇是觀之賢如宣仁固難凶如武曌亦不易

聖人博聞多見蓄道以待物論

聖人之於道也當先廣其所聞而以祟其所主故道耳目之源而耳目道之助也世人謂聖人恃天才而不內若其心建獨分而不併參於外誠殆誣耳而要聞也見也問也多也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善夫管氏之言曰聖人博聞多見蓄道以待物吾嘗論之天之生人一而物萬萬不足俟一不名約以約總俟以俟事約是存乎物者物而物乎物者人物乎物者人而道乎物者聖人聖人之身猶夫人之七尺耳聖人之齒猶夫人之百年耳而聖人能待物之來而不窘於所辨又能待物之求而不窮

于所給其故何也無何也聖人之智博而力多也夫等有我之形則等有我之神等有我之神則等有我之才與用而聖人何以獨殊其故又何也無何也日相積而為歲歲相積而為世世相積而為智智相積而為書前乎我者為我之籍後乎我者我為其籍故人無千秋萬歲之壽而有千秋萬歲之識人無九州萬國之耳與目而有九州萬國之知聖人不前乎人之生而以所聞歲之不後乎人之生而以所見接之且天下之物之用吾見聞者亦何可限物有異形焉山出梟陽水出罔象木生畢方非生墳羊無口而鳴無足而遊蟻耳而飛無翼而飛物有異用焉草有起死之效獸有化人之奇物有異解焉天淵平雞三足白馬非馬也指物非指也孤犢未嘗有母也連環之貫貫于無環也凡此之類不可勝紀倚物能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

聖人遇之而能名狀之而能安則所待有主而可以制也然衍
有疑於是夫待聞見以爲資苟無聞見而自窮無聞見而自窮
將專聞多見焉而適以自累矣且聖人以博聞多見爲聖博聞
多見何足以聖聖也聖不世有而博聞多見者世不乏皆能以
其聞見狀形有之故而以其博多蓋內無之靈然而不足以幾
乎聖且或以戾乎聖嗟夫此其故難言之矣聖人之所蓄者世
之不知也世之所知者聖人博聞多見也世人所求者在物聖
人所求者亦在物世人所求者在物於物聖人所求者在物於
道語曰庖丁之解牛非牛也紀省之養鷄非鷄也宜僚之弄丸
非丸也飛衛之善射非射也孫陽之相馬非馬也蓋皆道也蓄
乎道則可以待物蓄乎物則不足以至道聖人藏事於有而旨
在存無散情以接物所以宅無矣標實以居精所以融有矣故

就迹之末不化而無一之本不通也然則終歸於蓄道之爲貴
大然非聖人烏可以語此以天縱之絕神明出乎區中悟巧脫
乎域外能冒爲以爲富更能忘有以爲化其質粹矣況乎繇勉
以底于安繇安以底於化其功積矣有是二者而後能蓄道道
蓄而待物事之相爲本末也豈與夫道退則表乘之數跡乎表
口侍天者危侍人者安尊內者賤兼外者卑貴躬者觀我之生
藏書者資器之助夫執聖人之蓄道而求之烏得無病乎聞見
者所以妙生而齊材也夫人以物相餉遺廉者未嘗不取少也
夫人以智料倘道則必布席告祖而受之爲其費之珍也聞見
者古人之智而我取而博且多之可以助自然之旁也故又曰
訓物之言在龐苑聖之本在妙云爾

書牘

答文千子先生

應制文魚鹽物耳習學之雖黃一牙儈品價耳然能任亂通國
之習卒類曳黨而從之從前學使者爲天子典學使爲孔孟典
議法爲士流眞導師迄今猶領不衰蓋緣先生皆於八比中
有名字而職是官人向以名宗今又以官宗也鼓動流俗不肖
而成無故標春秋一部四傳爲奇貨儒生奉爲指南每賓一篇
輒延古大家數人作衙官而置新冠小學子於上座今日眼中
喜逆子弟黃口未落做其丈人文體之滅裂莫甚於此特者揣
侯之初心不過奔狗無驚寧生無俗以彼菜此耳而用意傷富
至於刓繩削法得非意善功惡乎嗚呼闢人之謡聽一時若此
爲亡色毛過乃尋丈老叔以爲何如

答曾堯臣

稷下辯稱于天下卒付秦皇一炬晉向塵談五胡雲擾若而年
元人賤士如狗良有以也今日競門分戶甲兵警楷弟切謂河
北賊可滅文眞可驅而人心一死舉世盡狂更從何處着手我
輩坐困諸生正能與同道同心數示彈射慨嘆耳可奈何

與李力員

弟耳目之所及眞憂不常在寇寇少而兵浩是以寡群衆寇流
而兵止是以行蠶坐蹉求民逃入山過則見殺不逃者不得也
民食兵依兵惡則屠之是以惡愽惡一州而數節鉞一主而數
萬軍不飽則譁而掠飽則不譁而掠也是以危侍安罷兵處盜
參兵增盜驕兵養盜彈丸地耕此寸乎温直公伯芳近狀何似
劉勿偃易去浮處士之臣衡不知可得長聚乎李駿于執禮於
敝友傅平叔之門才氣傲慷少年俊士也會附幸爲致聲

與劉孝若

魏博滄瀛鐵馬交馳眼囊指大誰爲明經之斷成者乎念世界潰亂半起於儒冠世龍指爽甫數語大足千古同文謂諸儒紛紛言理學言性命不知何者爲理學爲性命弟掌節稱爲晚宋名言今之負氣矜高開署門戶生心害政有識所嘆豎子何能爲然亂之所生言語以爲階此天津橋上啼聲也可爲知者道耳

荅高堯生

別幾時而國變乃聞編籍中興亡亡算安得平易如許以發幽太行之險戎馬表天下而不能阻其車跡北平天府蕩若雨壁羽林騎士不一矢相加公卿將相長跪袖禪文以進龍髯上升慘辱之況所不忍言嗟乎經術今日掃地矣委之芻蕘不食其

餘可恥可恨弟因此欲絕遠人間避入與阻高陵爲壯深淵爲死携我數卷吟詠借老才力可至處亦復蹤逐古人看眼前煎潰恐祖豫州宗忠簡復起未有置足處俛首與鄉里小兒事全蔽豈其志乎叢國貨主盡錯壁中之稱白眉者此遺經奴輩墳珊那可復與作伍奇源涸孫我中原等士於蹈下乎上自今觀之元何足責文墨人嘵嘵爭一空名坐窮神州陸沉天久厭之矣堯生學術百我意氣十我津津於所得之未釋誠以用世救世不惟外是使幸而得志江左半壁如病癱瘓何處可翱翔其容耶思之愼之

與吳次尾

今之能言家被制制法而評剛者亦復逞臆情議爭訟一時弟深以爲世道人心之變至此而極何則風俗之朴其時人心群

君和一而不矜尚貴爭及其衰矣合從連衡機而六國入秦顧厨俊及標而漢祚爲墟即至濂洛諸君子倡明理學厥功不細而韓侂胄猶誣爲僞學而殘噬之蘇斯以觀豎一說者伏一敵至乎各豎其說並對一敵而天下事不可爲矣今時流輩持論大率淵源無素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浮慧者襲綺而躍心近跡者以淺俚爲古拙嫩弱者以六朝爲冶麗此繇胸智不多未更老成故也又好詆訶前輩旁人甚憐其愚而造之者揚揚以爲得意蓋文士之矛質釀世宙兵爭之禍尼觀古來應若指掌足下主盟壇坫須當痛懲流弊克己求物不以所能愧人不以所不能愧人則於世道名教關係不淺

與易起也年伯

今日溯東非復向時之舊矣其中有三困在民在士紳而不在

官昭武地雖爲樂土細民力本務末各竭其力俗愨風愿家給戶誦而壬申粵冠蹂躪戊寅豐山之賊復肆猖獗奔號流離敝邪爲最加以六年苦澇穀窒不登啼饑號寒在在而有此天行之虐也其困在民群之長令最爲親民所望慈惠居師以育殘息而敲笞之下輒無生還吏一追呼閭門張皇有求一亟決而不可得者然催科之嚴本屬功令獨至過平民則與義縱嚴延年同暴過大猾則與張釋之于定國齊仁于是不逞之徒以圖閭爲禍堂耕鋤爲苦業而赤丸白丸起于市肆聚遇于鄉大家皇皇不寧寢處此有司之虐也其困在士紳而亦在民業以細民眺眼好函盤牙凡欲危除大人者輒掛名藩府書辦以相傾軋逮令三尺不靈六逆漸長此宗室之虐也其困不在民而在士紳自此三者外間有敗羣翻帥夫訓子弟不避公牘示嚴郡

屏息斂氣不敢鳴吠矣惜錄大制府與鄔縣請准台免

與制府

環眺四山銳入雲表直一線天耳居四壁中如處石穴而衣帶水灘漈秳耳背負層峰壽水于胥不肯意欲伐之使其曠敞且可遙望晚可振火兼藉其巨木伐至高阜樹敵樓一所度足容三百人置大砲四門以備不虞緣山之巔多列旗幟中用疑城所以防賊夜砍也小溪隔岸之回繳小壘以布之連厥接櫓不異并廠分軍其下聲勢相聯翼衛愈堅萬無以為厲民兒女子語娛人致當斷下斷從來帥之所處前衛後勁左右犄角以護中軍無恙耳發之蕩寇宜有次第賊見來者不止則心胆怯而營壘亦漸轉從彼此支覓無塵遏爭據之患今一日急之前則虞其邇彪尾又害於空虛且黃閣內外闕其無人萬一土寇

猛發導賊支黨自間道來橫梗我後何以待之宜令壽藏分師二千於關上下庶首尾環顧無間可乘此不可緩者伏望斷之速之

其二

今諸帥亟闢乎以威意姑緩之吾鄉本瘠土也而兵皆訴求一呼即集一集即入一入即戰念之無乃太遽豈徒胸無古法何嘗身有令法也火藥未備衣甲未完器械未備而戰其亡隊伍未整旗幟未辨金鼓未嫻而戰局亡將與卒未諳人與地未習而戰釋亡有三亡者以其卒予敵也以卒予敵不以將予敵乎以將予敵不以身予敵乎夫將為合之衆仗羣力持身福一蹶而下幸耳欲以再蹶三蹶持之不競而受承則挺而走險矣策當自立於萬全懇欲傳諭各將合智和心并歸鮮少以成衆強

然後會稽而三分之一圖某所一圖某所固三缺一遠列營壘所巨材毀大廈以樹木城使士卒負土以築月堡數萬人并力徹夕可成凡五十步闢馬門用利出入設大砲或二或四橫午道中防賊衝突閉壘養力慎勿挑戰賊雖清野然吾於百里內外人畜貨貨可供也城內食盡必潰即食未盡其民見我軍之甚布如是入無固志矣加以積日持久入畜饑溺羣染疾餒者必強半而賊之卒伍本多潮東征人望鄉情勢宜然計賊氣復之不得不尋所嚮而奔我潛以德化鼓勵放數千伏河漸之要害或截其中或尾其背若不出此而急利一時賊斂於掩卒長於憑城脫或不當人情萬端瓦解之後將安措手嘗有從宅而忘其妻或曰此何足異桀紂乃忘其身今諸將皆善忘身者至今號令軍士無雜一人亦為未嘗彼民之敵通貫營伍者非

市井之穿窬必狡猾之細作也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愚懦之儒足不入肆其與兵家周旋乎不肖諭各營凡有鄉人暫禁軍中候戰罷釋放或獻疑曰若然田將蕪矣將奪軍需將安出吾見吾鄉之荒且廢者四載矣而未聞盡人未聞人之飲恨者敢援竿為難也高明以為然否

其三

今日之勢辟如貧子渡歲羨無青錢家有逋債一時一刻中熱如焚彌賊憑堅城多積粟治攻具為持久計有合孫贊自謂守此足以老之意兼以我師受挫被乘勝增敵而達泰二邑困以胆王向攻二邑為擊瑕今攻二邑為擊堅耳向慮兩邑為應援今慮左汀右郡為兩邑援耳汀不能越而謀郡可幸而緩也且不戢鄰宜速遣牌若將臨建陽崇安以遏建寧飛援而德化和

則令彼行虛壁無城與我師過樹特角堅壁以處之而攻二邑者得完就庶克有濟如魁後其趨汀城海上諸軍當必聞風起舞則下南揭而汀危汀危則虔之脣齒寒而郡之肩背擊矣又所請者駐此軍九仰彼肉食徒坐消嘉穀枉沒白日歸舉咨賢莪搶乎慧往修譽費不若以偏師潛出虔寧界或光黃界募練新勇以董後繼雖於時為需然亦蓄戈之義也此時百事已屬亡羊補牢見兎顧犬之秋況不補牢顧犬乎轉瞬之間事更有大難言者征夫之語速與揀擇

與傅聿庵

軍旅之弊今有五難宗禾無炊則易餉之難南兒嗜利挾誷揃平則勇驕敵則謊則堅壘之難將半椎埋之輩卒或苗夷之人嚴之法存而衆潰弛之悍恣而不顧則束伍之難嗚呼庚呼癸兵

不得不急民換廬室廬家民不得不戚兵因因而穴中求闕所乎交淨則兵民相安之難攻堅火為上策逐肉矢為飛客丑猝旭不產此又無可仰貸飢鄰則戰具之難釋此五難而然後進討攻闘之術主客強弱之勢山川阨塞之形軍家變化之方可得而講也仁兄風度凝遠皮裏精鈴超越凡子則夫袪時之通蔽以酬詐群情者必於未出山日斷如矣苟可指示尚冀德音

與陳平叔

會兄冕苦塊中俯且半役古昔復呼嗣山造難飛毫於白雲青嶂之間何快可似弟心妬殺塞硯殺也嗣山皆奇物一壯呆支異如洪古電時復賦媚而弟不量菲薄方思與平叔分馳並驅中原豈非江東無我鄉當獨步我者無卿亦一時之傑耶古文詞一道雖本朝數百年以來時有作者猶巻未敢多觸非推索

手難索眼豈復易也湯季雲鄭玄近頗是解人海公大足稱傳士弟所存者雙眸烱烱而腕力不堪為士人作備奈何

與傅木宜

鐵騎長驅數歲喋中原從有世界來所未有以古揆今當復有江東錢塘之緒而相觀人事則憂憂乎難之南兵稱脆自是老生常譚聚以烏合致明傲散固然而弟獨先攻其心卒以剗求宜也將何以復然將仍饕利奇也元帥何以又復然轉徙原窟負嵎憑與本名殺賊乃更作賊民力盡矣且使民生殆盡可勝三歎今桑土未綢牖戶告警萬一巢覆誰望卵完而當事者進未虎瞻他國旋當馬首故鄉方且翱翔紆曲瘠剝細微嗚呼世命為雅當者若此忍復逆哉焦允南有言力不出敵智少於寇恭議姜伯約之才未足以佐心耳弟於今日豈徒悼其才匱并

復辞其心死若誠挈心而往藏登雲臺敗入忠廟期許那能他計何有闢賊即馳愛一身而若圍乎古之高士或賣卜以晦名或市藥以守生或蹈海以避世或灌園以終老今似入山無復投流有亂瀰寘何所踪浮何適計無復之仍以兵燹嗟夫兵隊豎難言矣弟不過本朝一呎經擩情酬德並有守土之責拜恩之遲也優游窮巘之間且黼且咏時有所思寓之毫墨以為襟志願斯足丈夫在乎識寄不在勇進在乎寡禍不在經福翁兄炤弟腸胃知不惜當機半句為頂寘一棒也

壺山集卷之三 終

可經堂集十二卷

〔明〕徐石麒撰

清順治可經堂刻本

可經堂集序

後學[illegible]

向者南都大會　皇輿旋軫[illegible]

虞求先生於廢籍以爲冢宰自啓事[illegible]事時[illegible]

屢遷矣先生攬轡登朝鞠躬任職首褒死忠之臣旌定從逆之案申考選持年例羣奸側目睞之以去先生去而國事亦去矣予以外曹後進亦忝司[illegible]與先生同日入朝先生議必咨詢畫必報可[illegible]屬之間[illegible]宛然家人父子焉自先生去而側目先生者並以及予予亦亟亟焉不可留矣先是先生未入都之前內

臣故贊周疏請加恩定策諸臣欲邀五等延世以爲馬士英市者趣先生覆本甚急先生召予問故予取原抄閱竟束而置之揖先生言曰此輩貪天之功欲覬封拜之典老先生在事豈可令天下後世見乎先生曰罷之乎予曰寢之彼將有詞予歸而繕稿其意以爲　皇上應天承統諸臣攀鱗傅翼宗社危而後安國統絕而復延按以中興之功宜開延後之澤查嘉靖前年以外藩入繼擬封輔臣楊廷和蔣冕等伯爵以今律昔功或過之但當時兄終弟及與今日孫繩祖武事原一體在廷和輩昔既謙讓未遑想羣臣

亦必惕然不安且近來溯戴諸勳侯者已公伯者已侯而列司臺屬或晉擢絲綸或超列鼎貳不際非常焉有殊擢以爲賞功功已賞矣以爲報後後將圖之臣愚竊擬以當晉侯神京克後大統告定之後徐開麟閣別畫凌烟未爲晚也先生得稿閱未畢悬拊予背曰得之蛾相知晚也然此實先生與予得罪權璫首案也又憶先生去後兩寓書於予一停罷覃恩封典一裁任內乞恩胥役絕不及他事也及予忤奸歸舟過嘉禾謁先生於郭外山莊角巾韋服款款道故復依然家人父子也出門指莊前一泓曰此止水也

君其識之言猶在耳而先生已乘箕尾逝矣後數年先生令子枉臣輯先生遺稿以傳首章奏始自忤璫迄於乞歸而先生立朝始末盡於此矣然停請封拜一疏集反不載而予在事時褒忠考核之章止表贈二十四忠卹贈陳仁錫與收拾山東人心孟兆羆考選四疏而已次風雅諸什次碑銘書牘而先生憂時憫俗忠君愛國之思盡於此矣總考先生奏疏似陸敬輿李伯紀而遭時過之詩似司空表聖韓致光尺牘似王右軍而殺身忠烈與屈子懷沙正復不異先生集曰可經夫經天緯地文其一端至若天經地義

孰有大於忠孝者乎先生集序予草於癸巳之歲曾
錄一通寄去爲鄕者浮沉家遭燬燬旋亦灰燼茲復
補而成之大抵亦不異前誌云爾

可經堂全集目錄

可經堂集卷之一

嘉禾徐石麒寶摩甫著　男柱臣較

疏

爲逆璫寃陷仰祈聖明亟賜昭雪以全名節事
臣繇天啓二年進士除授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四
年十二月初九日接管節愼庫差有　皇親博平侯
郭振明新城侯王昇差家人郭保王祿各具呈領銀
臣查其顛末則以元舅推恩領銀三萬兩造葬奉
旨先給七千兩餘俟陵工完日補給時監督主事彭
期生已發二千臣續發五千足七千之數是五年正

月二月間事也至三月廿八日王昇移揭部堂求發
補給銀兩臣堂官白所知批云庫查臣謂陵工雖已
告成而監朝房尚未了局具覆停止卽將　明旨科
抄寒其責請堂批候監朝房工完補給案稿具在可
覈也比王昇根臣執不肯發揭臣于巡視科道有陵
工報竣自應遵旨全給而兩月以來分毫不發非所
以廣聖孝而惆懿親等語于是科道爲力請于臣堂
官隨有該庫酌給之批案稿具在可覈也此臣所以
不得已于五月後有續發之事也未幾而權璫魏忠
賢自以他黌羅織昇千國典拉及前項銀兩不應補

給奉　旨限臣追還臣始繫國典家屬嚴行查比逮
鎭撫司拷問有招臣受賄之說臣具疏力辯奉　旨
徐石麒得銀五百五十兩係王國興供稱何云無據
着作速完官以憑處分該部知道欽此則　先帝亦
亮臣係國興口供原無實跡此釋臣弗誅而與臣以
削奪也然而臣受賄之誣不敢不辯始之不遽發銀
者臣也已而追比還官者又臣也國興方恨臣之不
暇則以受賄誣臣者攀陷之讐口也國興爲忠賢所
逼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彼方不自保其性命何暇愛
臣之名節則以受賄誣臣者酷訊之苦情也忠賢所

掌惜薪司錢糧係臣查發臣以　大府告匱不時卽
給每令內臣喋臣于庭臣屹然不動忠賢恨臣刺骨
遂假手于國興口招則以受賄銅臣者借端之私恨
也臣房師黃尊素以忤忠賢被逮卒致之死臣以師
生之雅不無周旋餽橐關欲爲一網打盡之計則誣
臣以受賄者株連之虐焰也而臣之心跡果有灼然
可暴於君父之前者夫國興所據者補給之旨以煌
煌　明旨臨之臣不敢不應此無賄之一證也繞臣
者堂官也監臣者巡視也彼皆云可發矣臣又不敢
不應此無賄之又一證也郭振明王昇俱以元舅奉

旨領銀振明不行賄國典何必行賄臣不受振明之
賄何獨受國典之賄此無賄之又一證也據國典供
稱鄭崇光等要銀若干而臣名下並無要銀字樣此
無賄之又一證也臣之心跡自是了然獨以忠賢曲
法鍛鍊不坐以冒領則國典之罪不重不坐以行賄
則冒領之罪不真不坐以受賄則行賄之罪不信此
國典之所以坐斬而臣之所以削籍皆忠賢劈空構
禍而風影全無者也夫日月照則覆盆揭矣雷霆發
則羣聾動矣我　皇上誅勦巨惡申理沉冤所謂日
月之明雷霆之斷也臣不及此時自見冤狀是自棄

于聖明之世而終身受不滌之穢也蓋官爵非臣之
所望也名節固臣之所重也其有無受賄關係臣名
節最大輙敢不避斧鉞哀鳴于　皇上之前伏望
皇上下臣章于所司幷將臣原疏一一查勘國典父
子活口尚在試令從實供稱臣果有真贓卽寸斬無
辭果係冤枉必當爲臣昭雪人品自在鬼神難欺恐
終不能以無影之事誣臣生平也臣無任悚慄待命
之至崇禎元年　月　日奉　聖旨奏內情節該部
查實具了

揭爲直陳冤狀始末以便遵　旨查實具覆事

竊職初登仕版待罪莞庫不幸與逆璫所掌薪司錢
糧相涉日有嚇呼執持起釁嗾威誣陷底于削奪放
還之後屏跡荒埜自甘永與世棄矣忽逢　新聖踐
祚離照獨炳首自冤竟及於錮籍因叩首拜疏遣丁
賫辯奉　聖旨奏內情節該部查實具覆謹靜聽部
覆間伏念職初拜疏時　天威咫尺慮傷煩瀆是以
畧舉大意未敢縷陳然冤案未盡臚列則冤情終介
顯晦將查者無據而蒙者復蒙是則職之所大懼也
因敢將一案始末據實揭陳伏乞台臺詳閱而賜察
焉蓋自泰昌元年　光宗皇帝爲二后推恩封　皇

親郭振明慱平侯王昇新城侯迨天啓四年兩爵同
請郵典奉　旨照李偉三萬事例仍各先給七千兩
餘俟陵工完日補給欽此隨該二爵具領到庫該前
任監督給過二千餘兩職自十二月至正二月陸續
發完七千兩餘俱遵旨停訖二月陵工報完二爵紛
紛求遵補給之旨比緣監朝未完庫藏匱竭職不能
應至三月間二爵恨臣待甚直揭巡視科院謂陵工
報竣兩皇妣父母之郵自應遵旨全給無奈揭催監
督覆奉堂批候監朝房工完補給頻使王言委于草
莽而請發近于乞憐非所以廣聖孝而埀惻懿親也

懇賜原旨隨給等因隨該巡視省中解石帆老先生
臺中何璟應老先生准揭合詞轉移内稱二爵諄諄
以父母窀穸一日未安無以慰　聖母之慈靈展
皇上之孝思其所持老甚鉅臣子誼當曲全况陵工
緊急之日　聖旨尚不難先給七千今陵工告成羣
臣皆沐恩波而葬價槩停宜二爵之有詞耳一移部
堂一移職庫堂官白老先生恐礙　明旨因批該庫
酌給卷案見在職既悚惕王言草莽　皇上孝思等
語又懼上違工完補給之旨下違部堂遵旨批給之
文不得已方同巡視陸續給郭振明銀五千零四十

五兩扣存銀一萬七千五十五兩陸續給王昇銀四
千零二十兩扣存銀一萬八千零八十兩此職千不
敢不發之時又追爲庫藏不敢盡發之計職之執持
亦甚力矣至九月間忽奉　上傳追還郭振明王昇
多領葬價職即欽遵隨拘郭振明家屬到司追比其
王昇並無家屬新城侯既難刑追止子王國興先被
東厰拿禁職無可藉手只得別拘國興妻舅張大見
弟嚴追至十二月中完訖職亦正值此時謝差自謂
可幸無罪矣至六年二月忽見東厰訪據事内一欵
王國興父子奏請郵典蒙工部陳尚書題覆奉　旨

准給造葬銀三萬先給七千兩國興父子不合用賄
上下打點陸續領過一萬一千零二十兩内自領銀
四千零二十兩彼時請討有韓閣下要銀二千兩又
謝韓三錄六百兩中書鄭崇光要銀一千兩方行票
擬不在官祝相公過付節愼庫徐主事五百五十兩
蔡書辦得銀三百三十餘兩焦長班得銀五十五兩
潘斗南得銀二千餘兩等因職不勝驚愕不知所謂
祝相公者何人王國興所稱祝相公者何在隨具疏
入辯請勅法司勘問并懇勅鎭撫司嚴訊祝相公果
否過付蒙　旨徐石麒得銀五百五十兩係王國興

供稱何云無據着作速完官以憑處分該部知道時
忠賢惡熖滔天不敢再辯只得揭借交完至七月間
該鎭撫司回奏云本司查照原招將中書鄭崇光家
人張順并節愼庫主事徐石麒家人楊魁各拘到遵
依照數交完訖及拘過付祝相公查無住居不在官
蔡書辦先已出欵回南不在官焦長班拘到陳嘉棟
等代交完訖職意既無祝相公忠賢難恨職終難以
莫須有三字定職罪乃未幾而削奪之旨下矣噫此
職得罪之始末也據律文武職官有犯衆證明白奏
請提問夫犯必有證證必須衆今厰奏既止祝相公

一人爲證必拘祝相公到官面與王國興相證然後可以定贓之有無即有是祝相公矣又必奏請提職面與祝相公相證必祝相公親授職親受然後可以定職贓之有無今據鎮撫司回奏云祝相公查無住居鎮撫司何人其仰承指使者何人查之一字當年何等搜索祝相公六尺之軀何處着落而竟無住居衆證明白之律何在若一無足證而直據仇口則普天率土誰不可以坐贓此職之寃狀甚明者一也況陵工完日補給之旨昭然職即于完報之日盡數給發亦似得藉口遵旨可以逃罪今一議停而致二爵

訴之部堂再議停而致二爵訴之巡視受賄者如是乎職議停巡視部堂議給議給者無賄而議停者顧賄乎此職之寃狀甚明者二也且郭振明王昇受恩同奉　旨給葬價同多領找價同王何以行賄郭何以不賄也即據所給之找價郭振明尚多一千餘兩多者不賄而少者顧賄乎此職之寃狀甚明者三也據律文職官受財枉法滿貫者絞罪發附近衛所充軍今贓至五百五十兩不啻滿貫矣情罪果眞豈止削奪忠賢專殺樹威豈獨寛職惟獨不能以絕無之贓入職之罪而僅欲以睚眦之慾錮職之身遂不顧

矯旨悖律罔上行私此職之寃狀甚明者四也凡行賄打點必出自神棍所爲誘其餌一而獲十也王國興所領葬價除追還外所得不過七千兩今據忠賢疏內合曹輔與職及書辦長班等共砌賄六千五百三十五兩有奇賄與酬相當愚者不爲而謂神棍爲之乎況當職追還之日王昇奉旨無措至訐其媳之兄弟張大張二到官勘比何愛于職而不以職賄首之部堂追來給主代納乎此職之寃狀甚明者五也且工完補給奉旨于前陵工報完加恩于後即忠賢亦自知酌給無罪難以賄加故於訪據事內割去補

給之旨而於先給七千兩藏住謂之非誣可乎據律八議子孫犯罪實封奏聞取旨不許擅自勾問今五年九月先錮國興于廠喉使羅織斷鍊成案至六年二月始行奏問不難國興自誣上刑又何難使之誣職乎斯時職方籍藁待罪而職房師黃白安聞逮投到雖生殺惟君父之恩而周旋乃師生之義生則相慰歿則相唁職不過自盡其寸心而忠賢聞之恨入骨髓矣遂不難朦朧取旨乘機禁錮此職之寃狀甚明者六也夫新城葬價議停自職比追自職案牘纍然即據東廠原供又無從得所謂祝相公而訊之雖

使國典死執不移虛公坐罪仇誣立見乃職拜疏之
後接見邸抄則新城侯疏得亦已黙破職寃是過付
之祝相公忠賢已不能得之于生前而供稱之王國
典忠賢又不能鉗之于死後此職之寃狀甚明者七
也伏乞台臺細查職有無說堂停給巡視科院有無
移文酌給部批若何東廠原奏若何近新城疏得若
何一一指實具覆職之沉寃不辯自露矣葢寒崖枯
木已絶想于敷榮而穢跡垢形難忘情于浣濯此職
所以不憚疾呼哀籲以期昭雪者也伏乞哀憐垂詧
不勝惶悚之至

南京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鄭某等為遵舊例
嚴考察以厲庶官事
考功清吏司案呈崇禎八年正月二十五日接得邸
報該吏部尚書謝等具題奉　聖旨是京察着于正
月二十八日行欽此適流賊梗塞道路欲候咨文恐
違欽限相應權宜遵照舊例舉行案呈到部臣謹于
正月二十八日會同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范右副
都御史馬同各該堂上官郎將各該衙門堂上五品
并所屬五品以下見任陞遷公差丁憂養病聽調給
假行勘等項自崇禎二年二月初五日以後未經考

察官員從公甄別臣等竊惟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
黜陟幽明夫以黜形陟化幽使明轉移一大機括否
泰一大關係也今　聖明御宇留京諸曹亦當再考
之期矣其于幽明之際亦易審矣顧黜幽惟明生明
惟虛自夫風氣靡而瞻顧生交游深而情面重籓籬
設而意嚮偏愛憎移而耳目易凡此皆非所以為虛
即非所以為明也臣等不自治其幽而欲以治人之
幽得乎此盡汰四者以從事無再計矣況今一時稱
詘者無如人才不可言者無如吏治我　皇上鼓之
以破格震之以功令于古帝王風厲之道無不畢備

而效猶未臻皆繇臣等奉行不及所致今既仰荷委
任敢不益矢公慎以期稱塞臣聞之法不一不足以
齊人道不一不足以易世故必課執業以徵才尤必
核貪廉以徵守未有守不廉而職業能稱者此衡量
人物之大端也南中職業隨大小各有事任不得不
察其骨力之堅脆如以虛翹為氣皃則無守而不可
以為才南中官守隨煩簡各有防維不得不察其居
身之靜躁如以兎窟為營壘則偽才而不可以為守
是才與守非兩物也修職與樹廉非兩事也或辯言
可聽祇是飾貪之具是必一覈其譸張或老成可惜

糊爲登壟之罔是必更繩其晚節或春華燁燁而蠅
營破例豈容以文章蓋穢骨或雲蒸炎炎而虎冠釀
怨何得以氣熖灸清霜或以逆門鷹犬復薦食于周
南鋒雖兇而必熟或以碧梧鳴鳳僅酣情于腐鼠足
雖百而必驅或薄蟬露而敢蟯尢或化青蚨而爲鶩
眼即巧借以藏身終鬧汶而溺職寧可使久點清班
長居金穴其或已破之甑久冷之灰雖一綫之猶存
未敢援拾充數姑置末減總之好醜惟人自形去留
于我何有臣等所執以澄汰如斯而已雖廉法廉辯
周官之計有六風巫風亂商儆之制惟三而束之以

矯然自振一路則儒者可立策之以毅然必行一法
則癡者可醒于以砥世磨鈍廉有當焉間有浮議方
張才堪應急爲堂官之所惜者不得不姑留以待清
議之自定亦有羅冶于北循墻于南爲公論之素著
者不得不併存以聽北計之鑒裁無非上體　皇上
愛惜人才之心以仰佐平明之治已耳是役也稽
兼採之輿論擬議先本于堂官經幾訪咨經幾商酌
皆有確然可憑之蹟而後敢靖以獻之　皇上除已
經被參奉旨如某等雖才力各異總之居身不淨職
業有虧既已大干吏議皆應數加處分應聽吏部另

行議覆及名額已溢核查未悉者聽科道另行糾拾
外謹將考察貪官并素行不謹浮躁淺露才力不及
罷軟無爲年老有疾等項南京刑部等衙門河南清
吏司郎中等官某等共七十八員應合照例黜退降
調致仕緣係題奉　欽依會官考察事理臣等未敢
擅便爲此謹連名開坐具本專差辦事官某齎捧謹
具奏聞伏候　勅旨崇禎八年正月　日上

爲趨賀陛辭有日戀主因華陳誠乞囘　聖慈
以應天心布寬政以全國體事

職備員留京奉箋入賀間關馳驅顧瞻周道見大江

以北千里既脫畿輔以南三時不雨澤渴滿野量[illegible]
幾半入畿以來如我　皇上精心密禱仰拾玄穹而
雪不封條而不濡靴竊意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天道
太上而不及下濟法不得雨地道太卑而不能上行
亦不得雨茲之亢旱意者　皇上威明峻極臣于奏
職無當漸成釜鬻之形致有鬱攸之應與正欲以博
德綏刑霽顏納諫仰塵　天聽然後陛辭乃本月初
十日伏見刑部尚書鄭三俊奉　旨提問下獄臣旅
次驚聞未詳本末因思三俊受恩累朝致位正卿
皇上授以執法之官分宜竭忠報稱而一旦部[illegible]

宸衷以于嚴譴此必干職業所係輕重出入之閒有
大負　皇上之任使者雷霆所及斧鉞何辭旣又伏
而思之三俊昔事　神祖歷著勞勩迨事　皇上亦
巳十年于茲矣一生風力屢挫奸鋒四壁蕭然素標
清骨臣親見其爲南戶部時力叅不職司官精釐錢
糧蠹竊皆夙蒙　皇上見知不知何以精氣耗磨今
昔頓異一至于此恭繹抄傳之　明旨眞有不能不
責備于三俊者惟是朋謀蒙蔽巧行欺罔爲人臣者
有一於斯當膺顯戮三俊雖者而耄諒其性直孤忠
不敢出此今爲司寇僅僅敝衣一篋爨煙不繼下理

之日奸胥弊役酌酒相賀羔羊素絲之風尚可想見
雖一時膠守成例往復移會似屬推諉罪誠有之至
于朋朦欺罔臣敢剖心代明以祈　皇上始終保全
而矜宥之也三俊聞命之時卽囚服束身自拘司敗
舉朝動色行路咨嗟謂此亦曾備　皇上股肱之末
者朝而冠裳暮而犴狴譬諸犬馬曾不得蒙葢帷之
賜焉凡在三事九列亦何嘗之與有當亦拊心而自
憐矣臣又回思三俊六年考滿時人皆以得進階
爲榮而俊獨以冠　未殄爲愧乞身再四逡巡歲餘
不蒙　俞允懼關考成匍匐就道向令此時得蒙

皇上俯從其請賜之骸骨爲三俊者今日尚得與樵
夫牧豎歌咏太平優游耕鑿豈不爲熙朝優老晟事
而竟以遷秩之隆恩釀就法之罪案三俊之辱諸大
臣之辱也亦　朝廷之辱也且自　皇上御極以來
先後諸臣麗丹書者幾于圜扉爲滿卽使其人盡皆
情法允協幽陰景色猶恐上戾天和下召地變而況
問擬暢于威嚴之下者有將順而無挽回有揣摩而
無補救株連蔓引九死一生于刑期無刑之意竟何
當焉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傳又曰失出臣子
小過好生人主大德今　皇上以輕擬之故深督三

俊恐將來必有承順風旨以斷鍊爲能事以鈎棘爲
精神而反負　皇上法天愼獄之本意矣陽和已布
幽草猶知向榮曠蕩無期纍臣未逢祝網伏乞　皇
上念三俊砥礪一生過悞一事得從釋縶以示優容
或姑許在外席藁候訊俾國法凛然仍無妨于國體
君心廻照卽仰合于天心臣卽受出位妄言之誅而
彌彰轉圜從諫之美矣臣無任惶恐待命之至崇禎
十一年二月十八日奉　聖旨朝廷優禮臣工何嘗
不重乃一味蒙徇寧負君父不負私交卽清亦人才
之美今侍清作弊豈得不處徐石麒輙稱奸胥相賀

行路咨嗟圖屛幾滿等語明屬妄言姑不究該部知
道　謹按大司寇鄭公以鑄局也豆二事謫決失
帝意下于理蓋戊寅仲春初十日事也麒時入賀甫
竣草莽迂愚罔識忌諱竊意大臣下獄非盛世所宜
屢見且公孤忠隻立百折不回廟堂之上慭遺此老
庶幾空谷足音遂于次日齋沐草疏會十二日　帝
御經筵未上至十三日匍伏拜聞而　經筵召對時
已有黃宮坊景昉面救矣綸扉大臣罪麒逞肆擬用
重典諸相知號號爲麒懼然固麒意中事也比十六
日　帝御門畢忽召諸大小臣申飭訓誡釋司寇繫

今回家聽擬中外歡呼動地而麒疏亦獲留中聞是
時王言灑灑口占數百字皆成文象春生秋肅一時
具備仍命閣臣位置條貫布諸中外惜閣臣失記今
所撰次僅僅規模大畧耳越二日諭始成傳宣吏部
臣法司臣等咸伏螭頭承　旨司寇乃得出就外麒
疏亦以是日辰刻下竟荷　聖恩寬釋矣麒聞之故
老云國家典故從未有御門之日宣諭者有之自
皇上今日始諸大臣逮繫　皇上未有於六日內卽
宣諭出之者有之自鄭司寇始噫天心自轉何關賤
吏之葑菲而聖德無疆併貫妄言之斧鉞生成出自

望外簪組若還夢中有君如此不知麒致身之誼糜
骨何時而報國之腸灑血何地也總之聖神舉動超
越尋常故敢畧記始末附于良吏氏之後

奏爲恭奉上傳具本補牘併陳未盡愚悃以祈
聖鑒事

臣於本月十六日蒙　皇上欽召卿寺諸臣問以減
救荒安民三事而微臣與焉臣素患內熱臨奏之
際忽然中暑失音頻頻　天語高奏而臣聲轉微難
徹　睿聽奏未及半遽蒙　諭起時日暮暑酷惟恐
久勞　聖躬不敢再奏十七日正欲拜疏俯竭愚衷

復疏接　上傳着閣臣傳與侍郎等官林棟隆等將
昨日面對條議不許增減更改各自具本來奏欽此
臣昨而奏謂策　之遺當明彼此今　勢正强我力
未壯未易輕言滅也似宜先定本計後商方畧于屬
當厚撫爲援以携其交於東　當以守爲戰以伺
其釁今彼　屯牧義州人皆謂其多發師則畏糧不
易少發師則不足以守疑是近　所爲然臣聞近
性逐水草不居城郭築城蓋房必是東　率我投降
百姓於此屯種但大寧之地我　先帝悉與朶顏諸
駐牧者今逼處此其心未必無假謂宜　皇上特

發明諭俾譯字生譯爲　語曉悟屬　長感以
朝廷之恩發其事仇之恥又許其若能乘間襲我襲
復義州卽以昇汝則屬　之心必動而東　之心必
疑又勑我邊臣偵近　二三大　與之慶弔往來疾
病相邺使其稍有奸萌卽折之以服其心我必可陰
藉爲用又當密諭邊臣擇忠誠可用之民厚撫其家
俾投義州傭　耕牧則　之起事我可全知至于寧
前一帶　少出兵則我疾入城堡堅壁清野勿貪首
功與戰若多出兵則義州必虛督臣卽出精騎數
千從間道疾走彼處爲批擣吭虛之計此守外邊法

也若夫內邊則當以薊北可耕之地悉與軍民使之
屯種於百姓則輯其壯丁爲兵於客兵則制之田里
樹畜使有父母妻子之樂如此則可變客兵爲土著
又可化百姓爲義勇然必生聚敎訓使沿邊一二千
里煙火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而後可語守之實事夫
之性善疑喜殺我能堅守彼久不得志則必有
內變相圖之事矣此臣當日所面奏不敢更改增減
者臣奏至此稍停喘息卽蒙　皇上諭起而臣起矣
未盡愚衷耿耿在念敢畢其說盍臣於邊上入京之
人每每詢問近日兵將情形大抵皆謂虛冐仍多關

志甚少秦兵黠而善逃遼兵俾而難使匿名作叛之
帖時鬪騎馬飽颺之衆日有卽人言未可盡信亦未
必盡誣且　屯義州其計甚狡使我兵果可用乘其
未定或一舉以創之或疊出以擾之俾不得駐方見
養兵之效乃一籌莫展我之整堡爲彼踞以傳烽我
之牛馬爲彼擄以耕種恐邊上諸臣未足任也且
皇上驟增邊餉將一千五百萬兩視舊時額餉不啻
三四倍之舉天之下若在倒懸而兵又如此竟付東
流將奈之何伏乞　皇上急與三事大臣日夜講求
生聚敎訓之方制兵蘇餉之策俾我元氣充足卽滅

有餘此臣前日未盡之愚所願仰塵　聖聽者也
其救荒安民二事謹另補牘奏聞因奉上傳具本字
數逾格併祈鑒宥　崇禎十三年五月　日上
奏爲召對未竭臣愚謹昇補牘以祈　聖鑒事
夫救荒之事切於滅　但修救于未然易修救于已
然難臨荒求救有如救焚拯井而救勢必無及是非
議賑議蠲不可賑則　皇上已行又勸富民互養已
竭　聖慮焦勞矣惟蠲則熟念庚癸未敢輕議臣見
外來按疏謂富民懼賠一縣荒糧皆已先逃是又虛
前日明詔也富民不留貧民必死　皇上欲留富民

以活貧民舍蠲租似無法矣若夫兵苦無餉以臣愚
昧似宜令計部共計災荒之處蠲銀若干萬兩蠲粟
若干萬石即　皇上自計力裁不急之役可省幾何
內府所藏布縷絲帛雜項之類足支幾何稍有可節
即盡數折以充餉不足則令富家巨室輸粟為官不
足則令有罪者輸粟免罪俟足所蠲之額而止亦一
時權宜法也葢百姓國家根本所係上天視聽所屬
近畿百姓尤切拱衛望　皇上加意焉若積穀常平
等法緩不能待此在平日之講求也安民之道一在
省官一在用賢官省則無十羊九牧之患賢用則有

酌盈佐虛之策然必用賢方能省官每見各縣或一
令兼攝兩縣而有餘或一令專治一縣而不足此賢
不賢之明驗也前臣見覃恩明詔及于起廢部權拘
泥久閣不行臣謂宜倣於恩詔中被參謫降罷閑五
款各列罪案各附庭議造冊進御憑　皇上裁酌可
取者召至闕下　陛見議論風采有當　聖意然後
錄用此不過仰勞　聖躬三四日耳若得其人以廉
易貪以才易庸即安民有賴而于救荒制　無難事
矣此臣當日欲面奏而未遑者謹補牘再奏　崇禎
十三年五月　日上

為遵旨具奏事

本月十八日據通政司咨稱經歷司案呈准禮部儀
制清吏司手本內稱戶科給事中左懋第奏稱前事
奉　聖旨保舉生員何名副本是否見在着通政司
察明具奏該部知道欽此案呈到司該本司察得科
臣所題有人投本通政司保舉舊輔　一事係貴
寺署司時事也今奉　旨着本司回奏隨察副本無
存亦不知生員名姓問之承行則云原有一宗室持
本投司此時署印左堂見本係薦舊輔即應折之去
正副二本俱未曾收等語但事關　題覆不敢以承

行之言為信相應移會等因到寺准此伏念該職署
司事時果有薦　一疏今追憶之葢湖廣宗貢生
名蘊鈇者於六月十三日投是疏也是日收民本次
有一生歷階而上直逼職前口稱宗室職起揖取副
本閱之因識前名閱未數行見其薦起　遂掩疏
不閱謂鈇曰此　欽案也公未之聞耶鈇恭然盛氣
欲强職　上職與辨辯語頗多不能盡憶大約謂欽
金翻案屢見封事薦逆謫戍疊載刑書公即不避嫌
疑何敢不畏　功令鈇始恍然若失而同官蕭謇復
語以清議難犯鐵案難移遂力索副本而去職向在

衙門見前官亦間有還民副本者故卽隨手與之以爲不封不駁待　宗室之體宜然爾乃是日堵下投本生監人等甚衆羣耳羣目見其儒冠儒服遂傳以爲生員致科臣風聞入　告不如使係異姓生員職卽據疏直糾矣今准前因相應據實回覆伏乞紹詳施行

題爲外解日沓庫貯日竭入不能與出應急不可以緩當謹迫切籲呼仰祈　聖明乾斷事

臣按去歲十二月庫貯八萬兩有奇今察庫中所存僅三萬四千八百六十四兩四錢而內有班槓零色

銀萬餘兩未盡可以給商人其何敢以供　上膳本月二十六日又應發明年正月分錢糧約萬餘金然則庫存精鏹不足一萬四千兩之數不能支一月用也臣能不皇皇然懼乎所以然者艮繇物價高時估自倍　齋醮續添日升川至以極貴之物力當頻傳之好事故十一十二兩月經費約至四萬兩有奇前此所未有者如是而庫安得不困然使額設錢糧盡得到寺猶不至肘見踵決也乃戶部則每年截留永平府及昌平州兩處牲口菓品銀七百九十一兩矣又太倉錢鈔銀一萬七千兩自兌給兩捨飯寺一千八百餘兩外向猶時給時止今亦盡數截留矣工部又每年截留油紅銀二千兩矣此皆未嘗奉　旨題留與奉　旨借去者不同也夫以昔年物賤費省之時部猶按額劄寺今當物湧費繁之日寺乃捨巳耘人如是而庫安得不困又使外解時至綿綿在道猶不至餅罄罍恥也今則饑荒萬里羣盜滿山齊豫燕趙之巳停巳緩者無復望梅江楚直浙之畏刦畏饑者愁難縮地故不惟舊欠外解之五十餘萬兩有似亡羊卽見在應解之二十餘萬兩尚成畫餅如是而庫又安得不困此臣不能不奮聲疾呼祈　皇上

勑諭兩部還其額設素定之銀而又於工部更　勑其先還今歲八月借去之一萬兩以信　明旨於戶部更　勑其於借去三十四萬兩中量還二三萬兩以救燃眉臣非不知兩部窮苦不減臣寺然　玉食天庖刻不容緩服勞奉養臣千恒分知兩部必有同心也若夫節靡汰浮則　皇上刻意儉約千古未有惟臣寺知之獨深又不能更有獻替矣其各省直逋欠銀兩容臣屆期補牘另糾先將必不得巳情狀特疏　上聞伏乞　聖明乾斷施行　崇禎十四年十月廿八日奉　聖旨戶工二部知道

爲欽奉上傳事

臣於本月初六日接禮部劄付內開初五日奉
傳元宵節午門前賜文武官員宴其桌席品物俱要
新整豐潔以後凡有宴賜一體遵行該衙門知道欽
此臣隨入衙門料理問諸員役云各宴時辦惟元宵
宴又未舉行未嘗經歷今各分頭拮据刻期陳設矣
竊念　皇上當萬姓阻饑之時修　累朝未舉之典
無非欲以　乾元宵旰之意動臣子佐元調燮之思
使諸臣伏而念曰　聖主養賢及民不以時詘而廢
典故而滿目兵荒交棘誰斲元氣以報　主恩有不
知如何慙痛如何感奮者此寓教於禮　聖意甚深
稍有不恭何以昭恪而臣每見　國家一遇節宴攘
奪成習初視几席非不甚備迨叩頭就席殽饌一空
祇有殘羹剩汁狼藉滿几耳推原其故大率繇各官
之班役與各衛之武弁始則不勝其欲炙之色繼乃
不禁其攘臂之風一人倡奪而厨役之狡黠者遂亦
乘機睢盱而起澜成一片莫辯是非噫此胡可行於
禮法森嚴之地也除各厨役臣自嚴督屬員禁戢稍
稍違玩即行參處外伏乞　皇上勅下各該衙門遵
照崇禎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禮部覆奉　明旨文
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每員隨從三人文官四
品至七品武官三品四品每員隨從二人其餘隨從
止各帶一人俱懸各衙門印信腰牌從長安門察照
而入又祈　勅巡視　皇城科道及錦衣衛衙門各
遣謹慎人役在內巡邏察無宴牌卽行拏究如此庶
體統肅而　朝廷尊宴禮成而　君恩重於體元布
德之政未必無小補矣　崇禎十四年正月初十日
具題奉　聖旨

奏爲自陳不職仰祈　聖明幽燭以安臣分事
念臣石麒削籍　先朝歸耕東海已擬永錮田間矣
荷蒙　皇上聖主中天旭日始旦雪臣不明之罪累
還臣久褫之衣冠俾勦雲耨雨之編祇厠振鷺充庭
之下列　聖恩如此正昔人所謂自今以後之年皆
皇上再生之年也不及捐糜何繇報稱乃臣自循省
六載以來使職澄汰而吏治之蕪穢如故使貳京尹
而豐芑之溝羸如故使襄喉舌而朕師之震驚如故
君恩彌重臣報轉微置散投閒分實應爾乃猶畧其
謬庸錄其資格復得承乏光祿董率大官而典禮未
嫻樽俎貽疚彀窮而不畏葦不葦則弊愈滋蔨窮而
不任法法寬則驕又至按額而掛未額不能必其蕊

核因費而度支費不能必其盡經出納有大小輕重之異而權量有所不能譾交卸有公私明暗之殊而隱情有所不能達踢高蹐厚罔非罪端然使膂力方剛心志猶昔尚可羊亡牢補鬧失桑收而臣自天啓五年墜馬傷骨一手一足遂成痛痺今漸增劇毎毎作字幾行臂腕欲脫趨　朝數武蹒跚不前是臣之手足已自不任矣又且氣因年暮心偕髮短朝行一事暮輒遺忘晡認一人質明巳失是臣之心志又不復爲臣使則卽有軀可捐有念可盡亦何益於去留之數乎與其終貧　國家豢養之恩不如早正今日

黜幽之典此臣曉夜思維迴環惡貟而必不能一刻自容於　聖明之世者也伏乞　皇上付之吏議立賜罷斥施行爲此具本親齋謹具奏　聞

題爲遵　旨酌議事

典簿廳案呈於崇禎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該順天府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這所奏選擇廚役廳署分領果否可行還着會同該寺酌議妥確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寺蒙批仰廳卽會各署正等官將　明旨內事理各條議利病呈寺以便酌　覆該本廳會同各署正官溫樹瓌等察得廚役廳官之議原起於

商舖向曾投牒本寺前寺臣題格不行今又營求順天府借條陳而代爲之請不知其必不可行也葢廚役極貧而疲疲則一奉差遣卽能挾官勢以漁奪市民必至京師騷動其病在下貧則一給金錢卽善花侵以支吾官府必至血比不前其病在上至于署屬經裁汰之後供應　典禮正苦乏員其不能越樽俎而窮商販之役明矣若以僉報爲疑則凡民間丁田冊房號冊具在該府縣孰富孰貧按冊可索畧倣郡縣編審之法輪序送寺以時更番本寺炤時估而給之亦兩便之道也案呈到寺該臣看擇庶民有往役

之誼點役乃守土之責按　大明會典一欵云凡光祿寺供用諸物在城兩縣給料製造今之報商所以代給料之窮其不能辭責於兩縣昭然也又成化四年科臣陳鉞疏云近光祿寺遣人市物不復計直槪以勢取貟販者遇之如被刦掠此用廚役之弊又昭然也昔寺臣劉斯潔覆疏有曰僉報商人舊例毎年終審換葢以家道消長亦人事往復之常不必盡係於爲商也斯語最爲得情若使縣能潔已而報寺能平價而給而又如各郡縣審役之法或三年一更或五年一更其不欲更者聽去留旣易則從役是輕兩

便之法似無出此蓋臣之事君猶子事父慈父不以
愛子而廢服勞之養　聖君不以愛民而廢力役之
征報民代辦以實　天庖正古者力役之征之一也
政平則民自不怨守定則人自不撓不思愈點之不
善以致紛囂乃欲廢　前朝之成法以狥頑梗亦甚
昧於事使之義矣伏乞　皇上嚴勑兩縣遵炤　前
旨點役赴寺供應施行庶民志可定而商困可蘇也
臣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緣係遵　旨酌議事理謹
題請　旨　崇禎十四年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是
厨役代辦原不可用卽着兩縣遵炤前旨行但不許
縱蠹濫報賣富差貧紛擾滋害仍定年更換炤價平
給毋致偏有苦累該部知道
奏爲察叅已經睿覽催儹未盡機宜謹竭謬庸
仰祈　聖明震斷事
案察臣寺額設錢糧除戶工兩部　題留截留外止
二十一萬餘兩耳十一十二兩年分未完錢糧十五
萬有奇約而計之三年之中卽逋一年之額矣所以
然者其故有三一曰　題叅之太緩也一曰罰處之
太輕也一曰事權之隔手也何謂　題叅太緩臣見
州縣徵比每於今冬預起明歲之科而臣寺核叅例
於後歲始察前年之欠故十一年分錢糧前寺臣於
十三年六月始题叅事歲既已積遲人情未免生玩
臣今併叅十三年分錢糧提早兩年人宜知懼然法
之未立外未知遵　請每歲定爲兩叅每叅定於三
八兩月如十三年分錢糧十四年二月期完五分十
四年八月期完十分有不完者入　告請行萬曆元
年題准事例六分以上降職調用八分以上革職爲
民或以法行伊始今年姑寬三月之罰至十四年則
不得復議寬限矣若十二年以前逋欠已久如法處
治仍責督催殆不爲過蓋見徵起運錢糧俱要當年
完報原係　令甲非臣臆說也何謂罰處太輕上供
覗軍需孰輕孰重軍需之罰已至革職而　上供之
逋罰止鐫俸人孰畏之且罰不行於郡守郡守必移
其縣所解之寺額解其利害切膚者矣罰又不行於
籓司籓司必移其守所解之寺額解其利害切膚者
矣臣請自今以後籓郡州縣一體罰治而郡借之弊
可杜也何謂事權之隔手蓋時當不足之營吏多苟
免之術指名而治猶多規卸偪軋而搔鮮有着落者
矣臣寺無檄催之權秋毫仰鼻息於部耳見徵帶徵
不得知其人過限題復不得操其法給繇考滿不得

核其數累歲累年之空言完欠惟部割之是聽部
吝急其急而分其餘力以催　內供其孰畏臣寺而
聲輸恐後乎臣寺之苦於是有敢知而不敢言者矣
伏乞　皇上勑下該部一一議覆務期有以實大官
而肅分誼臣雖即就罪黜而後官可藉以無償躓之
虞有餘榮矣爲此具　題請　旨臣不勝冒越待
命之至理合具本謹具奏　聞崇禎十四年二月廿
一日奉　聖旨上供匱詘已極省直任意積逋不嚴
加叅罰何以懲後這所奏催賛事宜該部即與議覆
奏爲催賛已陳虛見寺額未獲清釐謹再瀝懇
丹仰祈　聖明震斷事
按臣寺錢糧皆炤舊估會計額派銀二十四萬二千
六百六十九兩零遐者物貴價增大抵三四倍昔故
昔之月費率一萬而而有餘今之月費率二萬兩而
不足有限額徵分分入寺猶虞未給胡可爲部侵隱
而莫問也又臣寺外解獨於北直山東河南派銀十
四萬餘兩居天下三分之二雖　上供之賦不蠲不
停而三路饑饉難應焦濡庫鑰徒封乾脅緩急今察
戶部侵額當急清還臣寺者有三一曰太倉銀庫鈔
鈔一萬七千兩之額一曰昌平永平兌給牲口集品
銀七百九十兩之額一曰宣課司麴價四千四百兩
之額蓋自前朝會計以外解時有斷續而供　御須
刻難緩故酌此三項定在京圻良有深意周官以太
宰掌九式之用凡　王膳及　王世子之膳羞不會
謂品物畢至不待會也今度支尚書實領其事會而
後應已屬不恭派而不與其何可訓寺志嘉靖萬曆
年間寺用不足皆令戶部給發況額設臣寺者乎部
有部額寺有寺額猶田之有疆農之有畔甲奪乙物
人猶爲之不平奪　至尊之膳以應部急臣子之義
謂何蓋奉　旨借去不還者謂之欠不奉　旨而陰
割寺額者謂之侵欠可不清侵則不可不清也欠則
皇上知之部堂知之侵則部堂未必知而弊蘇莞庫
之朦混也即使果爲軍需那移司官呈部部當入
告而何以不　請不關月乾歲沒共積至二十一萬
六千八百五十四兩有奇那移已開侵欺之漸而況
乎未必那移也夫外解積侵正藉部權嚴核今乃先
侵爲四方倡則兩象之其又何誅焉故欲清外解必
自部始也若夫奉　旨堂堂借去之餉臣不敢不附
於一體之誼聽農部爲政矣伏乞　皇上立勑該部
併行科道提究太倉庫吏胥宣課司大使是那是

侵漁[illegible]一面先將十二十三兩年分清額還寺
務期陸續盡完二十二萬六千八百餘兩之數以清
寺額以救急需不然仰誤 內供有爲臣任其責者
矣歟不擇音萬罪萬罪仰祈 聖明宸斷施行爲此
具本謹具奏 聞 崇禎十四年二月十三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這奏清寺額戶部一併看議具奏
題爲辯誣有體典例宜遵謹據實直陳仰請
聖裁事
臣於前月二十八日收民本內有原任鎮江府知府
印司奇以兩疏投臣其一爲訐其舊上司應撫張國
維道臣曾化龍其一爲訐其同官舊鎮江府推官雷
起劍也訐起劍疏中有某某等字藏頭露尾臣以非
告 君父之體駁出乃臣於初一日陪祀 太廟晨
起中寒嘔吐發熱註籍調治詎意司奇於初五日持
改明雷起劍疏投經歷司轉送到臣看詳疏中有原
銀五封一併進呈之語臣俟開籍驗明始敢封上面
司奇不勝其憤於初八初九兩日連抵臣寓惡聲相
加迫趣無已臣遂於椀上出示令其以原銀同臣封
本偕至會極門恭進而司奇又不至矣竊念 至尊
之前孰敢瀆玩疏請以原銀併呈者司奇臨時不肯

併呈者又司奇萬一冒昧致蒙 詰問臣其何詞焉
至其假應撫之參革撫他事以報復臣察前案有印
司奇不得牽辯之 明旨惕息王言亦不敢封而司
奇意氣甚銳不封不已用敢據實題明恭請 聖明
裁奪抑臣因是而更有請焉此案駁勘已久本郡輿
論甚明察之民情稽之原案何難立結乃遷延日久
致使待勘之臣匍匐叩 閽成何法紀伏乞 皇上
勑下撫按速與從公勘覆以服其心併勑印司奇速
歸聽勘以安分義施行四月十日奉 聖旨這案何
至今未結着該撫按作速勘問具奏即立限去印司
奇看速回聽勘不得屢疏瀆擾該部知道
題爲勘官不歸聽勘憤懣不已謹補牘再申仰
祈 聖鑒事
蓋臣等於本月初十日恭具辯誣有體一疏奉 聖
旨這案何至今未結着該撫按作速勘問具奏即立
限去印司奇着速回聽勘不得屢疏瀆擾該部知道
欽此欽遵在案司奇奉 旨之後自宜遄歸候勘勘
而不明重理前說以告 君父此臣之經也國之制
也乃二十一日復遣人至臣司投臣頭可斷臣口難
滅一疏內中偕節非臣任內事臣不能辯其有無獨

其謂臣遷延半月寔具辯誣有體一疏以爲臣罪又
謂臣一手掩定不容吐一詞以爲臣罪夫司奇於前
月廿六日投疏臣見其叅撫道者雜涸無章當日駁
出臣司之體如是也其叅雷起劍者名字半隱半顯
駁令吐實始封司奇改明前疏至初五日再投臣司
初九日臣卽出示令司奇將書銀親齎至 會極門
恭 進司奇自疑畏不至無可柰何臣只得具疏
題明不敢與封非臣初心也若謂臣遷延日久則收
本號簿可據若謂臣一手掩定則 題知見在 御
前青天白日歷歷可指之案而橫口誠誣甚非所望

於司奇矣伏乞 皇上電鑒施行其司奇所叅舊撫
道一疏併叅雷起劍初疏與指名改疏臣謹並封至
閣以俟 聖明昚驗爲此謹具本與司奇本一併奏
聞臣不勝隕越惶懼之至 五月初七日奉 聖旨
據奏卽司奇三疏具在旣有雷起劍行賄的據如何
不與封進這三疏併原書原銀都着進覽

揭爲阻沉之罪不敢辭封駁之職不敢就謹明
職掌以謝人言事

職司通政古納言職也昔堯命龍作納言而訓戒之
曰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不專令其納也我 高皇
帝改銀臺司爲通政司而訓戒之曰當執奏者勿避
忌當駁正者勿阿隨亦不專令其通也蓋推善阻所
以善通阻沉固職掌所不諱者職因候議註籍五月
不知戶以外事茲十月初三日見印公祖霆老奸推
到處把持一揭蓋爲本司阻沉後疏而發也夫印公
祖於奉 旨提問雷司理之後復來補牘一仍許舊
應撫張玉老公祖一仍許舊司理雷公祖職以印公
祖亦奉 旨歸勘之人也惕息 王命不敢再封故
駁之語具印公祖揭中蓋以待鄰治公祖之體不敢
深言之不敢究言之也至於揭中所稱請告之 命

一下卽與封進夫請告求歸矣寧有期人封本之事
職雖在病中必不發此呫語也又不曰調停則曰姑
待夫本司未嘗開罪無調停法業已駁矣無姑待法
職卽在夢中必不作此囈語也不知是言何爲乎來
乎按本司掌故昔倪實者之叅張雲鶴也遵查典例
凡奉 旨處分官員在京潛住妄奏及毀罵挾制者
俱有明律 國憲森然伏乞正法奉 聖旨張雲鶴
着刑部提問以後廢閑官員有潛住京師妄奏嘗倖
的廠衛城捕衙門緝拏究治此令 皇上九年 明
旨而本司奉爲 令甲者也職以鄰邦公祖之義不

特糾不嚴駁僅僅醒以　明旨寓直於婉自謂於誼
不薄而不寘印公祖之未諒也聊出一言以明之伏
乞當路鈞衡俯賜垂察幸甚
題爲　朝廷之器使宜弘人臣之本末宜辯懇
乞代題以勵劾用以平政體事
本月初九日同官蕭譽闗稱前事內云職以縣令調
繁叨薦三十五次紀錄五次卓異一次陪推吏部一
次若使考選盡縣官評豈至遂居人後而當時積習
難破管者居上職恥奔競甘處工曹非爲吏議故抑
之也廹在工部茹荼飲氷有如一日瓜期行及忽困

通政司奏事缺員奉有叅議員缺爲何不補通着自
行回奏之　旨吏部徧行咨訪無人肯應不敢久稽
嚴旨竟以職名啓事一時權宜謂之借賢及應部急
遂以例銅則職實不能已於不平之鳴矣案察　大
明會典一欵萬曆三十三年題　准通政使有缺以
資深通叅題補又令通政司官一體量行陞擢毋得
偏抑夫　國家之事有典有例有典之所許例之所
禁可乎卽以例言如王永光胡應台等皆繇叅議歷
官尚書如梁見孟畢懋等皆繇叅議實授通政安見
加銜有例而陞授非例乎且通議不轉別衙門不與

實授者爲其品可清華誤遭浮議故于愛惜之中示
甄別之意耳非爲從無纖累居然完璧者言也今職
蕁省無愆治狀具在辛勤五載啓事無聞若同類加
銜似非銓政之平也爲此闗乞代題等因到臣該臣
察得臣司叅議一席銓法亦遞變矣萬曆以前人必
清卿之選位亦棘之崇如尹旻王永光姚思仁吳
默等載在簡書可案自天啓而後始以此官爲遷客
之進步貢謗之退居矣其間超然評論以才望選補
者天啓年間止梅之煥一人　皇上臨御十四年來
亦止一人蕭譽耳之煥後轉節鉞而蕭譽望一實授

如登天此其不能終付之一嘿也然臣亦不爲譽一
人計也銓人之法澄流必先於邇源喉舌之地序賢
宜多於使過如品行本優而曾遭物論者當如近例
與以久任加銜如物望久孚而歷勞數奏者當遵舊
章與以資深實轉援今準昔著爲永規如是庶不至
如楊玉珂之一激長往亦不至如張紹先吳殿邦等
之濫陞破例臣司之體可肅而才亦可敭也伏乞
勑下吏部如果臣言不謬卽與議覆施行　五月十
日具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奏爲臣病痊可無期謹瀝苦衷仰懇　聖恩允

發事

臣於五月廿八日恭具衰因年積病乘衰至一疏奉聖旨徐石麒着暫調卽出供職不必引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在案竊念臣瑣庸末品竊祿有年於禽乏飛鳴之長在獸無吠走之報况當病後摧毁已甚乃蒙　聖恩不卽罪棄尚欲起枯骨以馳驅飾朽形以文繡許其暫調責之供職臣枕席餘寃感極淚下隨令家人扶掖叩頭謝恩固宜于稍痊之日遵旨入署辦事矣乃調攝旬餘病勢日增一日外邪雖解中虛更劇心怔忡其若痫神惝怳其欲脫一日之內幾死幾生一刻之間忽寒忽熱此非同臣居處者無從察臣臣亦無從控愬至其確然可見不能掩飾者去年蒙．皇上召對時臣鬚髮僅蒼今絲絲盡雪矣去年臣署通政時看詳官民本每至秉燭今則當晝目昏如墮雲霧矣卽今年春間臣以手度臂尚满一握今則廻環已餘半指矣葢病之積也久故衰之發也頻此臣不得不瀝倒哀鳴于君父之前也且皇上之所以不卽放臣者疑臣非眞病不過習引請故事求便安耳夫人情引病求去約有五端或機形枘鑿疑積譏構則畏禍而引而臣幸處開誠布公之朝或井綆相懸方員並畫則力窮而引而臣幸無兵農獄市之寄或謡詠漸生萋菲已極則憤激而引而臣尚在剌譏評論之外或三徑未荒松菊無恙則懷居而引而臣四壁家徒伏臘不備又無園林田畝之樂或高堂親老斑斕子幼情廹俯仰而引而臣白雲舍冷青箱杳然又無父母妻子之念自非萬不能支亦復何忍仰負　聖明自䏻枯寂葢鐘鳴漏盡猶可托匪躬之義自解其宵行若領爛蹄穿何敢以僨轅之牛貽譏于戀棧此臣所以不得不再瀝以請也伏乞　皇上勑下吏部詧驗臣病果眞立賜允放施行

崇禎十四年六月　　日上

奏爲微臣遵　旨自行回奏仰乞　聖恩賜黜以安愚分事

該臣於前月上疏乞骸蒙　恩未允正在調治恭於十二日接到戶部咨文奉　聖旨據奏張堯中原係通政司發羁南城各部錢糧旣明該司何不奏請定奪致令淹斃囹圄豈得謂無與司事着徐石麒自行回奏該兵馬司吏部察職名議處欽此臣九死餘生驚懼垂絕綿惙移時攱復寃氣瀝塵　聖聽竊思官守有疆畔事理有源委題奏有義例如張堯中一案

司主封駁部主磨勘主封者以所封之犯轉發而事
已畢主勘者以所勘之犯題　奪而責始竣此所謂
彊畔也若堯中奉　旨下部又下臣司事分則以原
羈爲主今堯中奉　旨止下該部事專則以奉　旨
爲主此所謂源委也若以奉　旨爲主宜於勘覆之
疏附請定　奪若以原羈爲主宜於勘明之後咨還
臣司此所謂義例也不明是三者人人可以諉卸事
事可以溷賴國是淆矣案察崇禎十三年六月十一
日臣署通政司事時有張堯中赴司銷保忽聞藩司
疏科而遁臣題而緝之至七月十五日獲到暫發城

羈具文送部咨稱煩將堯中用的當差役押取過部
收管是已交還戶部非復司犯矣以後部監部取並
不移會臣司各部磨勘完日自會戶部不會臣司即
戶部題覆亦無隻字移會蓋皆明其非臣司事也而
乃因堯中繫獄無所諉咎忽云張堯中原係通政司
發羈南城者該司自當具題及察周應期參疏奉有
張堯中察明奏奪之　旨該部承　旨自應該部奏
奪臣何敢違　旨而侵戶部職掌也試問戶部銷算
完日曾否咨會臣司即有咨會尚當恪奉　明旨況
從未咨會乎總之堯中淹繫經年勿論有病無病自

宜遵　旨於察明之日一併奏奪即未奉奏奪　明
旨亦須咨會臣司始可代題而悠悠忽忽推諉玩泄
實繫之繇臣仰遵　原旨併守成例硜迂確執此則
不敢奏請定奪之故也謹席藁自行回奏伏乞　聖
明電察更乞　念臣衰老謬庸久當廢棄　勑部立
議罷譴施行　崇禎十四年六月二十日奉　聖旨
據奏張堯中發城後即移文戶部令押取收監該部
何漫不炤管及銷算完日曾否咨會該司着經管司
官自行回奏徐石麒姑俟奏來定奪

奏爲再申回奏未盡之愚仰祈　聖明一併察

奪事

臣於本月十六日恭上遵　旨自行回奏一疏奉
聖旨據奏張堯中發城後即移文戶部令押取收監
該部何漫不炤管及銷算完日曾否咨會該司着經
管司官自行回奏徐石麒姑俟奏來定奪欽此是未
算以前有無咨送既完之後曾否咨會該司官自應
據實回奏矣但臣前日所言者尊　明旨也論職掌
也尚未及於情勢之無可柰何有萬分軫念堯中而
不得者臣自二月赴司任以來止於五月十一日僅
見坊官以司牌呈閱始知堯中患病亦不知其犯何

狀候起自何日但未知前此有無病呈到司否也今
臣病稍痊弔閱該坊文卷始知堯中之病坊報在部
不在臣司蓋自去年七月臣以堯中咨送到部部自
八月十一日每日早取暮羈至十一月二十六日始
畢取凡百有餘次羈凡百有餘次皆係部羈部取故
坊官于堯中之病止報部而不報司也又察坊報堯
中起病到部在正月初旬計至病故之時已經一百
二十餘日是堯中忍死以待保代題者蓋四閱月矣
若臣之知堯中病也距堯中之死僅隔六日耳以四
月坐視之病犯而責救於六日隔手之司臣可乎即

臣當時不敢執 明旨不敢諭職掌汲汲惟部牌是
奉移文該坊勘實具題迨 命下之日堯中之斃亦
已久矣臣即甚卹堯中亦何及焉而謂自臣斃之囹
圄臣實有詞也況 明旨下部察明奏奪則堯中或
遁或發尚俟 聖裁非竟題 請釋比也部行坊牌
止言各部銷算已完並不言及銷算有無情弊臣復
何從奏 請定奪又據坊文稱禮部祠祭司票行本
部錢糧牲口等項俱已察明應聽戶部題 請定奪
夫三部錢糧禮部銷算最後其仰坊呈部具題如此
則其奏題之不在臣司又甚明也伏乞 聖恩於戶

部奏明之日一併察奪其他不敢傍溢一語以傷雅
道仰祈 聖鑒施行 崇禎十四年七月初二日奉
聖旨徐石麒既知張堯中患病已經六日即宜具題
何云卹救不及這所奏殊屬飾詞着議處該部知道

奏為臣身可去職掌當明再瀝血誠仰祈 睿
鑒事

臣於六月十二日為張堯中斃獄奉 旨責令自行
回奏臣謹拜疏入 告靜聽處分矣而又不免再有
瀆陳者欲明法守之經存出納之體也蓋臣子以奉
旨為忠守官以循例為恪如張堯中一案周應期有

奸胥畏法潛逃一疏奉 聖旨張堯中既係詐騙逃
役着侯各部弊欠文冊察明奏奪該部知道欽遵在
部 旨內並無該司字樣是 皇上明詔部以覆完
之日即覆奪之日矣乃謂該司自當具題不知何以
承 旨自部而奏請又自臣司也部不信 旨又欲
他人與之俱不信 旨何可為訓然此其顯者也充
類至義即所謂原發衙門亦巧言亂聽而不可訓也
夫所謂原發衙門者謂先有事在司復有事在部部
事結局理應歸司具題今堯中於司無所事羈特為
部暫羈以待其取回銷算者也奏奪所以終銷算之

局非以終封本之局若封本之局則堯中一送到部
而其局已結如必待部事報竣仍歸司題則奉　旨
察勘之事內而部院外而撫按不知凡幾臣司安能
徧察之而徧題之是使通政司日日代別衙門擔未
完前件從來無此典制也譬之甲逃官畜乙收羈之
隨報甲交明有日矣逾年畜斃乃曰是原羈之乙家
者還當乙償有是理乎再可異者該部原有咨司之
體即山東司亦有移文本司經歷案呈之倒具題事
重坊官信牌豈是題據今臣於五月十一日僅見坊
官一牌耳責臣據以具題是山東司非仰坊仰通政

司也中間毫無的確月日必使臣飭箚部門向部胥
覓案呈而後可乎昔　聖祖諭臣司有曰審命令以
正百官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
者勿阿徇臣於坊官呈司信牌即據　前旨駁去而
悠忽不理反舞文以坐臣罪不知於　聖祖之世何
如矣蓋　明旨可擅游移則　命令不審矯玩可無
駁正則阿徇開罪臣恐百官不正皆繇臣始故惕息
　聖祖明訓而不敢也伏乞　皇上去臣身以安愚
分存司體以重喉舌庶　王言日尊而政紀亦肅仰
祈　聖鑒施行仝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揭為坊役溷供宜辯事
職於本月二十五日接見邸抄有南城御史遵　旨
回奏事一本內稱看監弓兵熊貴口供張堯中於十
四年正月初八日偶染傷寒病症貴即禀報本坊官
王都申報各衙門至五月初四日堯中又染傷寒又
報本坊官蔡承胤申報各衙門五月十八日申時堯
中病故當時呈報本坊申報各衙門等語不知坊役
溷言有意無意而其實堯中兩次寒病皆未報司兼
報部司者止五月十八日病故一呈耳職歷察前案
並無正月間王都報堯中病呈在司五月初四日職

已抵任蔡承胤見在亦無報堯中病呈到司也堯中
所犯之病症起病之月日病而愈愈而復病之根因
本司於今日郝崑老回奏中始知其詳不然坊不呈
報部不咨會本司何從知之戶部當日不審何據突
稱本司以明知負疴使之斃於囹圄噫誰知誰使亦
可發一噱矣因各衙門三字之溷恐觀者不察疑堯
中有病該坊曾報在司則職之前疏總屬支飾不幾
欺誑　君父耶不敢不出一揭稍明崖略仰祈俯賜
垂督荷甚幸甚　崇禎十四年八月　日
　題為滋生玩　旨藐法搖惑人心謹據實糾參

仰聽　聖裁事

臣藉稾邸次忽於前月初三日有遼生楊之盛在臣
寓前奮聲疾呼謂六鎮陷沒三城失守緩急求救臣
之門隸班役驚恐奔告臣進而詰之以闔門雖告誓
皇上禁傳塘報以安人心汝乃危言惑衆是何肺腸
則曰臣抱救錦之策而來也臣細閱疏中五款首款
謂自松山兩路掘壕通乳峰山人從壕內出戰可以
奪山制　臣又詰之曰自上趨下勢順而易自下壓
上勢逆而難　山我壕順逆相反何以成功生亦語
塞叱之使去越數日生又刪去掘壕一款而增爲七

款以進臣熟察行間深求款內使果有一計之奇一
言之合亦何敢不捧塵掬水仰佐　高深而無奈其
中有大可駭者如中樞何任何以妄請行邊重鎮已
推何故再騰薦墨山農豈盡豼貅人給安家八兩內
鎮豈僥雲錦各邪戰騎數千副衆衝陣總兵督陣不
過行伍之嘗譚將勇兵勇將懦兵懦祇是豎儒之套
語有何六出之奇可當長纓之請臣揣其意蓋以乘
時之急可濫計部金錢故謬倡用遼以開窟窺　上
之意業已轉用二弁故謬作曹丘以居奇使　皇上
行其言而顯名厚實可僥倖於一時卽不行其言而

刻疏作贊可長客於幕府臣洞見其本念更深惡其
招搖遂駁之曰生員不許條陳載在臥碑屢奉　明
旨再閱諸款有何奇策可解錦圍卽如以遼人而救
遼人相爲關切昔孫得功非遼人耶胡王撫一墮其
欺而廣寧遂陷東事機密皆繇汝等張皇漏洩致人
情惶惑煤米騰湧顧日來喋喋不已耶之盛遼人不
曉名教大肆咆哮欺臣註籍直以惡聲相加而法紀
蕩然矣臣謹將其本款封呈　御覽如果有片謀寸
畧可佐解錦前籌臣甘受蔽賢之罪若其大張　熖
震驚朕師有違屢飭　明旨似不可不一問也又本

生詭誕奸狡各役無從識其邸寓臣屢與保不至肆
甍已極伏乞　皇上立勑部院勘議併　勑該學道
提究施行庶體統肅而士習端關係非淺矣　崇禎
十四年九月　日奉　聖旨封駁係該司職掌事
關邊務宜禁譁擾楊之盛本當處治念係遼生情迫
呼控姑饒他罷該部知道

題爲遵旨驗明衆駁謊誕以聽　聖裁事

職前因趙瑋請密有題知一疏奉　聖旨朝廷廣聽
去讒法原並重趙瑋旣有所見正宜昌言發弊以明
公義何爲疏請密封有類陰訐殊非法紀還着該司

將伊本驗明封進如有詭誕贊𦡊即駁回參處該部
知道欽此臣意趙瑋畢歲之所搜索累月之所聚謀
奉玆　明旨千載一時不知有何昌言仰副　聖意
乃初七日至臣邸投疏疏內所指非其所援附不及
之副榜貢生即其所垂涎不得之縣令別駕畢畢不
出于同行刺刺不忘于中卷固已窺其譾劣無奇而
明旨所謂題爲身謀者業見其肺肝也及臣細細遵
旨驗明大抵跡旣曖昧事鮮風影無從參驗而其首
欵所開左國柱則臣不敢不以聞見最確者爲　皇
上陳之蓋國柱乃忠臣左光斗長子荷蒙　皇上進

邮孤忠廕其子爲二品恩生固非無階致身者也迨
己卯秋闈副榜入貢試輒第一又非落落人後者比
其家自魏逆追贓之後蕭蕭四壁長安薪水强半仰
給親舊欲歸不能治裝今淮撫史可法艱居在家爲
之傳單歛分始得策蹇南旋二千金重貲豈沿門持
鉢者可辦況夢未斷于公車志尚存于金馬者乎
皇上試問淮撫自能據實回奏聊舉一隅詭誕已見
蓋功名進退關係一人者小而淆亂是非關係朝政
者大恭繹　明旨如有詭誕贊𦡊駁回參處臣俯畏
如簧之口不敢駁回而仰遵　有赫之綸不敢瞻應

用是據實直糾與瑋本同進恭聽　聖明裁奪施行
崇禎十四年十月十八日奉　聖旨奏內事情候公
察自明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題爲邪紳惡聲無端說謊有証謹據實上聞恭
候　聖裁事
臣於本月二十三日接得原任南京光祿寺卿錢策
三本一本乃原參兵部侍郎吳光義一本乃原參通
政司前署印事李一鵬又一本則以家人領回前本
移怒及臣而參臣者也蓋去年九月間有民人錢德
投臣二本一爲梟宦恣奸狂噬孤臣仗直罹殃等事

參吳光義一爲盛世無不通之言路銀臺有獨擅之
岐情等事參李一鵬臣讀之而駭謂通政職兼封駁
駁卽被參本衙門不幾爲射的乎且吳光義爲南京
總督倉塲時臣爲南考功知其爲良司農也豈其居
鄉不倫至是心竊疑之錢策與臣素昧生平第恐一
夫倡譟勢足殄行凡訐人者察明後封臣司之體然
也於是問臣同鄉之知策者則曰是固鴟張於權閹
竊柄之時而鼠伏於　聖主當陽之日者也又察策
義相失始末則有云別無他端止以吳光義身名無
玷人所依仰而策爲時棄不勝其妬又義有地十五

丈居策要害策欲之而義不與復不勝其憤疏之所繇起也欲敗其名也欲奪其實也夫策之叅去任臣李一鵬臣本宜出疏駁正採訪人言又復如是叅駁之念於是決矣正草疏間忽於九月十六日其家人錢德具呈領還呈云德見 冦縱横 聖主焦勞不敢以此煩聒情願將原本領回臣哂之曰 聖主焦勞關汝何事此必有人教汝領回者德乃供係同鄉吳御史謂疏上不利家主諭德領回夫吳御史者名道昌當崇禎八年間曾揭薦錢策於部去年奉 旨起廢道昌又力持起策則道昌固策腹交也解紛息

爭或是本念臣是以聽其當堂領去隨於副本上註云本司之體有封有駁該官為同鄉之嫌而先聲以挾制本司遽出叅疏勒以必進其徒訟好角足覘一班且以告訐為言路以駁訐為擅權尤屬紕繆本擬題糾其家人不知何故具呈掣廻留以存案批墨見在可証也今策叅臣疏云突以 瞥為詞令齎奏家人具呈領還此不過謂道昌已死可以誣賴可以說謊歟 皇上不知道昌雖死其同鄉之官於朝者尚多也卽今銓部起廢之冊見在 御前有光義而無策則人物之賢不肖鄉評之與不與固居然可知也

天下是非公論可任一人滋口顛倒乎伏乞 皇上敕下部院嚴加確察奏 聞庶黎丘之鬼不敢公行於清明之世其於風俗人心大有裨矣臣仰叨 新命不敢復接民本錢德所投三本酌封酌駁悉聽後官止將當日領回情形具疏奏明仰祈 聖鑒施行

可經堂集卷之二

嘉禾徐石麒寶摩甫著

疏　附揭

揭爲祥刑不若明刑清獄當先清律謹陳吾
玩律之弊以佐明允之政以重　祖宗之典
事

竊惟律者律也猶宮商之不得奸其倫槩黍之不得
移其度至微至顯至當至一我　高皇帝推敲三十
年而後成我　列聖遵行三百年而不變紀綱法度
於是乎出草竊姦宄於是乎彌而邇年以來刑官或

欲固位而深文或怵威嚴而斷鍊擅悖律條牽合附
會使司官得以上下其手胥吏從而因緣爲奸刑獄
繁興干和召沴僥倖苟免之徒關節賄營之盛雖日
誅之而不能止矣職看詳部冊畧舉一二如强盜一
欵按律凡强盜已行而不得財者皆杖一百流三千
里但得者不分首從皆斬夫得財者謂得事主財也
故盜情以事主爲証以眞贓爲憑今無事主無眞贓
而卽擬一斬可乎一强盜殺人放火燒人房屋姦污
人妻女打刦牢獄倉庫及干係城池衙門倂積至百
人以上不分曾否得財俱照得財律斬隨卽奏請審

決梟示今不犯殺人放火等條而槩請立決可乎又
萬曆十六年題准欽依奏单强盜必須審有贓証明
白及係當時現獲者照例卽決今非當時現獲而亦
照例卽決可乎又云或有被獲之時夥賊供證明白
年久無獲贓亦花費賊已決無證者俱引秋後處決
此指當立決者言也本宜立決無奈年久贓散夥賊
已決無證雖前夥證明白尚恐未確故改秋決律意
甚重如此今當時同獲而贓稱花費夥賊未決而卽
云無證皆引秋決可乎如監守自盜一欵按律滿四
十貫者斬係雜犯准徒五年惟盜邊海錢糧銀二百

兩米四百石漕運錢糧銀三百兩米六百石以上俱
照本律仍作眞犯死罪係監守盜者斬係常人盜者
絞奏請定奪夫雜犯不言奏請而眞犯必奏請定奪
者慮其太重不無望於法外之仁焉故萬曆十五年
題奉欽依如係查盤坐侵及非眞盜而以監守自盜
論者照依節年會議雜犯准徒仍行免刺今一槩竟
擬斬絞可乎如受贓一欵有祿人受枉法贓通算全
科滿八十貫者絞係雜犯發附近衛所充軍風憲官
加二等不枉法贓通算作半科滿一百二十貫罪止
杖一百流三千里所謂枉法者謂受財而曲法科斷

不枉法者謂雖受財而科斷未嘗曲法風憲加二等者豁附近加邊衛豁邊衛加邊遠也律無仍作眞犯死罪之條不得以監守自盜邊海錢糧仍作眞犯之律引爲枉法贓之律也又嘗赦所不原內有枉法不枉法贓俱名眞犯此眞犯者對過誤之犯而言乃有心故犯之謂不得以監守自盜條內仍作眞犯之眞犯巧附於赦款內之眞犯也又律載加罪加不至於死不得謂邊戍更可加絞斬也今凡犯枉法贓皆作眞犯論死可乎又贓分枉法不枉法今概作枉法論則不枉法一條竟可刪去乎如封疆一款按律凡守

邊將帥被賊攻圍城寨不行固守而輒棄去及守備不設爲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者斬條例內開若府州縣原無設有衛所但有專城之責者不分邊腹遇前項失事皆引此律若無城池與雖有城池被賊潛踪隱跡設計越城進入刦盜隨卽逃散不係失陷者止以失盜論俱不得引用此例是律之所重重在失陷若雉堞宛然獄庫無恙自當以失盜科罪今不分有城無城不分明攻暗取而概用斬律可乎如官司出入人罪一款按律凡官司出入人罪全出全入者以全罪論若增輕作重減重作輕以所增減論至

死者坐以死罪此皆指受財枉法故意出入者言也除前罪外當以所增減論今不論增減而概坐全罪可乎又律若斷罪失於入者各減三等失於出者各減五等此與前故出故入者異謂一時見錯偶失詳愼者也今失而坐以故可乎又律並以吏典爲首首領官減吏典一等今不分首領減等而竟作首論可乎又律若囚未決放及放而還獲若囚自死各聽減一等今囚未決放而與已決放者同科其人未至死而直坐死罪可乎又條例內所載東廠錦衣衛奏送人犯如有寃枉及情罪可矜疑者卽與辯理具奏毋

拘成案如其寃枉不與辯理以故入論今明知其寃誰與辯理不辯理亦不科罪濫刑藐律又何誅焉諸如老小廢疾之可矜竊盜三犯赦前赦後之當辯監追還官入官給主贓一年以上不能完納無家產可變賣者又有奏請定奪之條例一概不遵累年禁錮是誰之過諸如凡類殆難殫述失深文者窮吹力索而律尚在舞文者巧附牽合而律遂亡自律條可私自舞弄而生殺遂操之部胥民眞無所措乎足矣今幸　聖恩睿慈元輔調燮加意清理此千古一時也乞舉律條洗發痛快確然見之行事昭然懸之日月

凡有不依律科斷者卽以其罪罪之則獄明而刑當
本正而源清雖不言清理可矣伏乞垂鑒施行
清理讞畧
浙江司　王廷授以特授主事受范良彥贓銀一百
兩近遺者也贓非懸坐貪實徵骨盡豁其未完之贓
與以官吏受枉法贓正律准徒五年斯爲允合　房
泰亨以刑部郎中問耿始然等案風聞受賄爲同官
堂官所叅其釁釁明矣懸坐擬遣夫復何辭但贓須
過付有人現獲有據始可定律今泰亨雖堂司兩叅
究竟皆風聞也風聞二字去莫須有幾何本犯於是

有詞矣量改本律雜犯准徒五年方爲平允　宋師
襄爲飽鑑武營陞中軍宋夢郊假書貽禍也夫宋夢
郊指騙不一師襄誤不與之早絕至其指騙漸彰遣
甥遣役將以軟羈之而適以洩縱之則又其意想之
所不及矣迨夢郊既獲再三鞫讞夢郊假書之事益
明師襄知情之跡無據則當卽與昭雪以昭明允矣
一李希稷貪墨異嘗近戍不枉贓止八百已厚幸矣
難徼　寬典
江西司　吳文熾爲不速審黃道周一案下部提問
怠玩之罪自有本條安得引告謀反叛逆官司不卽

受理掩捕律乎況文熾已經　廷杖瀕死可矜相應
免議　楊廷麟與劉履丁等同奉　旨回話者也履
丁已徼　寬政不提同事文震亨又荷　昭雪廷麟
當免提問以俟論定
福建司　詳閱倪嘉慶屯豆一案有那移而無染指
侯恂責差一案有風聞而無實據配之爲允戍之已
苛贓宜量豁　許鳴遠本犯爲淸口泥壅誤漕被
逮者也惰於趨事致誤輓輸洵有罪矣然盜決河防
律蓋指阻絕泉源壅激專利故意蠹漕者言若鳴遠
所犯則玩時失事當引失時不修隄防律從重論罪

止杖八十耳初擬附近再擬邊衛不其廢律而任意
乎且伏秋水漲淸董易淤其情尚有可原七十老人
荷戈塞上其人亦有可䘏當依失時不修隄防本律
科斷或念年老收贖皆　聖恩也　陳檯有三案一
案爲俸糧科書辦劉大理冒領出文思院停給俸銀
九百二十餘兩本犯先後票取大理銀四百二十七
兩爲錦衣衛所發者也一案爲差完積欠庫銀一千
三百九十二兩九錢四分一厘爲巡視所糾隨卽責
吏書郝應期田文政唐守約等補訖一案爲劉大理
侵用各衙門俸銀錢四千二百兩有奇爲本部堂察

叅因大理在逃未獲尚未歸結據此事犯種種無復可原矣但反覆全案其庫欠錢糧係庫官吏積侵之弊劉大理侵用各衙門官俸銀錢罪止大理標未必知益庫中一啓閉一出入皆有巡視筦庫即欲盜出無繇不過失於覺察耳至支思院冐領之九百二十餘兩陳標硃票取其過半雖標取在前大理冐領在後欲不以監守自盜論得乎監守自盜非邊海錢糧律止滿貫斬係雜犯准徒五年右臂剌字此硃票所取前後月日不同非即冐領之物合引　欽依條例非眞盜而以監守自盜論者照依節年會議雜犯准

徒仍免剌字乃爲尤協若擬永戍律所不載不敢附會其方一御合用本律剌右臂盜官糧三字若劉大理發坊脫逃非標私縱而獄標賠贓株累無已似亦非法宜照提大理另結　游士任昔年募兵費國家金錢鉅萬悉付中軍胡維寧出入勿問科臣原叅自明核追尚逋三萬金有奇不爲少矣成任斬寧贓坐寧追有日追九年清理以維寧雙瞽宥其一死併移其所侵贓於士任不知士任亦已物故煢煢嫠婦瘵息流離無所之尤可憫也據兩縣勘結產絶人亡即眞係任逋亦宜豁免況自他人移來者乎既矜穀鰥

之半當均何擇之視
湖廣司　宜謙鄖西割鄖縣上津兩半里而爲一縣責其以彈丸抗寇騎數萬此實難矣然獨不有效死之義在乎以死法懲不死亦何辭之與有問年已薄桑榆不知可以衰老徼　聖恩否也　蔣瑞鯨爲巡按劉令譽據本縣民刋揭題叅逮問者也該院叅贓三萬有奇即令該院窮吹力索而止得四百七十餘兩焉知無故入以實前叅者耶　明旨所謂糾叅與察勘旣出一手何以頓易　朝廷差官巡方原期察吏豈容虛實至此固已洞燭其隱矣今加贓至一千

零七兩有奇加罪至永戍而本官訊比窮年贓無完日豈眞以囹圄爲福堂甘心長繫耶況十二年前欽贓奉　旨酌減合無仍照該縣初擬四百七十餘兩比追罪止徒贖益以原叅之官訊被叅之犯必刻決不留餘地以待槩加也　董謙吉爲何天衢首盜羨銀而東廠題叅者也本犯任內報羨比前後報羨獨多而偏以盜羨首其情可疑然不能爲本犯寬也有奏繳工食送宅之供瓜李之嫌夫何能辯但首本羨餘而正羨又不缺額則不可以盜邊餉論也合依監守自盜本律科斷自不爲枉　蔡思融受軍犯張

成表陳祥王三賄銀六兩錢六百文令副差高大押
出被逃一朝而脫三戍思融高大並抵戍擬不枉
四川司　楊蕙芳有兩案一案爲淄川令時有穢跡
去後巡按據地方公呈糾參者也一案爲工部主事
管驗試驪差受成仁美百金盡收解到胖衣事發東
廠者也淄川之案未結此案贓証俱實宜引官吏受
枉法贓滿貫者絞雜犯發附近充軍例爲當　周鼎
以司空出理河道乞休去任後河涸漕阻追　逮煙
戍者也再三繙閱全招錢糧不經手則不可以侵罪
節省有底案則不可以費罪無本之水盈涸不時去

任之官誰保其後併不可以玩誤罪坐以盜決河防
非故入乎自此累加及於歷遣皆引律之不當也至
於挑河之一千九百七十三兩皆坐贓責賠益刻深
斷鍊矣當此清理時豈宜襲舛合行昭雪孔道昌據
供原估六千七十四兩發三千兩復抵以民欠三千
七十四兩不爲不足乃道昌那借與戶胥八百兩河
之失濬厥有繇來律以那移殆不爲枉　方士淳朱
國壽皆以營房拼毀科罪一配一杖者也罪案已定
原無苛縱惟國壽杖罪有會典降級還職之條在
韓一光以巡方而爲舊屬之爲御史者恭　逮者也

據蜀按察回皆從日行登記號簿摩算詳莫詳於此
眞亦莫眞於此訪贓支存分文皆有着落惟陸續支
取銀三千零五兩六錢七分係日用供應紙劄犒賞
等項謂一光太費可謂一光入已似未必然以此權
衡量追一二以懲其汰足矣若復行嚴察萬里程途
往返經歲本犯垂盡之年何能久待合引官吏受不
枉法贓滿貫律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准徒四年又
十二年前欽贓奉　旨酌減即侈費之銀合行免追
山東司　硯金聲等以　至失陷論斬者也夫強
歷境而責縣令以城守無恙事理所難然守土者有

城亡與亡之義靦顏偷生法何可貸　何藻已經發
過贓銀三千六十兩尚欠二千九百七十五兩七錢
四分又米一百七十石四斗一升法難再豁或以年
老家貧錄其家產遣以正法可也恭聽　聖裁　楊
錫緣一案部中之冤案也初高欽舜爲同監徐漸逵
所欺謂當朝張閣老有路可通立可出罪後漸逵重
罪果脫欽舜欣慕遂付以完贓銀三千兩送淄川張
輔家人輩亦不知也漸逵止以前銀一千兩付黃應
恩送張輔其餘盡乾沒又爲應恩所賣既而事體不
濟欽舜埋怨漸逵風影漸著致其同鄉親故拿訛欲

首欽舜懼而出銀求寢皆是眞情及廠衛事發漸逵
彼口忽扳問官代爲分贓其實錫𦃇未嘗受欽舜半
文也即欽舜家屬無不稱錫𦃇寃者蓋欽舜事情重
大逮結速死故利在緩即漸逵侵騙多金[illegible]結速敗
故亦利在緩今衛招謂出銀五百兩求其速結即此
速之一字可以察獄情矣此之不察欲使天下無寃
民得乎敬爲拈出仰候台裁　王國賓本犯清惠著
聲而戎機未諳然兵至徒擾地方阻兵原非得已試
觀　禁旅出入豫地六年即豫中無不叛之紳民矣
譬之久服大黃皮骨自盡原情從寬或亦清理之善

政乎　荆可棟一爲南兵垣而各弁救過不暇行金
求釋弁習固然一時受其毒餌而穢聞不可收拾矣
坐以枉法加等之律夫復何辭必欲誅之無此正律
　孫嘉績初擬雜犯再擬煙戍又未　欽駁者也懲
貪原有正例稍苛似涉故入如謂官吏枉法贓本律
未足蔽辜當引枉贓條例發附近衛所充軍終身此
明旨所謂予以應得之條也　宣國柱初擬邊戍奉
駁再問者也蓋國柱新授兵垣輒行關說再四研求
贓無實據以聽許科罪是矣然聽許之律止於准枉
法贓論至死者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問徒四年

聽許無邊戍律也即謬一輪不當引有事請求律明
載纂註止當與劉之鉉同擬不應但事理重者杖八
十有間再各宜改正爲當石鳳臺忘同仇之義爲境
外之交罪不專在論欵也仰候　聖裁　潘文燦一
案以解弁楊肇東失去鞘銀已獲申報不明被逮者
也此案當與嶧縣換鞘參看乃爲得情蓋鄒城之失
鞘銀前後口供互異前供爲李應龍張哥乃不逼盜
者在驛竊窺之風影後供爲朱良玉谷小得乃身爲
盜者在外策應之實際是謀即該弁前站合盜亦該
弁車夫迨城頭繩斷內外隔絕故銀不獲自楊九思

之手耳文燦據實報院未爲不是獨不能融會前後
口供乃是內外所見之異而遂以應龍等爲妄供也
又爲本道所壓不敢波累解弁而又以朱良玉等爲
誣攀也是則文燦之愚也加之以李按休息　嚴旨
不敢奏明歸罪縣令卸過則該縣亦何解於誣盜妄
刑之罪乎不知衝疲飢疫之邑代賠加派之難該縣
之所不得不嚴究根因務求着落者也若使該弁自
此即飛輓前解則文燦或配或杖銜寃殁老夫復何
辭乃甫至嶧縣又有絜鐵抵換之事矣工部封識宛
然而預知是鐵業爲司空所參本地不請賠捕而赴

南求掣朔是腰纏西去合之鄉盜供詞隱隱相合向使南工部亦如李按之夢夢則嶧令又繼鄉城而逮矣嗟夫文燦負緝盜之功而反以爲罪何奸人之多幸而愚吏之多不幸也理宜昭雪

山西司　張孫振訪贓一案合以十四年撫臣察回者爲確數共計二萬零六百七十一兩八錢二分九厘應於孫振名下追出者其罪合依風憲官受枉法贓滿貫者絞係雜犯律加二等加至邊遠充軍法如是止矣　賀冉業已物故爰書屢訊稱無染指已不必更議惟陳三善等所適皆係邊衛錢糧法無可減

行該處應扣抵者扣抵應嚴追者嚴追另議其察無浮冒者若吳春等皆宜昭豁

河南司　張養本犯昔任巡鹺未聞穢狀監參多贓商頗稱枉乃原參贓數尚虛懸以待部核而司官不能逐欵詳察一概照追本犯之身可殺而心不可服也合念年老保候在外將楊監原冊咨出楊州巡鹽御史再一確察以定贓定罪爲當　方岳貢爲松江太守素有廉聲屢舉卓異因奉　旨察勘上海積逋首追鄉紳完課王陞彥逋多追重而怨亦深矣適值其過付薛國觀多贓事露在厰乘機報復誣供岳貢送國觀禮銀七百兩謝陞彥禮銀七十兩致蒙提問後陞彥自與其弟言之稱爲快事同鄉駭異咎其喪心陞彥乃出揭自辯可証當岳貢聞提之日應撫馳疏稱冤郡民匍匐號控即國觀案中纍纍多人有一若岳貢者耶特雪允宜若戴英係國觀門生餽遺特其常事何藉陞彥介紹第當國觀柄政時英實東兗招搖致滋物議念已革職相應免提

陜西司　蕭若屺營官得官楊宗勳漁利得利法難俱縱但若屺當從有事以財行求律罪止杖一百徒三年儲楷當依前例科斷始爲不枉

廣東司　冏寺寺丞霍叔瑊管印烙事其主簿汪之廣管掛號事皆以陋規不絕坐枉贓科戍科配不知陋規不可坐枉贓法也即深文求之亦管印烙者可稱枉法管掛號者無可枉法處此罪之當辯者也又按冏寺解馬春夏秋三季大約三千餘匹叔瑊坐有東丞堂秋季西丞堂夏秋二季之廣坐止秋季一季各陋規馬之解至有多寡則印烙掛號之數亦有多寡不得較一歲之中以爲嘗此贓之當核者也於此不察無責清理矣况以奸役一口橫扳遽爲懸坐即改戍爲配改配爲杖猶有餘矜李孔教大壞冏政永

戌何詞李孔貞兄弟表裏爲奸情甚可惡而邊遣亦覺太浮姚忠贓數雖多律止雜犯准徒其餘纍纍多人死亡相繼窮役乞丐贓何從追恐徒以虛名而斃多命也谿之爲當　陳貞達一案當以部覆爲據部察本犯經手錢糧皆有着落毫無染指甚明當物騰價湧估短辜棘之時司官苟幸豆米無欠足矣陳將軍夏鴻臚之分買豈本犯之得已乎以此爲罪任事益難而訛棍益易逞矣初擬配懲未當量擬杖贖足懲註誤矣若劉元等皆係經紀小人未曾侵欺尤宜

欽䘏

雲南司　阮震亨以吏垣管外計乃爲奸棍丁顯窺探招搖事發供扳在廠被冢臣恐以同事波累具疏糾參屢招蒙駁擬邊遠極邊而至於絞但察律例官吏受枉法贓者滿貫擬絞係雜犯發附近衛所充軍終身風憲官加二等加至邊遠已盡律法無坐眞犯絞罪律例也況贓私搜獲盡出顯家情尤可原卽顯設局誘人貽累種種誅之非枉若論律例則止於誆騙官生財物該衙門枷號三個月發烟瘴地面充軍然於顯尚有餘辜也　姜天樞一案張御史原叅贓款甚多屢審屢奉　欽駁最後奉　旨天樞歷審欵

贓與原叅逈異再研覈確擬但察贓銀已坐三千一百二十七兩五錢三分七厘矣按臣白簡豈是全虛據叅全坐亦非情理贓熖初坐而從官吏受贓滿貫擬絞發附近充軍之例可以　敕法懲婪矣　閔度以刑部司官營轉銓部自徐震卿供之於廠者也事體有無全憑震卿確証而獄口閃倏廠部各異或稱仇扳或稱腹密致蒙屢駁供者活如搏影問者杳如詳夢矣將何所據以定其罪案乎總之營銓之意未必無現獲之贓不可得罪疑惟輕此之謂也姑擬一杖以誅其心　宋邇昌亦丁顯案中槩戌犯也夫以

刋揭爲然灰之計有矣以刋揭爲行賄之據則未之聞況又遠年刋揭也無贓擬杖已枉又改杖而遣一筆加添甚易當之者不亦寃乎合行再訊　鍾昺朱得祚皆爲丁顯供扳在廠者也奈其獄口前後兩截若不嚴訊何以得情但以理度之外來之人當大計嚴飭之時而一人持兩帖揺搜於顯門恐必非本官所遣也況所主李成又無從緝獲乎姑附矜疑各與一杖以昭　浩蕩　鮑起仲之赫詐劉光燦是實其贓未必盡入已也卽以官吏枉法贓科罪亦不[illegible]引例發附近衛所充軍乃爲允合

貴州司　張幼安威縣初所[illegible]
竊發者賊也賊証兵至旋即[illegible]
陷塘報叅差殆謂是乎總之賊[illegible]
掩庫獄無恙失陷之實原無據其叅差[illegible]功罪[illegible]
不掩也拒賊易而堵　難幼安已為其難者矣姑畀
其罪可乎　黎玉田有勦賊之功無失事之實原看
所謂題報有據办賊有憑離任有日期咨揭有咨序
殆非阿縱應從末減　河南布政蕭鳴甲贓至八千
餘兩法難曲貸然官吏受枉法贓條例滿貫者係雜
犯發附近充軍風憲官加二等加至邊遠法如是止

矣姑與保候贓遵十二年以前量減　新旨以便追
比　耿始然三復是案不能無慨蠹錢糧積逋盡繇
胥弊本犯立斃首縣一胥所以咄嗟而完練餉一百
三十餘萬也殺一胥而諸胥懼殺一首縣胥而各縣
懼亦扼要之法也雖本犯恐以濟慾簠簋貽譏然亦
不過威立物靡餽遺不絕已耳無他巧取法也當引
監臨官吏挾勢求索所部內財物並計贓准不枉法
論律滿貫係雜犯准徒五年鄧幼軒逋胥弊役為公
杖之即死不可為始然罪也　新城令令狐永輝當
民窮之時惟耗羨是問陸續收羨銀至一千八百二

十兩米至二百九十八石豆至一百九十六石合引
因公擅科斂計贓以枉法論律坐絞係雜犯准徒五
年若罪加近戍贓應減半以便追比按例無加至邊
遠條也杜允攀平空指詐當引驛騙律枷號三個月
發煙瘴地面充軍姑念　新恩炤前擬發落　委官
喬桓之贓以顧大偉葛起鳳為的証一物故一未到
則所云過付有何的據即幽桓於獄歸結何期應咨
出該撫就近訊結

奏為臣心難昧臣罪難寬謹昧死瀝誠仰祈
聖鑒罷黜事

竊炤李日宣等重案臣與印官臣惠世揚同奉　明
旨即訊者也引律失倫上干嚴譴誅夷褫奪臣自應
與世揚共之乃恭於本月二十六日跪奉　聖旨刑
部職司明刑自當執法定讞恪共明旨如何御前拿
問重犯大案輙敢漫視輕擬濫引嘗律惠世揚等明
屬骩縱這回奏既自認罪惠世揚姑着冠帶閑住徐
石麒量降二級炤舊着署部事吏部知道欽此臣驚
懼餘魂感激欲絕然而耿耿愚衷有不敢仰欺君父
下負同官者不得不披瀝於　皇上之前也葢臣部
諸務統歸印臣除炤例列銜外原不敢與叅末議惟

是日宣一案則世揚甞面商之臣矣又遣司官就臣
商之至於再至於三矣共拈律意共訂爰書臣與世
揚無彼此也事案重大典故未諳自知一失不經蠢
粉立至維時世揚與臣共稟 聖怒不測但念漢臣
張釋之有言廷尉天下之平因而據律定案罔識非
甞之大原謬執守官之小諒謏陋硜迂大惑不解世
揚之謬實繇臣謬皎然此心不容自欺也荷蒙 聖
恩停誅貸死既使賜以應去之衣冠歸其久衰之骸
骨臣之愚分已出望外乃復量鐫薄秩俾署部務雖
堯舜之仁不廢使過而小人之倖胡可屢僥罪與同

官均重而去不與同官偕行臣於是有跼高蹐厚而
無地自容者矣况臣犬馬之齒長世揚三歲而臣之
才又十倍不及世揚蓋其風霜飽歷之孤幹老而愈
堅技經肯綮之久甞動而不詘試觀九列之中如世
揚者指能幾屈而堪令抱蔓如臣不才又已老矣漏
盡貽譏俯仰自愧何益去留之數而敢復宵行不倦
哉仰祈 皇上將臣與世揚更換處分俾臣得褫職
投閑而世揚許仍還舊部則於人才合用舍之宜而
於情罪得持平之法人心定而臣分安矣爲此瀝誠
求黜伏乞 俯允施行臣不勝戰懼激切之至 崇

禎十五年八月初五日奉 聖旨惠世揚已有旨了
徐石麒着即遵旨視事以副明允不必求斥該部知
道

題爲咨察易成延局重案不可久稽仰乞 聖
明嚴飭以結欽件事

招得臣悔罪求黜未蒙 聖鑒寬其應譴之身開其
使過之路恭於本月初五日欽奉即出視事之旨臣
於初六日謝恩以後即恪遵 明旨到部理事察得
部内有未結重犯二案其一爲舊司禮王裕民等其
一爲舊樞臣陳新甲是也罪樞一案因憲院未備尚

停獄擬然其情事通國兒豎知之無難即結若罪璫
一案則臣移察者五處而東撫其最遠者近在國門
尚已數月不回况遠在千里之外者乎雖鞭之長不
及馬腹所懸 皇上天語叮嚀立勑保東二撫刻期
察覆者也抑臣更有慮者獄門之内臣不及知吏玩
法弛叢弊滋甚官犯一人獄門如市何可爲訓良繇
貫垣鎖鑰竟歸廳官部堂未甞過而問也謂宜以獄
門匙鑰繳歸部堂一啓一閉從部關領刻其出入之
時候酌其往來之人數核其夾帶之事件無官無民
一體嚴禁則姦詭可杜而邦禁可肅是又仰懇 皇

上嚴爲申飭永著爲令者也緣臣今日視事畧舉二端其他或有一得容另補牘伏乞　聖鑒施行　崇禎十五年八月初八日奉　聖旨訊獄必待察明正是朝廷慎罰至意在外撫按豈得玩狥稽延奏內王裕民等一案移察事欵着保東各撫按作速詳察據實具奏各立限與他違者議處邦禁重典法宜嚴懲其鎖鑰緻部稽驗出入有裨釐飭依議著爲令其餘案件有應速結的着即訊奏不得滯淹

題爲請差巡關官員事

臣於十一日御前發下紅本奉　聖旨邊防甚急特

令御史巡關必須材力强練實裨釐飭衛周胤是否確堪此任這所舉是否加意選擇非備挨次坐題還着該院奏明仍具本列名候奪欽此該臣初署院事察諸臺員除舊咨梁士濟張懋爵尚未回道周一敬尚係試職外其爲前院臣王道直所已定差而未註者則爲陝西茶馬差之徐一掄浙江差之巡鹽李瑞和也其關差之宜挨次坐題者沈向也今奉　旨特選堪任臺員則衛周胤陸清原余日新與前未註差三人皆在推敲選擇之中者也臣與河南道臣吳履中一一選而評之謂諸臺臣皆經　睿炤特簡又經

臣院考核實授誰無忠愛之實孰讓風力之名然而氣禀有强弱習尚有南北資格有甲乙年力有盛衰不可强也一掄日新皆年踰五旬瑞和閒有血疾清原文弱而癯責之以馳驅戎馬之場盤礴氷雪之際非其任矣惟沈向與周胤年力相若才諝相當次序相歷而一南人一北人其鞍馬便習弗逮也一乙榜一甲榜其資望輕重弗敵也臣是以恪遵選差之明旨越挨次之沈向而以周胤進也然兩臣之才實難軒輊　皇上試召兩臣陛見察其强練幹濟遴用一人以重關務庶可以奏釐剔之功而收寧攘之效

臣不敢擅便合無仍用前擬伏候　聖明裁奪施行　崇禎十五年八月十四日奉　聖旨著衛周胤去秋防正殷即着星速受事閱兵飭備并將吏是否勝任一應邊計情形俱據實不時馳奏如能整厲著勤防警無失即以功論差竣特從優叙

爲訪據事

浙江司案呈看得鮑汝德宋夢郊等九名分別戍配杖決已荷　欽允無容議矣惟原任府尹宋師襄前以知情擬配後請昭雪還職輕重迴懸致蒙　再駁臣以爲坐知情者失之苛請還職者失之寬也何也

長安爲游棍湊集之地僞書假帖何日蔑有今據所
獲書味其文義稽其字跡斷非出師襄手明矣有何
疑據尚待揭覆然而師襄之可疑者有二其一在班
登桂出郊漏信其一在宋夢鄭堂審之閃爍而可辯
者亦有二遣使漏信者爲其欲縱脫以滅口耳而遠
搜窮緝執付司敗者何人其非縱脫滅口易辯也閃
爍可疑者爲其爲本犯之口供耳而刑鞫再三終稱
誣揑者何人其非同謀共事易辯也故臣謂坐以知
情者苛也第以夢鄭之猾而師襄不能早絕於事先
則似於瞶以釀發之犯而師襄尚圖慰留於事後則

失之愚瞶之與愚是亦師襄之罪也此臣等與閣臣
推諉至此而祇以免議請自　聖裁不敢與言還職
也　八月廿七日題

爲樞臣罪狀已明等事

山東司案呈該臣看得大臣犯罪自有　祖宗之成
憲在昔俺答闌入腹地而丁汝夔伏誅沈惟敬盟敗
東江而石星論死國法炳如莫敢或戾自後綱紀替
於姑息廷議因緣爲奸於是淪開陷瀋覆遼蹙廣僅
誅一二督撫以應故事而中樞率置不問最重亦不
過懸一勘駁而止此賣國者踵踵相繼而今日罪樞
陳新甲一則曰有例再則曰有例者也不知　親藩
骨膏寇刃萬姓駢衅腥原城邑疊見丘墟兵士惟聞
逃潰夔星之罪有若是烈乎此猶其顯者耳更可恨
者借　御覽以惑　聖聰於是債帥登壇而材官盡
棄餙塘報以溷功罪於是實事不做而軍政全隳迄
今兵無一兵將無一將守備無一守備雖有賢者何
以善後是則前此中樞所未有之罪也尤可異者春
秋之義人臣無境外之交戰款二策古來通用然未
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專擅便宜者今未經奏聞
替師頻遣　聖意未俞而　書已在袖中矣用張若

麒以掣任事之肘數年精銳一空啖石鳳臺以露挾
款之端又煽遼丁誣制箝口劫逃于中朝國情久輸
于　境令日百口將誰欺乎昔石星未嘗私用惟敬
袁崇煥不敢私遣刺麻祇以彌縫閃爍情事叵測立
置重典況專擅欺妄辱國啓侮更有甚焉者乎此一
臣者利口足以覆邦交結足以傾衆其失陷殞落之
罪固重而貽憂　宗社之禍更深宜正典刑以伸大
法　崇禎十五年九月廿二日題

題爲遵旨節奏事

臣於本月二十二日戌時恭接紅本奉　聖旨陳新

甲失事重大罪無可寬但所引失陷城寨律尚屬未
確還着另行覆擬卽奏欽此該臣看得罪樞陳新甲
因國法久弛之後起玩視封疆之心惟賄是聞無長
可錄最慘者　宗藩淪没禍及　親王使　九廟神
靈皆抱餘痛不獨我　皇上寢處靡寧也況又四城
不救撤我外藩十餘年糾集之精鋭委之逝波數十
萬忠義之邊民盡成衅血此從來失事未有之奇慘
亦從來刑書所不忍載之條例者也故臣徧察軍政
無足蔽新甲厥辜者葢有非常之罪宜有非常之刑
必經　聖明廓斷始定非若嘗事嘗刑爲守法之臣

所可執律而請者也今蒙　皇上諒臣悁愚不卽加
譴止以引律未確諭再覈擬臣驚懼之餘伏念新甲
居中調遣乃巖疆有儆急而不知策應藩地有缺乏
而不知救援以致喪師失地損威辱國所引臨敵缺
乏不依期進兵策應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之律肆
之西市者也伏乞　聖明乾斷施行　崇禎十五年
九月廿三日奉　聖旨陳新甲職任中樞失事重大
遺禍慘烈朦玩支調誤國負恩　祖宗大法具在朕
不敢私着卽會官處決

爲驚聞廬州之變等事

山東司案呈看得張若麒悶爍似智䝨張似才方其
盤樞而出斷命以行將謂輕鋭之新硎可濟持重豈
料鶩鶩之浮氣齮齕老成水火之端開而三軍之志
亂樞曹之威震而督師之柄移使　得以小勝狃我
繞出我背絕我餉道但思危以濟其欲罔識謀以圖
其成罪當誅且潰逃之日與　對壘尚有斬馘我勢
未衰我氣未奪使若麒悔慨與督師調和商畧便利
則承疇久歷戎行必能部署各鎮整師趨餉乃專思
卸罪詆督自完致承疇進退無據入松要守罔念師
克之在和甘付邊鎮于一擲罪當誅此時督旣入松

主三軍者非職方而誰從前專制各鎮各鎮唯唯聽
矣更何受困於督諭而奉命唯謹葢懸軍待炊諸鎮
之不得不退督之不得不諭勢也使若麒稍閒氣定
親押諸鎮兵陸旋則各鎮縫兒自在不難整理徐圖
護道通餉乃鼠竄登舟由水宵遁爲浦士望左足一
動營伍遂譁不復自固相率枕藉蹈海而死是誰之
過哉數年之精鋭貽國家之隱憂罪當誅迨逃還寧
遠未淪諸卒相繼歸寧使若麒收拾餘燼亦足以軍
乃乘諸鎮之晡歸請罪樞爲營脫駕言敗軍之氣不
可復鼓俾奸弁得志挾久練家丁逍遥自遠作胡越

視顧復拙宜大積罷老家策救更安望一矢加遺哉當救罪不暇之時復爲斷送封疆之計罪當誅然種種諸罪無如　明旨所謂臨陣先逃飾詞卸咎之彰明較著也今當廷詰詭稱時未監軍以飾倡逃一似進不任師旅之寄退不畏簡書之嚴自去自來綽有餘裕者不知職方在内爲小司馬在外爲大宗主提衡各弁功罪而制其死命卽嘍啃名將慮無不膝行畢趨仰受戎索尚得以不監軍自諉乎如謂僨師無罪何以助寺酬勛如謂臨陣可逃試問職方何職聽其欺詞益增髮指葢王楧以倡逃誅矣倡倡逃者豈可緩誅陳新甲以誤國辟矣誤誤國者胡能延辟欲彰軍政宜赴藁街按律臨陣先逃者斬失陷城池者亦斬皆秋决若麒倡逃而至失衆陷覆如此慘烈則僅擬逃律殊未蔽辜國有大法律不能盡請自　聖明乾斷非臣等擬議所能及也　崇禎十五年十月十七日題

爲　皇心雨露已遍敷於海宇等事

浙江司案呈覆翁元益題前事看得清理一事原刻不容緩以其積年窮囚久禁獄底望此番超脱眞一刻千秋其各省直除臣部咨催速結外所有科臣條議二款所關于民生冤苦最親且切夫溥天之下莫非王臣何有畛域如秦晉楚豫齊魯諸地方流寇旱蝗凶厲洊災疊禍慘目傷心誠宜法外加恩徹底從寬分别減宥毋拘他省嘗格以補清理之所未及也又宇來荷戈遐荒官民各犯雖各奉清理之　旨而爰書在内卽欲察減察謫無憑勘議委宜　勑下臣部咨各撫按嚴督邊衛所凡官民戍犯一槩造入清理册内上呈　御覽其間情可矜疑者容臣部再如詳看仰請　聖裁如是則情無不白而冤無不伸是又可補清理之所未徧也　十月十八日題

題爲政事有當密之幾等事

河南司案呈覆刑科右給事中左懋第題前事看得易戒害成詩畏屬垣言貴密也顧天下事未有不秘之於始宣之於終者其始也難知如陰其旣也朗然揭日月而行國威乃著國法乃明故時有宜密之宜政貴神明之用科臣議是宜如所奏若楊德政等重案結後皆卽請　旨發抄施行惟是塘報一事實有可商當此南北多故人情易揺張皇寇勢恐啓戎窺伺之端直播　情慮堅潰池嘯聚之志秘不抄傳似無再計第邊境之上兩軍對壘萬手萬目指視叢

集萬一賀戰勝者不在於我則販夫賈豎之驚告潰
卒難民之怖述甚詳甚確往往有　朝廷未知紳士
未知而愚夫愚婦先知之者發之千里之外而秘之
一堂之上勢必不能徒資狡獪欺飾之藉生通國風
影之疑耳不密不可密之不能且奈之何傳曰明民
而民愚斟酌權實以神其用尚貴丙夜之前籌也
十月十九日題
奏爲臣恐負官以負國敢不引分而引身仰乞
聖恩允辭新命俯鑒愚忱事
該臣於本月初十日接到吏部咨一本爲缺官事奉

聖旨徐石麒陞刑部尚書仍帶降二級欽此欽遵移
咨到臣臣即於邸寓恭設香案叩頭謝恩外竊念古
之君子典刑治心刑于治家刑法治天下故懲忿窒
慾修慝辯惑刑之本也兩造師聽胥占無倩刑之末
也詰姦治詭犂庭戡亂刑教章也從欲風動率乂棐
彝刑德成也此蠻　猾夏寇賊姦宄帝之所以勑皋
陶而命之士也今適當其時矣而臣豈其人乎念臣
資本下愚未嘗學問當其少也猶不如人今更耄矣
尚善飯雖似廉頗不曉事更過揚雄心切懷刑身難
爲律邇三月代庖邦禁弗克底於不宿不留乃一旦

待罪秋卿胡能辯夫非終非眚若復濫竽難辭覆餗
況世俗喜言赦大而人心每多蹈溺或淫縱而破義
或橋虔而干紀初猶僥免之亡賴今已漸形於士類
誅之則不可勝誅忍也而孰不可忍將欲弼教何以
牖愚遡飛霜不雨之繇知深文中固多惡業讀亂繩
烈火之喻則刻核內仍有仁慈蓋偏勝卽伏相反之
機而協中斯杜倚復之漸非有明者孰善其用賁之
象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言庶敢易明而折獄
難明也離火壓於高山尚猶不可折獄而況明非離
火者乎此臣所以反覆思維而不敢仰承　皇上之

新命也且臣非爲此控辭也憶臣同官惠世揚聿褒
清理禪益弘多雖稟請裁於首臣實嘔血誠於半載
乃臣蒙天賚隆頒而世揚秋蘖永謝仰激　聖恩俯
衡同列跼高蹐厚無地自容臣若再進一階靦顏就
位使名璧遠沉而燕石自衒天下人士其謂臣何況
世揚直如金矢明比犀燃俾之正位爽鳩必能明於
五刑以弼五教蠻夷可不猾夏而寇賊不至姦宄也
其遠出臣上萬萬矣伏乞　皇上俯允臣請將臣新
命起用世揚則微臣可免負乘之羞而邦禁永賴得
人之慶矣仰祈　聖明垂炤施行臣不勝感激待命

之至　崇禎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奉　聖旨卿詳練明允簡司邦禁着卽遵旨視事不必遜辭該部知道

爲淮守缺人等事

福建司案呈看得周光夏守淮南及期年以欠糧逮獄原因連歲灾荒積年拖欠且半係起解在途未經部收者被逮之日商民樂輸纍萬擁泣遠道其居官之廉潔可知至於僕役營幹獲謔原係銷筭糴解錢糧及分别前後在任額數止期筭明清楚原非作奸改册當日部司初止擬杖屢經駁勘改戍今淮民去

後之思久而弗諼該督撫廉其治行願任舉主之罪而不辭當亦相信之深者矣相應釋辭以旌循良若汪心淵初以借支革職復以逸獄杖今借支業已補完獄囚又已全獲察文官犯公罪之律原因附過還職前案已經准贖相應免議又如孫肇興以成造不堪經内臣題參奉　旨嚴覈屢勘實無侵欺擬戍不無過入但以督率不嚴致滋掛累懲創已久量應宥釋此三臣者皆以淮揚守令詿誤受謔而德澤在人故去思遍於口碑薦剡騰於督撫在光夏品望最優棠蔭猶存若汪心淵孫肇興才具素著桑榆可効似

應均宜昭雪至使過弘仁應聽吏部裁酌非臣所敢擬也伏候　聖裁　又十一月初三日題

爲飛報晉兵鼓噪等事山東司案呈覆候恂題

前事

看得許定國一介傖弁屢遭重用平生弱骨見小寇而卽驚滿腹貪涎見窮軍而必尅奈人皆皮相誤認黠驢爲渭熊衆慕謊鈴妄信巵言爲實事又善以羔贄買名苞苴營貴此其所以屢躓屢起屢起屢僨屢僨屢脫視　國法如兒戯甘縱逃而不顧也茲者救汴之役望河先潰安在焚舟濟師給单放回明是教

猱升木卽其借邊儲發馬價等項贓私纍纍不聞曾一矢加遺曹闥否也况其西陽村孤嶺寨諸處殺掠在在見告果何罪於三晉之民焉論軍政臨敵逃回者斬失誤軍機者斬搶已附近地面人民致有殺傷者知情並斬定國皆有焉合三斬而與一死定國其何詞但律於軍政無立斬之文姑與秋延似未足申大法也伏候　聖裁王報國所領千兵亦逃僅存八十渡河其逃兵亦大掠於關鄉宦張文光有報法胡可縱第視定國有間矣秋斬爲當崇禎十五年又十一月初六日題

爲武臣壞事日深等事

山東司案呈看得驕兵悍弁何國莫有使能激勸之以忠義鎮壓之以嚴重折服之以器量銷弭之以神畧未有不弭耳帖服者此悖如魏延而屈體諸葛叛如濮固而受制子儀皆平日忠勇撲策素有以戢其違念也今丁啟㕓仗鉞督師控節楚豫權非不尊矣藉 明天子之聲靈挾 尚方劍以專殺威非不殫矣堂堂天討龕亂平艮師直爲壯名非不正矣乃其首鼠之情積見輕於凤弁黠驕之伎復召侮於行間强爲怜憫之容妄詡委曲之用寧復知世間有羞恥事乎又何怪乎兵之逃而將之悍也朱僊鎮一戰僵屍若蝟流血成川致中州之陸沉貽 朝廷以西顧乃猶鼠竄偷生遺 勑棄印但見生之可欲不見義之可欲但知賊之可畏不知法之可畏辱國辱身莫此爲甚宜正兩觀以昭三尺 閏十一月十一日題

爲遵旨回話事

河南司案呈覆原任禮部郎中劉大垣奏前事看得羔贊靖郵人子之嘗獨沈演一子殀折身亦隨殞生前未嘗立嗣誰爲羔贊求郵者乎且 國家帷蓋重恩載在掌故若應得者覆與卽疑賄營使應得者不覆與能不又疑扐索乎且錢瀛選砥介卓然壯年玉折輿論搤腕而如松供爲過付不又使含寃地下乎豈知松明知瀛選物故巳久借此逗漏以明其莫須有乎大垣心跡似有可諒又辛巳大計止以此案風聞被處應免再議 閏十一月十二日題

爲糾劾有司不職等事

浙江司案呈覆巡按浙江御史左光先題前事看得盛王贊之令蘭谿以嚴冷孤介聞忽黜御史臺彈畢求其故則以巡方道經其地縣官不能治供張挽留幾困颶風乃移怒令夫地主之誼不篤令固洏有罪矣然亦何至汙其生平訊不得實而猶以上臺體擬杖恐將來縣令益爭事逢迎以博河大夫譽矣今浙之人苦於墨吏尚思得是令而父母之則如王贊者其可苛議乎相應 勑吏部嚴核或調或降付之吏議無枉縱也其他盛可教一千胥吏仍炤原擬追配發落 又十一月十三日題

奏爲 諜甚詭我備猶踈 勢可圖我籌未豫謹因痛憤之極瀝濾任藼之言仰祈 聖鑒事

臣本不知兵又慮越俎病臥旬餘謂朝廷[illegible]

滅此朝食有成算矣乃開籍[illegible]
然者司虣之職古屬士師臣[illegible]
謀之甚詭也昔 入犯相距[illegible]
密矣今則自己卯出口庚辰取我義州[illegible]
錦今又闖關而入矣使我邊帥疲於戰守腹地疲於
供應村野墟於蹂躪旗旄骨於原野喘不及息地不
及產已是坐困之道而又取我擄去丁壯擇其黠勇
可任者置之極北以移其習畀之少婦以固其志給
之名馬卒徒以適其體俟其生子及女而後用之各
因其鄉縱爲間諜誘我子弟離我部曲焚我積聚驚

我愚民使不自固舉火內應爲敵闢戶其破薊霸河
瀛率用是法長安伏莽實繁有徒如是而 諜狡不
狡也何言乎我備之猶疎也昔年之入猶因置酒高
會兼用參貂買口今則更不必然矣邊有叛裨而撫
鎮不知州有叛守而監司不知境有戎馬而督撫不
知言之寒胃思之痛心然此猶已事也一城之內失
職之家叛弁之裔夷丁之眷屬罪囚之竄處盜憎主
人民怨其上呰怒飲毒爲奸細淵藪待時而發者不
知凡幾也保甲之法著而不行城守之器懸而不習
束伍之令弛而不議游徼之兵陳而不鍊欄楯之設

守而不嚴博塞游俠之倫縱而不詰一旦有事何以
肅其耳目一其心志熟慣其褻械禁戢其喧譁語亂
也如是而守備疎不疎也何言乎 勢之可圖也
得薊州使疾攻永平傾背寬關最爲猛着而 不能
又使乘我未備迅走通州據我漕粟通西協之險塞
督亢之道則解運不通京師震恐而 不能臣問諸
奸細知其進隘口而不能守也心竊喜之使我堵其
來路卽是斷其歸路其勢可孤也懸軍深入包絡原
隰彼去益遠我計易施其險可迫也又 以 遼之
半與我難民之半合而成師我若出令招我難民有

能拔 自歸者給以田里拔千人百人同歸者給以
官爵殺 長以歸者與通侯之賞又使其各鄉城父
老子弟族屬昔年被擄之家各私自揭榜通衢父號
其子兄呼其弟以至朋友姻婭莫不相弔相慰招之
使來懸賞如前則人非鐵石必有棄 來歸者矣如
是其衆可寡也又使其歸路處處清野度其騎負不
過一月之糧我堅塞隘口使不得出遏其游騎使無
所掠如是而其飽可饑也故曰 有可圖之勢也何
言乎我籌之未深也夫我之界嶺等口諸險隘處皆
與我共要害者也小 已南老 未至此我修埤

堵塞千載一刻時也范志完趙光抃二臣之師合力據守料理猶恐不逮乃使之與　俱南乎夫我之不能與　合圍野戰刑格勢闘相沿已久非智謀之不敵騎技之用殊也今尾　而南最捷不過乘夜一襲鵰勦一二零級耳何損於　之分毫此兵法所謂小勝勿狃小利勿趨者也若能據塞要地設機伏械重重陷穽秘不使覺可使隻輪不返即其飽掠皆我外府柰何與之爭一級一騎之烈哉今二督既去歸必大疲僅僅一重門戶倩誰收拾若使一旦不守輿共之戰於堂奥之間守在咫尺之内國家之事不忍

言矣近而可恃惟閣臣撫廉幹切實得士卒心頗輕裘緩帶剛斷或少急宜以科臣郝絅銳心英畧佐之嵬舉雲興猶恐措手不及用違其才終成畫餅一着不到滿局皆虛此豈倏忽處堂時也伏望　皇上念之念之頃又聞宣督入衛師無節制殘掠畿輔隱然一　且副將偏裨痛心掉首不肯從役此豈其志在委卸而蕪穢不治抑亦其屢經人言而頹唐自放乎人盡若此徒費儲胥緩急奚賴又通州爲輦轂雄鎮　歸必不能捨此徑去近聞督治煩鮮朝氣但驁永久在行間亦無穢狀卽藉　天語叮嚀震其辭夢則

以道臣之勇銳加以治臣之老成未必不資臂指之用亦望　皇上加之意也抑臣又念自　入口以來大小臣工章滿公車其間籌畧皆可觀採但指債帥恐啓戎心言及機宜恐宣秘計古之人臣避焚諫草良有深意伏願　皇上特勅立言諸臣凡涉兵機不許謄播庶無機事不密之患而亦無言語梯亂之端狂愚之言知無當　睿慮萬一而一腔孤憤不能自閟伏惟　皇上垂督焉因事關條議字數溢額併祈鑒宥臣不勝隕越戰慄之至　崇禎十五年又十一月十九日具奏

爲欽奉　聖諭事

浙江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兵部咨十五年三月初五日巳時該司禮監太監王裕民於　會極門傳出勅諭諭兵部三法司舊制各衛所軍人多係壯健良丁每能圖功樂業所以稱設官吏軍民可見軍還在民之前後乃以罪犯充之漸失初意且按律止有流配原無軍罪正條今皆引例充軍是否成憲近因年荒道梗聞都督府差官押解軍犯其窮苦無告的多致逸斃尤非定罪時減等生全本念今俱着悉心商酌詳議良法來看又據近日條奏多言贖罪一款朕

講讀尚書見舜典呂刑俱以贖刑欽恤垂訓古先聖
王行此必有深意今日可借此爲各犯稍開一綫以
遂朕惻隱之意此須折衷情法斟酌時宜行而無弊
乃善併着議奏候奪特諭看得律有奏遣之條所以
權于情罪之衡準于輕重之比繩之以重法而仍開
之以生路也　祖宗立法無不盡善自法久滋弊曹
司既失於牽引府部重苛於需索有力者金錢縱飽
私槖無力者遷延累繫窮途所以動　聖明之軫念
而經部院之酌議者亦既有弊必剔更生可慶矣惟
是　睿慮周詳於設法軫恤之中更求通行無弊之

法臣謹就明問而細酌之　明旨曰納贖耕田是否
人盡可行竊謂納贖者所以沛解網之仁亦以濟勳
餉之乏如寇平則止則非一成不變之法也如永戍
不准贖以軍犯軍者不准贖則非盡人可濫邀之例
也其例得准贖者方許照數納發俟　寇蕩平另行
請　旨定奪則論法行仁而不礙也如赴屯耕田亦
須稍有身家若妻子兄弟可以授壥而耕者聽其自
供押發屯所耕田自效蓋　祖制軍各有田畧倣遺
意行之可以濟屯可以實邊第恐人未必赴耳　聖
諭所謂無妻子兄弟者旣無室家可依又無開墾之

力罪難滿除情願照舊發遣之犯甚衆仍送兵部量
地遠近編衛照前條議先期移會該府掛號知會到
部押犯過府即於是日發解悉免責禁等弊仍請刊
榜嚴諭有仍前違限勒索者許本犯家屬首告部科
督察以聞革其故所以樂於新通其窮乃可行於久
將法網餘生各得分願不至顛連累紲傷好生之德
矣此皆前議之所未悉而　睿察之所慎詳者臣謹
條其大畧仰祈　聖明裁酌如果一得可採即　勅
府部推誠而致行之倘亦曲體　皇仁之一端也
閏十一月廿一日題

題爲抗違　明旨非法藐玩國憲宜懲乞　賜
　嚴綸申飭以正明刑以肅邦禁事
竊惟國家所以久安坐理者紀綱嚴於上法令行於
下中外恪遵文武共凜以相制於不亂也邇來人心
日偷犯法滋甚總以習玩成風扞綱無忌浸淫而不
可止也邇有罪在封疆悞在漕務明綸屢申部文催
督罪犯藐若罔聞撫按衰如充耳歲月躭延幾於法
無可加按冊求之纍纍有人至遣配各犯贓罪難究
前以　曠恩清理量行保候乃因命將興師輙敢鑽
營兎脫明抗憲典漸不可長臣不得不據責恭奏仰

憑乾斷禁餙如封疆失事諸臣罪在莫逃而且踰
年浹歲竟不可問若原任襄陽知府王承曾先以賄
營敗露纔又城守失陷咨提數四杳無下落其抗違
最久者也又有汝陽失事之王堤盧鳳跡防之鄭二
陽高斗光亦行提既久迄今不到雖罪繇各有本末
而臣誼豈容藐抗大臣如此小臣可知小臣如此奸
民可知尤而效之長此安極下此有掛欠之運弁若
黃奠乾若周全德虧損漕課動盈千百屢提不解兟
延有年將來漕政尚可言乎至於戍犯孫國楨曹大
化劉餘芳負罪莫逭懸賍不納借元戎之府為逋逃

之藪以彼作奸犯科有何奇謀異勇非潛逃即縱掠
耳相率遠颺刑書安問抑又何可縱也凡若此者上
下蒙玩法紀蕩然在罪譴之各犯爰爰事外固已目
中無　王章而在統轄之撫按泄泄任情抑視法守
為何物臣竊慮法令不行紀綱漸移內外不相秖承
兵刑不能畫一所憂者不獨在二三之逋犯也伏乞
皇上申餙部院衙門嚴餙該撫按勒限提解毋再仍
前抗違并餙行間督撫清除奸宄勿致縱容藐玩自
溺提解之職庶大法明而人心肅所俾治道不淺也
十二月十八日題

奏為欽奉　上傳認罪祈鑒事
照得臣於本月初六日恭接閣票　上傳元斌正法
已久裕民奉旨速擬為何故延不結着該部回奏內
閣傳與他欽此臣捧讀之餘驚恐欲絕該臣於前月
二十二日恭接　御前發下紅本奉　聖旨禁旅殺
掠慘橫惡跡甚多王裕民職任提督何得諉稱不知
且兵無紀律所至暴虐已非一日裕民曾經差出豈
有全無聞見之理乃御前奏對一味隱護屢詰仍然
掩餙何辭欺蔽法難輕縱前諭已明着再確擬速奏
欽此蓋臣前是曾奉有張若麒速結之　旨尚未對

簿欲先結若麒而後確擬裕民按律以奏奈若麒情
罪重大事關出入生死不忍下筆復念再三含毫欲
腐始定辟案於初五日繕疏　上聞是時臣湖廣司
司官會同法司諸臣將裕民再審揭帖到臣臣正翻
閱律例確擬奏　聞而　上傳已下矣蓋反覆躊躕
不敢故入以傷和不敢故出以長姦者臣之心也而
擬議難定不能迎機而立剖不能任情而臆決者臣
之拙也居諸易逝轉眼旬餘致蒙　嚴詰臣罪安辭
除將裕民罪案繕本　上奏外謹席藁待罪伏乞
聖恩矜臣愚昧寬宥施行奉　聖旨這案奉旨不結

明屬躭延旣認罪姑免寃該部知道

看得人子之罪莫重於欺隱而欺隱之大莫重於軍機元斌淫殺若斯之慘釀禍若斯之烈爲暴若斯之久裕民于役在外豈無見聞而　宸問屢承謬爲掩飾卽喋喋自辯謂道里遼隔耳目不逮其誰信之叅之廷論頗有謂其涉雜徂襄微勞可紀者有謂其護陵擒寇微功足錄者然終不能爲裕民之欺蔽解矣第隱人之惡與身自爲惡者有間譬有兩人於此一人行劫殺人一人知之不聲不阻問亦不供此其曲護洵有罪矣而律懲庇児止與一杖不與推刃同科

何也法有所底而情與從異也今裕民情罪難輕然終不可以元斌爲首而裕民爲從况律內奏事詐不以實係止擬一配註謂以其欺君也故配之然則繩欺之法亦止此矣第裕民在　御前扶同欺隱與嘗欺與加等至極遣巳極過此以往非守法之臣所敢擅入也

看得王裕民處禁掖之深嚴通疆臣之線索初猶謂其曲護同官也今則併及於逃帥矣初猶謂其奏對失實也今則禍延於軍國矣以聰明麻知之　聖主猶敢肆其欺蒙况官府懸絕之臣像何繇窺其管蠡

是以風聞僉謂可矜屢讞未愜　聖意若非　廷召臣等〻天語申飭昭列其弊則臣等雖擬烱戒猶在矜疑間矣今乃知此二臣者大欺似信窮奇似庸伏機於煬竈而人不疑流毒於疆埸而人不見坐長羣姦之志彌深黼扆之憂患防其微法行自近　帝鑒有赫大法何辭

奏爲老成可惜臣誼難緘懇乞　聖恩召還憲臣以慰輿望事

臣於本月初一日伏枕之次呻吟床褥驚聞邸抄內抄傳　聖諭劉宗周愎拗偏迂朕屢次優容念其新

任望其更改今乃藐抗徇私大負委任本當重處輔臣奏其年老姑着革了職金光辰將諭旨及面諭皆竟置不理詐稱不知姜埰等罪狀明係說謊其奏對尤屬恣肆姑從輕着降三級調外用該部知道欽此

臣病中驚起顚隕數四細諳其故知劉宗周以救熊開元姜埰倉卒之頃懇語瀆陳致干　嚴譴金光辰爲救劉宗周同官之誼情急號呼復滋謬戾此皆二臣之罪而二臣之心固自可諒卽　皇上亦必諒其無他第臣伏念宗周與臣出處畧同迂愚毎足以買罪於明時拙誠亦恒以見原於　君父昔年罷棄分

正首墟緩步當車晚食當肉臣躬耕於江左宗周講
學於浙東其息交絕游一也今春起廢忽動　聖懷
不孫　廷推不孫薦牘貢温綸於草莽轉華要於中
途其特達蒙知又一也自入朝端獨行踽步華年茂
質相率視爲朽人同流合汚者又爭目爲怪物驚疑
燕倩氷炭難入其憂讒畏譏又一也不意宗周竟以
奏對失序蒙　恩罷遣而臣猶病旅邸孤掌難鳴此
臣所以悲不自勝詭求同去或以國事惟艱難容自
便尚懇　皇上召還宗周爲臣將伯之助庶臣有所
商確共瀝仕路圖報　聖恩於萬一也抑臣更有請

者正人去留關氣運衰盛劉宗周氣質雖偏學術甚
正使正人在國以其孤介之氣吹鼎萃動窾竅入倫
風自蒸爲廉恥俗自著於忠勸有忽不知其所以然
者矣況六察之紀勢若建瓴羣望之歸力如偃草者
乎　皇上試留之三年而不效臣請受妄言之誅此
臣所以深惜宗周之去而敢以召還瀆　皇上聽也
亦深意熟計求所以代宗周者而不得也至金光辰
忠孝性成擔當甚勇居銓未幾風紀頓殊亦願　皇
上俯賜優容以覩後效不然貪風日熾大計伊邇誰
有執法如山嫉惡如仇若二臣者爲　陛下盡心釐

剔俾臣有所藉手以報命乎臣雖欲勉留不可得矣
伏乞　聖明俯賜採納施行
　奏爲原老歸骸　聖恩已極甫進遽退臣效未
　臻仰乞俯念風紀需人賜留憲臣事
臣於前月二十九日早朝後中使宣傳　詔旨　陛
召諸臣臣遂同劉宗周金光辰等於法司直房候
命忽接邸抄恭讀駁問開元㨿二臣　聖旨臣相對
失色非爲二臣也蓋以　患方棘　聖慮焦勞纍纍
諸臣未見有一人慷慨出而紓國家之急者二臣無
端狂言聽逞干　聖明怒夫風雷怒于上恒人未有

不屏息思過者父母怒於堂孝子未有不叩頭乞哀
者今日臣子屏息思過叩頭乞哀時也遂相約於
陛對後伏堦叩首爲二臣請罪此臣等初意原欲舒
皇上之怒而不意宗周奏對失倫激蒙　嚴譴光辰
復爲宗周展轉觸忌致與臣等同事申救者不得與
臣等同荷包容也此二臣之罪皆臣等之罪開之也
顧宗周老矣雖老臣犬馬戀主之心無有窮時而暮
年投林走壙之思未始不切臣亦何必更爲宗周請
留自干罪戾竊念宗周之進退屢矣他人去國率孫
入言而宗周獨否他人啓事率孫　廷推而宗周亦

否風雷之益益以　聖心之裁成雨露之賜亦賜以
聖心之特簡此其故何也嘗論有言古者民有三疾
今也或是之亡三疾之中矜愚居二也矜者不必皆
廉而廉者必矜愚者不必皆直而直者必愚故孔子
思之良以瑕璧遠勝於燕石瘦木見賞於哲工可非
可剌之中無僞忠僞信之習也今宗周一身兼此二
疾其矜愚也可厭其廉直也可思　皇上所以用而
舍舍而復用卽宜聖思三疾之意天下咸頌者也然
則能知宗周孰有愈我　皇上者乎臣伏見往者憲
度淩夷大中丞奉降以相從阿御史臺意宗周至不

三月而臺規秩然各稟程度彈一代人營計之中翰
而外吏蒸贊之使望風褰足去臣嘗與並訊大獄並
會大議見其對　明旨必却坐拱立移時不敢作徙
倚狀入於朝卽處暗室不敢南嚮皆前此所未曾而
宗周創行之此蓋不以面從爲敬而以一舉趾一動
念不忘　君父之爲敬也故宗周之奏疏風議間或
迂濶無當而其幾幾力行堅忍不息誠敬孤介之節
自隱達顯繇微至著積數十年愚夫愚婦信之學士
大夫畏之臣度盡其功用必能蒸變風俗移易頑倍
皇上而欲求變通趨時之臣舉朝不乏若欲求廉頑

立懦維風易世之臣則舍宗周無與歸矣或者膚慮
淵微欲化其氣質之偏通以中行之道俾之廉而不
劌直而不徑然後用之則恐鶴長鳧短斷之則悲續
之則傷在宗周亦必不敢以世之僞鄉愿易其眞廉
直以欺飾　皇上取世資也且　皇上視宗周之精
力於往昔何如哉及今用之猶可數年收其後效自
茲以往耄矣巳矣朝端之上欲再見此正襟危度巖
巖冷冷之老人不可得矣不幾大負　皇上十五年
培養錄用之心而深孤都人士企踵望治之念耶此
臣所以廻環感結涕洟靡從而不得不竊有請也若

僉院金光辰古貌古心本與宗周合體而知柔知剛
稍與宗周異用一堂共事燥濕相調僉謂得宜顧其
華年方壯致　主之日正長愛日方殷資父之心亦
决臣復何敢更瀆挽留傷其趨庭之志乎第先臣海
瑞之言有曰欲安百姓當先守令欲督守令當嚴貪
墨臣則以爲欲嚴貪墨當核巡方巡方能隨而期貪
墨絕嚮未之前聞必得兩憲臣與冡臣左提右挈六
計敕吏自是非毀譽皆不敢撓庶幾成一代清明之
治乃大計初起二憲並去坐使把持橫行而穢吏得
志誰爲國家精懲汰者願　皇上熟晉之也若臣不

背進無補於匡時退無益於善俗　皇上卽以宗周
之譴譴臣臣甘如飴伏乞　聖明俯賜採納於行時
因　皇上闢門求言不識忌諱字數溢額仰祈原宥
臣不勝惶恐戰慄之至　崇禎十五年十二月十二
日奉　聖旨朕正思用廉直豈得以面從爲敬憲臣
前旨已明不必申請該部知道

謹議

竊聞手與器不習决難運斤而成風督與帥未孚何
繇制梃以撻　故呂蒙之更陸遜不過移自帳中光
弼之代子儀自是風專閫外若南離鎮書而責之仗

鉞猶未學操縵而求其審音是以國事爲兒戲者也
邇者　騎闖入疆臣府辜　廷有抗議之章　國有
不赦之法何能爲諸督稍寬第如江禹緒倡首入
衛微勞可紀而兵心且相膠結若一議罪恐獸駭可
虞范志完隘口失防前憲具在而德安又報零功若
一議更則駭喙誰任潘永圖軍令狀方新或可奮滙
池之效馬成名麴糵鄉未穩何不念桑榆之收與其
欲代無人未可輕言易將之四臣者似宜裒集糾壘
假以　王言騰致逸臣責其後效使彼曉然知　皇
上不受三至之疑庶不敢以身再膺兩觀之戮又宜

中飭巡關御史與新遣省員責其力察防口密疏三
日一報如或刻弛立逮正法萬一互爲容隱事失一
體同罪庶駕馭有體而機權不失伏候　聖裁若宣
撫李鑑地非扼吭彈鮮完肌已責解任無容再議

爲薦舉堪任督撫事

太僕寺寺丞路振飛善騎射饒方畧巡方江南貪吏
屛跡　河間道僉事何謙初令南昌亦游盤錯百姓
歸之如慈母出鎭口北力周貧苦士卒愛之如二天
總之不要錢不惜死此官一身兼之矣　原任太僕
寺少卿今告病王陛久於職方習知阨塞風氣不爲

入許況毅尚可當幾緩急思人之時援引難拘嘗格
太僕寺寺丞賀王盛骨力甚堅學術亦廉將來可
備腹撫　崇禎十五年十二月　日

爲欽奉上傳事

山東河南兩司案呈看得　宸衷翼翼期一時大法
小廉　聖謨洋洋昭萬載君經臣鑑姜埰不能服之
無斁輒敢易爾繇言有典有則之訓詞反云何見如
鬼如蜮之謗帖胡意踵嘝不思逆古三風十愆之箴
皆緣人情所必至而預立其防豈伏猜疑厭薄之漸
卽我　高皇讒間欺罔之諭亦度吏弊之必然而特

懸其戒寧開箝結邪詭之端埰之夢囈昏乎昧乎眞
不得其解矣縱稱花縣氷守十年難贖一朝之罪戾
雖日梧垣彈文數上奚補隻語之猖狂及舌其難噬
臍何益　御前重犯加等何辭臣是以不敢用文武
官制書有違本律比照小民以建言為繇挾制官府
例遣之所以懲悖出者至矣若如天　聖度憫其血
肉之淋漓原其病狂之譫語仍與違制本律科斷則
雨露洪恩實出望外非臣等執法之官所敢擬也
看得熊開元許以為直志在沽名譎以行權跡同詭
密不思當闢門之　聖世豈是請間秦宮非秘計之

陳平妄思附耳漢陛此端一啓必至替大小綱維之
經開陰陽離間之漸故庭臣尚謂其無他　聖明灼
見其流弊而赫然逮治恐後也雖同是御前重案察
其疏詞止是責備大臣業經刑訊法難加等科以陳
書本條庶無枉縱　崇禎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奉　聖旨奉旨擬罪不審不招僅以看擬塞責成何
讞法該部堂司官好生徇縱已另有旨了姜埰熊開
元還着嚴訊招擬具奏
　奏為微臣遵　旨回話敬瀝罪繇昧死乞原事
臣於本月二十一日接到錦衣衛抄內開本日卯時

奉　聖諭姜埰熊開元情罪屢旨甚明該部奉旨擬
罪竟不具招法官欺藐朧徇莫此為甚堂司官俱着
回將話來埰開元着錦衣衛拿在午門外各打一百
棍再行擬罪欽此欽遵到部臣跪讀之際驚怖欲絶
又荷　聖恩寛其斧鑕責以回話敢瀝始末仰祈省
覽哀憐蓋臣起家部曹不習名法而又性惡積胥舞
文遠屏左右寡所師承兢業一念自謂朝夕之所稟
仰　明旨為經律例為緯奉以周全庶無失墜而孰
知拘滯迷謬之病已中膏肓矣何也臣自履任已來
恭接　聖旨凡外詳到部率有覈擬確覆等字樣內

抄到部率有究訊問審等字樣其徑下部擬罪者則
大率不到部之犯也其人犯到部而徑出擬罪者則
臣僅於姜埰熊開元二案見之維時臣俯仰思維謂
宜早結欽件以俯息　廷救仰解　聖懷且其罪狀
兩經詔獄打問已無遁情所重似不在審然而猶尋
故事法司會官勘訊審開元者為劉圻春初八日已
經報部審埰者為張名籙張應燮稱埰有獄官具呈
負病深重請緩訊明臣隨語司臣曰二案一日不結
恐有一日之申救萬一激怒　皇上致以延結待救
罪部其何以應欽奉　明旨原無訊問字樣似宜遵

旨即結不必更審時臣尚未知不審者之不招也司臣過聽臣言遂具疏呈部臣察無招詞未協讞法乃稽諸往牘之下部擬罪者有知州李長年尚書孫居相馮英撫臣苗胙土等大案或配或戍或到部或不到部皆不審不招竟自具疏成案遂據司稾定罪奏聞此時臣嗛嗛私衷惟恐比議重輕未當　聖意戰兢憂懼幾廢寢食而不招之爲罪尚在迷夢雲霧中也本欲確遵　綸綍而不知讞體之已違本欲早解聖懷而不知重典之當慎譬之執玉捧盈者精神全注於手措足坦危不暇詳審一受錯趺從前謹凜悉

爲戾端夫是以誠敬執持之愚衷反成疏畧依違之罪狀致蒙　嚴詰何以自解然臣猶可剖心析肝以自明其不敢於　皇上之前者則　皇上試視臣部四五年來司寇之臣有一得免者乎赭衣囊木沉圜甃岸之屬項領相望前車屢覆固後車之所甚懼也即幾幾忠順猶恐失之稍一涉欺身名俱敗人情固未有不自愛而先愛人者而謂臣敢有玩縱以衡君父以干顯戮臣雖至愚萬萬不敢出此此　皇上可以緣地度情曲賜炤臨者也若夫司官諳練更淺於臣誰長諸曹令其不恪推原罪始實始臣愚伏乞

皇上併罪歸臣重加譴遣俯念臣部之員責令司臣帶罪完案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謹席藁待罪部中印務乞勑右侍郎臣張忻署管爲此瀝血上陳伏祈　聖明慈鑒寬宥臣無任潦倒哀鳴悚息隕懼之至　崇禎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正月十七日奉　聖旨奉旨擬罪不行招審明係藐玩何得飾稱往例徐石麒本當重處姑着冠帶閑住該部知道

補錄

刑部漕欠題稾

該臣看得臣部五月十九日之疏擬比漕欠於戾欠

槩請如　恩詔蠲免已於清理時改正業奉　欽允矣至於十二年以後量豁其半押發撫按變產追徵者蓋指十三年抵壩之欠弁非指十三年領運之欠弁也若十三年領運欠弁則十五年始得盡數抵壩遽欲減半押發將軍糈遂可弗問而十四年之欠弁獨不可援例與臣部之容會戶部與戶部之容允題覆皆胥推朦溷之言而未確商漕政之是也臣稽往例凡摘㕘截㕘之至臣部者間誅一二以儆其餘懸擬死戍以觀其後大率追至六七分而後發南變追此成例也若徑請發南恐太倉之粟自此日減一

日而計部不可爲矣且臣觀今之爲弁稱寃者往往移罪於旗不知善舉網者提其綱善振衣者挈其領旗甲水手之有運弁猶衣網之有綱領也合縣之逋租責之一令萬兵之不用命責之一帥一隊旗甲之盜責之一弁不責弁而責旗是舉網而失其綱振衣而迷其領國法必有窮時而叢脞滋大是不可不辨也臣前問司農臣傅共以十三年所到漕糧若千稱止一百三十五萬臣固已知是說出漕必半解而止矣又問司農以十五年抵壩之漕如何便可發南司農亦深以爲不可臣固知計臣與臣有同心也又臣

運弁率歸福建司追比臣初署袁時見該司案呈覆稿劄去戶部摘參疑其有弊貽念司官新任不兩三日未必知有所謂戶部摘參者提經承金振責治之已而果聞振得各弁賄金一百八十兩包攬發南此其所以朦溷之局牢不可破乘司官遞遷部臣更易而猾弁不已也除將該役下獄嚴訊外伏乞 皇上勑下戶部再加從長酌議施行

可經堂集卷之三

嘉禾徐石麒寶摩甫著

疏

奏爲臣罪尚欠一死　聖恩何敢再邀謹

叩辭仰祈俯允以安愚分以肅風紀事

竊臣一介豎儒廿年薄吏蒙　先帝之夜擢俾歷階於通顯而上不能身先士卒蕩醜殲渠次不能慷慨臣時戢奸斬佞廢棄固其自取骸骨皆仰　生成不意草野耕鑿之外臣遽聞三月丁未之慘變臣搥心掐胸慟絕數四欲入地下以見　先帝臣之分也臣

之願也恭遇我　皇上以　神宗皇帝之聖孫　光宗皇帝之猶子　衡智濬於險阻之備嘗　德慧亶於操慮之危遠夫是以起真人於白水發卯金之赤符應運　中興神人共戴　德音所至扶杖感泣而又以時艱宜用耆成求舊及於遺老如臣耄愚亦被錄用謹於前月廿八日接到吏部咨文一本爲欽官事奉　聖旨是徐石麒起都察院右都御史管副都御史事欽此臣隨郎於家内排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外竊念當　聖作物覩之期正水流火就之會况經營草創之日尤手口卒瘏之時臣獨何心敢

志發郎奈臣之衰殘羸弱已積歲年自痛憤　國難以來益增沉劇飲食頓減神氣不屬故聞　命之後迷離床褥浹旬未醒草疏陳謝不覺後時郎臣之潦倒無能亦可見矣伏乞　皇上鑒臣真老真病收回成命另選公忠無黨之臣協和風紀庶不致臣負國之罪深而又深亦不致臣廉恥之心死而又死所以全　國體而郎臣私實大且至也爲此迫切陳情不勝呼籲惶悚之至　甲申六月廿三日奉　聖旨卿鯁亮孤介著有令聞風紀之地資以振揚憲府何可一日無卿也急來佐理慰朕延望不必遜辭該部

知道

奏爲前命已切氷兢新命更滋姦負伏乞　聖恩俯允臣辭以安愚分事

竊聞器之挹注有量加以升合郎溢力之擔荷有分益之銖兩郎傾所以任事者必自度其能而後可免負乘之慙官材者亦必審量其淺深而後可收得人之效故國無曠官人鮮廢事焉微臣以東海之豎儒當　明皇之求舊使耆簪履偕列琮璜枯木朽株遂登　廊廟　命爲執法辭不獲　命爰戒途以上征將有事於　陛奏庶幾　聖恩鑒臣憔悴得遂所

請乃行次雲陽而吏部之　命又下矣臣荷　綸恩
之洊加益惕奉職之無狀躑躅道途趑趄行止停橈
江畔設案焚香望　闕拜草仰冀　聖明垂鑒誠以
銓衡何地今日何時卽精明强幹神觀悅茂百倍臣
麒者猶恐不能砥柱狂瀾撐搘廢墜甄別枉直鎔冶
比周以維新軌度貞肅百寮也況可以臣之淹淹暮
氣充斯位乎葢　新朝之安危理亂全在用人而人
才之消長姤復又全在用人之人故時敘百揆必重
華乃協於帝統均萬國維周官繫象於天良以其任
至重其得失之關係至大也昔余爌一猗同里　高

皇誅之於兩觀楊旦不貳爾心　肅帝起之於廢籍
今臣雖不敢忘楊旦之秉心又安知不如余爌之受
責反覆思維覆餗是懼是以不得不仰懇　皇上收
回成　命也如或以臣忘心　國卹驕蹇不前爲罪
則乞　聖恩仍予臣右都昇處風紀庶前有劉宗周
之芳躅可無履錯之愆後有諸御史之風猷尚賴匡
持之力將臣之報　主有地而自處無嫌矣　七月
十四日奉　聖旨卿品望端凝抗行不惑銓政重地
進退忠佞融化比周使世道清明非卿不可何得辭
讓着兼程赴任以副朕延竚之思

奏爲再懇　聖恩允辭新命別任貞良以重銓
衡事
臣蒙　皇上起臣於閒廢之中授臣以風紀之任懇
辭不獲赴任在途驚聞　新命改臣吏部尚書隨卽
具疏叩辭不意於十四日接到邸抄復奉　聖旨卿
品望端凝抗行不惑銓政重地進退忠佞融化比周
使世道清明非卿不可何得辭讓着兼程赴任以副
朕延竚之思欽此臣跪讀之際不勝惶隕夫臣出門
之日正以國難方殷捐糜自矢豈敢占度難易顧卹
衰瘁第　聖朔之責望愈殷微臣之擔承愈重一人

之才諝有限部務之曲應無方有欲勉强負荷而不
可得者何也我　高皇立綱陳紀以來幾三百年矣
如物久運而樞紐枝節之漸解如器久操而觚稜形
質之盡刓其敝亦非一日矣三風十愆之習一成而
難變蠅營狗苟之病已痼而難醫封畛方員之見堅
持而難破羞惡是非之良牿亡而難返臣欲力砥其
瀾恐以激瑕貽　君父之憂臣欲調和其劑恐以夾
雜開否剔之漸凡今日之部亦千難萬難耳易曰鼎
折足覆公餗其形剭孔子訓之曰言不勝其任也夫
不勝而任形卽剭然臣報無懼乎又傳曰不學操縵

不可以審音言識貴練也未操刀而使割則必血指
言事貴習也臣之於部技經肯綮之未嘗也況當典
籍銷燬之餘百度草創之日責成於未嘗學問之臣
鮮不敗乃公事矣即有二三司官可寄耳目然練於
事者未必潔於守潔於守者未必練於事稍可倚藉
爲臂指之用止一起用舊司官又以徑情被糾矣臣
將何所賴以區別真贋抑塞徑竇乎臣於是益趦趄
卻步不敢冒昧也今爲 陛下求一明而熟於故之
臣有一人焉舊冢臣鄭三俊是也丘山沔水王簡裴
迺茲一人可以兼之且敭歷中外夾袋甚饒久掌銓

衡典故甚習上天愸遺此老以佐 皇上中興奈何
舍旃不用而用及茫然無知之臣使天下嘆正直之
見遺微臣抱竊位之深恥乎故懇 皇上體臣真實
一念許臣仍爲右都而以臣位簡用三俊即 皇上
知人之明用人之當兩得之矣 七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卿忠直者夙簡晉秩均流品貞邪亟賴澄敘此
日國家艱難什倍往昔即遵成命受事方見大臣弘
濟之誼舊司官已經起用被糾的卿如以爲可用便
留用不得聽其徑情自遂鄭三俊候另旨召用不必
過遜該部知道

題爲奏明推用罪督緣繇仰祈 聖鑒事
竊念國家兵興以來文臣號爲知兵者蓋未易一二
數也 先帝時疆吏失事之誅曾不假貸而人才亦
浸以耗竭至於 神京告陷而縉紳之死忠殉逆不
可勝數譬之林木雖曲直不同皆國家之材也人才
幾何堪此灰劫而於是乎求封疆之任於今日殆難
之難矣其軍旅未學者既不啻談虎色變間有一二
可用之人又以身負宿疚而莫敢援轂懸釜待炊竊
歎仰屋終何賴焉臣是以躊躕四顧而卒不得不出
於此也如原任薊遼總督王永吉恩信久著於二東

東人至今思之且能調和諸將以得其死力雖經敗
衄而才有不容終棄者若朝廷貰其一死委以東事
捐軀自效固其所也倘或受任無功則前罪併論大
法豈能屢逃我則過亦可使也原任漕撫朱大典天
下皆知其貪正在追逮乃散其家財募浙兵三千思
得一當爲圖功自贖之地其志有足壯者中州人覩
爲畏塗或即資彼物力俾赴兩河招結豪傑聯絡聲
援爲朝廷廓清此一塊土則貪亦可使也如蒙 俞
用尚或驕蹇畏避不前 國有大法矣又何辭臣是
以於其題外再一奏明伏乞 聖明裁奪施行 八

月初六日奉 聖旨據推陞本內王永吉身任督師
不能振旅勤王以致北都淪陷 帝后遐升現在勘
議朱大典貪墨未乾贓私狼籍 先帝有旨嚴追充
餉尚未結案該部堂司等官何得朦朧推舉情弊顯
然着各自行回奏
奏爲微臣藉槀待罪遵 旨回奏仰祈 聖鑒
事
臣於是月初六日接到邸抄有臣部題爲 奏明推
用罪督緣繇等事奉 聖旨據推陞本內王永吉身
任督師不能振旅勤王以致北都淪陷 帝后遐升

見在勘議朱大典貪墨未乾贓私狼籍 先帝有旨
嚴追充餉尚未結案該部堂司等官何得朦朧推舉
情弊顯然着各自行回奏欽此臣跪捧 嚴綸驚隕
欲絶蒙・皇上不即罪譴責令回 奏臣敢不以會
推二臣之故爲 皇上陳之蓋凡臣衙門會推一一
叅諸槐棘省院諸臣而學臣則專問禮部督撫則專
問兵部各有疆畔無容越也臣於前月二十六日面
恩訖隨往候閣部馬士英語臣以楚沅二督不
可須臾緩也臣問當以誰往則曰楚督王永吉可沅
督楊鄂可臣領之乃輔臣弘圖又爲東省爭此督也

語甚切至閣部乃與臣定銜令永吉督二東而兼撫
河北地此永吉之所以啟事也議東督之日輔臣鐸
又索豫撫於臣時臣與兩輔共商若張鳳翔黃家瑞
馬鳴騄張秉貞練國事諸臣一一商畧或詘於才諳
或詘於物力無一當閣部者而後乃及於大典閣部
以其所練之兵可用而其所追之餉可資又有大鎮
係渠徃時部將近駐壽州可爲聲援規畫便利進取
臣甚服之至初三日將拜疏矣省臺諸臣亦謂大與
貪臣遂格不用袖丁啟睿科抄以告閣部時已定稿
用啟睿矣閣部復以啟睿曾與土砦劉鴻起相仇殺

去則如肉投餧虎貽封疆憂不如用大典便於是削
原定啟睿之稿而用大典此大典啟事之因也當時
徃復商確推敲累日皆與閣部臣共之近在 御前
可問也從來啟事之體不作彈文臣之糾疏與啟書
同上者正欲暴二臣罪狀於 皇上使今日可以定
去舍異日可以衡賞罰故幾幾叅之無稍貸而不意
跡反涉於朦朧則臣之愚所不及知也且 皇上亦
念此東豫之境爲何如世界乎醜 之騎方驕狡寇
之烽久熾俱未可形格勢禁使之荷條受紲也今東
督旣藉其平日恩威因糧於境豫撫又責其自練組

甲具椉餌以行慶所費亦累鉅萬不煩 皇上主藏
吏一隻金錢自非有不易剷除之罪誰能强之著鞭
攬轡乎譬如有一人焉欲使入毒龍之潭而探其珠
走猛虎之窟而奪其子則必懸千金以募死士若無
千金不得不驅一重罪之犯而試之矣又如有兩人
焉均爲長年三老駕舟海澨其一人屢遭颶風顛覆
之患其一人屢有鼠雀侵欺之事爲時所棄然後之
航海者則必就兩人問之何也以其猶愈於東西南
北迷惑失向望洋向若據舷而啼者也今兩臣尚能
和輯將帥申明紀律而 皇上又不煩矢鏃蒭犒之

費爲隊經營此闕部與臣苦心爲 皇上封疆計而
不得不權宜出此竟不知兩臣之罪已在不貲之條
此又臣之愚臣之罪也臣到部僅十日七日內兩次
會推於部體尚未盡知於科抄尚未盡見暗中模索
誠足府罪伏乞 皇上矜宥臣謹籍藁待罪恭候
處分臣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 八月初十日奉
聖旨這回奏知道了以後用人還須敬慎河南巡撫
着另推用該部知道

爲欲申討賊之義須著用人之經謹明臣部職
掌仰祈 皇鑒以佐維新事

竊惟 皇上手闢草昧創守兼叅人情有主乃定
皇上既予臣下以至安而漢賊不滅乃張臣子未見
效 皇上以至勝此無他 祖制未明國法未立無
以束人嗜欲之性而轉其浮競之習也職忝居首部
曉夜思維不能稱職敬循 列聖之遺意與通變之
時宜關切部務者條爲七事爲 皇上陳之祈勅大
小諸臣共議舉行焉其一曰定官制以肅體統葢
皇上今日所居之金陵即 高皇定鼎之金陵也
皇上今日所設之臣庶亦即 高皇定鼎時所設之
臣庶也在洪武時不冠南京於各府部院寺之上以

大一統之義神京四方輻輳不可分南北也今 皇
上六飛親御而猶沿叅贊虛位舊名非所以昭宸極
也若謂恢復有待亦止當言行在而不當偏言南京
此列銜之當審者也至於地狹則員宜省差減則缺
宜裁事紛則官宜備時棘則才宜儲此在內之當議
者也又督多則官尊而費廣撫多則力分而民訕監
多則指繁而視亂此在外之當議者也議定而法立
法立而部可畫一守焉故願 皇上飭諸臣詳定官
制也一曰愼破格以養名世葢格例非錮賢之具所
以制少年狂躁之氣而堅豪傑任事之幹者也譬如

十圍之木根若鐵石用中棟梁則其飽歷風霜之後
形質自與凡卉殊耳宋太祖得張齊賢我　高皇得
方孝孺皆不自用而留之爲後人用斯爲善養才今
風會既薄全才已鮮而好奬借者又動求破格以爲
激厲不知新發之硎光鋩初露驟試堅鉅則必鋒銷
鍔折而不可用故願　皇上飭天下毋輕言破格也
一曰行久任以臻實效蓋位數易則肩任之志浮業
數徙則鹵莽之報薄故愚可移山木能透石其積力
久也往者如劉綱知寧州三十六年況鍾守姑蘇十
六年陳敬宗爲祭酒十九年不謂周忱爲工部右侍

郎十九年始得轉左皆我朝故事勛猷爛然於今爲
烈此無他其精神不移注于躐顯梯榮自耑注于修
政立事也職每見先朝諸臣席未煖而謀遷擔甫肩
而思卸齒頰津津劇移嘆滯此唱彼和遂成風俗倏
忽滔亡道實繇此　皇上踐祚以來此風更甚若不
痛革難語中興謂宜畧倣前朝待況鍾劉綱諸臣遺
意外職自方面以上過兩考者或繇臺省外轉應還
朝者地方愛戴挽留加以京銜久任知推部曹非歷
俸五年不得調大僚亦非歷俸二三年不得調庶尺
幅有定妄想自銷心志不分治效自奏故職願　皇

上飭羣臣酌行久任法也一曰愼名器以端士習陸
贄有言曰爵位者天下之公器國之大柄輕用之是
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
國無所持今自軍興以來用人多端監紀濫於泥沙
破甑悉登樽俎施之豈必盡當其才舉之豈必盡微
其效於是登壠乞墦之子或借陳言或求汲引爭以
銓部爲市場矣然此猶曰人非兩榜苦無門徑也若
夫額補序進各有分定新進志局於此乎觀張岳不
欲爲科道官不肯見張孚敬其志卓然已定於筮仕
之日矣若今之新貴有推知而求選京秩者有三甲

而求爲二甲者有戶刑而思躋禮兵者公然投牒恬
不爲怪動稱新政當從寛大不知此皆進一念何所
不至廉恥既輕防維自決項之纍纍從偽皆此一念
爲之權輿國家何可一日有此風也是願　皇上飭
各臣務爲朝廷借名器也一曰嚴起廢以維國法蓋
用否進退國家礪世磨鈍之大權也今日廢之明日
購一紙薦剡而起之如榆枋之翩僊上僕下敗筒決
閑安有豸乎朝廷亦安所藉以懲貪黜佞也雖今日
殉忠之臣與翊戴之臣得之起廢十九然王鰲永楊
士聰等諸偽官非從廢籍中出者乎辱朝廷而羞士

類不可言矣近見臺省撫按薦牘迭迭丹飾朽木謂
是督才謏張斗筲以爲偉器部奉行之若蓂勑令不
亦明歟　君父而市德私交哉職謂當於起之之日
嚴辯廢之之因有理直而處枉者急復之毋夫也有
情可原而爲法受過者宜以困衡久而原其情有情
本輕而處太重者宜薄其處以歸之平有情與罪相
當者何必更　先帝已允之爰書而爲不肖發灰也
如此則人知一念不謹遂沉永刧廢乎惕然醒而瞿
然戒矣此願　皇上勑各衙門毋藉起廢之名而夾
雜匪類也一曰明保舉以備真才蓋所謂保舉者非

保貫夫銅暨游衿壘客之謂如光鐘之保左中允張
宗璉楊士奇之保通政使顧佐之類是也國初外吏
皆有五品以上京官保任故能守身守官而鮮上擾
下剝之患後乃夌遲及於販夫市傭風斯下矣自保
任之法壞而京官乃有庇外吏以市交者大貪大庇
小貪小庇吏治益不可問馴致志國敗家貽禍若斯
之烈則保舉之法非也謂宜使在京各官徧舉其所
知之才足治兵智足理賦德足安民道足風世者或
全才或偏長於諸僚采中人舉二三人焉開具履歷
咨到職部職諮訪的確列其名次併舉主姓名上呈

御覽然則共其賞不得人則共其罰有把滑規避
不肯保舉者容職糾之憑上處分郎郡縣考滿亦須
保舉的確而後選調若無保舉卽註下考庶乎集思
廣益上不負國家下不負地方矣此職願　皇上勑
各衙門從實保舉各官以共臻治理也一曰交堂簾
以消朋黨蓋朋黨之禍先中於人才而後國家偃受
其弊善去黨者當觀其所自起卽可得其所自止起
之之故大率繇于天子高居深拱疑天疑神四門不
闢而奧窔邇開矣絲綸不著而線索乃靈矣影遠則
面目漸移蠱結則樓臺日峻門戶之所繇盛非一朝

一夕之故也遡觀近朝諸黨或繇玄修或繇倦勤或
繇沖聖不召對不陛見深宮燕閒之日多而接見賢
士大夫之日少於是或居竊太阿或標榜名義而黨
遂蔓延而不可解今新朝初立人各自奮斷無此弊
然不可不防其漸伏乞　皇上修　祖宗午朝故木
或於嘗朝之日或於嘗朝次日召見羣臣於便殿諸
部寺各把文案挨次序進凡關係軍國重務悉與輔
臣部院而商可否利害舉而見之施爲則都俞吁咈
儼然唐虞有不精白一心以共國實政者否矣雖欲
各立門戶何從得乎易曰渙其羣元吉此之謂也此

職願　皇上設誠而致行者也夫此七者大都皆
列聖已成之法羣臣素矢之謨　先帝嘗諭部院行
之而部院格不肯行非部院不肯行也舉朝之臣皆
厭惡而欲害其成故不敢行耳今諸臣已陷　先帝
至此極矣又恐以此事　陛下可謂有人心乎自古
無有紀綱法度不立而外患可弭強梗可服者故摧
畧淺近數條備　神聖採擇伏乞　敕下九卿科道
定議施行蓋職老矣病矣不能久事　陛下使職身
去而言行職猶不去也使職身留而言寢職雖留亦
何益于數耶伏惟　皇上垂鑒焉八月十八日奉

聖旨卿條陳七款願見盡誠朕心嘉納關係重大務
措於行

為泰運方開銓政宜肅當冢臣澄叙之始効愚
　忠盡一之規以在吏言吏事
文選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吏科都給事中章
正宸題前事八月初三日奉　聖旨朝廷爵人之柄
一委冢臣這所奏十二款深於銓政有裨著逐款議
行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該
臣等看得銓法肇始朙　聖朝第一新畫正須瞑眩
藥石方回積疴生氣蓋不破盡頹局何以彰雲雷經

綸乃省臣娓娓正色栢規適發臣脈脈欲鳴私念謹
遵逐款議行　明旨枚舉而條覆之夫留署員缺二
百餘年沿成嘗格今　鼎奠舊京彙征建新尚爾晨
星落落何以百廢俱舉雖欲官制不詳不能也臣欲
會集六官之長酌量裒益仰請　聖裁芟莠薙蕪厚
植良稼苟罹詿誤方弘使過之條豈其苛刖抱璞之
脛以示威稜則人才之惜無難也願　皇上惜之耳
全省成敗任在督撫稱此選者百不得一譬作室者
詹泉榱桷隨求可得雲棟雕甍匠石蜘蹰蓄鴻材碩
料遇之艮難臣但能採輿論質鬼神期不愧屋漏耳

若夫平城之困街亭之蹶臣安能懸斷耶其有松栢
嵩萊百鍊繞指前後兩截初終易面臣部甄別不到
尤冀掖垣露章無廢公事繇奉銓部推陞必借鑒俸
冊自　輦轂駐蹕後臣部飛檄四遣分投督趣乃應
者裁三省耳過期不報之當嚴尚企省臣彈章為将
伯之助名器宜慎與　賜環宜覈二者實相賓主夫
敝袴猶惜何云環器若夫懋官懋賞觧羊頭竈下之
朝一薰一猶無十年猶臭之雜奚但臣部所當慎覈
其祀禱省垣之裂麻者匪朝伊夕矣職掌宜堅敬佩
忠告心門俱水肯甘溺職至慎重郡守酌俸行取非

但權宜一時允堪律令百禮漢太守俱稱郡將生殺在握厥權可知漢吏長子孫蓋速化其在國初尚有守一官至十餘年者卒吏名卿然則三年爲率未老馮唐即請　明詔垂范將來可也如懸缺急補臣部正在張皇故撫按題用則急覆大僚薦舉則急覆且籌畫兩宜之人地爲急大二選者無暇瞀況就近遴補與土著授職並江南題授諸新例有呼輒應未至濡滯若夫疆吏之法宜清則應問之司寇非考功所能盡也廢官之與宜飭則應屬諸惠文非臣部所敢代也此十二款者總之省臣報稱于　國者重故我

后鑑盤盂切偲于友者良故爾音無金玉然臣部可自爲政處萬無不瀝之血恍就中必待瑣闥風力與天語申誡庶幾長夜之夢少醒不然風雷無靈即爵祿不足示勸矣是以臣日夕飲冰外於以乞　明綸震蒙俗假皋囊砭頑風者深引領厚望於　皇上與科臣終始成就豈特銓政得力將卜世卜年統受鴻賜矣既經科臣具題該司案呈前來相應覆　請恭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

題爲奉咨行取離任已久敬遡交代日期并帶解錢糧以祈　聖鑒事

考功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原任河南懷慶府孟縣知縣張兆羆奏前事於八月十一日奉　聖旨張兆羆的係逃官遠竄杭州直至今日公然前來誇功干進大非法紀着吏部嚴核具奏欽此欽遵抄部送司奉此案呈到部該臣看得被賊之地職官避難奔逃所在而是河南孟縣知縣張兆羆自陳赴京考選緣縣奉有嚴覈之　旨　皇上爲法紀慈飭甚盛心也臣部嚴如採訪察得本官歷俸五年十月有零以勞深之吏當及瓜之期奉咨赴考委非無據特以崇義兵阻改道淮安繼聞國變逗遛浙境按諸時日

歷歷可稽且有親齎錢糧見在解納其非孑身鼠竄以苟全性命亦既彰彰矣況按臣陳潛夫近在地方見聞尤確現具疏　題薦非尤的確耶年官勞苦疲邑按諸舊典尚有減俸之例可徼即律以　新恩亦有截俸之詔可援乃歷任如此其久遇難如此其艱以明白交代之身冒逃官遠竄之迹倘　聖明亦有不忍其向隅老合無仍准其考選無令夢斷清華庶勞臣有所激勸矣緣係奉　旨嚴覈事理既經該司案呈前來相應具覆恭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

題爲遵　旨考選事

臣於本月二十七日恭遵　前旨會同都察院臣劉宗周暨吏科都給事中臣章正宸河南道掌道御史臣喬可聘序進應考選諸臣游有倫莊元辰等而一一試之先博採其治狀暨歷訪其鄉評復較量其奏疏爲之位置先後一秉虛公而憲臣劉宗周又以科員專主出入風議其職易稱臺員兼主民瘼吏治其任難勝故必欲拔精明强幹風骨挺然者置之臺班是以文品如蔣鳴玉游有倫者初定首垣而卒居臺列則風紀之念殷也又如三楚多事之地撫按咨送僅得一人爲魯近遲赴考本欲拔之省臺而撞頭不

愼遂落孫山如此其難其愼於是得省臣五員臺臣八員部臣六員各以其卷仰呈　御覽伏乞　聖明鑒察施行　八月二十八日具題

題爲考選事

案察先該臣部陸續題將見在行人魯近遲游有倫趙進美沈宸荃博士莊元辰推官蔣鳴玉吳适胡時亨吳鑄湯來賀李曰池知縣林冲霄左光明王化澄梁應奇鄭瑜吳春枝秦鏞王寑大各緣繇已經節奉明旨欽限收訪相應一併考試恭於二十六日會同都察院過堂觀其品度壯偉察其語音洪亮二十七

日仍行會同都察院封門出題考其章奏疏通方敢列名擬銜請乞　聖裁除魯近遲游有倫趙進美沈宸荃蔣鳴玉胡時亨吳鑄李曰池左光明王化澄梁應奇吳春枝秦鏞王寑大另疏擬銜具　題外今考得莊元宸吳進林冲霄鄭瑜湯來賀章奏疏通語音洪亮堪任六科給事中相應擬銜開坐并將試卷進呈　御覽爲此開坐具本謹題請　旨

擬授吏科給事中一員　莊元宸

擬授戶科給事中一員　吳适

擬授禮科給事中一員　林冲霄

擬授兵科給事中一員　鄭瑜　奉

旨改授兵科給事中一員　蔣鳴玉

擬授刑科給事中一員　湯來賀　奉

旨改授刑科給事中一員　梁應奇

九月初二日奉　聖旨莊元宸改刑部主事湯來賀改禮部主事鄭瑜改浙江道御史餘依擬

題爲考選事

案察先該臣部陸續題將見在行人魯近遲游有倫趙進美沈宸荃博士莊元辰推官蔣鳴玉吳适胡時亨吳鑄湯來賀李曰池知縣林冲霄左先明王化澄

梁應奇鄭瑜吳春枝秦鏞王寢大各繇縣已經節奉
明旨欽限收訪相應一併考試恭於八月二十六日
會同都察院過堂觀其品度壯偉察其語音洪亮二
十七日仍行會同都察院封門出題考其章奏疏通
方敢列名擬銜請乞　聖裁除詹近暹趙進美莊元
辰吳适吳鑄湯來賀李曰池林冲霄左光明鄭瑜秦
鏞另疏擬銜具題外今考得蔣鳴玉游有倫胡時亨
吳春枝王寢大沈宸荃梁應奇王化澄品度壯偉堪
任監察御史相應擬銜開坐并將試卷進呈　御覽
爲此開坐具本謹題請　旨

擬授浙江道試監察御史一員　蔣鳴玉　奉
旨改授浙江道試監察御史一員　鄭瑜
擬授江西道試監察御史一員　游有倫
擬授福建道試監察御史一員　胡時亨
擬授湖廣道試監察御史一員　吳春枝
擬授河南道試監察御史一員　王寢大　奉
旨改授河南道試監察御史一員　秦鏞
擬授山西道試監察御史一員　沈宸荃
擬授山東道試監察御史一員　梁應奇
擬授陝西道試監察御史一員　王化澄

九月初二日奉　聖旨蔣鳴玉改兵科給事中梁應
奇改刑科給事中王寢大改禮部主事餘依擬

題爲考選事

案察先該臣部陸續題將見在行人詹近暹游有倫
趙進美沈宸荃博士莊元辰推官蔣鳴玉吳适胡時
亨吳鑄湯來賀李曰池知縣林冲霄左光明王化澄
梁應奇鄭瑜吳春枝秦鏞王寢大各繇縣已經節奉
明旨欽限收訪相應一併考試恭於二十六日會同
都察院過堂觀其品度壯偉察其語音洪亮二十七
日仍行會同都察院封門出題考其章奏疏通方敢

列名擬銜請乞　聖裁除游有倫沈宸荃莊元辰蔣
鳴玉吳适胡時亨湯來賀林冲霄王化澄梁應奇鄭
瑜吳春枝王寢大另疏擬銜具　題外今考得趙進
美吳鑄李曰池秦鏞左光明詹近暹政事優閑可資
民牧堪任部屬相應擬銜開坐并將試卷進呈　御
覽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擬授吏部山東司官一員　趙進美
擬授吏部浙江司官一員　吳鑄
擬授禮部主事二員　李曰池　秦鏞　奉
旨改授禮部主事三員　吳鑄　湯來賀　王寢大

擬授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一員　左光明　奉
旨改授刑部主事一員　莊元辰
擬授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一員　詹近暹
九月初二日奉　聖旨秦鏞改河南道御史吳鑄改
禮部主事左光明改外府同知餘依擬

奏爲廉吏可憫乞賜　召還事

藎臣忝統均乃用人之人非薦人之人也奈有同病
之憐不能忘共恤之誼敬以　先朝與臣同罪司官
爲　皇上陳之藎臣往年待罪司寇獄熊開元姜埰
獄情執法稍過忤時相意挑激致罪維時案呈司官

問姜埰者爲張名籙問熊開元者爲劉沂春臣幸
先帝知臣無他量賜投閒而兩臣遂罷職不敘矣臣
見兩臣去國清風兩袖衣食不繼心服其廉見義必
爲百折不挫心服其勇臣今蒙　聖恩趨朝侍從而
兩臣樂飢衡門如故臣其何以爲懷也沂春越在閩
中其在家食貧之狀臣不及知若名籙則豫人也邑
殘家破飄泊僧舍乞食茲土臣聞之其同鄉科臣李
永茂胥且徬徨愁焉如擣尤不能不爲　皇上請也
伏乞卽將二臣還其原職俾處禮戸二曹必能素絲
委蛇恪共職業如其貪黷敗羣臣甘同罪爲此激切

上陳伏乞　聖明垂督　九月初二日奉　聖旨張
名籙劉沂春准用

爲急收山東之人心以保山東之疆土事
文選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欽命經理河北聯
絡關東軍務兼理錢糧兵部右侍郞兼右僉都御史
丁覲臣左懋第題前事於八月廿九日來　聖旨據
奏山左人心尚可收拾諸鄉紳忠義凛然着吏部看
議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該臣等
看得二東夙稱絃誦之鄉原不以兵事見長今所在
著效人心易嘗一日忘　祖宗功德耶故謝陛盧世

漼已經　特使矣張鳳翔優敘矣黃宗昌俟到任後
可優擢京堂沈迅加陞一級任孔當朱光已經推用
宋璜起補滅俸成其懋績咨兵部改武職用如此鼓
舞激勸則輸忠者競前恐後亦恢復一大機括也但
朝廷不愛爵祿應部院薦牘如轉圜亦望其著死綏
之勇而奏牧圉之績也萬一稍有利鈍薦人者與薦
於人者安得不共其功罪乎臣部因見乘時之急大
聲以取功名者甚多不敢不預鞭其後也旣經理臣
具題該司案呈前來相應覆　請命下臣部遵奉施
行　初九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國家不惜爵位

以鼓勸忠義諸臣亦當竭謀効命以毋負國家不則
蔫剗皆成罪案爾部傳飭

題爲遵　旨彙覆事

驗封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禮部右侍郎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管紹寧等題前事內開祠祭司案呈
該臣部准禮科抄出本部前部臣顧錫疇題爲殉難
之節宜旌從逆之誅宜嚴等事等因奉　聖旨仗節
死義范景文等十人應得諡廕祠䘏着禮部從優議
覆有遺漏的察實補叙其反　君事讐諸人先着吏
部并科道官確覆除名法司分別定罪俱限十日內

次第具奏欽此又接禮科抄出兵科給事中陳子龍
一本題爲名教爲厲世之首務忠逆明臣子之大閑
等事等因奉　聖旨褒忠討逆已屢有旨了這本着
一并祭酌行逆案爲　先帝之爰書自不得輕動亦
屢有旨了該部知道欽此又接禮科抄出該吏科給
事中馬加植題爲囤圉圖大機不可失等事等因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其北京從逆諸人着確覆情實做
六等定罪法亟分別行仗節殉難的從優議䘏限十
日內具奏該部知道欽此又接禮科抄出該工科左
給事中李維樾題爲　累朝之闕典初與靖難之幽

芳可憫等事等因奉　聖旨靖難方孝孺等北畿死
難倪元璐等着禮部速議諡廕祭葬該部知道欽此
又准禮科都給事中沈胤培題爲褒忠宜普同仁侍
闡反滋菜舍等事等因奉　聖旨這殉節諸臣忠烈
可加并勳戚殉難的通着察明一體從優旌䘏禮部
知道欽此又准禮科抄出忻城伯趙之龍題爲輔臣
完節純忠優䘏奉有　明旨等事等因奉　聖旨范
景文等忠烈殉難朕心憫之禮部何以至今未覆姑
免究着速奏來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該臣看得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逆賊犯　闕

先帝升遐一時大小文武諸臣遭逢喪亂狼狽流離
楚囚縶夫鍾儀鄭矢飛於　王屋偷生婉娩季孫留
守於西河從逆𨿽張焉道敢誇其再相亦有覩望少
差降辱不惜求其先機决策慷慨殉　君者僅有二
十餘人蓋忠臣義士若斯之寥寥也今幸　聖明御
極難紹當天未嚴從逆之誅先行殉節之賞使夫從
龍赴義之彥凜凜猶生　丹綸一字之褒煌煌不朽
從此弔芳冤之未昧齒字俱馨企華衮於千秋聞風
感奮我　皇上礪世磨鈍之典褒德䘏忠之恩眞千
古莫媲也除幽芳隱烈聞見未眞另行核奏外若各

疏所陳輸臣范景文等二十餘人固已彰彰在人耳
目相應從優議覆如　明旨所云其科臣李維樾所
稱　惠宗時靖難諸臣如方孝孺固應補卹全典其
同時死事有若鐵鉉徐輝祖黃觀周是修等數十餘
人未經補謚不僅如科臣所言劉燝卓敬等同鄉五
人也容臣備細察覆另行　奏覆謹將目前北京諸
臣先行臚列恭候　命下施行　一東閣大學士工
部尚書范景文卹典照　大明會典二品官尚書兼
大學士贈一品病故者祭四壇今率先殉義合援以
死勤事抗節不屈身死綱常之例自應加贈一品其

祭葬應請　特恩或照　先朝舊輔蔣冕贈少師予
祭九壇有司造葬立祠京師歲時致祭其謚一擬文
貞二擬文忠　一戶禮兩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倪
元璐　會典二品官本等祭二壇今以死勤事抗節
不屈身死綱常亦應加贈一品比加陞一品致仕祭
五壇例再請　特恩加祭一壇有司造葬立祠京師
歲時致祭況本官經筵講讀有年尤宜加恩者也其
謚一擬文正一擬文忠　一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
華祭葬祠俱應照倪元璐其謚一擬忠文一擬忠貞
一戎政兵部侍郎王家彥照　會典三品病故者

祭一壇今以死勤事應加贈二品比侍郎贈尚書祭
二壇例再請　特恩加祭一壇造葬立祠京師歲時
致祭其謚一擬忠端一擬忠節　一刑部侍郎孟兆
祥祭葬祠應照王家彥其謚一擬忠貞一擬忠毅、
一都察院副都御史施邦燿祭葬祠應照王家彥其
謚一擬忠介一擬忠端　一大理寺卿凌義渠祭葬
祠應照王家彥其謚一擬忠清一擬忠端　一太常
寺少卿吳麟徵照　會典四品祭一壇今以死勤事
應照贈官品級祭葬外再請　特恩加祭一壇予葬
建祠致祭其謚一擬忠節一擬忠莊　一左春坊左

庶子周鳳翔侍從　春宮講讀有年照　會典五品
侍從應祭一壇今以死勤事合照贈官品級祭葬外
再請　特恩加祭一壇予葬建祠致祭其謚一擬文
節一擬文莊　一左春坊左諭德馬世奇祭葬祠照
周鳳翔其謚一擬文忠一擬文節　一左春坊左中
允劉理順　會典六品無祭葬例今本官全家死節
最慘最烈且侍從　春宮有年應照　會典以死勤
事及敵沃功多軍旅身殲卹典自宜加厚例於贈官
品級祭葬外再請　特恩加祭一壇予葬建祠致祭
其謚一擬文正一擬文忠　一太僕寺丞申佳胤應

照會典以死勤事例請　特恩照贈官祭一壇予
半葬建祠致祭其謚一擬節愍一擬恭節　一戶科
左給事吳甘來祭葬祠應照申佳胤其謚一擬忠節
一擬節愍　一四川道御史陳良謨祭葬祠應照申
佳胤其謚一擬恭愍一擬端節　一福建道御史陳
純德祭葬祠應照申佳胤其謚一擬恭節一擬忠愍
一吏部考功司員外許直應比以死勤事例請
特恩照五品贈官品級祭一壇予半葬建祠致祭其
謚一擬忠節一擬恭毅　一兵部車駕司郎中成德
祭葬祠應照許直其謚一擬忠毅一擬貞義　一兵

部主事金鉉應照以死勤事例請　特恩照贈官品
級祭一壇予半葬建祠致祭其謚一擬忠節一擬忠
愍　一觀政進士孟章明亦應照以死勤事例請
特恩贈官祭一壇予半葬附其父孟兆祥祠致祭其
謚一擬節愍一擬莊孝　一太傅惠安伯張慶臻
會典凡伯爵承襲病故者祭二壇若管事有功請加
太子太保以上者祭十五壇今照軍旅身殲卹典從
厚例應請　特恩加祭一壇造墳安葬建祠致祭其
謚一擬忠武一擬武莊　一太子太保襄城伯李國
禎祭葬祠應照張慶臻其謚一擬貞武一擬[illegible]

一太子太師駙馬都尉鞏永[illegible]
病故者祭十五壇今照以死勤[illegible]
祭一壇造墳安葬建祠致祭其謚一[illegible]
端其簡討汪偉御史王章已經前部[illegible]
贊以上文武二十二員內勳臣二員戚臣一員或慷
慨捐軀或從容就義皆忠貫日月氣壯山河謹遵從
優議覆之　旨祭葬祠謚逐一開列恭候　聖裁內
建祠一項或京師總立一祠本籍則自行建造其贈
官廕子應　勅吏兵二部議覆臣部不敢擅便而臣
恭繹　明旨有遺漏的察真補叙益悚然感　皇上

優卹節義之仁有加無已也今據所開如撫臣朱之
馮衛景瑗鎮臣周遇吉布衣湯文瓊并各死難勳臣
等烺烺大節與前諸臣比隆絜美絕無軒輊容臣詳
加察劾次第奏　聞其金鉉母章氏應照子贈官品
級　誥贈仍建坊旌表馬世奇妾朱氏李氏陳良謨
妾時氏量贈孺人亦建坊旌表從茲　國典聿光人
心丕暢臣知死事諸臣皆結草泉臺冀　皇靈於無
外矣等因崇禎　年八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這
殉難盡節諸臣范景文等或合門死烈或從容就義
從　先帝於鼎湖流光輝於社稷良可嘉悼其應得

祭葬俱依議謚法准用正擬工部於京城紘建一祠
賜名旌忠其贈官廕子着吏兵二部覆議具奏欽此
欽遵抄部送司奉此相應議覆案呈到部該臣等看
得國家多難之時正臣子見節之日求諸青史代不
乏人爰自逆闖射天　九廟遘震驚之禍薇芒殞地
萬方興遏密之悲日月遽昏山川迅坼當斯時也
君父尚且輕生臣子敢辭一死謂當枕股畢命駡賊
糜軀盡人擧鼎化之烏弓百爾殉荒郊之龍馭乃求
其慷慨赴義者不過二十餘人則信乎忠臣義士之
難矣臣部伏察范景文諸臣或從容引決或慷慨捐

生鴻毛一死心寸寸以留丹鵑泣十年血殷殷而化
碧將見壯山河之氣彌少彌見其孤撐發金石之光
愈久愈思其壯烈諱者流香齒頰傳者焜燿詩書從
此典起頹風倡明世教端必自此二十餘人始矣我
皇上褒揚忠烈備極崇隆凡諸　恩典悉所不靳謹
將諸臣應得贈廕䘏列具素恭候　命下施行
一東閣大學士工部尚書范景文贈廕禮臣請炤會
典以死勤事抗節不屈身死綱常例加贈一品臣按
正統十四年北狩閣臣曹鼐身死土木之難　代宗
皇帝卽位贈官少傳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英

廟復辟加贈太傅本官身係閣臣引例正同合贈太
傳進武英殿大學士戶部尚書其廕子另請　裁奪
一戶禮二部尚書倪元璐亦炤禮臣以死勤事抗節
不屈身死綱常例加贈一品臣按正統十四年北狩
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死難俱得贈官少保
引例正合但本官經筵講讀佐樞筦計皆蒙　先帝
特簡而率先死節似應特加優異合請加贈太保吏
部尚書其廕子另請　裁奪
一戎政兵部侍郎王家彥亦炤禮臣以死勤事比侍
郎贈尚書例但本官生前曾奉　先帝明旨以守城

功加陞一級而奮戰城頭甘心死守又與執銳先登
身死戰陣之例相合似應獨優異合無准贈太子少
保兵部尚書其廕子另請　裁奪
一刑部侍郎孟兆祥亦炤禮臣所請侍郎贈尚書例
加贈刑部尚書其廕子另請　裁奪
一都察院副都御史施邦燿應炤孟兆祥贈都察院
左都御史其廕子另請裁奪
一大理寺卿凌義渠應炤孟兆祥贈刑部尚書其廕
子另請　裁奪
一太常寺少卿吳麟徵亦燿禮臣所請以死勤事例

請　特恩加贈兵部右侍郎廕一子入監讀書
一左春坊左庶子周鳳翔亦炤禮臣所請侍從　春
官講讀有年而以死勤事禮宜加優准贈禮部右侍
郎廕一子入監讀書
一左春坊左諭德馬世奇亦炤禮臣所請侍從　春
官講讀有年而以死勤事禮宜加優准贈禮部左侍
郎廕一子入監讀書其二妾朱氏李氏准量贈孺人
以示優異
一左春坊左中允劉理順合門死難慘烈異常亦應
炤禮臣所請啟沃侍從之勞身殲軍旅之烈　特賜
加厚贈詹事府正詹事其廕子另請　裁奪
一翰林院簡討汪偉講讀侍從夫婦俱殉應炤禮臣
所請以死勤事例請　特恩准贈詹事府少詹事廕
一子入監讀書其妻耿氏炤汪偉品級給與　誥命
一太僕寺寺丞申嘉胤亦炤禮臣所請以死勤事例
請　特恩加贈太僕寺少卿廕一子入監讀書
一戶科左給事中吳甘來應炤申嘉胤贈太僕寺少
卿廕一子入監讀書
一四川道御史陳良謨應炤申佳胤贈太僕寺少卿
廕一子入監讀書其妾時氏亦准量贈孺人

一福建道御史陳純德應炤申嘉胤贈太僕寺少卿
廕一子入監讀書
一吏部考功司員外許直亦炤禮臣所請以死勤事
例請　特恩加贈太僕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
一兵部車駕司郎中成德母子不辱婢妾俱亡亦炤
許直贈大理寺卿其廕子另請定奪其母張氏亦炤
成德品級給與　誥命
一兵部車駕司主事金鉉應炤申嘉胤贈太僕少卿
廕一子入監讀書其母章氏炤金鉉品級給與誥命
一觀政進士孟章明殉父殉　君全忠全孝應請
特恩贈河南道監察御史
一太傅惠安伯張慶臻應炤禮臣所請軍旅身殲卹
典從優例請　特恩加贈太師惠安侯至其廕子應
聽兵部議覆
一太子太保襄城伯李國禎應炤張慶臻加贈太子
太師進襄城侯其廕子應聽兵部議覆
一太子太師駙馬都尉鞏永固亦炤禮臣所請以死
勤事例加　特恩贈少師其廕子應聽兵部擬覆其
李邦華王章已經部臣具覆外以上諸臣共二十二
員皆引決糜軀激烈就義視千秋若旦暮等性命於

輕塵眞足以氣塞高深而忠揚社稷臣等謹遵　旨
臚列具覆伏候　聖裁然臣終有　請者臣部前於
憲臣李邦華卹典曾以世廕擬覆恭奉　明旨止廕
一子入監讀書非不仰體　聖明重慎名器之意而
終不能不更申其說者以諸臣死難之日方我躬之
不閱曾何卹乎後日即今日酬忠之典又豈直瓷翁
臣子孫計哉特以　朝廷報大臣之禮應稍優於庶
僚而大臣赴忠義之烈又當揚以異數臣按正德時
宸濠之變許逵孫燧皆以不屈身死俱得蒙　恩世
廕即近日督臣方一藻死難邊疆亦得身叨延賞我

皇上表忠勸節方及於數百年之朽骨幾千載之荒
蒐豈以諸臣獨靳全典故臣等懇祈　皇上錄及諸
臣之子以及其孫亦欲使從逆者聞之知　皇上酬
忠如此其厚則此輩之負罪駢首應不獨遲且以使
從逆者之子孫見之視諸臣之裔若者繩繩不絕應
有不忍認其祖父以為祖父也至於詞臣劉理順合
門自盡二十餘口道臣王章血濺城頭碎尸不悔部
臣成德携鶵酒哭拜　先帝梓宮觸石而死後母妾
合門盡節尤稱激烈凡此諸臣充其氣眞與天地俱
滿衡其節直與日月爭光似當與范景文倪元璐王

家彥孟兆祥施邦耀凌義渠等並畀世廕用示特周
之恩至在諸臣中合門死難者如劉理順孟兆祥王
章未知孫嗣之子曾否有人即以臣所知成德竟孤
托銓臣王重撫養僅僅四齡未卜成立何似則臣等
之為　朝廷卹典起見而非為諸臣後人計亦可知
矣　皇上倘念臣言不謬即將臣前請李邦華同范
景文等一體下兵部酌議世廕覆奏於以激勸世風
而磨礪人倫非細故也臣部未敢擅便具　題請
旨恭候　命下施行
　為安內始可攘外省事不如省官乞減監司以

　重郡守之權治兵載民以成屏翰事
文選司案呈兵科給事中陳子龍題前事於八月初
三日奉　聖旨這本最切時事着吏部看議具奏欽
此欽遵案呈到部該臣看得官制當隨運轉唐虞之
法尚不可以治商周奈何後來循塗守轍必欲膠柱
以鼓乎重守令之權時議亦有及之者未若科臣洞
見底裏言藥石所盡入利鑿鑿可見施行者漢郡
守名郡將用刺史名州將想古人創制之意遠矣撤
無用之監司振積弱之州郡官即將民即兵家戰人
守春秋之所以大復者歟但非嘗之原俗眼易驚破

成例而樹新謨是在　聖主申飭力行之耳既經科
臣具題該司案呈前來相應覆請
為特薦地方人才仰副求舊之思以佐維新之
治事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安撫浙江等
處監察御史左光先題前事八月廿七日奉　聖旨
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該臣
看得崇獎物望輿窓乞之誼並重一以軫念國老昭
朝廷之敦麗一以風示在公勵黃華於晚節若原任
大學士錢士升金玉範躬典謨襄國中外仰其碩果

泉石不忘傾葵允宜特遣皇華首　賜存問庸著求
舊之思原任吏部尚書商周祚累朝元老值此　興
龍興數自所不靳或遣專官或令本處布政存問臣
不敢專伏候　聖裁至於原任太常寺卿葛寅亮原
任偏沅巡撫吳麟瑞原任廣東按察使吳時亮皆眞
才眞品實政實操久痼疾於煙霞惜埋沒此梁棟屢
列薦牘應假洗沐如倪仁禎徐殿臣自有應得之官
無事詡揚若章光岳吳世濟徐倓論定可耳既經臺
臣具題該司案呈前來相應覆請恭候　命下臣部
遵奉施行　九月初三日題

為再舉督餉重臣事
文選司案呈督師閣部史可法題前事於九月初四
日奉　聖旨諸鎮尚未調叶萬元吉是否又宜督餉
吏部酌議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該臣等看得江北添設督餉大臣該臣部業已會官
推舉奉　聖旨申紹芳陞江北督餉戶部右侍郎兼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欽遵在案今輔臣史可法疏請
以治兵者治餉誠以理財治賦元吉一人有兼長耳
但元吉之任專用調叶諸鎮使諸鎮而盡調也無所
更用元吉為則移而治餉誠宜若猶未也似不如仍

遵　明旨所允之申紹芳也不然使人疑治兵不效
轉而治餉非所以為用人訓矣伏乞　聖明裁奪相
應覆請施行
題為申明大選規則併請　欽定日期事
文選清吏司案呈該臣案照銓選規則每遇雙月望
前將應推係滿各官照藩臬兩司報冊開載考語賢
否併撫按兩院表薦約畧推陞推出缺員隨於二十
二日急選二十五日入　朝大選此從來舊例也茲
百事草創據各省係冊之到者已約畧推陞矣但大
選視八月業已愆期候選者急欲自効兼之地方需

官甚急刻不能待合當請期將應選各官　勑諭於
二十七日銓選如係殘破地方許以遊倖二年行取
以示鼓舞又二甲每逢第四第五第九第十名次該
選知州今知州缺少部缺懸多合無將五十名外盡
選部屬又或輪選未至而後序已到合無先儘現在
候補續至統候　聖裁再照舊例大選先期三日臣
等進　朝說選卽將應選人數臣部揭知春坊移會
司禮監　請用官銜牙印名爲印子本是日黎明臣
部堂司會同吏科都給事中請　皇極門將應選各
官銜用手本開列頭款請印鈐定職銜面付內臣捧

進　御覽卽候　命下將應選官員引赴　東闕門
內掣籤授職填榜於　朝門外張掛三日付吏科存
案三日以裏仍將各官掣定地方職銜具本題　知
第今　聖制經始官銜諸印未備又卒難製辦此番
或止將臣部定銜本呈進其牙製印子乞　勑該衙
門造辦以存典制臣等未敢擅便爲此謹題請　旨

題爲申明年例之規請杜交通之漸以肅　朝
綱以還部體事

照得　國初法紀嚴明議論畫一輸銓科道與郡縣
監司或內或外若經緯往來之相織也人亦無相羨

壓無相傾羨各供其職而已自法守日廢而輸銓科
道之名始尊自覺愛日競而科道之權獨重　朝廷
欲坊其敝也立爲年例一法以劑之是年例者所以
佐糾彈之計典之窮而爲　國家礪世磨鈍一大機
柄也迨後奸相口口欲驅除一二異已恐言路嘖嘖
不平遂更例轉爲優陞以箝制衆口使優劣莫辯勸
懲兩疑而憲綱大壞益不可問矣臣以　中興之世
所不宜有於是欲復年例劣轉之政庶幾再見漢官
威儀而不虞其　中格也臣請以兩臣例轉之故與
皇上相提而論蓋耳鼎之出也臣問之憲臣宗周宗

周曰周一敬旣革職左光先新奉　嚴旨烏臺之植
幾等黃臺之瓜矣無已則黃耳鼎可郝明徵之參賀
是而黃非安撫所職何事而與貪吏作緣是不可訓
臣於是不得已而用耳鼎蓋猶有顧郵之思焉若陸
朗則不然朗於臣以地則維桑也以治則併州也豈
忍故爲吹索無奈其催餉入浙嚇詐偪辱賍私纍纍
不勝計也挾妓西湖宣淫無禁不勝瀆也臣鄉之耳
目旣眞白門之譏議亦著臣知其當去久矣而窮於
法之無可奈何玆者例轉之役問人於首垣正宸手
書朗名於臣掌中臣意遂決亦知狡兎之窟專善交

遠不可復動而臣以去邪勿貳毅然用之出之使遠以防微漸及昨閱邸抄見陸朗奉　旨留用則交通之得力亦甚彰明較著也噫今之交通何獨一朗江陰知縣李令皙身未入都已有中貴爲之求吏部中城兵馬朱揚先甫形寺疏卽有中貴爲之求考選則皆繇如朗輩在中爲之關奧變而鑿混濛也語曰宫中府中相爲一體黜陟臧否不宜異同今臣部博採輿論以　上而異同之端每見何從澄叙之不奸其倫乎　皇上獨不念此初莫之　神京元氣幾堪琢削而可聽此輩舉　朝甞國政撓扨無已時也臣知

今日言之而明日伏誅然不敢不一言者不欲負此一日之出以負　皇上而併負　先帝也仰祈　皇上大奮乾剛特加睿斷施行臣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九月十一日奉　聖旨陸朗催漕在數年以前果有賍私何無發覺且又起用他監司重任豈爲劣轉朕雖處深宫羣臣情僞亦自洞悉陸朗留用出朕鑒裁有何交通徐石麒身爲大臣當秉虛公不必疑揣

奏爲臣衰久至臣病益深旦夕莫支仰懇　聖恩俯賜骸骨事

竊臣被放以來永甘淪棄不意　國變遭此慘奇

國運又當再造仰荷　聖恩收錄遺老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臣之志也所以應選卽出捐糜自矢無奈入部以來每事草創典例墜先文獻莫徵兼之新集吏胥如樹土偶各省咨册奮呼不至堂司之間手口卒瘏咨求考究凡四旬之中完過積案六百六十餘件而推陞考選不與焉臣力於是益殫臣形於是益槁矣遲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之不能已見於前孟夫子又曰有官守考不得其職則去臣職之不得亦已屢至憂深慮重宵旦徬徨計惟一去可以名節然猶忍痛力痾蒙垢含恥終日料理部務

者良以各地方懸缺甚多而諸士㮣征總總鱗集輦下外既梅望於將伯內復株困於積薪是以砥濟司官共襄急大二選然後乞　恩還里不虞於是月十一夜忽然倒地不醒人事移時稍甦今百骸如碎痃暈時至蓋火飛氣散積勞不卹之所至也夫臣司官王重少臣二十餘歲業先臣十五日而病請假移出城外調理臣屢遣司官候視痊信杳然今之司事一委之梁員外羽明拮据尚未具　題然則以臣之年加之勞瘁多於司臣十五日則臣病之發寧可歲月望愈哉臣於是婉轉床褥涕泗淋漓嘆息痛恨於

報　主之無日也伏乞　皇上哀憫老病　賜以殘
骸歸正丘首卽生生世世子子孫孫啣結　聖恩於
永永也臣不勝激切祈懇待　命之至　九月十五
日奉　聖旨國家新造百務需人卿任統均方切倚
賴調理卽出供職不得以病引陳該部知道
題爲臺臣橫誣可志規避非法謹畧一剖明質
之輿論仰祈　睿鑒事
蓋人之情僞隱伏當察之於巳形人之辯言亂義當
究之以實事如舊臺臣黃耳鼎之規避年例借叅吳
昌時一疏爲護身符越哉耳鼎之智敢於欺　君父

而撓　令甲也夫耳鼎之年例爲賄薦貪令郝明緻
也發之於巡方聞之於通國此豈昌時餘黨謀害所
致乎昌時之墓木拱矣餘黨何在如以臣與憲臣爲
餘黨則兩臣生平各有本末非耳鼎一姉婦之所能
謡詠也又耳鼎疏中衡較楚浙甚明矣臣請卽以楚
人明楚事熊開元楚人也昌時欲死之而臣與憲臣
欲生之至於被黜此可問開元而知者也陳昺虞亦
楚人也憲臣巳外之而臣復內之此可問之昺虞而
知者也於開元則不能爲昌時釋憾於昺虞則併不
敢與憲臣扶同有黨者而若是乎又姑以浙人明浙

事祁彪佳浙人也與憲臣及臣爲勸業規過之交者
彪佳也先耳鼎而糾昌時於未敗之日者亦彪佳也
此可問之應撫而知者也周一敬亦浙人也其與昌
時同出人於延儒之門者一敬也其受憲臣之糾參
與臣之覆覈者亦一敬也此可稽之近疏而知者也
於彪佳則內交昌時之所異於一敬則獨棄昌時之
所同黨昌時者而若是乎臣蒙　明旨問臣以耳鼎
例轉果否爲昌時餘黨朋謀陷害臣不敢不正告
皇上其他　明旨所不及臣巳去之身不復置辯矣
然尙更有　請者臣久在山中不知耳鼎奉差時

在去歲冬月也今其疏中謂十二月抵介休賊巳渡
寧鄉此時入秦無路入燕亦無路乎自南入北自北
至南者三月初十以前趾相錯也耳鼎奉　先帝之
命而出自宜報　先帝之命而歸若冬底春初星入
春明告　先帝以不得入秦之故宜亟召吳三桂王
永吉諸督鎭鞏固　神京則寇騎胡得長驅至此一
人不職　九廟頓隳其視永吉輩城破後逃者罪十
百之不知此兩三月間耳鼎逍遥何地若不有　先
帝之命者然何其敢於無　君一至此乎憲臣與臣
不能申明討賊之義而僅發貪吏之私所謂放飯流

猷而問無礙決惡得無罪焉此則臣之所願罷黜以
謝耳鼎者也伏乞　聖明俯賜廓斷施行　九月十
八日奉　聖旨這所奏知道了黃耳鼎着速到任不
得再有紛囂該部知道

爲微臣簡舉認罪事

臣於十七日選司梁羽明送推陞揭蓋爲推通政司
右通政也本擬以大理丞宗敦一爲通政而以昨所
推張鼎延頂宗敦一理丞缺臣病劇昏瞶誤書張鼎
延爲正雖鼎延推折已久　環簡出自　聖恩而臣
部資格有定越資便招謗議卿貳重事而顛倒若此

敬愼謂何爲此簡舉認罪而臣之眞病眞昏亦可見
一班矣伏乞　皇上立賜罷黜施行　二十日奉
聖旨卿自簡舉知道了宗敦一着陞通政司右通政
張鼎延着陞大理寺寺丞該部知道

題爲　先朝之盛典宜光孤臣之實績難掩乞
賜咨部類題補給　誥命仍懇炤鑒始末特
請易名以垂不朽事

驗封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總督糧儲提督軍務巡撫
蘇松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祁彪佳咨前事
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原任國子監祭酒今贈詹事府
詹事陳仁錫廕子一事案察崇禎十七年該本部原
題援引原任左春坊左中允劉若宰國子監祭酒南
居仁兩臣事例兩臣皆以講讀著勞廕子入監者也
又察　大明會典一欵講讀舊臣子孫乞恩廕叙察
祖父年勞巳及三年選中書舍人未及三年送國子
監讀書欽此欽遵在案今察得陳仁錫自天啓六年
八月充日講官七年正月革職崇禎四年七月題充
經筵日講五年四月冊封　周藩九月告病回籍前
後經筵日講尚在三年以內則原題所引劉若宰南
居仁兩臣之例與　會典所載年勞深淺之條亚相

符合況本官才高繡虎價重花磚覩閣暨以如譬何
惜帶鞶三襬近掖房而善遠不愧素絲五紽如此高
風允宜　優卹卽遵　先帝明旨准其長男陳濟生
廕送監讀書似奉足明風厲也或念兩朝講讀稍加
尊崇則特恩應候　聖裁非臣部所敢擅擬矣謹遵
旨再察例具題伏候　命下施行

奏爲　聖恩愈重報效愈難臣病轉增部職轉
曠再懇　天恩賜骸歸里事

該臣於本月十二日恭拜臣衰久至一疏奉　聖旨
國家新造百務需人卿任綜均方切倚賴調理卽出

供職不得以病引陳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
臣讀未終泣數行下竊念此孤危無倚之身硜執不
移之性衆人皆欲去之而　皇上獨留之衆人皆欲
殺之而　皇上獨生之　高天厚地未喻　弘慈析
心離肝難言報塞隨設香案令家人扶掖叩頭謝
恩畢起而就榻閉目反觀消息病勢乃外傳黃耳鼎
科抄至枕上閱之見其欺案牘之銷亡輒恣任其顛
倒敢於掀翻　先帝之重案變亂一時之是非誠恐
及今不明將來亂臣賊子舞文壞法無所底止用是
攬衣起坐力疾拜草纔一拈管喘汗雨下稍憶往事

逆輩數翻逡巡兩日始得脫稿又復悲痛　先帝爲
小臣所僇以折大獄之明爲受欺於法官以殉　宗
社之烈受制於言路生前爲至武至神之　聖主殂
後負若愚若柔之誹謗是罪樞有死黨而　先帝鮮
忠臣也一慟垂絕嘔血半升而臣於是火生五際神
墜四輪淹淹不可救藥矣幸少宰臣張捷已至清忠
練達部事可藉主持臣俟其抵任後即移出城外延
醫服藥候　命伏乞　聖明俯允臣請　賜臣骸骨
此後餘年皆　皇上再肉之骨矣臣不勝激切惶悚
待　命之至　九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前已有旨

諭卿即出視事何又有此奏急大二選在邇時艱需
人着遵旨速出料理不得再辭

奏爲矯誣　先帝者悖之極欺罔　聖明老姦
之盛事關封疆殷鑒信史紀傳不得不據事
駁明以存實錄事

臣於十五日伏枕次見黃耳鼎翻出陳新甲一案謂
臣殺新甲以敗款局此似耳鼎拾馬紹愉之邪唾將
以顛倒成案獻媚　廷以爲後日賣國之地不獨欲
爲新甲報仇起大獄已也事關　社稷封疆臣何敢
嘿嘿處此臣請與　皇上先言款事終始我　國家

自有　患以來其講款非一矣天啓二年稱樞惑於
王化貞之說俾遼督臣熊廷弼節制而私與孫得功
爲市得功突發犯順城陷身逃而款議敗其次則袁
崇煥遣喇嘛僧弔老　因以議款未成而崇煥去位
迨　先帝初立意在滅　召崇煥授兵柄崇煥陽主
戰而陰實主款也甚至殺東江毛文龍以示信何
先帝勿之許遂嗾　闖入脅款仍戒以勿得過薊門
一步崇煥先頓甲以待是夕　至牛酒相慰勞夜奉
央　忽渝盟拔騎突薄城下崇煥師反覆　後　先
帝於是逮崇煥誅之而款議再敗然崇煥肇言款其

浙綠甲士稍精强邊備未嘗弛故詠後而祖大壽猶
得以餘威振于邊嗣是中外靡有敢言欵者第歲久
我叛帥槊業家遼西益相狎習邊將惟約節士卒腹
與、購偷且夕之安而邊備日弛矣本兵未必知也
至楊嗣昌爲樞密廉得狀時　亦適内寇於是再以
欵事聞　先帝命偵　情竟得嫚書大怒格之而欵
議復敗嗣是卽新甲主欵也新甲令石鳳臺輿　逼
而惡洪承疇撓其事因　困錦州急遣張若麒往催
戰欲乘間殺承疇脅欵此卽向者崇煥殺文龍故智
也不虞承疇先覺獨入嵩杏城死守若麒計不成乘

月宵遁陷我六師舊輔臣謝陞見邊事大壞憶督臣
傳宗龍臨行有樞臣計專主欵之語發聞　先帝遂
召新甲陞見切責良久徧詢諸輔獨輔臣陞對曰
若果許欵欵亦可恃議遂定時壬午正月初八日事
也已而遣一聲者一黜生與紹愉偕往義州議欵四
五月歸　不具表謝而復得嫚語　先帝知爲所紿
大根而欵事又敗蓋自辛巳張若麒倡逃後寧　先
帝十五年所鳩集之精銳一旦悉掃老成謀國之臣
撫不私覘望欵事之成庶幾稍有息肩至　天子親
發璽書下明詔首臣屬草次輔書冀誠樞臣擇使者

而遣之爲使者餙冠劍連車騎乘傳至塞外我邊臣
椎牛釃酒張筵六十席燕、使、之　長遣綱紀一
美少年一麗眉皓首之者來會絕不語及開市事問
之則云待老、命及　至義州首詰諸、長私與中
國通擬殺我使人譯事者爲之祈請叩頭乞哀馬紹
愉等抱頭匍匐貿歸恐後尚未望見　面今反稱親
到瀋陽不幾夢中囈語耶且、先帝之誅新甲非以
欵事臣之擬新甲罪亦非决不待時也先是四五月
間乞欵不成沸滿長安臺省惡其辱國傷體盡發新
甲前後奸罪章滿公車　失帝概不遽下忽於是年

七月二十八日以十餘本悉下法司并下新甲子理
時新甲金多黨盛爲之祈生全者如市及臣發諸糾
疏讀之或言其賣總副鎭金銀累鉅萬從海道運歸
或言其陷遼城四陷腹城七十二陷親藩七使　聖
子神孫塗衅膏血流離無所臣讀至是而不勝穀然
髮指矣越旬日而御史臺陳咼虞廷尉評莊憲祖臣
司官韓一臣各以讞語至詞義嚴確盡與死比又越
旬日臣同法司臣集于都城隍廟矢諸神明而讞之
新甲口供所失陷諸城郭親藩與所糾無以異臣於
是引失陷城寨律秋斬上時舊輔延儒爲新甲營解

甚力面奏謂國法大司馬　不薄城不斬也　先帝
曰他疆邊即勿論僇辱我七親藩不甚薄城乎延儒
語塞　先帝尚以秋斬未蔽辜諭臣再核議臣於是
引居中調度臨時不能策應因而失誤軍機者斬斬
律朝上午即奉　旨曰陳新甲職任中樞失事重大
遺禍慘毒朦玩支調誤國負恩祖宗大法具在朕不
敢私着即會官處決欽此煌煌　天語具在而謂臣
殺之乎且新甲於九月先正兩觀之誅舊輔於十一
月始下賜環之詔前後相距五六十日乃謂復起舊
輔王應熊疑新甲所爲是又故以新甲誅後之事爲

新甲誅前之事何其謬戾任意一至此也況　先帝
勵精明睿之主非昏庸亡國之主也庶獄庶愼無不
親裁綸扉大臣惴惴慮過豈有誅一樞部大臣而竟
聽臣下鍛鍊者耳鼎視我　先帝爲何如主而概以
漢之桓靈宋之理度同類視之此臣所謂矯誣　先
帝者悖之極也又耳鼎謂新甲敗歷巖疆饒有兵畧
洵如此自宜襲彰天討執訊獲醜矣即不然亦宜左
枝右梧可無失事而胡以覆軍殺將亡國破城之報
相聯屬如諸臺省所糾新甲所口供者若是之多也
且　恭皇帝之變　皇上身嘗之痛也　先帝旨中

所謂遺禍慘毒專指親藩豈　先帝痛恨之而　皇
上遽忘之乎耳鼎又視我　皇上爲何如主而敢於
黨　恭皇之罪人張封疆之罪吏也此臣所謂欺罔
聖明者奸之極也臣恐耳鼎之邪說得行使國家忘
用人行政修德自强之實着而專以欵　爲事蓋
之佯欵其愚我也收我邊民畏戰之心弛我邊塞防
戰之備也若其果欲我欵則非講金繒講獻納講割
地講南北名分不可欵也如此而國又何以爲國也
故前事者今事之鑒也又恐耳鼎之說得行使天下
疑　先帝以爲昏庸無道　當欵而不欵大臣不當

殺而殺以致身殛國隳爲天下笑則使　先帝抱不
白之誣于天下臣之所深痛也又恐耳鼎之徒黨罪
櫂者搖鼓唇舌變亂是非致　皇上疑新甲有于謙
之功而受西市之慘爲之雪其罪累錄其子孫孤
烈皇帝敦睦之心而增　恭皇帝在天之恫臣之所
深慮也爰於文亡憲陛之日崖唇一案始末附於實
錄以告　陛下若耳鼎構黨殺臣撓權銷骨臣不顧
矣葢從來大臣爲國家斷大事定大獄皆不一顧生
死利害故萇弘之碧可丹而龍比之忠不替此物此
志也雖有重禍臣何敢辭伏乞　聖明少賜乙夜之

覩而不以朝常國政付之利口覆邦者之一擲臣雖
死有餘榮矣伏冀　睿照施行　十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奏內事情知道了

奏爲臣罪深而又深　聖恩重而彌重恭陳謝
悃懇辭　覃命以安愚分事

照得臣嘗多凶多懼之時懷啓手啓足之慮陳誠求
黜藉草負徬恭於初二日接見邸抄奉　聖旨卿老
誠清鑒方賴綜均但屢奏情詞懇切准回籍調理着
馳驛去覃恩照例給與部事着張捷署掌該部知道
欽此謹卽臣寓令人扶掖叩頭謝恩外伏思臣三朝

遺耇二月試銓讒謗頻於病多志氣衰於遲莫意欲
行．先朝之令甲而不明枘鑿之方圓力欲抵後進
之狂瀾而未察剛柔之進退似楊雄之老不曉事同
季梁之少不如人動與禍期悔將咎併參譏屢至卽
慈母亦有疑投黯類復形雖明主必難曲貸瑕釁久
積黨逐宜加荷蒙　聖恩察之輿論獎以清鑒念此
老成許乘傳以鳴騶立開籠而放鳥使枯骸復上河
東之壟巳是重生俾寒淚不沾阮籍之途尤爲異數
此臣所拜稽恐後捐報靡從者也若復錫之九命增
以一階上自祖禰及於孩稚則六旬淺吏引分非宜

一介寒生於福太過恐微臣之無恥成　皇澤之濫
施其爲罪也不益深乎伏乞　俯鑒臣愚收回　成
命望　闕叩辭曷勝懇惻從此　天階日遠斗極瞻
遥犬馬依戀之誠鷗鷺浮游之跡拳拳耿耿切切偲
偲惟此一念永刦不散而巳臣無任瞻戀感激之至

奏爲孤臣荷　恩難報觸景興思敬述途中見
聞以竭蒭菲事

蓋臣於是月初一日移出城外步過洪武崗望　闕
叩頭至初三日復具疏叩辭隨卽扶掖登舟矣至初
七日接到邸抄奉　聖旨覃恩大典卿宜祗受不必

辭該部知道欽此臣感　恩泣下卽於舟次陳設香
案叩頭恭謝自此臣去國之踪日遠戀　闕之思轉
深矣一路長江天塹表裏山河念我　高皇創業弘
遠式肇　中興又見黃龍之艦鱗次水厓之甲如雲
見我　皇上軍容之盛同符　聖祖以前之憑藉若
彼以今之整頓若此起諸鎮而吞二蠢張撻伐而封
狼胥寧俟再聚再練哉此臣所抃手爲　皇上賀者
也然兵不可久集餉不可久稀兵久而餉必詘餉久
而民必困皮盡者毛落本撥者枝瘁此又謀國之臣
所深思也曹操用兵中原命棗祗屯田許下宋之備

亦大興屯於江北使兵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故兵嘗聚而餉不窮餉嘗豁而民不困此道行也竊願今日急眞切講求焉又臣入京口聞江北鎭兵間有徵餉四府浸及兩浙者使郡縣不應恐傷鎭臣之心郡縣應之又不奉計部之檄往往齟齬嘶閧瑕釁臣竊以爲非計也謂宜天下之賦盡領之計臣諸鎭之餉盡仰之度支而後成大小綱維之勢無尾大不掉之虞此司農臣所宜急圖者也又聞 驕蹤躪已徧二東夫今日之 非復昔日之 也於我有復仇之名有修建 陵寢之功是可與爲和未可與言戰者也

觀其能爲 先帝發喪則其尚義好名之心似亦可鼓而動也第 性善疑而其國中大臣富則好安厭戰貧則健鬬喜獵今聞其擄獲寇物各厭所欲而返故卽大 未必肯和而其國內嘖嘖名將皆樂言欵獨我遣使臣或物望未孚不足以信 或官職未尊不爲 所重是以屢遣而屢無成功誠得一二有識有膽忠貞不二心之大臣諭以我 朝舊恩申以通好大義開之以誠信加之以誓辭則兩國之交可合而邊可固也和盟一定聲援自壯於以折箠制寇不難矣不然萬一賊畏 勢先請行成則彼交一合我交自離將我東西疲於奔命而事不可爲矣伏惟睿鑒俯賜裁酌施行臣非不知揣摩無當之言莫裨國是而野人芹之念發自丹誠仰冀 聖明垂詧臣倚伏舟側遙瞻 天際不勝哽咽依慕之至 十一月十六日奉 聖旨卿憂國未寧仍獻籌畫朕知道了

可經堂集卷之四

嘉禾徐石麒寶摩甫著

風雅什

懷人八章章八句

白露湛湛不能使草不黃憂心耿耿不能使影或雙

豈室是遠惟行之艱豈河無梁惟肘之牽

惟市有杏惟鄉有柑之子所甜夷猶其間提提飛鳥

載鳴載止以不驚遽與子晤覿

載挾我策之子所治載發爾書候子之貽我獨匪人

匏繫於茲我馬病矣遑如何其

匪馬則病瘨憂孔痗魂如靡旌持葦涉海脂車脂行

如彼行邁假寐不進式又生殆

自冬徂夏秋逸其半一日百刻念與日遠憶昔臨

汀言無遠一別如雨維以永歎

[illegible]蒙焚或夜雨瀧瀧或商風衝衝或[illegible]

心之懷矣惟其永繫逢人則誦匪人則[illegible]

[illegible]歸既止命蹇騤孤昔之死友今[illegible]亦孤彼愛我者

[illegible]之自他此憎我者密邇謂何

鴻鴈何來遥天幅書借我羽翰助我東徂招我鴈矣

不我肯顧匪鴈不顧我蹇自阻

五言古詩

芝石圖壽訒翁鄭老父母

爗爗九光芝稜稜南山石雲霞互來往瑞靄紛激射

余聞有至人掇煮斟靈液千秋好容顏游戲盤大赤

借此問爲誰康成舊善易履聲上星辰歸來鶴一隻

若食綏山桃與我桃子核

馮使君公祖扇頭石賜教詩以謝之

巉巉怒蹲彪蹌蹌驚隱鵠或謂帝臺樹錦文繡領袒

或謂舊支磯青蓮覆雲足駁苔散層綺歛霞媚新旭

驚起米襄陽拜撳整巾幞誰移扇頭上濕翠若初浴

使君自公餘信手生蒼玉毋乃介石貞中含與亦[illegible]

功成補天後一氣互亭毒

發邢關 麒也未登仕版先費郵供聽彼勞聲坐吾愧色感而賦詩期以成信云耳

謁選達北堂戒途摩燕關五月渡邢溝鼓吹促明發

郵吏畏嚴程鷄鳴黙行李泝洄凌狂流排昇頓皮骨

征汗血午塵勞聲囂夜月慙愧一書生供億費竭歷

秋毫皆國恩敢不誓膚髮

望山

千山秋氣盡蛾綠掃新眉吾本不嗜酒停車浮一[illegible]

擬欲從此逝把酒與山期結茆臨虎穴摘菓分猿[illegible]

紅雲依曲磵白石齒清池幽然蒼崖裏仙人庚來茲

崇明寺塔影

是影生於形形礙影自隔是影生於光光稀影亦息
此影何爲乎公然坐僧室推原所自來錢大一窓隙
崔嵬高數尋飛入只咫尺不以陰晴殊不借日月色
影中復生影似婢夾而翼瓦霤既稜稜寶氣何歷歷
若云是倒影近少水蕩射若云從境生小大理莫測
如聞天樂鳴空中鼓金石如見牟尼珠隨意成紫碧
如觀大海市太虛結城邑借問老禿子言此不易值
昔年曾見之李相振奇跡論世已過三論年將及百

今現此不偶祥徵可先識其然豈其然此論倘迷溺
意塔有陽陰智者明伏匿陽以瓦礫成陰由舍利植
凝精浴江中反照以勢激時候有去來江形有吹適
陰影妙圓通不假三光力留待窮理人是非定所則

六月六日

去年六月六強病就櫛沐灑麪以爲豉飴餌奉姑腹
今年六月六裯帷冷穢襪人在青蒿下夢逐黃河曲
豈無婉孌姿詢都非吾欲豈無絲竹音雖清神不屬
還憶去年時淚染征衫幅

對月

浩月懸霄漢影與澄波會余身如羈雌神在白雲外
逝水日東來月亦從擊汰悽神自飛揚不能離委蛻
曷如水中月萬里共衣帶腎腸相排擠耿懷愁無賴
胡爲此勞勞毋衰時不再

贈張向之

海陽有畸人未面先投契重研破秋煙訪我蒹葭際
剝啄叩板扉再拜致書幣時余眠楚雲支門一老婢
耳聾眼昏黃相覷不仔細予歸諦端詳不能舉姓字
悵恨誤遠遊鬱紆軫情至今年人艫鄉陡然成把臂
相對陳前因惝怳疑夢寐人在羲皇上談豎晉人義

縱觀所爲詩往往似張繼花開迴風香月出明珠淚
自贊趣入古風雅韋柳饒海内競浮聲斯道久淪墜
力爲斬荊榛支撑吾輩事切磨幸有君豁然洗蒙氣

登塔

一級復一級一級一世界直至最高頂豁然眼孔大
遶山疊雲痕遠水浮衣帶茫茫滄海上萬古終晦靄
俯見翔鷹處城市但如芥煙氣開青冥風鈴厲午籟
直北望姑蘇流淚忽沾灑（家大人殁于姑蘇）

孫伯子闇林執扇索題走筆作闇林謠

闇林果何似獨林高參天亂龍爲根蔕枝葉皆琅玕

島精拂其羽兎魄蹲其顛仙人綠玉杖游戲相盤旋
鵬擊九百萬越海巢林端長嘯皆鶴鸞其樂不可言

贈同鄉朱六符

余本同圜蒿飄在天一端咫尺枌與梓邈若霄漢間
翔鳥戀前林猛虎戀故山傷茲遠游客中夜積悲歎
忽遇故鄉友驚喜相盤桓把臂問舊事耆舊半摧殘
憂根長愁條淚下如奔湍樽酒非不肯安能起沉歎
幸君到故園爲我傳平安

贈宣魯詹併祝

宣郎何爲者寂坐禪關裏遇事如避仇畏人如畏鬼

往往破夜分猶護鹿皮几一手浮大白一手翻青史
一杯數十行百杯不言止或遇奸與頑狂呼澆魂磊
或遇雄與英撫髀稱知己以酒鼓書興以書窮酒理
不似拍浮翁沉湎浪不起酒中之青蓮書中之原美

贈恒亮顧山歸

吾師踏杯還短褐雲未卸忙來叩重門話我碧霞下
言言了大乘不以聲聞借如珠落玉盤如泉流石罅
空明無漏因然燈照長夜余亦佛弟子六欲苦禁架
鉤引入迷津毒逾含沙射聞言豁幽理撫膺起悲詫

挽賓廷王大丈

論交十五年而無一睚眦相看但莫逆寸心終不渝
譚嚼入清妙忍辱隨揶揄少年頗好道脫靜如探株
出門忘形骸近局時招呼乘興取一醉不知爾與我
傷哉拙謀生金盡形亦癯杪春桃樹下引我置屠蘇
夏月訪庭戸霜影飄素裾撫茲手植樹物在人已徂
俯仰有餘哀使我淚沾襦纏腰無萬緡跨竈有雙珠
可以慰君懷長嘯歸泉衢

謝二存觔觴我於西湖之蔣言謝

褰衣陟芳舟擊汰揚中流碧人波光淨凉生山影遒
雲廻嶺出沒烟合半沉浮醒酒平林迥臨風懷鄴侯

長堤界明鏡大道開朱樓琴操羅戸下蘇卿居上頭
小幾十五歲大可二八秋珠翠馥荷氣檀槽撥鶯喉
高情賤艷冶把手招飛鷗不足潰池步欲窮霄漢游
酒醒多意氣日落更夷猶卜夜了無倦感之何時休

夜陟南阜爲大風所逼同魯詹賦得屋字

小齋檢書罷褰衣陟南陸羲馭還虞淵天際纖雲蹙
開襟納微凉長嘯倚林麓忽如萬鬼號颷風來闖倏
陰霾與之俱咫尺迷陵谷不知何靈怪努力戰羣木
蕭蕭作邊聲陰陰聞野哭倉皇歸故廬疾步恐不速
如此惡風波不如臥茅屋

攬鏡照病顏不知鏡裏誰似鬼有微息似人無雙顧
似容貌何似是我何其羸展轉不能視掩鏡還自悲
頭顱今如此百年寧所期安仁三十二玄鬢已成絲
而況三十三於潘更長之江南多早衰昔人已如茲
假令彭與陳臨殁等殤兒殀壽何足異尻輪惟所宜
笑彼不解事空爾罵三尸鎔金一躍冶良工棄若遺
昔人有明訓樂天復奚疑

偶述

朱樓隱深巷樓上有奇姝徙倚碧闌干顏容十五餘
下衣錦繡段上衣紫綾襦丹霞飽朱脣吳鏡流清臚

皓腕約絕肪十指春筍初一手托素腮一手閱短書
短書寄阿誰東鄰狡子都豈不盛僊懷洵美非吾夫

三瀾倪老公祖徵詩壽太翁老年伯不敢謝固
賦以志喜

嘗聞人有言不知父視子我公天下才日月懸姓氏
筆落驚海內明珠照幽鄙當其尹歙時逆閹絕坤紀
虐焰赭黃山豺狼恣桑梓吒詫已沸羹衣冠亦瘡痏
維公操大綱奮不顧生死虎口奪乳兒蜂目戢狂豕
天子嘉乃勳拜公爲直指宣鐸過吳門較我吳中士
如居千仞崗高下辨剞劂如澄萬頃潭好醜別形似

上許又云淪吳音散而靡淫雅遁主奴羣生亂摩揣
公乃條王風懸的標正始撤棘徵諸雄入彀盡高趾
諸子嚮然臻努力去秕滓何哉鳴鴟高泰坑亘千里
抗疏扶正人轉危於卵累謳頌入剡溪太翁爲色喜
移書我公曰可逭官謗矣聞翁少壯時日讀書有咫
身處介弟尊衣布不掩髀人臨高以軒翁挾經與史
尚志各有娛非我不屑以爲善併逃名人歸若畏壘
晚年晉豸封飄然傲黃綺角墊果下巾雲趿花間屐
或時遠禰行放歌和流水或時捫蘿上高臥觀雲起
不知天地間何物爲我爾玄輿托酒杯新詩付剞劂

上人似羲皇吾道在溺矢所以矯斯頹輕身便起跪
齊年鏗與喬黃髮而鯢齒春風影蒐帷洗腆獻尊几
小兒覩重臣撫背勗曾史至樂非絲竹承歡在桃李
憶麒尾驥初騰踏一塗軌意氣盟春雲如水合醇醴
昔爲我弟兄今爲我怙恃千秋萬古心慷慨不可止
聞斯稱觴樂恍若接著七至情理莫宜殷勤薦松便

過臨清有感

念昔逢瑠禍剌促道經此誰爲下壺飧倉部九台子
九台憤時艱慷慨事鞭弭左手拓檿弧右挽亡歸矢
盪寇十餘年百戰不一靡戊寅騰鵬時驕　闖都鄙

高冠蓋龜縮推賢屬公獨公憤欲吞胡狂鬮有戍擬
私與奸極謀事事與公軋公無邪奸何策蹄月　死
今余過清源滿目盡瘡痏故家無一存榭爲荆與杞
燐行帶月孤鬼嘯哀風起歸男恭盈顛歸婦辮垂耳
咄嗟央子在　騎詐得爾感懷長歎息浩歌暮雲紫

七言古詩

壽孟鳳翁先生八袠

秋清珠露明金掌谷林花秀西肥爽高陽里中有至
人手持太古綠玉杖五千玄宇蟠胸中扃飛誤觸金
絲網台星的的射紅鋪芝草滋叢承翠綳朱唇繡靨

稱未央玉椀銀罌進瀣沆八袠老翁但一嘯呼吸天
地慫偃仰

雙節行

君不見寒碧陰森白日墮高陽一望悲燐火閨中袨
服照櫻㰍重開鏡奩學梳裹又不見東家夫死骨未
霜親兒棄置帝道傍我躬不閱遑相將白原荒草眠
牛羊咄哉高門何與吳一稱未亡一殉夫不惜春鳳
夜專夜不惜秋蛾都復都但愿鶼鶼同日死但念呱
呱諸藐孤松根直下山魈泣誰肯抛春生闖入淚割
雙鵠不顧身赴義游魂土花濕三孤坎廩嗟黃口幾

歎沙髮僂身手兒復射虎當路嘷飢寒百憂穢兒走
當機夜織流黃月方幅曉裁清鏡髮訴兒長作金魚
吏灑血長安訴明發帝者有道風世頑旌章飛出雙
龍鸞副珈垂佩玉珊珊香雲湛露襄黔山黔山不與
峨嵋互峨嵋幻出文君賦此山間氣燭寶婺礪石青
熒照萬古

苦寒行在句曲道上

天寒野行絮如鐵白日如夜車聲咽歷過千山萬山
雲奇飄三點四點雪寒膚蝟縮毛髮張行人面赤珊
瑚僵古道風悲慫游俠蹇驢蹄滑愁道長暮煙一點

青句曲鞭梢遥指此中宿夜分禪火炙僵身側擁蘆
花眠破屋明日到家喜不遠猶恐雪深沒驢眠

與許中美年丈話舊

碧霞樓頭月如委碧霞樓下梧如跛月影梧陰盪兩
死一幅大癡枯不起禪窓白木八尺几雙覇蓬鬢繙
魚豕誰能莫逆笑相視放杯天地吾與爾玉壺春酒
香潑蟻飲如渴虹吸江水醉逃花叢弄花蕋老僧啞
啞笑不止廿年一夢欻然耳感君訪我秦淮涘重與
開尊問存死白門署月波光詭乳梧猶猶摇青綺依
稀疇昔參差似誰知昔人半松杞尚遺老僧兩齲齒

霜淩葫蘆抱蔓倚回頭百感悲莫已若掃明湖歸鎰
里寄語故人予老矣

雙壽行

江梅十月肥新蕋香入江簾捲江水九霞觴政曉雲
生綴山一桃連雲紫坐有至人字文蕭參牛連理英
芝標鸞攜□□鍾陵下筆花逐墨開生綃簫鸞相對
黃芽長眉毫白雪紛千丈碧玉一雙漢賜鳩斜懸虎
耳頭來往離離種玉幾秋春階下戍行玉作人如今
國家鮮異寳高價豈向蓬蒿陳秋聞太史傳星與老
人星芒紅似醉斗牛之間有壽人翁母無乃應其瑞

贈程鍊師純菴

青笻緇衿道家粧葫蘆大藥飛丹霜一顆兩顆明珠
光小還大還黃芽長吾欲求之度石梁蒼蚪嚼嚙乘
雲將何為絳節珥武塘自云道身後純陽繫我肘後
長生方飯我雲子青精糧游戲人間渠未央期與同
登白玉郎

渡揚子行

冬月維舟瓜步口下㫄旋渦大於斗陰極遂與亢陽
凝煖煙毒霧蒸如酒四圍密匝迷天雲頽然不省洗
江柳黑霾作權蝴蝶驕白石失勢魚龍吼天吳起舞
泳夷嘯揚喙磨牙盡抖擻刀頭明月迫於懷連呼長
年掛帆走長年拳髮縮如蝟張目不語揚雙手纖楫
五日天開顏封姨起招巽二還初泛白蘋漸滿樹羣
陰戢退血斑斑小魔行泣老魔死水族安敢恃其頑
欸乃澄江雲氣靜一乳萩發呈金山老漁打槳弄空
碧鐵甕水落聲潺潺予也久客快一覩瘋憂以痒稍
可刪天公變幻偶然爾盛世豈久容神奸

贈許德生年丈

憶君初遇北而豪口如巨河翻春濤時余萍泊海虞
墅感君意氣干雲高同趺指樹堂中月對寫生花夢

裏豪別來廿年如轉電君已壯年予髮變相逢不識
重問名疑似夢中曾夢見載論夜雨秣陵秋載識春
風尚湖面君文日奇趣日衆劍氣燭天牛斗動俗眼
按劍不敢收淚泣陵陽血花凍老我惜別兼重才為
君高歌百感來

劉公祖老師政成 試入

簾垂銀蒜日斜懸歷鴨初升百和煙游刃試餘新報
政處膏不潤舊觀玄燈前閱案翻甘雨堂上司烹若
小鮮秋入爽鳩搏勁翮風蜩五馬動連錢千村稻熟
香翻雪萬室生春暖欲煙月浴瀟湘光出海雲清天

馬錦扶蟬飛聲北斗班珙笴衡士南都畫杞柟題蕋
真成冰作鑑草玄果有筆如椽遥知彤管宣綸日正
是黄童拜舞年其愧駑駘頻剪拂敢爲一嘯仰蒼天

宛陵徐太學穆如拉遊散亭時偕馮茂椽年丈

葛滁之先生同登凌雲閣郎以閣間靈異居

然棲五字作韵韵各四句

層巖殘雪漏空青萬疊梨花煙未醒中有一閣劈空

起疑是神鬼摶精靈我欲憑虛問奇異騎鯨人去潛

蛟睡但見苔鼠跳枯藤崩崖白日相虧蔽忽有紫烝

團階除此際合有仙人居狂呼斗酒招與飲仙人橐

我空籧篨倚歌欹巢清如烟山阿日落蘭膏然醉眠
白雲弄新月吾曹何必非神仙清風吹林木葉啼王
賢客醉天中棲若个隔窓飛霹靂一聲砲落銀河低

采石放歌弔李謫仙

采石磯采石之石怒欲飛山光有無遍尋微烟寒日
暮行人稀吾欲尋太白仙人之所依天關奡奡啓兩
扉太白或者游戲乎其涯山鬼夜嘯索人而食之太
白胡可以久歸巫咸向前執其袪云驂赤鯉駕文螭
攬江捉月是乎非下有蛟龍怒且飢吁嗟乎太白莫
或逢其威珮聲珊瑟步江妃手持明玉鮫綃衣或者

見太白之所棲整衣再拜前致詞掉頭不顧烟霧霏
徘徊延佇愁思肥忽見山月吐半規下有明星揚素
輝疑是太白宫袍緋歲歲年年牛渚下潮聲霹靂吞
石闘我懷太白淚盈把槯牙息機憐者寡雲水茫茫

無處所黄昏石磴還子馬古班誰是長年者

飲程蔡二兒聞童子作牛鳴追紀其事

短檠皻皻燈花笑桑落篘甕金提釣石徊蟹黄紅正
照茜莖蝦子輕鹽調錄事令行觴政峭呼盧喝雉人
神妙連飛百觥玉山耀興來鼓臂猛虎跳十指出没
流清眺酒酣耳熱舒長嘯欲作奇法供大酺促令童

子作牛叫初作一聲微朦朧恰是犢鳴甕盎中須臾
轉喉鬧春風大牛蓦䂍風雖雄爲牟爲𤕦如不同平
砂[illegible][illegible]陰虹[illegible][illegible]繞飛蝃蝀八百里駛吼當空
嗌歙喘月吳關東荷蓑荷笠雨濛濛神哉里巷有奇
童令我爽然思無窮

九日人神仙宫有感

秋風九日與正濃踏步直入神仙宫十年不見玉真
面一坏朽壤塵濛濛更覓當時黄冠子壯者已去老
者死頹墻半堵庭壓苔破星數椽穴聚蟻陰房蕭森
寒氣凝白日如夜不聞聲惟有風觸破窓紙鳴鳴猶

似笙簧鳴蒼鼠跳梁來復去柴門欲落蛛網聚直北
一望碧草萋是我昔時讀書處對之淒切增愁腸日
斜童子催進觴有酒哽咽不能下浩歌倚檻天蒼蒼
君不見梁王殿魏武臺秖今俱已成灰埃世間萬物
有破壞且須痛飲三百杯

代王基生祝徐侯

曈曨旭日臨武塘武塘烟火百萬強民繁而疲號難
治煩則易擾疲則傷吾師蒿目咸撫之驅民往往如
驅羊下車先問逋逃主陽驕直覩戰兩股掉頭不理
負萊傭屑屑幺麽何足數編徭按籍愁民離哀多盈

寡稱物施賴赤潑剌泳水涯二百餘里歡聲馳士之
宿疾一洗之危冠褒袖漢威儀文章爾雅絕澆漓三
年政成風俗易素績知為天下一共也不斂不能揚
深仁亦效康衢擊缶人

梅月圖

老梅橫出三四幹鐵骨開香生不斷結璘空外遙見
之忙促織阿駕白瑄飛來對坐理清光婉轉從花學
素粧閒思幽情兩相解從此桂花不敢芳王卿靜者
雅且都令工掃作梅月圖羅浮廣寒起咫尺[illegible]
瑟臨冰壺

明月行懷王大基生

今年月是去年月去年人作今[illegible]
將今年對月腸斷絕腸斷絕兮起[illegible]
凝霜緣錢盈階蒔草芳綮予懷兮不[illegible]丈夫[illegible]
寧有淚已覺簌簌沾衣裳安得上天為月光流清輝
兮盪綺窓埃爾誦讀之琅璅安得與月同翺翔織阿
娥娥望舒鏘鏘發婁江兮歷武塘穿君牖兮坐君堂
又安得為月中之吳罡持長劍奮修斧落桂桂而下
之送君兩袖生天香顧瞻徘徊憂來無方歲如馳兮
不與奈老我今他鄉仰天一歌星斗移明月黯黯沈

垂楊

雜卉圖引

造化小兒頗苦慳百卉不許同時鮮梅花蘭花已隔
代何況菊與凌波仙麗姬靚粧絕世妍避風屧支眞
可憐海棠初睡迎風前潘妃步步生金蓮阿嬌麗華
俱便娟假饒羅坐圍綺筵追歡買笑鬬濃纖傾城傾
國不足惜豈不鬼蕩魂九遷奈何不得同比肩令人
對此心茫然馬驚開士號蘭谷筆鋒寫盡千毫禿元
滿已後丹青獨墨花亂洒如驚沙收拾化工歸尺幅
一時寫出十四種香來隱隱風謖謖亭午把玩西窗

下雷雨掩至龍遶屋見茲人物驚鬼族遂疑天地欲反覆從來象帝愛玄牝糊漫洩漏無餘蓄天若知之天應哭

怨母詞

去年花開滿路傍今年花折令人傷萬物會應有遷改若个紅顏得久長秦氏好女明月珠鬱金翡翠紅樓居誰家年少繁華子緯約娉婷樓下趨足下絲履五文章頭上碧簪世所無長門詞賦人無敵衛玠風流玉不如迴光照映金屈戌烟動碧紗望空碧望郎冉冉去復來春風漠漠春雲織寸腸繚亂神魂翻珠

濺紅綿淚雙滴願爲香汗透嬌懷願爲紈袴拈柔膝奈何阿母禁持之行監坐守難轉移花開昨日今零落娥娥可憐能幾時

醉歌行

蓐收初駕西南道先驅豐隆戰原草松杉斗折如斷蓬何況井梧一葉掃亭午起來病骨寒亂搔短髮雙灰稱叩門剝啄者是誰短衫輕蓋黃鬚老云予有酒肯且多云予有茶香亦好一言兩言盤予懷使我未行先絕倒相隨沾濕上危樓安窓南向雲渺渺枓斛雞頭瀉玉圓紫瓠之瓜蜜脾皓脫巾大叫呼五木數籌賭酒如賭錢張哥起作鸜鵒舞李哥起唱竹枝篇酒力愈酣膽愈大視烹蓍龍如小鮮問伊如是苦多雨陰霾日夕相纏綿傍有一客倚檻臥似醉不醉心寬顛爲問壺公縮地術便欲赴此凌風烟余恐白雲攪其袪牽之下樓心茫然

五言排律

送孔少參任秦中西寧道

天子重邊計遴賢守四夷珂標寒積石獵火照燕支遠鎮孤星峙長驅大月梟敵須無敵敵治以不治治渥水龍爲馬葡萄酒似脂誠調嘦喈將醉草受降詩

控弓綿千甸呼庚苦一時耕屯開虎落推轂戢狼旂青海魚書少紅崖鳳信遲巖巖專閫寄穆穆故人思聯步趨香省分曹接履綦抱冰談月共佩劍却萊遺分陝功成後尋余東海湄

贈井梧開士

下榻投孤寺東鄰見老僧高談花雨落片衲法雲凝對竹開精舍臨書展佛燈煙疎茶竈熟春暖鉢龍騰但悟眞無理不論小大乘玄生禪榻月清點玉壺冰率意刪常格聞言得未曾道衣縈古衲傲骨少新朋馴鳥時親食栽花細引藤爲逢柴里客時過虎溪塍

頌江母楊夫人八袠有引

江公祖千秋祝母之辰正　聖天子萬國呼
嵩之日既快圖浮五老瑞圖蓂莢之階又看
樂奏雙成祥擁樹萱之室歲時巧合情迹併
融於是繪忠孝之本懷鳴國家之同豫各採
篇什叶之賡歌敬勒蕪詞用申華祝

瑞氣通南極鮮霞帶北堂呼嵩方輯玉舞彩正稱觴
蓂曆迴閶闔萱階切太陽歡來天地潤情至酒梧楊
鳳吹分天樂鸞冠出尚方不由機杼訓曷覲袞衣光
閥閱承先德纓緌振後芳憶籍耆義重詠雪絮風香

占道憑韓几新恩戴漢章羨阿二程□傳與大蘇商
休睟蘭標峻文通筆焰長甄材皆棫樸望氣識干將
庭列瓏璁樹芝開菌蠢房霞洲蟠烝紫寶婺燦星芒
晉國夫人齒瑤池王母行非關飯雲子自別具天腸
鬟影翻雙鶴僊音動八琅請持綠玉杖將母祝無疆

七言排律

冐玄翁老年伯暨年母太夫人七十雙壽詩

淮甸雙星出海隅霞光朝舉啓祥圖虹升總揆千秋
藻鳳盟能標百世模試宰青山將玉案倣君碧水皎
冰壺兩教騎竹瞻霞舉每到栽花見露濡章貢績中

三異備絃歌聲裏十奇俱租清粒粒成心穀賦治田
田得道腴泮水一新宮有色長虹載架涉無虞甫謳
何暮懽方劇忽報將歸戀轉紆郢域撤分盤錯舊江
城兵動借援孤已拚生別家人掉更獲雄進烈士謨
荅赤教寧依井市鄰封和協率師徒縱因自返威斯
赫剪冦如焚力果殊欲託股肱勤翰紵忽思田里慈
荒蕪鳥道連雲備賜履華林媚日喜操瓢松間偶奕
鷲濤響水際高酣倩竹扶開徑但教辭祿襪垂竿寧
必拂珊瑚共知凫舄如喬也誰識鴻家有孟乎案舉
竹窓逾自肅琴調花樹老相孚八駿西駕遲王母一

鳥東來蔬戴姑蘭發瓊蕤當戶秀珠驪明月不淵枯
瑞時清泰麟爲種衍世靈長鳳又雛家學久延祛蠹
簡科名無愧在烹衢壁山譽重心相照金鏡懸空鑒
共輸忻曳華裾紛綵戲漸搖蕙珮過庭趨承顏却取
鶵行件進壽何妨蓬島逾七十年俱移蓂莢八千歲
共問桑榆黃滋耇色浮杯菊紫入書囊作臂萸香案
仙班原不老聖朝耆社可長呼褒章詎少王言寵爭
獻雲謡續若鋪

丹陽旅感別陳茂之道士

歲暮交輪擊五衢朱方墅色客心孤自慙無事同羈

旅却被閒鷗笑老夫毎厭驛亭煩病馬幾過酒肆念當壚徑行乞食支公社棲托分雲栓下徒月鼎貯丹飛作邑羽衣飄練散爲湖新霧歛雨沉千雅五木挑燈轉一爐香泛青精時共飯茗浮翠淚亦頻呼他時相憶能相慰好寄箋雲入故都

華山劉鍊師朝參問關抵吳求諸公書道德經携歸鏤石藏之雲壑詩以送之

蓮峯煙雲甲天下吳會煙雲長紙價日日澂雲太華巔却來吳會求書玄五千字字蓮花簇香霧濕烟生尺幅只恐秋風挾字飛撥雲樁石鏤翠微芒鞋綠杖

千山發出關入關一隻鶴曾飲明星玉女漿只乞名書不乞糧秪今秦關滿冠甲狺狺豺虎不可狎自云劉根道烝高靈符半寸皆崩逃余家舊住杜陽左聞君西歸鼻出火（予家系秦中南渡歸吳十有餘世矣今見秦中諸公未免有情故詩尾及之）

戴孺人八袠壽章

夜寒寶婺光千尺青女素娥暗如石游戲人間八十年遠山一片氷華鬟有子皤雲丹竈紅有孫吹杖青藜赤只今林立森成行誰識當年苦荼檗梅花吹徹北風香繡屏錦字明珠光庭含百和芝蘭氣簾捲三山蓬島霜隱隱翠鸞乘紫霧飛飛青鳥啣紅觴唯有盤桃未易熟天門詄蕩雲蒼蒼回視井橘大如斗中坐二老黃衣裳起來再拜稱未央噫嘻緱山之桃何足芳

觀畫冊遂讀貞女傳因嘆天下有鬚眉之不若者爰爲之賦

山房窈窕山雲裏山勢蒼寒劈空起山泉一呼開玻瓈小橋曲坂依流水水漱松根鏤石香枝枝葉葉相低昂下有栢舟何泛泛令人却憶衛共姜共姜已識兩髦面之死靡他石不轉芳孤千載照書彤不見瀟

洲貞女傳貞女生長名門閭十五十六通諸書笄年十七行出閤七月黃姑渡錦車可憐勃窣黃公子玉樓六月催修史天上迢迢去不回生壁文鴛解連理綠窓訃至啼沄沄來唁我儀髽而奔不願同衾願同穴縞綦素練携晨昏秩宗聞之淚如瀑死者巳矣生者悼夫恩自淺義自深先賜未亡貞女號山可泐兮水可越此志此生不可奪余欲臨風爲寫真愧殺世間鬚眉人

五言律詩

贈無幻上人

譜蔬齋佛事清課與時忘浮碧逭生萊餘紅帶子薑
酒因元亮設茶與趙州嘗時或隱几坐嗒焉不可量

重游天界寺

重來謁古寺爲愛石雲孤躡屐登蒼靄飛身入畫圖
忽如僧撞月疑有鬼爲梟犛轆聲何處編鐘起莫湖

招飲王世兄牧生於木木亭二首

相逢經廿載今始識兄顏喜極悲仍並情深禮自刪
綠陰移曉席紅葉借秋山意氣不知夜重城已掩關

其二

木末開亭子林尖坐我兄暮霞衫袖出殘日酒杯生

先澤三江意故人千里情悲來天地黑四面起秋聲

送沈觀察桐江入蜀之任二首

梅花開曉吹珠勒點江塵澆轄一杯酒乘傳萬里身
楚雲湘雁夜蜀帝錦城春戎索宜深控秦氛恐及鄰

其二

中國方多故而君胡遠征廿年淹晝省一鶴入夷城
介氣紆南極遐荒折大名不須司馬檄蠻騎遶花迎

除夕

臘歸何草草酒炙紛具陳又送秣陵歲誰招舊水春
浮名三十棒鼓頹鬢五粹辛欲飲還停酌呼嵩問溺壓

酌生生菴

何物老僧鬅逶迤闢徑幽羅梅香作國洗竹翠爲丘
院烟扶茗椀山鳥間歌喉鄭重主人意移尊逐勝留

草昧講師北去

何年叅白法來此立無宗半半諸天外三車一指中
點知頭是石識聽樹爲龍行逐孤雲去天花遶法容

夜入淮口懷古

明月角弓弨偏舟歸斂貂雲來三楚鬱河入面淮驕
草沒婆羅碣烟荒胯下橋吾家夫子廟高影際層霄

立秋日舟次濟上

客况經時改旅懷隨物遷荷殘濟水露柳老縠城烟
對酒雙蓬鬢瞻家萬里天將無梧葉意亦復怨新蟬

過頓莊

昔傳白雲嶽今見碧澌流帆挂山頭布船移石面鷗
清泠先帝澤蓄洩老臣猷不可聞豺虎一絲引九州

雨中酌湖上

不辭征路濕重此醉雲卮小雨文湖面鮮雲畫嶺眉
蒼龍啼老樹青乳咽春澌擡首問花信條風過幾時

秋夜同張向之吳伯珍兄弟小集

夜半日氣盡月澄波欲流梧陰晝空地蛩語領深秋

大白纖岡落高歌星漢浮相逢多俠興醉矣復添籌

紀行詩四十首

癸黃安

陰陽催歲暮來往易年籌少婦歸驢背疲人坐石頭大山當面立雙鵲負天游客邸留連久臨行亦自愁

桃花寺

獨行悠幽討入寺恍棲眞犬吠雲中豹僧歸天際人石壇花雨舊松磵白鷗新我亦忘機者彌清習靜心

翻北望山

貧僻行山背逢樵覓路頭滿山落空翠大抵盡松楸

磴險捫蘿上衫長被石留一登絕頂望人物總浮鷗

發桃花

班馬鳴前櫪啼烏散曉霞楓林丹似火霜葉白如花倦骨空征道思親苦憶家碧雲在何處引首望猶賒

途中書所見

廻盤經絕巘徙倚出重陂村僻仙源近林深鳥韻奇冰池雲母面雪嶺老人眉暮色餘兼歲登臨愁別離

岐亭懷古

路出岐亭站冀炊茆店沙猶聞獅吼處不見季常家日落千山火雲歸萬樹鴉逢僧訪前迹而我趙州茶

長至夜抵新州

先王閉關日而我邁征塵裘布吹成鐵鬚冰呵欲津路高天近馬烟散月親人候律今宵別休辭酒入脣

曉發新州

江抱新州碧沙仍舊日黃難期晴雨意莫辨水雲光逆旅原天地征蹄信鷫鷞平生我任達久矣破行藏

曠野

隔江三十里平野數千疇淺草承金鐙輕雲護玉楸望遙人影短險盡馬蹄道柳色斜陽處團風古渡頭

次團江

下馬團風渚烏林舊戰塲楚弓沙月白吳壘戍雲黃鑑影涵天遠襟流東地長江聲疑有恨如欲訴興亡

晚泊黃州

赤壁雲初暝烏林日漸紅波搖兩岸火人語隔江風夢鶴侵蝴蝶燃犀逼水宫天寒游子意清夜月明中

入郡懷古

竹樓今始見相對雪堂開故物已非舊題人安在哉江聲流日月古道暗塵埃後死今誰是登臨百感來

弔蘇文忠

碧年聞赤壁今日始登堂碣石蒼龍矯樆蔔白雪香

典型遺像在顯氣引雲長縱葦觀無際波天但渺茫

雙舟伎酌

演伎夾雙舟樊山月正幽尊罍依水置歌吹雜雲流
鼓作漁陽摻珠經漢女留乘槎從此逝我欲到瀛洲

謁甘將軍

萬里西通蜀三江東入吳崗巒列體勢勝槩啓雄圖
有勇推輿霸無人嗣伯符一從臣魏後鼎業已淪徂

發田家鎮

放艦迎風出驚濤觸石廻舟成之字去鳥帶墨痕來
山合天疑小江窮水復開此中堪卜宅無奈憶親催

阻風還次田家鎮

為貪積翠好天遣石尤狂再補登山興重開問水觴
霧高雲有淚烟澹日無光相賞翻成恨歸思尚渺茫

登山

行盡蛇盤路方知鳥道崇足邊飛去霧嶺下沒歸鴻
搔首捫天近高呼荅磵空石林紆鬱氣面面插芙蓉

雪行

翠嶺皆含雪連江總暎雲寒將愁共至天與岸無分
絮薄偎爐火形枯待酒薰扁舟臥不穩清響枕中聞

次口口

葉舟還信宿連日浪偏驕江晚梨雲漠沙寒絮雪饒
逆舟鯨自拜乞食鳥爭朝萬點思親淚隨風斷續飄

重登石鐘山

重來謁古寺為愛石雲孤驟展窮蒼霧飛光倒碧壺
吐吞搖日月表裏鑠江湖側耳聽泉籟鐘鳴似舊無

望匡廬

突兀此何處匡廬亘遠天黛浮五老筆青入九江船
雲影昏吳墅虹光落布泉荷生今已老誰與買山錢

游濟巖

廻波激爽籟湧石盡蓮花氣鬱雙姑峭濤蒸五老霞

靈鐘盤地軸宸翰灑天葩自權瑞臣算山光似照瑕

過彭澤懷陶徵士

順流下彭澤霧色鏁高春欲撥千山瘴言尋五柳踪
雲中人隱見畫裏屋交重靖節今何處孤山秀碧峯

髻山

神姑久寂莫惟有髻高懸環水開粧鏡蒸霞插寶鈿
烟流香勝濕風約翠翹偏不許凡人戴孤留咽怒泉

馬當阻風

盡日侵鷗渚終朝對馬當寒烟生古戍野燒入危塘
浪隱舟疑沒風吹雁不行令人愁欲老短鬢已頹雙

對月

對月商來霽占風計去途肯辭十日好假我片帆無
舫客兼齊晉江雲雜魏吳隨緣聊自慰天地盡吾徒

江夜

維舟依古岸水靜碧粼粼檻底雲承棹波中星射人
蘆殘稀宿鴈江濶隱修鱗停棹移時久鳧鷖亦自親

憶親

卒歲無多日倚閭有老親曰歸懷自昔問隔奈何今
風拍冰夷嘯砂昏山鬼吟好憑清夜夢飛越大江濱

過東流

東流依水置遙望若脐空人影魚龍並城煙蜃氣濛
山開趨背勢帆掛往來風意與雲俱懶閒情送落鴻

過安慶

百戰舒州地英雄久寂寥詩陽懸暮色滄海落歸潮
楚竹然魚子汀蘆宿鴈寮金陵行且近不斷瑞烟飄

池口有懷

黃鶴池邊鶴金雞石上雞乘雲千折去擘月一聲啼
不見仙人跡空傳羅隱題余來暮江上腸斷楚天低

江月

孤舟停暮色明滅浸寒山江冷霜垂練波清月墮環
檣光水檻裏人影玉壺間細聽泉聲起清潮逼岸還

望九華

勝拔千山儁名因太白傳連空來秀色接地倒蒼烟
嶺碧搖江練峯寒湧石蓮何時蕉夢醒日晏此高眠

江望

銜烟一道斜寒絮落蘆花匹馬江邊樹雙鳧柳外沙
媚人雲自懶愛我酒常賒歲暮晴波上愁來何處家

次蕪湖

倚棹鳩茲邑山光雜水氛估檣蟠郭遠市語隔江聞
烟氣凝為霧歌風散入雲古來佳麗地無日不紛紛

過天門山

巨靈啓闢闔隔岸兩峯晴梵宇雲爲礙人家柳作城
寒高嫌日淡風駛覺舟輕不識姑溪郡浮屠逼漢清

登牛渚

一逕通牛渚雙溪入鷺洲石烟寒嶺色松籟切江流
浪欲銜磯去山還共鷺浮臨風如有感問月此淹留

謁太白祠

吾愛李夫子風流百代遊醉吞滄海月才湧大江潮
灝氣還天地凝雲自暮朝古祠蘿薜裏松浪自刁調

望金陵

飛肆入帝里烟雨抹長千瑞繞鍾陵緩雲深風閣䆳
珠簾今甲第衰草昔衣冠莫問前朝事傷心如轉丸

拔秧

迂道經村落閒情趁野陰盈盈紅女手細細綠秧針
學步凌波穩看粧對影沉細腰如倦舞含笑聽歌音

愛妾換馬

紫騮我所重紅袖不須嗟寫月雙條翠如龍五箇花
橫行天地外度舞夕陽斜問爾傾城色何如汗血驊

遊香山

感懷伍子嶺釃酒陸公林巖壑易代謝秋風悲古今

開軒供怪石調管佐啼禽縱引天邊目悠然寫我心

登密因閣

深徑鑠平橋危樓倚碧霄水飛晴帶霧松籟晚兼潮
隔嶺雙峰出穿雲孤磬飄密因微結果怪石總相朝

茉莉

佳人自南國絕世號傾城色入三江重香含百越清
凌炎繁雪亂傲午數星橫珍重籠子髮般勤感汝情

過宜伯子村庄

蕭蕭風逼人歷歷星可親刺掛青絲袂枝留白氎巾
一聲鳴鳥起幾處突烟新曲澗寒塘外波光與竹鄰

雨懷

急雨度秋城疎窗黑影生衣蒸常帶潤鼓濕欲無聲
人作他鄉語蛙猶故國鳴旅懷愁日暮淒斷若爲情

書寮自題次孫若英韵六首

乾坤一敝廬歲月幾乘除對茗時燔鴨翻經夜走魚
靜看松影落澹許物情疎爲惜居諸晚關門只著書

其二

半畝宫無恙一庭草不除吹藜青出火洗研墨邀魚
啼鳥隔林滑危花落檻疎感懷營百慮時把讀殘書

其三

顏唐雖自放磊砢未能除舌在推塵談深起聽魚
科頭隨榻便傲骨與時疎頗類稽中散從來懶作書

其四

志結千秋上頻將一卷除未爹慙繡虎可遂涸鮑魚
日麗藤蘿淨烟微藥竈疎息機方掩卷風力爲開書

其五

野蒿沒深巷修竹隱階除閼破安蕉鹿從嗔上竹魚
小堂巢燕徧圭竇訪人疎自得南華理時翻西竺書

其六

寥落十年志蹉跎幾歲除賦成誰監狗鋏敝尚無魚

閒使書篇穩窮令故舊疎蕭然離月臥不草乞憐書

馬鶩胡雨

蕭寺鐘鳴後祇園鵶散初雨將花共落風與梵相挐
齋響傳梧切簷聲入枕疎細聽渾不厭人在碧霞居

弁園和宣曾詹韵

入檻巳驚別登樓勢絶殊遥看落空翠細視只虛無
綺牖臨閑近崩雲崝石扶林窮轉幽仄如欲遇麻姑

寒食踏春

長林如有待乘興幾回過藉草聽松籟因風聞鳥歌
意閑流水緩地迥拾春多遥看北邙下蜫㘚竟若何

過貴大芝田齋頭

斗室鎖烟霞臨軒映日華無時不過客有地即栽花
藥竈茶烟合琴床劍影斜但觀小隱處巳識長房家

春盡避客川上

晴日煖生烟亭皐春意還竹孫貪有子鶯老欲無言
晝永違迎懶情迂禮數顛相看如不識獨立俯清泉

寄徐甘若

我歸遲廿日君去促兼旬遂使浮雲意彌深游子心
交貧情始重別久念逾眞滿目皆愁路如何慰所親

舟次郵墅值雨

一枰過郵墅繁陰花岸懸風醒沉醉酒雨倒欲銜烟
雞引雛相語䳒呼群自遷野人罷農事溪上枕簑眠

別宣曾詹

頹魄無圓影雛歌有促音半窻殘雨夜一夕兩人心
道術存同氣天涯隱盍簪相期如不負何必共沾襟

別费也魯

小閣繡蟲編傳山絲麝烟太玄分火讀吾道一燈傳
獨鳥妟江外斷雲滄海邊自茲揮手去廻想各凄然

懷弟有寄三首

鳳池瞥眼過鶴市倚肩行落葉猶予骨賓鴻寫汝

數年惟悵望一揖了平生豈曰無愁訴難爲腸斷聲

其二

層城朔氣高寒色動征袍季子此時別余心終日勞
由拳天外國蔡宅雨中蒿伊鬱無窮恨相侵入鬢毛

其三

過也詩思好天涯阻賡歌非君愁定少不爾夢偏多
涕淚乾坤滿蹉跎歲月過明年杳無定近日且如何

登木末亭觴諸兄弟次道甫韵

携酒出南郭登臨殊豁然桃夭深竹裏石繡古祠邊
江暮弄殘日山春移少年醉歸遲小苑老眼得花憐

答王太史覺斯木末亭二首　以木韻

崇丘飲壓詰嵐露若爲親頑石有知巳長松無笑人登山宜及壯閱景畏逢新痱痳欽前哲千秋若比鄰

其二

携樽過寺背丞勝選松柯石氣濕林莽江光漏薜蘿難恒此日聚易逝若春何不飲恐非計來朝風雨多

陪尾流泉

圖經識陪尾今日始登臨灝氣涵河漢紅濤噴石林入漕分地脊過寺識禪心誰發臨流嘆奔忙變古今

次韻酬吳磊齋年臺

從來女媧石不補別離天儂仕如泥絮兒名與日懸風南宜再北髮白不重玄莫遂貌猿鶴斯民實可憐

放歸過開河驛

三五開河夜月明連靜漪荒塗分素魄昔影上金卮引典入寥廓弄人忘久疲故園今夕滿定莫數歸期

可經堂集卷之五

嘉禾徐石麒寶摩甫

七言律

元旦謁　孝陵值雪初霽

複道千兵立翠微水晶陵殿儼垂衣春回日永蟾蜍
睡夜靜風嘶鐵馬歸裯外珂光搖嶺雪雲中樹色點
袍緋南連禹穴功真並夙夜無忘咫尺威

壽趙忻城姜太夫人

珠翟冰裯捧大姜清絲緩肉問中堂雙城獻是麒麟
脯列國携俱沆瀣漿蒼珮細含萱草色斑衣遥貸袞

龍香踪來趙璧名天下况近瑤池盡夜光

請匡芷主大勝禪院二首

白業青蓮足翠阿公餘野服毎相過有無聞諦鷄鳴
樹大小乘禪獸渡河限鐵裹雲香氣濕衣珠迸雨筆
花和吾鄉古刹烟嵐處幸踏浮杯主薜蘿

長干烟樹鏁禪窩强起生公下碧阿人世比來青眼
少知師到處白雲多壁留殘偈教龍護錫響深欲並
鶴過我亦好閒今欲老請分半榻禮維摩

齋宿口占和鄭父母詠翁作書政

白雪朝飛五月凉齋官浮墨苧衣香心游象帝風俱

穆人並羲皇日未央嘉樹洗看還自嘯亂篁刪去不
須詳農時極目憂雲漢較雨占梳總漫商時考功言梳潤刪雨至故戲之

夏日偕月考功嵩少沈祠部愚公陳職方白菴
張武庫泠石諸年翁游天界禪寺

祇樹陰森夏殿凉溪蘿窈窕午風長不知杖履渾天
界猶向傍人問上方竹氣迸烟僧案濕龍涎浮火佛
牙蒼相携不減廬山伴故事應圖與石霜

春日偕涇陽年兄飲楊父母於藏春園承示戲
駁工部句詩率爾次韵兼謝簡率

水衡亭樹雲全歛浮翠蒲空光離離隔舍號篁正稱
闢高堂聯草經拾遺賦懸日月許誰和醉飲春山盡
是期慚愧盤供止青並不能留客底春時

和汪使君九篇新柳詩

銷得教烟暈未成東風喚起困初醒半開碧眼星星
媚乍學官腰故故輕黛淺不堪京兆畫影疎光惹灞
橋情留爲車蓋連雲蔭莫遣長吹出塞城

和韻錢宗伯御泠百祖堂詩

夢憶瞿曇記頂門廿年香氣恍梅村誰知歷歷看花
者卽是堂堂補處尊空界暫從色界顯白毫細逐彩

毫翻堂成百祖原來一笑指孤燈破八昏

文部園送訒翁鄭父母出鎮雲中話別

離懷去住黯難言候鳥號林總自煩此夕共酙文部月何年重泛秣陵尊秋高獵馬鳴雞塞日落邊聲起雁門知有長纓能縛　不教匹馬至渾源

聞說　負漢恩特移天部出平原書懸日月康成草旗擁龍蛇鄭吉屯賜劍拂星流午夜繁纓垂火動手門功成麟閣歸來日青鬢疑添雪數根

奉送御翁師相新被簡命兼呈嵩視

宗車夏篆出江干遙領諸侯謁紫鑾自爲嵩呼頻叱馭人因帝賚盡彈冠群開水國雲山潤鈞轉天街草木歡應是太和隨馬足頓令衝朧不知寒

文章昔定中原鼎麻詔新披太極絲周室九人先載望軒階六相后爲師瀛園思發從風草閣樹心懸捧日枝慙愧屬郎頭早白可容初服老江湄

寒夜宿禪院贈福上人

烟暝風尖行客稀半肩投止閟禪扉莫嫌花院推人出祇恨烏紗與道違問我馬牛呼卽應故生羊鹿見俱非晨鐘數點江雲外殘夢敲醒頓欲皈

登北固

崚嶒高閣倚重闉人語雞聲杳靄間水落江城高一塹潮迴海勢下雙山愁眉直北浮雲黑却羨歸南去雁閒滿眼櫓艫來更早誰憐逃屋讓招還

冒考功年兄署齋種梅次吳道甫韻

携得揚州水部春疑來江外洛妃神但栽宜選紅香處若灑須煩皓腕人數莖供珠防鳥下一枝橫鐵任霜頻花時香夢浮書屋風月高談互主賓

冒考功年兄旣種梅復四購佳竹數竿植之倚齋離離烟梢有干雲之勢卽用前韻賦之

梅花已占十分春部領還須湘水神三兩箇煙青出屋數十尋勢綵低人冷光墮几分雲濕碎影書墻漏月頻移種不辭心力盡山公原是入林賓

別房海客

粉署瞠乎學步初忽聞驪唱惜離居春江開鏡迎書舫錦甸含香待畫旟六察止聰毛是鳳兩朝諍虎矢爲魚此行不少瞻依者時事多艱好上書

賈鴻臚招飲同張年兄玉調菴燕子磯次韻二首

日高海氣未全收人立蒼茫燕子頭城建丹霞連左个江沈鐵鏁曳中流戎衣當日開堯甸兵燹何時靜

禹州携手登臨愁極目擬從兄訪赤松游
列岫呈青烟乍收年年神宇賽磯頭咽江危石聯拳
怒湧月澄波一線流樹影樓船疑茂苑水明歌吹似
揚州主人情重寧辭醉漁火生紅未倦游

早朝

馴象初回宮漏微鞭絲三拂曙烏飛天言滿國聽逾
靜聖治垂裳喻轉稀彝節立雲隨仗馬玄珪晃日照
朝衣夔龍滿眼知誰是鵷鷺初心已漫違

吳將軍入衛

一夜腥風動馬韓手提鐵騎向桑乾雨拋蒙鎧千軍

靜霜拂虎刀萬竈寒直以先聲逃黠　肯容殺氣傍
長安功成細柳歸營後論績還登大將壇

桑乾回望

帝城春樹五雲隈一望蒼茫意自摧燕子亂飛占氣
語桃花開笑審風開百年禮樂眞吾事滿目兵戈憶
將才斑馬欲行頻矜往桑乾河畔幾徘徊

贈李明衛直指二首

憶同擬策獻長楊幸矚凌霄白簡光青海烟飛銷障
厲紫宸聲重走豺狼澄天雨散花驄汗烈日寒生獬
豸霜屈指本朝眞御史季方端不愧元方

水碧澄湖紅蓼肥秋光先上漢臣衣栢臺月曉千門
靜鵷鷺風高燕雀違中國有好彈紙貴聖朝無闕諫
書稀東南近日多流祧好繪新圖上六飛

五月次舟樹下

女貞花雨漲行塘斷續回風斷續香引我輕橈停碧
樹看他新燕點滄浪浮家擬泛張融宅載酒誰過揚
子堂尚有未平心事在每聞　騎拭干將

初度

大衍因重又得三顛毛五月雪盤鬖百城青衿生來
癖十斗紅塵老去諳每怪聲凫能泛泛却因方枘笑

憨憨此心自有長生法懶向長生口訣參

登太白樓簡張澹石職方陸中涵武選

等閒興覎掛重樓一着名賢即勝游列檻摩空來泰
華殘碑擬蘚入龍蚪詞人已挾飛仙去浩氣還從我
輩留地主不愁無賀監興來自解鷫鸘裘

清明日朝　陵因縱觀形勝

杏林風雨拂烏紗策馬瞻陵趁落花地湧青蓮成艮
岳雲迴紫極護乾沙遥臨齊魯通王氣高壓雲韓歛
塞霞鵠立從臣齊拜舞敢因醉興泥春華

丙寅秋夜讌歸同鹿柴王四兄步月承贈佳句

散步林皐尚帝畿月明遥上逐臣衣千門雪色龍宮
冷萬里秋光兎子肥親舍雲寒愁老去君恩山重許
生歸感君不惜明珠贈他日相思上釣磯

夜發靜海抵直沽

禾黍高低弄夕曛檣燈零亂破黃昏樹蒸夜氣三分
雨帆裹秋烟一葉雲靜海金鉦鳴古戍直沽牙閫駐
新軍援遼已竭東南力何日辰韓捷策勛

過淮陰第三閘

甘羅城外水洶洶口隘河高勢若攻礁石束濤成雪
檻崩湍擊浪作芙蓉喧豗白晝吟驕蜩屈指青天倒

渴龍日暮征人愁欲絕可堪舟楫老章縫

贈陸山人

甫里先生百不關藏名家住白雲間檻當明鏡一重
水簾捲芙蓉數箇山茶竈烟微蟹眼退竹翹書壓豹
花斑有時獨抱鱸魚釣徐歛殘絲帶月還

偕吳伯珍宣魯詹吳龍媒游雁湖遂別魯詹

扁舟葉葉下重湖十里波光浸玉壺風動壁間朱鷺
竹水連江外子雲廬倚闌旐爽諸游子縱目高懷獨
老夫喜得相從又離別秋烟滿樹暮山孤

代其祝徐侯

早飛白雪映燕京遂擁非烟入魏城鄉律調成千谷
暖宓絲寫出一簾清爐香駐穗宵常直花戸迎風夜
不扃平日祇從魚學奮逢春亦共鳥爭鳴

新秋和韵

拄頰朝來已不同井梧脫處影偏工晨寒促織啼宵
露憶遠疏砧逗晚風殘水微微消落木清商細細入
蕉桐蓴肥千里知堪羨何必悲秋似楚中

吳謐生以詩見別次韵答之併示其兄仲開

昔於晉國驚雙陸今向吳家數二難揮塵時乎銷篆
暖論心忽爾抵更闌寒潭劍合龍飛近秋浦沙明雁

去單迢遞他鄉重回首每思佳句倍摧殘

賦得新月橫秋贈陳伯子公儀

木葉蕭森烟氣收遥空纖月澹初浮度來雪水無多
碧點作西湖不盡秋繡斧片痕停日出白眉一曲帶
星流他時見汝飛明鏡分我清光到十洲

送俞明所之任惠州

路指龍川飛葢斜腰間寶劍掣青蛇到來荔子丹迎
幰此去楊花白滿車蠻瘴變雲成五色海風吹雨淨
千家幽情最喜聽鷓鴣長日垂簾到晚衙

贈吳孔游

葉葉衣冠自昔年風流贏得一經傳問奇愧我非楊子擲賦知君似仲宣塊堀未平須付酒波瀾已定不驚淵從來世事同飄瓦莫向南樓更悵然

午日苦雨

黃梅五月直塘村三日三夜雨翻盆平疇大抵魚吹藻朱戸還驚浪撲門濕雲泛泛龍虬動野水濛濛滄溟渾老農飲泣烟波上何意菖蒲點綠樽

梅雨歎念弟

林梅將落雨霏霏雲黑天昏晝掩扉粘壁蝸廬陰自出接蟲蠖蛔飽思歸因憐小艇和雲度愁見層波夾

岸飛阿末不知何處宿白蘋洲上想欷歔

從弟午日移書欲附我游武林竟以秋月始得見信遂孤是約悵然作報

生憎遠水魚無准却恨深秋鴈始來老子於斯興不淺次公何必更相猜徑行問取武溪水携伴同登放鶴臺但使風期竟孤負月明湖上獨徘徊

贈費也魯併規

漢家司馬無長物到處携隨綠綺琴乍落啼鵑清夜淚忽飛敲月暮秋砧分聲入韻還能賦轉味論交想見深不識劉皇撫掌者風悠一曲果知音

贈許德生

四和烟暖黃金鴨一顧風生白玉郎此日茅菴頻見訪何年藜閣可相忘擲儒似芥春秋少有璺如冰月旦忙某也蒯緱難一割喜從樹酒話文章

夜泊姑蘇

闔閭城邊烏欲棲下上盤回遠樹啼獨泛扁舟悲失路遥分漁火認前溪歌喉轉落楓橋月行客聽殘茄店鷄愁喜不同同逆旅明朝烟雨又東西

別王大期生

欲與同歸事尚難獨留中夜起長歎文章底事蜉蝣

羽客路交情野鶴歡巳解相親爭按劍終期爲爾一彈冠吳宮兎牕應磨就飛向龍津水亦寒

雪

漠漠雲痕墜草來霏霏雪色浸樓臺旋看碧玉掌中舞落見桓伊笛裏梅萬里寒光留月住千林花蕊借春回袁安此日惟高臥客有誰能載酒來

俞伯子楚回寄訊

忽忽飄蕭僮至今離情無那閱商參數千里外經行絕二十月餘消息沉夔國涼烟埋地肺腥蛟吹霧失江心想卿馭布歸無恙塞鴈蘆花處處深

壬申除夕

猶是鷄斯約髮時何來鶴羽上顛絲天涯遥酹兄兼
弟客舍稱觴女作兒未有數椽供暮隱徒勞十載掛
朝資聖恩似海終難報吾意歸山已覺遲

甲戌誕日

電裏鬚眉漚裏身打開甕甕總酸辛眼前一杯宜滿
引此後千秋恐未眞賴有詩書供老輿可容麋鹿笑
羈人揆余好泛桃花去緱嶺緱山别有春

蘇二眉裁以詩見示却贈

井梧初引露華團此夕相逢一餉歡彩筆英如青䆉

玉新詩滑似黄金丸蟬聯細細從風落冰蠶絲絲點
月寒愧我徐寧多惡句兄從蘇軾更持難
泠泠朗月映寒扉遥自昆吾振碧輝函谷敗貂雖鹿
鹿緱林歸鶴已飛飛漫將藥鼎供遲暮且以琴書答
戰肥世眼任他貧相士從來傲骨肯棲依

壽胡尚桐六十

懸矢于今六十年碧窓吟老錫山煙秘探鴻寶炊雲
子藥採丹砂榛樹仙舞鳥衣衣培活火時因潑釀貧
名泉新題小額書高隱誰說蓬瀛弱水邊

落桃花詩次吳道甫韻

減却秣陵幾點春臨流迷殺問津人絳茵一洞身歲
阮紅雨數村家似秦扇底風飄香細細蹊前霞散碧
蓁蓁多應貪結五更千故卸曉粧寧是貧

憶家

不知春信近如何忽見桃花點碧阿却恨等閒辭澗
壑尚將老大委風波水明東海來千里雲暗南州草
一窩幾欲乞歸歸未得五湖烟雨夢中多

喜得居于松

誤點朝章十五年而今始結一枝緣迎窓綠洗機山
雨夾屋紅流歇浦泉書舍矮依嘉樹置陰壇高傍好

花懸尚須拳石看雲起擬賣南山半畝田

宋中丞太翁與家中丞僑畛交也時以吏掌垣
左遷留饑一見麒歡若平生憐余善病授以
調息口訣且聞余天機淺淺可與入道感其
知己寐不能忘今此語若新而人已成古矣

感而賦此以當江蘋

曾共班荆江水潯春江難與道爭深自言有訣能延
世許我忘機可入林一歲三遷明主眷兩朝多難老
臣心燮時未遂匡時志付與朝陽補鶴陰

招劉兵憲雲密游梅塢

選游携得素心人白髮寒花相照新小立澹烟分靜
氣輕沾香雨悟空因影移放鶴亭前月格老凌風臺
上身君去瀟湘知近遠相思頻寄一枝春
僧關鐘午踏晴沙不信春藏老圃家數曲曲懸吳仲
畫一枝枝似漢津槎妮人有夢梨雲醉墮額無聲香
霧奢我欲卜居從此老先澆杯酒聘梅花

夏日過焦山禪寺喜同諸兄弟

擬從方外學逃禪雨雨風風一棹偏海氣迸衣寒五
月龍涎裹寺濕諸天危磯樹裹鷗情遠幽夢燈殘鴈
影聯久點朝班愧前哲好將白法問南泉

杖拄青藤挂一壺同登絕頂坐蘼蕪杯搖淨練來三
楚掌瀉玻璃入五湖院靜鳥慈參竹笕水明僧定浸
葫蘆晚霞最喜看成綺鐘落禪扉興未孤

為吳道復代贈茅止生內四十初度

繡閣新裁日月懸風流妬殺蕊宮仙光生漢女珠初
濕曆吐藍田玉始烟雲捧六銖王母珮香聞半偈辟
支禪自非句曲真入種那肯臨凡與作緣

丁丑入賀過郯城度歲次壁間韻

昨宿荒烟古洞旁今辭殘歲昔賢鄉籌時計拙傷心
短聽帝情深極目長雪點郯城千舍白春歸官柳幾

村黃椒盤無奈撩鄉思雲樹重重望轉茫

即事再次前韻

築室從來苦道旁竟無奇策救窮鄉數家烟火安居
少七道輶軒去路長中澤有鴻思羽翼倦途何馬不
玄黃問官郯子稱名國遺跡千今未渺茫

晤姚明衡明府欽其才品為東諸侯之冠詩以
奉貽

豈與尋常循吏同立譚已足見才雄郊圻能使流移
集生聚眞如開創功遊刃尚稱為小試蒲絲何忍歎
其空因君却陋河陽宰安事栽花一縣中

走筆慰郯令姚明衡左遷簿史

官評吏治久傳傳郵壁看題淚滿膺野泫千家前召
伯新除大國舊枝乘二桃自古悲梁父萬弩憑誰策
馬陵罷賊終須思定遠莫愁點壁有青蠅

岱宗絕頂

曲磴盤廻十八重孤攀只共鳥分蹤雲飛白馬搖吳
練碑臥青虬識漢封為浣塵纓搜絕徑欲窮老眼立
危峰黃花洞口曾偃長可許扶藜一過從

再次郯城郵夫不給信信公署因憶同行文啓
美太學仍次舊韻

歸途再次古城旁重簡原題似夢鄉游子獨留天地
澗故人頻憶水雲長去時楙眼初藏碧今日蜂腰盡
退黃斑馬欲馳如驛敝可堪引首望蒼茫

送春日鄒城見芍藥

客久不知春色稀郵亭名卉殿春歸午笑朱闌醫窮
寵朝酣紫霧烟霏微直與牡丹分寶帔疑裁霞片作
天衣香氣暗薰人自醉豈緣憔悴困征騑

途中小立書所見

逶遲周道闊征車表樹輕盈一邏斜少婦屑揄供姆
膳老農牽子了官家綠濤風過漸漸麥紫雪晴看漠

漠沙景物依然人獨悴平生無淚亦如麻

張掌垣九山直諫被摧周南共惜口占送之

離鐏難挽直臣韉暫謫何非聖主恩雲暗紫微占見
覡書留青瑣照黃昏名高只益時人妬身退彌知吾
道尊喜是九齡身未老好儲定力正乾坤

贈陳魯直新遷比部

共地同憂春復春况爲兄弟世婚姻應知置水扶風
者定是虞淵捧日人剩伎籠鵝書欲就衙官司馬賦
能新朝廷大獄憂方起好把祥刑仔細陳

騎入犯次蔣宮端八公原韻

天驕一夜向南飛動地崩逃去曷之但有私交謀兎
窟倩誰轉戰出燕支黃羅鼓死營星落白日魔高山
海移聞說行師裴度在可將空手定安危
血濺親藩半北行中樞豈是政權輕奪情擬雪寧前
恥辱國翻爲城下盟立仗鳴騶諸諫省怡堂燕雀老
孤卿自愬無策回天地尚掛臣班一姓名

退過鄒滕道上

惟餘歸燕弔居停此地曾悲　燹經兵氣未消聞野
哭人烟初浣劇夷腥蒼雲闉軫思唐勒白首鋤園愧
管寧見語　猶薊北可將何策慰朝廷

戲次田娘婉玉驛壁韻

香撲鄆垣賦幾行一行一淚恨宵長誰將林下迴文
婦嫁與河東落桂郎雙眼乍凝貪夢接半衾如暖足
神傷薄情若解憐情種敢使黃衣倒綠裳

暮春裓日復宿剡城官舍

郵壁重來認舊書寂寥休訝是荒屋泉分沂水香千
折花借杏壇紅一株喜有問官傳勝事驚聞養寇出
中樞（鄒因寇亂輪蹄交萃衛敝難言而當事畏縮驕語計無寇患愈烈故及之）孤臣極目
天高遠幾爲時艱欲向隅

哭盧制閫九台年兄

塞垣鎖鑰重親瑞撫帥齊稱上壽觴醉裏忽傳邊羽
白夢中驚見戍雲黃須臾三輔膏鈇倉卒孤臣拜
尚方碎首酬恩原不薄邇來幾見爾封疆
一介文人領彩毫十年甲胄樹干旄凱還曾偃漁陽
鼓誓戰先盟李廣刀萇碧有憐燕草泣馬珠無影漢
雲高幾番義憤悲難遏中夜披衣起一號

過滕驛聞 未出口

駐馬滕陽有所思荒郵俛仰不勝悲三歌誰折田文
券一禍空留太白碑城閉春風烟火少道經旬始簡
書邇中朝未罷軍容使還 悠悠[illegible]可期

乾若錦旋及申宗公五衮

莪亭山上湧紅芝芝秀山高勝事宜杖底墨花浮竹
屋日邊宮錦動霞卮捶壺自喜負薪者攜絮何慙拾
芥兒早曉中興將獻頌好憑著述佐清時

送別施大銀臺四明被放南還

擊楫悲歌行路難逐臣猶憶主恩寬荒村突冷孤忠
主古戍旗高盜是官玉阪行參蘇軾筍剡溪擬進子
陵竿同來未得同歸去淚咽燕臺白日寒

去國四首

君恩臣罪總如山負戴靡任去住艱不喜春風吹鬢
絲更憎曉月並弓彎赤城卑覬蠻烟外紫極觚稜杳
靄間慚愧老臣心髮短無能爲國靜豩頑

其二

豈曰無家懷此都君恩自與世恩殊孤虹白日三千
丈雙眼青天一匹夫好倩夔龍行雨露莫教鴻鴈足
江湖征塵紅處干戈滿回首燕山起鷓鴣

其三

帝郊何日洗欃槍時值艱危百慮長帝老杜鵑春夢
破望窮鵝鵲曉雲襄問心可照三槐樹卜宅將經五
柳庄報國無能惟有淚歸修農課急官糧

其四

放臣久矣欲歸田何事臨岐倍黯然自恨虛糜孤雨
露況經滿眼足戈鋋鐘聲出寺疑宮漏花氣侵衣憶
御烟白首窮途無一事日依北斗誦堯天

次李太史二河扇頭韻

無計空圄乖法曹誰憐放鳥拂頳毛長源簸軸烟雲
滿供奉文章日月高正色講筵陳至計投詩還客鎮
輕舠風前注想殷勤意氣味濃於玉色醪

次林太史可任扇頭韻

爲求懺罪乞禪宗一滴曹溪法雨重入侍衮龍繡錦

帳歸詞狂象扃玄封從來蕉鹿同占夢此去蓴鱸好
壯容感激故人情意重教余搖扇却蠻烽

鄭太宰玄岳七袠

四朝元老七旬仙言行雙高日月懸桃李舊栽成一
柱塲駒新縶動連錢綂均南北山濤啓補袞中興吉
甫賢況是帝心重簡在漫將姹女問紅泉

和錢孝廉仲芳扇頭慰詩

尋花信步愛扶鳩贏得閑身傲五侯歸隱併無桑十
畝擬占巳落遯初繇銅駝定釋春風恨績女空煩永
日憂雖有五湖烟水在休臣未敢為身謀

聞說瑯琊尚控弦腥風吹斷踏青天舞鶯野店無炊
黍豈是春城早禁烟宫繡自歸杠鼎客蓉城應屬掌
書仙垂鞭踏曲殘陽裏別意還同馬鬣旋

別孫督院詹山時以大廷尉出為宣督

猾夏烽高簡咨繇天心似欲偃蚩尤風生緩帶明珠
絡月滿彤弓白玉弨三捷定期茲一月五湖何計泛
扁舟瀕行曾與銓樞議袞闕還歸吉甫修

別劉少司馬玉𤩽

老去春明雪滿顛放還猶荷聖恩偏歸程莫好於三
月別意難輕在暮年近日行人惟軒蹕舊時城聚但

荒烟相思回首天堦迥日詠甘棠賦一篇

詠報國寺雙松

自與橋南體勢殊寒光千丈只横鋪藏名別號支離
叟避世辭封子大夫粧向佛頭分翠靄聲疑雉尾出
笙竽為經兵燹難成別拾取雙青摛一圖

酬白大司農慧峰咭行次韻

憶昔聯趨上紫宸分曹共矢克艱臣夷飛自負風雲
世波蕩何傷渤澥春澤畔厭聞漁讓屈終山生愧蠖
求伸只今漕輓稱艱事別淚寧關聽泣麟

答内閣中翰梁愼可詩次韻

時艱肯托許巢倫貫索芒高漢法綸丹筆幾停求赦
青白雲空領愧為臣江南醞熟歸何日薊北烟荒久
不春剩有新詩通御氣放翁一讀一沾巾

孟夏

聞說承天報覆城松楸欲問更吞聲當年諫䘮幾無
種此日犧恩孰奉牲養冠老臣蒙慰錄弄池小醜漸
偷名敷天不共人悲憤可少桓桓十萬兵

承王少宰素公吳掌垣磊齋觴酌壇宫言別并

及世態有感

小避偎宫勝祇園牡丹花氣點清尊不因點

駐那得弟兄終日温乳虎頁[illegible]
無言相逢每恨輕相別何日[illegible]
次文供奉啓美扇頭韻
聊蕭荒徑奈何冬喜有高朋足鼎鐘[illegible]
竹幾何一樹欲欺峰聽談温室頻移坐目送寒鴉獨
倚松漫說當年巢許事於今惟有莪從龍
其二
窄窄柴門淺淺苔碧煙深鏁待君開借來月色能留
客賒得山居好種梅薊北風塵頻入夢江南雲氣[illegible]
登臺明年此日俱無恙再向山根辟幾廻

弔露筋夫人
薰風吹過露筋祠整服停橈一弔之滿目濕烟生[illegible]
鳥斷腸何處盡紅血蚊亡以[illegible]留生氣至此[illegible]
世知近報予冠從楚祀[illegible]三嘆薦江蘺
壽顧珠巖父母二首
廣陵濤色挂蒼天散入薰風單父絃珠白鷺洲明月
出巖高鰈海紫雲逓千秋交味玄如水萬井歡歌氣
若烟早晚聖明如訪舊雍孫今有彥先賢
年少飛鳧出帝庭蓮花翠鍔發新硎我從漢傳求循
吏君向吳天現福星冰映玉壺春不散月懸金鏡曉

長發已看掌上無窮澤何必荊南有宾靈
挽巖叟顧年兄夫人
何處難銷淚萬行十年從宦尚糟糠曾分績火添藜
照更掌機絲佐栢霜神盡為愁姑未起孝窮直與顯
相方彎書可是能增價雲散青天月渺茫
哭嬸母韓孺人復之倩弟示詩次韻以答
纍粘不見大刀頭化石餘竟掩故垢四十年辛同水
逝三千日眼共眉愁憤縈草際無窮碧淚灑天涯不
盡流欲慰重泉何物是祝君愼勿委箕裘
五言絶

文園前輩以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為韻各
拈十絶於石因爾口占取喓心捧
有美懷前修新詩賡同服憑誰領遺風日暮蕭蕭竹
其二
昨蹟已成古來朝知及今何如逹觀者一往棲雲深
其三
吾心本不繫偶為曲池留風暖琉璃綢烟空玉帶流
其四
林深好鳥來對坐若平昔鉤輈話桑麻聊爾成主客
其五

隔花懸大旗云是屯兵處烟竈入雲清能無庚癸慮

其六

新來求廣鑄磬服薄於羅何如春沼裏依樣起錢荷

其七

風翅花徑香烟散林光淨趣以日涉成幸無簡書廢

其八

側足登危棲緬懷愁泄沓啓窻仰鍾陵日暮歸雲納

其九

本意久忘熱荷風且貢凉閒情隨樹蔭不覺有高堂

其十

曲檻花明處小橋春暮時爲嫌流景促翻恨典衣遲

贈承如上人二首

作麼雲棲去爲恭蓮池師蓮池不自我我自有蓮池

其二

到得雲棲頂亦無雲可棲松頭日落處猛虎一聲啼

九日

歲歲茱萸酒今年是故鄉相逢俱可醉何必更登山

論鼠三首

夜深鼠縱橫來往如奔馬告鼠莫狂行曙色將射尨

其二

使貍欲制鼠乃與鼠一家告鼠雖一家貍愛不可誇

其三

携伴復挈子横行床第下爾鼠未來時曾有横行者

懷人

登棲望西南引月垂楊缺不見豫章城但見關山月

其二

嵜窻聊偃臥腸絶愁悠期開眼見屋月合眼見所思

其三

結朋千里外憑高一呼之風微氣渾短不得到天涯

嘗藕

凍雪浮金液寒瓊映玉巵何緣蟢子入隨處忽牵絲

秋悠

獨眠愁不穩身如轆轤轉聽雨滴芭蕉一點復一點

七言絶

靈谷寺琵琶街

空街咽咽響檀槽應手誰將絃索操可似維摩是摩詰石壇新度鬱輪袍

南台郭丹葵年丈惠菊

一夕西風葉滿臺黃花不減艶陽開只因烏府初移得盡帶稜稜霜氣來

送薛更生入北平二首

闌兄策馬向桑乾竟夕離愁春雨寒十丈京塵黃白
日朧朧烟霧隱長安

去年豺虎尚縱橫北去而今不易行見說黃金臺畔
客無心更欲請長纓

題王崑華年翁畫額

秋山已入高人格紅樹疑留太史春寄語中流自在
者好將舟楫起沈淪

詠銀杏

離離垂子綠雲新不見飛花點翠茵待得秋苞香拆

後星星白眼看何人

橋頭

經行十九年前地一樣冬風吹鬢枯勒馬徘徊尋舊
跡石橋楊柳幾株株

贈　上人

能空諸有老曇瞿半澱江雲半結趺烟景滿山詩鉢
裏可分一片到儂無

風流何處叩禪居半畝花龕挂碧虛啓牖山雲闌人
坐南宮畫譜米顛書

吳道甫途中惠橄欖

承兄惠我果青青翠霧寒濤夾齒馨留得數枚香滿
把待敲石火煑中泠

遊牛首四絕

松翠叢山雲叢人莽蒼一徑接嶙峋垂鞭信馬牛頭
上風過巉巗落梵音

夾山竹樹接清光更有清光山外襄縱目欲收無盡
勝振衣還上最高岡

嵐氣松烟咫尺迷山僧作眼度雲梯捨身巖上憑虛
立澱盡金華殿脚泥

牛毛蟠作老松丫怒舞青虬似攫拏隱入禪扉聽說

法倒和塔影伴蓮花

莫愁湖二首

莫愁何處水空春釀篤莫愁愁殺人一樹絳桃陪着
笑秖應前是莫愁身

東風吹散赤城霞盡入當湖數樹花日暮不聞傳漢
臘輕烟猶在五侯家

弔會稽女子

按會稽女子不知其誰氏妾抵古驛題三絕
詩遂投繯焉予詳其句迨武非烟流也果若
非烟死亦何恨然猶愈於昔之易安今之安

有生次韻以弔之
花爲竿顔顔絶塵苧蘿汀畔行雲身生憎誤嫁武家
行逐使鏡臺不復春
古驛眞同鬼魅游憐青蓋碧對悠悠知心不見生何
用手拗瑶簪折鳳頭
裁成新愁寄憑誰風爲蕭條馬爲悲老眼久無憐玉
意爲卿一弔淚雙垂

附會稽驛壁詩

茜紅衫子半蒙塵一盞孤燈伴此身恰似梨花經
雨後可憐零落舊時春　終日如同虎豹游含情

默坐恨悠悠老天生妾非無命留與風流作話頭
萬種憂愁訴與誰對人强笑背人悲此詩莫把
尋常看一句詩成千淚垂

暮春柳

纔成書罷又成綿爲報春恩不自憐春債未完春欲
去愁眉鎖盡舊時煙

回首

啼鳩呼雨濕朝塵堤柳青青入袖新回首天街雲霧
裏可憐春屬可憐人

逆旅

時鄭傳奉裁輶軒之客往往困辱于逆旅奉
士固自賤也感而賦此
逆旅聊蕭仕與孤停驂呼酒對眠驢主人笑問客何
事草肆何勞辱大夫

古道新柳

策蹇風塵天際回斬新柳眼爲誰開似因陶令曾相
識故晛勞勞俗吏來

失題

風起燕臺土一身憶家山夜雨湖濱不知何院新栽
柳偷得江南幾點春

次東昌觀販棗

蜺却烏紗學賈師請將北棗決贏奇回言國棗新增
價大棗如瓜去若遺

望峄山

峄嶺雲開日望奇風將嵐翠上袍稀莽蒼不改秦時
色遺事銷沈到石碑

宿鐘吾驛

四郊小醜莫狂圖率土人心尚國初歲歲轉漕千萬
艫盡懸日影過鐘吾

經漂母祠三首

萬金散盡獨夫事一飯常留千載名不信祇今淮水上高雲只共古祠平

負羈里內負羈妻漂母津頭漂母祠可是婦人偏具眼男兒何地着鬚眉

哀憐進食母常有何獨母名留至今應是淮陰報漂母未關漂母識淮陰

阻雨訪僧

潑雨遥烟歇桂橈爲貪幽寂訪僧寮禪門春色無人主一樹胭脂濕絳桃

贈醫徐調宇

記得同參萬笏霞别來又是十年賒不知屋畔新栽樹添却幾株紅杏花

題林亭畫

千霄巉石芙蓉壑嵐烟不生嵐氣静茅屋苔交虎跡青溪橋水落龍涎冷

九日治平山戲題

輕注沉檀一點么水宮飛出弄珠嬌五陵車馬如林立只把多情衛玠招

訪吳江舊寓

桑柘陰中一古廬十年不到眼生疎當時父老今何在依舊平橋貼野渠

狙公詩一猿繫隅北哀鳴徹夜如有所思

葉打寒窓燈漸昏啼猿嗷嗷惜離羣何心賦得狙公芧欲向千山弄白雲

感老妻寄衣

鴉喚初寒徹骨摧檢衣重補剔燈裁雞鳴熨貼囊盛了特倩鄰童趁曉來

懷王大似省二首

離别場中老此身更聞秋鴈倍驚神三池弄水蘆花渚記把君衫當拭巾

文成端可遍星辰恨讀新篇未有人舊時桃葉青含子碧海曾偷一度春

木蘭詞

瓔月新眉照寶弓解鞍躍馬出從戎燕支山下追騎不數三千退□功

野望

九月霜酣鴉桕紅隔林掩映似江楓村人中酒歸來晚踏歩離披烟雨中

佳人泛湖

綠袖飛香湖水濱迎風依約動朱脣輿來自倒金樽

盻高捲湘簾不避人

直塘里寒食二絶

清酒寒原紅發酷何人不道拜墳回孤坵獨立胥山
外寒食誰添土一杯

細雨輕烟拂樹低故園陵草想萋萋白雲深鎖稀人
跡禽鳥還能旦暮啼

寓興福禪院六絶

五夜聞鐘

漏斷寒鐘響入雲幾迴半醒夢中聞起來乞得禪燈
火細撿三車緣字文

曲沼觀魚

日落秋池夾岸明游魚爭餌往來輕綠波一水知多
少無數圓圈撲面生

古松影月

危松夭矯龍千尺月散寒光如剪璧長夜無人烟不
收風來吹亂一庭白

蓮臺施食

定後機忘兩不猜鬼王颯颯夜飛來分餐殘粒猶未
盡曉落寒鐘鳥下臺

佛相莊嚴

共聽初地湧蓮花五百年來風露眸塵劫不生獅子
座紫磨一道白毫斜

沙彌弄笛

樹桂斜暉納晚凉僧吹横笛換新腔無端催上關山
月併作秋聲惹恨長

過清陽江

清陽江浪摇日白夾岸蘆花風瑟瑟厲陣南來叫一
聲行人到此無顏色

即事二首

攤顛來去千愁端木落霜高清曉寒岐路誰悲晉公

子紅顏翻爲下盤飧

鹿城少婦斂衣迎問我何爲帶露行潘鬢只今已銷
盡風波處處不堪情

偶成

裁罷文章步碧苔僧房一半白雲埋閑中採取花消
息春到海棠枝上來

扇頭書贈剖石和尚二首

眈空矜説闘機鋒了却禪心即悲宗不向明師叅正
覺有如寸莛撞洪鐘

任爾雲行不礙天拈宗何必墮枯禪從今提得其頭

領烈火中開十丈蓮

馬上人惠蒲團

想人非非定裏天月圍枯坐不知年爲憐詩格如僧
老借與畸人學坐禪

題杏花與詹詹索和

紅雪吹香透碧紗上林烟裏一枝斜相看須是依雲
折莫遣東風老杏花

游虞山八詠

石壁

峭壁千霄似削成嶙峋千疊薜蘿生輕輿飛渡浮雲

磴疑是山陰道上行

劍門

大阿飛映雪花圍削出芙蓉兩瓣寒自是白雲貪有
室夜深風雨破巑岏

拂水巖

□□□下潺湲枕石徐聽玉乳傳若與東風能借
便倒流飛上白雲間

望海亭

海勢東來天地黃回看河影半滄溟城門千堞如盂
大多少朱門鎖綠楊

野望

野色迴看入畫圖千溪如練下重湖亂舟點點斜陽
外出沒烟汀似野鳧

彷彿

樹裏紅妝出化城翠翹壓鬢夜珠明嬌拈難舌情無
限低控金罏訴小名

登山

隊隊羅衣雜錦衣欲窺年少故依違相逢花徑偷青
眼同上空山踏翠微

情癡

佳人一顧斷腸時墮履隨行跣不知恰底春風亦好
事羅裳輕揭上花枝

遥望家園時寓武塘

一片寒煙捧魏城浮屠懸映日華明重重雲樹藏予
室想有啼禽依舊情

到家

茅舍愁腸似海寬十年世故等沙摶鄉音半雜他方
調惹得兒童問客官

復之倩弟示詩二首

愁城百疊與雲齊咫尺吳門烟雨迷接得新詩不成

誦淚痕如茜濕輕幨
而今法護已吞聲爲有僧彌欲擅名不識池塘春草
句何年得向夢中生

桃杏兩枝同籍賦得枝字

輕調宮粉薄調脂莫把桃枝倚杏枝記得開元春宴
後花魂夜半不勝悲

賞牡丹

琥珀杯光繡幕重紺園爭賞牡丹紅何如茅舍疎慵
甚獨泛春茗試晚風

鶯

春慵織女墮金梭但織花烟不織羅乍去復來如有
意綠楊影裏一聲歌

馬滚塵圖

兒手提黃金策驅馬燕然翻塞陌權奇顛倒似者
誰大宛初來照夜白

除夕聞江浦打仗感賦

聞說秦氛駐定山腥風吹血過江寒誦椒不比新亭
宴庭事臨觴淚亦丹
殺氣橫雲戰未闌又催鐵騎過江干家家除夕周南
鼓併作漁陽動地寒

中樞促戰鼓聲乾仗劍誰登大將壇舊日八公風鶴
在擬將賊首獻椒盤
閨中兒女鬪新妝小鼓輕鉦響碧欄誰識戰場今夕
苦幾家垂淚祭星弁

過泉林

柳浪松濤林作水乳花珠樹水爲林慚無好句酬名
勝獨漱清泉坐曉陰

祭碧霞元君

帝女天孫是也非何年丹洞跨鸞歸不如野老真如
得但認雲銖舊羽衣

戴花

白髮紅花笑自愚雪堆頂上樹珊瑚花情不比人輕
薄日日含香待老夫

過舜井

歷山山下井花香朱綆青罌百尺床徒倚謾論謨蓋
事遺編强半要商量

按井在歷山下余見綠床朱綆婦子牽挽數十武不止也問淺深於父老云十有五丈因念艱汲機陀動脅率捨蓋安得報命綾事面重華呼吸生死跟蹤求遠安得遽成厥功是以爲謨蓋辯證者當以此井爲確証聯詩以紀之

宿費縣

楊花如雪出東蒙勒馬回頭問澤鴻可惜舊邦遺訓
後惟餘一片驛塵紅
琉璃河上 時值大旱
欲歌雲漢慰周遺聞說居庸又竪旗繪得民圖不敢
獻琉璃河畔嘆流離
題五十三参之一
白髮飄飄第一尊羣僊羅立似兒孫瞿曇情比人間
重雙手携男敢次捫
其二
靈山不在海南南瓦礫牟尼等一参到得参成親見

佛滿頭霜雪白氀氀
梅塢
今年再到梅花塢又見梅花老幾株不忍輕輕離別
去盡教香雪浸寒裾
驕南牧中原路斷過琵琶街望 孝陵有感
拍破春尖踏破華分明宮殿鬱雲虧鍾山不比江州
夜底事青衫淚轉多
自古孤臣怨婦異地同情爲次會稽女子驛壁
怨詞三首
越水名花絕點塵花烟摶作苧蘿身自從一嫁燕兵

後歲歲年年不復春
其二
實屣香泥舊日游花塵紅起不知愁無端誤入豺狼
徑生折瑤釵雙鳳頭
其三
論來風月舍吾誰風月無憑祇益悲淚落不關河滿
子偷將幽恨倩詩垂
過彼 諸邑郎事
悲風颯颯咽空城半彼 離半彼兵月白燐青聞鬼
哭披衣中夜遶堦行

其二
亂堆白骨血初乾官署蕭條春晝寒驛馬竟過衣已
濕何堪更與問盤餐
其三
夫割生妻子去翁斷烟殘壁冷東風桃花不識春無
主依舊焚餘黑處紅
其四
鬧葉啼聲逼暮扉亡人今夜 中歸離愁細數還疑
夢篝火重看是與非
其五

飛脂趙血抵高唐云是邢溝十萬糧一夜腥風催獻
納盡輸　帳買城隍

其六

城危不見援兵旗　去兵來鮮子遺父老吞聲重借
問朝廷新遣將爲誰

宿鄒城留寄施四明光祿

鄒亭三過即家園館吏驚呼說舊恩雨夜憶君知近
遠獨挑青燈送黃昏

新城署墻有葵一本舊莊指命館夫自墻移下
蔥鬱如故來者競題遂成勝事余思葵知衛

足盡日傾陽故能險夷若一不然其不憔悴
顛仆於烈日之下者幾希矣今人不肯盡忠
所事弄壞國家身名俱喪可勝嘆哉智不如
葵亦足唾矣因援筆次韻聊以寓箴

赤日能同雨露姿丹心傾處不曾移簡中只有葵花
曉說與羣芳總未知

渡白溝河

問道初春又暮春白溝河北白楊新楊風吹土漫天
黑不放清光照一人

過句曲次侯浚明意長韻四首

霜華壓埜冷千鄉青女春時底事忙暫喜征驂稠雲
盡畏將明日雨晴量

其二

雙袖清風出帝鄉白頭何慕老塵忙腥風滿境朝廷
辱敢以餘生自計量

其三

滿目流離鄉復鄉破鄣殘燭照人忙傷心菜色兼兵
燹萬斛春愁不可量

其四

句曲春雲滿四鄉偃山一境鳥聲忙何年得掃花壇

雪日綸粉花釀一量

清明過嶧縣

杏花初褪嶧城紅婦子提筐拜墓蓬底事行人不歸
去摇摇心逐酒帘風

答孟太僕肖形年兄送行詩次韻

老去山猿好結鄰丹霞日日武陵春只愁帝里多風
雨日暮那堪岐路人

其二

蘭扇新詩照遠行燕山越水斷嘤鳴滿船楊柳誰家
笛一片浮雲何處京

六言

夏水暴至燕薊齊魯之區巨浸稽天弓秋月戒途水勢未涸昔之禾黍盡爲蘋蓼荸薺相屬流離十九因六言一章

平澤一望千里高原數點孤村老農化邦爲呂婺婦炊魚代飛竈下巢成野鴨屋頭挂出行艙鏡光人影出没水勢雲天吐吞索食啼兒伏牖追租鷙隸在門國家方嚴逋責縣吏寧惜崩奔昨日已賣幼子今朝將棄孤孫何繇得聞聖主重與招邺游鬼

同宣費兩生小集梅花下

離別四五多年忽同二三知巳把酒大醉一翻眠在梅花樹底

村居四時樂次吴謐生韻

垂墅燒痕綠起橫塘柳眼青來打鼓家家社酒杖藜處處簮苦

竹粉香添曲徑菱茵翠貼橫塘閒共老農較雨晚隨稚子乘凉

水碧湛如展鏡月明空若澄江春稻霜懸鳴杵采蓴蓼隱欑櫻

風動林供榾柮雪翻樹出梅花林斧寒冰作釀鑪分

燒火煎茶

秋夜偶題

半邊沉日欲下不正柴門尚開座客忽歌折柳鄰僧遥聞落梅地浮月色如動蟬帶秋聲可哀孤毅少年思婦幾廻懶傍粧臺

簾鉤蕩漾風來羅幕無人自開月姊不知獨宿夜深直入儂懷

詩餘

滿江紅

劉兵憲雲密忠乃見疑清而得謗朱不勝憤懣

因其歸途次石頭爲賦二闋以當折柳

縱目當今正讒佞高張時節恨則恨漫天典霧倒顛豪傑瘦竹棲殘丹鳳影老拳突下清霜鶻向歸橈欲唱渭城吟聲凄咽　非爲了肝腸熱非爲了功名歇奈吾道波沉金堤一髮東海誰憐精衛吻中流自棄迷津筏待從頭訴與聖人前犁奸舌

又一

長嘯歸來嘆童叟擁車嗚咽都則爲嚴除害馬力清雕蜺三載將他懷内裂一朝忍向河邊別到而今遮莫付紅爐何須說　纔掉轉淮陰雪又早見瀟湘月

更漁唱零亂漁歌並發一枕江聲將夢遶半窗柳色迎人趺好殷勤拱手謝讒臣還虜髮

踏莎行

陳崑良有豫章之行先送余過邗溝書此爲別

江蓊衣羅山横劍氣一杯明月分天地燕飛西去伯勞東廣陵濤寫離人淚　此去西江二千餘里逢迎爲挾揚雄宇好歸來也郎歸來玉娥香栗丹如醉

其二

久雨初晴卯天如酒惱人春色來江柳灞橋折盡又隋堤纖纖弱縷盈盈手　意氣恒雲文章春繡羅衣

錦韉鶯花候行人翻作送人行倘中滋味君知否

瑞鶴僊

奉祝周雲路七袠雙壽

蓬萊連太乙喜繡捲簾珠堂開壽域人生稀七袠況雙龍山甫一時填溢吳歌燕舞步搖玉玲瓏清瑟錦襆㭊花氣絪緼寶獸麝檀烟濕　奇特長生殿裏王母遺桃翠鸞啣出秋澄瑞忒桂子下芙蓉側進觥籌盡是飛瓊弄玉簇擁真僊珮韠更飼陽章武諸賢鞠躬侍膝

漸秋高景勝鳴露鶴兩兩三三相應金鏞流月鏡看

東公西母瑶池清瑩紅歌歡正更天家霓裳飛贈何處傳來瑞蠟香濃日暮漢宫煙騰　非佞考姬扶蘇戲側金錢發祥文定芝光滿榭與玉樹交森映羨公如忠獻人稱長者皓首齊眉介慶願年年長此承恩毋忘翰屏

玉女搖僊佩

壽李母劉太夫人七袠徵詞爲賦

鶯花嫁柳鶴頂偷桃一片春光欲拾帝里風和錦堂花滿剛是夫人七十瑞靄濛如濕看垂珩裊裊危冠岌岌大都是天堦珠履各捧霞觴倔僂而入翩躚也

盈庭拜舞瑶池珠交翠織　況又是鳳生獬額稷早蓀眭世世人誇琳立記得當年蘩藥親課手剪機絲停緝養就翀霄翼自今後皆是報劉之日地久與天長歲歲在桃花扇底斟春色歡樂極飛瓊倚管翻新什

浪淘沙

春夢曉朦朧僧磬玎玲驟疑長樂起朝鐘錯欲呼衣趨陛也人在禪宮　贏得箇身鬆睡到窗紅從今還了舊休公不與醯雞爭世界兩袖清風

又

潸影到壇宮烟栁陰濃日華𦖋覲勤皇穹記得去年

陪上祀賜果珍籠　從此去歸農細數征鴻故人誰

似石尤風　比尤風情更重遮斷征驄

可經堂集卷之六

嘉禾徐石麒寶摩甫著

序

康侯新政紀叙

班史稱召翁卿以明經甲科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治民如子所居見稱述麟觀我康侯蓋有似翁卿云侯始令羅陽定十年徭以誠感民形諸歌誦島蛋溢海之閩嘗如周京矣侍御史直指御史臺交章報最當　新天子意以繁調令邑行之日華若顛者扶藜泣於郊蒜著髮者騎竹泣於衢衵若服者倚廬泣於室咸謂父母棄吾曹去而弱子且誰依或謂此羸者端也易德耳善故稱劇矣乃首下車華所用物易地以奐暴骨著爲令計十年可省民間金錢二萬緡有奇邑中多猾戶與胥因緣爲奸規漏租庸調自侯法行劃如也其榜諸通衢一一實底諸行於是奸胥吏相率引去囂訟者衰止民知嚮風矣無幾何邑之狂弗友者因齊魯間訌妄意弗逞城內外大震人思蠢蠢動侯固鎮之以靜密行至夜分不休都人士恃以無恐夫亂之生也不乘其恬而乘其囂若此時侯左足一動其不爲鄆城之續能幾則令之數萬生靈冉冉行而蠕蠕動者緊侯肉之骨也當事者索渠魁甚急至以功令持侯侯自劄俸蹤跡人四出終不忍株一無辜以自解免境內益以安去廉令世亦有之然廉者易劇而民不必拊也材令世亦有之然材者易紛而民不必撫也有氷櫱心而幹之以材行之以恕故實見德而民莫能名彼小人飲其德但知株腹向陽而笑也士君子飲其德則相與詠歌之讚嘆之成如于首然麟又有說焉吾邑東南苦旱而北苦澇而賦額最七邑故吾民之瘵亦最七邑史稱翁卿爲治務在富之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而又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儉約子弟好遊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故民莫不耕稼力田今凋趣之餘汙邪不必滿車而屠酤見遍城市六博嬉游卜晝夜幸吾侯躬戒淫殺爲士民先至于覘泉脈蓄洩課農力桑蔬以時舉行游惰者亦瞿瞿顧化有日富之之法當不遺餘力矣且又環士于黌環民於鄉訓之以孝弟力行更有進於富者能不引領觀政之成乎翁卿故江右人侯亦隸江右故其治狀往往相似其以瑞當穀陽以善當上蔡亦復相似翁卿以治行第一徵爲諫大夫列九卿計我侯功當

又有欶之者故麒謂我侯似翁卿云何也麒嘗奉教於侯矣其學以治心爲主而於濂洛諸家無不貫綜昔稱董仲舒輩以經術飾吏治儒效大章况我侯學問淵源不僅在章句間者乎故不敢謝不敏聊紀一二以自附於外史氏

徐母范節婦七袠壽敘

或問壽可必乎余曰可必志貞而氣從氣從而數積數積而符至氣者志之輿也數者氣之候也符者數之應也氣生數數生符總是權輿乎志矣何以必之吾於徐母必之也母氏甫及笄爲文學震臺徐公元

配而杼軸軋軋然而燈熒熒然佐夫子讀族震臺公每試輙前凡七年而舉子元素君凡九年而震臺君捐館舍凡二十七歲而母稱未亡人時母椎紒毀粧仰天矢志願爲震臺公老老幼幼以無貽先君子羞已震臺公之翁若媼安婦賢若不知震臺公亡也者震臺公之弟若□□乎安母賢亦若不知震臺公亡也者塾而訓蒞孤藐孤學業成卜室者再皆母手自經營不頹廢震臺公一土一椽即富有力者難之况食貧乎則又若震臺公之可以亡也者今元素君稱豪博士員中又舉丈夫子能文章入而見母尚兩目垂

垂下視鼻選步而行選語而出惟恐母氏之或督過之也此其家訓當在徙鄰截杼上矣里中父老及諸生屢上其事有司直指臺奏聞得　今天子報可旌之曰正母七袠舉觴之日郡中畏其事乞余言以賀余不敏顧何足以文重吾母雖然余思之矣夫母之誓不欲辱先君子地下志之貞也飴兩老入兩老入稱孝焉撫孤而孤成以一婦人撑拄門戶而家不頹敗志一而氣動也在父母所十八年相夫子克厥家九年煢煢一發以母兼父者四十三年氣動而數積也子若孫羅膝下各盡孝具有博學宏詞掉契之日

又適與初度會數積而符至也故謂壽可必者吾於徐母必之也

今文辨序

予之識爾公也載自鄭考功詡菴然未甚知爾公獨見其被服雍雍進退氣象類古儒者意其人端人也迨癸酉較士於部暗中模索大奇爾公文首多士退而徵徵之江右諸名公諸名公率嘖嘖賢爾公不獨折爾公才也余輒私喜得人已竟被詘于棘院乃益得習爾公見其樹頓類壘壇坫上下千秋居然爲聖賢之學迫窮利害必挾術義與居造次弗去而余於

是始不敢沾沾以文相爾公矣今年春復來讀書白
下出所差次我　明二百餘年制科義示余付殺青
氏于慭然曰夫上自洪永下迄　今上可以觀變矣
昔之文昔之持世諸君子爲之今之文今之持世諸
君子爲之也昔之持世諸君子矜節而畏譏急難而
讓夷即不必盡若然不至甚相遠也今之持世諸君
予掘犛而附丘醜異而急私亦不必盡若然亦不能
甚相遠也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今昔人之
不相及不可知則有今昔人持世之文在此爾公微
意而欲與世一商之也若曰某章中某程某句比某

法猶之乎皮相者也

重修方正學先生祠序

余吏白門久每抵木末謁正學先生祠輒低佪啼嘘
不能去云蓋是時　國家養士日淺先生雖與密勿
謀位不至三事　文皇帝待先生禮甚恭律以管仲
魏徵殆亦有詞胡先生甘心碎肌骨湛九族殉故君
靡悔儻所謂求仁得仁者耶今　國家養士幾三百
年一稱夫致身綸縈先世施及孫子亶云厚矣宜何
如食養士報而邇者醜　弗靖薦食上國三事大臣
遂有遣使輸幣納欵　者一德格天之閹罪崇而

良心死盡詎可令先生見哉此豈風厲之道非抑漸
劘之勢使然也是故宜急修先生祠以愧今之爲臣
不忠者先生祠不一處獨木末一坏其藏衣在焉想
淒風皓月斷雨殘燈先生必出游陰見古松灌木之
間故嘗以木末祠爲第一夫修舉廢墜而表章先烈
有司事也余待罪府事百餘日不能爲先生鳩僝高
大其閈閎貽其懿孫忠佑憂余之愧也夫余之罪也
夫則其以募疏屬余弁余亦何辭之與有噫後先生
死者同有是心其盍起而興諸

江東驛復行召募緣起

余代匱周南最久聞江東驛諸生監張應日夜憂僉
報之及誅復召募聚訟三年而不能勝嘗試綜錯其
故則僉報者如鞭犢使耕可饑可飽可生可死而必
不可使逃也若召募烏合之衆如養餓豺須時其飲
食不然則決籓頓縻而走故官府恒患焉於是江東
民欲釋江東之苦無日不望復召募而官府亦欲自
釋其苦遂不能不行僉報勢也今年秋余越俎正尹
事有以前所聞語余者余曹寺前賢令惟恪勿爲動
已而適直指臺陳公以按部至江東父老洶洶呼冤
痛於交戟之下直指公謂余曰是獨非公事乎余謝

不敏詰朝復見公復理前說仝曰公獨不見夫負重者乎百鈞之重一人輿之不勝兩人輿之必勝郎最孱三人亦蔑不勝矣今諸馬戶或養一足或二三足人衆則舉輕事分則力省何所貧於僉報而若是公曰不然昔之僉報者五十三家未二朞而十餘家已倒廢流徙矣是亦向者所謂衆檠易舉之馬戶也譬之操舟使習者操之雖涉風波一兩人持舵可無恐若不相習者中流遇風人愈衆手脚愈亂舟覆愈速安在其衆檠易舉也余又曰是固然然毋見齊豫之間率多僉報何以獨難江東公曰齊豫之養牲頗猶

吾鄉之耕蒔家習戶曉非若江東負販之家目不識馬者也且其所爲僉報按丁而役計田而定里遞寄編互爲番休非若江東之驛官吏可因緣爲奸驛傳胥得上下其手也又以一縣之力充一驛之費非若江東一閩之市供六路之差也是不可比而同也余曰謹受敎於是竭一月心思與各廳縣往反揣酌下上諏咨幾成築舍幸大京兆劉公祖至沉識迅機俄頃即定爰成條例數則以傾直指臺入告庶幾江東民有起色乎顧余每觀興革之故始未嘗不盡善而後稍凌遲廢墮不承權輿則夫申儆不恪而力行之是在後之君子也矣是在後之
君子也矣

黃母姚淑人壽序

世婦而維節孝之經子嗣而持門戶之重此非所謂篤行者歟大率性植其純全而時遭其欿陷恒相逆而相顯焉貞松不能使沍寒無厲冰能有以葆合之已耳砥石不能使屈注無狂瀾能有以搘拄之已耳冰瀾有歇時而松石率後老其得於天者全也余於是可以壽淑人矣蓋淑人佐閩卿黃公之理宛也贊以貞靜匡以機杼不以宛一物塡諸囊吏部於是註上考以行取咨公時宛人不忍公行蔽湖臨衢持公

踵而號無慮千萬至於秣陵未幾止固公能其官亦脫簪之助有力焉迨閩卿公晉御史臺値崔魏二豎內外比而亂國是逆端見矣公草疏發奸狀慮爲太翁太孺人憂穫鐸未定淑人曰朝有大故非婦人所敢聞第憶往事振瓆作難役焉殄絕不獨仗馬一切懸車名世之老莫不桁楊拲梏相屬於道華元行弑先殺孔父邪人醜正所自來矣繇此言之彈亦禍不彈亦禍萬一彈而中國定而君安不然竭忠貞而繼之以死分也何疑焉公意遂決乙丙間鉤黨大起諸兇二五耦發舌礪齒以需公至乃逮弁出吳門爲義

民所拉煞殆盡併失去　天子詔書傳入會稽淑人
卽語公徒步入長安歸命　天子一時道里費皆淑
人十指之贏也冏卿公旣斃獄淑人埊而哭日三四
殞或曰是殆以一死殉公乎淑人瞿然曰我何敢托
於烈盡死爲先夫子辱亦以我家故徒壁立竭蹷以
輸誣贓掃矣二白春秋高萬一菽水不及時其飢滲
瀡不及當其歡傷厥二白心卽未亡人罪又諸叔與
我藐諸孤就外傳萬一脯醢之或不給於辭幣問之
或不給於陳卑諸子荒於嬉卽又未亡人罪是以痛
耳盜太翁性稍嚴亦稍憐愛少子而冏卿公存日秋

毫俸餘必以畀次公向崖汗邪釜鐘之入淑人一勿
收問而是時淑人又代太孺人操內政自介婦以下
臧獲以上望暖者思果敵縕者思新髫士思室孩穉
思鞠莫不仰淑人以濟其欲不必濟輒詢淑人分身
四給之憊甚顧不敢辭憊也益强起推髻操作黽手
瘃肌靡所憚苦一味之甘必擇其腴桃諸梅諸以叅
於太翁太孺人其次以供塾師佐諸叔子讀卽布縷
珥璣之細膏炙饘䬳之餘刀尺綦履之小必以公諸
介婦勿敢私於是太翁太孺人安之如冏卿公時越
三年禫冏卿公淑人乃悉索敝籢與家產聽封翁股

公不敢以冏卿公長請異貴請異僇死請異均於諸
叔淑人敬受一股業而四劈之與其孤各一凡飴老
哺幼膢臘姻媾之費於是焉出故諸子恒寒不得與
諸叔仲比淑人晏然無閒也訓諸子爲經世之學不
呫呫章句諸子遂覃鉤博弋能舉諸史百家之要而
身體驗之見諸行事明公長者率樂與諸子交故不
敢淺視諸子如冏卿公時今距冏卿公殉忠之年葢
二紀於茲矣淑人年亦旣五十矣長公太冲次公晦
木徵詩文壽母問序於麒麒故出公門歲丁卯麒來
唁公拜母於中堂帳梟之間練服悴容悲不自勝竊

謂生死師友之誼過於影宣安政辭是役於是進太
冲晦木而問之曰與先冏卿同死節之家其服練食
糲洴澼縿績服勞有淑人若者乎其仁恐失上下恐
失下佗傺有淑人若者乎其食貧而捎頫源鮮而應
廣捉露有淑人若者乎今雖副笄六珈猶冏卿公服
也受若勑而未獲若報願吾子之念之也夫問䕷不
能書績金馬之門講學不能身荷知覺之重徒令志
士捧腹未見其可則我子夫亦與二三兄弟謀足以
康母者而壽母可乎若夫誦介眉之章捧萬年之巵
非麒之所謂壽也雲笈秘文有之揞此五悳反諸柔

善可以長生淑人成忠體孝荷綱樹常含德之純比於赤子柔善極矣長生其所自有也況彤管之載中壘之傳含此焉往區區詩篇庸足不朽淑人乎

醫正序

武夷薛君之先爲名太醫立齋先生其道則以循時審氣爲主蓋時有古今氣有滿瘠而因之患有餘歉故其投人藥也必先固本益元而後以滲導攻逐行之以故人之就醫者危而獲安僵而獲起不可勝數一時聲價如陶弘景孫思邈再來雷薄海內乃武夷能世其業其持論宏渺而診切精佳大率類立齋子

故與交甚久予一家少長男婦皆飲其藥嘗爲予言今去古益遠而氣痺康節以元會運世立天地歸除今正爲九月之卦也雷嘗冬發聲桃李恒秋着華嬰兒出胎即不喔哯江海不能峕潮更從日月之行以赤白道彌近而天低巳午月有蟋蟀鬨世多產侏儒平仲之類然則氣薄可驗而病者不容槩用攻逐可知矣一日里婦有病隔滿而脹諸醫百藥下之而婦益羸水穀絶幾殆婦言我必欲飲武夷先生藥也而武夷至急以參沸湯飲少選婦霍然良已進飲食更不復急滿予問其故則曰婦病久瘁甚氣不舒經矣非參何以榮其氣而使邪得行耶因出囊中所論著醫正一編索予引言行世予友太史黃幼平嘗作易象正其意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聖人取象以繫之而苦其儒之牽於辭也因即象正之使人得旁皇解會於言意之外而易之理始若披雲霧蓋武夷作醫正其即幼平作象正之苦心乎大約人以精氣聚生精氣且不欲聚而猶拘拘執方攻逐瀉泄之是快譬於捕鼠而不顧墻屋之毀坼亦奚益之有武夷醫正一書甚不可不讀也

引

康侯東甌二留小引

留者何瑞之人樂父母侯治相與禱弱者筓耄者號而籲臺憲疏留父母侯覲已得請瑞之人又相與禱弱者筓耄者號而籲臺憲疏留父母侯謂也夫令之下有承尉小史胥及伍伯魂魂營營愉我視聽者無算稍不戢怨輒叢歸之上黠禁戶擒攄凌轢肉弱者肌骨亦無算稍不攝法亦骫之自上此其難難在下其上有理刺史諸憲使及御史中丞臺皆得屬耳目而彈壓焉意色授者多端壁立則患至揣摩則謗生平日有病利呼之未必即應地方卒有他故又當代

爲諸大僚斂功令此其難難在上且東甌壖海兵民雜居而處餉稍不以時諸弁盱睢起决眼裂眦上覬矣而民貧瘠夙逋租庸往往不能佐諸弁急遭時多故易瞋目語難自有父母侯而輸加易餉加羸丞尉胥吏伍伯加餝田閭老幼婦子加親雞犬鳴吠加應也喁喁小民見乳卽母焉是以不惜重璽號泣請留而其閭業已蒸蒸起薰上之人上之人凡若理若刺史以及御史臺中丞御史臺各以爲御無長物事無長時吏稱其職民懷其理今古稱良莫右此者相率請　天子至欲使　天子降一日尊徇黃口見旦夕卵哺今其疏故章章在牘之可以見　今天子急民之私甚於自急而諸臺憲體　天子急私民之意與我侯所以鼓應上下之誠亦甚篤摯矣然則何以覲得留調獨不得留乎則以民之私與　天子有間而武水之民之私與東甌之民之私無間也故不得留調也不腆敝邑之民幸而瑞之民不盡幸也然則侯之治茲邑猶其治東甌者乎夫邉腹異地墝肥異壤淳澆異俗簡煩異務柔剛異宜幾見刻舟可以索劍按方可以起疾神而明之知不相襲而治矣若夫開日月之扃闢生靈之戶湛於道德浮於尸祝則夫在

茲邑猶在東甌也石麒嘗讀易至晉之爵矣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言非其人弗能用也噫眞康侯哉而又何疑其用云

日纂引言

噫此鄭使君說苑也麒初不識使君識之于庚吏自盟五六則藹闇然自課之言與翹然嘖矢者有間矣因語同刻劉驗部驗部曰論篤乎何許余曰盍俟之以券吾言維時余部中稱衡鑒最驗部南太宰陰以乙亥計相屬故益竭耳目觀聽諸賢不少休不若麒猜暇卽楗兩扉齁齁寐已驗部因與而訪之十五里外已復康得其理度狀與所叩今若參歸而謂余曰子之言也信時麒卽竊竊然麒得奉以若我禾顧格于賓弗敢輕也無幾何選部竟以公上請君我禾矣臨發之際使君出其篋中所存日纂付之俾示不佞麒序大使君公餘暇固不廢紬摩若斯哉其所紀如十卷或拾訓言或標行事或類名物或舉經濟或理情性或吐膈臆大率要歸于側仁讓義務本節用夫居深而把注者于性善動而閑存者于事提性遺事索月認指故廣厲學官紀載所述不廢說部以志敎也今使君既已所纂者力行無斁爰挾以訓治我禾

矣我禾雖小國忠孝之區而文獻之藪習于使君之
耆而觀劘其行事則倜仁讓義敦本節用之良必有
油然動于中者矣倜仁讓義敦本節用之良既油然
動于中則六逆不在都鄙而三空不在郊遂菁棫之
士塞途袞甫之聲噴耳寧屑屑數五鳳神爵間治效
哉無以庾盟測使君既驗諸主栗也寧難以日纂測
治禾用敢僭記于錦衣官署

贊

回老師讚有引

竊惟李青蓮與回師同時文豪一代當共播

首問青天時呼吸之氣可通帝座竟以譖敗
落魄人間求爲三十六帝外臣不可得而師
宦於江州之德化無他奇一旦入廬山以劍
術解嘗攷仙籍尸解者無慮千餘而神仙絕
不易得著者惟八人回師其一此豈故夙根
耶抑其悟與文字殊非絕有才可幾也感而
讚曰
李從柱下化師祿江州徂俱以宰官身而登道遙途
利劍斵鈍根大道絕揣摩惜哉好事者僅守陰陽鑪

五蝠歸瓶圖贊

象帝弄奇幻諸蝠羽翰假爲誰欽箕疇紛披翔空下
至人飲沆瀣絪縕驂野馬灝氣冲靄苞頓置膽瓶瀉
鼻跡周黃壚持歸有道者

方養浩小像贊

茲何人與泯然無不可而檢則有隅泊然不作緣而
德則有徒豪不必出于飲也而尊亦不見其虛集不
必出于苑也而生亦不覺其枯苟與奇之所會物與
我其焉殊茲何人也與語曰高情逸雲遠性風疎殆
若人之儔與

完一像贊

大器樸不散大貞道不賓所以無一言爲谿桃李春
膚髮繡烟霧胸次羅星辰飄然雲壑中疑見羲皇人
吾欲譜高士微子誰獲麟
五十艾服官稱觴母乃早而覜松石姿蒼蒼後天老
盎公少年時壯志摹青吴奴隸視揚劉湯許亦翁媼
上林無狗監凌雲自好閉忽去壯年折腰事繡襏
苟以全我眞蟲蟲何足道稚子領深秋玉醅發香稻
上壽虎一杯硯磊脫懷抱兮詠積王風荊榛力驅掃
如此百年春人間卽蓬島

莊君孚小影

竹林以飲豪而君問茗梲一[illegible]

胡曰從小像贊

頎頎而髯者容羅羅而理者[illegible]
栗栗而文者工夫之是謂曰從

跋

節飲篇跋

傳曰水懦弱人狎而玩之故多死焉酒之禍烈于火而其親人甚于水有以夫夫世盡殀于酒而不覺也此元餘先生拈出節字以藥世之嗜飲者雖然竹林號稱飲祖而稽中散以飲欽死英雄不辰求酒死其

可得乎

徐氏子又曰庸醫亦欲人之生然惟恐其不病良醫亦欲人之生然惟恐其病惟恐其病而後凡可以生之者無所不至此節飲之說所由起也

紫河車跋

或曰盜蹠膾人肝食之壽七十顏子簞食瓢飲殀矣孰謂以人補人非乎余曰鷹鸇日夜攫其同類食之壽乃不如鶴以鳥補鳥是以人補人之喻也一笑書于河車說後

疏

禮大士疏

昔人指示求佛因此心之外無佛者若云佛不在心中從何得覓佛知捨若云此心卽是佛何以心能生衆假心無其心是佛心有心還爲機智治而我衆生有心故屈曲浮沉如野馬刃劇回錯紛相壽千輪萬輪劫火下罪如恒河諸塵沙一沙一塵恒河也麒士曉起懷千愁回頭一思淚盈把乃發願力起懺悔二月十五日奎野五體投地禮大悲白毫隱隱神光闡願我常瞻紫磨身願我常入蓮花社願我有心如無心斷絕從來諸牽惹因起作偈曰認有元非有言空

不是空水花團幻泡月影上虗權願我慈悲力從此定無窮

行狀

明故少光祿吳公嘿所行狀

公諱其字希賢厭世競於囂譊罔實事欲以身砥其波爰號嘿所公之先延陵所自出迨唐御史少微公卜居古歙之商山遂世焉厥後安撫文肅公益昌大其緒文章理學繩繩勿替以至于今凡十二傳而生商谷公商谷公實生公公性嗜學善藻鑒孝不匱其施儉不嗇于德其大都也何以知之麒嘗從公游二

十年所矣方余贈暨九折坂中喘喘汗下髯而交者
肺而附者相率墜不顧公一見奇余輒握手若手生
捧置上坐令其仲子永奕君與余交以文字相漸劘
麟每見公飲酒幾一石不亂而卒未嘗以觴政苛人
飲居恒愉愉似不能言當酒後耳熱論列經史即纍
若貫珠解義多出人意表談及古忠臣烈士未嘗不
慷慨流連也又嘗與麟論天下財賦贏縮之故徵貴
徵賤之理即凌雜米鹽靡不確有條貫每自言曰吾
讀書喜管夷吾使吾得天下利權而輕重布之劉晏
第五倫之徒何足數哉觀此則公之經濟已畧可睹

故麟恒於公處得所未曾時益在吳之松陵也公年
已六十餘矣語及商谷公及其孺人輒淚嗚嗚如綆
縻下見公四座凡其昆侄輩之貧弗克火者彊弗友
者悉遣勝羅於前噢咻而勉之正飲食衎幾百聞人
有急傾橐與之而被服澣濯長不竟幅以布素自樂
夫相麟不失之貧藻鑑之審也語必擇之古行必求
之道嗜古之效也孝其親暨於子姓儉于躬不靡其
施不匿不嗇之徵也以此求於今可多得耶夫何天
不憖遺典型淪忽今舉輴且有日矣其仲子永奕君
捐膺徒跣哀號蹣躃以行實來告麟曰抓之先人事

親孝待弟友與人交信費橐中金錢詒諸好爲逝仲
索逋若干仲之遺得以家視其母弟季不減王父之
愛少子也室若鰥者卵若孤者靡若無告者殆無寧
歲以故里中推爲長者尤長月旦人當人甲乙譁然
時得先人片言輒定凡所至大紳宿望往往趣風納
交逮春秋高鄉人每推爲祭酒於是郡侯禮其士之
耆有德者致介席行遵遵陟上賓矣凡此皆子所稔
知子能無一言爲我狀乎夫公之知麟最先麟徒公
與仲君永奕游最久而於淮徐蘇浙之間其尸祝公
者食于耳亦最飽因不揣即以所嘗耳目公者狀公

以復永奕君以俟太史氏誌焉公生於某年某月日
以某年某月某日考終享年若干未近例挂顏光祿
署中孺人程氏丈夫子三其長某太學生娶某季某
亦太學生先公殞娶某次某即永奕君以庠弟子員
遊南雍長古文詞下筆輒灑灑千餘言娶某長孫某
雖少蕤可殺青矣娶某次孫某皆仲君出季所出孫
一人名某長公未有嗣於是月某日葬於某山之新
阡謹狀

傳

胡孝子遷葬沈府君錦陽公暨胡孺人傳略

胡孝子湘孫名瀾以巍幟諸生其府君爲錦陽公母爲胡孺人世裔本末詳許宫端誌中不復著著其父若子之遺與其痛錦陽公既偕胡矣中道殀其儷孺人孺人死有間矣乳孤瀾如生時瀾三歲孩知愛矣妮不漇之母乳不去口若將別者此亦極人生之至痛矣而未也公鰥勿克念鞠子哀棄厥孤外氏胡翁錢孺人是鞠是廸遂欲私厥孤慮貳厥孤心長俾迷於公爽厥稱公亦弗敢呼其子覿亦弗敢私覿後十年覺孤躍就履翠闍出屏間逸公歸號三日不嘇食比孤底於成弗克知父疾弗克知父殞至於顚至

於斂皆弗弔亦弗克服厥服然則人子痛何已時孝子既終胡翁喪念昔者乃父乃母墓剞且頹弗可康乃父乃母祗是用弗寧遷厥壙啓封剔爬垢土摩骨貫正散亂始克肆親公肆號公肆捧抱公茲一刻毋孺人已無前日乳矣獨紋衾綦綯一一存焉而入榇歸新阡二人其永怡顧孝子涕未已也語及必偕淚若將終身焉余是以書而詒之遂爲之贊　外史氏曰悲夫人倫之變孰有大於生死離合之間者乎余讀錦陽公誌而思岳峰胡翁不替其義也鞠女氏子若已子思錦陽翁善行其慈也弗有其子乃子思湘孫瀾之善成其孝也爲人子不廢厥子職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謂是乎其謂是乎

墓誌

明故憲副大陸殷公墓誌銘

墓誌誌墓也未墓何誌以公之子岳與淵號泣抑志三年不衰不能一刻忘墓公故誌也公諱大白別號大陸其先爲山右馬邑人已而遷北地鷄澤小寨村恭五世於茲矣其先皆孝弟力田至封公某始力學爲諸生繼孺人李母實生公修髯雄峙耿介嶽嶽然磊砢多節目不妄與人交人亦恒畏交之讀書嗜古

文詞喜涉百家言窮究其旨歸十九以冠軍舉於庠連歷二艱哀毀過當哭哭鷄骨立爲劉令所知又能立散歛法儲粟平穀價供伏臘餔里中高年助族之不能婚葬者各以等問其人則縮膘餘作權行之措大哉文正公虀鹽時不識辦此矣已酉舉於鄉試南宮輒見躓孝廉家居十二年未嘗一謁長吏惟聚徒談經著書爲百城樂有貴人欲爲之廣文一席地者公夷然不屑就也及諭元山則又齗齗與諸生講禮習射讓齒右悟白露紫水之間嘗如曾衛矣遷邑大令則以賔師自居高順頹峻壇坫令爲政顏禮重之

再遷爲比部司嚴脩制諸曹郎不敢以陰陽攫雞案已調司憲院務又調司銓務及瓜遂力請南界得南駕部副郎夫司吏部務而南行非例也所以成公濟也是時南樞密爲呂公豫石維祺呂以茂年位參贊駿才驁氣不可一世奴隸視諸屬舊部文下司體制不徹也參贊獨更徹之諸兵曹郎耆宿若俞公彥英妙若錢公位坤卞急若印公司奇皆蹐躋身下視奉惟謹公獨以乙榜力爭不可參贊公竟不繳也國家歲漕南粟率十鍾而致一石自僉運法壞殷厚之家藉權貴自蔭庇貧者又利穴漕自便於是部僉旗

弁恒與貧貧兒曹二人手相率並緣爲奸其得輸之太倉之廥者石不庾釜至殷公所僉弁旗一如制諸大僚及垣臺諸長不敢關一字卽參贊有所坐不爲動故其年卒得不大逋後此未有及公者人以是知公能出守叙叙故漢孔明渡瀘處也夷獠雜處爲不易治公至置水扳薙俐仁講讓夷人嚮風焉郡紳劉公之綸旣殉節太夫人煢無依公歲時致稍帑無缺而叙道朱挾上臺威又以子諫垣貴横有宣索公悉持弗一應卽諫垣以省父至擬以屬禮禮公公亦拒弗與通也川西兵憲邵公捷春平生無所許可道敍

廉公治叙狀擊節稱古循良無以過遂先通剌定交而去治叙三年以資晉關南道鎮興安時索蕩諸賊夾治左右徂公過欲挾公求撫公乃從間道鈎連梯引攀崖壍磧困甚仲子淵挽公騎出萬木末數三沉入南城賊相驚以爲從天而下羅拜求撫索賊卽願殺蕩自效公許之索果提蕩渠頭來公語索曰棄而弓矢上之公府散而部曲各歸其處雙身肉袒請罪乃可撫也索不能公策其必叛先設伏以俟果大殲之城北沉於江賊大震又追禿尾狼賊三晝夜轉戰至鳳凰山鹵獲無算又勦搖天動於日連山得賊級

一百三十顆解散難民三千餘人呼聲震山谷是諸役也皆其仲子淵親披鎧冑登狐先登故所向有功公不言功也惟是墾荒儲粟繕城飭防奪赤子於虎吻乳哺之而已歲己卯天子遣督師輔臣楊嗣昌貪虐冦氛以三年養癰之患實嗣昌啓之亦欲使嗣昌蚤之也嗣昌狂躁無恥旣負天下物議思大有所誅殺以威人心而事難收拾復計借人頸以逞其誅於是因獻賊跳無所歸罪謬以拒令失機疏請罪公下司寇叢司寇甄淑故武陵私人竟以碎上俞之而公則已先知易簀矣其冤狀具公辨疏中余讀狀而不

能無悽然於國家刑賞之故也嘗公駕部時余方以
考功討羣吏知公介直子諒不陵不援討畢擬納交
而公僅一揖卽以守叙去白門之人頌公嘖嘖不去
口及守叙而蜀人之至京師者其嘖嘖公猶白門也
迨鎮關中而秦人之至京師者其嘖嘖公又猶白門
也方謂公可大用亡何而武陵號忽疑之然亦未始
不恨公何不迎頭一擊而坐逸數歲逋誅之寇也及
事後訪與武陵共事者袁王兩中丞知獻賊入蜀非
其呆爲我追討窮無復之狼狽而去也蓋其習見武
陵憨不知兵楚蜀之間可使罷於奔命故不顧妻子

驅難民餌我於瑪瑙山陰挾精騎超入蜀大破蜀郡
縣攻其所必救及武陵入蜀則又馳七日飛破襄致
其踉蹌奔歸武陵遂走死前所俘獻賊老弱若棘壁
屈乘一時權寄之外府耳按之兵法武陵不能致人
反致於人故及於敗惡在其能兵也且瑪瑙入蜀路
蒙茸險惡非蛇鳥猿猱鮮托足焉而獻賊起自萬山
爲盜走叢菁如鶩我鎮將偏裨不能從尾之者二三
矯捷猱兒耳何職其所上幕府功狀特諸弁媟黠擄
之有口者縱橫繪給武陵賞武陵又欲藉口功已張
皇其事不欲更覈虛實故多設語後獄忠士馬偪飄

如故無可餙欺則不得不請誅公由蜀撫以掩其欺
罔之罪猶賀人龍之逃也以武陵奪兵柄屬左激而
使逃及逃又不得不請誅奈督以掩其激變之罪故
余謂三臣之冤同一機構借未有能摘發之者今觀
公疏云爲同官夢尹修隙所中噫卽有之如邵如鄭
復誰中乎陰鷙刻深斯人之忍固忭之矣嘗公刀鋸
在頸時猶怵惕不敢發又其他螮蝀在東莫之敢指
積威約之勢使然也今公冤一日未得白卽一日未
得相土泉歸窆窀孺子淚中血何時乾姑爲誌之以
待夫伸覈諸之志者公生于萬曆五年十一月初四

日歿于庚辰之七月廿二日歲在龍蛇賢人嘗嗟其
殆是耶恭人白氏庠生白公光前女子二人長岳領
庚午賢書娶於康爲海蓋兵備道康公應乾女次淵
廩於庠娶岳爲岳茂才生周女三女長適安生磐次
適聶生明璠又次適張生祥麟皆諸生一孫女未字
甥男女十有二人無他生產所著有五經副墨行于
世云銘曰曲如鉤封公侯土一坏直如弦死道邊名
千秋天不死公於鄉之爽狗而死公於楚之沐猴其
殆欲使爲濤爲碧照青汗而長留也乎嗚呼乎殷侯

明故正議大夫資治尹南京兵部左侍郎贈資

書大夫南京兵部尚書岳公暨配施淑人合
葬墓誌銘
顯皇帝御宇二十年　儲位未定是時大臣狃於治
安鮮微漸之防左右窺何者芽蘖其間幾爲　宗社
禍賴二三散僚強諫力爭而後　國本藉以不搖闓
讀實錄至萬曆壬辰癸巳間誠安危之介也時山陰
王文端去位婁江復位首輔密請建儲　御札下私
邸即有三王竝封之命於是我師都水主事石帆岳
公奮然具疏大畧言　皇上正位東宮之日　仁聖
亦在盛年　莊皇帝不設爲未然事以誤大計儀制

主事顧允成張納陛見而題之合名上被旨切責復
偕二公及朝臣詣首輔婁江盛氣以待公倡言曰閣
下曾見　皇明祖訓否奈何引親王入繼之文爲儲
宮待嫡之例假如士大夫生三子長子六齡可就傅
乃以仲季在襁褓又待之六齡而後共學士大夫不
以教家而閣下以之教國乎首輔厲色詰者三公厲
色應者亦三少間曰然則如何公曰詔已草矣舍挽
回別無擬議曰然則藉諸公之名以進可乎曰即以
主事爲首杖戍惟命退復上書責以誤國於是婁江
引三誤三愧自責而竝封之說寢當是時椒風日熏

宮府之間豈無歌烏烏占菀枯者竝封則名位無別
或夜半出片紙惟所易置誰其制之自公等力諍
貞皇雖未正儲位而竊伺之謀少阻迨後一播妖書
一縱挺擊謀愈詭而儲宮岌如夫誰之力也乃論列
未既削奪隨之擯廢數十年僅起留署歷卿貳及廟
未暖而犯權奄以去其後崇禮之碑北門之獄纍纍
皆東朝保護諸臣公實與之終始也公諱元聲字之
初別號石帆宋鄂忠武王十八世孫也忠武之孫珂
勸農嘉興遂居焉五傳至咸際宋元革易隱姓爲樂
又十傳至公始復原姓大父商父九德累贈如公官

母張氏累贈淑人舉五子公爲長中丞和聲銀臺駿
聲其叔季也公弱冠爲諸生下筆言語妙天下年二
十一舉萬曆壬午鄉試明年成進士授旌德知縣均
搖裁量盡法豪家奴不少避上計中讒議調簡公抗
聲曰莫簡於旌德遂改大名教授遷國子博士轉監
丞有詔選良家女入宮上言　皇長子冊立未舉而
先盛女謁非所以敬也　神廟下旨引過遂收成命
已遷都水主事詔起舊輔王錫爵以母病辭公言哮
賊橫行倭虜交訌錫爵未至請別求德望之臣以定
時艱若錫爵者當聽其去不必強其來婁江於是兼

程入遂有竝封之爭明年轉虞衡員外富平孫太宰
課信考功蔣時馨外察不協人望都御史沈思孝面
數之於是互相攻擊江東之呂坤及諸言官各分左
右幾有南北部黨之目顧允成移書解之不得各疏
求去公請兩允之以全臣節定國是其持大體如此
晉都水郎中東征之師有碧蹄之衂大帥李如松逃
而免大司馬石星倚沈惟敬爲封貢趙蘭谿主之公
三疏言關白稱亂禍始朝鮮日本處君關白旣廢之
立其子爲文祿三年強欲奪其名號而與關白是星
代白爲莽操也朝鮮恪守君臣禮強欲索陪臣以與

關白是星代朝鮮爲宰嚭也支吾欺誑志卑膽其術
中竝起而彌縫其說又言朝鮮危則遼左危遼左危
則京師危請亟去奸臣蚤停封事乃著二辱四耻五
恨五難五危之說蘭谿嗾之於刑部主事朱長春疏
竝勤爲民公歸究心理學自號潛初子建天心書院
置嘗田奉本朝廟祀四先生主於堂會講者常百餘
人與吉水鄒忠介高邑趙忠毅梁溪高忠憲往來論
學不少衰雖里居乎聞將政得失即寓書朝臣指陳
痛切　光廟賓天謂李可灼何人而薦之又何以當
升遐之日出令旨賞之關通有路臣子焉能默默坐

覘邉警聞則曰山海岌岌念此少主痛哭何從六十
老馬安能破涕成歡日訪能兵者講求地形陣法著
握機經傳圖說筴毛文龍鎮江之捷不可恃其種種
誠心國計如此至里民休戚與利革弊毋佐郡邑大
夫所不逮三邑虞芮之爭公力持之著田糧沿革年
譜三邑分縣圖考一覽瞭然當事悉以上聞得如故
則公之力也里居二十五年　熹宗登極詔錄建言
國本諸臣少司寇鄒忠介公再疏薦起補南京都水
主事歷南光祿少卿晉太僕寺卿覃恩給三代誥命
廕一子入太學陞爲南京兵部左侍郎是時逆奄竊

政副都御史楊公漣列二十四大罪公與同官陳公
道亨相繼疏劾言甚切奄啣之而未發也陳公去公
署部事有坐營都司陸鏊以剋軍激衆公立杖之而
軍容以肅會南御史徐復陽曾應瑞探奄指劾公奪
官追誥命及歸縱騎四出鍛鍊諸正人有爲公危者
勸公言少遜公弗顧也　今上誅逆詔復公官給還
誥命長垣王太宰畏公口竟尼不用無何公病不起
矣守臣以聞　予祭葬如例贈南京兵部尚書公忠
直性成百折不回自分身塡北戶妻子禦魑魅每荷
優容奉身而退制辭褒錫至比之張賀以功在國本

者大也生平學問主毋自欺於君子小人似是而非之際尤詳哉其辨之最深易象旁通鐘律玄釋其詩文軒豁刻露天眞爛熳所著有潛初子集數十卷行世公生嘉靖四十一年壬戌某月日卒崇禎六年癸酉某月日享年七十有二配施氏贈淑人有賢德事尊章盡孝公生無虛客淑人率媵婢紡織以給用是無內顧憂生嘉靖甲子卒萬曆戊申享年四十有五繼茅氏封淑人子二長潢施淑人出承公蔭娶吳氏次洵側室楊氏出郡庠生娶姚氏女二一適居福徵一適馮時寧俱施淑人出孫某嫁聘皆望族兩嗣君

擇今乙亥年某月日塟公於穆溪之　賜塋啓施淑人祔焉以銘屬麟麟在師門久丙寅忤奄歸朝夕尤深雖不敏其何敢辭謹志其大者若此銘曰

天胙　有明篤生直臣有鄂忠武十八世孫前星未耀彗孛晝昏公起而爭少陽以尊誤封辱國樞相職戾三章徹宸氣吞梟獍貂璫叢竊戕伐善類魂奏清壯霜嚴劍厲四朝誓誥兩賜編氓潛毅邂孔範圍天人公不少留乘箕天路　帝賜幽宮穆溪之左萬年永瞻松栢蔥青追徵忠武視此勒銘

書明故贈翁方餘夏公墓誌後

明興我華亭有夏宗文者雖以子貴而嗜學好修召赴史館淵貫彬雅君子也越百餘年而有夏正夫讀書一目十行俱下三可惜數語至今炳日月焉又越百餘年而有我公博洽群書超然物表殆逸二子而過之矣余於戊午綠援公驥登堂拜父與領咳唾益於經史百家紛擘縷貫渠疏雷決灑灑不滯其大若吞八九雲夢其高若躋岱父之巔三百六十四子山或拱或立或揖或顧之侍列其下也長公得其學爲有用醇儒次公益發皇其緒於文章政事海內靡然風從其孫甫髫又能以古文詞樹壇坫於雲間得非

公之醞釀蒸鬱弘且遠哉詩云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墓表

明故奉政大夫工部屯田清吏司郎中玄期高公墓表

歲乙酉虞部高公承埏伏　闕上書爲其尊人玄期公白見冤狀得　旨下所司察覆於是虞部將假歸治葬具書幣乞余表墓余弟栢齡遊公門女甥謂復宇公冢孫佑釗誼屬世好遂弗敢辭草甫就則公已奉　恩俞復原秩余言固非阿私矣按狀高氏爲宋武烈王瓊之裔　明興太常公遜志者僑寓嘉禾固

占籍焉遜國時去官遯跡六傳至文登庠鄉薦歷仕
膠州守有惠政子林補平湖博士弟子員贈工部郎
中元配李宜人是生公初名斗光領賢書矣屢與計
偕不第感異夢更名道素遂以巳未捷南宮公稟資
奇穎十齡能撰祝年之章爲大父壽大父珍愛之制
舉藝率游戲而成老宿咸驚賞稱絕初出試太守楚
劉公擢第一禮爲子弟師學使者洪公所首選士連
翩獲雋公亦不作第二人庚子秋闈擬元已而置乙
榜邑令鄭故重公慰曰俟再舉必不留行矣癸卯果
魁其經錄表程多士聲譟一時公介然自好於長吏

罕通謁僻居郡舍益發所藏書讀之丹鉛不去手凡
諸家箋註未詳輙爲析疑義抉奥旨尤喜作詩氣韻
高古幾逼漢魏而未常撚髭苦吟也書法近松雪臨
模各體又復一一神似間仿黃大癡倪迂畫以授窮
交竟享厚直故片紙落旄不脛而馳雅好遊遊屐所
經山水佳勝必解衣盤礴知交宦其地者卒不干以
私蹉跎弃橐而歸直指楊公鶴行部聞公風概特旌
門曰懿行孤標云旣成進士屬有邉烽之警公上書
樞輔論車戰法數條具見方畧覧者壯之尋還里門
庭蕭寂日臺察暨郡邑大夫鮮得覿其面講藝課子

身爲嚴師遇考較絕不作先容牘也辛酉除工部主
事監拆北臺勞勩頗著役甫竣　勅督造桂邸於衡
陽衡陽遠在天末物力艱苦視他州爲最同舍郎避
授者三咸詭詞營避獨公慨然任焉內臣黃用偕公
行會黔蜀軍興羽檄星馳府金告罄又兩邸先後建
筦計者率急惠緩桂飭工予指徵輸未及惠邸什三
而兩藩之國之　命並下按臣知公無米作炊爲日
促且重得罪拜疏乞展期是時璫焰張靡有顧忌所
慮惟親王或發其奸以速就即爲快疏入矯旨切責
有司始倉卒那移銷支經費顧材多新採程量倍難

而黃用驕蹇任臆數拂公指畫不得已乃與用分董
之寢殿以內用爲政正殿以外公爲政公不勝勤瘁
面黧髮白嘔血數升猶矻矻竹頭木屑間王抵國幸
有寧宇褒勞良至戊辰冬報　命明年稍遷屯田郎
中贈父母如其官亡何楚中遘風變民塵官廨一夕
數傾用之所營寢殿杞圮劾奏者併及公下詔獄時
虞部欲擊登聞代辯公止之曰黃用實失事我無恐
爾用嘗倨見王府承奉承奉以爲孱嘲之甚至是乗
間修忿必殺用而甘心焉公性故嚴正在衡陽有爲
璫立淫祠者以祠碑屬公文公謝不可大恚公勢家

占即基當徒宅請謁王再卒徙之亦大志公因共搆
蜚語將中以危法客或說公賂要人公復不能從鍜
鍊周內遂麗于辟嗚呼用罪無辭也公以勞臣株累
死可勝痛哉予觀古來才人鮮令終繇德器劣耳公
負才蓋代迹其生平賢行殊無間然幼失怙恃孺慕
終身事後母極恩禮之篤謂叔父諸姑與父同體敬
愛不衰何孝也撫異母弟成儁材產稍挫更割已資
畀之小過相規或至垂涕何友也鄭令朔仁文書院
爲置田以襄其美聞劉公訃重趼哭臨奉使時又辟
其墓恤其遺孤他時爾同籍之逋敦三黨之好莫枯

肉骨更僕難數何厚也落第落成使者例有贈賄公
推以惠諸生鼓鑄羡息萬餘金悉佐縣官之急不私
一錢何廉也誡子諸書貴恬夷斥浮競賤虛名崇實
學與伏波武侯警訓正同何詒謀之臧也禍變從天
安之若命從容賦詩等刀山於禪床此其人豈以死
生利害動心哉予惡夫成敗論人者吹毛索瘢使英
賢蒙詬故表而出之若虞部政聲雷動展公未竟之
施則紀績揚休有太史青簡在非余能贊一辭矣生
卒葬朞子孫婚配及所著書目詳姜碩輔所撰誌銘
中

祭文

祭外母范孺人文

嗚呼我母麒之倩我母也齒已在強艾之間御輪之
日母知麒北堂有太恭人在馮几而誡我恭人曰女
往必謹視太恭人所愛憎而消息以悅康之母或婾
我恭人是以能事姑莚余大襄焉母知麒有前恭人
二息女孱羸羸在疚又馮几而誡我恭人曰女往必
時前女之飲食服御俾毋傷蒞諸心我恭人是以能
撫前母女莚余字之母知麒有娣侍在側又馮几而
誡女曰螽斯樛木古識之矣女往毋使女夫之貳豐

小星而悲角枕也我恭人是以能遇妾以禮無或閔
不猶也嗚呼彼麒廿年以來琴瑟靜好塤箎孔調松
楸鬱然蘋藻不愆者夫非我母之訓也耶丙丁戊巳
之際麒奪官歸里時次五葺弭句浹月我母佐我恭
岳遇麒以館甥之禮潔除軒窓魚腩精旨費志共耆
勞志其瘁僕從凌雜各獲其所辛壬癸甲迄於戊寅
麒官甯都薪水孔艱我母念女信使驛絡頁相望為
巳卯春王□騎南牧麒以喉舌應　召孤身北轍留
累在家我恭人以國家多事讒人高張慘憺經營橐
秥在念我母慰其離愁破涕為笑麒自銀臺迄於爽

夢淹歷五祀道里阻脩黃犬又沒白雲悠悠我恭人病亟醫巫莫效我母僕僕三舍不辭寒燠綿惙之際一慟幾絕垂念二甥哀疚堊室戢泣載撫以俟麒至嗚呼使麒二十年以來素絲不移蒯緱自便匹鸞鮮終孤雛無恙者夫孰非我母之德也耶然則我母何可死也我恭人不及迺我二哀顧我母殺之我恭人弗及鞠我二哀顧我母育之然則我母又何可舍我二哀去也夏杪麒拜送我母於麒之堂母語麒曰二女甥未諳大義慊慊怫怫慭慭自任是不可禽異而犢舐也麒佩母之訓不敢忘顧麒念恭人安得不姑

息恭人所自出微我母誰能終鞠且迪我二哀者奈何竟舍我二哀去也是何麒之不幸哭恭人之淚未乾而又哭我母也十有二旬之間兩見此痛心疾首之事嗚呼麒之孽何至此極也初聞母病瘧耳夫瘧之重者爲痎爲痁皆不足殺人而胡我母竟以瘧死也是豈頊者奔救我恭人風露寒暑之不時飲食起居之失調以至於是歟抑武頊者哀悼我恭人心腹腎腸之俱裂神氣魂鬼之不守以至於是歟抑或廣寒虛結璘之席瑤池缺王母之班厭辭五濁游豫三清以至於是歟嗚呼人理可憑而杳渺難問總之麒

之孽孽我恭人而恭人復以其孽孽我母也此麒之感然而悲怛然而恨無已時也若夫我母出自冠簪之裔歸於忠孝之門而又能相我岳父高嚴平之尚行畏壘之化令予令孫皆駸駸雲龍足躡天路凡可以慰母泉壤者人盡能言麒之所不及舉也溪毛一筵醴酒一壺雲中飈駕臨而享之倘於空際見我恭人乞慰之曰女夫已歸齒髮雖衰精神未憊或可留以遺汝女也

祭吳母陳太夫人文

嗚呼徽婦之德與婦之遇敵則視其所主異則視其

所乘所主非其夫勿論即得諸其夫有異乎主者載高爲席都孰若流德馨而承尊俎所乘非其子勿論即得諸其子有異乎乘者掇巍而熠閭孰若提泲濂而侶申甫嗚呼吾母觀其相夫子尹我語兒也澤則河湧操則冰華素絲在堂纚笄承謨歸然崇祀廾楹玉除是母之相夫子爲名臣不獨篝燈佐讀舌在寄書已也斯其所主不亦異於世之載高而席都者乎觀其訓太史公獲雋於秦初也降神嵩嶽腹笥歸墟樹蘐綵則龍媒鳳雛聖善是謨名山藏而生□□佇待以師虞是母之訓太史公爲名世又不獨丸熊課

夜方績已也斯其所舉不亦異於世之掇巍而熖閭者乎嗚呼吾母何雞鳴靜好能相夫子開戸祝於無疆而孤燕一絲黃鵠世稔者淒其惻慄于帷霜又何捲錢截杼能使太史公如徵知彰爲萬夫望而圖形甘泉手詔晉國者爲闕焉有待于貤黃是將無母之德與已定之天契若桴鼓之合而母之遇與未定之天尚惝怳而不可問之渺茫也耶　　麟徵石麒等以治則分當從鄉父老後哭吾母如哭其尊以籍以同門則誼當從太史公後哭吾母如喪其親悲來無方有涕如淋灑桂醑以祼將竟曆時月而薦馨幸鑒原其匆遽尚來格于精忱

立後與立子異議

或問後與子有異乎曰乎可私也後不可私也子惟父之所愛卽子之後非薦于祖禰而祖禰用馨告于宗族而宗族不疑不敢後也故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卽人皆可爲子之證也傳曰鬼不馨非類神不馨非族是人不可皆爲後之證也余今年六十有七矣數舉子不育甲戌撫伯兄幼子于襁褓中又不育今索諸同胞兄弟中止有伯兄一人[illegible]子長生在耳長生不得棄父而祀叔余不得奪兄祀而與已一物不容二本一子不可兩後天也不得已而索之同堂則漢水弟有子兩人長趾生次晥生其一人當後余按古之宗法凡位至大夫宜有繼別之宗故兄後弟子必後長者禮也于是托胞弟玄谷乞趾生于漢水弟漢水弟可之遂告諸廟更名柱臣而立之今而後我高曾王父母王父母父母歲時伏臘其有凭乎意往者余太恭人嘗語余曰我夢見汝父奪汝偶兒與漢水婦我爭之不能得未幾葵生而偶兒報殤葵固汝偶兒所蛻也相與咨嗟歎異葢偶兒余甲寅三月所舉子葵卽今名柱臣者是然則今日之事已定于三十年之前矣其可彊乎故曰天也前是己未秋余

計偕歸武水同姓弦吾兄病亟以予存仁托余語甚
切余因以姪禮撫之故未嘗予也越五年而蔣恭人
疾革綿惙之際訣于太恭人曰媳婦辛勤支家涉顛
沛廿七年矣幸鮮過失不意天奪其嗣媳見其傍諸
願乞存仁主新婦祀太恭人泣而頷之余歸語故且
曰我已許汝婦矣不可使我食言于亾者余是以俾
存仁服前恭人喪三年已而任以事事辦任以奴僕
奴僕戢任以米鹽錢穀米鹽錢穀治故庶年之後事
無小大悉以委之予是更名爾穀比之子子余之恩
斯勤斯亦既二十六年于茲矣猶以繼祀未定不敢

顯然定父子名今而後祖禰之祀有主矣即以繫之
愛與穀之勞告于祖先而子之上不至亂宗法下不
至拂人情即我祖我禰其或許之乎柱臣之得與馮
恭人祀不得與于馮恭人喪也時也恭人不能緩一
日之死嗣不獲早一日之立也穀之得與顧恭人三
年喪不得與馮恭人三年喪也疑也恭人少穀二歲
生前有遠別之嫌死後不得有婚[illegible]之詞也嗚呼人
合者必參之天始可大而可久愉摯者必稽諸理斯
可法而可傳余是以確守先民之彝訓斟酌近日之
節文公私正閏參差隆殺其間一惟天理之自至無

縱遲我見于胸也甲申年七月二日休公孫石麒書

又

立者立以爲後撫者撫之爲兒立按宗法撫係人情
故問祀則先宗序年方論齒子可以盈千盈百宗不
可以或二或三此定理也於此不明競端斯起爰揭
明本末以告來茲自立議之後尙其恪遵分誼各念
往因和氣藹如雍穆無間斯可爲孝若以愚昧之胸
聽匪人之搆不承權與非我子也取禍必速當記我
言乙酉春日休公再書

又補錄一則

麒不幸再見絕慈鬟塗得信悲悼彌任又麒禍孽深
重天奪血胤同胎三人俱艱嗣續僅有十三歲小兒
名長生者一承兩祀理亦無碍而麒于役一官尙稽
成議未謀于老成未告于 祖 禰倉卒之間殆難
卽爲定計然猶子比兒姪治婚喪情安理協又念其
孺幼未習勞勤因命與平日紀綱家事之養子穀攝
行喪事入嗣之議另日再定庶死者體魄無憾地下
耳前麒未到家時權宜稱謂今盡行改正嗚呼一家
之事如水冷煖飲者始知隔腹難瑜蟲臂鼠肝違者
不顧束窦裹葦何分薰蕕嗣與不嗣相去幾何但使

死者復生生者不媿斯無負矣敢以告之本族異姓俾知予心六月初十日白此則示於壬午夏間作歸來之日時尚未到家丁馮夫人之喪與書額中儲侯廣成及與外父馮元甫書同時作也

又不覩老師夢想皇皇如有所[illegible]書之
轆轤結轖可知也覆盆之下[illegible]老師[illegible]
玉照映眉宇夫以麒厚蒙誣[illegible]
掩鼻而得不見棄於老師雖困跼汙泥[illegible]中[illegible]拔
衰矣蓋麒為墳價一事自[illegible]本末春間倉皇入　告
語語眞情當去歲堅持不發之時幾為怒者中傷今
巡視之移文具在堂上之批詞具在請停之堂呈亦
具在後來既以發為不當則持者是矣乃不謂主發
者有私而謂持發者有私誠所未解正如有人於此
一人關弓而射一人垂涕泣而道不坐關弓者以殺

人而坐垂涕泣者則未有黑白倒置之若斯者也今
既六閱月矣尚未結局萬一得邀　聖恩不下之理
俾蹴躃初服從老農之後商我稽事眞有餘樂但為
老師門下士而以簠簋罷不勝媿痛耳　綸扉寂寥
天子寤寐梅鹽有若饑渴老師品識早已發明王之
夢修救修攘何者為先麒且拭目俟之

復同年顧嚴叟 名宗孟

仲尼聖人也不能不以竊飯疑顏淵無其實而被其
誣者古來不少如弟其小者矣所恨一年砥礪不敢
後人竟為此獠所誣不能不鬱鬱結心血耳若夫一

頁烏紗喜靚如寄在朝無益於君父在家實可樂我
毋子兄弟智者原不以彼易此昔日未知做官滋味
以為異世奇珍今嘗鼎一臠惟有波波汲汲受人腌
臢任人簸弄更有一樁不易料理的交際不易尋覓
的債主弟固甘心聽　聖明之處分長嘯入田園與
牧童樵叟量晴較雨何年兄為弟恨又為弟愧耶小
疏不可不上蓋以明弟心迹直告之　君父原不求
昭雪贓銀不可不納蓋遵奉　明旨臣子之道自應
如是他謀則非弟所及承命切至敢直陳心事於年
兄之前

簡臺中何環應 名廷樞

石麒杜門半載久違台範近荷　聖恩放黜輕舠遄
下不遑晉謁心之有懷曷維其已緬想新城一案政
值台臺共事台臺視不肖於新城侯何如者哉迨後
天子震怒禍且不測他人當此必連揭累疏東掊西
摭以求薄其罪戾愛麒者無不以此說相從臾麒竊
以為此小丈夫之道而不屑為也論是非則相爭如
虎當利害則待烹如雞此麒悁悁之愚竊附於古人
者也今台臺盛氣若雲高情直上齒芬所及自可澇
除萬一當羣居集議之際畧為麒點破冤案則親歷

之言人必見信嬌嬌高誼爭光日月可也若麒一行罷黜便覺雲山有分花鳥親人已絶夢於春明永息縣於草埜非更有他望也夙蒙昊覆敬佈肝膈草勒馳別不盡瞻依

簡叔莪蒿

石麒去歲在差時憂讒畏譏年如一月月如一日日如一時自謂庶幾或免於戾不意好修之心反與禍會彼憎人者亦已太甚但當　聖怒不測危莫可救之時他人或顛倒惶錯五色無主麒乃愈覺其坦蕩自顧平日無所以致之耳承叔父痛癢相關爲麒曲

謀極慮圖欲瓦全顧昔日做官尚取譬於犬馬今日做官政如圈中之豬柵內之羊朝夕待烹而已視此一頂烏紗何啻敝屣耶或予或奪皆出　聖恩石麒毫無係戀覬覦其間也久疎問候每念至輒欲淚下高年之人百惟珍攝爲幸

別諸同年 丙寅

弟行矣荷蒙　聖恩放黜歸老牖下足力尚健可以扶杖丹阿目力未衰可以坐視霞變雨耳如故可以俯聽流泉吾舌尚存可以嘯歌今古人生斯世淹忽何時而可於僕僕牛馬走中忙過此生哉水搏風而

成泡泡散而水還其常樹擢穎而爲花花謝而樹若其性始知影組特聚泡空花而披褐乃恒川靜樹也獨自矢好修竟以汚去清夜捫心不得其解夫各支領委官夫匠有隸年兄臺者弟於陋規有不剗除極盡者乎向弟未出都門此曹或有所疑畏而不敢言今弟以罪廢何愛何懼不以直對年兄臺試一訪之可以得弟之梗槩矣但使長安中有一人知弟狎茶飲氷之苦即淹死猶生也若夫一頂進賢何關榮辱舟次直沽肅此馳謝

簡王念生 名[illegible]

語云貧賤親戚離故廢棄之人骨肉往往不顧台臺獨屢賜鼎呂感銘曷旣初弟奉懲時但聞砌入祝名未知爲何名也旣而始知所砌人之人卽門見衷誣祭楚石過付之祝九如夫祝九如去年二月初旬已繫詔獄至五月麒始奉堂批酌給北司如其故所以窮於鍛鍊終不能將祝九如之名以實祝相公不然弟處原無焦長班揑稱先行逃匿苟有一絲可入其深文曲砌何所不到而直待西曹添出乎已蒙台臺鼎力䕶持莊若老將礙字都去前後委曲覆庇實弘涕止有感激更不必辯但祝九如爲楚石案中之人

窃台臺亦未甚悉萬一以爲果有其人强詞營脫則弟一種苦心將遂無相諒者乎所以不能不稍自列於台臺之前併望便時一點破之也解維在即泥首何時

簡同年陳宗尼 名正中 戊辰

想年兄榮任浹旬日矣新政施爲漸有次第大都吾輩是有血性男子猥瑣齷齪自不足爲年兄道而所不知不覺爲害於地方者莫大於翹然自喜鋭於求治急於立功之念鋭與急之念一存於中便有當機不必審其詳立政不必要其久更張一番非不苦心

而地方已受多事之患矣如青苗一法王荆公行之盧陵極有造於地方而行之天下便紛然大亂此無他立法必須人人可行者若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此法便足貽患於將來弟觀年兄摯節渡江有澄清天下之志而惟恐或失之鋭與急不惟精神有不湯繼而地方亦未眞受其福也弟言未審有當於年兄否

簡太史陳明卿 名仁錫

憶自燕邸年兄訪弟於沸湯烈火中斯時弟胸已無生趣幸骸骨無恙槖饔再還子毋相對若有餘快獨

年兄在吳門境界稍似幾欲發山陰之棹而未果旋逢天地淸明年兄已振策雲漢而弟又哀哀欒棘徘徊瞻憶何刻去膺今又爲先人經理蒐裘手胼足胝未能飛渡盈盈帶水徒付臨風之思長宵之夢蹤罪眞難名狀想年兄定能鑒之形骸外也敝鄉朱老師爲四十餘年狀元宰相而寥蕭數椽纔足蔽風雨汙邪數畝未足供饘粥我朝二百年來豈一二見吾輩幸出其門下可謂得師而獨年兄兩闈座主皆出老師尤大快事今諸孫沉淸好學文筆更雋圖自天之報施不爽毋奈窮窮儒冠誰復過而問者夫瘖投則

夜光削色先容則枳棘長價自昔已然今爲茲甚敝地無臺陸公祖與年兄同鄉榜又俱出老師門墻誠得片言致之學臺即可冠軍是以朱兩兄索弟數行爲介以從事掃門之役知年兄誼甚高必慨然有以爲之地也幸勿孤其來願至懇至懇臘月或輕舸過謁一話巴山夜雨乞令閽者毋拒

簡何學使半我 名萬化 己巳

謹啓弟有私願蓄之久矣鬱鬱肝脾間殆十餘稔苦不得一當今幸年兄較士八閩此正弟一腔熱血稍可輸寫之時而前晤年兄時情深願奢又不敢啓齒

今年兄千旌爾指此時不言無可言者故敢不避冒
昧而懇之蓋昔青浦父母王念初諱寅揆者其令青
浦時恬澹清執人不可干以私獨以足創不便迎逐
獲戾上官不數月解組去弟時就童子試首拔冠軍
而當日每見輒相勸以文藝相勗以道德煦煦閶閶
不啻親受業者所謂成我之恩與生我等麒未嘗須
臾忘也不意自王老師僊逝後其子奄淹不振老師
母遂爲家奴所辱向令得一青衿便可支撐門戶而
長郎名命謙者已能屬文懇年兄收之黌序振其家
聲即弟胞中結血可以稍舒不獨舊父母啣結九京

也至於府縣兩關則晉江令又弟戊午同籍八月之
盡特馳一介懇之想可必得不敢煩年兄垂神也不
腆之祝懇破格鑒之非敢汚也

又

青浦舊父母王念初諱寅揆者端方直亮人也當其
令青溪時首拔弟麒麟固其門下士也後念初老師
僊去家徒四壁立青緗僅能讀父書而求一領藍彩
如登天上家聲遂不克振至閨師母爲家奴所辱其
子亦弗克申理兩代宦裔安知滿天下而青眼覰者
不聞一人可歎也弟感恩圖報之懷約結肝脾間者

已十餘載而墮沉此身恨未能報每一念至淚眼欲
赤廻腸幾析今幸年兄仗節較閩此千載一時也昔
郅惲代友報仇慷慨即赴年兄爲弟酬恩知不再計
推古人之誼以行之今日者非年兄誰望哉王生名
命謙泉之晉江人懇年兄留念萬一念初老師未亡
鄉賢更望垂恩成此勝事則麒頂踵皆藉恩私何獨
王氏父子生死銜結其李年侄併仗玉成臨啓曷勝
懇切

簡張泠若 名昇之 庚午

年兄親從兵燹中歸燐骨撐柱矢鏑相距得於目擊

定又長一番學問開一番識見煉一番骨力不若弟
如處覡之盆見聞在方寸間也弟見今之在事外者
輒恨　國家無人然嘗設身以處既不能跨馬據鞍
又不能運籌帷幄若在地方止有一死可以自盟死
是匹夫匹婦經於溝瀆者之事何足以報國亦何足
爲奇男子獨是此匹夫匹婦所恒有之事猶不能爲
所以咨嗟嘆息令人搤腕耳天下大患止謂一口之
外無足深憂以弟觀之口賊善鬪而多疑喜剽掠而
無大志是非難制之者也若能調和將士選集精銳
彼必不敢進而闕我矣所患上下恬然相安以爲故

習而莫之怪故無可言亦無可爲耳年兄亦曾念及
之乎

簡黄環所 名拱託

憶昔溫陵官廨荔子垂紅幾於小桃園矣太夫人入
夢之奇弟每恨不能成此佳讖迨後復以家人禮瘞
老叔翁兄於玉山公署弟得附尾泝錢塘入武林抵
鴛水別嗣是音耗斷絕幾二十年每一念到魂魄飛
動弟又落薄江河者十許年始得一頁進賢急欲得
老叔翁及吾兄近狀遥望貴筑恍如天上那密邇如
漢津兄欲一望見顏色而不得更何從覓鱗鴈耶弟

今僑居禾郡始得從漢老處聞吾兄歷遭家難淚灕
灕承睫不能止也後又捧手批益縈愁頓肝脾心腎
排撥不勝念尊大人風度依依如昨而竟不可得見
也司命不仁賢者不壽恨不能排閶闔一訴之矣直
指按部時弟即首以翁兄薦事相托竟以人稠數窄
爲詞恐猶水月鏡花間也度欲進有司一階殊不可
少此薦倘都門有事相屬幸以數行見示弟頭顱雖
老意氣未消不敢忘豫讓國士之報也何時把晤臨
穎泫然

公啓某 湯名道衡 丹陽人

恭惟老公祖台臺玉尺量材金鏡照物挨留於人與
地之相宜甄叙必功與酬之適當是以率屬厲誠吏
有明作合土底定民免淪胥則夫戴高天而寧下宇
者能不皇皇念及於勞臣之去留也嘉興府同知今
陞山東僉憲湯公祖明似燃犀鋒兵切玉扳趙幟於
詞壇還明珠於漢郡固宜驟首天路出鎮名邦而左
遷茲地賢者共歎乃湯公祖涖任之日正値海塘衝
決馮夷一嘯千山可襄海若乍鳴萬家竟斷斯何時
也期逾兩載官歷三人或材窮於勢大或計短於費
繁拮据雖殷茫無頭緒獨湯公祖運巧思以輸木石

窮胼胝以董工程嚴簡稽以清鼠雀核名實以節浮
汰遂致民力不困膚功告成粤稽往事有坍塘七百
五十丈餘而費金錢十二萬有奇者有坍塘五百七
十丈餘而費金錢六萬八千六百有奇者今之物價
湧貴鳩僝倍艱衝決至二千八百餘丈原估必得十
六萬方可竣事而夷考其費不過三萬五千有奇是
何功力較前若斯之難而經費視前又若斯之簡也
在昔已有賜金加級故事況費省而功倍者乎此今
日已陞之僉憲自湯公祖資望應得之物而塘功報
完之後另行晉秩乃國家報功之常亦祖臺激勸之

所必至無藉麒等仰覩者也獨是堅功兩浙叙遷別地則奪我東南之保障何所歸依還願生聚之室廬誰登衽席寧不嚣然若失而盡然願留者乎故見往例凡賫捧入都靡不別轉則嘉湖道缺翹足可待如謂恐淹時日則現在杭嚴一缺相應題補即或部有別銓而近查邸報 聖明亦時轉圜以從地方之請此麒等合詞共懇必祈自僉憲加級少犒以報禦災之勞或嘉湖或杭嚴留之近地以慰蘇天之望於
國計民生兩有賴焉

簡錢龍門 名繼登

謹啓自去冬歲事不成饑民思亂忽聞民運人情益騷祖臺斟酌 國計民生俾漕艘不愆而惶擾亦定地方實式賴焉而未亮苦心者反爲議端麒之所未解至於督師入援未奉 明詔專屬君親一體要在權其情勢如唐奉天宋靖康此時君爲重親爲輕不待言矣今 國家全盛醜虜犯順彼巳情形與唐宋大異若非有封疆之任與奉 旨勤王者皆不得置二人於不顧也昔王敦作叛太眞絕裾有識者尚謂急功名而悖母命比於賊子則知今日祖臺爲太夫人受謗固甘之如飴矣凡人於名教之際衾影重而外議輕既得全其至性遑恤於人言況 聖明在上定有確見應時昭雪可跂足待也幸勿爲念

簡按臺劉須彌 名士楨

曩聞祖年臺按臨禾郡肅氣附候想在記林法臺崇峻更無賓理茲有情關難已義激同懷因人心之公節彰 國家之彝典不得不懇之老公祖年臺者則家司馬玄仗易名之舉也蓋司馬存日爲縣令則父母孔邇掌留計則貪邪奪魄其居官之介氣在鄉之恩流稍稍點入諸紳公揭中麒不敢更及揭是逆妖扇禍豐沛驛騷鎬京之地幾爲戎馬之場而司馬移

鎮要地擐甲穀胄激勵將士使人人用命扼吭擣虛一舉而覆之河上再舉而殲之鷄黍集俾 陵寢不驚漕道無梗伊誰之力迨平定安集之後口不言功而績在地方輿議難掩卒得 上聞乃是時也視師脅者欲速其功方將以淮徐爲壑惡司馬抗疏請兵撲滅而齮齕之見起矣當叙功時是視師脅者巳獵功晉中樞遂抹不叙亦由司馬前後從不走隻介入長安鮮有樂之者故中樞竟得行其意噫是逆妖也亦猶今之流寇耳流寇起於秦而禍烈於晉豫延於中州此時非司馬極力擒戡獮薙之則鄒滕爲

萘淮徐爲晉而江南之爲中州豈待問哉且秦晉在
西北匯非關　國家大利大害也玆則賊集夏鎮而
漕咽中斷棊泗上而　祖陵震驚其關係在宗廟斯
司馬功爲不刋矣而爭功忌能之臣竟修嗛嗛之怨
使　國家報功之典不彰而隳豪傑任事之志今事
又論定誠大明公道之時也以司馬匈於葬祭䘏典
聖明似無所靳惟是因功甄敘論行易名則必待年
祖臺與撫臺公祖之入　告而後沉鬱之氣始伸表
章之典乃定斯麒所爲不憚焦濡以呼者也况麼以
報功尚待　聖主之酌定而謚以核品是在上臺之

定評我　朝如蕭定肅彥許恭簡孚遠皆以亞卿與
乎謚典如斯之類殆難枚舉竊讀　會典有應謚而
未經題請及曾題請而未蒙賜謚者不論遠近各該
撫按及科道官從公舉奏則爲　國表賢年祖臺事
也伏乞循例入　告即撫臺公祖併藉從臾豈獨麒
一人頂踵不忘即闔境士紳天下賢者無不盡戴年
祖臺懿德之好盡仰年祖臺卓越之舉矣

上座師李小灣諱孫泉

初麒以華亭開隙於舊司馬不樂爲之屬又斷不敢
置足於冬曹是以有更南之想荷老師之庇得翩然
於衛輔部逖趨問豆若將終焉又荷老師之庇得有
今日此所謂輪囷離奇勢必斷斲一有提挈皆可備
棊梲之用麒之頂踵銘鏤寧有既乎雖貧病已入膏
肓變煙時不相屬爲同學少年所嘲笑然自麒思之
吾輩苟以素心自盟不肯瀆白讓人則何地非冰何
嘗非蘗此磊磊之愚竟有餘恬而可以仰慰我老師
甄拔卜之　吉已下選品採望知不可少老師一席
但今之撫地視昔日萬難靡論率土無蓋藏之實邊
腹有破碎之形近來皿蠱食心之徵又見矣以大有
爲不世出之　皇上而以悠悠忽忽不痛不癢之氣

象應之幾似臂指之不可使大衆之不可醒遂一激
而移其意嚮於中涓豈非外廷之罪想老師蹇蹇几
几有概於中久矣防微轉巨將何爲策麒願一聞之
以快覩中興之相業也

文

孝廉世淳爲司馬郵典重覃顧長安司馬起家治溧
水以壁立峭勁自範併範其胥吏以簡直慈和遇物
併遇其小民是以鄉愚野夫見之藹若家人父子若
不知其爲官府也而胥吏伍伯等見之又凜凜日對
神明若不知其爲所習事之官府也考績最赤縣人

爭謂非北銓不足以酬公苦心乃司馬素絕餽遺及
入計考選之日又不能持隻辭贊長安貴人竟與以
南銓及抵留都日夜以澄清流品為務於是南中臺
省部司之以穢德聞者一舉而盡去之乙巳察典凡
落職六十有奇天下靡不快此舉以是望日重而怨
亦日深矣歷官至操江時蓮妖轉驅蹂躪夏鎮渡河
梗我糧道且將肆焚於　祖陵之上司馬聞之即日
移鎮奮聲疾呼繕兵選將密授方畧與淮上制臺互
相犄角卒得殲之鷄黍集不然漕河　陵寢能晏然
哉乃功既上聞矣而是時東魯節鉞臣已報賊平見

司馬請蕩賊一疏惡其軋已後來樞臣叙功即先之
節鉞東魯者故制臺叙而司馬不叙先是乙巳之怨
旣彰靡日不思甘心而朝貴亦有怒司馬不附已者
遣所親承司馬後欲發所為不決事持短長顧彈力
吹索竟無所得致朝貴疑所遣不力噫是所遣者不
能文致人過以媚人亦賢矣而司馬終始公忠一念
知　朝廷不知有身家知是非不知有恩怨樹品以
此取忌亦以此但念　會典三品以上自有應得祭
葬亦不敢妄思非分以徼異數惟是謚典酌議定之
大宗伯凡行業俱優者為上而司馬孝友敦睦內外

無間歷在著光棄之聲居鄉絕干請之牘是其行也
令深水而道不拾遺掌留計而衡無爽鑑光祿之節
省饒穀以巨萬計操院之殲妖境上勳在社稷是其
業也則夫易名以彰實特廕以酬功皆應得之物所
望主持於老師者也麒仰奉老師明訓是非之公竊
自附於三代不獨情在同室為是不得已之鳴而亦
好出秉彝原具不容嘿之口也賜鑒是荷

簡馮禹金

昔人以泮水為第一關蓋　國家衡士以制科冠羣
途而制科實權輿於此也英雄豪傑便於今日立定

根基泊然於聲色貨利之塲堅其德性鋭然於五車
二酉之間擴其識見步步要為天下奇男子將來定
有一段光明俊偉事業青紫是兄家舊物勉之勉之
弟初得好音喜而忘寐蓋吾兄寧靜純一具高視一
世之資其所就正無涯耳但此後交際漸廣友朋操
雜物引旣多空明易汩此未及須而先以是言進也
吾兄得無以弟言為迂乎

簡蕪湖令梁礪石 名應材

弟輩承乏留都遥望鳩茲盈盈衣帶年臺德音遐暢
令聞不已名高繞日之城照逈然犀之浦是以丞縣

瓢響萊歌相屬不知何以治蕪而翔治騰頌若此也昔敝里朱廉石年兄嘗歎服老年臺鳳翔鶴立式玉式金燥濕聲氣早巳神行繇今所聞治狀殆非溢美高山仰止景行何如惜哉廉石之言未忘於耳而其人巳不可作矣今其藐孤煢煢在疚俱未成立六殯在堂莫克襄舉恨藐蒜之難待苦助麥之不逢獨居嘔血輿言出涕於是其令弟辛酸酷烈奔走四方以告哀鄉昔蘇子治葬因人致具曼卿賢者不辭陳乞則夫廣我殯之義推懸劍之仁非年兄其誰望乎蓋同里同籍而不能爲之賑卹使重蠒百舍弟輩之恥

也譬如溺者力不能援而又不爲之奮聲疾呼則又與於不仁之甚此弟所以代爲泣顙以請也伏乞惘其孤煢惠以不貲俾得襄此大事即生死䘏戢無窮統祈台鑒

簡程嘉銘 名標鼎

夙聞高誼久作天際眞人想而邪溝帶水邈若明河此詩人著平原之憶而騷客有廓落之悲也至道甫過僕處得其口頭描繪芝簡蘭情恍在心目偶題數語爲介政恐貽譏不文取嘲巨目而隆隆明胝儼然臨之可勝慙悚然推原長者之意表斷金於合簪合

香心於勝蘭眞煙結如雲之氣佳盒著附朱之美詩韻諧倡和之情種種深意不敢不拜中秋之後閱杖履將過長干討此時紅葉欲然黃菜正熟當浥八功德水煮茗以待

答林狷菴 名先春

石麒不肖而是非之公猶有三代斯民之意故去冬適在長安曾爲老父母大聲疾呼其齮齕老父母者眈眈視麒麒非求老父母知也亦非敢必其有濟否也爲地方存此公道爲討與存此議論爲寸心明此是非而单款既多投杼四起麒從各臺省處指天畫

地相信頗多陰霾將散而終至顛倒團結者則以從來外吏過討靡不輦金長安而老父母獨否從來合沙中人止是私揭鮮有輦金長安以中其公祖父母者而茲獨揮金要人以必行其說噫此法既行將來計典益不可知於者父母何與淸風明月不用錢買綠水丹山到處供養未始不可以隨在行樂而 國家之公論日廢道揆日壞恐將來益不可收拾耳今敝鄉父老自白下而北麒曾悚其良心激以大義速之使去今兩閱月矣未見聲息成者又有神通以阻之乎鄉人多愚而懦是尚未可知也若此中是非紊

如覩火無侯麒言麒亦不得不言但浮羽之論未足爲老父毋重耳蒙三發台翰麒於九月內得拜二椷其一想竟浮沉矣久疎問候長跪啓緘恍然如對大義未伸可勝欝結

簡張石叟名定志

五年厦覆四甸棠陰凡黃童白叟擔夫饁婦皆知詠歌盛德涕泣繼之弟能不怒焉在懷與歲月俱積也天下多事遂無一人足藉緩急致 聖天子不得已而以股肱心膂付之閫倖誠爲可恨可恥然推其故艮由近來造士者喜春華而厭秋實獎浮薄而輕謫

練進秤野而退經史右掇摭而左實學以致靡然成風遂謂一頂進賢可捷掇取曰招搖於博場酒肆學童季女之間有一緉趣尺步言禮樂而法周孔者便斥爲迂腐頭巾莫之一顧釀成此無廉恥無血性之士習天下曾無識義理之秀才而望有經濟之科目乎年臺平日以性靈之學窮二酉之奧今甄士中州其相與揚厲道德考覈經秖令 國家緩急收得人之用者必無遺力但積染既久洗發爲難或自古帝王之鄉惇龐純固猶有存者不似大江以南儇薄盡風草之機定在老父毋一搏挖間此弟所[illegible]

足以望者也

答青浦朱邑侯壬申

古之謀國者以催科爲拙政而今之謀國者以催科爲風力古之稱賢者爲君養民而今之稱賢者爲君益上無惑乎國用日窘民生日蹙上下交窮而愈不得收理財之效則不講於君民一體之誼而脫盡從古治國之法也老父臺爲前人還積逋爲地方邮荜楚那新補舊巳屬剜肉醫瘡而當事者尚未之亮麒竭極力籲呼無救於事取盈後巳度之公帑決鮮儲稍以待應聲之求退想民間又難車負以應上官之

急則此斗萬徵求更難於針頭刮鐵矣不識老父臺何以應之

簡嘉興縣張瀹存名鳳翥

謹啓石麒蹐斗之念殊殷附具之鴻未間攜杖騎竹既不得先童叟以迎郊拜幣申椷又未獲同任儲之肅使盈盈衣帶渺渺關河我心孔懷曷維其巳向從行卷伏覩大章卜商西河之業也今從里民與聞新政宓子鳴琴之治也天生至人以爲社稷乃先試之鄙鄉仕有經術以經世務方能綽有餘地顧民愈窮而催科轉急財巳盡而搜括彌嚴致催葦騎閧而緩

急需恃智者慮難於徹土仁人計謀於點金則於今日語循良蓋眞戛乎哉其難言之矣若非台臺之風植何以勝其任而愉快乎麒黍蔭花陰彌深山仰伏楮神往

簡王念生

人臣去國苟其不斯之衷可對於天下可暴於萬世則雖去弗去也其卓然之品之材爲一時所共惜爲人情所共憤則雖去弗去也老寅臺兼有其二則茲歸也不過六月息旋即九萬焉此弟之所以不爲老寅翁弔而爲老寅翁慶也當此貂璫世界薰焰灼天而吾輩頂進賢冠與之摩肩擊轂於長安道上和之不可異之不能何如解擔抽身眠松夢鶴聽春鶯之亂啼答時花之獻笑身心俱閒一日兩日之爲可慶也弟前日奪歸閭里見一時同挫諸公自號名流亦有二蔽一則孌童季女寄托牢騷一則蹇產不理書空咄咄此兩者皆足傷生爲未達於內重外輕之旨也功名去來如江潮長落與岸何與潮落即有盈時岸壞未易修補智者觀於此理可以明窮達之義矣且老寅臺精力正壯可以有爲堅忍德性熟察物機正在今日孔明草廬中扶炎事業已備弟從前不曉

學問悠悠忽忽坐失光陰迄今衰颯多病毎自悔恨吁嗟何及故願老寅翁勿以小挫縈心而於閒散之日虛此不易得之歲月也孫火東深信其肝腸雪白氣質沉凝有志有節之士初聞從亂百喙爭之今傳聞想確矣夫以國家土地人民付之一鄭即粉身莫贖然猶可曰天限之材也奈何以堂堂節鉞重臣甘心屈節於素隸戲下之狗鼠不知何故喪心至此殆不可解竊料其從中或有妙用如李陵不死之故則豈無一二腹密可潛通外邊消息而又杳無動靜老寅臺素悉亦可一决以發弟之覆乎閒臘盡台駕還里即擬附候入春多冗未遑遣信遲遲至今可勝罪悚新華亭聞甚憒憒不審尚可救正否民窮賦重大盜屢聞而郡縣不聞有加意拊循之實想又足蒿老寅臺之目也

公簡鹽院李用晦 名宗著

恭惟老年臺驄珂駛日六察生風烏府凝雲兩浙在宥眞可謂吏行氷上人在鏡中矣翹跂崇嚴可勝仰止茲啓先老師朱文恪公位至宰輔家業蕭然殆國朝之所僅見諸孫如其等皆名流釁中稱爲渠帥且夕脫顙去葢天所以報之也弟輩師恩未酬竊念惟

有汲引一言節可效涓涘頃世兄大兢赴滇取道金陵
世兄大觀任南起曹晤間似不以金紫爲榮而以克
紹家聲望之後人弟輩應之曰有用翁老年臺持斧
一方篤誼不讓古人定能鼎致督學使者悉置前茅
當合詞以懇至其幼孫茂曝應童子試翩翩能文統
望留神超拔又大兢之倩項某甫在鄱邑試冠軍
允稱玉潤亦我老師瓜葛併望老年臺提携之弟輩
生平不以一字冐干當事而感頌我老師有不能不
爲之推轂者惟台慈諒其無他而垂聽焉

簡鄧鳴和 名來鸞

弟聞年兄之理武昌也清水平衡而武昌大治地方
至今謳歌不忘幸聚首𨚗都得接快議爽概種種起
人仰止弟之皈依有日矣乃昨聞年兄近有李春榮
萬士恒一案特以千餘青蚨對簿不合致老年臺疑
而下之獄業經查明矣又逆追而上查其領狀果有
之乎有之弟竊以爲不必也蓋以掌簿爲不足憑而
取憑於零星之領狀是併疑前日之部堂矣以前人
之經手爲模糊而致有今日之搜索是又疑前事之
同寅矣無論查之而不得其弊即得其弊年兄可昭
昭號於人以明部堂與同列之失乎弟愚以爲斷宜

從寛宥之者也西門性急佩韋以自緩弟愛敬年兄
故敢進一言爲佩韋之助若他人弟竟一映置之矣
裁之何如

答大座師鄒匪石 名維璉

睽别師臺又更歲矣麟心日茅孰與闗燕開畦歸之
大道所爲引領丹天而皈依靡切者也流賊假息蝦
蘆遊竄蜃室闖中三五年來西豫東突此戢彼起莫
可誰何誠未有一大創之耳老師臺一入闖關急擊
使走然後大修戰艦治樓櫓施爲次第部署已定親
執桴鼓左右二鄭一舉而殲之境土使海若效順蛟

涎失腥封夷佐靈長鯨滅影直邇來大快舉也虓棒
瑣械麒勃勃肉畚始知天下弘偉事業未有不歸於
道德名節之儒若不從性地流露即左支右吾無當
耳夜軍苦餉之民苦賦急兩易騷動則秦晉之鑑可
爲前車鹹煩老師臺借箸籌也閩地絕少平疇沃壤
濱海數郡大率倚命商舶開塞之間各有利害然與
其塞之而民必不可得食兵不可得餉坐而困閩孰
若就地計利因時設權姑通海禁以救此一方乎老
師誠心爲國長計籌邊當必採之已熟無俟麒喋喋
也黃白安先師一坏之土畢竟爲沈氏所不容今將

議遷矣至近勝數椽立祠郊外沈氏又嗾其鷹犬逼奪之訟之郡守麒業飛數字爲先師請恐冷署之言無當萬一便中致一附聞

簡考功眉菴少名起宗 癸酉

別老年臺遏八稔矣金閶佳彥自宜馳驟梧掖出入承明乃鐵臨氷天雪地與寒鷄伍乎或者梗柟豫章毎處於弃篠僻遠之地飽於風霜堅其骨幹然後一出而棟梁九廟枝撐朝宇天下不敢望焉則老年臺之自爲爲人自有在也又或者弟之魄落久矣屈谷之瓠鑽之彌堅獨活之性風所不感天特閔其孤踪

踴躍令得朝夕左右以解其跂而發其聵乎則弟之栩栩神動翹跂旌棨又何能一刻已也仰祈即赴踴躍何如

答周仲馭名鑣

塡筦方諧風波忽起驊騮旣逸馬羣遂空弟眞下駑乎戀戀棧中豈今又併荳奪去殊自憐也回視老寅臺如孤鶴擘雲神龍入海高睨一世漸覺相懸不敢望萬一矣雖然寅翁視弟豈沾沾升斗者耶雖不能效朝陽之鳳獎忠彈佞猶願爲掉尾之龜友魚侶鹿而今方待罪未敢乞身高論投簪亦强顏矣三復大

旐名義凜然忠蒐雖未蒙䘏而兩罪無應時飲刃豈非忠愛之至業已見知 皇上乎諸關彌縫周密未即回天然堅氷必消豕蹢必烹未有此輩而能長久者老寅臺之旐懸諸日月奉爲經史直少須之耳遜國忠紀補吾學編之未備不惟諸忠蒐藉以不死又下人心亦皆藉以不死守禮議謚之家舍是其奚採焉

簡陳宗尼

年兄訂弟會於白門在小至後訃必握手言歡弟百夜翹首跂足以須抵夏梢杳如占夢竊擬年兄之被

留也忽而聞行旌已駐京口謂乎眞乎豈迫於就醫而遺我乎豈風帆便利篙師貪程已過金陵而年兄未覺乎豈途長舟窄溽暑煩寃畏炎厭客颶颿竟去乎弟心癢難撓神飛難攝也又聞年兄卜寓甕城就醫何氏策亦甚善但弟因多病之軀閱醫不少服藥亦綦始知風寒燥濕感於氣化淫於筋脉者可以草木補瀉之法消息之若夫憂勞之過神明受傷火不得降水不能升補則更張炎上之勢洩則迷成陰竭之患如此而欲乞靈於草木斷不可得還須以神明治之所謂靈藥不外身而得者也是以古之僊子坐

往從奇病中來則其有得於神明故耳南中雖無明醫頗有異人年兄試一幡然命駕當必有遇若止於卻病弟胸中已有其人不敢以孟浪之言相欺也弟羈身職守不能奮飛靜言思之徒有涕淚遣奴相迎千萬回棹筆不能盡者奴當悉之

答工科許霞城 名譽卿

昔日南曹率三年而得一休今一官如鋼處疑仕疑隱之間久不聞先生長者之教是則麟之愚也庚年抵今星霜四歷盈盈一水誰謂湖廣而鏡具不隨羽鱗亦杳是則麟之疎也旣愚且疎應受棄置而驪捧

手批婉摯如昔始知山藪之量有兼容日月之明有曲照矣天下多故中原日蹙浙閩畏海賊東省畏口賊德景之間畏土賊中州秦晉畏流賊北畏奴畏虜淮揚畏河決畏漕輓當此無所不畏之時正志士報國之日昔李鄴侯陸敬輿於搶攘鼎沸中一出而唐社遂定今之所望爲李爲陸者舍台臺其誰奈何不爲太眞絕裾而思安石東山也如麟者進不足以匡救退無當於著述正宜與鹿豕作緣悠悠阿堵中耳公耶入留都閉門靜課麟剝啄求見竟不得一晤知是大器何難一擲九萬而舉似少司成竟以暗中摸

索過眼雲迷相對爲恨

簡同年顧珠巖 名國寶

庚午秋月獲拜覆問今歷三載遂絕音塵跂想玄風如在肩睫而盈盈一水無從縮地此詩著求友之章易重睽孤之感也況夙承厦覆恩結棠陰者乎頻年以來國家多故封豕腥我東土長蛇跛於中州饑民蟻聚於淮右海寇鯨噴於浙左不獨榆關有伏莽秦晉成燎原也而貂璫時見冠虎纓聲未寢戰龍旦暮愚得愛國奉公如老父母者出而隻手扶天片言悟主顧五年之間兩見鄭戚今秋孟陳二尹于役南廣

與聞斯信弟麟哀隕如喪考妣卽欲馳唁而麟以夙有脾病入秋增劇流連枕席未遑料理迨乎長至望風遙哭占屬哀挲與荆揚李年兄同致瓣香不躬不備知老父母能畧形鑒之也

答吳秋圃 名麟瑞

兒方止啼慈母別乳物方出闇旭日移陰彼得何歎此失何怨想年祖臺當此際得無亦有低回難別者乎江右爲留都之右臂天子之重籓地逞閩嶺深山叢菁尚多劇盜依草附木阻兵安忍我鄉文成設間鈎隱薙剪荆棘關立縣宇始得休息垂百餘年今我

索漸弛賦役煩重小蠹竊發控引甌粵綦轄盱臨富
豪大室東務備蘗觸賊恐後縣令鄒牧傾橐餽餉買
賊遠去向令以此副精神上下同心購勇士練鄉兵
遠間諜嚴鈴柝未有不可一舉盡殲之者今雖稍戢
明年豕突尚未可知是故特簡我年祖臺付以鎖鑰
文成事業於今爲兩弟麒拭目望之矣近來選功兩
署頗有官評之責然政如籠蛙鼓吹氣不飛灰夜蚊
雷鳴聲不震物而不知者瞪目疾視便多怨毒麒日
夜思得一解籓籠遂我初服顧國武以盡言招尤中
散以辭榮賈禍往來坎坎何以置懷今昊覆漸遠德

音恐邈發矇補劓將復何望引瞻抗領想念爲勞尚
期年祖臺之不我遐遺賜之敎言也榮遷之慶未遑
馳頌而瓊問先之顏之厚矣不腆芹曝非敢云報伏
乞哂存憑箋瞻切

答大司空董見龍 名應舉

石麒向居末屬殊荷生成每念摧殘有孤再詔不意
平陂遷流靡有定局又爲小草閒處南都離邊水陸
未獲申候偎蒙鴻藻賁於曹吏拜手盥誦如侍几右
三復玄緒感慨生焉憶昔台臺循墻行矩夔讒畏譏
當水衡告匱之時正秩于興作之始苦心拮据堂構

宛然高引見疑錄叙不及時麒跧伏嵩下方謂位不
酬勳官未配德乃時事既移蒙氣轉甚一時皇皇快
其所私顛倒渭涇撓亂是非後譖人者亦已太甚幸
至人之達觀齊參差於平等呼吸沆瀣馴狎鷗鷺知
碩人之寬於焉逍遙也顧天下多事逃雨誼深理窮
而反論久而定當今之世舍台臺其誰想捉鼻之遽
識早藏器於射隼伏惟爲國自玉

簡銓部金雙南 名麗兼

石麒不獲侍下風四稔於茲矣寤寐雖殷紆軫雖久
而未嘗一通束脩之問則麒之孱懶自廢無當於時

之驗也時事雖棘得人則治今功令日峻而吏治亦
日壞輓漕之使以弁軍爲經而以小民爲償牧民之
吏以擊斷爲名而以誅求爲實想親翁臺有概於中
久矣能不於此行一喚醒其蒙氣乎近來南中緜商
幾變於前舖行擬議於後皆得唐存翁總憲力持乃
定少宗伯忠純近推枚卜未審能得 俞旨否白門
諸曹郎積習難破近日尤多貲深之人或恃奧援或
任潦倒無復顧忌至於耿介孤峻端清盟亮如張比
部閤若劉驗部雲密姚膳部憲鄉向父母六神及陳
職方之敷子者不可多得甚翩翩有爲有守之士也

若夫老成練達不隨不激則俞容自亦艮觀察材似
不可以門戶錮之使借重吾鄉水利權衡未必非地
方之福知當今留心國計人材無有摯於親翁臺者
敢舉所知以當葑菲之一若麒衰年不嗣早已神游
長林豐草間矣儻得部堂代　題放馬歸牛之賜不
無望於部覆仰乞親翁臺留意焉不敢套祝統祈
炤

答吳旭如　名道昌

天下貪墨吏以上薦至要地者無算率置不能問匪
匪斷事官考語一不當輒奪階雖漢法固然何有幸

有不幸也然猶謂長父臺任中事稍不及詳誤註上
考有搤腕耳已而微聞爲役官所規卻則髮指矣及
讀大揭而知誤繇選曹使當時父臺早知其故當趙
石老未解任即移揭入都止須選曹出一簡舉駮事
體即明而惜乎其後也今天下五合六聚內外吏乞
命中涓之手爲紗之辱甚於臺瑩任事之苦病於夏
畦非智士儉德避難時耶父臺幸捧雙白燕笑衎衎
可謂至樂麒望白雲已無親舍然亦擬尋題目作歸
休計矣但以甲爲乙紕繆滋甚似不可不一鬧之長
安諸貴人也令親材且賢自不敢昧其秉彝況承諄

諭敢不奉以周旋所慮於曹無味之語易見吐棄耳

公薦劉駿封雲密　名若金

竊聞辨重輕者審權衡於六燕甄小大者察遼遠於
乙鴻台臺懸氷鑒物觀火徵材若工師度木曲直咸
宜方皐相馬驪黃盡畧矣寧獨如李胤銓綜廉平稱
之部無留事已也遐聽旁矚偏徹人倫寧有遺長失
於睹記顧或有一得之見可備夾袋之收想在淵衡
不辭葑菲南駿封劉雲密品絕纖塵胸足千古使之
作鎮地方必能修敬善俗起痒回枯仁人用心自近
及遠我鄉司道固多賢者而眞正福星亦未數見今

之秋月當彼及瓜或有見缺或騰一缺用人啓事必
有可觀蓋劉駿部尚未舉子思得簡僻一缺如吾鄉
嘉湖守道未補乞即以少參銜推之萬一已去金衢
道亦可雖爲地漸遠需溉有限然尤愈於他省得之
也固敢合詞共請幸賜鑒照荷甚

答許文學　名士驥

廿年之別一日之晤樂乎不樂乎顧不能擲秦淮一
勺與兄翁一問花前月下禪舍書龕忽忽若夢中聚
散殊自怪也功名遲速有時以年兄材何難徐步歎
紅香泥看八磚日影但恐此時應接不暇求如今日

聞不可復得耳弟天機不深俗緣亦淺擬今秋力請當事放棹南還想虞山之債未了尚湖之盟久寒將必取道一過計此時掛一鱸魚出百甓青州招年兄於白鷗紅蓼之間能爲我褰裳乎令侄來承損書惠恍對晤言銘刻銘刻

簡承天守賈愧我名元勳

以年臺天下才曲折剔歷固宜作憲萬邦而猶以一麾爲股肱郡豈非　陵寢重地不減扶風京兆耶且亦不似弟空閨坐老閉影自憐徒剌剌私語漆室間也石城兩地一樣莫愁花水煙溪差足相匹如蘇白

到處即有西湖供其吟嘯千古風流令人寬夢不離郢雪但恐流氛未汎龕集方殷未暇披襟當大王之風解帶納江妃之珮足縈古人千里相思耳新景陵陳兄名六奇者乃弟戊午同籍潔廉自愛平易近人弟所素信但驟膺民社技經未嘗政如三日新婦舉止生疎今其束脩見姑時矣天下無不愛婦之姑而軌範方嚴婦每退畏率藉小姑爲之通其聲氣達其願欲弟既與年臺爲譜中之莫逆而於陳令又夙叨心期之契敢肅數行附於小姑之末仰祈年臺惠教之俾得方幅齒過眞不減如天之覆也

簡內閣錢御泠名士升

麒於七月初五日始得曉諭批示盍發自五月十九者也覆育高崇莫可比擬至於旭日始旦陰禮盡銷協氣所披反側俱化則緣至誠之能動未必皆人情之自調也魚水叶歡賀虎奏雅麒心忻慰可勝踴躍茲所懇者敝司主事張玉調名冉廷者乃麒壬戌同譜共事三月見其溫良子諒清和篤鷙絕去機械盡捐城府過至投契不意裘葛未移而家難淹至其老年伯大中丞公忽焉聞訃瀕行之日來即麒語蓋以先君子功在封疆朝野共悉而不能力請表章是爲

人子者之罪也因揮淚陳叙求達左右仰祈疏到之日票擬照例從優即麒同官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且麒採之中州問之蜀論知中丞公巡方定奢樊之亂拓地二千撫蜀收永寧之功破賊十萬至於流寇搧禍邑無守令棄家守城全活甚衆與麒同官叙述正合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臣有焉麒又每見郵功之　旨稍有一二游移字樣功司即翻騰其事挾以爲功使恩不出自朝廷而權反歸之私室竊以爲恨亦願堂翁一主持救正之又不獨爲同官同年佈其區區之私也揆閣崇嚴冒昧主臣

答同年馮五玉名明玠

離別訓言遂歷五稔因國有厲禁不敢通長安隻字縱目五雲徒有神越實洗之地臺駘是處黃銀鎮鋏寔生其鄉而今豺虎薦居饑饉踵繼我年臺體素文弱謂宜輕裘緩帶盾鼻磨墨倚馬作檄是其所長乃據鞍鞠旅橫槊誓師青驄所至賊衆驚遁遂使兩甲拋金苔鎗臥綠不亦偉哉功乎我朝馮寓安先生初巡關中而罕東嚼指再巡國地而叛黨爲俘載之史傳至今美之今日與年臺而兩矣其視子明莎車之役以武將帥建旗鼓猶百之也顧當此倥傯戎馬之

際犒士賑飢日憂不足而尚分清俸及於吟曹拜領之餘何啻汗血涓滴江河又不止易飲易食之時爲然矣如弟淹然措大無益盛時但求遄歸還我初服俾得遂其走壙之性即不減如天之覆也知年臺還朝不遠如遇相知萬幸爲弟一悉此意跂踵旌子可勝馳溯

簡族侄孟開

終天之痛人而有之獨有茲痛爲最寃慘不佞聞信以來戚戚不樂病幾兩月不知爲孝子者更如何酸楚酷烈也大木初顛凡平日蔭蔽之一草一卉皆有

日炙霜欺風攙雪壓之患大要在昆仲輯睦內外雍和而後可以當外侮之來此今日第一義其次則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若平日慣起風波好訟之人當善御之勿爲所用大都此輩專化小事爲大事不能化有事爲無事也不佞老矣鞭長不及每一念至爲之如焚老侄身棟家督歷練老成調停和協使一家之心合而不離柔茹剛吐使在外之人何而無間皆在老侄一身不容他諉念之深故言之切幸毋誚也扶柩有二侄在自無他慮聞杪夏歸日抵潞灣計程將至矣因論家中馳至瓣香一告

哀步不得躬親心神若喪煩向帷前告我崩隕營葬想今明兩冬事或已得還相與執紼也

答宋旭青名擧朱

每對朝來爽氣令人輒想玄度懷軫之餘忽捧瑤玉三復宛然如侍左右也弟偶以隸耕在前敝堂翁因擧咨北詎意規者愈深作手愈巧遂於啓事之中即藏排擠之術致　明旨復行回奏雖似人情太險而於弟分實安從此得扁舟五湖徜徉蘋蓼遂其麋鹿之樂則傾弟者政以福弟也順及逆成天下事亦何定乎翁臺掌鑄錢甲南中息復稱之雖因銅多而人

忌名香而衆猜致有浮言煢及台體然弟覩訪皆無
聞言職名前列序次應然若論錢法之壞始於昨今
兩歲則徒者或有推蔵而前者理無苛及幸自慰也

答孝廉顯生

秋聲滿樹間蕭瑟如笙竽不惟可佐吟哢抑且可親
燈火若徒使月瀉杯中爽浮屐外雖足騁一時之豪
想非賢者之所屑也不肖頽齒增疎緣病積前蒙
賜候累月不報承不督過加以德音三復之餘恍如
瞻對

公簡鄭見義名二賜

恭諸寅台臺金鏡鑄心玉衡成質清通簡要久著周
南恐後來蘇復形邪上盈盈一水弟等翹跂有日矣
茲啓敝同籍于明醇者其平生磊落有俠骨覩其迫
窮利害周旋李象山朱泰符兩年兒於危急存亡之
日流離顛播之中割食析衣連居共處此豈非樹意
義慷慨烈丈夫哉不意同邑之中聲勢相逼唇舌相
搆遂開嫌釁積成禍機於是豪有力者乘四境民心
好亂國法重繩巨族之時嗾使罡凶燒刼累訟擬成
陽羨靜海之局遂至　上聞而明醇父子之生路不
絕如綫矣夫孰燒孰殺之情實具在三縣會審之案

牘具在寅臺自有公憤弟等何敢私其同籍妄有游
說但念紳之惡者必富而明醇田廬有幾紳之惡者
必多狠僕而明醇食指有幾奄奄薄暮之年與一毋
一子煢煢三人相倚爲命天地大矣何所不容而同
鄉至戚必欲駢殺之爲快讀明醇求和一劄搖尾乞
憐已甚悍然不顧反稔其毒此弟輩所爲痛心而飲
血也且延陵諸老亦大短計矣民心易上而難下專
欲而難犯今日縱之手滑恐于氏之肉瘦不足食食
竟必更思其肥者將今日爲我賄使嗾使之人焉知
非即異日操戈入室之人恐宗墟鬻渚之間未得高

枕臥也蓋延陵之局與陽羨靜海大畧不同彼之亂
始於憤而成於貪此之亂始於爭而成於孀始於憤
者猶可問激亂之人始於購者似當清倡亂之本伏
乞寅臺爲地方計杜萌銷患存亡護弱勿以衆惡而
不察勿以黨盛而不剪則解一日之紛即貽數世之
利眞大有造於世道民風寧獨明醇父子與弟等同
戴正直忠厚已也其中情節明醇自具有揭併塵乙
夜之觀

答許文學純祉

南鵬不虞翼垂而憂風下故急急以培風爲務當其

培風之日鶯鳩傲之以輕捷竊竊然笑之南鵬自坐於溟渤之間爽然不屑也及九萬里之風一至適與九萬里之翼相當而後背負青天翱翔雲中鶯鳩始惝怳自失不敢與料天地之高耳去歲暫屈毋乃翁兄培風時乎何爲自顧頭顱形影堪憎也政想憶間忽捧手詔猶恨相見之晚相別之速南風如便不識肯以奚囊新句洗弟塵胸否郵便沕復不勝瞻注

簡冡宰謝青墩名陞

石麒東海㛹䌂櫟社散樗荷蒙堂臺破格栽培曲加燮餙雖波臣自蕩而溟渤恩深蚵結匪喻棧道之馬

猶知激睐於孫陽豐城之劍尚識吐光於雷子一則異類懷恩一則無情奮穎況麒猶在血氣心知之列者乎江干拜別已逾七旬日攝神追若在旦夕忽於閏月哉明恭候邸報聞奉　特宣喜動顏色蓋吾道當久蓄之後氣數自開　天子當歷試之餘倚毗獨重魏有毛玠而人盡潔廉唐有宋璟而朝無干謁豈非所以風之者哉今於堂臺親見之矣總憲新入想見協心而包荒馮河所以處泰曳輪衣袽所以處濟況當此是非未盡明人心未盡定之際似以收拾人才屏去城府爲第一義存翁忠誠有餘而圓融似少願堂臺相與共爲鹽梅也

答朱文學名鳳起

不佞髮蒼蒼而眺蒙蒙矣計欲如往歲偕翁兄覲里時蒸蠏歎和青毛苣劇飲此樂杳不可得日魚魚向三山街折腰拜客甚自無謂冀吾兄扁舟秦淮使弟解床頭夙醞一話當年不意以太孺人之變聞也吾兄素純孝篤至丁斯大故何以爲懷顧乃諆不朽之事於弟得毋忘弟無文哉使乎到日不得即遣爲罪弟以望前爲同鄉諸老索序爲冗三日已而輒得癯亂病沉沉欲絕者又數日而始得力疾書一篇謂敘

瓣香一樹附獻靈几幸爲鑒之

簡程太學嘉銘

少司成聞報時耶望吾兄至爲了監歷公案不虞既而以尊大人訃聞也大木初壞蔭下之草蕨昆蟲皆有霜露之苦吾兄尚未諳練得無有內難外侮思因以爲利者乎念之念之惟誠與恕可以得衆惟恭與讓可以免患惟簡與靜可以寡過惟節與儉可以治家今吾兄當初成立之際每事須萬分思患預防使死者有知生者不愧可謂孝矣不佞向在病鄉未得遣唁爲嗛茲具瓣香遣小奚奉奠幸恕不恭叱名致

之靈几

簡錢元冲 名士貫

里門來者即悉台臺近況皈依不二大振宗風甘澍降自毫端慈煦藹乎言下可謂金粟再見一方福德矣弟久叨覆露違以日月正如渡河而忘舟檝有不戒懼者幾幾也然一方之受庇何若利天下救蒼赤爲大乎南中自唐謝兩公齊召皆望台臺一出料理鴻業樹千秋無前之勲猶列星之依明漢衆羽之歸丹鳳也豈東山得而輕寄猿鶴可以棲遲乎麒日睇五雲額手鼓舞切切然作勸駕之詞矣茲啓蓮峰師

旣足修苦六年冰雪布金之地已就莊嚴諸相俱完獨飯僧五百衆猶屬影響知台臺精心善果敢以此段因緣仰懇台慈祈於此師廣爲檀越履襪之辰台臺躬至法壇看朶朶蓮華出香篆間便是滿大功德麒塵沙之債未了以牛馬而視龍象從下地而望高天惟有嘆息自傷耳

簡崑山令

宰一邑與宰天下無以異也故古人以令與相並重今亦有相令合刻一書豈非以起衰扶弊修制善俗緊惟兩者是賴乃我 明徵鑒汪胡棄相不置事權

散在六部居接地者上不過票仰文書房揣摩一人意指下不過請剩部省臺垣俾無愆謬即以爲能其職矣有相名無相實惡睹所謂起衰扶弊修制善俗者勝其任而愉快乎則能親民安人惟令是賴其權實固出相上繇是觀之令之所重獨有令耳而麒得爲父臺兼葭其蹻躍抃舞能不歡喜過望戊午同籍王涵符年兄真誠簡達麒平日奉爲明師畏友者地方利病推誠與商必有裨益幸勿以狷介失之

可經堂集卷之七

可經堂集卷之八　乙亥

嘉禾徐石麒寶摩甫著

書

答內閣孔玉璜 名貞運

前者石麒待罪祠曹訾尤山積猥荷台臺寬其斧鉞餙以衮章可勝銘刻身免罪戾爲幸已多寧敢以薄待人耳目無已顧悠悠之論未如台諭萬一外单至日有所專指則此時　朝廷功令在上百姓觀聽在下麒亦付之無可奈何矣

公答北臺省功司

周南迢隔見聞湫隘仰望明誨如瞽待相如夢待呼傾注久矣猥承日邊飛問及於寡昧處身滄海而捧挹蹄涔足涉泰華而顧瞻峼嶁即盡智竭能其何以裨高深於萬一乎頻六年大典事關澄叙敢不披瀝固陋以報惓切南中諸大老或景薄崦嵫而不減骨性或胸懷敦大而微少剛方或鞭駕風霆而頗招浮議約有三等均之明時之楨榦南國之表儀也至於嶢若喬嶽瑩若珪璜者指可一二屈斯又超然免於評論者矣其爲輿論所指則舊大司成不無遺議想以耄年之故委譽大長竊卿不少應亦推敲之所必及也敢以贅之兩署至庶僚程其職業楨其操守或有匪類即執功令以從不敢避怨北中諸老萬乞詳示以便料拾

簡厚原兄 名祚覆

兄臺門闕多喜又當介眉麒因倥偬之際草草附祝殊不成禮猥承瓊報過當諺云拋石引玉能無厚顏白門訛言忽起小大岌岌若涉淵冰禁煙謁　陵之日閹寺各露刃以儀非常絳灌之屬衷甲行禮賈董之倫扃鑰待變惟二三大老與一二曉事司官駿奔雍秩如常時耳不惟訛言又有訛事南中人心緩急

果足恃哉今流賊尚擁戈境上大衆未集我師旗鼓一相當便成肉糜遂雁行翔視而莫敢動惟日夜引領望夷兵之至不知以夷攻賊猶用狼拒虎識者隱憂又不專在流賊兄臺素善籌國不知何術而可便中可示以方畧令弟得以告之當事乎討案發抄已久傳入葦城未審有當輿論否大抵極貪屎穢已盡掃除其間或爲各堂官之所曲護麒不能悉其欵狀或爲敝堂翁之所强寬麒不能行其本意者不過一兩人舍此亦無所憾但近來是非日亂令甲漸移百足之蟲饑有羽翼將來或掀翻直道正未可知麒處

風波之際只靜以聽之而已長安大貴人以麒不肯行其言睊睊望麒之敗孤身一葉毫無足恃恃此心素恬絶無求進之想去留正是超然耳

答嘉湖守道陳纘公 名以誠

石麒竊啓寨閩濫褻重典如責瞽者察秋毫俾尩夫挾泰華知必無幸矣猶藉秦淮清淺龍蛇歷歷可辨且豐鎬人心未斌三代匹夫匹婦之是非質而行之便可無誤或不至大顛倒耳然裒舉六年以來人品才具故自不同求其粹然純璧如祖臺者指不再屈則近來吏治士風亦畧可睹矣流寇南犯穎鳳殺掠

最慘大抵自地方土賊爲之勾引爲之嚮導爲之内應是以富家巨室靡一得脫而搢紳之受禍更烈此無他平日睚眦疾視以爲莫可奈何一朝决裂狠狽至此殊可痛恨敝鄉得祖臺可高枕無患顧民貧賦重饑饉頻仍震澤萑苻正自不少善烹鮮而靜鎭去害焉以安民祈勅郡縣力講求之若未警張皇須規城守恐小民易動難靜將來便有不可收拾之患近聞敝郡頗有家丁之擾故麒言及之亦恃祖臺至愛不謂過慮也跪捧瓊問即值公冗報命遲遲可勝惶懼

簡嘉善令李謙菴 名陳玉

麒聞文臺於倥偬蒞政之始濬事甫畢即進諸博士弟子員而較之寧非以時當多事國鮮儒效遂欲弘闡文治以敎我子弟乎麒嘗念文章之道關乎氣運自醇樸而纖濃纖濃而吊詭吊詭而浮薄固也今之時趨索之無其理按之無其脉叩之無其韻亦僅可謂之浮薄已浮薄之生心害政更甚淫詖至　聖天子挽回無策秋反而求之孝弟力田夫亦欲鵠於行不鵠於文以示風耶麒嘗閱文臺制藝骨勁而力重色古而氣沉居然古先正焉故其爲政清和疆直謳頌盈耳今之取士慮無不以其平日得力者敎之矣至其者文章纖濃而未吊詭即吊詭而不浮薄幸文臺簡卷熟視如麒言不妄幸前拔之訓養鼓勵乞於諸子有加若以他事相子請者則乞申　今上鵠於行不鵠於文之意嚴謂之麒葢不敢引之入浮薄徑也

簡閩撫沈雲升 名猶龍

曩拜瓊問又歷春夏銘泐高誼隔歲猶新引矚雲天徒傷契濶邇者閩海息鯨山魈革響想見明德銷建自遠粤制被拾劉香一案正未易結中外之議皆欲

借萬丈長纓縛而致之戱下親翁臺其定有成竹於胸乎中原多故　翔聖祖陵遂成煨燼江北郡縣徑殺殆徧吾鄉饑饉之後兼之霪淋三月兩麥爲虛當事者以流賊震鄰爭言城守除借扞圉終無實着徒使人情皇皇朝不謀夕萬一饑民乘機嘯聚變且不測杞人深慮不惟有家國之憂兼有門庭之患親翁臺亦以爲然否　聖明在上而時勢如此似不可解得無長才格於功令有未盡展賢者尼於謡諑有未盡出乎如臺治林侑菴麒邑之父母也武水之令上下百年未見其偶至今父老子弟思之泣嗚嗚不能

止而一夫騰謗便永錮之淸溪白石之間今聞其徒步訓蒙蕭然物外此而曰貪誰非貪者當親翁臺主計時麒曽爲之却力號救仰冡俯察極力主持而卒不可挽豈非天乎今敝邑相公念此賢令而負奇屈令國家不得收大賢之用深用痗心致浙中撫按令爲昭雪度亦旦暮登疏剡矣惟閩中爲侑老發跡之地麒敢上聞左右特疏薦之倘亦翁臺前願有不容已者乎仰祈下鑒對菲如麒頂踵在生成也察疏四册寄覽

答林侑菴名先春

今天下搢紳之辱極矣政如山魈木魅白晝搏人鴟鴞鬼車公然入室一登仕版即有詈者無計自全以禍來無方患生不測也當此之時鮮不以籍纓爲桎梏銜潤爲樂土矣父臺淹欝日久人望日隆敝鄉孺子之涕十載猶新豈不至榮而尚肯躄躃世途望長安一笑哉顧父臺不欲出而天下之欲出父臺者自不容已麒何敢不力綿以致當事但昔之主計今政統均恐不能無稍躋顧譚梁生爲水衡時倍極勞苦而竟得此報滿紙羅織皆家鄉事不知三千里外當事何從核實而遽下此毒手似又不專下石之罪也

麒從此歸思轉深矣

答龍鴻運

凡神生於氣接情生於形交氣未接形未交而脉脉神往情來絪緼燕動求而不得其故則歸之天然而實非天也蜀桐吳石相去萬里聲音潛通殆有實理則不佞與吾兄之謂矣壬申而後不佞毎客自江北來無不訊近日履綯而能言者少毎欝欝不自怡一朝捧問若自天來驚喜可知沈舍親堅伯遂作古人宿草青矣而使乎問及令人泫然扇頭塗壞如何如何

上內閣錢御冷

履端以來想閣扉春藹道履蘚生石麒惟有向遥天叩頌而已正月十日獲奉鈞批開其慰芘借之大道敢不備爲明訓奉以周旋又蒙飛簡陳益老使之調護移扐敝堂翁賜之鼓吹頂踵生成抑何曲至計惟矢慎矢公庶可仰酬培植顧當今吏治日汙是非日錮而裏計之掌垣掌道又全無發明惟有攪掣獨麒一人任勞任怨於是心血寸寸成枯隱微耿耿難慊矣雖拔尤去甚稍有當於輿評而無枉無縱尚有負乎知已如貪躁陰險之舊省猶黜鴳班敗閑裂簡之

國博仍居雲署凡此皆麒之羞也麒之罪也大抵天下事非一人所能主張麒之力可持之於各部可持之於臺省而不能更持之於部堂故天下之諒麒者以此而罪麒者亦以此至於吾鄉諸老頗疑敝堂翁有求多淅中之意則不其然如温幼清之清謹蔡幼眞之老成並不推敲及之其在推敲中者惟陳白菴因浮議偶至恐俞容自落水拖人故畧一點出唐玄谷因　明旨下部恐察典有所遐漏故合併同糸但麒之初本直以不謹處雷芳不及處姚𡰱吳而唐玄谷自聽北部議處似爲甚乎今比而同之反覺有寬

有嚴亦是三人之命有幸有不幸耳至於錢抱冲之留實部堂一人所留郭丹葵之處非部堂本意所處其無求多吾鄉之心亦可槪見矣又有沈鴻臚應雷黎比部闇俊兩人不職前已報部宜置察典乃大鴻臚所開不肖員名倍溢舊額部堂以窮署難之欲宥一人而單欵中應當獨輕止臚唱失儀一事遂置不論黎國俊則敝堂翁門生即前所謂敗閑裂簡之國博也初以不謹處之南雍而部堂不許繼議浮躁又不許乃許以不及處之刑部及會議時又同大司冦力與營救得免恐大宰鋮惡素嚴兩人不處必當謂

麒溺職麒亦無所逃罪但其他執持已多更難以口舌爭故不免與舊省同縱耳婁江張素臣諸公皆慷慨篤行君子也獨其肝腸大熱任事太銳聲氣太廣故據迹似涉標榜而原心實爲國家樹莪師相休休有容慕善若渴知必在汲引之列無藉麒言倘有苛求之者萬望留意力持之諸君子荷甚吾道亦荷甚

簡應撫張玉笥　名國維

頃者豫氛闖入三輔騷動賴者公祖飛渡江濤督師皖上固圉輯貳伐謀定舋賊旋宵遁勳在盟府矣近奉覆示始知念及腹裏回軫吳門寢家丁之役緩養

兵之謀搜粟十萬立法散歛俾凶歲富賴通國無恐夫流冦之不能舍騎入舟化水爲陸明矣獨患江南饑民挾流賊之勢草竊爲亂耳今使饑者得食勞者得息又何憂於萑苻何患於潢池真得制勝之上理弭盜之良法也惟是五茸連歲大祲窮鄉小民無復生氣幸方公祖慈愛哺以薄糜流丐煦煦未即溝壑此非可議興作時也而當事紛紛急議拓城夫拓城則必勞民傷財勞民傷財則必富者貧而貧者徒富者貧而貧者徒則必弱者思怨強者思亂以愛民之心而有厲民之迹爲防冦之法而梯召冦之階竊以

爲未便如謂萬不可緩則自張士誠補建雉堞以來將三百年於茲矣未聞以城小爲害度二三年間尚在可緩以老公祖之殫心鎮壓方公祖之刻苦廉穪至誠感神數窮當復將來或幸豐稔俟三歲而後粒米狼戾因而經營似未爲晚望老公祖審思力持地方幸甚殆未可與輕率好事者謀也

又上錢御泠

春仲石麒拜狀附郡城徐廣文名潘者上之閣下爲討事析也時方兵燹道里艱虞未審何日得達鈞衙麒之精隨楮越罔已久矣近聞邸抄見同事入告似

有伏戈爲之紓結豈暘和已布鷹眼猶猜桑椹方酣鴞音尚厲耶想師相於閣誠布公之中又不能不深固國閑衛之思以消息矣姤之理也人才可惜一往長錮海内喁喁以望賜環殆非一日乃當事者不克詳慎復干嚴譴麒以爲罪纍之中原有差等如建白諸賢即語涉迂戇而清本忠愛便宜立與召用武闈一案事即詿誤情本自白何可不還其原階文場鑴級降俸一案河清難俟人壽幾何何可不與之開復其他罪在封疆者當酌情事之輕重開使過之門罪繇讁發者當論被垢之眞贗雪無根之謗至於草場

失火天實爲之人乎何與皆應昭雪其餘懲創方新事未結局不得槪與寬典使天下曉然知其人應宥宥矣其人應復復矣其人應起起矣於雨露之中不廢氷霜之氣則　聖明未有不爲轉圜者而惜乎淄澠涸處一投不入將恐懲於羹而虀是吹也今太宰不識得安其位否吳選君不識可鑴級照舊否正人之柄用每難而顛躓每易不肖之夌躐每易而芟除每難斯可爲搤腕太息者也南中少司空之轉甚須得人而獨心質勁棘之陳益吾竟欲引去夫以其熱腸爲國當此倥傯多事之時豈欲引尊鑪故事與世

浮沉哉盍光祿一席三吳士紳所不易居以南國錢糧吳會爲最其所檄催皆其父母與其桑梓縣官之尊如帝奸胥之幻如鬼而又挾香火之情以相枝梧參論與不參論皆足府辜故每一相對愁眉蹙額决計乞身知其非姑言之而姑嘗之也所謂伊人于焉空谷抑亦當事者之恥而師相欲爲國家留一盆老非與之量移不可盍清孤絕俗長安之所厭聞非愛賢如師相更誰望哉侯文選廣成與麒同譜同鄉而未悉其明眼定力一至于斯敝堂翁與舊總憲皆傾蓋相得引夏繩北故事騰書冢宰闖朝端正人推轂亦復不少奈廣成白雲念重萊綵情深政欲久借吏隱將其孝思語及北銓閉目搖手爲之奈何敝同門王昆華感激聘睞時提心口今於四月十二日從水道入春明矣其人端潔靜正宜近袞扆置之講筵師相亦復有意其人乎流寇小蠢震動三輔應撫躬擐甲胄陳師上游松滋之戰初已得利因道臣王公弼司理薛之垣分兵自衛不遣救援故底於敗然我兵在重圍之中食盡援絕裹創力戰無不一當百賊遂奪氣不敢久戀南土其所折傷不過二三百人耳向令應撫不早至即至無此一戰入情洶洶南國尚未

可知而蜚語謂其折兵二千臺疏謂其足後逐賊亦甚覔矣今年吾鄉蚕麥不稔饑民愁苦而兵道李公祖行事一如昔詹翀南且也鑿後墻以啓便竇蓄家丁以緝外事則又未之前聞其量可恃者無如新郡守鄭公祖品冠南曹艮足倚庇乃身未履任而籥伯中丞先中含沙之毒遂擬張弧待之若又失此良守不知煢煢小民何以爲依深堪於邑四方多故惟吾江南一塊土稍覺乾淨仰供無限軍輿而無藝之征非特之役貪墨之吏兼併之家又將迫之使亂師相雖國爾忘家似不得度外置之也麒受知最深直陳無忌惟恃師相能悉其無他耳襄討之後心血盡枯積病俱發雙眉如雪齒牙搖動所謂蕭柳之姿易於搖落伏乞郵筒之便移扐敝堂翁屬以代　題乞休如骨再肉感何可言首輔與麒素昧平生前蒙批諭知其高誼非不銘戢顧謝恩私室正人所鄙未同之言志士所羞故不敢自托於鄉里小生一通竿牘萬一垂問及之併望達麒衰颯之狀求歸之情也統祈慈鑒

簡所撫喻醒拙　名思恂

昨歲石麒修半通之牘馳傾高厚無當揚箕徒增紆

軫猥蒙嚮答藹如條風遍者流寇日南江左爲沸須
粳櫂罪之民蠢蠢思動近扇遠和幸霧山一案老公
祖出其不意一鼓殲之反側遂定是大有造於吾浙
也嘉禾疲地連歲大祲無郡守以救寧之幾二年於
茲矣饑民無逋叛流離之患豪强無併兼吞噬之虞
則又吾老公祖鞭長及之也蓋道高而覆遠力大而
舉鉅有繇然矣然敝郡自數年以來或處鐏太過肉
弛於筋緩或束濕太深毛空於皮盡七邑之民愁吟
悲嘆以望賢二千石之至如倒懸待解匪朝伊夕竊
見南曹鄭民部又可成風操如握槩敝鄉在朝諸紳
慕其風采乞諸當事而今之太宰自南而北悉其品
骨故倖未及瓜遂登啓事不惟慰我雲霓抑亦緇衣
之好也民不佞暨實藉注茲當此搶攘多故之時股
肱重地有一人焉釐剔整頓偕之蕩平是又老公祖
所寤寐而求也乃本官以春月失本省解官朱堯弼
歡歸而騰謗泣訴交戟之下傳之白門以爲大異據
所遥聞一謂本官幽之外庫三日飢餓欲死一謂本
官兌偏輕重虧折太多夫麒在北時曾典庫事極知
錢糧未到悉頓外庫解官親自扞擬非常政以外庫
不禁諸人往來此豈羑里之深圜扉之錮哉而謂其

無從索食妄矣本官庫中設法每兌必令解官自敲
每欠必令解官自註故來解者率以平恕歸之今朱
解官到時本官纔受事十日立法伊始豈有欵偏況
朱解官手注之冊具在使其不真輕眞欠而肯手自
帖然填往乎大抵解官到庫必罷詆發者之苛厲以
祈庫憐歸而報踆又罷詆莞庫之求多以希上郵此
小人故智想在離照業已洞然但鄭公祖如守禮謹
嚴之婦未見舅姑而先遭浮議異日何以肅娣姒而
將事脯此其所以慷慨自傷急欲一明其事而拂衣
歸山者也夫荆棘不剪則蘭蕙爲之不芳鶗鴂不驅
則良鳥爲之斂翮如解官者仰祈一懲之以安賢牧
之心即於老公祖爲國樹賢之念亦必有當焉若夫
乞慈於上臺以求解則鄭守所不爲求媚於公祖而
奮呼亦麒所不屑一片爲賢爲地方之愚衷在老公
祖於世情之外鑒之而已

答儀其令姜欽墅 名埰

竊聞珣懸而芥應桐刻而石鳴人之聲氣相感豈在
形和地接哉台臺仁閩風馳玄心水映麒之願執鞭
下風非一日矣政欲解嵗息黠輕舠破浪一爲儀封
之請而明問先及能不喜極欲狂也藜丘之鬼惑父

不復識其愛于況紙上優孟孝行自昔者乎銓曹已
自昭雪知必不更累明公兩日作書中丞即徼台諭
不敢不申其緇衣之好今承覼示更足供描繪矣

簡方伯姚道所 名永濟

恭審老公祖台臺澤溥春湖膚高籓翰頃者流賊警
報白門驛騷飢卒旦暮脫巾南司農大恐移檄告急
獨我老公祖悉索敝賦貸鏹二萬南困乃紓載莫鎬
京誼甚高矣乃解官朱堯弼不快於庫部嚴明大構
蜚語敢蒙投杼傳之南中通國大駭爲庫部不平則
石麒忝在覆翼能嘿嘿不以上聞葢庫部非他即敝

郡新推之鄭守也鄭守有勁骨介性而又出之以沉
識毅力故名實甚著南曹麒輩畏友事之甫受事莞
庫而朱解官以賦至驗其封識無有也索其勒單無
有也庫部已不勝疑及令其自兌而各錠或准或否
審其銀色而各鞘或紋或否遂置不敢收暫寄外帑
即責本解守之告諸督部督部老於世故以爲貸得
之物當事不無權巽日子毋預縮算於此此其故在
上庫部則曰急同舟之誼念我哉而濟我大人君子
之用心也曾是大人君子而以遲速較錙銖乎此其
弊在下且是時各兵畏渡江逐賊爭覬上隙思逗撓

鼓譟萬一與之餉不中䟦而譁即解者與收者皆不
便於是以其色之稍次者四千金歸鑄局易錢給兵
而以其下者今本解携以歸則庫部固老公祖忠臣
也孰意該解德督部之寬而恨庫部之嚴嘖嘖謠諑
激怒老公祖據所傳聞遂謂老公祖果震怒欲旦暮
得鄭守甘心之此麒以爲必無之事而無奈傳者之
籍籍他夫鄭守今日爲部守法即是他日爲上臺守
法者也忠而得謗信而見疑獲上治民奚望焉故鄭
守不勝憤激欲得朱解面質其事麒謂老公祖似不
可不一問也且麒郡遭歲大祲憔悴於前守之政久

矣敝鄉在朝諸紳探望實於南曹力請當事以求此
良牧又幸太宰自南而北悉鄭之賢乃果得諸今日
望新守之至不啻饑渴望救倒懸望解也而又坐此
躑躅不前豈非天乎知祖臺欲甦此一方民必甚切
至稍戢該解之不恪以安賢牧之心令天下共見老
公祖之大而麒竊有厚願焉不然恐該守之志急轢
回而南中之不平亦政未已也麒以部下編氓兼維
梓之誼不敢避嫌覼縷言之仰祈丙鑒寬其罪譴荷
甚荷甚

簡淮撫朱未孩 名大典

恭誦老先生台臺道濟羣生智周萬物用能洗海腥於八閩清遼燹於二東　帝嘉乃庸簡畀樞院而皇陵係國家之根本轉漕關天下之命脉暫解機密出棟元戎先聲所至賊醜宵遁兵不及血斧不待膏淮鳳之間蕩焉在宥行將有彤弓旅矢之錫寧獨勤勳五熟釜哉石麒三年之間兩荷鼎問雖致士有駿骨之喻論材有藥籠之比而麒非其人盈盈帶水神氣怳越奈羈身白下分限蟻趨伏枕閒曹倩違鱗阻誦候之久稽侍在淵海涵育之而已運漕一線天下襟喉新河挑濬之局難結舊道淤澱之舟易膠閘鱗

次櫛比於鍾吾上下者一日之行不過數丈今梅水驟漲百川渺瀰諒可通漕直行徑抵濟路然倚藉天時恐非長策尋源想勢開其所必趨防其所必潰似須大費一番商量老先生胸注河圖識包天地定有神算可貽百世之利無煩飯生杞憂矣石麒生平交寡而緇衣之好結於性習今隸台臺宇下為世名賢者知有二人一為淮道劉憲長一為儀真姜令蓋劉道與麒同事周旋日久知之甚真介氣干霄壇坫過峻似當索之尋常蹊徑之外若姜令之才之守知與不知靡不慨慕衩袋多賢自應首註但聞其假孝廉一案疑有波累及覧本官辨牒則當時給文不過奉行府檄非關註誤未審勘結何時可超然評論否人才難得幸老先生圖之夫得人共濟者不勞而功成為國樹賢者愈久而名泰此石麒於無可伸酬之中畧舉所知以獻非敢汗所好也秦淮風月殊慚仰答伏惟丙照

答錢叔潔

想老父老母每飲食必祝冀麒得一書種子也今父母逝矣麒冉冉老矣憂懷萬端恨不及父母見之也恨不及其身壯時保抱携待扶植訓誨之有待也故

人皆快有子而麒怦怦此衷有未能即安者或者徼先人之靈與天之倖不逢災害以終先君子之志庶幾可藉手以報吾父吾母於地下乎毋舅之所以為麒稱慶者或在是乎他惠不敢登惟毋舅揚之以仁風祝之以珪璧稱引之以先父先母麒也敢不下拜

再上錢御冷

前者聞北中之言南計頗失倩實故畧舉一二自明其他知罪聽之矣幾番乞身求部堂代　題而敞堂翁以事關大典未准所請且復搜部案據例咨北麒再四力止堅不肯回此可謂之愛麒未可謂之知麒

誠恐不相知者復謂麒沾沾腐鼠有此舉動則麒心愈晦是不能不一明其底裡也李太僕曉湘同知師相道履勝昔爲之額手又知旦暮正位首揆益爲天下額手近見既覆之詔一日而三正人皆蒙蕭輪特徵此非　天子明聖相公休容之一驗乎舉世喁喁想見太平氣象蓋有日矣顧石麒不肖竊謂揆路之急莫先用人而用人之急莫先統均今邊腹之間撫軍亦數易矣甚有到　明旨詰問厚得罪去此豈其人皆不肖大抵用違其地或長錢穀而使詰戎兵或宜風紀而使當矢石是猶責騏驥以咋兎强鸞鶴以從禽安望勝任愉快此無他原於平日知之未真儲之未廣而貿貿然用之耳麒芽時嘗聞父老詡吾鄉陸莊簡初入仕版即留心人物後爲太宰舉而措之十不失一夫莊簡於筮仕即以太宰自期不以爲迂後太宰之席亦必歸之莊簡不以爲疑可見我朝盛時人之自期與國之用人若兩相券所以收得人之效而成　神祖二三十年垂拱無爲之治今竊見南大司馬范質老孜孜加意人倫將三十年矣凡四方英雄孰可二千石孰可籓臬孰可撫軍舉而問之若取火於燧挹水於江也此亦何異昔日莊簡而竟置之南樞安得不病又聞其昔日爲豫撫時散家財結死士以勤王事盡耗太公金錢今財盡士散而總南樞嘔心經畧殊多捉露此其所以益病也今師相欲使國家得收莊簡之用而奏知人之效是以慷慨及之不識有裨高深否

答銓部徐

石麒菊蘆欽啓見棄有道久矣顧仰止名碩若瞽者之願見天日聾者之願聞鐘鼓無頃刻間也嘗聞當路正人語及耿介擔當望實雙懋之士指必首屈翁臺麒私心竊嚮往焉然以道高處峻未敢先馳束修之問猥蒙特信責於寒曹自顧謭劣何以仰承但語之以國家利病之故朂之以竭力効忠之分麒雖不肖一腔熱血猶自湧沸敢不昂首矯翼仰聽鞭駕顧麒嘗熟籌之今天下之患不盡在無才而在無制破格太多而僥倖之竇難塞功令太嚴而規卸之念愈重議論太易而任事之心易隳情面太切而賢否之實易掩遂至人心日僞圓滑成風積陰之氣塞明滔蕩之流沉陸安得不水旱洊仍盜寇滿埜若欲圖之不求其源不可得也昔我　神廟初政貴鄉相公當國若何理財若何治兵若何理漕郎曹若何遷轉臺

省若何出外吏治若何稽核簡書具在班班可考詩
曰率乃祖攸行茲非其所當率者乎何至今日嚴明
倍昔而兵農官制亂乃滋甚亦可反而思其故矣石
麒年逾五旬鬢髮盡雪待罪南曹五年資俸過期遂
緣承乏與聞計事非不飲氷嚼蘗盡慮竭愚而苛求
之者齮齕不已雖任怨不辭而反躬何罪天下事尚
忍言哉南山之南北山之北麒將擇一席不敢更作
春明想也宋太老吳磊齋一係敝過家一係敝同門
嗜痂之好殊遠情實明公萬勿過聽以誤國也至於
時事孔艱惟仗翁臺修明前制以砥捷趨以返波蕩

麒在山林有厚望焉

答謝克齋 名秉謙

夏月爾章王兄至得跪捧手批恍如詹對弟於王兄
亦勉承台命爲之竭綿奈冷人之類輕於蟬翼不能
使旦暮即旋殊負大委也行之日弟適有他冗不及
作報嗛嗛何已南計糾拾及於秦撫長安議者大喧
而北計之糾拾南京兆周南亦不平之南計之於庶
僚不能無漏然大率么麼無關世道輕重北計則未
免掉尾吞舟此爲南北定案然南中事體微與北異
南中各衙門皆有成額稍溢於額各部堂即起而爭

故多者往往用之不盡而少者則必取盈焉南中糾
拾與被衙門絕不相干即庶僚省臺亦具員也此其
所以異雖勞怨輕重北倍於南而痛癢自知南亦不
及北遠甚大抵巧者陂遁而多吉祥拙者峻執而多
悔吝繇此觀之士生今日非譸張善狥陰陽多變安
能一日立於位哉如弟者竟將以糟丘爲樂土矣年
臺政當出而處六察嚴重之地操是非人物之衡隻
字抑揚即爲袞鉞敢崖略其槩文湛老黨閣宣麻孫
劉二翁厲行稱展又一朝而撤回中常侍數輩中與
氣象朕兆已徵年臺可不急出而應休明之會乎何

日巾車願言示我以慰懸懸

答王玄珠 名心一

緬承德音如聾瞽醒頤麒多慵多病缺焉未報迫於
今日忽已逾期殊自怪其疎妄也度翁臺應登啓事
久矣何以尚淹泉石豈員鑿之枘難爲施抑絕壁之
緣未易作耶恐流氛不靜醜虜方張今日正台翁捉
鼻東山時不久即應傳巖之徵矣中常侍業已撤回
皇上銳意圖治爵用豪傑當此之時而猶以門戶錮
人才因香火生愛憎箕犬豕不食其餘乃重重鐵步
障牢不可破爲之奈何夫南北黨之分亦已久矣各

有君子各有小人耦行耦猜已非國家之幸而近又有一種陰陽閃倏模稜兩端者出而妝適人之利蘊蘊隆隆其端已見而兩俱不覺想翁臺於靜觀中早已見及之也今將旦暮仔肩天下大計果以何法撥轉關捩渙羣爲丘俾賢不肖得於青雲白石之下快睹蕩平耶拭目俟之

簡常州守陳白菴

謹啓邵文莊先生一案弟前奉平批謂其早已結局不虞悠悠之論復生與同適見曹履老年翁與錢凝老親翁書與開其概夫天下事强詞雖可奪理而折衷止斯一是文莊之祠還之邵則名正歸之公則可久兩言決耳何也鬼不歆非類神不歆非族莒人滅鄫春秋譏之故還之邵則名正但子孫有式微之日人心無終死之時凡爲聖人之徒者百世之後皆思爲先生守者也故歸之公則可久若秦氏則何居焉恐贋書給印未可捩神明公祖之臂而撓其正也今邵生願賣田揭債償秦氏修葺之費而終不欲掩爲已有仍歸之公以期其可久也其心甚苦其義甚正若弟之意則以老年臺宜因祁直指成案申斷還邵生以正名義於天下然後或公或私

志焉斯正與久可兩得之并可[illegible]念矣修葺之斷於秦者寧厚[illegible]必老年臺先明白開陳於撫按之前而後[illegible]不然其不爲異同之論所撓亂者幾希矣弟每論事直攄肺臆不識忌諱惟老年臺亮之曹履老與錢凝老書併附台覽

再上錢御泠

八月初旬曉接手檄知麒記事奏狀未徹鈞覽爲之悚懼葢麒因是狀喫緊不敢孫舊役呈送托敝同門吳儀曹名之屏者親上記室渠回緘甚明不知何以竟至浮沉雖揭中語不及私而頗及應處未處之故若一入人手不知又增幾許罪過矣謝太宰初蒙許可葢推師相之誼原未嘗真從人才起見後以考功一席移劉雲密之許而屬其門生張北海麒見國家三百年來未有遷客掌記之例待罪南曹不得不爭此師相所悉知也若北海高才又有城守功應明告皇上還其原官或請從優轉用使其恩出自　朝廷不必朦朧繇考功叙陞以壞三百年來未有之事則於憐才之道留銓之體可以兩全而惜乎麒言之未見諒也且左遷者　皇上風雨露雷之敎也與權閹

摧折者不同從來國家功令卽貲者左遷若非卽時援救奉　旨賜環則必迂其程途遠其時日使風雨露雷之教得行於下而後威福之柄不歸私門而歸公室今則左遷者借途速化貲久者抑抑待年恩威不貸於　朝廷成憲悉淪爲故紙此在　神廟晚年所未經見況成弘嘉隆之間乎石麒低回蜿轉竊有未安姑出一言明其不可殆有深意若夫劉雲密之外轉計事之臨身則意中所弗慮弗圖歷上師相諸劄可覆按也孰意不知者如狗爭骨如鴟嚇鼠微激旁挑無所不至使太宰疑而又疑怒而又怒則亦麒

之命也矣然麒邀庇新獲兩稚還家弄雛儘有餘樂長而敎之孝弟力田優游畎畝全其天年則亦太宰之賜而大有造於麒也久擬賦歸今秋又因大病之後求代　遐甚切乃南太宰堂翁以事關大體至欲列疏自明麒遂未敢以去激之遷延至今非有覬望也中使撤回輿情大快固是　聖明天縱使然孰非補袞贊襄之力二三月來善政遠猷層見疊出但遷舉之法竊未通曉銓部請　旨以一月爲期何其決也未見咨文未敢爲師相究言之三縣田糧事宜遲來稍見着緊鄭公祖遍申文移附上鈞覽南中流冦

若遠若近畿民一日數動賴錢職方與大司馬鎭定籌畫之力得不大嚣乃因罪弁孫光啓一案奉　旨回奏慮有波及葢罪弁人命發在城院援問在部堂於武選且無與况職方偶因武選病假暫時兼攝者乎其爲風馬牛易明也朔風漸深幸爲國自玉

與選部侯廣成

子宣兄歸時得草草報命然未能崖畧其概也後又捧乎批則是先子宣發者不知鱗爾何以反後想年兄爾時台體神王倍昔矣小柴胡湯液之後似不得不以補劑收功也部班寥寂部事日冗堂翁日夜引

領年兄之至不啻飢渴弟情又千百倍之可悠悠戲綵白雲鄉乎度老年母知　聖天子側席臥嘗移處別殿必以大義勉年兄不欲其長居于舍矣旒氛之在潛太者馬脊已高人面如鵠大低困憊不可言而地方官府每每虛張其聲以爲他日脫卸之計至望江營報狎至南中栗股徐而廉之則居民遥見山頭火起驚謂冦至狂奔渡江集次小舟爝火鱗鱗如聚螢致城中見之亦驚竄蹂躪死者與爭渡死者各一二百人賊不能殺人而人往往自殺大率類此然亦止是民愚可憫也乃劉直指闇然亦復小題大做明

斜總鎮暗刺撫臺若有數萬強賊壓境不可收拾者雖是規卸不得已之計孰知其近於欺蒙乎張玉笥公祖移鎮時與弟晤於靜海寺憂危慮深語不能了弟即與操臺面陳敝鄉諸老之情與張玉老叱馭而前之意屬其居間為之鹽梅然揣形度勢王劉易合而撫勢終孤張玉老恐未得高枕也近聞許鎮受指逐賊殺傷頗衆四散奔潰若得一舉殲之楚豫餘氛無復窺皖如猶未也可不料理一長便之策而聽撫臺之疲於奔命乎以弟計之潯陽而下孟湖而上此操臺任事江上有失自應操臺重而撫臺輕若腹內

與海上有失自應專問撫臺矣則江上之責操臺礙名思義所不能辭也與其互任而相觀望孰若獨任而專責成故寇躪江北即宜操臺移鎮皖城以潯陽至采石為信地撫臺移鎮句容以采石至孟湖為信地操臺有新水營兵八百游騎兩營兵一千二百而又於額設守江軍內挑選鋒千餘人不足即江撫應撫各劄兵五百隸之是兵之向隸兵部者餉於部劄自兩撫者餉於撫設一叅游聽其驅策節制如此亦足以罪賊從上流來操臺為主江應各出銳師佐之賊從浦口渡本兵為主操應各出銳師佐之賊從瓜

儀渡應撫為主操院本兵各出銳師佐之如此則節短勢險貫穿聯絡長江可成天塹而寇騎不敢南窺矣今以撫臺移駐鳩茲是猶百里為遠而謂其姑走九十里也弟未見其可也且孫意白謂賊結十七營營可二萬餘若果盡出秦關以一二萬圍聚潛太犂攻皖城綴操撫之師於上游以一二萬掠浦口窺金陵即本兵自救不暇而斬除儀各山之木編為巨筏從眞州飛渡則江南寸寸氷裂此時責之應撫乎責之操院乎吾鄉為門戶計似不宜若是之疎也兩公祖皆吾鄉所擁戴皆與麒同譜交厚寧有所左右袒

特以封疆大計當如是耳然嶺發自　廟算豈藿食者所敢擬議幸年兄為弟秘之恐以饒舌受王公祖之按劍也

與溧陽縣李令

昔先師學琴師襄反覆文王之操而慨然於眼如望羊心王四國蓋審其音而即能知其人也今不肯讀君侯制藝意其神簡奕奕如赤城標霞朝日始映額惶惶然以不及親挹紫芝為恨其猶有蓬之心也夫及從士紳之口與聆平陵政狀化淡投金之瀨膏流洗墨之池又知文章經濟一時迥絕私願操三尺筆

從事馬蹄間顧未知何日得叩龍門執箒却掃耳臺治故宦蔣如臨不肖鄉講同門也其生平惇惇不妄取與不苟然諾天弗克報之壽考而奄忽瘴鄉良堪痛絕夫當其生也已無弔帳珠簾及其逝也惟有斷烟荒草而敝年侄猶從七千里外乞食扶櫬以歸哀毀勞苦雖骨僅支可謂孝矣賢者之後復有孝子意亦君侯之所哀憐而思剪拂者乎幸明公圖之使貧儒煢煢子母不至瘠溝抑亦君侯之仁也生死交情誼難緘嘿饒舌瀆聽

答泰和令吳叔登 名文瀛

久不詹對夢想爲勞顧不肖朞年來常在病鄉每家信至輒皮置不閱畏經營作報也往信稽康懶作書弟又什伯過之矣坐是未獲馳陟巔上記曹一剖傾慕渴懷猥荷明問及於寒曹高情摯誼如匡雲綿邈龍潭岙深莫可涯畧酬何以當之江右自昔饒清議亦多把持少錢糧亦善逋負不識臺治然否有之亦足爲慮想大才如百淬之鋒芬錯立斷故知無難辦此也許霞老爲太宰所糾吳門又爲同官所擠皆近日大可憂之事臺治諸名公素有世道之慮不知有爲發憤出一語救正者乎從來君子難進易退小人

難退易進故做君子當屯蹇而做小人常便宜然必不以彼易此者今日之形影難斯身後之千秋難泯也吾鄉將來正氣全賴堅凝持重如翁臺者出而主領築基正在今日處亂世之末流超然評論之外者惟敬惟豫可以不敗翁憂其以鄙言爲然否忝在素交敢以爲誦

簡陸玉井 名錫明

近來士習浮靡人擁敝帚舉竪赤幟吳門江右遂分門戶鳴鼓相向亦甚非斯道之幸矣葢風華機頴自先吳會而理學一派畢竟西江得其正傳年翁分秩寅清出宣教鐸消其鄙吝化爲大同得非吾黨之快與前陳雲怡公祖督學江右時修白鹿洞遺跡聘邵鎮之年兄主其事發明古聖賢身體力行之學殊有益於世教葢此年兄澹泊寧靜剛毅誠篤自是陳白沙黃孜止一流人年翁若修舉廢墜及於白鹿則此兄可急訪之但恐高臥白雲咏歌自樂未可以折簡致也近行保舉之法想蒞任之後便須料理此事知夾袋中名流不少而必得才命俱達者方可無意外風波誠戛戛乎其難之矣弟且暮求去之人自可卸此一擔恐老年翁不藺也吳門香山人望所屬首揆

一矢雙落如振槁葉分宜新鄭而後迨未多見似非
國家之福乃我嘉禾亦復助波揚瀾南中諸老遂爲
側目弟謂嘉禾趨向極正德性亦沉或善藏其用亦
未可知昔之委蛇事分宜者文貞也繼之不言不動
去分宜於指顧間者亦文貞也若必悻悻一快携手
同行則爲君子亦太易矣何諸公見事之晚乎但在
臺省庶僚有世道是非之責陰陽剝復之慮者自應
侃侃論列存一段公議於天下以消朋比黨錮之漸
與調燮之體自是不同昔尼父作春秋豈能誅亂賊
哉亦懼之而已而惜乎未見隻字語及者謂秦無人

不我誣也因與年翁氣類關切漫言及此南昌守沈
愚公弟至戚泰和令吳叔登弟好友皆隸臺屬人品
俱卓乞愛護之爲荷春風如便慰我好音

答黃太冲 名宗羲

不意太淑人又仙逝吾世兄又有讀禮之役也三歲
不詹愁緒如織亦曾夢渡娥江迷亂自反春雲秋月
相念甚深及捧箋示又增悲悼幸萱色正茂棣華剛
吐編摩之暇携持諸昆洗腆上壽致足爲慰視弟久
失所天倍萬懸矣吳門香山飄然去國時事可知劉
念老又以僞傳　召對致有詰問孫淇翁病滯直姑

陛見無期道之將廢也與何人事乖寒若此夷冦訌
於外玄黃戰於内念之焦灼鬚鬢爲枯弟因計事結
讐貴近齗齗不已從而顛倒昔薛方山南計後卽挂
吏議移時得雪弟雖遠不逮前人然知罪聽之政以
得放爲幸耳保舉之法將來似未必行卽行之舉主
之利害未必關於被舉之失得而被舉之賢否反因
於舉主之榮落弟是以不敢害賢者而不舉也承示
諸兄中心藏之逢人說項自盡其緇衣之好耳謹與
久奉　明旨南北悠悠視爲極不關切之事可駭可
駭若有議行之日老師忠節久而愈光自不能抹殺

也弟或未先朝露亦不敢不竭綿告之當事承惠遠
及感愧何如奉游初年兄有書問在弟處久矣謹附
上薄唁一芹統祈涵鑒

再上錢御冷

履端更始鈞化休嘉四海爽爽皆師相懋錫之福其
歛禧會極之地更可知也石麟有望北遥須已耳去
冬流氛數萬直趨金斗環圍三匝進攻七日不得援
逆轉戰破舍和而東和蕃有內間故半日舉之卽勒
騎驅江浦浦故有應撫戍兵又得南樞兵策應僅完
無恙賊復西去壁和州此臘月十七至今正初三日

事也將來正未可知南中部曹已派門作分守計矣葢去春我兵獲一賊諜書曰有秋冬再來扳廬須兵以輕騎蹴江浦聲言渡江而實從釆石順流取金陵約匾擔手為內應今觀其舉動諜書似不大妄建業城四面削山為之可稱金湯然民貧人雜有內潰憂且　孝陵在外而臣子憑城則誰與為　高皇帝扞牧面者長江素號天塹可當百萬雄兵舍此不守非計之得乃扼江者僅僅止是褚都司二十艅艎捉衿肘見且奈之何今議者率曰收斂江北船隻賊雖勇豈能飛渡竟不知賊挾十萬水磨甲趣廣陵散數百

萬金錢募通泰鹽徒奪邗關蟻聚之鹽艦為戰艘捉眞州口出瓜龍潭無異枕席過師也而可以收斂船隻為穩着乎若為備江計則人言有之與其互任而互推諉不若專任而專責成今沿江上下自江州以至京口在在可渡在在當防操院應撫本兵皆有地方之責皆宜督飭將吏會守然應撫蘇松四郡各一面邊海鹽寇剽盜嘯聚實多兼有江海之憂理宜專責腹地而不當更責江防文武操臣專為江設郎以江防歸之夫復何辭而游奇二營之兵塵飯塗羹也斯水營之兵稍為可用彼猾易謈新操臺極力飭勵

而餉無經費船隻寂寥上下千餘里難以盡責彈壓鱗謂當以一江分為三截江州以下至新江督為兩操臣信地專責防禦疎則治二臣罪如寇勢或重則皖城以上江撫策之皖城以下應撫樞部各策之自龍江以至飯潭督為本兵信地專責防禦疎則治司官罪如寇勢或重則操院應撫各策之龍潭以下至京口督為應撫信地專責防禦疎則治應撫罪如寇勢或重操院南樞各策之如此而後長江可為天塹也若非奉有專　勑則諸臣必有互任互諉之弊將來且有嬰城自守之患不知　陵寢何以無虞此麟

之所日夜憂心如醉者也葢天下事必使之無所分罪而後畏罪之念始明亦必使之無與分功而後圖功之情始銳宋朝之所謂機出於猶豫力分於將多者弊坐此耳近來綸扉之地惟師相與香山吳門進身最正故中外倚望甚殷而一朝去國愚夫豎子皆為搤腕從來否泰旋轉之關持世君子往往備極苦心訴誹不顧而卒能屹然砥柱障彼狂瀾故我朝惟徐文貞可與言易彼嘵嘵者殆未知牽羊悔亡聞言不信之肯也天下事救得一分定延一分國脉想師相早已深心及此矣應撫去年往通皖上轆轆遂轉

與封疆隋侯爭命旦夕可謂勞臣近聞有以座主門生之故推轂及之者三吳之人莫不憤惋至麒身處凶懼之鄉又應墮體塞兌但見 皇上如此焦勞時事如此孔棘無可報塞敢崖畧南中事宜以聞無當於封非也

簡南臺趙二瞻 名志孟 丙子

散鄉丘存峰血胤雖微而兩嗣君以嫡侄承祀夫鬼不歆非類則此兩嗣君固存老以其類歆者乎間先有行間於老公祖者遂併此兩君湮沉之以比丘於若敖亦太狠毒矣今貴同年張覲老特爲兩嗣君草

數行致老公祖以明其誣覲老固當今一片有心人弟素不識兩君面昨見之英秀而文殆丘之汗血乎敬以八行爲介幸以通家之誼見之何如

與應撫張玉笥

適承瑤問氣義兼深自審疏慵轉滋蹋蹐雖魚鳥不謝恩於山海浩蕩難名而草木知答既於春暉柔縈如結此麒所撫時自感捫腹增慚者也屬者秦氛播腥仳傂滿目近聞盧總理受挫於荆祖總鎮見衄於豫計秋冬之閒戎馬必復嘶江干矣每見流賊發難以來城堅雖中材可以固圉城脆即賢者或至驚竄

況於無城未有不拱手授賊者盱虹已見於前事也未雨綢繆正在今日面建平侯令竟以築城奉 嚴旨氣運漸衰人材難得江兩吏治之首屈指者下江有武進上江有建平廉敏刻厲皆一時之選無論其他審此民貧賦重鳥獸易散之日勞民興作豈易言哉乃甫一下令合都鄙鄉遂之民各自爲其身家各自竭其肱股一人成尺十人成丈廣狹視乎力量多寡因其饒乏民無如賦之名國無損額之實咄嗟之頃已見成事果何修得此則平日動之者誠郵之者素也昔劉士埴之尹我當湖也倭燹方劇制臺急欲

議城劉曰金不可黜鬼不可使民力竭矣縣官寧以身當倭無能再勞我民制臺強之力曰無已有一說於此不如縛本縣以徇百姓曰汝不能城我其以軍法從事民不忍縣父母之及於難也其合而圖諸乎制臺如其言面城立就後卒殲倭於當湖境上劉遂爲天下名臣今建平之民勇於版築與當湖無異而劉士埴以譎鈎民心不若建平之堂堂正正也不更難哉是宜旌之以勸天下之爲令者奈何一刀筆吏見 皇上屢行破格之事妄欲摭拾地方事入告求得一當然終不能毀令隻字則令之爲令可知矣今

奉　旨查覆此正老公祖急於樹人之時也望悉力護持之使國家異日收大才之用功莫並焉若劉直指閒然向曾檄本官急議築城今日固無能持兩端矣吳江章令廉而靜乃以誤讞一婺婦遂議去位聞蘇松之議兩截要以近者爲是老公祖其以爲然乎統祈台鑒

與蘇州守陳默菴 名洪謐

麒嘗與同儕評陟吏治見近來江南建旗諸重地皆轉自南曹豈非以民貧賦重逋積累深故爲密選銓衡者所棄乃聲實騰翥亦若南國多材所至皆有顯

譽如鄭公祖嶽立於禦兒岳衡山鴻騫於石甑印雪浪虎嘯於北固老公祖開日月於黃署斌斌後先競爽矣然而撫字之誠縣中達外氷茶之守自顯徽微與勉强爲善者大有庭徑則惟老公祖與敝郡鄭公祖各造其極而吳門尤號難治益覺老公祖深遠矣麒東海踣嶔謬叨氣類兩年以來呂駕不命嵇書又嬾隆隆幣問儼然先之尚稽李報真自外於有道之門也若非淵涵何以能容疎濶至此

與閩撫沈雲升

麒自去春仰報覆問羽鱗修阻又閱歲時毋詢南來軺軒之客虜功休問時屢有開猶之身在戲下也丞鄉許霞老與吳門香山客冬相繼去國已識當事者綱目不寬近日嘉禾又搜鱗歸矣鸞鳳戢伏蛙蚓鼓歌時事如此艮堪邑邑何　聖明焦勞若彼而地天之不泰乃爾耶如麒去留無關於時西南討之後遂爲諸公眼釘不能不以一丸泥封我函谷也茅兄止生歸自入閩述年翁籌策劉香督師夾勦截巨海腦長鮎　功難堪矣況當法紀漸弛我兵日弱往往受降如奉驕子而年翁丕振國威係纍餘孽南粵窮寇靡不稽顙樹領蟻伏乞命然後開其一面從而降之麒

聽未及終膽張肉奮又親見總千山立羽飛電發者乎人望旣屬帝簡必先自應即置中樞指授方畧俾元戎大帥各稟戎索然督臣久疲於西陝總理新蒞於南荊中原要地恐更欲仰資威望飈騰星擊侯冠燹悉掃之日然後如郭令公中書二十四考則年臺之息肩似未有期也南國春初大爲秦氛震鄰大司馬范質老遣將江北援浦救和雖殺傷相當勝敗互有而賊終不敢飛渡今更欲分據江北要害以防內寇竊發外寇闖入綢繆戶牖誠爲　閩之蓋謀也因茅止生向曾料理滁和之間營屯事宜米山灰谷歷如

指掌急欲趣用而一則以勸局未竣一則以年臺咨在淮撫不便入告及觀止生之意亦似以知人善任歸大司馬欲與共功名顧南樞有其意而不便言茅兄感再造已極刺骨不敢瑣瑣控陳弟麒與南大司馬同處破舟中亦吳越相救如左右手時也敢憚曉咕不以請之年翁臺哉語曰汲長孺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能兼之者惟年翁幸卽圖之何如

答顧叔夏

不奉風嶽近七夏矣高誼結佩夢寐共之言想兄翁出弄弱翰人羨萊釆天倫人事之樂無踰此者不意

西臺一疏挑出令兄閱墻之火獄中上書借以解罪里中雖甚明而長安都未諒大都賢者激於偏詞不肖溺於情面而兄翁之缺陷遂未易滿昔日令兄之獲罪尊大人也弟語以起敬起孝迂弟而不肯聽遂以子駕險求勝其父葛藤至今不可復了斯殆令兄之過也子弟之道異分而同情雖令兄悉力以陷翁兄翁兄不可不於辯雪之中歸之愛敬庶天下皆我諒而天意亦可回斯則遇險而不失其正之道也

答吳江縣章齊會 名日炌

世教日衰士風浸壞賢者博名高而不察其情之實不肖者工附和而不求其心之安遂多矯激之行反淆非是之眞若以郡縣黜陟懸於處士之口吻筆墨則綱紐日以弛解不可為矣承諭須婦一案麒向遛揣之不死於偏嫁之時而死於庭訟之日與一經捉臂輙引刀自斷者殆已有異向使有江郎假厰之智必移諸葛誓舟之情而借乎村奴無知激而至此也今讀大揭曠如發蒙矣

答盧子占

昔田將軍智勇冠東海猶立一卒為軍師跪而謹受教遂報燕怨一戰而復七十二城此劉德老師不肖

弟之意也而吾翁奈何援宣夫子為比乎田將軍所拜之卒燕人不知齊人亦不知卒心固自明也使弟智出齊卒下翁臺又何取於弟而與弟交乎此弟之不敢受與不敢也非僞也若使德老果不棄弟請以盟弟兄之禮相遇翁兄即為牛耳主盟之人庶幾與日榮辱患難不廢斯義卽弟可忘其小卒之醜而於大將軍亦不辱不然無實之名弟不敢受詰朝進署之後叩謁行齋以明其說也

答杭州府岳衡山 名虞巒

南軍之標於江如虎脫巾而謀如餓鴟使之應役如

牽跛胼驅之臨陣縮如龜散如鳥獸老公祖所知也江南左右之民水耕火耨手皸足瘃勞苦極矣歲時伏臘不能聚父母妻子飽半粒或當歲祲卽有賣男鬻女飛輓千里以供無用之驕軍亦老公祖所知也且軍士之苦不苦解戶之插和而苦於入籍之時樞部上下有使用支糧之時版曹上下有使用糧未到手先揭之本官或巨室子金加四五糧旣到手衛官有常例其他無名之費尚難悉數故毎石不能揭三斗之飽若插和則毎石至五升極矣故軍士之苦在彼不在此亦老公祖所知也然則亡論老公祖放米

固淨卽不淨庸何傷先民而後軍先根本而後枝葉仁者之用心也部院欲修洪永之政故極力飽士使朝廷得收一日貔貅之用不知洪永之時軍勞而民逸其時軍日夜荷戈殳操版築稍不得當卽朝歌舞而夕分身手矣將以使之赴湯蹈火而安得不精其稍彼一時也今之軍士然手卽曰椎牛而享能必使之勇公戰怯私鬬乎今之民不知洪永之時樂矣賦日加催科日急而凶荒不知問豪強日兼併而郡縣不知問銅墨日朘削而上臺不知問惟軍獨得挾國家之急以恣其咆哮此有心人所當斟酌變通者也

且各解雖至柔愚激之皆可爲關中之流寇撫之皆可爲河北之忠義故麒以爲米卽不淨不足爲老公祖累也而老公祖之仁心仁聞權衡經濟之妙可因此日見於天下某初見卽抄大駭已而思之塞翁馬也麒父在病鄉凡五旬不出戶外度月初或可攝衣謁客卽走部院處爲老公祖剖說第未必其能信與否至於兩掌科掌道處則力與之言使其曉然風馬牛也是則治麒所可及也

答孝廉顯生

天下之患不在四方而在朝廷今之握要柄持斗魁

者其志不在爲國家計安危寵龕定而在於召其所好去其所惡以遂其患得患失之願故諸臣之位固而天下之事危矣近來　騎流賊二者暫退道路廓如公車無礙差可爲幸然來不能拒去不能追目中已無中國而流賊實繁有徒僕以中州河決不便長驅故目前稍靜冬春之間南國殆未能高枕也麒老矣且善病急思速營菟裘爲終焉計更安有遠圖天下之事行卽屬於賢者經濟事業堅忍力量正在今日一二寃心耳何月計借取道自石城否也

與鄭太宰玄嶽 名三俊

自杪春拜別倏易寒暑典型咫尺邈若明河感仰之私與日俱積麒以仲秋弗戒爲風所襲庸醫誤投藥餌幾至不起淹歷五旬始能櫛沐是以孝獲奉候履綦言念若焚愁焉匪喻人冬敝同年陳孝廉時可公車過白門知堂臺益堅松石之盟及會錢職方大鶴又知已走急足再申前請吾黨小子不知所裁嗛嗛皇皇疑堂臺之果於忘世何其摯也顧以麒盱衡時事倪司成詹道長聯翩鎩翮吳門甥舅相繼捐館不惟羣邪醜正抑似天道忌賢斯何時哉尚可以一木支大廈隻手障狂瀾乎但恭繹堂臺前疏所奉循例

考滿之　旨政府票擬殆有深心似難一徃高尚躡北車而發事上封事以言旋或出或處皆有地步堂臺其再一商之乎計處臺宦怨嚌薦簡眞是異事三人深相結納以樹黨行私召奸去惡天下安得而不亂邇者夷　弗靖騷我三輔殺戮甚慘　成祖享殿之主碎於賊手　諸陵帷幔毀於亂卒神恫人怒而八年拨路沙提無恙何光嶽以一布衣發憤上疏幾動　聖念留中十日不下旋以計逐天下更無鬚眉男子哉南中大司馬近招舊部之西北健兒千人爲戰守備意雖甚善而主客之兵不調餉復無措人情

兢兢恐爲異日憂不識堂臺何以策之

與松江府方禹修　名岳貢

夫人氣有朝暮志有定轉事有任諉朝暮生於銳惰定轉生於失得任諉生於難易以此律今天下之高冠長佩者比比也獨老公祖在敝松首尾九年於茲矣麒竊見氣有朝而無暮志有定而無轉事有任而無諉此無他眞故也眞心爲地方摩痛爬癢抑搜撫疲鼓直礪枉則銳惰自不至乘其神得失難易自不足以攖其心也不知敝松何幸而得老公祖綏戢之若此其久又不知敝松何不幸而使老公祖紆徊籌

度欲與世世之利於無窮者動遭齮齕而不得竟也今者又當輯瑞時矣想兩臺必以卓異首舉我公銓衡之地亦必稔知我公賢卓異冠天下必將大有轉移以酬數載荼苦麒亦安敢更望我公長遠作乳下兒也但嘉禾巡道未登啓事而守道陳繡老亦已及瓜茲兩地或可擇一處焉庶幾猶在昊覆之下則麒之所跂足望也

答學院倪三瀾　名元珙

撤棘之日江南之得儁者皆老公祖所賞拔士而江北强半搜自遺珠淸議遂以此敘別品題之主然則

文章衡量相越不亦遠乎石麒獲黴偏私正擬馳一价仰頌高厚自八月初旬病起至十月初旬稍得閒婉轉床蓐凡五十餘日以是未遑賸祝然皇皇之衷未始不膠結紆軫東望傾靡也復社一案蒙老公祖關切護持又見諒於三吳人士但見舊李一揭殊費商量葢昔日台覆似可不照管此案而今日似不得不一點入既不得不點入舊李又何得容兩張公超然評論外也願其端委亦畧可言葢舊李故復社白眉也其於兩張先生未始不聲氣相關塤箎相和即軍儲一案婁之州守急百姓之急婁之鄉紳急父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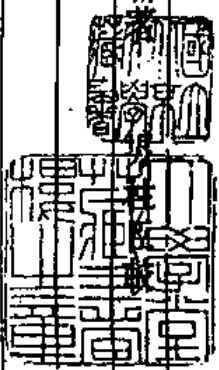
子弟之急各伸其說請恩於上臺兩張先生雖著為議實合婁士民衿紳之同情其事不專始於兩張亦姑言之而不強上臺以必行也迨後舊李以為不可上臺以為不可婁之官民紳士皆弭耳以聽漕事報竣獨早於諸縣未嘗見有一把持之跡也乃舊李與州守同譜又同地惡其長短相形聲名相軋而癸酉分考又有得有不得遂構嫌怨乘劉帶署崑山有軍弁鼓譟之事於總漕院撫申文中突插入巳往軍儲一案謂劉違道干譽大壞漕規至奉　旨處分而無按不知夫劉之守婁小民戴之若弱子之有慈父肢

體之有頭目一旦為愛惜地方及於吏議甘乎不甘乎是以不能不置喙於舊李且當時舊李自度無解於人言不得已求以病去豈因把持去乎此皆老公祖所熟知今日覆疏中似宜玲瓏點出存一段公論以信於天下而在撫按即宜明白痛快仰告　皇上而後於前疏不矛盾也不識蒭菲有當一得否至於舊李之才洵不易得原不當以丘壑老獨惜其與陸文聲相酬倡而出則未免以滷救渴以鉤吻療飢耳聒對公郎如見王謝子弟翩翩俊爽而繩尺過之不勝歎服候選部四世荷恩感不啻口也

可經堂書牘卷之八

嘉禾徐石麒寶摩甫著

書

與錢機山 名龍錫

賤累歸寧棠姑翁殷誼寵渥有加無巳麒於積銘之中又添數重鏤泐固知非區區鳴頌可喻萬一矣天道寘寘而報施恒自不爽梁大衡百計營出盜死封疆一生傾險今竟安在此非天奪其魄以速其斃者耶但　國家待諸弁如撫驕兒而視督撫無異犬馬邇者邊夷屢衝躁躪三輔殺僇甚慘至本兵憤極策

馬入賊壘願決一戰而八總鎮之師翔視不顧無可奈何僅以一死謝國聞其主謀皆出祖弁反邀重賞歸鎮未見有按軍法而問者至於撫軍則下理議罪矣夫平日不使撫軍挾重威以行之偏裨而臨事則專罪撫軍俾踧踖之將知其莫可誰何益生戎心

國家尚可謂有法度乎且　陵寢之辱甚於薄城十七州縣之殺傷慘於巳巳七年軍國平章非不專且久而羣言之至僅得其求退一疏而巳雖曰　綸扉之地無與扞掫然危顛及而周任議梁王墜而賈傅死契丹相戒於司馬拜相之日兀术屢下於秦檜柄政之時爲法受過詎曰不宜而揆席益固聖眷益隆何也得非陰主李晉之言以形去輔之沽激力和開採之議以結閹寺之歡心是以　今上患貧念切潛入其彀中而不知也邇者勸助之令偏及國中微聞任子有不能免者將來未必不推及之於鄉紳天下驕然將如之何麒恐今日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堂陛之上也復社一案當事殊爲攢眉初猶止是草野之言今則有地方司理爲之照應恐兩張先生未必能免天奪文姚於前人阨二張於後吾鄉正氣日漸蕭索由此觀之卽欲嘯歌山水之間雎盱自適豈易得

哉吾生之初尚無爲吾生之後遭陽九是謂矣麒因八月中旬感胃爲醫者所誤遂至大劇凡歷六旬始得稍間故久稽候答統祈慈諒

答周司理章甫 名之夔

石麒久庇棠蔭夙聞至教泐心未始忘也吳俗賊滑善抵巇凡窩買訪者破千金家如燎一毛而麒蒹葭親其荷老公祖慈明得奸計阻不行麒是以感祖臺甚摯顧平生踽踽子立鮮所聞見吳門大事率年餘後始得與聞其不聞者固多也是以者公祖來去履歷皆在影響寤寐之間向微祖臺不棄芻非貽之教

言則麒猶是懵然醉夢人耳州守自急一州之痛癢
祖臺合酌一郡之苦甘小大異地公私異情政不妨
互相詳駁總之從百姓起見有何我念難消豈氣運
漸漓人生其間各挾偏至之性以行不免崖岸未化
乎知老公祖苦心涵蓋久矣至於南計中傷則麒待
罪留甸從未之聞似不必為不然之慮也麒政拜復
次忽見祖臺近揭似與兩張先生為難老竊為老公
祖惜之夫兩張先生雖麒梓里非有莩葭之親雉壇
之舊亦未嘗通筆墨之緣杯酒之契也但復社之疏
發矢於陸文聲文聲故婁江風波之民近來布衣上

疏又皆小人行險有識者所厭薄不與作緣而兩張
先生鄉黨有自好名令使捷出應把持之　旨以快
一時之忿則天下之人必謂老公祖以幺麿為先鋒
而已為後勁文致兩賢者於罪老公祖亦何辭之有
時將有反事將有間文聲一疏未可以為事之間也
麒豈為兩張先生游說者哉竊念老公祖之才之品
之學問經濟一旦投簪而去身與其澤者愚耳聞其
事者憤合思與憤之心將服闋之後必圖捧老公祖
於雲霄之上親被其膏雨化日而後快寧容以衛華
老而今日為文聲應兵恐人情反解故竊為老公祖

惜之耳辱惠扇頭詩書過摩詰當珍之篋笥為家世
寶寧止奉揚仁風已也侑械不足當野人芹曝惟笑
存為荷

答吳文學次尾　名應箕

翁兄抱天下才而歷落風塵此吾輩朋友之罪也然
凌陽之玉一剖即為重寶則未剖之先自不能不見
疑於三刖何翁兄遂欲徙業乎近來　皇上雖破格
用人畢竟制科為時冠冕旁門異徑不可躐足卓識
如翁兄想亦計之審矣閉門著書又是制科以上事
業今作者之林雖多語及國史謙讓未遑翁兄具龍

門之才之識自饒為之顧天下多故如在破舟不可
不藉有心人戮力撐駕以圖共濟何可坐視斯世之
陸沉而著書自娛此是翁兄出山後事今幸未遽與
此念也復社一案近見周五谿公祖大揭將來撫按
復疏恐不可知蓋周才自不當以薊門老但因陸文
聲酬唱而出清議未必相容深為惜之昔弟作周公
祖報章力言不可蓋亦區區獻忠之意弟恐交淺言
深未免按劍耳

答陸方伯

寒曹善病踈罪應誅稷棠畧其小節寵以瓊施能勿

益之愧也南中計事視北稍難蓋北但取財於撫按之報牘賫捧之用乙臺省之雖黃恩過半矣若南則疾呼之撫按而撫按不必應也傍採之風聞而風聞不必確也於是不得不寄耳目於輶軒之毀譽不得不採聲實於鄉紳之月旦不得不借品藻於山人墨客之左右袒能跳此種關頭而不爲所亂者鮮矣又有畛域起見北察不便用而借刃於留章臭援實煩地方不敢用而卸擔於南計或門蘭欲鋤而公論難掩則因見聞遐濶可肆詆誣或彌縫偏拙而民望攸歸則因急欲充數乘機撫拾此南計之所以難也今年主計兩公胸無城府而用意亦厚不見駭人亦不甚失人可謂持平者矣老年臺遭時多難拮据苦心而猶淹簷席真莫可解臘月初二已拜計疏吾鄉所用則薛大年與李粹然兩公祖弟久在外不知兩公吏治何如李爲老年臺兩治知之必深其人品可崖略附示否

答虞給諫乾陽 名廷陛

綿定奇温可自卒歲鹿膠温補下元尤可起衰老親翁惠此蓋以膚骨以及性命無非至愛但昔敝同年王太史䂓以狗腎曰是物極能種子弟笑曰椒山自有膽弟亦自有腎安能齷齪令與類笑人不丈夫也今老親翁欲以班龍頂珠助弟不逮殆亦敝同門之意豈弟肯頻減強項頹糜鹿之性或與相宜自不妨把臂入林耳從來子嗣之多自詩人頌文王外無如我朝豫陜兩王或百子或七十餘子問之皆有奇方數傳而後每人皆得子一二十餘則方之可恃明矣今老親翁後此梲中渴秘歲歲叶熊行將超豫陜上之但恐多費阿翁數百萬緡了向平之事耳如弟命薄孽重正須老徑山覓席大地從黃面瞿曇老郎有奇方恐未效亦且奈之何傅侯之賢弟深知之若從

田壟起波則南縣父母皆當爲之叩　閽何况吾輩南中有弟在決不令是非顛倒察疏行有日矣每一番計典即有一番寃抑人才安得不摧折天下安得收用人之效也可歎也維揚内監瘴於冠虎聞其大索十年内鹽使積弊高亦老可無籌之乎呵凍勒復語不能文惟有銘刻

公簡淮撫朱未孩 丁丑

恭惟台臺邦家作楨文武爲憲故當漕事執掌之日刃游有餘值寇燹洊至之時指揮則定功巳高於銅柱名宜貯於金甌此天下所跂足以須而尤不肖輩

所引領而望者也竊有啟者舊淮海道劉雲密矢口忘於顧忌滿腑不合時宜雖其始終硜硜可以見信而其前後落落未免攖疑致台臺欲保全之無術以藏策為玉成固憲體之當然亦愚蒙所共諒也今本官掛驅徑西浩然不顧如魚縱壑如鳥入林已絕出世之想而南中諸公惜其生平為之長慮聞淮右風波之民向日飲罪服法為本官所嚴持者今皆甘心一逞於其左右役人為報復計似此澆風漸不可長且使去位之人林泉未安則大體亦似可惜是以麒董仰聞執事力懇涵茹且本官外雖骯髒衷實坦夷

今日以釋禁為樂必不以見左為嫌此亦麒兩人知之素深不敢曲為游說以餙台聽者也惟冀俯俞曷勝銘佩

與孟開

不佞與尊大人以氣誼聯譜者也念尊公所以念景湯正所以為老侄入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景湯挾不仁之資而胸中又漫無主持專聽指使尊大人新故諸有求於老侄輩而未厭者皆思藉景湯以肆其毒近來　皇上方開告密之門萬一有黠者賺金與道里費片紙入長安公家殆矣又知老侄積憤深怒未肯調停所以痛切責成激其必處非為景湯理直而左袒之也知我罪我一惟老侄景湯太可懇處在佔墓畔兄業今已官法正其事矣其他暴戾恣睢似當涵茹若必彈治以官法叔侄之誼謂何尊大人九原之心能無但為若有息議不佞即致書縣父母不然不敢發一字以佐鬭也

與鄭太宰玄嶽

石麒去冬跪捧批檄不勝歡慰感激豐鎬舊都根本重地而議裁不已幾幾欲一併去之置郡立監吏於省會此蓋媚時之過而不知釀天下之大憂也昔周

家兩都並建卜瀍澗以都九鼎而成王仍歸鎬京與我　朝建國不同且歸鎬之後未嘗廢雒故平王東遷實依新都自是以鎬予秦夷舊京於列國而周遂不振我　國家財賦出於東南騎士萃於西北故兩都並峙隱然泰山四維若郡縣舊京則奸雄窺伺易起南北咽喉易斷楚籌之言亡國之言也當事不能立折之而移檄南部院會議其為國謀良亦疎矣王月節中遷部張北海過麒處商畧及此麒告以故慨然便欲出疏為南國爭之已而慮忤當事改為覆咨蓋即堂臺舊日之意而發明曉暢有裨國計此近日

可觀之舉動也天下多故道路日乖向來仰藉堂臺
鎮壓各省稟稟式我王度今大駕西趁程大司農又
復北轅介氣漸逼頭惱困哉流氛壓疆沉痼亡厭每
遇朝賀班行聊蕭未聞有出而申飭之者然則忠賢
之關係人國豈渺小哉初見薦逆飲辜庭推又當一
二有心人莫不拊手彈冠爲吾道慶不意老手愈辣
羅織愈慘牧齋稼軒一朝被逮昔日玄黃之禍操兵
於臺省今日玄黃之禍發機於浮梲至用及於浮梲
而良心喪盡何所顧忌何所底止天下事不可言矣
陳益老移書及麒望救正於南諫而不知無其人也

江南人情浮薄巧於緊利工於修慾此路一開必肩
摩踵接望北而趨盜藏之家日在水火流賊之所不
及被者又以此法破之奈之何哉麒謂大老省臺皆
宜公疏力爭而各懷緘嘿時事可知向令堂臺在國
必能領袖諸耶寺剖明利害感悟　聖主而今竟何
望矣天下未有奸人在位而正人君子可望登庸者
恐堂臺總憲之推亦不過聊以塞天下望終用其所
私耳張撫軍雖奉　旨駐京口而乃心睠懷實在皖
上今吳淞之兵悉已調遣近又盡撤浦六龍潭之兵
策應可謂不遺餘力矣但以賊信乍進乍退是以行

行且止夫應撫之有皖城猶淮撫之有金斗也淮撫
未嘗一至金斗亦未嘗發兵戍金斗也乃賊殺和民
殆盡並無一人言及之張公祖去年上下皖中跋涉
一兩月卒無一人稱其勞者今年一聞寇警即悉索
敝賦以從而張直指復聞有意督過之豈敝鄉四郡
獨非王土既不得以平日敲吸供養之士卒留一旅
以防未然又不容留一撫軍張虛聲以彈壓之乎邇
者爲牧老回奏撫軍擬必罷除無容再計第更欲以
怠緩封疆之罪罪之似非仁人所忍乞堂臺面直指
時爲一言及有造於四郡百姓非爲撫軍也石麒肯

時之鳥久已倦飛但恐如此世界山林一枝棲息未
穩如何如何未堂臺終惠敎之鴻便崖略附候不敢
更諜伴械以于介節統祈慈鑒

答豫撫陳益吾 名必謙

向知翁臺在豫束腹節口以養士甦血櫛風以逐賊
兩年以來枕席鞍馬衣佩戈甲殆無刻暇可謂勞矣
前後戰捷飈勳驚擊俾賊不敢南下犯　寢園不敢
東突犯漕道可謂勳矣乃屢奉　璽綸翩焉初服麒
未始不爲發憤指冠然而看邸抄不熟南中塘報在
有無間更不知樹功如此之駿掣肘如此之甚麋敝

如此之深也捧讀批示老奸蔽賢嫉能已不足問其忍心誤國一至是乎今理臣是渠一時同調未聞如何創賊而騰疏　九閽謂止能居中調度不便跨馬據鞍豈欲以擁輿緩步當綸巾羽扇乎以勞逸則如此以進退則如彼國家何日奏得人之效也德烏初雖相合然猶間示崖異以明執持自合逐吳門而兩人遂居騎虎之勢其交益固其謀益深舊總憲尸居餘氣聽人指使發蹤從史明有其人而畏威護局弱蹐不敢一吐　皇上深惡藐吉翻案而乃藐翻之人日在禁近毫不覺察眞正陰奸既能欺君又善賣友

未有如此等人立於朝端世界不爲掀翻者邇來聚吳下浮不逞之徒誣忠害良拿訛開囮今日進一議明日送一揭復社之案未結而賢紳之禍又開嫉言指吠使正人不得安山林之席子矜亦復有黨錮之患毒於奴虜慘於流寇吾鄉何辜而遭此刦天下無不畏其虐餤自救不暇尚安望有持淸議挺然如機忠慤九死不移者乎今兩先生之自辨也不知以何爲旨麒以爲辨疏不過直陳顚末得力全在撫按同奏吾輩羽翼正人有養威以俟者有當機而發者今正撫按當機時也左右一揚以明闢是卽無今日尚

有千秋不然千秋與今日俱敗矣如倪學臺之覆復社雖奉　嚴旨而人品自在當辜可不熱權之耶南中自翁臺行後鄭堂翁抗跡雲霄程我老總計北部介氣漸稀典型日遠諸曹風格稍稍不如前矣麒幸攝奉常値翁臺舊游仰覩遺政稟爲法程但亦步亦趨而瞠乎其後則賢愚相去遠也惟是手植之一卉一木悉力護持庶幾所謂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者耶勤復次忽按卽抄有豫院明白具奏之旨復未忘翁臺豈粤西故有夷風好惡與人殊耶良可爲世道一慨矣

答錢東駕凝菴　名振先

弟聞太翁老伯之歘然僊游也爲翁臺煩惋久之迄今未能絮酒備罪髮可擢乎特在江海渺湎之耳麒老矣遭時孔艱念不可虛縻升斗以負國家又不能隄障狂瀾以報知已悠悠忽忽進退無據亦思與麋鹿魚鳥爭眠坐於綠阿紅澤之間矣翁臺亮節巨材乃是擎川舟楫當爲天下珍之藏器待時皆於靜中得力讀禮之暇正翁臺考究經濟時也知我者當不以弟言唐突乎天下之事論是非不論利害如今日小加賤妨世界紀綱蕩然六逆並見翻發於二老而

宮廷於易世有世道人心之責者自當喋舌青蒲灑誠白簡　聖明垂聽與不寧顧問哉而惜乎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厚福斯言之銅已入膏肓呼之不醒觸之不靈有仰屋竊嘆已耳履垣先生自宜即補北銓而當事顧迂其途何無緇衣之好也應是直節亮氣近來銓部之所不欲聞耳麒懶作書久失道問乞翁兄爲弟叱致承惠且悦愈懷自滌更承佳箋益感仁風顧何以爲報乎

答朱秉銓

去秋病鄉別我賢昆不能執手躊躕班荊折柳胸殊怦怦不自安也居諸易遷冬春相貿只今荻室蘐火杍井易泉又早已落英滿地歲聿卒盡矣感殊恨別愛懷欲老忽承惠問遐賚長干藥餌駐逝水之年佳箋便春風之面其他珍品皆近所需非眷至念何以若茲眞令人不能不愧也

與同年夏彝仲 名允彝

上巳日晤方明府於莫愁湖側時廣成年兄亦在座尚未見長安新貴人即書三人相對霍霍如有所求如有所待爲年兄也越一日而即書至急購觀之闕者纍纍雖爲臥子蜿仙兩先生開半寸眉而胸次嗛

嗛殊甚與廣成年兄政相顧擬訝閒乃燈下適敝門生另携一錄至知年兄大捷信喜劇急報廣成與方公祖而我三人之樂可知也非爲年兄樂爲天下樂爲吾道樂也文章聲價久重當年經濟渴材復騰時口計摩肩躡踵以登龍門者日蹌蹡於庭矣弟恐交太廣則難周太雜則易失今日正年兄出門同人時也易著于宗之戒而亦貴師克之勇故願年兄愼之其他知無足爲年兄言者矣郡縣有行告密令者必訛言四起善良遠避一方之民若游沸鼎況可以朝廷之尊行之乎江南故黠猾淵藪自陸文聲張漢儒之徒譁言徼中而窮兇之欲行其要挾奸民之欲報其私仇黠戶之惡受制於府縣悍僕之欲甘心於家主盜賊之慮覺察乎官長作奸犯科之慮攻發於正人皆望　輦轂爲淵藪搖扇唇舌矯誣是非以相恐嚇莫不虢虢疑畏重足慄股或捐金求息或割產通奸或俛首受侮郡縣不敢一問黠猾家主不敢督過奴僕地方不敢盤詰盜賊而正直鄉紳不敢以作奸犯科之事上聞有一於此即以告密之法中之使神棍坐而得志善良日夜凜然莫必其命故弟以爲江南騷動不待寇至之日而始見也年兄爲桑梓計

爲世道計爲紀綱法度計當領袖諸同志極言利病於貴座師之前貴座師而賢者必能入告　皇上立止告密逐陸張二棍還籍俾勿得爲京師逋逃主則江南寧謐如初仍有小大貴賤主僕上下分誼者皆年兄力也其𡊮出而圖諸

與揚州守韓二水 名文鏡

廣陵從來號難治而近日復有大魔作鎮黠族有所因緣奸商有所憑籍在在可以掣翁臺肘即有張京兆之膽决歐陽文忠之寬簡恐未易展上理而明公不激不隨慈和不著涇渭咸理不知操何道以至此

也昔韓魏公守維揚郡圃芍藥有黄緣稜者遂爲後日大拜兆明公與之治同地最同績氏又同姓當此海棠初謝流鶯載嬌正是芍藥放花時節得無亦有黄緣稜者爲翁臺兆乎有則願以相聞紀盛事敝親浦玄華舊與弟同社遇文試輙先弟數名黌中聲最噪不意弟有天幸而此兄數獨奇老頭巾腐儒何堪作簿徒爲胥役輩所愚弄日夜代領罪過耳今以七十金逋贓繫邢關獄奄奄與死鄰弟聞之不能不泣數行下因敢馳叩翁臺乞以其欠數俾作弊諸役代納如役已盡法無可再科者亦乞賜一保在外俾渠

得揭貸了局不然瘐死畫地無益也願明公閔之而亟不勝竚念

答沈文學

甘若至知翁兄神王似昔齒髮不衰爲之踴躍浮一大白及讀手示似未釋然於仲情之悲西河之痛者大抵天下事有成必有毁有聚必有散夢幻泡影總屬虛空令翁兄猶有幼子可教尋常家庭自具至樂何必逃之禪悦而後洒然白香山褱無盡諸君子政其苦於纏柵猛然跳脱不知以求跳脱處乃是累心處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六慾世界不過如水斯

深如火斯熱耳至人何嘗不可入而必欲脱之耶弟老矣亦欲講出世因緣而以素位不願乃是出世大學問與禪旨似有間翁兄亦許可之否冗次勒復不知所之

簡大司馬范質公 名景文

石麒求見之心甚渴詢起居於貴屬叩之閽人亦有日矣意謂老先生旦夕視事可以竭所懷來而忽聞又移疾請告也豈憤世情深愛時念切度無可奈何而欲一去以明志耶抑有感於白香山李鄴侯諸子馭飛雲之履調偃月之鑪姑靜俟以發明王之夢耶

顧老先生自爲計得矣如國是何如麒輩何也間有
請者新奉清軍之　旨南國如沸似以隱冒佔役各
部寺皆然此有不得不辨者葢謂之冒糧必此有役
不給之直而掛糧於衛衛有軍之糧無軍之人是也
謂之佔役必軍不役於衛而役於私門人爲衛之人
不事衛之事是也今各部寺之役然乎卽者先生亦
必知其不然也然而又不可謂各部寺之役非强半
是軍則以軍當操練之時少當空閒之時多而一軍
之糧又不足供一家之用是以軍之稍殷者買窩役
支工食以佐月糧之不及其貧者卽爲販夫傭豎以

糊其口里巷小民皆得出直募之何必官府方其有
事於管卽輟役赴伍與販者之輟販傭者之輟傭無
以異也迨其無事卽充典謁伍百之役以求糈與販
者之就販傭者之就傭亦無以異也是以各部寺每
一役[illegible]有兩名正身不及耶以替身爲代南役之有
正身替身猶北役之有大馬小馬也正身往往是軍
替身往往是脩民徹南北皆然也老先生具覆似宜
分別眞冒眞佔似冒似佔非冒非佔若黑白之異而
後將來葛藤一筆可了不然恐以冒佔坐之各部寺
各部寺不受且於貴衙門之體亦重傷何也謂不宜

獨縱至此愈開　皇上之疑而來各部寺之圖也惟
老先生裁之今麒已將各役皆責退狀不許復進矣
惟是所以仰覆貴部者人各有見恃知巳之愛敢問
風吉伏乞俯賜敎之有工許頁之術者號陸亨野微
驗甚神願令一决老先生既卜之期可容趨侍下風
乎幸以諭之闇者如無須麒亦不敢爲曹丘也

答吳父尾　名應箕

方同則聚氣同則求故日有燧而月有諸蜀有桐而
吳有石與翁兄交者何一非鳳凰之羽神龍之甲乎
當事者知之之謂明從傍者擧之之謂公以巳之公

益人之明凡相知者當勸爲之麒亦何惜此一擧乎
但楊忠者在敝禾爲理時與弟交故不薄及其責駕
於白下弟兩及門一致書而弗省也僅得其飛刺一
過便了故人之誼卽有面甲十重何能更與言士短
長乎翁兄素負氣試設身而處可更喋喋進不入耳
之語乎是以無所以復翁兄命也幸翁兄原之

答總戎馬

流氣孔張楓香一蚴三吳精鋭巳盡今遂有結筏窺
江之意南中諸公泄泄日從事於糟丘較絲量肉攢
眉熟計卽以爲迂正色相告卽以爲妄若謂長江天

塹萬無飛渡之理將來不知何所底止此惟可與識者言之耳昔謂[illegible]不能奄有高麗今一鼓而平其地王其王戰艦其戰艦如拉朽拾芥然安可謂面北之陸寇必不能窺東南半步哉親翁與撫軍公祖皆晉階久任自是地方厚幸而屬者大海一勺業於孔賊共之自海蓋渡師五日可抵直沽十日可達北固而艨船三千堅如渾脫行則山移止則岳峙中國之海鰍衝犂勿能敵也彼可無所不犯我當無所不備親翁素明而熟於計其何以先事面防之乎舊道驚擊於南而兎脫於北長袖善餅非賡但戰賭救過不

暇無能撤翻波浪斯亦共事之幸也許平老曩推澍璧有弊今在浙上方略識見何如異日可當衝邊之選否郵筒如便乞賜以聞

與年侄顧

不佞於諸同譜中惟尊公知最深情最摯相關意氣亦最切毎謂天下多故尊公出而圖吾國可獨當危疆一面乃老之於白雲予舍者十年服甫闋而旋奪之去天胡予吾年翁以道德文章而不假之以年副之以位耶不佞自聞訃之後淚涇涇未始乾也一春病目心緒煩懣餅錯不理故未得一致楚些之詞乃令而始馳瓣香望吳門而哭我年翁也乞年兄叱麒名而致之知尊大人所遺蕭然亦必無慾家倪客累我年見幸勉旃自愛毋後匪彝毋耶滔淫古之訓也亦足下先君予之志也可弗念諸

與文年侄

謝亡太傅陶失長沙亦不過國殞其楨家移其蔭未關吾道甚褒也尊師相行為標楷言足訓垂進退關陰陽之消長存亡係天下之安危而一朝騎箕天上蛻骨人間雖大鳥終來而逝轔莫返吁嗟此痛百身莫贖不肖忝居譜末與聞格論晚年相易意氣彌敦

聞訃之時不勝酸痛即擬清酒束芻而去教怨病綿歷十旬纔有起色尚謂寒曹可便與得親詣亟室申其楚些不料兼攝奉常逾年未補轉眼小祥將屆久遲為罪因遣拜瓣香望風遙上新年兄為不肖叱致靈几或有未刻遺稿幸勿散軼一字一句留之後來皆鳳毛龍甲也

與兵部王念生

遙問國有屬禁餅鴻為之杳膩弟之麾足五雲結想天際者非一日矣老寅臺譚兵虎帳擢儁南宮徹夜籌邊量陰辦事自無暇念及故人故人亦不敢煩寅

蓁念也惟是流氛孔殷東江又失禮帥之能已見成事何所恃以無恐則弟居恒無事不得不爲翁臺深長思耳功令日嚴吏貪日甚南中君門天遠耳目若蒙司官誅求無厭而部堂不知部曹淫縱日闒而臺省不知臺省朘削無忌而銓部不知善取錢者爲能官善行賄者爲賢吏婪肆成風僥倖成習斯蓋百六之運無可柰何者也至於軍政猶不可言大司馬非不矯矯自好慷慨任事而一偪於勛弁之憑陵再偪於廠閹之掣肘畏首畏尾伊鬱成病三月於茲矣杜督闒嘜啃將擁而皐比坐擁胸懷觀望賊猾冒功猶

其長技家丁浮掠之慘不忍見聞不俟秦氛再至而江北坐困矣南中可用之將惟蔡忠老成持重號善御下可稱節制之師孫成章陳治騐勇冠軍慷慨潔淨惜乎皆在閒地寄人籬下用人如此又安望壯猷懺而鼓死綏乎邇來皖上之衂幾成聚訟要歸其實則潛可大程龍二弁不量彼已孤軍深入以遏寇衝四月之廿一二日殺傷頗衆我氣稍張不虞糧餉在後爲賊所掠廿三四日軍無粒粟晨炊已斷然猶吞泥飲水喋血力戰以待救援至廿五日賊之僞將曹操復統精兵數萬突至銳不可當斬營直入援盡致

敗同時自刎與戰死者大小將領五十餘員以麒覲之雖敗猶榮者也而皖上一任予騰書白門謂程龍受賊餌致敗意欲歸罪吳淞兵將以爲齮齕應撫張本不亦大可異哉蓋應撫亦大危矣皖上諸老强半與之爲難欲借封疆爲廉撫罪而皖上諸屬又皆二心於撫按兩臺居中而鬪其提故應撫心血盡爲皖嘔而皖卒不諒勢必大敗而封疆隨之者也幸今新理臺移鎮稍近弟謂以皖城一郡權屬調度則順流直下其趨皖也倍便應撫且使應撫得一意仰遵明旨定駐京口上以護　孝陵面下以固浦六之關

防瓜儀之潰不然不惟應撫疲於奔命我三吳毋毋悉索敝賦供皖一鄉萬一三江猝然有故其何以支且近來賊習水戰於上流募耕屯於山塹爲長久駐牧窺邪渡江之計賊能變客爲主而我顧反主作客嚴嚴豐鎬豈當問諸水濱願我寅臺與大司馬熟籌之也弟有敝年家朶備戎名燮者爲敝同年方秩宗書田所取士弟與其喬梓交最善知之亦最悉其爲人仁信廉勇無所不有大將才也故在粵海獨當劉香一面賊畏其嚴重不敢犯三年賊殄敘功
各撫按交章薦不下六七牘應制臺欲以其

以下原缺

可經堂書牘卷之十

嘉禾徐石麒寶摩甫著

書

與唐損占 名士鉄

並封驗部似相悟如前請則三月間事也翁臺念所生恩錫其類眞可謂孝思維則矣歸德近號難治翁臺清風風人惠雨雨人使衿士叟童如獲明師如依慈父不獨得之侯孝廉口頭也孝廉沉識駿才立談之項具見風格始信士從汝南評後不得復置雌黃矣賓兄主使之寃似將爲漢季鉤黨然昔日王甫蔡

寃黨人卒不能加於范滂今之司寇求如漢嘗侍且不可得況望如張于其人乎人至六旬以後元氣一消不可復長容貌一衰不可復少亦猶日中之必昃月盈之必食國事亦然若使一剝一復如環無端則三代天下至今存矣一犁春雨一葉秋風弟將有事焉翁臺在外未知長安片地日日生波也泰氣度理與勢旦暮應卽寵定未知翁臺消息如何南冢公聞欲力謝未審將來主計誰屬似可爲世道深慮春日漸和百惟自玉

答宋中丞令礎 名之普 己卯

尊中丞風涵補日之忠忽應修文之召弟每懷疇昔涕泗交横春仲於役東歸廷遺珂里竊附磨鏡之誼仰致生芻又值年臺他馭傍徨徙倚幸紀綱指引崇祠得遂瞻拜遺貌儼然益增悽惋已復縱觀羣賢想見忠孝一脉于秋若接非尊中丞孰克當此政欲吏循纚纚庶幾聆嚮見之而鄴騎無知再三敦趣長前途之修遠策班馬以遄征回首斷煙重靄不勝西方美人之思時方多故法紀日淪中流砥柱惟有年臺能繫四方之望大服已闋移孝爲忠此其日也幸卽赴梧掖翊我明后毋遲遲東山木石間可手舊鄉令

千里明駝困於圍者弟又已爲之奚指南樞部亦與具言其才慨欲手援而毋有薦引輙格於北故猶謙讓未蓬夫士屈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年臺旦暮入春明舉以告當事必有同心者似不當令此駿才以蓬蓽老也

答按院陳雲從 名起龍

自領壓敎如獲金錢相距日遠暑翳日深如何可言江東驛事弟閱王玄珠原案深言房號之不可加與稅之不可派疑亦有見頗爲棘手已而接諸徵解簿籍嚴訊遞發驛傳二胥知疇昔爲奸書所乾沒者遞

發有紅座船九百餘金不解到驛傳科有水防夫五百餘金若存若亡搜出二項可得千五百金召募固自沛然有餘勿再議加矣及再查江東驛循環簿計一歲用馬截長補短七十匹已足今額設八十三匹此十三匹明屬冒破此草料工食不可不議加而馬匹又不可不議減也縮馬而增食即用給而馬飽馭驛之法莫善於此最可笑者昔日奉　旨釐剔驛遞時所裁鄭糧不過十之二三而所裁差使何啻十之四五既裁差使應裁馬匹惟裁馬匹始裁工食乃當時地方官府不權本末竟於草料工食中抽扣以歸

國家而馬匹如故應天九驛皆然譬如治兵者不汰兵而汰糧士安得不脫巾也於是不謂驛負國而反謂國負驛愁嘆咨嗟之聲歸之　皇上可乎則亦奉行者之不善矣紛紛遞呈胸中各有偏私一則不善當役者懼役之爲累而迫欲去之一則善當役者知其中冒破甚暗而迫欲就之迫欲去之私可言也爲人上者之所當軫也迫欲就之私不可言也非再三勸喻拔去病根則與日召募之病猶之食報且或一旦覺其冒破或日久不能支其冒破又必易召募而僉報也弟旦暮謝事不能長遠淹留受人疑妒故先爲翁臺言之誠恐不能報臺命而畢前日之志也冠氛漸遲又煩經畧麒輩陰受厚福寧敢飲水忘源耶

又

弟麒不度才絜力謬承年臺之委更張僉報竭半月心思清查驛遞錢糧又費數日馳驅訪諸大老其謂召募之不可不復者與年臺皆有同心也於是會同三廳兩縣及江東父老子弟酌議施行次第榜之通衢三日而應募者纍纍十二人謂可卽竟此局乃驛胥不快此舉忽構蜚語楚散應募人役麒竊疑運至之冢冢再示促之而各士民始知驛胥之詐來即弟

語夫以一么麿驛胥而敢於撟撥若此其平日之魚肉僉報將來之蝕蠹新法安有旣哉且今日清出以與馬戶者皆麒扼虎噬而奪其腴撮豺吻而取其膏此輩何肯頃刻忘僉報而不彼此通同裏外應合驅召募而梗初政也新使君巳到麒於七日內解事矣敝詳至日仰冀嚴批卽發併立賜具　題則終之始之皆年臺再造江東也

又

江東之民獨壓老年臺軫念麒輩之罪亦麒輩之愧也驛事漸有頭緒而積蠹陰狡撓法不已則驛丞周

應舉驛胥朱應吉也若不大創恐將來召募必不可
復僉報必不可免敝府各胥向來欺隱習成終未改
頭易面麒所搜出之錢糧歷歷有據徵察其意尚埋
欺根以爲異日中飽之地此麒之所長慮而却顧也
敝府該解節省銀七千有奇各處協濟亦不下六千
餘而奴輩止以二千餘相關盖惟恐錢糧到府則奴
輩無處影射無處乾沒故欲留此不了之局爲異日
侵隱地耳弟若再展三月即九驛之苦皆可漸甦而
今不能不得不半明半暗聽奸胥之隱伏　騎漸南
諸輴軒北上皆返廣陵不知　至尊如何宵旰至此

不得不恨當事者之誤國矣

答范質公

大抵長安多迷寃陳麒甫入數日便覺耳目心志皆
已不靈惟不得居白門時詫輦上諸公耗也　皇上
以帝堯之仁待封疆罪吏故雖有汨陳五行當殛如
鯀者九年之前未忍加誅焉即四海其咨弗顧也可
謂至聖然而封疆之事自是亦不可復爲矣盧九臺
祖禓赴鬬力戰身死家丁三百人與之俱殲向令此
時虎帥不坐視高璿肯力援亦未必不可大創　而
無奈逗者托於知機臥者托於持重又欲文致戰者

之罪將來更有誰能奮不顧身殉國家之急者乎麒
入國門時聞近有厲禁議璫者訴議褫者滅傅右君
一大榜樣故區區之私雖噤在口者數矣而猶未敢
輕於一試靜以觀變敢不拜嘉良箴然亦恐河清難
俟也老先生家計已破於　聞欲返旆恐益婁其且
明年　患未必不假道東路奉淮弁康沐浴膏澤久
之攀留正切暫爾僑寓未爲不可幸熟計之少司空
李曉老向同意氣即與相商以復麒以長途感冒入
都作劇病次草草不盡膈臆諸惟珍重爲慰李懋明
公祖爲老先生後可謂得入時事有此空谷足音矣

與少宗伯王崑華 名錫袞

攝山之遊有八公年翁共題煙月可謂人地俱勝弟
薄福人何得與此盍自白門話別弟病朱方十日次
北固又五日聞諸啓事在弟後者皆先弟行遂不敢
更尋初盟洞口桃花實自笑人魚鹿也燕塵眯目自
昔已然今復滋甚歟餘錮病深入膏肓莫可救藥如
游在國見不在者反羣起而笑之弟決計投簪已無
餘想但　覃恩一例父母爲重年臺何以裁之　皇
上頗厭養高而迎合者又每每點綴入告故李括老
張印老皆謂年臺不宜歸滇或二年兒南來後即可

奉年母歸里年翁便可比馭而北一爲孝子一爲忠
臣未始不可幸熟計何如范質老如此處分令人心
痛未必皆繇彼天之故其中殆有別情質老似未知
之也王玄珠銀臺深憤其事每與弟言輙爲指髮然
亦正以無機可乘暫爾中止椐瑞作偶固結日深轉
喉腭諱賢者翔視而莫敢攖國事至此日日如坐烈
焰中灼膚燔肌又不徒堪慟哭而已捧手諭時弟正
在病中即持簡致二詹公祖益亦關切之極似能得
之中堂以慰年臺也枚卜之役弟與當事力言而不
效即其人可知矣病次草草作報不盡

答臬使蔡正菴 名官治

弟一出門便爲瑞陜所攉野處不羈之性自分終其
身飯牛東菑與樵夫農父爭食其力不謂遭逢 明
聖出之田間數年以來優游冷局靡所短長糜祿瘝
官殊自愧也老年翁銜文三楚則多士就陶抗旌偏
沅則諸冦立殄年少於麒而政蹟爛焉令麒輩得分
榮譜末逢人說項自不能去口也郭直指與樞輔相
失處分愈重名望愈高年翁大疏似稍忿激故弟二
筆刪去奉 旨查奏得非以沅撫提叙之疏未到乎
潰直指宋旭初當時自城逃出者皆言其罵 死即
東省鄉紳亦有能言其死時傷痕者何以屍骸竟湮
沒無聞也陸墨濤有遺女尚在城中年巳十三聞之
酸鼻年翁施恩不報乞爲策其南歸至宋直指即無
從覓骸骨亦嘗追訪一的確實信語撫按上聞勿使
忠蒐遂遺竟語則年翁冥福豈在庋蟻下耶望之望
之臨楮不勝馳跂

答南道詹月如

在白門時麒得未明訓以周旋尚覺耳目開明志氣
蘇醒今茫茫如墮毒霧中瞑瞀眩亂不自知矣何幸
老公祖復來憐而賜之教乎從來君臣魚水未有若
皇上之於武陵者不惟愛武陵兼愛武陵之所樹不
惟愛所樹兼盡翦其所忌傅佑君立髡杖下成實慈
郭仙居又將爲之續矣痛哉燔炙如何可言大疏留
中殆手日忠誠有以動 聖鑒乎武陵之能得此於
皇上亦自有故雖無經國遠猷而小小鋪張似有成
竹揣摩 聖意亦能曲當而輔力亦强機辯亦捷閃
鑠亦巧又有內外監帥爲之聯絡照應此殆不可以
口舌爭也昔之君子惟荊是師令之君子惟溫是隨
時乎時乎深識遠慮之士宜早有以自處矣雖然以
麒計之軍制不立賞罰不明好語增兵而不知擇將

關之監帥有二心於　而不知調停處置之法曲突徙薪之計其所任又皆不如武陵之人竭民之力不知休養而勢將不繼不出三年情見勢屈身敗名滅可跂足須也但恐雖有善者乘極敝大壞之後未易收拾耳江南艖瑠之出扈從于有餘人又有把牌十五人分布各郡此麒闖之輩上者不識有之乎如有之恐奸民投以爲市良民憤而思亂似又足厪老公祖此方之憂也馬武進陳靖江皆一時賢令資倖最深受護培植仰仗垂神葉崑山是麒中表兄弟積逋難清而加泒又至深爲之憂不知老公祖何以善其後乎草扐不莊可勝神徃

與司成周巢軒　名鳳翔

驚序惜離服訓懷義不能不悽然以悲悅然以失矣弟春杪入春明見長安世界與去歲去國時迥異蓋去歲爲玄黃之雜爲壯厲之衝而今則玄者純黃厲已滅壯豈非處包羞之時昧艱貞之道而倖然一擊有以致之耶白門同時尚友錄流傳大內遂爲一幅黨人碑　皇上按圖而索鮮得脫者將來或有救援或有糾劾便是朋黨借題在朝者旣昧尚口之戒在野者復進點名之書使標榜之名長在我而翕張之用常在彼豈非有數存其閒莫之爲而爲者耶考選甲乙經　皇上覆定者似未及部擬蓋今年部考原公兼採聲實而僅取必於　陛對一篇則一日短長不無利鈍耳然而嚮昔賄營之風藉是衰止亦未始非除弊之一端也塞上　騎縱橫鬪爲講市市成或可恃以無恐不成爲憂方大張獻忠竟叛矣蠹平之論叙方新而禁旅之覆轟旋出疆場之事有如兒戲中國之事業已如此則邊帥更不必言矣借時憂國之臣封事朝披圜扉夜人輦上動色以言爲戒當此之時而不退不遂托言遵養以竊祿位亦强顏耳甚

質翁栖遲南國無枝可依吾輩同志之人爲之心痛天若祚明必不使若人遂淪泉谷但目下食指僑寄他方恐不無桂玉之慮如何如何敝同門乞身將母甚是佳事不惟子誼當然亦是明眼好着但恐未遂初願不免又多跋涉耳成寶慈幾罹不測幸金天老至稍爲調劑似有生色郭道長偃居將來尚不知作何調度許佩老奄奄在獄沉痾難起而張掌科歲以雖相譏比仰之無人心一至於此皆可髮指事知在關切稍一及之萬千情緒不能悉倒也

與漁撫張平符　名天麟　庚辰

小正時麒爲滇守削刻溪一藤蓋將以撤弟鑒不專爲他人曹丘也老年臺試熟視之與日當有以知麒言未遠情實新貴茂爃朱兄故先師文恪公孫客臘携其兄跡覊來以老年臺能推其烏樹未減程倅感激淋漓似不容口夫誰能念放師及其孫子兼施暨其蘿蔦哉弟葦殊自愧而我老師數世清德克食有孫之報殆亦年臺所樂聞矣　皇上宵旰多故念靡所釋其焦勞不得已而用中貴用保舉竟皆不效今因風霾數日盡撤璫使嚮意用進賢真聖政也而又進援老之較士南宮者申諭之以求賢之法無愈制科當悉力訪𡸁毋令以贋鼎售顧分較諸先生欲返淳古未免兼收庸腐放榜之日譁不能平不獨妬婦也然　皇上覩昔益重茲典臨軒之日親乘步輦巡諸士案頭移時始蹕因欲徧閱諸對策卷遲臚傳期擇條對明悉者陛見四十有一人觀其議論儀度而差次甲乙之時二十有九人稱　旨除三鼎甲外館五人省臺各五人銓樞二部尚書曹共十一人皆現授職夫今之外吏格於催科或五六年或七八年望一報政綰半通綸如在天上不可得而今驟進新公即有乘傳持繡斧巡行天下者廷屈諸名宿課治狀殿試之諸名宿惴惴覩鼻息恐迕人固有幸有不幸哉

與兄厚源

纍纍玉樹豈幹修頡足楨王國而南宮之役朽腐是崇此豈文運有顯晦與抑匠石之罪也畿輔自仲春屢見風霾而大剷於晦朔之交致　聖主震悚屏居斗大側室布袍蔬食撤回各路中使退女謁幾二百人遂使封姨息駕羲御復暉若將釁焉然求言之詔靡有應者即有亦不過毛舉一二細事塞責良繇詔旨中懸賞於前儆罰於後故強者不欲言弱者不敢言耳　烽傳警正在撤歸高監之日　皇上鑒於前車召六卿而申儆之至於淚下交頤莫敢仰視次日又召諸詞臣令陳便宜卒亦未有當　聖意者蓋三事大臣平時無啓沃之功臨事昧幾宜之要雷同附和以直言爲拙諛語爲工致　聖衷悵悵靡所從適雖天聰時露而事功罔效則亦旋歸埋沒矣如何如何

簡錢御泠

冬春之間謝庭玉樹共集輦上又得三拜鈞諭如侍夾辰自覺志氣豈蘇形神如接不意南宮之役主者

好老一時名儁多見去落而麒亦病與衰會怕親楮墨悶痾之中未遑作報遲至今日罪不勝數矣運弁弄兵吾里是否倚蹉璫權從不至燕市者喃喃口監犀與兇事各邑羼騷有之乎何以漕院撫兩具疏闖而本謙按獨不能出片字爲一邑請命也江撫舉疏讚石兄過當然　皇上初無所傳號上亦無塗乙處微聞閣票與揭諭同進而緹騎出矣伏覩　明旨不殺不休三君八俊禍恐訹及天若助宋必無此事顧非深自匡持斂靜遠安能超然許論若申蟠乎中使掣回歡呼動地而邊事壞極已不可言　近耕鑿義州爲持久計本月十一悉召六部上卿與圖治怒皆不能稱塞　聖意致天顏有悴淚交而罷翼日又召詞林諸公問之亦似未中肯綮夫任天下事全在用人而嫉賢妬能之局牢不可破一語起廢竟付高閣恐心諸老得與剝廬胡不占焉不惟誤國且自誤矣麒正欲告歸而驟聞傳烽未敢求退獲虔時事如巨石壓胸且暮思脫耳謙菴李父毋彼鄉頗有分袒吾黨實無間然意惟翰諫二席差足酬勞然臨時權衡自在　皇上與一二閣臣卽統均未必能主况其餘敢貪天功乎次公世丈閉戸讀書居然寒士眞可

爲師相賀從來中翰大行考滿後卽截出缺而冢公不肯不識所謂若考選期遥恐又遲之夏秋間矣幾老以天中時出闈門此時想有定局也

簡鄭大司寇玄嶽

石麒局蹐後與樸菴李光祿交時得聞老先生起居及時可兄至又知近來詩筆更長酒盃更大斯與得與時消息之義也大抵賢人志士直不容時忠難悟主發憤時事哭則近誕泣則似憐往往以其流連愛國之懷寄之詩囊酒瓢之内老先生無乃是意乎近來時事益不可言已庚之際回覩丁戊殆有甚矣大畧近名者死近直者誅寶慈石齋諸兄譏誠不知其所底十月繁霜我心憂傷寧獨爲此二兄耶葢天下惟四維不張而後紀綱法度隨之昔烏程之驅茂苑也貴業澤而賤忠諫天下運不知有廉恥武陵之驅漳浦也薄孺慕而重仕進天下遂不知有孝弟緝緝編編植黨樹權以欺一人其一人豈有賴焉若二三子生死利害又似非所計也坤稱括囊詩戒屬垣麒將歸掃先人之敝廬與樵豎牧兒終矣特以强　壓境未敢乞身其他種種書不敢悉

復事大司馬懋明

魯山人春明跪讀訓言兼拜明賜麒何以得勤勤垂注於名公長者耶盟丹沕焦言難形喻纍纍諸大號皆人人所欲言又皆人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至於綢繆戸牖揭置南北起贏醒聵强勢固圉使中外合心盡入擘畫便可百世無南顧憂而惜乎舉者之多乎也消閹盜樹仰藉抨擊　高皇在天之靈實式憑之雖其黨類閃鑠蒙鋼終亦無可奈何　騎逼處穹錦絕我樵蘇餉道關外斗米三兩束芻百錢其何以支蓋向來豕突狼奔志在金帛尚未足慮今似專意蠶食有得寸即寸之勢此大可憂危時也乃　朝廷之

上惟以鉤黨爲事若　寇之罪皆可貫而一二清介忠愛之士必不可貰則麒嘗深思而不解其故北河水不盈咫濟之抵潞者未及十之一然此猶其已徵在道者也今年江南之魚餐江北之蝗蝻何能起饑羸而責之租賦天不雨粟地不產穀即催科之吏可削可殺輪解之民可梃可刃而終不可得其牛車擔負之效則三十餘萬易囂難馭之兵何以待之川竭屢形天變屢告皆繇士氣之鬱所感召誠如明諭也乃今黃解二公又加以黨比杖矣夫黨者因勢位而結附便利而趨者也他不具論即如近日分宜四明諸黨孰非位極人臣聘聰成飾傾動一時者所致若力不足以排倒山嶽氣不足以嘘蒸雲霧其所感動固亦眇矣間或有之則如孔孟與諸弟子爲一黨隱而講道德於鄒魯又如陳竇輩爲一黨激而樹名節於漢末又如洛朔蜀各爲一黨分而爭理學文章於宋葉大抵皆繇時王失政吾道淪蘼故憤爭而成未有神聖之朝教化大行之日敢出此者蓋繇昔日當局諸老見學識勝已之人刻深忌害祖述李斯亡國之言謂黨與成於下主勢孤於上日浸月潰潛移明天子之喜怒故禍烈至此而不知其究且深中之國

家良可痛悼巨奸雖去衣鉢尚在若誤認包承爲疇祉則大夢不醒矣鋏中錚錚庶幾尚有井洌然亦未必久其位者也太夫人春秋高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誠不敢不爲翁臺勸駕但恐　聖人尚欲以豐芑煩翁臺君親之誼兩者並重惟在高明相時自審耳詹道長幾有中之者賴張觀淵侍御稍得救正今大中丞頻稱同志容麒與言之南中臺省掌計繇南太宰容進此其時矣從來未聞以乙榜掌南計者今當如何老先生可密商之否

商上海縣章　名允岳

長安得謂道器聆偉論嚬若金鑑啟瞽矣海民雖疲知不足難噓飫也雖悍知不足難發硎也雖猾且巧知不足難離炳也麒深爲海上慶福星矣然尚有一芻獻欲陳之臺前者則在與郡公祖水乳融耳蓋父臺之左右與夫黠士紳大都欲間父臺於太守而後得行其欲何也離則可日夜挾太守以恐父臺又日夜爲父臺畫策抗太守以市德於父臺如是而太守之疑愈深父臺之附愈摯而若輩谿壑之欲滿矣數年以來海上父母數易事皆日壞中飽日甚而卒不可救藥者弊率坐此去任父母往往不悟此麒之所

大抵旋也蓋方公祖易直子諒人也然楚風亦難化惟願父臺有事即悉心與太守商其或離間之言入即面白之太守使彼此兩心昭明洞達自無不可安其位而行其志麒已草數行於郡公祖令其推赤以待而又願父臺深自固結相與以有成也新廣文唐兄雖産若溪志節挺然地方有事亦可與議者

答張訒叟 名元始

手批再至兼拜大揭知翁臺之軫[illegible]乃所以深心爲國計也今年東南精髓皆是小[illegible]血液目擊心傷自當食不下咽而乃或欲驅而委之盜賊之手或欲輓而重其陸運之煩但愛自己功名不顧窮民性命國家亦何賴有此臣哉畿南大盜千萬成羣不復自諱一爲盜賊揚揚得計欲爲良民慘慘不保如此世界不寒而慄若不就國於德恐在五郡不過盡數百家之軀命而在國家亦何以支無窮之供應也翁臺大號力爭眞能不負開任矣河漕相齮實出不意而爲漕解嘲者順謂翁臺袒河故漕不能平弟以爲不必然之事故前舉以相質風聞之語不足置懷也

與崑山令

蒼頭至傳台旌於九月朔車指北歷兩月尚未聞鸞音得非於許後始發駕乎自長安迤南靡民不盜靡地不盜其間紳士或出入鄉城十餘里之內必飭刀劍連車騎而後敢行其長吏有土之官各若巨敵壓境土三門啓一稍通往來如此光景而要路籌固者又爭以聚歛之說進將來江南恐又爲齊豫之續
皇上法令愈峻厰衛緝事愈繁臣子救過不暇相知同譜之侶相見一揖之外不敢及私台駕入國門當自知之也錫餘太史亦與不肖跂望驊珂至時面磬茲不多及

答范質公

陽阨於九陰阨於六當此之時君子小人同歸於盡但小人不難殺人以求媚說遇以求售其氣稍旺其盡稍遲耳究竟千載之後君子有餘芳小人有餘穢故智者不以彼易此韓城去國百醜俱露猶復哼哼吠我寶慈詆排門戶挑怒　皇上雖其脏狀先發自內度亦無可誰何而其毒亦太甚矣至於力持起廢則又不獨韓城此前麒所謂君子小人同歸於盡者也老先生棲遲白門瘖瘵　高皇自是大臣飯不忘君之誼然剝復未期幸善珍重以待良時如麒多病

蚤衰則前所以老疾去者實出本懷懇推疇昔無相忘也

與川撫廖鍾奎 名大亨

昔晤年臺於半山雨花之間覺清風偪人夷然物外繼又晤於石城門外又覺有中流擊楫攬轡澄清之志今　廟議以獻寇闌人蠶叢望帝之部借重督師龕定聞又仗鉞秉髦麾嘒大將如呼小兒修李西川節度之政而光大之蓋參井之區崇山峻嶺勺連層疊寇竄其中如獸走穽如魚麗網若使秦出銳師遏其西逃楚出銳師遏其南奔老年臺大發蜀卒居中撲勦此亦發阱舉罻起網打魚之日也不然舍土著之精銳用觀望之客兵寇未就擒而蜀先受困萬一乘民心之離違羌僰之衆棄命借一亦危事也蓋古之善用兵者貴在勝敵而我不傷故尚拙速不尚巧遲以遲必老師匱財我力大敝餉窮民二而變生不測故也今天下大患正在此病年翁明而熟於討知必有以辦此矣江安繆令乃西溪太史公兒大有父風孔明渡瀘深入不毛拊大筮仕竟得此地想見其若然此兒爲弟筆硯交知之甚深風流縕籍必能與諸生橫經講業鑾酉遒散不滅當時何魏幸老年

臺剪拂振濯之亦敝鄉諸名公所祀求者也遵禁不敢以近事奉聞惟以努力加餐爲祝

答孝廉錢去非

蜺竊烏伏霧慘雲昏亦復何心絓繆滯組弟黜幽不遂當更思題目耳長安惶惶以尺牘爲諱厲題忽至驚喜過望每恨討借之際不得快聚今想念徒切無從縮地老師相新禧川至中外倘賴仁臺依依子舍三公不易甚羨甚羨暨陽民變殺一長吏果有之乎恐此風一倡江南自此多事齊魯秦豫諸省與畿南一帶莫不父殺其子夫殺其妻以飽一餐甚有妻子

欣然含笑就砧几者以爲生不如死悲恨之極反爲啼笑莫大異事此乃齊諧稗記所未聞也

與司李文燈巖 名德翼 辛巳

無源之水一瀉即達遠亦不必其入海潢洿川渠隨方所到而止焉若夫源泉混混盤礴紆廻歷焦觸石或春或簸或撼或硤而後得達達亦不至於海不止也昔之謠詠固老公祖春簸撼硤時乎今舉朝想望經綸大手出主天下事鳳鳥之飛據梧集水舍此固無可以位置矣李謙菴父母壓於家冡自是敝邑欠事考選之期當亦不遠瞻望旌棨實勞我心

與守道曾銘我 名 棟

海內之聞老公祖與二雲公祖如天之有斗漢地之有春華也治麒雖未登龍執贄其私儀固已久矣邇者小草春明得定交於長公知太丘之有元方復盟誼於公孫知密國之有子固譬之探玉玄圃無非夜光採羽丹山無非鳳彩今又得麗覆幬之下晞寒谷以春陽潤流金以湛露何幸會之有厚幸而麒幸之猶厚也去歲茗浸稽天傷桑及稼小民室廬如鷗鳧跕跕水中催科撫字兩難爲功想老公祖心獨苦矣五湖之間爲盜淵藪誠恐乘機嘯聚貽憂滋大分別奸良設法拒衛威撫並行非者公祖其孰能之小民蚩蚩皆思蠢動暨陽之變豈可嘗試制亂未形仰須老公祖與宋公祖熟計之也

與唐損占

陽羨之出吾鄉彈冠者多矣爲不負所學之徽與乎酣歌選伎之萊公乎與府浮沉之禹光乎翁臺素操人倫之鑒知必有以目之矣雖邑已沉名籓何在俛仰中原總堪涕淚而全軀保妻子之臣並不敢一言及此排擠之心愈明固位之計百出國是其何賴焉孝廉盛言翁臺治歸彌兵變於不見聞之中繆戶牖

於未陰雨之際俾百姓堵安饑荒有藉羨甚羨甚儕南司成一二弗率之僕聞翁臺威克厥愛所以保全世族者甚大孝廉感不啻口但恐人情不知台意遂有乘機倍償者尚祈即以陽春嘘護之郵筒之便草草佈候不盡瞻遡

與粤撫沈雲升 名猶龍

閒閒欄跦忽忽三載閒家自禁交際而伍百之徒相與梯高弋深聲鏵蹋羽於是密友心交動色以片紙隻字爲戒即歸誠翁臺如麟者亦祗付之臨風一遡而已救時甘雨濟川巨檝舍明公其誰乃未發帝夢

而借重日南時事可知雖然禮失而求之野烏言卉服之鄉蛋處穴居之衆其父子相聚兄弟相愛夫婦相守或猶有先王之遺訓存焉不若帝京一城之外即已膾人肝而食之齊晉趙魏中原文物之邦家庭骨肉惟饞噬是求日夜磨刀霍霍相向人妖鬼怪一至於是想翁臺似亦不欲以日南易日下也敝房師李宗伯小灣淸風介氣猶在香山而兼併之家遂力覬其敝甽祭田不奪不饜蓋其長兄頗淸狂不惠其次兄奇秀恂恂能讀父書靑箱中之賢者柳直指能悉其家事翁臺試一訪之知麒言不妄敝同年劉中

丞蓼生爲法受過蜀中諸公大爲頌冤今　聖主德音已霈嶺外而巽風解雨猶必假手於風伯雨師或減或釋不能不仰望翁臺冀公祖恐生沆掌科蒼嶼皆蓼兄門人言之甚懇敢附以聞其顚末具兩賢跡覼中也

與李懋明

子孫方祟而高堂忽謝亦人生之至痛也然麒竊念之太公祖春秋不可謂不高老先生祿養不可謂不久位膺八命而居子舍者垂十年體備盛德而終孺慕者如一日不可謂不尊且榮則老公祖仍不當以毁瘠爲孝而以資事爲孝也輦盜鼎沸二京之間幾成蟬斷比聞老公祖居艱之日已在旌于西指之時一瓣唁香無從遠致遷延至今有撫膺自失已耳金陵旺氣猶昔而佳麗已銷保本固元要在愛養鎭靜向賴老公祖棣幄徹桑未雨民困用瘳今聞饑民相聚公然爲盜於城郭內外此胡可不亟講究治之策耶乃豎儒小生闇於大計倡爲龍脉之說欲於禁地之外又設禁地致　皇上軫焉思慕慮有傷殘特遣二三重臣經理其事若使占望風氣之臣曲意揣合恐江南又生一事又多一番盜賊矣古人言天象必

徵人事地理必先修德蓋以冥冥者不足憑而明明者有可據也昔翼奉以地氣聚二三百年必散故欲漢遷雒不知五矦鼎盛之時即遷國欲不代得乎昔老公祖曾有答陳掌科疏知之必詳今似宜開陳曉諸奉使者勿宜大有誅鋤也麒遭時多故向未乞身今病體日增不能更僕僕京塵間矣茲因徐官端之便徵附片香獻之靈几併祈爲道節哀自玉

與操院楊忠吾 名本旦

離邊逾年德音孔穆令人卿思無斁春間計事和而不濫嚴而不苛非仗定力主持惡能不爲崑崗之炎

乎流土並倡周南時犖每讀大疏想見憂勞獻闕分
合華左去來變幻莫測顧彼着着居先我着着後應
西則尾之西東則尾之東如烏逐蒼鷹即倖落一毛
於鷹何損而益迅其摩霄之勢搏空一拳百烏俱碎
此武陵之所以老師匱財卒無成功也　廟算不察
錄其微勤將後來者株守成局不知變更悠悠西南
一壁何時底定乎長江天塹設防爲易而留都五方
雜處民心思亂千百奸細涸入擔夫販豎中躧緝甚
難保甲之法向見行之秪成畫餅今未知涇渭確然
何似豊芑長城惟老公祖未雨徹桑也江東馬戶向

稱繁苦大抵驛官驛吏蠹最難言麟待罪應府稍爲
釐剔今未審前法尚有存否祈老公祖加意焉朱弁
之翰向隸麾下麟久處白門習知其能潔己撫軍忠
誠可用今倖久似宜量移若尚執鞭鈐轄之下幸老
公祖拭目之新來坊官呂仲士向在勛寺爲麟屬吏
硜硜有守韻不適俗者乃南太宰鄭玄岳肺腑親當
其爲諸生時寢食必共故其行事具有老成人典刑
官雖卑志氣遒上老公祖識之於牝牡驪黃之外何
乎臨楮不勝依戀

與葉侍御潤山名廷秀

南中亦聞武陵自裁乎傳之此地[illegible]有人親見
麟不敢信謂凡人臣任事不[illegible]
義憤塡胸不然即其抱慙難數[illegible]
法懼見獄吏而武陵一無忌憚小人耳[illegible]
羅杞國危主辱猶傲然肆爲之後雖被黜然帝念之
不衰杞亦自謂上必用我奸臣事主其精神轃理之
間加孟水方圓揣摩纖悉必中故能半天下之人以
爲已官半天下之財以爲已用不謂武陵死於畫船
簫鼓之中歌童舞女之乎而謂武陵投環仰鴆是以
庸人待武陵而不以奸人待武陵也時長安中頗疑

麟言而不虞年臺又採所聞以告奉　旨回奏似不
得不出引罪一着矣聞南中有一老穢德甚彰搜括
郡縣羔贊殊苦有至四五百金一人者惟一署篆清
司理抗而得免柱後惠文可一策之乎若年臺又當
於回奏奉　旨之後申斧鉞也新來南城坊官呂仲
士麟勛寺屬吏乃鄭玄翁大司寇葭莩其人亦卓爾
不羣耿介自許仰祈老年臺破格禮之新僉堂故有
梓誼待以單行即其品行不見外於有道可知也幸
留念焉

答督師豫撫高

側辱鴻勳兼誦大疏聚米形山畫灰籌箸方斯非擬議爾小醜知在目中久矣緬惟國家十年以前全盛猶昔一旦虔劉徵重民窮盗起狐嗥豨突遂滿天地親藩之膏衅刃郡縣之血丹草山飛水立晝慘雲昏今聞曹獻諸賊合力窺汴此殆天奪其鬼一舉殲滅之時也粉夏豆於牛口葬齊墓於虎谷雪恥除兇蕩氛滌薉微台臺誰望焉前事之失後事之師賊勢猖狂實繇姑䘏漢賊韓忠求降諸將欲聽朱儁不許謂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至哉斯言足爲今鏡蓋土賊尚可誅渠流賊無俾遺種兵貴神速不在巧遲近聞眞流西騎不及萬人其餘脅從千萬何益使我兵威已彰大勢已定分別流土首從傳檄解散必有應者書常銘釜承家開國正明公今日事也顒望努力遥聯需雲可勝翔抃

與銓部

昨蒙老年臺驕珂特賁而將廢之人班役先逝僅一野備守關慢不即傳遂蒙題午已而聞之自嘆何相須殷而相遇疎也鄙意决歸業不再計前托舍親王三山選部附聞左右過老年臺聞之飫矣然恐人情

以先全爲德餽羽爲背則又未審於時勢之各有所嚮意見之各有附至也蓋弟自五月廿三日忽中薄寒歸而註籍草疏乞身意甚切至不獲賜允正擬再告期於必得而　嚴旨已下時弟即舉手加額謂天將玉成麒之歸志而爲部分遣也此時即宜引罪求去而以一身之去小貽衙門後日之累大故不得不別白是非與　皇上一言爲衙門也爲職掌也非爲身圖也及是非已明弟固可以奉身求退矣況揣時度勢不得不去約有四端弟從幼善病寄命藥裹風興夜寐全恃此物北地既鮮明醫又艱良藥三載以來刀圭罔效神氣薾然鬚髮枯盡一爲饑餓勞倦所乘便數日作惡此憂在性命者一也初弟北來棄産千金會至清店經用三年支費畧盡邇者樞部藉口外解柴直脅然家鄉又遇饑荒穿眸信斷數口何辜乃嗷嗷同盡此憂在饑寒者二也又紀法漸夷民奸斯甚封事半出輿儓發弊大都訛棍衷藏兇禍而言孝言忠志在誆欺而憂民憂國如何光顯侍戍而瀆奏無厭楊一新赦歸而僞心揑奏皆因弟執持到底告訐長此安窮保無有以弓蛇生市中之虎而猘犬爲朝陽之鳳乎此憂在職掌者三也又弟昔年嘗葬

無力歸地爲形家所誅因就瘞簡自葬以來麒殤三子兒殤一侄至於舍弟毫不生育近日伯仲飛書入都歸咎葬課去春巨浸稽天墓崩數尺因思遷改未敢修築麒曉夜哀疚有同暴露此憂在心腹者四也凡此四者皆足殺人年翁春風一判去弟四死子弟四生麒之德之何殊覆載且又足以肅考功之體而不破敝衙門王施兩賢之例於年翁何愛焉仰祈賜俞

與錢牧齋

易稱下巽上止爲蠱大往小來爲否今下習於巽而大恬於往此何時乎河竭澤枯地空民髡樵殺之象已徧率土江南一隅豈能獨完前見撫報吾鄉災疫不減北地哀此流鴻何堪窮索江南一盡國家何恃以資尾閭之漑計部月費犒士之金一百四十萬而本色不與焉又當民鮮孑遺野無青草之日循此不變即不必澤號關窺智者束手譬如人身膏液既盡萎髡隨之何必風寒瘍毒能傷人也宋時青苗諸法騷動天下而民生物價未至斯極故溫公尚得起而收拾聿成元祐之政君實閒居洛中垂十有五年仰觀俯察夜以繼日故愚夫愚婦皆知爲司馬相公今

老先生負奇醞粹徘徊林石亦有年矣數雖未適時則已可麒等仰望之心益深切矣實慈已墮虎口靜而得脫把上雖經摧催動而致危吉凶悔吝之生固甚微也湖臬發音逢人輒禍察時春勢亦惟動者攖之小兒翩翩如鶯飛蛺蝶應募爲使粉鈞應謝雷亦不遠元衮秉軸定自有一番作用二東鼎足不可與衡覃國刑政之大雖出　皇上親裁然輕重徐疾大率皆繇政府第未識元衮意向何屬耳近日揆地如水毋無蝦票擬不一三言之外頗多剌違此亦首揆致主得人之二資也

與嘉湖道張來初　名一如

不腆澤鄉得君名碩而敝禾又微隸餅析之下何早幸也禾俗素駒其君子挾策讀書小人蒔雲耕雨而已乃邇者人地俱災粟金並死四方冠盜饑體相尋貿遷有無之商不以時至凡方空霧縠布縷絲枲之價太賤而米獨湧民遂易失其業而輕視其生城邑之內白晝行劫郊關之外露刃相向此殆未可以例仁講讓治也麒自驕竹以來見方畧沉毅識度弘遠無如蔡雲怡公祖擒渠剔蠹而敝禾以安若簽氣短節雷厲風行則近日宋先之公祖亦有可觀盖均準

年輪行之須有其漸而禁奸戢奪立刻可見成效此漢室趙張之功不下杜召亂國用重典此麒敢爲老公祖進一籌也若夫講求散歛之法斟酌救荒之策預弭亂源自在老公祖董率郡縣而設誠行之耳敝土之舟皆舴艋擔石不堪運米况崇德蕞爾小邑令忽遠治民恐張皇且緹騎入境不知何等䛕張似又增老公祖一番防戢也

答倪司理伯屏

理官之職內同司寇明刑以弼邦敎外同廉按察貪以肅吏治任綦重也遠來往往以長厚藏拙前有讒

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國家其何賴焉聞明公一朝蒞厥大憝若承蜩然强力不能奪巧說不能關此亦天下之至勇矣三代之直具在人心不以晩近有所汨沒本體光明洞達毫無夾雜即甚耿介絕俗矯衆興謗然一人不諒而衆人諒之一時不諒而後日諒之大廷廣衆不諒而幽獨諒之着進賢者不諒而愚夫愚婦諒之此君子可以獨立不懼明公毋慊慊於睽孤也自西北不講水利三吳遂爲天下奧區倚重之勢建國已然今更滋甚物偏重則墜舟偏重則覆今當易墜易覆之時也近聞饑疫不減北地人心惶惶朝不及夕而徭賦益繁驛騷無已地方得無有變會豫故事恐亦不遠平日講求救荒之法銷弭變亂之萌藉明公與兩臺借箸籌之長安緝人如棘閘較役徂過者而捘之一獲片紙隻字便爲奇貨報滿之使幸其愼之麒緇衣念切即秦晉豫楚之間一聞賢者輒欣然神往况東家丘乎馬武進何日出頭念之念之

答曹大行秋岳

玉山西邁瞻望靡及令人黯然盍不獨淸風朗月時矣昔卯還節春以爲期今梧凋金井露老芙蓉秋氣

又漸高矣望而不見搔首踟躕願早叱馭狎主齊盟以快老眼也孺老若譜新轉吾鄉銓席已定第聞此地甚難躧足不若掖垣青鏁之間賢者得展其驥足耳繞侯旌玉北貢時面相商確機緣全在　至尊不繇外人摸擬翁臺自知之審也三復大刻不勝泚顙容日泥首

與章吏垣格菴 名正宸

記得別時桐葉未隕今井梧謖謖隕矣王事靡盬想見憂勞捧讀手批知四方雕敝之狀不勝酸鼻田里之出有限閭尾之泄無窮况蝗又赤地疫復殺人兩

賜卯時已無有操錢鏄而挾耜耒則鋤雲耨雨者更
安所賴以供咄嗟之呼乎恐翁臺所謂啼笑俱難尚
未甚也諸君子日望翁臺早來主張國是梓老一到
望即叱馭使吾儕有所依歸惓切惓切聞貴座師元
衮在途久矣尚未見第二疏至均切雲霓　皇上耳
目甚遠嚴絕餽遺是第一義想翁臺門墻誼重必甚
關切敢因便佈之銓局俟台駕到日主持麒未敢輕
開一喙也摯迎在即不盡覼縷

與弟漢水

一餓江之南一餓江之北不意含鼓之世一變至此

可嘆可嘆不佞在京戶兵兩部藉口外解薪俸不給
去年助賑助餉今又議助馬矣所以長安諸公貪者
陽設陰施清者噓風吸露將來不知何所底止舉國
昏昏是非莫定法紀盡弛人人可以卸罪又人人可
以坐罪從觀史冊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家鄉大饑諒
有米之家自當竭賑隨緣度日是儒者本等動不如
靜明者自曉

與錢機山

勝事亂其營衛饑寒煎其形骸而一身之內一日之
間皆爲愁府是以不及仰候姑翁猥蒙垂問儼然責

之不自知惶恐失措也去年麒待罪勳寺見小民歲
吸已盡而一寺遂爲計部所乾沒者歲二三萬皆有
支無抵有用無錦者是以畧一點破俾司農警醒得
與司官清理而不意適觸其怒又以饑民相食天慘
地昏舉朝食不下咽之時元宵一宴雖所費不過千
金甚非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之理故又於申飭疏中
稍稍點破祈寢一應無益之費不意又觸揆地之怒
迨今六月二難併發而麒遂以絕不相涉之事受戶
部之搆奉　旨議處此固非麒所苦也只是職掌不
分法守日壞於國體有傷耳京坻之糧僅支三月邊

軍壓餉有至一年者去歲守淶之餽尚有未下消口
浮沙之積漸成丘陵今歲之漕未必抵潞即使半抵
已有朝不謀夕之慮況不能及半其何以支此其爲
患又不必窺錦之[illegible]日競中原之盜難彌也方公祖
無[illegible]被誣[illegible]天不出自王中翰口供將來恐難昭雪赦
事在外者應從外題獨恐未必即允麒與同鄉諸相
知商之似遵新例援納爲便惟姑翁酌之

答姚漢臣

昔日與翁兄聯艦入春明時弟方草廬初出仗庇乘
傳郵亭之供若流牙潵之聲無旦一時輶軒氣象尚

有可觀今諸大僚驅馳南北莫非王事而朝策蹇驢暮宿村肆涔涔牛衣之涕何異豬衣一囚且丁奴稍肥又爲噉人賊所涎間擷一二去莫可譏何後先十餘年間咄咄怪事一至於此能不寒心今翁臺暫息塵勞栖遲泉石蘭菊盈畦菱荷滿沼暮乘一葉之航醉邀兩湖之月何必餌丹辟穀始號神僊顧不畏老徐生妬耶行樂之際何忽念及天外苦人裁詩酌斝負戴何任然王光映人芳風被體則又可炤我檢形解其欝結矣

答總督傅括蒼 名宗龍

石麒每觀國朝名臣從摧折困頓中崛然建崇竑閎鐘鼎者無慮數十輩大抵得之天者剛毅沉雄之氣獨厚嶽嶽而不可撓成之學問者憂危根本之計又深復淵淵而不可解是以寧直無隨寧孤無偶寧犯攖鱗之忌無爲射覆之迎也老公祖陛見數語灼攄蟄附丘之非捋厚下安宅之議使以此意講求力行則兵以精當多餉以實當廣民不重困西力可嘗繼國初之盛何難遽復不意　聖明未咎漸致釜鬵堨東南之物力供西北之戰士僵殣載道流離敝野雖有欲求之驁吏督責之峻術勢難起已死之寃操春

棘邦又難責不耕之土長稼流粟物價日騰人心日渙即不必窺關號澤而識者已策其坐困幸雷雨既解長子帥師控秦邊之牧圉爲楚豫之犄角除凶雪恥此其時矣麒素在教養之下能不拭目以望捷音之至耶夫流賊有情有形形則偵探之所及情則神明之自知孫子所謂較之以計而索者也向觀閣部用師但知其形未知其情故彼着着居先我着着居後勝負存亡之機所爭不多只在一着先手耳今聞曹獻出入盧氏意窺潼關道路之言皆謂諸賊家在三秦其情未嘗須臾忘此不識果有之乎若果未嘗須臾忘秦似不必止從潼關一路入也策其必入之路設伏乘險可以盡殲天或將假乎老公祖以成大勳乎欽佇欽佇努力努力

答甘肅撫臺呂儼若 名大器

石麒初讀大疏得翁臺之神及在白門覲翁臺之面自茲以往惟寐不忘已而銓曹行汰政籔颶忽相及謂是咄咄怪事胸次僻錯不理煩寃久之今而始知翁臺固當以事功顯也麒老矣每恨無拳無勇不能豎尺寸以報國家致朝廷疑進賢一冠僅如軒鶴銅駝紛餙太平之具無益於用遂至不得與永巷閽豎

兜牟徤兒比其注眷不知此輩得則鴟張失則鼠竄驕縱習慣而運掉不靈線索通神而蔽蒙易起此用師十四年卒無成功也向使如于馬王楊輩決策帳中宣威閫外儒效大彰即　聖意自轉亦何至朝趨形陛夕泣圜扉搶地受辱者比比乎今幸翁臺慷慨自負純忠無二出其餘緒自可犁庭掃穴一洗吾儒之恥然後入贊密勿如楊石淙故事美哉洋洋石麒羨之台號至即如諭小封密進葢敝衙門從來督撫之疏關係軍機者無不朝至朝上夕至夕上又不獨尊疏然矣迫速功令不敢馳賀臨池主臣

與乾若名律時

春明一別遂不獲一問雲鴻然網羅亦密鴻亦翔覶而不敢下也今東省已漸爲盜藪青萊之間似稍寧謐可爲乾若賀民能無逋賦否城市有葢藏之家否風俗醇厚否士子能敦詩書說禮樂否有偉丈夫談兵說劍足任干城者否有閒田可興屯開種者否有水利可問者否凡此數者皆爲治之資也乾若可以一二相聞於麒乎董子相膠西使驕王遽折節公才不下仲舒知無難變膠俗矣牟州半剌李霞舉兒麒老友也其學識是麒以上人乾若知之必願納交不以資格棄之者牟守爲貴同里與之作合俾水乳和乾若能愛九鼎乎

答按臺宗夌霄名敦一

仰占執法東望霱雲知驄珂豸繡照我三吳矣國家以江南爲不盡之藏天下以江南爲神僊之國老公祖今覶江南爲何如哉葢江南之民力作勤動勞苦甲天下其衣食之源率十分計之耕鑿十之四貿易十之三機杼十之三自旱蝗爲祟蒔種不時而火耕水耨之家大抵拋鎹鎛而泣矣自盜賊蠭起商賈道梗而餐風宿露之家大抵持子母而泣矣自標布不行工食騰湧而緯霜織月之家大抵操杼軸而泣矣故今之江南特未流亡之齊豫未燔刦之秦楚耳太倉之儲不足五月而待食之衆十倍昔時請鐲請賑必不可得老公祖將操何道以濟之况赤地千里田不産粟漕何所供勢必重價而買之他境故今歲一石漕即平歲之四石也回空凍阻漕期已失勢必權宜而講民運國家每漕費四石粟而致一石是今歲一石漕又平歲之十六石也如是而民安得不死法安得不窮漕安得不更運乎似不能不費老公祖丙夜之思也敝松方禹修公祖近日名太守也有其守

者未必有其才有其才者未必有其膽有其膽者未必有其恬十四年恩斯勤斯之賢公祖一旦爲澆薄孝廉所誣蟣有人心者靡不欲恨次骨中丞王老公祖慨然救援於雷霆震怒之下長安咄咄難之今雖提究法如是耳 聖明未必不有轉動麒鄉士民必有匍匐求救於栢臺之前者老公祖能抗疏一言爲賢守辯誣枉乎亦千秋盛事也石麒跂足竢之仰承批示率述鄙懷不莊不備總恃涵茹

答南臺葉潤山

東省盜氛南北幾成蟬斷重釁至者惟一二封事賚

奏人耳良可浩歎拜大教始知武陵投繯見在塘報台號指點如畫甚服甚服闗門之事漸難收拾洪督師僅餘三月糧困於松山錦州稍倍之使師武臣效力不難援之以出而邊帥惟職方是聽必欲殺督師而後已 皇上雖極力焦勞而悍弁罔顧中樞內璫交結爲利別有肺腸奈之何哉恐南中風聞遂謂督師已斃其實不然首揆初至遂得考選亦一時快事鄉紳捐助先發其端於官運官運不便改而之捐助亦是政府苦心若南中不諒以爲迎合則殊非 廟議本議矣第恐盡捐助之力而漕限竟未能至則爲

憂方大耳念翁啟事出自 皇上不繇外廷推轂亦是太平朕兆第今日時勢當以經濟救議論之窮不當以建白開枘鑿之漸是所切望於念翁者也年翁以爲然否草草奉覆言不盡意

答馮留仙　壬午

今天下屈指名節度首舉老公祖次即蔡怡老公祖呂東老中丞耳然津門較二鎮更難葢二鎮以詰戎爲主材官佽飛可選而用坐作止齊可練而習若津門以轉輸爲主非點金雨粟不能勝任愉快焉毎讀大疏爲之躊躕故知其難於二鎮昔李萍老欲以許

下褰䄇之法行之近畿使其說果行三年而後必有可觀惜乎中格得非河南南陽不可問耶 天子明聖求治之念捷如轉圜若使二三大臣提出本心用人行政盡從國家起見從頭做起未必不可爲而無奈學問偏駁肝腸夾雜欲望治平邈若河漢大江以南荒疫不減齊豫兼督催無法人心騷動有田者無肯輸之佃戶輪役者無就比之糧解何必流氛虜氛足亂人國萬一漕艘不前闗呼莫應恐又不能不動老公祖丙夜之思矣封事之至自不敢稽未有夙在氣誼之中久居昊覆而漠然不相闗切者麒以人耆

善病有遲仰答揀案勅狀不及莊啓疏節之罪伏望
原之春氣漸佳百祿自至臨風不能鳴賀萬一惟有
額手遥頌已耳

答佟廣成

屢蒙高誼感愧奚勝年翁解卷太遲江右之未釋憾
者每欲借端幸垣人已出如水母無蝦不能作大波
浪耳鄉袞一至 聖政日新而瑞雪時飄劇氣折首
天時人事亦每應之第國計太窘民困未紓尚歷識
者之慮復社一案前商等老以雜職處二張以調用
處同理韓城又從而甚之 皇上終疑而不下及今

年正月德清把持之疏屢聞 皇上遂併韓城票擬
發下改票始知 聖衷久若觀火矣可恨天如遽先
朝露耳近日所可慮者惟是三案未當 聖心初擬
發改將來不知如何益選侍曾撫 聖躬似將加禮
深恨當時跟蹌移宮之失然 聖意原平未嘗加罪
主移之臣秖以外臣不知內事妄意揣疑則順成刪
改原諭未始不可萬一相激恐又開釜鬵之形耳兩
府解卷尚未至禮部意不欲考核弟謂年翁三載苦
心勁節不考核不足以彰百年未有之學政王崑老
亦深以弟言爲然第大宗伯旦暮將至後至者不在

崑兄之手未免動止繇人不得如意銘刻之懷何時
已耶餘容另布

答錢牧齋

大疏至即馳晤元公元公訢然趨上今部覆已及起
用矣初與孺老言孺老遂力任昭雪緝老似猶慎重
已而司擬看語皆不用獨自位置數語極力表章則
元公力也世道清明老先生宜速出而圖吾君不然
烏散魚爛其何艾焉松杏既去寧遠復在虎吻 虜
積强我處積弱加以蓊倂不備脫巾屢聞中樞無人
甘心賣國天下事尚忍言哉洪永之時兩都並建豐

芑重地青宮叅贊用意深遠今止一重門限萬一圍
人不戒 騎闖入東南一帶乘此劇寇披猖人心震
蕩之日誰有在南收拾離散爲應看者清夜思之徒
有揮涕新考選諸公皆克錚錚自樹間有一二邪魔
爲道似無能爲倪株山首擊德安公疏繼起則其自
賣破綻殆非苛求向非元公力救則早爲韓城之續
矣今付廷議詞義俱嚴九列議中已有情非入議之
可原法非考功所能盡省臺又稍甚是矣將來未知
如何結局亦國家之不幸也麒今年善病日夕思歸
而闖門如此未敢言去惟望老先生出來康濟羣生

侍昵　明聖俾麒輩鞠落無能之人首丘高臥歌詠
皇風實至樂事想亦可跂足而需矣使回草草拜復
不盡欲言

與同門吳磊齋

元輔還國稍稍以鳳麟易豺虎矣然賢者有用壯之
意小人深聚族之謀勝負之數正未定也二三同志
於是思得年兄入主大事方可兢綵合節舉措咸宜
又恐棲隱之志堅不可拔及去夏沈石城兄至知年
兄放歌湖上狎魚馭鳥為樂弟思人生止此情耳有
不忘情魚鳥者反忘情君父哉格老於是謀所以出

年兄者即見啟事蓋以秋間資次當晉清卿故補年
兄以自代也乞於聞命之日即便叱馭萬勿躭延至
祝至禱明日計事關係甚大曉夜望台駕之至吾輩
有同心也餘不多及伏楮翹切

答張湛虛司馬 名鏡心

視膳問寢父母欲得之於子者子亦欲致之於父母
而往往隳思雲之涕羨愛日之誠者迫於勢而有大
不得已於其間也老年翁遭逢　明聖扶掖南歸古
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此志可遂矣雖然舞衣絕
褓皆盛德事天下多故須人甚急安石雖戀東山東

山自不能留安石也茲者既卜之役庭推至二十四
人而　聖意嗛嗛若更謀之山澤望之夢求者豈非
以老年翁未還朝故　至尊遂無處下筆耶大疏淋
漓似有終焉之志然非麒輩之所望於老年翁者幸
弘居洛之義以慰朝野之思天下幸甚冗次草拗附
覆

答應撫黃又生 名希憲

宦運之說幾騷江南徽老公祖弗克底定其所以騷
江南者謂議之弗定而謀之弗豫也又在籍見地方
之苦而不知國家之急在朝見國儲之困而不見桑

梓之窮是以意見恒相畸而議愈以紛謀愈以緩今
年漕已愆期似必凍阻則宦運之說其何可止必得
乘秋月之暇造運艘一半以補回空之缺其費必須
出自冊田按畝而加郡縣復設處以佐其不逮亦一
勞永逸之策也即以敘松言之舊太守積備荒銀六
萬兩米一萬二千石銀皆在庫米皆在廥若借以造
船而徐徵冊派以補之便可得三四百巨艦松事尚
克有賴今不知其銀米尚在否敢陳之以佐老公祖
前籌若海上亡命之雄日哨聚以窺三江長安時亦
有聞又謂其事起於一孝廉招入內地不識果有之

平二東之地烽燧日騰寒舍信使斷絕已半年矣傳聞多譌毎用焦灼近日米價漸平嗚蝎可起皆老公祖至誠格天所賜第所竊聞有因以爲利小民不得盡沾者願老公祖一密察之又敝松役事五年而更此周文襄所立舊制也近聞毎一審即備十年之役而毎致三年輙窮更不知此纍纍空役銷歸何處猶望老公祖一密察之也

答何松石名楷

枚卜力謝而元規塵猶自汚人若當時稍不自揣得禍又不知如何矣邊事尚可爲而內自中樞外至督

撫皆絕不肯講究以至今日翁臺孤掌難鳴隻力難將令人思之徒有嘆息痛恨而已舊宰旣得罪去不佞輩以承問衙門不能抱其罪過及於輕典致　聖明震怒行將與之同波殊負平日期許至愛解維之日另有奏記也

與鄭玄嶽

望老先生旦夕抵國門靜俟半年而錫鸞之聲杳然麒輩安得不搔首躊躕也邇者六君子同日去國自外聞之得無有焚芝鋤蘭之慮不知舊冢頗有蜚語牽省所涉把持　皇上因用人不效力一整頓其實

皆繇臣子自取慎勿以此風聞躑躅不進也盖老先生初以原官召還繼而即晉統均　皇上之知老先生深眷老先生重若猶有所疑畏而不前不幾虛嚮用之心而斷起廢之路乎向來儒效不彰致　聖明有薄待羣臣之意願望老先生出而一洗其辱萬勿悠忽居諸坐失大有爲之　聖主也閣臺諫之彈文而下罪樞於理見殺良之斜墨而擒中貴於陛如此舉動　高皇　成祖之爲也老先生有何觀望而遲疑不至乎國家多事雖在江湖不忘廊廟此老先生平日所自負也若不用則誘之人主用之而高立擧

價此近來賢者之病知老先生薄之而不爲矣如未就道乞即叱馭而前如已就道即於中途具辭謝疏一面遄發大計將到早手料理銓務以慰　皇上宵旰側席之思是麒之所望於老先生者也真切真切冗次拜草不知所云

與祁世培

老公祖家食十餘年矣曉猿夜鶴聽足壓餘刻月鏤雲吟窮酒後可謂極人世之適然於卹緯之誼何居焉向猶可曰温薛接踵媒孽善類黨禍將起明哲保身計宜出此今則　聖主賦招隱之章元臣弘集思

之度鋒車之召蒲輪之求貴相望於道路此豈老公祖枕流漱石時乎時事孔艱吏治日壞於急流中着一篙非老公祖誰望焉麒待罪署院因衆正之所歸借大典以入　告星言夙駕寤寐望焉　皇上神明天縱可大有爲若覬情蕙帳流戀菂房惟知寢土之安不顧國家之急甚非所望於老公祖且謂君子之托名養高忘情君父者　皇上將有大罰屢形諭旨決非虛譚則濡滯不前又不能不爲老公祖懼計期已迫君召不駕仰祈卽日叱馭以慰輿情臨啓不勝

瞻注

與錢牧齋

石麒久客不腆先人一抔之墓五年不詹於玆矣荷老先生閔其不祀趣苑監而爲之經營但塊然六尺不能如老侯羸其何以報汴城十日雨濁河曲注沉竈產蛙周藩與撫公從城頭上浮舟北渡見之幕府之報而說者又謂爲闖賊所灌舉國疑信有若占夢夫果爲寇乘則當明大法果係災異則當詔修省而朝議反忻忻若謂有天幸者則麒所未解也關外之事微聞日本將大舉入高麗　亦震鄰未敢蠢動或者奸細爲　揚言弛我中國備若夫澆酒之盟鑑刀

之誓則彼書甚慢殆必不肯受中國餌也十五年以來　皇上宵旰憂惕修具儲兵以保旦夕無事者一壞於武陵再壞於渝州而狐媚以欺上漁賄以獵下外撤籓籬內喪軍實其貽禍無窮有不專在二籓九十一城也　皇上因言路之糾痛封疆之壞舉而付之司寇揆地以國家三百年來未有寇騎不薄城下而遽戮中樞者其言固甚確而通　之弊亦實本此往年武陵馳間使嗾　南犯不繇京路遂得逃法此入臣受通　之效而　皇上受屈辱之實也是以穢樞　皇上初亦許待以不死及爰書上而赫然震怒

立赴西市諸輔臣遂噤噤焉并研則日夜思爲渝州報復天下事尚可爲哉麒之歸志固不待決於今日然至今而又不得不翻然有增嫩之懼懷色舉之思也若　皇上寤寐求賢惟恐一人歎息衡門而在下者承之不勇應之不實奈何陳益老以司空起殊非麒念所及第君子之於人國原不擇地而蹈同志相望甚切頻老先生卽爲勸駕稼老以前疏稍有犯手故未卽覆想亦不能久待也

與范質公

撓讀手批恍如面覿緬地無術不禁心飛邦禁一廓

豈足爲老先生之轍亦欲如玄翁故事縣秋憲而統
均耳禪悅正以慈憫陸沉藥方正以再生枯骨老先
生之所嗛嗛逡巡者正是麒輩之所不能及也進禮
退義雖曰家法而召不俟駕獨非臣義乎劉念老將
入春明鄭玄翁行次河間背轔轔車馬聲滿耳長安
矣老先生可夷猶故里獨後諸老乎張蓬玄　陛見
時微有扞格亦縣　皇上貞其久近畿輔次且不進
遂疑觀望情深感恩念少諭部察奏今輶軒在邇而
踟蹰不前恐坐而生　聖主之疑矣仰祈速言星駕
早慰帝懷麒實荷甚世道荷甚

答鄭玄嶽

石麒側耳星辰履聲久矣因少宰鄒筒再陳副奏不
覺望之切而詞之亂也乃部役泄泄托言冦氛迍邅
不進少宰大憤欲置之法而曹郎爲請責以力前自
效不知果能如所戒諭否也　皇上之召我堂臺最
早於諸名臣今諸臣且雁行鱗次集輦上獨堂臺未
至屢屢　宸念政府時能述之及捧批示兼詢遽使
知有種玉之慶而旋失掌珍遂損懷抱逡巡月餘始
得脂轄今既叱馭自當星馳以慰　聖懷計期在邇
江南司官爪期未及廷議似欲即以考功昇之吏掌

垣乃吳磊齋也介氣勁骨不減格菴而持重似又勝
之河南道麒署院時已題祁世培而副以鼎道長遂
艮世培若至其風采自可與磊兄頡頏即不至而遂
艮之清孤今靜亦足以襄大典惟堂臺部中選功俱
缺而路廣心聰明妥當可供驅策計事似可無憂所
恨者外吏之貪日甚長安護貪之局亦日新奪貪夫
於小人懷中即强而易奪貪夫於君子懷中即弱而
難而今之善貪者又徃徃投托號爲君子者以爲之
護貪風不止大盜不死是在老先生與省臺虛公熟
計之也其他種種欲言候拜晤時徐布草草奉迓不

勝翹首

答惠大司冦玄澍　名世揚

麒領毛如雪久應歸矣奈求歸之志未諒於素兄又
不諒於鄉衮坐是尚踞踖轅下耳少宰一席屬之炎
老可謂得人劉大中丞終日擬以病告想呼　嵩之
後定作歸計此席若出即以俟老年翁無疑清理一
節悉奉　欽允惟阮張荆三公尚歸獄其他則王吉
士等六人也以大七百人中而未釋僅九人亦不負
老年翁一番苦心矣舊樞當爰書上時適高鷺機報
至　皇上不勝悲憤遂及於禍不然亦不至此汴京

陸沉在天災人事之間曹賊一股强半漂去說者反以此爲國家幸此又與於處堂之甚者也清理冊早已錄就正欲郵便寄上而使乎適至便以奉覽

可經堂書輯卷之十

可經堂書輯卷之十一　癸未

嘉禾徐石麒寶摩甫著

書

答密撫王 名羅謨

責重而權輕位高而俸薄用博而源鮮任難而議易此中外所以多格而志士爲之撫心也麒於明公素昧平生然能知明公潔已而慈下夫潔已則能服悍將之心慈下又可得士卒死力故人言初至曾排盈廷而議之爲國家非爲明公也不料言而中則明公之成麒非麒能成明公也士君子生當今日成敗利

鈍豈能逆睹惟存實心說實話做實事仰不愧於君父俯不愧於衾影而已諸小　飽掠將還乘驕擊惰策救固圍於明公有厚望焉昌鎮能勝甲之兵不及數千而本兵又爲共計穿前三協尚可十五萬餉亦稱是麒趣其應而輒憤此其相懸之故大宜和盤打算指實告之聖明而後可從新整頓也惟明公圖之

答晉撫蔡雲怡 名懋德

初麒待罪銀鐺時得莊誦老公祖所條上封事如侍領辟嚬焉自入秋署併此不可得惟鬱鬱抱西方美人之思耳　子闔訌直抵鐘吾二東蹂躪幾碎破城

邑闕痡不可勝數而兗藩又爲德藩之續向來殫殘民命以養將士緩急無半臂用而舉機鹵獲攻城爆聚正復不少爲之奈何原指海內能枕戈礪甲鼓厲忠義以獎　王室者惟老公祖而麾下材官健兒能使赴蹈湯火者幾何其蒭藁儲偫牛馬之需能養死士老幾何若猶如三協廩廩苦脫巾則又何以責其走死如騖也夷漢丁一失戎索到處爲患初聞闖井陘窺太原輦下稍稍震已而聞其以有備旋獸竄去似非老公祖威靈不能使懾蕩至此　天子神聖凡兵刑用舍之事臣下悉心而擬鮮有當者況麒駑鈍

何能丕蔽夫憂前既大震於六子今又失刑於二人下愚不移守此安極彼譏議者或有所擁戴或有所驅除如鬼如蜮皆不可知而腹誹非盛世之利休容乃大臣之體或引律比類期於適當而不自知迷謬不靈也老公祖聞之必亦夫笑麒之拘迂無當矣鄉袞處孤危之地言路開水火之端同文之禍殆其不遠總憲既摧冢臣亦將色舉速營菟裘麒其有事焉知老公祖念及敢粗舉近狀以聞

與比部劉晉菴 名沂春

老臣負罪貽累賢者頻頻私復曷其有極然君圉有

急上之不能策良撫强廓清龕定次之不能火耕水耨輸粟助邊而庸庸與諸臣旅進旅退抑亦志士之羞也幸毋嚬眉自苦飄然一葉未始非計期爲老父母携手相將何如

與比部張 名名鑣

負蚤自蕩累及同志中夜永歎惄焉如擣然曉人安於義命塞馬反其得失想在高賢欣然就道必不以蝸角蟻挾動念也凡境遇何嘗但求此心不愧衾影不愧君父即可無入不得也兄家中州歸將何處只此一節不能不動板蕩之悲耳

答總憲吳祖州 名光義

翁臺昔長西湖是麒父母也後秉憲浙土是麒公祖也迫在白門時麒以部曹下吏屢承清誨身親渠範奉以周旋俾不謬於周行是又麒之明師也服膺有素而晴老忽飛彈章倒顚黑白以吏爲賊將以欺朝廷而遂挾制之計麒廑其使者不去即欲叅論而敵同年王學憲鍾淑與吳道長達行力爲解紛其使者亦懼禍具呈請去副本晴老而賢宜悔前悮與老祖臺修好敦睦庶幾不遠之復乃復馳使兒把持堅矜盛氣相加麒念國體士風入心世道不能已於一言

非爲老祖臺起見也猥蒙明問之辱不勝愧汗如注伏讀大教又知晴老已飲冤刃辭草丹原艮用悲惻今其諸孤不替前業否茲來長安請仰銀臺公以麒舊案不敢與通麒復反覆語諸當事蓋我輩處世有何成心一事失即駁正之一言是即讚歎之可否肖物而應風波不設於胸想老祖臺亦必反其所爲而矜慈其苑諸不以麒爲非也冠嚬楚豫 入青徐數天同憤而變時者鮮長才負奇者多穢行致士鮮闘志民有戎心時事如此爲之奈何麒今放矣弛於擔負使狩驪有息肩之樂危於厝火而犬馬有戀主之誠此麒所以進退維谷憂心如焚也他人無可與道惟與老公祖言之而已

與浙撫董存棐 名象恒

老公祖勞苦而功高敵浙之人全無清議當甄別督撫幾以充數弟力爭得免而餘力遂不能更及粵制雖斷斷數語當事竟一筆塡去矣大抵近日世風澆薄盡借推敲彈射以便其意中所欲更置之人遂使督撫二席更如傳舍言路長有肺腸 皇上以爲風力任事有專肘之虞而負勞有不酬之歎天下安得有事功哉大計冊至説者以爲頗欠風力即弟亦謂

大貪未盡得非有所畏乎朝中因熊姜二諫玄黃遂
起弟與劉念老皆得放還如負軛之牛驟得憩息亦
一快事弟　尚盤踞堂奥而京庚漸已告罄所望飛
輓於江南者如饑待食如寒待衣不知各漕艘之在
我浙者曾否盡出京口今漕科又遣恐擾地方如漕
已出境老公祖不妨飛檄止之來役困頓戎馬之場
迍邅霜露舊衣破破典質畧盡豈其得已實時勢使
然惟老公祖寬其督責爲荷

與少宰王崑華

蒙老年翁再餞弟而弟猶靦然邪外得無留一日繫

年翁一日之念乎躊躇再任感激再任磊兄堅意乞
身不知何爲聞貴部近議欲出之以應　明詔不知
果否如有是論年翁似難委之不知也磊兄勁節介
性居然古人弟方謂如此冢公如此掌垣掌道爲一
時計典幸而善爲庇墨者必欲去之後快端倪久已
有聞不意果使賢者不能一刻安其位可歎也弟謂
冢公必不作此等舉動朝來草數行奉聞至於維持
調護兩家使得悉力作一痛快事業此又我年翁身
上事不得委之他人也程于古聞已被糾奉　旨下
弟嘗部蓋以其人其罪遽得燃灰而勞吏如朱大定

瓜期已及不得一移同鄉同時人品相反而順逆顛
倒至此弟在朝者之罪自應爲鄉人所詬厲但恐又
爲于古獲罪則其本末年翁素知望於行後一白之
也聞　已北折畏徙不遑臨行再容專頌

又

兩日爲磊兄事夢寐不安非江北之賢與敝浙後輩
皆來請弟欲發聊城之矢顧弟知太宰不可以口舌
爭即令同鄉後章同過太宰處爲磊兄請庶幾有濟
乎然非年翁就中徽詞解紛亦未可得蓋磊兄剛直
太過又見疑於八座諸老而其眞病眞要歸去又弟

所素知但不欲其以得罪正人而去耳向磊兄在垣
孤介之品素諒於人若太宰論之而去亦一欠事此
事頗有關係不得不再三爲年兄陳之催年兄令其
速來請告以便解任併望留意

與祁世培

從來邪人斷齕正人正人亦斷齕邪人此玄黃水火
無足怪者若兩正相鬭則戟於門內有世道人心之
慮者能不披纓以救乎太宰介性亮節表表人世垂
四十餘年先朝耆碩慭遺此老巋然靈光天下爭以
其出爲幸而連章彈射皆在吾浙其謂之何大抵二

正各建旗鼓自當後輩降以相從即或部事亦有異同挽回不得止宜諷其司官弟嘗見金天老待舊總憲恒時其饑飽時其愢倦心甚服之不意吾黨之典太宰爲難若此也磊兄一激而去老公祖孤掌難鳴徒令壘吏長智而挑搆得行其計無益於氣節有傷於國是料合同志調合兩家老公祖事也麒竊有厚望焉

與同門朱震青

弟在長安五年其能眞心相慰相卹者惟老年翁一人顯行之時依依繾綣人非麋鹿安能成鐵石手扁

舟南下心旌靡北何日忘之也台體胖元未復大宜節思養神誦讀雖曰正務然溺而不出亦屬嗜欲故願年翁稍稍簡制勿以覃思傷眠飯也長安奕棋從來翻覆但盛時如國手當局着必移時近則如初學臨枰隨手便下一食之頃三四覆局矣承惠扇頭詩以棋爲喻良有深旨潦草次韻以代話別東家之嚬可笑可笑老年翁場事畢亦宜暫歸養其相體盡經綸大事大都謀野而覆耳語無銓次惟有黯結

與范大司空質公

之留人也甚於石尤古者三宿爲譏麒且兩月不知尹士見之又如何置喙也嚮老星辰之履天上飛來麒又適赴海棠之約不獲倒屣歸而聞之懊憹若失憶昔白門得侍左右吹噓上天出人夢想之外今當遠別何以爲懷雖人生非麋鹿安得嘗聚首然非所論於垂老之年兩別而不返者也太宰計後勇退已決此席便應歸之台臺即不然總憲一席殆必不能捨翁臺而他往也天下事壞極矣大抵繇於涇渭不清陰陽太甚從來未有朝無刑政而外有事功者惟翁臺留意焉江南雖若有家可歸而民窮盜起厝火已極麒之歸家亦只好力田急公料理荒傖無暇

雙柑聽鶯萬卷自擁矣敝友曹宗璠知久在門墻今當見覞之候幸不憚玉成也回首漸遠不禁涕零

與方禹修

人情散亂固非世道之幸扭作一團亦是可慮此君子所以貴和而不同也和必不同同必不和兩者判若黑白而晦翁以爲疑似誤矣今之水火固自不少而依草附木者未免有過同之患弟行矣能超然免於評論者其老年翁乎場事畢後似宜有封差之命或者明年秋月佳時得相會於秦淮河上臨別之時黯然欲涕仰屨高情筆不能喻徒有菀結

與孫會山名　晉

邇年以來或商國是或較人物或論刑名或軫疾苦或共諧謔無一不與我翁臺共之自翁臺出鎭而弟已孤今弟入山而望翁臺益在明河天上矣然翁臺今席何可久處　退即宜別作調度銓樞諸老前皆已商及臨時定有題目弟朝中風浪難平太宰獨立可念尚望翁臺維持調護之磊兄介氣正性弟所素許忽發一疏乞身內侵太宰蓋爲人所惑激而行之可見吾輩自立以識與養爲第一義不然未有不爲小人所震撼借以行計者風色甚異强　壓境恐關

門有故而王事靡盬一力支撑顒望翁臺百惟自玉麒行有日恐臨時不及奉別聊占一律以明難違之意殊不足觀也竚看壁壘可勝顒結

與省臺諸公

丹鉛斷潢之木使充棟棟剪拂僨轅之犢使供太牢固物類之甚幸然而非其質也石麒麟潑無能加以衰耄三月司冦蕪穢不治積弛之典故莫舉繁苛之弊例莫正厥衞斷練之重案平反有所弗能及稍胥上下之舞文蠧剔有所弗能盡鋤醜　內訌　聖慮焦勞未敢條上便宜一部之事如蒙茸散裘大費收

拾清夜捫心惶汗竟體知臣莫若君投閒置散乃分之宜即欲强顏寸心難自昧也猥蒙諸名公爲國家惜大體爲人物惜老成昌言大議及於縻人所謂丹斷潢而拂僨轅也感愧感愧跟蹌去國之人不敢馳頌草草奉別書不盡言一詩引笑良用爲愿

與祁世培

老公祖數數視臨蕭寺弟不能一飛叩堦下惶悚何如計事尚使輯瑞者而後定期閩部中遂已封門毋乃太早　之出口沓若占夢登萊諸縣皆已糜爛昨又聞破愼德策　者率謂悄歸可擊而殺　反若殘

燈反張示人不測得非以秦無人乎宋被金患千里披靡而宗澤一出便能吐氣得成中興之勢今豈無宗李其人可紓國難或求之未至用之未專耶麒久滯春明不敢冒險取殆微聞諸君子頗以觀望爲疑遂不敢不疾趨潞灣與時消息矣曹繁昌張繼曾在雲曹自賢者而外計忽及不知何故蓋聞池太之間吏治最苦即斤斤自好鮮得終者又如錢句容性傲而守潔瓜期行及亦掛計議深木以清慈受知於張二老而外以貪酷聞諸如此類老公祖得無於處分輕重之間加之意也金山陽大有時望初史撫臺採

聽請調及到任後便相齮齕語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大抵金之才多沉細而慈愛史之性尚雷掣而遷奮宜其格格不相入也吳磊齋年翁既爲政府所積疑又與太宰開嫌釁似難久處當思所以善其去也處叔世而欲危言危行即孔子不能無利鈍故諄諄戒人以立本趨時之道磊兄苦心委曲之事在人不見不聞而公正發憤之言則時形之口角宜其不爲人所諒也蕭曆室公祖與麒共事三年人欲以史籍古之親寘之計典恐非確論如其地方有他議論則當聽之官評非麒所知也斷中司官亦宜

定矣此事宜老公祖與諸老商之麒瀕行之時敢爾饒舌乞諒無他回首漸遥可勝縈結

答僉院毛禹門 名士龍

聞老公祖以中丞啓事麒輙額手爲國家爲吾道慶快無已也大抵澄汰精覈措當即能使貪者畏而自靡邪者懼而歸正風化所及造就弘多故足衛耳非我祖臺其誰望哉楚事、陵藩日壞憂在寇江南米價日湧憂在漕流土猖獗日甚憂在運兵士枵腹日告憂在餉叛弁悖卒販恳日聞憂在法若事决裂反不必憂誚其志未欲實偏處此而飽颺之期可旬

日計也當此之時如同舟遇風胡越合志尚慮罔濟而淺者爲門庭之鬪深者爲畛域之謀繁言孔興鮮克安位豈天下事可以一臂撐住手老公祖職專風紀似宜遏波息瀾何也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大而能容小人之所以異於君子者以其專而自利故君子宜在内以進退人物小人宜在外以鳩集事功此同類無擊排之事而國家鮮乏才之嘆若使君子不大不容與小人相去能以寸予今使引與同車者未免爲法受罪而推之門外者又以攻擊見擢亦何怪乎每問督撫即銓擢二部張目瞪視仰屋而嘆

也夫祥麟之不可使服田威鳳之不可使司晨其來久矣昔王威寧失身中貴于忠肅不救國本而一爲功臣一爲忠臣即有偏心之人不能抹摋先朝之所以危而復安亂而復定者立言之道有體而用人之衡不爽也今時事敝壞極矣省議論做實事爲第一義知老公祖抱當世之慮已久其首以此說風勵後進可乎督師輔臣之行果出自　聖斷抑先陰有推轂者昔裴晉公請綴有李愬等存以爲之應乎今寇强於吳元濟而大將無李愬其人將誰與共功業者孫白谷大失秦士卒心軍容不能如去歲出關時使

之辨㾑逆劉超且不可必何況曹闕此今日師輔所宜先籌者也計事俟大班過堂殆未可期吏掌垣勢難姑留似宜早遂其請而速竣計事不然日枝月蔓恐清議漸淆而大典不光矣幸老祖臺留意焉麒跟蹌去國之人仰荷高誼垂念眞切銘泐曷旣瀕行之際又蒙明貺本不敢外奈獲罪放臣禮斷交際是以不敢稱賀亦不敢拜賜耿耿此衷惟有啣結

留別政府

石麒行矣麒自己卯春月入國門凡五年於茲黯淺無當之學術旣不足以物身迂礙落托之性情又不

足以逢世瓠落無容久宜放棄乃瀕危復安求退反進者皆繇鈞臺諒其立心之無他原其自處之不苟左提右挈迄於今日流根自葉飲水知源固已耿耿難昧矣近又奉職無狀王赫斯怒復蒙委曲調護不至罪譴俾得衣冠以上丘壟耕鑿以供伏臘斯又遇者九列去國絕無僅有揩大之願於斯已極有不感懷　君父之恩佩結端揆之造乎乃論者不察尚欲留已決之行潦使供湯液挽斷溝之棄材使支夏屋是未達麋鹿走壙之懷察馬牛衰罷之實也麒家故貧又復善病上有長兄年近八旬下有幼弟亦逾五

十友于團聚久暫莫必今得遄返故里長枕大被斯又麒天倫之難值者也猥聞鈞臺於麒行後時於燕閒接見之日獎飾宿瘤丹黃朽木斯固愛而忘其醜乎實非麒之所願聞也所可恨者邊關一線之藩甚淺中原割裂之禍已深向苦民窮而今併苦無民向苦兵弱而今併苦無兵向苦餉冗而今併苦無餉向苦生聚教訓之不力而今併苦無生聚教訓閒暇之時此所謂病入膏肓和扁見而却走者也救之之道急宜擇人久任以杜觀望寬假文法以責成效次第程限以防鹵莽區別情僞以正人心懲獎廉隅以移

風俗併去偏蔽以公賞罰慎重時幾以免紛更汰冗省差以紓民困捐繁滌苛以收人心嗇施縮費以養物力澄清議論以銷借題振肅綱紀以懲偷貳謹節喜怒以平情法消融偏黨以課功能永信詔旨以一觀聽撤去藩籬以惜人材如是而屯可興兵可練瘡痍可起寇賊可驅不然欲速反遲欲強反弱欲實反虛欲理反亂天下之事不堪再蹉願鈞臺留意焉待夫宮強效奏龕定功成俾麒得優游泉谷歌咏太平拜嘉弘庥已自不淺豈所望策跛蹇於清軨飾文義於太廟哉雲泥永隔瞻望無期拜頡申謝曷勝瓫結

簡政府吳鹿友督師書　名　畦

側聞師相仗鉞南征爲國家賀爲陵寢賀爲東南賀麒淹越外即傳聞疑駭審知的確敢披腸臆上溷威嚴竊聞綸綍之體職在論思調燮之餘功成制捷所謂謀之帷幄勝於廟堂越樽俎而督師豈國家之得已自姬旦輿破斧之役吉甫賦車攻之章而忠勇挨臣往往親歷行間雪恥除兇以匡王國誠盛心也昔裴晉公請纓於唐張魏公秉旄於宋皆能戡奬王室弘佐中興今日老先生殆似矣顧晉公以善用李愬蔡人授首魏公以疑間岳飛婁室終遁然則得失之

故豈不在知人善任哉今之爲愬與飛者伊誰人也昔愬乘父兄之餘兵不改聚飛撫破賊之衆鞠爲勁旅故能所向克捷今茲二者又難言也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欲使倒戈前塗而賊勢已重欲使義聲先路而我兵甚囂將操何術而可漢之張魯唐之黃巢宋之方臘皆不過鼓惑煽亂嘯聚淫殺安忍鮮終阻兵自焚故擒獮爲易然猶危然後定近聞曹闖狡謀與前頓異輕徭薄賦以收我凍餒之赤子開科置吏以收我罪放之士心假借仁義標竊法度使我靜則有養癰之患動則爲運衡之局其志向粗堅規模粗定

非若武陵受事之日如奔禽駭獸可計擒智誘力縛也況左弁跋扈之形漸闊孫督新敗之氣未復劉超討[illegible]之法未伸袁營背撫之機未決權衡情實我恃全虜所賴以握勝者不過扶大義以壓之以曲直爲老壯以順逆分勝負耳是必急提救民水火之心而後可行聲罪致討之事蓋夫婦雖愚其良心耿耿不昧無奈一偪於催科之血杖再偪於兵士之淫掠三偪於貪墨吏之磨牙吮血復偪於冗差冗員之需費供應迎送搜括骨已枯而莫郵魂已逝而猶羈蚩蚩之民見投賊者生爲民者死遂反認寇盜爲父母以

戈甲爲叢淵夫豈其本念哉譬之網羅四布弋繳交加鳥歸無路不得不投生於幽翳息影於劍林也今皇上捐中州現租三年矣謂宜將楚中蹂躪州縣皆如中州故事以開其復業之路而又急下蠲租之詔畧訪奉天遺意哀痛迫切使黃童白叟讀之感泣觸發其忠義之良心簡任賢能俾爲郡縣殫力奉揚德意勸耕省刑招集携貳申明紀律嚴戢橫兵使與居民雜處而不亂除添設之冗差冗員併省拘牽之文法俾上下曉然直截痛快以防往來停閣十羊九牧之患奇才異能盡收行間俾之各盡其用各展其

長以戢其為賊向用之思更須親製討賊一檄發明忠孝感慨淋漓誅其怙終之梟鼎憫其陷溺之饑寒弔其無辜之脅從使窮鄉絕谷聞而悲憤自效以提醒其迷惑之本性如是鼓行而西中原豪傑必有嚮應麒聞祥符有李達者擁衆數十萬保障一方賊不敢犯小袁營屢為賊敗撫而有之其雪恥之心必切凡若此類皆可開以功名之路收之為用而又北趣孫督出關南與馬督合併兵力自可不薄輦上劉昭先聞其勇冠三軍素為賊渠所知聘之軍中厚結其志賊必聞而疑畏又要江陸遜之智勇足備可充大

帥之用其他如近日董養河所薦勇士皆羅而致之轅門何患不能俘馘三盜歸獻天子哉左弁人言殊駴假令不能戢下未必遽有叛志雖不可與合兵用事亦宜檄之別路堵截羈縻以觀其向背所在大不宜激之與賊合勢語云前事之失後事之師回稽往事如襄之役乃武陵調度失宜二鎮離心而敗項城之役乃賀人龍賁暉而敗朱仙鎮之役乃左兵為賊內間而敗雒陽之役乃孫督為寇所愚深入危地而敗皆非賊之能足以制我也觀其所以失在不知人不善任人則知今之所以得在能知人能用人矣又

討逆之師宜激忠憤申大義風行電掣兔起鶻落盡以速則我士方怒我氣方銳速則賊謀未合賊勢未成故兵貴拙速不貴巧遲此石麒所望於老先生討定而動動無留行下慰四海蒼生喁喁之望上紓君父宵旰之憂也若夫措兵豁餉自有主者非麒所敢聞也狂瞽之言無足觀採黍荷夙誼不敢緘嘿聊復攄瀝以塵清覽麒不勝惶懼不勝愧灰

與向六神 名偶

弟踉蹌暫移若駭鳥投林驚魚就濡豈暇擇其蔭潤審其善惡哉時尚恢詭道多圜滑欲以範我馳驅難

矣毋事與鄭翁商之可鮮悔吝惟是神明主宰不可假人用晦而明為近之耳麒承謙厚以年見推遂復自忘形迹居已於肆毋當獨處慊慊不安至其盟結之懷則又非穎所喻抵璐有日拜草申別臨楮黯然

與白司農惠風 名貽清

石麒昏庸無知猥蒙翁臺時加提誨獎其無他恕其不及惟有自覺自感喻於無言而已去國之日又蒙大章珍籠寵其行色為逐臣光俾麒一路奉揚仁風掛颿南下衈結更何如耶江南米價騰湧不減庚辰慮復有食人之事滑稽一局今年較去年轉難老翁

臺何以計之赤白探於境玄黃戰於廷似非平定安集之象山林廊廟責任雖殊般憂則一萬望翁臺與二三柄臣商確整頓使小民得安其耕鑿之故卽麒伏處峠巖有餘甘矣小扇一握奉酬佳句小巫氣索徒供捧腹道路日遠瞻望弗及草泐申頌神與之俱

與司農沈岑洲 名惟炳

三復前諭感入肝脾繼以涕淚艮縣老大歸鄉生人之趣已短干戈滿眼繫足之信自稀何從棹王猷雪夜之舟命呂安千里之駕所以不必絃悲鳳歌雍門而始凄然短氣也暮春行盡路草正芳回首 帝廷

如在雲霧　信若近若遠盜賊疑　疑兵凡覆城破邑炙肝吮血之報靡日不聞沉滯河干解維無日此又比異時遷客情悰別是一般滋味天之阨我如不我克謂之何哉時事孔棘全在得人共濟援十得五猶恐失之若使用之如登天棄之如落葉或見摧於攻擊或飲法於封疆恐靜者畏而見機躁者遂爲寇籍則今日國家用舍之道不可不察也且曹闖非獨國家之讐也其在貴鄉殺掠甚慘盤踞甚久亦翁臺身家之讐也玆　皇上毅然遣師輔臣整頓楚豫亦我翁臺自計戶牖之日有奇計可行異人可用何可爲聞何可爲餌翁臺必觀火焰焉幸卽以語師輔臣蓋貴鄉多奇士亦好奇計莫安國家在此一舉翁臺其念之

與楊方壺 名汝成

前承郊顧語及輔臣誓師不意遂有其事一行作吏無小無大東西南北惟命是從何暇更計第今日破碎如此先從何處收拾益覺麒之初服大討便宜而仰沐　君父覆載恩私更頻頻不能頃刻忘也翁臺經術經世若金作礪若涉作舟旦晚宣麻企足可待第時事日艱一日做法日難一日人才日少一日必

得盡去向來習氣嚴束上下精神歸併一路念念辦賊刻刻辦賊着着辦賊去玄黃水火之鬭釋𨥁蕎形似之疑言實言事實事尚不知漢官威儀何時可復若猶然縱跛扈以墮綱紀誅豎儒以離人心飾是非以眩視聽工擊排以隳任事恐却步求前閉目望明必不得之數此麒所以有巢父掉頭之歎不能忘少陵野老之哭願翁臺日留意焉扶蕤公家千里駒也多言數窮犯斯戒矣然有無當辨是非當明願翁臺別白護持之相思日遠衣帶日緩言念南北[illegible]我勞何如

簡吳震崖 名邦臣

麒自論交以來蒙祖臺道義款切所[illegible]何[illegible]戴
德南矣兵寇到處殺掠行旅[illegible]之內幾
番震蕩行路之難視蜀道又萬倍之更[illegible]寇鋒[illegible]
窺我鳩茲及於建業此信若確南北蟬斷又未知歸
里何日也若虞機張省括於度壘場寧擾在外攻本
理亂在朝息玄黃而做實事去依附而課實功庶幾
或有補救而盱衡近日着數似舍根本而求枝葉釋
臟腑而問手足殆中外同盡之道也磊兄介性勁骨
掌計甚稱今且凜凜有方枘員鑿之懼太宰胸中潔
白如雪凝定如山而吾鄉尚未相諒疑有依傍不知
豪傑孤冷之性自鮮諧合非其立意相左若謂離於
此而合於彼則又枉甚也大抵正人之合非小人之
幸而正人必各自難合小人遂得乘間搆之使其自
相牴牾彼始從中取事如寄此小人恒詐君子恒愚
小人多幸而君子多不幸也此事有關世道幸祖臺
力提醒之然機㲉已成恐只救得一半耳去國之人
不宜饒舌敢於一言者知祖臺之知我也回首漸遥
曷勝㹧結

與太史林任先 名增志

麒荷高誼稠渥兼以開發憤悱既難消受又難領畧
徒有感結思維而已春流未瀰舟輕可渡一路戴德
詹溯何如曹秋岳英年茂氣吾鄉之杰然者察其心
跡似無點染而謗口未彌得無交游爲累懺悔口業
與之湔除非秉公虗如翁臺者其誰望焉仰祈留意
回首漸遥賸結黯結

與司寇張北海 名忻

麒踉蹌去國阻　春明仰荷稜觴備極欵洽兼奉教
言佩服無斁麒初有條上便宜一疏已經具稿而
忽擱入警息甚惡以爲國家之急尚有大於刑名者
故未敢入告內一欵爲鈔法同異此前日座中所告
翁臺者覼其言不自麒始也昔何文肅爲秋卿時曾
疏及此大意謂計贓科罪律雖一定以贓估鈔例則
隨時國初每銀一兩直鈔一貫今則直貫八十是國
初常人盜銀八十兩及絞今坐一兩也監守盜銀四
十兩乃斬今坐五錢也其言甚切當而權相劉吉格
不行至今有遺憾蓋　高皇所定之律援古數代輕
重之等酌歸一定不苛不縱協於至中後世不察輕
爲變易初猶過於博大今則漸歸任意夫用法至於
任意喜怒而律例所懸僅餼羊之郛鞹耳可勝浩歎

故麒思恐請改正出入一付之律而借乎其未遑也
仰承垂問敢再詳其始末從此日遠局盡依依

答王司馬尊五 名家彥

麒濶疎無當投荒已晚猥蒙年臺眷眷不休豈他人
皆於熱處熱而年臺獨於冷處熱耶麒素具鐵腸不
能不感極欲泣矣臣子之誼以致身爲正然致身與
保身非有二道如顏常山張睢陽致身亦保身也如
狄梁公郭令公保身亦致身也葢古人以形色性理
合而爲身若軀骸骨肉非古之所謂身矣今之賢者
毋見時當棘手便擬抽身則詩人所謂旣明且哲祇
爲退避開一法門矣麒竊以爲不爾也京營㿍失初
意歷來奉如驕子賴　天子明聖奮去貴璫時若可
爲然强　壓彊易生反側雖有其時形勢未便不可
爲也幸於　退之日與　皇上密計之强幹弱枝全
在於此希年臺留意焉若麒龍鍾老矣以蒙譴則不
忠以無後則不孝年臺丹鉛而訓勗之其如自審之
甚明也

答蔣相國八公 名德璟

麒出國門時引嫌不敢而叩嗛嗛如調饑今野服跨
驢已馳潞河去矣若麒未褫之衣冠皆出老先生之

賜又蒙寵以縻紬敬付復朐念德更自靡涯也　河渚
拍浮申以卜夜固野人至願但計其將當在老先生
二十四考之後恐麒不能待也　騎未回修途從阻
留滯春明殊切惶悚近來三空四盡不獨患在旄頭
亦緣小民好趨末務而厭本業黠者爭爲訛詐而忘
生計此風不止求國之充不可得也石麒此歸便當
躬耒衣𧙗量時晴雨率先農作早輸國課以報　聖
恩萬一敢復小草是念哉仰承高厚敬怖感懷不盡
馳戀

答吳震崪

適草蹄䠶奉别左右兼有所請而使者已銜命至矣
跪讀再三感憤滿楮仰見肝膈使人人以祖臺之心
爲心天下何愁不太平哉優陞一事麒去國之臣不
敢與聞第奉明教所及竊以爲部過院亦過也何也
天下未有名不正而事可成者先朝外轉自外轉優
陞自優陞不容溷也溷而行之乃烏程借以箝制言
官而欺蒙　皇上今遂沿習不改然幸未有毅然行
之者欲毅然行之胡可不一講求其法正告　皇上
以外轉優陞之當分也如非之無舉剌之無剌居之
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者此眞當外轉者也如不可得

而覩不可得而踈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此眞當優陞者也外轉舊有外轉之法優陞宜明優陞之體溷外轉於優陞則無以示懲溷優陞於外轉則無以示勸勸懲不明政事乃廢今當修復　祖制之初而省院不能昌言於先部司不能謹擇於始或冥冥決事或吁吁起爭未覩是非之源何益成敗之數故弟以爲部過院亦過也仰承明問敢附愚臆其他未遑條對主臣主臣

簡周相國抱齋　名延儒

麒初抵潞城即草奏記仰誦明德俯悉鄙懷未及肅

上而葵戢煌煌以視師即潞矣使麒得拜謁道左復聆教言若有天幸至於再枉嚴重特賁荒邱休度愈弘私感愈摯顧一時迷謬不能仰遵明訓倉皇冒險舟行數里即遇寇　截劫我兵失利自灣至務凡三晝夜皆與　鄰先後參差之間得免於殆固非人力之所爲也繇此觀之非老先生廟算先定赫濯聲靈驅之而北則　去幽薊何日之有老師匱財禍且不測昔吉甫克襄玁狁晉公揣平淮蔡方之於今未能專媺第自古未有兵連禍結二十餘年士不解甲民不安堵而國威能振元氣不傷者則今日且停犂庭

搗穴之議而爲綢繆戶牖之圖似爲得之況國家止此物力旣欲蕩寇又欲蠲　二者不可得兼無如於東北言守於西南言戰庶幾審形度勢趨利之善道也惟老先生圖之

答惲含初

古人歎新相知悲生別離不佞今日與翁兄一時並値能不惓然有懷乎二無先生以賢聖心胸游戲禪悅一朝査滓盡融遍體解脫空諸所有只在縹緲洞虛之間詎可以生滅論耶但吾道喪其宗統後學失所依皈未免與言出涕百身莫贖耳大招小招翁兄

定已成帙何日得覩此鴻寶更起九原而問之使旋倉卒不盡欲言惟有神往

與馬培原

弟行至津門五府白解望風泣訴者不知凡幾也葢以較之往年多守候之苦盤剝之苦稅地之苦又多助餉之苦合五郡計之不啻多費四十萬金此孰非上輸之物而泥沙用之則　爲之祟而諸解之斂望有自來也向來各疏請減耗米如去年故事然去年奉　旨減耗而引戶勒索如故中涓勒索如故則王言之不行於輦下亦已久矣弟以爲部覆減耗不如

覆折耗耗不比正供可折也而酌爲一定之額則引戶中涓不能上下其手各解始受實惠於朝廷無分毫之損而於窮役紓目前之困此事之屬可行者老親翁於嘉湖爲桑梓於江南爲并州幸以身任其責向爲解戶呼籲者吾鄉惟沈掌科蒼老不惜齒頰乞與相商凡政府部寺各陳利害爲之請命此諸解之所禱祀以求者也惟老親翁留神無忽

與沈蒼峽 名胤培

麒過津門諸解擁綰首而訴其賠費之苦十倍去年使國家不稍軫䘏窮役必槁首輦下無生還之日矣

所至之處既盡坵墟而　所不至之處復死於解反裘而衣皮盡毛脫故議賑䘏仍爲朝廷非爲窮解也曾有數行致培原令與老年翁相商懇之當事覆折今年耗米而折數議以前朝折法爲准庶不至煢孱解化爲鴻鴈耳更有陳者部運無徵收之權有輓輸之責無抽扣之利有逋累之害此從來縣官偏肥總部偏瘠日抱不均之歎也向來翁臺爲麒言朱公祖勞而且賢麒心重之然亦未知其朋翼諸解若此切摯督趲飛輓若此勤貫也今津門羣解彙集頌德感恩如出一口始知翁臺月旦無溢詞銓部計勞

應有優擢葢以一官而部三運我嘉湖從來所無以三運而潔廉慈愛有如一日又從來部運所難新奉明旨不得以解戶掛欠歸罪部運以部運之賢否在抵京之遲速而不在解戶之完欠則米一至部便應序轉選部賢者必有同心仰藉齒芬獎此勞吏庶有以鼓將來任事之心也幸翁臺圖之

與謝青墩 名陞

自老先生去國以來濁波孔揚蜩螗鳴轉沸謂開言路實長競耳　皇上覺其譸張將有誅殛攻訐遂起蠖爭滋甚譬之狂瀾導之甚易挽之甚難是以朝廷貴

泰山喬嶽之臣鎮壓之也熊姜二案奉　旨下部擬罪來看部因厰衛原讞而引律定罪司有司看堂有堂看是即審即招從來有是例與體也而政府先以不審不招擬票遂獲嚴譴然此正麒五年以來祀求不得者未始不感相成之意也一生出處於茲結局悠悠此心或可靜對老先生耳天下喁喁望老先生再出如饑望食如旱望雨旦暮環召似是不遠麒不能必之風氣正自以理歎必之安石東山從鼻不免今日之謂矣葬聞昨歲又協蛇占而熊徵尚未幸於閒暇時了此則公案鄭太宰與麒同有是病每每相

對輙問及種玉消息天殆以此罰特爲老先生宗祏計幸無忽焉麒生死言别惟以此爲祝被放之人不敢祗謁爲徂者口實落落者跡脉脉者心跂望霱雲可勝神往

與河間道何松石 名謙

兩艦相追起我二歡若有天幸燒燭半寸便若千秋奈匆匆即别如夢中驟散不禁醒後凄其耳特事雖艱莫知所屆翁兄履此巖地爲畿輔股肱收拾流散撫戢瘡痍整頓破壞修舉隳墜固盤錯别利之特亦英雄掣肘之會昨見舟艋廵行減從斷酒可謂勞不

坐乘暑不張葢矣如此軫邺民瘼仔肩王事國家寧復有西顧憂哉麒爲喜而不寐有臣若是不即登擢授鉞而相率推轂賣某備爲督撫此亦司用舍者之過也近來朝局喜鬥鑠而厭樸誠貴依附而賤獨立重夸毗而輕實用智假巧而愚盡瘁上下師師以騙爲事雖有賢者不過彼然於此所謂由令之道無變今之俗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翁兄自是一世男子毫不染此習氣充實光輝定爲名世萬勿以方枘圓鑿退而自悔也陳司空益吾不至詢之南來之客亦復杳然必自有説處此第恐君父未必能諒麒藉

台庇扈役甚勤遂得安瀾徑渡德安乃雷憲長介公修地主之誼飛出把牌復撥牌役護至清溪故不敢久留台役行至固城遣歸滿目回空破舟蟻次河滸麒舟過處相率斂手則畏翁兄之威靈遠也肅顙馳頌不盡戀憶

與總鎭劉鶴洲 名澤淸

初聞明公之在潞城墨子之守也寬夢依依不能忘已而得奉朶雲益增神動及今親炙燕頷知天下眞龍與畫龍自殊可謂漢得周霍唐得郭李矣但今物情險巇人盡蘇張内外上下猜嫌易起惟唐之子儀

始終不失忠順永保功名若李光弼悽慨激壯其忠憤詎減汾陽而一召不至史策爲譏故眞正豪傑不難於得功名而難於處功名麒頌明公爲令公不願爲太尉也倘麒言可採存之膈臆可乎仰承遺文一將奉命惟謹行人安穩布颿無恙實藉弘休銘刻銘刻

答巡道侯廣成 名峒曾

夏家銀鹿歸自春明治麒匆匆勒草失部民體適拜手批兼賜莊諭悚然自失蹐内訟何地自容雖老公祖度天襟地恐難毀寥覺大即擬裁報而悼亡哀

憤方寸盡亂不能信紙調筆仰答琳卿只得長跪乞
憐於仁人長者之前矣黔婁之門忽有像光之事皆
麒前孽夫復何言仰賴老公祖周旋藥餌之費定紛
俄頃之閒亡婦生前死後悉荷推恩此麒所爲叩心
自悲呼天呼父母而不得者老公祖一身兼之也南
箕其舌能誦感私於萬一乎至於麒之家事向未曰
悉今請畧陳一二蓋麒之於穀猶備之有封𦡀之有
彰也□□□□□□□若欲入嗣則有先王父之
諸子姓在故麒向觀望未定擬以長生一人兼承兩
祀又未審古之達人有行之者否萬一不可卽亦舍

何他今日叩此心而無私卽後月對祖宗而無
愧故不敢不慎家岳素悉麒衷不知何以顚倒脊亂
一則秩序素定於天一則稱謂乆著於人不可假也
若一假借爲戎首而啓曰實麒爲射的有完膚乎用
敢畧作小論令家人改正老公祖體統嚴重不宜涸
以瑣屑然在地方均齊方正俾之各麗於禮各稟於
度亦老公祖事也故敢聞而後行

與嶲外父元甫

慈父送愛女老夫哭壯婦皆事理顚倒之極麒之孽
禍一至於此撫心自思不知所出衰病之軀神盡淚

枯無復涕洟而四顧子焉𪽈然慘結眠飯遂廢想亦
不能久存祝息早晚與内子同游耳捧讀諭教知似
之能事嘗療不匱醫藥痛悼之中稍以爲慰弟大人
徃來松嘉備極勞苦岳母俯臨寒舍更費愁懷益增
麒之感傷耳似之可使局旋不可爲飼卽前婦捐帷
亦未嘗以嗣哀聞訃蓋因勞而思食其報因報而思
服其喪皆私情也若欲堂堂正位子舍須論宗支須
論服制麒也何敢身爲亂首今訃文雖出麒未聞之
先不難改定仰乞岳父諒之麒踉蹌出都與　盜共
處者浹旬驚蒐未定又兼茲慼如何如何面叩在卽

不盡欲言

與總憲李懋明

桃源公署草廬數極有可借以館大中丞亦咄咄怪
事然以名碩懃足其間便是千秋佳話不知有野史
氏能收拾此段於邑乘中否不肖快領至論直與黃
河並流天壤局注東之腴枯蘇涸廿載勞思一朝解
釋誰謂𤺋首短塒不勝讀書十年耶丘壑老臞忽開
朝局遞變未免浩嘆回思不肖燕郥五年己庚之際
政如張弓而不能弛鍜鍊日開鍖篇日啟致白氣衝
於漢獄寃鬼嘯於淸晝此一時也辛壬之歲政如弛

弓而不能張蜩螗噪樹黎丘見形致黃金流於輦路
青扉開於暮夜此又一時也是以 皇上靡所倚賴
變通求治豈得已哉此皆臣子負 皇上非 皇上
負臣子老公祖荷天下之望肩風紀之重張弛互用
倚毗一人亦天下之所喁喁而望者也蒞涉世之道
惟平乃乂稍有欹偏卽傾覆隨之而偏欹之中於君
子者大都由於一二習聞習見之人今日送一語明
日閧一說耳目漸移是非頓易彼之招搖遂而我之
私見成此不可不察也舊太宰以禮去國可見 皇
上待正人未始不厚近日聞有更置大都各有自取

非大局遽移遂可與猗蘭之恩也舊太宰欲行未行
之事待補於老公祖者不一如爲牧老發三十年之
覆以華鳳超爲江南司官晉侯賡成爲陪京卿寺諸
公皆人望所屬而與新太宰商之緇衣之好諒有同
然敝同年吳中丞秋闈素以才品推而目眚爲楚不
願服官有日矣昔爲貴鄉左轄猶毅然引分請退章
在 御前豈今沉撫反可養痾此其於不敢不赴之
中仍爲遂初之請也夫善飲者量腹而受善任者度
力而荷故不至於敗非惟爲身亦以爲國眈至之日
乞推夙昔之誼力主持之

與錢仲芳 名棻
在燕邸時仰荷種種摯誼銘骨不刊弟舟行五十許
日抵舍遂有蒙莊之鼓踞拜數數沈腰裹折幾盡復
承公郎遣使過存感愧尤切長安棋局着手日變弟
恐新翻勢子單刀直出偪窄險惡令人措手不及耳
桂鳳桃浪併在一時棣萼棠數榮歸一日長安歡騰
在即矣九月初旬恭聽佳音爲兩兄叔侄浮數白也
天下非意相干之事最足徵人涵養鍊人心性惟是
一切付之不見不聞最是勝着弟往日遭此陰陽鬼
蜮問之不得求之無端只是一靜不爲報復不置胸

次其人亦漸化爲烏有凡此二三試之必驗始信風
波之人鬼神之所瞰也故於令兄書中微及之勿以
弟言爲迂也來之大勢若何繫鈴之人似不在遠使
部中諸事可質天日將來似無犯手所當自悔者進
京時諸着數亦下得稍狠耳涉世愈深機心愈潛爲
其於人情一總看破若天道只喜寬平不尚鉤棘翁
兄試看今日風浪中人孰非大喜作風浪者哉冉鐘
大業旦暮在手故弟般敝以此爲言幸恕其迂

與大司空范質公
弟行時蒙以時事相勗今靡敢忘奈初歸里門病婦

辭帷雖無表倩之悲難托莊生之達百憂俱集兼值
歲稔湖月蘋壓慘澹蕭瑟況獻闖並張南下之聞稗
至人情風鶴一日數驚江北樂土旣難卽復江南恩
亂又非一朝不知此垂盡殘年如何終局更勿敢問
胤續事矣翁臺近日有良耗幸因風示知慰我軫結
舊揆環至新猷如何中外拭目一望更生不得不亟
講闡雖麟趾之意矣敝禾朱司寇廣原惠心淑氣藉
甚當時尤爲江右君子之所皈依令其次公來請
邱典似有成例無藉鄙言但其家世食貧不能久候
蕪邸早覆早歸卽叨大德仰祈台鑒不任神飛

與曹鑒躬 名溶

翁臺之事弟不勝破羼而嘆已出潞瀆猶飛書嘗事
刺刺不休而五里之霧密布網絡牢不可破今幸
聖心豁然聿還舊規然海內君子又復恫疑謂墮傍
徑弟固知其必不然也但天下事毋留餘地卽將來
受用無窮若相尋於干戈報復無已似是蘇張縱橫
之事非聖賢犯而不較之義尙願堅持正論茂弘德
度以應無方則異者自同議者自止矣大中丞歸然
靈光爲正人領袖昔在桃源片晤叩其中藏無偏無
倚良可爲吾輩型範翁臺同堂商確意必有當或先

入浮論針芥未投則時時過從與之擬議使其洞徹
肺腑自然把臂入林弟脫身壁上寄跡窩中志願粗
足而生蘖未盡內子去帷嗟乎寒倩生趣畧盡仰煩
太翁釃酒辱臨邮生唁死非推翁誼何以至此感極
涕零不知圖報之何日也朱司寇廣原先正之賢而
靜者應有邮典國家自不靳之臣子而不借齒芬恐
稽時日此子藻等二三兄弟所禱祀以求者也惟翁
臺留意焉倪伯屏在吳門用剛取憎自謙菴一揭之
後指公撫軍磨礪以須焦濡以救翁臺事也同鄉之
賢勿爲妬口所摧荷甚

與應撫鄭鴻逵 名瑄

頃者宋兩生來以當今人情凉薄操縱屬鼻持衡者
輕其能不以今昔異視者年譜中無如老公祖交譜
中則麒亦庶幾有志焉是以去吳門而走麒所麒是
以爲之請知老公祖必不督過也茲啓倪司理之治
吳也勇於擔當銳於從善猛於嫉邪力於去蠹大率
似趙廣漢張敞之爲人於是賢者喜之而不肖者惡
之其惡之者不必言而喜之者則麒首得之於許宮
端石門再得之於章章科格菴迨署嘉定則復得之
於申掌科素園抵吳門則又得之於徐勿齋宮端歸

求又得之於侯廣成公祖大抵爲此司理擧擧之玉非碌碌之石瑕瑜自不相掩至其署嘉定小民悅而安焉豪右望而慄股如漕折一案審役一案皆司理最苦心之事今一切以爲罪端欲翻局隳賢理之成緒貽地方以隱憂想非老公祖之所樂也獨魔倡亂衆鬼附之何難顛倒一李蓋覓一塌冗之吏其失小害一能受之器其過大混淆一官之功罪其害淺倒置天下之是非其害深老公祖素猛於爲聖賢者故麒敢以是言進之左右尚願熟計而毋與俗同如謂麒以同鄉後進爲司理昭雪則猶淺之乎視麒也激

切主臣

答劉念臺

昔聆偉議於大廷又得隨杖屨於周道飫濯德徽解釋饑渴如夜行給燈曲木就繩石麒有生之幸無愈於此不意行次淮陰驚聞家訃遂分塗軫漸進明師離逖以來項領塵鞅欲聞大道何日之有復蒙不棄寡昧啥我餘獨示以司南存歿咸荷榮貺斯又麒之所感激無地涕洟交下者也時事紛更異同蠭起其始不過一二風波之人招搖自恣各擬稱雄當事不察弓蛇漸起衵分左右水火互煎相尋不已今緹騎

四出大獄將興用壯用罔亦寧有間焉夫沙飛石走則鳥不得安於山林濤衝浪激則魚不得安於江湖繁苛變亂之遁生亦吾黨泉石之憂也老先生何以敎之仰承高誼束帛戔戔非以爲報伏祈鑒存併乞爲道自玉

與副院方禹修 名岳貢

忽聞新命諸相知皆爲老公祖彈冠不肖老矣無冠可彈但爲風紀之地慶得人耳第老公祖位愈高任愈重非尋常報效所可稱塞官邪民怨皆繫在內要官門墻重而國事輕在外巡方谿壑深而藻鑒淺上

下師師以苞苴爲交際以背公爲風力以媚竈爲識時以譸張爲幹局此風不止國家不理驅除一二不肖易改變天下風俗難自非起天下宗盟俾之任敎育之寄求其移風易俗難矣幸老公祖念之舊轄私門不杜私交不絕負主實深一朝事敗爲天下笑然一日之中連逮二相如聖德何若使復有貴溪韓城之事益有道之世所不忍言法司擬議當必有以處此矣吳文選罪狀不知的是何欵居心似有不淨而於淸執有品之人又極皈依一線生機似難遽奪主持世道俾嚴不至苛寬不至縱端有賴於老公祖矣

與陳鎣吾 名必謙

清者必剛時世要清而和直者必方時世要直而圓此非危行言孫不足以當之知翁臺處此䂭如矣前日弟以同鄉擔子交付翁臺居鄉或有意見之分居國止有事君以人之法願翁臺勇圖之蹉一日便去一日也　皇上今日大舉動止是誅貪鋤莠絕非惡正從邪不知者疑於大局有所轉動便有陰陽反覆寄人籬下之思殷鑒不遠安知後者之不如今乎幸語諸君子大着肚皮容人立定脚跟做事不憂　聖明不遇合也程公祖忽有家變此盜亂兵搶掠擒首

貫協乃可已亂若一有姑息反稱召亂則人心共憤而江右又爲豫楚之續矣翁臺當爲一白之竹亭之禍發自何處若其眞也何所逃罪如出自鍛鍊亦須有以服其心庶乎聖世無冤民耳紹李考滿到京其才品自留銓外無足當者翁臺幸置念無忘也侯廣成久不啓事併望指示

與大巡周闇昭 名㽦

都門分首佇看驄馬如雲豺狼遠遁風送滕王澄清漳水在此舉矣不佞迂遲困憊夾　而行枕戈臥刃幸獲生還假人一椽偃息餘影驚聞埔事浪覆波翻

令人人有不克自保之懼有道之世何以至此邇來獻賊的作何狀南侵西掠將出何途台臺必有確耗可爲杞人一指示乎聞永吉梟弁徐耀九等乘獻賊風聲索欵倡亂而九屏程公祖家受禍獨慘其夫人子弟俱被囚擄至今未釋毋論九屏抱裂心之痛凡我子民隸在宇下有不切同仇之義者非人也幸在台臺彈壓中望大放霹靂手先巡視此邑呼誘帳下執而斬之傳首殺脅遂出程氏一門護送南來此公義之所急急者若稍有姑恤必成養癰恐江右將爲楚豫之續矣且去年海寇鼎沸非程公祖作用削平

吾屬俱在焦爛中享其德者寧可無其報乎全藉台臺方畧戡亂安良天門年兄亦有一札致之台臺其一商諸毋爲縣令借激變題目以自文過也

與銀臺孟肖形 名兆祥

弟出門時蒙年翁纏綣獨至飛章錫箠炳然在目能不廻環軫結乎顧魚游江河而命懸庖廚諸君子不察更欲置之盆沼之間其立歸鮑肆可知也或有議及者幸年翁力遏之毋使漁人得遂網盡之利耶永錮有餘甘矣江右因獻賊漸至剝膚謀爲國練鄉勇之說名豈不善無奈署弱弁驕甫練鄉兵遂議措餉

措餉無從遂議加派加派不已遂至燒刼蓋藏之家項刻立盡而程九屏公祖之太夫人且索致軍中以爲質初勸賄贖繼勒招安豪衿悍弁如虎出柙署官又爲亂兵所刼以激變鬨舉國若狂杞憂實甚度其事勢不南投獻闖即北來叩　閽若其說一行關係不小江南塊土尤而效之其又何誅焉仰祈年翁據事據理馭使靜聽撫按題疏則於地方有厚幸矣弁名徐耀九衿名聶世巡萬望留神爲荷若兩浙有民號爲董撫軍者實出士民公心乞賜逼進猶感明鑒

與撫臺郭天門 名都賢

自庚午把臂春明風飄雲捲鴈斷魚沉若十載餘茲弟與年翁道誼不薄而心期濶達如此綿邈豈古所稱堅如石淡如水者即時從貴鄉諸君子如桂性蘭芬愈幽愈辣道長建明此其時矣顒硜硜迂秉爲法忤時得邀寬政退歸田里箕踞科頭靜看物換星移波翻浪覆實有厚幸而弼主救時保邦奠宇端有望於年翁也第江右通處楚蜀而藩垣屏翰亦正大費經綸如近聞吉水貪弁劣衿徐耀九聶世巡等乘節欽未歷境日敢行倡亂焚刼騷莊而公祖程九屏家該禍猶慘甚至僕屬屠戮妻子擄囚即冠氛　焰未

有若此之甚者此等梟徒若不早爲殄滅必爲闖獻應援而江右其有寧宇乎惟年臺大放霹靂手殲厥渠魁散彼脅從急拔九屏一門於湯火鼎鑊中俾得南來寧惟實靖茲土抑亦實靖我南邦也近敝鄉海氛偶沸藉程公祖削平以獲安枕今地方多事賴其干城者不淺乃身負大痛日號泣告歸欲與此賊決命爭首則九屏之去我鄉之危也鎮定而安集之是在年翁耳弟稔賊弁不過孤雛腐鼠雷霆所擊無不粉碎幸毋過計以成養癰之勢臨楮瞻切

答南樞部史道鄰

恭惟老公祖玄經繫鼎玉麈楷乾陸平章兩不負楊太尉三不惑直以一身兼之顧不偉與但師錫咸願宅揆而　帝意獨眷南顧良以建業帶江襟海財賦重區要約南北領袖吳楚咽喉燕趙譬之人身天下之首也首昂則尻尾自理首垂則全體俱疲不獨以本朝發祥之地所宜鞏固矣國勢强弱存亡係焉者也是故文昭之間皆以前星出總幾務夫豈不知青宮之安朝寢之節哉亦内外綱維之勢使然也今日老公祖所處以家相而兼宗子之實者也近聞青谿白門呻吟愁嘆膏血殫殘於詞訟命脉鑱削於賊私

甚至擄掠盜竽公然樞曹爲之淵藪都會所爱不在獻閾吁哉危矣今幸德威所届可使鴞音革響小鳥安棲然而收拾人心似易振起凋㓕甚難修攘尚煩區畫彭職方觀民蹭蹬官方而精神淵著介氣凜然使得題留久任俟資深勞著即與北職方一體内轉想其弘佐高深當亦不少惟老公祖裁之仰蒙不廢猥薄問道於瞽麒不敢不以所知對大覭本不敢當顧伯夷之樹覺有餘芬且亦不敢再衡台命俛首拜登有感愧耳

答寮星 名伯徵

已忘仲任之肆我郡甓也見而躍然甚喜藉學益親我兩家尚不吳越也又得弟臺近信益用蕙蘇矣麒放逐幸早不見疾風震霆然江河庖廚屢屢靡驕驚林之下無寧爲怒濤之中鮮靜魚用是聰懷如抱虎豹耳若弟臺日挾紅友問明花一切國事竟可付之不聞不見視不肖尚勝十倍樂也昔日與化力欲攜除台弟今竟何如無端動一殺機天必還以殺報如影追形百不失一吾儕處心固宜自審矣

答張鯢淵

蝸方折觸蟻復爭槐鹿已破蕉驢猶齧草玄黃天下亦何時定乎麒以國家　冤謂之外戎奸臣竊柄謂之内戎内戎不死外戎不止此麒嘗念及此未嘗不反覆嗟歎也陽羨茹而不吐彎而不觚偏與佞人作緣而畏與端亮爲友謂之負國詎曰不然然而度越時相猶可數輩視師一行實本忠愛蒴擦夜襲驛豪駮豈盡無功釁搆於中涓而錦成於太詎一失機節矢石交集平生幕客譜宗反攻蒙面明彈陰嗾移商換羽至是而陽羨始悔晚矣與化本是清流門墻亦峻而身居鼎鉉負同讐討賊之義反疑陽羨下石發憤挑鬬伐國不問仁人能無伯仁良友之憾迫范

督畏訊死不擇音　皇上爲之動念而二相一時並逮出爾反爾自爲瘡痏誰爲致之今幸　聖心至慈皆得待以不死而於國體亦大傷矣來之得銓雖兩相合力而與化居多

今其所推訊大抵皆已庚年間事蔣疏誣欵　聖明所洞悉也仰承語及敢畧據所聞以對　弁狠子野心固無足恃然激則挑釁啓禍而和則未始不可以名義相維不若左帥之剝床切膚也馴虎養鷹各有道焉知翁臺必辦此矣亡内蓋棺之日麒尚在途歸即杜門一切弔唁俱不敢拜仰煩使命遠辱存殁

皆知卸結雖藉乎附壁而銘勒已深倉卒占謝不知所云

與祁世培

郵見短牘便足千秋恨榜人遄發不獲一展地主之誼今不知何日再過敝禾重與般勤唱渭城也祝孝廉淵少年慕義疏留念翁實繇仰止高山此衷亳無夾襍突有緹騎抵吳掛號於指君處爲孝廉也合郡謀救不得幸指君力擔騎橫賴以稍安苐長安詔獄殺生惟意非得吳祖州老先生片紙囑其金吾遂恐孝廉有性命之憂此磊兄家年侄奔赴老公祖求必

得於祖翁也仰祈不愛齒牙之死致生在此一着不敢不爲九頓以請也伏楮不任詹跂

與總河黃又生

徃者石麒待罪長安蒙老公祖謬相許可麒亦歸誠無數竊自謂僑肸之交也已而出撫敝里麒得同諸父老鱗集仰流焉顧尊親益至而鴻厲益疎得弄癖爲之乎茲者麒被放歸里道出濟上兵燹恐懼之餘满擬得與老公祖卸杯道故快扆平生併商世務不意又相失於秦郵道上渹河淼漲雲色蒼茫指顧之間鷁首北矣麒自顧顛毛盡雪居諸幾何出處永岐

役會無旨徒積忉怛耳世路日險人心日非疆場日蹙吏治日壞誰能出而圖吾君者幸我翁勉爲之補救得一分即是一分毋徒問諸水濱也敝同年陸中台剔歷於巖疆最久則翁臺移書必欲以爲將伯之助苐親衰獨子有難爲情盍敝年伯齒愈八旬非子侍食不食非子侍寢不寢非子扶掖不能起即使意副公满腔熱血欲爲國灑而使此桑榆老親淹淹白雲之下天下其謂之何萬一朝廷不諒强之而出知徐元直方寸已亂必不能佐翁臺分毫也昔太眞絶裾老書生猶或非之世未有不孝而能爲忠者頫老

公祖設身以處也郵便小勒附摺伏祈台鑒

與南樞部史道鄰

山澤臞者不敢數數以賤姓氏仰溷記室是以展候恒疎非鱗鬬之善潛也留京樞務廢弛已極聞老公祖臨蒞以來各部曹皆嚴暮夜知公之清風高且遠矣苐左弁來徃靡定江左隱憂莫大於此而東川雄心頻於輒發位兩居皖似亦孤懸所恃以鎮我上流者果安在哉且獻賊渡江撕偪兩浙西江諸郡遂成既脫蘇嘗之間未必能高枕也應撫又悉索吳賦擬守鳩茲萬一吳門有事復何以應昔年閩府建於句

曲與操院兩江臺首尾相顧以成率然之勢良爲有見裁撫院而置應撫於極西俾彼此不相聯絡不知廟算何以由此老公祖可爲江南下一籌否紹理陳臥子天下才也從無有理君而輓南糧至石頭者有之自紹理急公始然明片語國儲下堦知老公祖能以此待臥子矣彭職方作何任使乞老公祖直示以驗麒言勿以情面相從也空械草草不敢多及翹首瞻然

與應撫鄭鴻逵

適作王臺庵小奏竟忽有尚湖趙景之太史與麒一

九書蓋爲其門戶事也麒初聞常熟廣文之事通邑若狂方竊慨嘆以爲法度凌遲一至此極耿耿抱人心風俗之憂即徼太史書固將謂之況又有太史書也益太史之意謂指君旦暮入　告祈可從容俟之審定未晚萬一勢不容已則祝氏致死根因宜得情實必不可橫坐無辜而抄搶奇禍出自讐家必不可假稱民變至於橫捏之单竄謗書必不可一字涸入爰書此太史爲友于之誼麒與太史交甚契知其言不妄然禾熟相懸三百餘里何敢强謂悉其情狀第與老公祖言國家立法之意與地方治亂之源何謂

立法之意夫法者所以禁奸戢暴止亂也如人命一事必須血屬具告他人不得與焉即血屬無人亦止許鄉右風甲呈報他人亦不得與焉所以禁奸也入命即眞自簡抵外詐賍者科以賍罪搶奪者科以搶罪所以戢暴止亂也夫如是而民欲無厭猶有借命漁掠者此立法不可不嚴也何謂治亂之源夫法行於上則治權倒於下則亂使民嘗知有法則治不知有法則亂搶一紳者搶衆紳之漸搶富紳者搶富民之漸愚民蚩蚩見搶之有利無害也其不相率而勸於搶者幾希上臺不塞其源而故入鄉紳之罪以助

其波而揚其瀾可乎故麒願老公祖之察之也蓋人情之所易惑者大抵謂紳强民弱欲稍示激揚以示風力不知趨利之勢合而成强獨守之紳孤而成弱强弱之勢已移而更左右其袒此膠執之見高明之所不許也伏願老公祖爲地方理亂計爲國家法度計反覆與致指君於入告之疏持大體禁囂浮權情實俾司國是者有所藉以不能眩於是非即地方幸甚太史亦幸甚

公簡撫按兩臺

嘗聞國家之有吏治也任則觀其所爲歸則觀其所

守去則觀其所忠故入其疆強宗歛手而小民鼓腹
其吏之能可知也入其里寒素儒約而令聞不已其
品之修可知也考其所歷之地或十年或五年而謳
噞孺慕不衰於初其平日非勉強爲善違道干譽可
知也若是者麒等得之舊嘉善令林公先春蓋林公
之令善邑非有激詭奇異可喜之事亦非有吐納風
雲任俠之行惟是有欲害我民者力護之使不得入
有可便我民者力請之俾必得行如是止矣見其在
治三四年間霍霍然幾幾然如有求而弗得者惟此
兩念迴環於胸即公呈中崖畧一二政蹟亦僅得其

梗概未得其神之所至也公自乙丑至邑比及戊辰
報政聲隆隆起時嘉興令留部嘉之民咸欲得以爲
君有說公者曰嘉實首七邑調居之兩臺薦易第一
茲固嘉民所祀求者但求公領之即眞矣公曰余何
所藉首薦爲苟幸無罪善民嘉民何殊焉卒不欲調
公恬靜皆此類迨己巳以艱去公在治時有太學生
敷扞法其父故巨紳也以悖逆訟之官公持之急是
太學生跳江右以千金壽一吏垣而托庇焉御公之
持之也撫一二絕無影響事令吏垣中之考功賴河
南道吏掌垣廉得狀異考功議會單時去其名太學

計窮復膊吏部胥於丁艱冊中改爲物故而考功遂
謂避計違衆察公去矣夫計典死孰重以死易計至
愚不爲考功不能懲胥奸而以護前矯清議亦可笑
也迨後掌道掌垣欲交章上其事考功不得已黍一
胥塞責故林令之寃即被計時已徧　輦上矣迨後
太學生抵法西市而公寃仍未白也宰與考功皆官
留京麒等過從問故則歸誤江右吏垣懺悔靡從而
公寃仍未白也鄭太宰爲公師麒爲公治民當處銓
路時皆深知公休息計典不敢動而公寃仍未白也
今渠徒步里門與二三後生談經菽糊其口絕不言

及戶以外事蓋十有七年矣里中紳衿皆慕義嚮風
奉爲師表於是匍匐上其行實於閩中上臺閩撫按
以官評係地方事閣筆未舉待本省撫按會　題生
等是以合詞爲請也蓋往者　國家功令嚴重諸大
臣省臺各兢兢爲　國家守法故即心知一二寃不
敢撓計開便門今遭時會　聖主中興有人提挈皆
得立致通顯獨是令重廉恥而輕功名故未有採聽
陳於　上前者耳自閩中公械到日邑民語及涕瀆
思來悲並無不持麒等踵而泣曰請復我公也夫以
公之吏治若是鄉評若是積十七年部民之謳吟思

可經堂集卷之十二

嘉禾徐石麒寶摩甫著

書

與方相國禹修

臘月有便郵曾致小札於鈞臺想上典記有日矣近日之事急則太操緩則太弛詳則太輕行則太重用則太驟舍則太厲此六太者平章之所不可不察也何也太操則刑峻而人重足太弛則法戠而綱紀靡太輕則權度短而爲鮮終太重則疑畏生而機宜失太驟則躍冶至而競風長太厲則摧折易而怨望生年來坐病皆繇於此故從來論治喻以捧水平之謂也　朝廷稍失其平行之於下便如陵谷相去萬仞求其無亂不可得矣　今上爲聰明不世出之　聖主老先生爲剛方不再見之名世而所值又當鼎革十二欲墜之時挽亂爲治轉危爲安不能不於今日有厚望焉不能不於老先生有厚望焉辱示指跪富哉言乎然採之輿論察其行事竊以爲不然陳守當大賢之後難乎其繼精明砥礪愈久愈亮人有同然譬諸赤子驟脫慈母而易他乳其啼號亦必數日迨其漸漸馴帖漸漸撫弄亦即眞母不忍釋手矣人見

其啼號之時而不察其馴帖之狀遽欲與之易乳赤子亦何罪令其日疑日畏於生母之手乎故前日指君之欲苛求之者過也因麒數行遂亦相諒而不意熟視疏中陳之發難竟在司理同鄉同官兩賢相阨實所未解顧林理坦中氷守實無可議近來人才難得麒以爲如林理者尚宜處之淸華之地收其慈和愷悌之用而不虞遽見摒彈未免鬱鬱結心血也兩官是非即指公之是非其他又不敢言矣仰承明問及於芻蕘不敢不以實對伏惟老先生審而鑒之新禧日繁惟有私祝不敢以一芹溷公府也臨楮不勝翹注

與祁督撫世培

輶軒崇屆不獲一具鷄黍地主謂何每望西郵悵焉疚懷計梅破碧痕茶呵紅綫正瘉珩再賁時乎跂予望之適尚湖趙太史敬之以家難號救於麒麒思排難解紛乃豪傑事文毅之後自當十世宥之又太史爲　國家明邪正之辨人倫爭存去之衡挫抑數年處之若固此其人豈不能平日敎弟於正致有地方激變之事哉細推緣起乃與弟名士錦者因鄉人祝廣文無故雉經邑中桑不逞之徒乘機攫取慮有脅

局托名激變遂欲一經盡之此公呈之不可爲公路人知之也今其事已經　上聞質成在即指君左右祖即分生死不可不慎必將廣文投羅之故士民摘抄之形兩索其實而後可以服太史之心併服傍觀之心也且聞太史之弟已赴　闕庭家中老稚皆賴指臺竭力護持不爲一面風影之詞所惑止是就事論事斬斷葛藤趙氏安而嘗熟亦安矣老公祖向按三吳摘奸彌變功在地方惠在人心黃童白叟至今思之以舊令尹之政告新令尹言易入而事易明此太史所幾幾以祈者也望老公祖慨發一言致當事焉又云聞林司理廉靜寡欲人也問指君以風聞糾核不知何事松郡士紳爭索麒言爲之排解不知麒不敢以口舌爭也念昔大計時是理賢否早在洞察便中并祈一言何如新禧磬至遥望額手何日抵白門敬艤艦奮湖以俟

再簡祁世培

日夜望星軺之過故前日爲趙太史摵中未竟崖畧又聞老公祖業已　上末閑賦也然則石頭之行將在暮春時候乎我浙向號寧宇許都一駭豎子乘吏之穢與備之疎偏袒一呼兩浙衹士遊狀約應者不

可勝數姜端老義憤塡膺慷慨誓師散金結客破家養士足張我軍然旗鼓相當亦不無小有利鈍茲役也向非左直指電返出境之權陳司理星廻䡎粟之車浙之爲浙未可知矣蓋紹理與東義風馬牛無涉也即奉御史臺檄察盤其地不過勾稽簿書平反一二獄案苟無騷於地方即報賢理稱最矣非有兵革之任也兵凶戰危勝則無列地之賞不勝則有喪事之誅又愚者之所易知易於觀望諉卸也乃陳司理自白門聞變叱棹即歸飈發雲逝不辭舍耘不怵利害不憚勞苦不避嫌謗毅然直馳躬親韃鞴除夕進師單騎虎穴誘其渠帥離其部曲與賊死黨六十人同至戲下駢梟境上非忠義膽畧兩能若是乎若使遲回數旬則二邑雖歸賊氣未奪一得打糧聚穀乘高設險我師仰面而攻曠日持久老師匱財必有他變張獻忠馬腦山之事可謂前車因其猖獗之易遂謂賊無能爲未敢信也司理胸書萬斛期抱古人自然口不言功而吾鄉清議明功罪以風將來殆不可無一通　上聞也即左直指再返禾中會侯公祖廣成亦不無望吾鄉諸君子發明其一腔熱血一片苦心此非祖翁與姜倪兩給諫誰望焉蓋此番龕定左

陳兩公祖之功自如中天日月人所共見其間功罪有可相准者有不可准者有有罪無功者按蹠似未必和盤托出隱躍描繪自在神脘至於犄角力戰各弁俱有斬馘而剽悍淫掠過賊數倍迄今東義村落一望甌脫不可爲訓惟遊擊蔣若來節制之師不妄擒獲亦宜表章及之以勸後之爲將者祖翁現處端臺梓里之事夾難嘿嘿故敢上所聞以備採擇臨箋主臣又朱同知輅膽決精悍功亦居多按臺功罪蹠附上

與錢虞山牧齋

閣下新禧何似人言入山聞不知人山反蒙於出山只應酬兩字便斷送無限年華日亦不足然膏繼之兼之家無執炊之婦膝鮮任事之兒麥雜米鹽手經擘畫益覺出門便難每望虞雲丹霞如觀歸既數月猶睽瞻被則某之所顧影自憐遡風欲結者也秦關百二一朝撞破西北一路殆難收拾且獻賊廻翔於衡岳左弁跋扈於江黃留京单虛危若朝露隆中臥龍豈得長臥前稜勒責備穀城此老自當今一片有心人在江南最久受知于閣下最深當必不使祥麟威鳳空老蓉山也竹亭任事憨而且駛遂至今日然其當日爲諸正人一段苦心自不可沒覆巢之下寧有完卵期與老先生共匡定之趙太史門戶之變愁甲務乙亦太苛矣若使抄沒之柄抄之自下不可不謂與亂同事也語云莫爲之前雖美不彰莫爲之後雖盛不傳太史爲閣下後輩排難解紛俾地方各有寧宇生死適得其平不能不於老先生有厚望焉兩浙之變甫發旋定上賴直指下賴紹李然臥子身入虎穴取虎如寄功尤最奇吾鄉得此一賢殊足張吾軍也承諭無傷公綠近來臨邛頗厭客使曹丘之舌無處可施奈何卒卒久不得報聊寄附候不他

答徐太史勿齋

公郎賁禾不獲班荆縱譚時事歸而聞之殊深悒悒負罪竦矣竹亭任事稍憨罹茲酷禍天下多事刀鋸湯鑊大都及於

然亦不過禍及其身不孝之典或尚可徼卽引交結之律及於流置自有竹亭子在必不及於太翁之子培遠也當今之日過厚不得過薄不得揆之天理而當質之人情而安亦可已矣若必欲任爲一身一家之事便非弟謀之所能及總之大孝在與日不在今日在永久不在目前

望翁臺鼎呂及之秦關破碎國家之事從何處做起計惟力行撫循以收民心力汰繁冗以紓民困庶幾救得未亂之處近聞漕鎮又復將來漕白盡困矣如何如何承諭草草布復

與同門吳磊齋

前有手削言東義事而未詳也今幸應時底定則舊按君與陳司理之功昭然日月而惡竹亭者又欲寬其家子弟於叛黨之內則誣甚矣天下事往往爲風聞所誤如紹興司理忠義素著吾鄉諸正人疑畏不敢用若非左公祖力排衆論而用之則浙之爲浙未

可知也顧今日啓釁之原在吏猥而貪法繁而苛賦日增而莫知卹也語曰去其所以害馬者而馬安矣昔日金衢之間有吳纫洪公祖品介而端治清而肅故向來伏莽潛消於不見不聞之地及其去也監司不足以樹型司理又無所彈壓小民失所依恃奸民遂得挾以爲亂繇此觀之牧寧地方詎不在激勸長吏有術哉如矣公祖者今當考選之時正宜擁之銓諫之席以爲賢吏之報則繼此者庶知所趣向而首議愛民矣乞老年翁留意弟南榜同譜陸坦持憲長孝行篤摯人也敝年伯春秋高偃臥有日矣止此一

子藉以爲命而責其絕裾以出此必無之理聞河部代　題入都并望齒芬錫類及之老年翁榮遷尚未見報令人心癢想新祉倍集總於此時得佳信也春風漸和百惟珍重

與吏叅費道鄰

居諸如流去日不返未須新禧春光行半撫時感事能無僂悒伏讀大教彌任杞憂夫病至和扁之所却走者始爲眞病事至老公祖之所棘手者始爲眞難疾風無靜林決洪無安瀾卽使退閑老子長欲蹣跚烟柳之間炙背檐籬之下詎可得乎此麒之所北顧

自悲也揆厥所自皆繇吏治請以近日浙事明之如盜竿許都者麒聞其始亦名臣之末裔非若三泰逃卒計無復之嗔目語難一往不顧者也因四方弗靖倜然有登壇食鼎之思刀劍自雄結納亡命以期一用無奈河清旣不可俟虎冠之吏又日夜持其短長取千取萬刻難寧帖於是乘民心之愁苦撫臣之被逮狡焉一逞豈得已哉向非左直指閩警星回陳司理單騎疾走發其感憤之心誘以功名之路牽臂同歸延頸就戮則浙之爲浙詎可知哉今當事諱言激變之繇稍移功罪之實則一時龕定之功雖大而将

來隱憂之處尚多　國法何時得明國是何時得定
尤而效之弊將安極良可慨也尤可異者許都之黨
有矣公子此原婺州人今罪人已得而一時蜚語嫁
害赦禾不知何故誠恐風聞及於石頭爲禍不細故
敢附聞左右幸高明察之彭職方觀民麒之素所北
面者今蒙老公祖許可知其益自激昂吐奮有自矣
感激感激伏楮可勝依念

與彭職方觀民

自水衡共事以來每欲步趨芳躅忽已瞠乎後之今
語睽又將廿稔矣有以夫屈獄之日鋼高茅之日長

也　國家用人有如積薪賢如年翁至今猶剌趣郎
署史鰌之慨何時去懷麒有自訟耳四郊多故　皇
路艱虞未被兵之處滇南遠在天外二粵又復見告
聞之□□有似養癰晉之蒲坂閩復蠶食其能任
國家徭賦之徵自四府兩浙之外蓋亦鮮矣乃許都
一旦蠢動輙有磨拳矯首而思應者此無他貪吏朘
削之日深小民性命之日蹙不得不爲鋌而走險之
計以苟旦夕之命故今日欲善東義之後當明激變
之因欲得民心之安當釋民心之憾弟聞許都年未
三十一佩牛佩犢之子矜耳翩翩自命爲佳公子與

東南賢豪長者游使弟早歸一年則彌予之門亦遂
有黃巢之跡矣豈真蜂目豺聲生有反志者耶無奈
長吏之貪窮山磬谷僞檄一敗株鉤蔓引大開詐局
平日馳馬試劍之徒度不可脫狡焉一逞幸左公祖
星返已去之輙陳司理滋決誘降之計徼　社稷之
靈一旦底定而金衢郡落賊所不斬不伐者今遂予
里贋脫矣又民之訛言亦孔之將東浙自有一同亂
矣公子業已就戮而妄指我禾衰門多過如此議論
正堪付之一噱或有言及至年翁出片語明之毋致
攪渾舊水剜肉生瘡即仁人之有造於梓里也真切

答夏銓部瑗公

高軒不易至禾草草後去慙何可言別年翁之次日
即那小艇入虎城晤諸臺長暢言竹亭事蓋姦黨律
文籍沒與謀反同而　大明令一款凡籍沒家產除
反叛外其餘罪死止沒田產孳畜若田地內有祖先
墳塋者不在抄沒之限夫坵壠且不沒況同人之產
子今復揭明止沒田產孳畜則室中之藏尚可寬也
各臺亦唯唯聽若律中止有妻子爲奴一款無安置
一款爲奴久格不行此事可無慮矣　朝廷處分此
案已覺過嚴皆緣部中不明律意亂引故入按其本

條庶幾交結近侍則輿義輿同入地下尚不太枉耳不然所亂何政不幾傷　聖主之明耶今日我輩力爭太華一半諒不致別有波害也北解事年翁處分正是弟意卽以聞之陳祖臺可也鹿兄欲徙宅而無其資弟不能爲戴安道造宅殊愧古人不得不以齒牙爲搆考槃幸老年翁資之牙許卽是此兄萬間也

答曹司李遠思

自昔瞻言洊隔歲月紛紛塵坱莫能具悉音問然亦微聞聲名蔚然也頃拜岫老書極稱英才卓品以爲後來之雋岫青豈妄許人者得此益深愉快我鄉之

光我道之亨無煩諜筮矣承教謹銘諸心所云似可恠詫一行仕宦此等何所不有總祈持正靜壓無多瞻顧我老卽容曲致如所諄囑過承記注何德以承之惟有存臆不忘耳不腆一芹非敢云報併祈慈鑒復岫老一函幷往銅陵君子亦祈晤間道意臨風企想莫極神留

答吳司李幼洪

恭惟祖臺儀庭德鳳華國文龍讀入索九丘有用之書領三光五岳未分之氣淑問播乘驄之獻皎月高臺祥刑贊持斧之規清風廣袖稜稜霜憲狐狸鼠雀潛蹤挺挺風裁鸞鶱鶚膺畢察外臺耳目而既效矣北樞喉舌其式資乎石麟蔭邇枌榆倩周叔杜過承不我遐棄容秋玄對何啻神映秋水而峻嶒玉立退而嘖嘖使君輒作數日思矣以今　天子明聖賢相吐握虛攬茲日應召朝陽首重豈伊異人哉勉旃以爲時望則山中人之所拭目惓禱也使者之辱心焉載之率爾報謝不盡翹切

答陸代巡嗣白

遙聞風烈埋輪之節何足重數正不惟栢臺十分氣色將來回天浴日許大作用只此膽力有餘矣拜教

娓娓樹心世道甚爲閑閑桑者亦何敢深言天下事然正人在事庶幾補衮有路此則迂老所爲　君父厚幸也八閩狙悍姦宄叢生至列在薦紳縛官長之手而令不得展風氣惡劣昔頗知之曾不意江河之下比乃較劇此正居高者挽回之日矣底事得其要領秉正不阿惠文之風裁實所應爾彼樹幟者卽多作伎倆能蔑閑撓正耶太跳既行靜須後命一以不聞不見持之無致禍結兵連此大學問大識力總無奪此矣所示謹當如指誇老敝年兄老成端慤司理君謹潔英敏庶能仰承爲理既快共事之雅尤深揄

祉私慶然緇衣敦好玉成後賢早知盛心所屬而某一念惓惓則更三致意焉致蘭二種其荷垂神紉芳味與此稱蘭訊矣感荷難名其他貺賜更屬過情又不敢自外不貺聊旌遠思非以爲報冗次率布臨風未盡瞻企

與孫刑垣北海

憶在長安時風期相許道義相親非朝伊夕忽以議獄忤相片語相激幾罥不測仰荷　聖恩懃還骸骨歸今思之遂成夢境蕉鹿塞馬寧有定哉吾輩立心只求不失其正而已惟是遠違教言不能不鬱鬱結脾肝耳李張二賊驛動天下勢成燎原將何所底江南隔在天末緩急救援莫及近聞闖又破晉窺畿不識果有之乎有則戡定何日杞人之憂未有艾也如何如何

與馬掌科培原

弟既數有手上亦復兩奉手批知翁臺念弟不減疇昔感激奚似仲春有客自郎歸云吾鄉諸長者爲綢繆桑梓計擬以弟與劉念翁代匱不知何故忽有此論若以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則不惟弟不能卽念翁亦不能若以然灰路斷借此千載則不惟弟不欲卽

念翁亦不欲君子愛人以德想翁臺亦姑從衆議而心知其不可也秦疆淪沒賊有家矣賊處建瓴之勢我無破斧之征割據可慮借食更可慮不知　廟算若何以紓田間績室之憂也孫掌科北海向有同心弟有小緘附致

與鄭太宰玄嶽

憶在長安依依宇下春臺華胥未足云喻春明門外醒酒脂車語必憂時笑或破涕去住關切情各自喻當此之時其亦惟以老先生去荷矣延至夏月衝解維瀕危數四卒有天幸始知長安之風波甚於戈鋋慘於　狄不可嚮邇也一路與劉中丞參差前後危則相戒驚則相弔又得親生孝廉爲伴道味稍稍不孤惟是老先生蹇蹇寡諸憂念不置比至德州與觀計案見諸難處巨貪無一漏網是非之公高邑以來於今再見因酌酒酹地謂老先生此舉可不負此出矣不意後來雲變波詭山飛海立□氏之干學未庶於闇道識不足以配才援弓向人而省括未審開關延敵而營壘未密一失機節拉羅自壞徒足殺軀誠其自取然誣贓數萬茫無一據窮搜力索僅得録盃數個衣服數襲而已司敗擬律比於姦黨遂與劉

翅何頰共誅豈仲尼亦爲已甚乎葢某之平日素不善其所爲當熊姜讞上片言激　主遂至投杼彼有力焉思某不受其所敎也然某卒無怨憤如不見聞咎毀其面目不必念其本來庶幾大道爲公之意及其敗時臺省之矢交集座主之怨漸彰而平日之蛩駏相倚蠙結相托者無不反脣相譏下石恐後人情厚薄殆可畧見然則世之翹然以意氣自負天日指盟者視此亦畧可衰止矣噫朋友之道晦而君臣之義亦微今之壺漿迎賊甘爲僞官者得非此類爲之權輿耶封疆日蹙國勢日夷仰天叩地爲之浩歎南國上流驕弁盤踞有似養虎羈縻鎮壓何道之從老先生悉彼形勢幸爲某一指示之發其愚錮解其鬱煩也久欲馳候因歸家卽有亡婦之變躭閣至今罪戾已極想日來杖履甚適新禧轉佳種玉幾何殊願慰所渴懷也不腆薄將乞鑒茹之俟廣成托致惓惓椒儀並上臨書惘然

與劉總憲念臺

春來杖履想佳刪詩定禮秉敎宣鐸障旣倒之狂瀾啟人心之長夜非老先生誰望焉某邇來多病不能趨侍左右以諮所疑眞所謂西家愚也先生何以敎之長安議論欲以翁臺與某分練兩浙鄉兵素有二
明旨不知此事自地方官府設誠致行卽現在額設部伍時其簡粟汰其老弱精其蒐閱自然退可以捍圉進可以入　衛何必更使局外之人越樽俎而代之乎部咨到日老先生定有大疏陳其利害來審尊
旨若何幸先示一二貴府半刺沈公祖向在麒門下素知砥礪不知何以左遷至此其雅意願入宮墻一望見宗廟百官之盛幸勿麾之戶外或有敎言卽此公祖有便役可爲書郵也草草不多及伏惟爲道自
玉

與黃撫臺跨千

三衢績解之孑遺法臺悉從寬政所謂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矣如此善後反側可定烈焰可戢今日　國家之事無大兵與漕借漕爲市者往往肉民以飽旗不知民散而漕詘以漕爲家者往往進金而退粟不知金生而國困此兩者知老公祖所不樂聞也而事有甚於此者近日嘉秀之漕兌是矣推原弊始大率繇於土著之奸勾引爲利而官府以一切苟且了事爲幸於是九石八斗之隨潤勒至四五十金而未厭也衿士膚髮委地小民肝腦狼籍折乾不從亦復如

是極力號呼無有應者夫民有疾苦而不能上聞此秦晉之民所以認賊為父而江右之民未亂而先去其鄉也大可慮也竊念驕旗卽不敢問此土著奸民之並緣為奸者地方官府力能制其死命何以亦奉之如驕子而不急殛之以清漕蠹乎今幸署糧道公祖廪廪操三尺以從力酌軍民之平庶可稍甦一二然以未得晉謁皇皇欲歸會城老公祖何不下三寸之檄令賢道終始禾局以寧此一方乎又接邸書云寇報前驅已屆懷慶而　騎亦復窺關輦上大震此正封疆之臣枕戈磨掌秣馬束芻以俟之時也況聞

近　遣輔臣視師桓桓之旅不能及千樞部是以有特遣職方練兵東義之役非胥之原黎民所懷想地方不無惴惴驛騷是恐然　王命也而職方何孝廉恪人又甚賢使得安意行志練成一旅忠義之師稍有緩急卽令將之而北亦可省地方他日調度之苦將伯助予不能無望於老公祖爲東義激變之縣長安巳悉恐舊直指報章未必水乳似尚壓祖臺乙夜之慮新父母又不至小民如在湯火如何如何臬幕黄以陞是庶廿年肺腑交窮而有守使署一篇俾令必有可觀願老公祖留心焉又敝門生沈諫今爲郄

與二守其人亦素有志趣幸勿以明經少之武弁如蔣游擊義勇可鼓盧洪裔忠誠可任兩人著功東義節制之將也忌者頗衆故敢言及之願老公祖力加護持激勸必可藉其一臂之用伏祈丙鑒

與施中丞四明

天下之患大率繇於是非之不明用舍之不當而此兩事惟御史大夫得斜正之今　國家以翁臺居斯地卽是非可明賞罰可當矣弟以山埜老農不復與覩邸報故於翁臺之建白風采不少概見嗛嗛焉如朝饑而未有以慰也則請試問一二事如曹道長秋

岳議論慷慨吾鄉之杰然亦西臺之杰然者其事甚白何以至今未雪也吳大理瘂山沉毅果斷一腔血誠乃心　王國胡以至今未節鉞也其萱萱與帷薄交譏計典與與評共棄者胡以貪緣得入至今未逐也蘇嘉何地而缺守經年不補激變何事而勢吏仍復衣冠凡若此者似亦先生事也先生責也其他故未敢深言也願翁臺爲弟示之

答史叅贊道鄰

革禾海角邸書時一兩月斷絕而草埜陳人亦復一意杜門寡所聞見前月廿七日會徃謁選北上抵潤

折回叩其所以始知劉丹散伍於清源高傑踞張於淮右咽喉一線遂已蟬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麒是以攬衣傍徨中夜悲嘆卽理舟艋過吳門一訪　神京消息甫次金閶台劄儼然至矣時前月廿九日也捧讀三四涕泗泱頤眞定失守督撫俱亡雖黃巢逆燄終擒而洛陽危形已見　廟堂之上倩誰出而圖吾　君者昔少康自竇猶於有仍亶父辭邠率西水滸今日之事毋乃類之耶抑虞旬舞兩階之干宋室決澶淵之渡　六飛親駕以討不廷姑待援師四集慮善而動也夫鉤陳天仗久譖孤虛雲煇翠華孰司

圉牧汾陽之弘獎唐室忠定之誓師平江知非明公莫辦此矣泣血枕戈良非虛語臣之事君子之事父苟遭時不幸忽有急難卽强者宜力效死弱者輸將故誠大義所在自不可解故捐貲與致身孰難孰易名節與紅朽孰重孰輕想有志之士必不以此易彼麒奉詔之日卽飛傳檄致鄉老困在吳門首移蘇郡麒故貧也悉索敝賦以身先之知燕頷之涓滴何益於燎原而蚊吻之叉肱或可以勸義走信移牒江南兩浙次第舉行郡邑頗遥大撼惟一度星夜知會必得兩月方可徧達貢金幕府尚難刻期顧念此何時

也關斧樹粟以慰朝飢採金鑄鏹以理晨梳詎曰非計虞巳後時故當濟河焚舟之日而爲沿門持鉢之計竊恐迂闊而無補於事也任天下之重有經有權近聞百萬漕艘折頓淮上則數萬行糧可借爲用又嘉定十萬漕折解輓靡從尚懸縣帑此翁臺今日傳檄而明日卽可致戲下者也又五府白糧鮮次待發未敢征進其數萬水脚徵在各邑亦翁臺可與各撫計議暫移那爲餉者也以　國家之物供　國家之用題目甚正取辦又易願明公熟計而審行之若諸紳捐助一有定議卽可留爲將來軍需麒固不敢不

黽勉效將伯之助其費金三十兩仍歸左藏一介[illegible]使往來道里不敢更煩明公擘畫忠孝二字[illegible]翁臺負之以行令人遥拜下風哽咽不一

再啓

小蠢跳梁一至於此想　朝廷蒿目望援非一日矣捲甲疾趨宜在旦晚待助而餉勢必有誤如前說可行也又可慮者留都今日視疇昔太平之時更重近聞人情洶洶峯峯鮮有固志祖臺參贊重臣殆難輕動料餉還師托付副樞以行而老公祖則收拾淮左淮右江左江右以待後命不然如負重擔者脫一頭

卽兩頭俱脫矣可不念哉凡做大事以得人心爲主得人心以安靜寛大爲主前事之失後事之師無論其他卽如近日科員催漕内員催贓皆設法𢪛民之事非設法肥民之事人心安得不離秦寇之發始於卿員之催積逋所催幾何而貽禍至今不可收拾諸如此類小得大失此人臣之爲國謀不忠而土崩瓦解之所繇成也合計天下大勢惟有江南坏土稍稍乾淨耳然石城之蓋藏老公祖所知也江南之民止有田房而無蓄積故其貧富可望而知不必深求也邇年以年豪右盡於飲博臺榭小民盡於貪吏榭胥

萬畝之家縣而不得一矣二萬畝之家郡而不得一矣三萬畝之家會而不得一矣此老公祖可執塗之人而問之者非大加樽節愛養更安所恃以爲安攘張本乎老公祖欲爲李郭事業再造　王室當思此言矣天下事尚可爲亦催一兩月内布置一局兩設立一規模使人曉然知有必固之形則人心定而百事可做願熟計而毋與俗同

簡蘇郡紳公啓

國事至此令人飮泣不休南叅贊慷慨誓師苦難措餉因發傳帖求輸我輩　君父之讐義自不共苟利

社稷何受髮膚祝家所有盡捜急公臣子之分也輒擅以支𢦏壓之來楮亦先從𩲸始之意仰祈同志各列樞啓左方遣人知會者郡中乞勿翁徐老先生爲主訾熟乞牧翁錢老先生爲主崑山乞瑞翁顧老年丈爲主太倉乞駿翁吳老先生爲主吳江乞中翁陸老公祖爲主嘉定乞廣翁侯老公祖爲主事在燃眉萬勿緩祖

簡夏銓部彝仲

以國事馳至吳門吳門洶洶若謂幽燕陸沉也者闔令任年兄京回遣人覔來一會不可得隨馳至京口

南叅舟捘南叅贊書益悲憤欲絶乃道遇廣翁公祖得兵鎭之捷爲之稍解又知保督死於兵變順撫止負重傷昌撫兵譁起於协守者偪之而譁似未有大作逆事讀大教種積石畫匪矣所思𥛁師勤　王鑿凶而出當事似無再討但以南叅贊未可輕動宜料兵聚餉付之副樞以行蓋以副樞署叅贊人心必離而近日南京遂操天下全局料理淮左做右江左江右諸處爲　朝廷收拾一小小家當以爲西討北征之具其功十倍勤王如此兵力如此時勢便[illegible]二萬總是兒戲緩急無朝全在因勢利導處[illegible]

如劉澤清高傑諸人或用或不[illegible]
不得矣吳鎮一勝便疾又輿[illegible]
無非畢之使叛也宋高宗撫諸名將皆中[illegible]
頭一着惑於僉賊便終不振耳如高宗[illegible]亦[illegible]
哉大抵機權之行皆本至誠至誠透露即是機權今
人認做兩件所以行不去　國家大事皆從此誤可
嘆可嘆近聞　廟議聚訟南遷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人雖狂而言不必狂拘泥死守似非臣子愛　君父
之道吳鎮避兵久處京圻必有變故若藉其扈駕而
江南各鎮撫之兵相繼責發相望於道即翠華南幸
不妨緩轡徐行其諸大臣仍半留在北與勳衛居守
半携之南以謀恢復似亦未為全非昔人云不有居
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亦正為事勢萬不
得已而設若國君死社稷　皇上當如此說臣子不
敢如此說未有為人臣敢以　君父為孤注者恐失
此機會求南遷不可得也恪老聞有使者北行擬有
數行復穀城欲附之去乞年翁問聲容而不一

簡平湖紳公啓

國事至此令人飲泣不休弦高一賈豎耳非有食祿
之義犒師紓難卜式田舍翁耳不嫺詩禮之訓輸粟
助餉忠義發憤於胸膚髮自輕於外况身外長物志
切同讐者乎南參贊銳志勤　王傳檄輸餉本省標
軍公祖亦同此意當事者置身金革之中在家者力
任芻犒之事固忠臣為　君父之義亦智士保身家
之法也除史道老書稿錄送郭丹老外敢推明厥旨
徧告同志雪銅駝之涕已昧先幾血鄭畋之書艮非
得已幸我高明亮其悱惻

簡侯道臺廣成

適會張玉老譚及　國事駭絕痛絕急急收拾江淮
為進戰退守之計刻不容緩蓋固江南以待　乘輿
尚可成立小小門戶若復觀望停緩兩月之間我屬
俱為虜矣賊之前驅所至稍有抗色無不流血數里
然繫組而縛跪迎馬首者城下之日責以輸餉盈萬
盈千夾拶不足繼以炮烙噫此孰非稱臣送款者耶
而挫辱凌虐至此一泒前引一流後隨甘心折了名
節又折了性命何其頑不靈若斯也　中諸老不思
料財集餉自固門庭惟暮夜相商避敵之計恇怯如
此不知名義亦終必降而已矣舉一□□而其餘可知
也即日馳會撫軍度四五日可歸歸即抵白門會南
參贊闖陪京之人惡參贊之執日夜騰謗如呂豫石

故事逼圍若狂鋭飑可慮當此之時須得合謀定策以收人心岡羅圍爲掃蕩張本年歲可坐視不出耶我兩人同趨石頭清息時勢商畧損宜亦臣子之義萬不容緩者望之望之

勸義書　原題曾天

啟啓各位老先生我　國家養士幾三百年而秦晉燕趙之區或面縛請降或逃虛自匿鄉紳守令監司撫按師師巾幗求免一死無有一殉睢陽之節一瀌處存之涕以伸大義於天下者豈天道無知人心盡死遂至三綱九法攸斁至此極乎或者疑今日之用

人太薄故報禮不重竊謂愛才破格至　皇上極矣如特用如保舉如起廢如解綱何一不屢　睿慮惟是庸相盲瞽時有借徑致生疑阻何虧　聖德乃敢歸過　朝廷又或者疑今日取民之太厚故四方離心竊謂安靜養民亦至　皇上極矣無聲色狗馬之好無瓊林大盈之積無游觀臺榭之費無酎金手實之令何者不是　皇仁甚至議欸議撫無非屈巳蘇民而逆焰彌張致科斂何損　聖慈乃敢歸懟主上故各地之案師潰衆望風迎拜者實臣民之迷惑逆倫非　主上之有遺行也今夫家有奴僕謀主

而掩其室廬田產者愚夫愚婦必有公憤庠序學校必有公檄紳貴守令必有公討此豈有共主之誼哉民以綱常名教所在人人得而誅之天理民彝不容一刻泯滅也李劉二賊抵隸亡朝祖父世爲臣妾食毛踐土無逢菑害長有子孫　國恩何重一旦嘯兇聚逆稱戈犯順與人奴謀主而私掩其家室者何異普天率土俱有同讐之義俱負討賊之責與路人生僕更殊顧休息逆焰抱頭求活明於彼而暗於此獨何心與語曰桀之狗可使吠堯吠非其主也夫主雖不仁一爲之主狗即嘿乎不忍不爲主司吠益激於

噂昔之恩而欲主食豢養之報也今以堯爲主不能吠桀又從而隨之眞禽獸之不如矣然使降果可免猶曰畏死而隱忍出此也長子降紳王之相肉盡於炮烙命頓於金窮此豈非組頸迎拜者耶而胡以不得免也又使逃果可免猶曰畏辱而顛越出此也乎陽逃紳申嘉言檄家奴以縛主施極刑以畢命此豈非遠竄絶谷者耶而胡以亦不得免也現任守令此類更多乃若李元居銀臺城亡罵賊不屈反容嗟其忠義任文水侍御守汴殺賊甚銳願傾慕其風檄蒙而澳認之效若彼忠義激昂之效若此人亦何不一

蒸悪之耶盖賊本豺狼無厭虎豹難親磨牙辭血擇人而食是其本性故其譎計先以假仁假義誘我人民繼以鉗烙刑誅索其金帛嬌姬艷婦奪之懷中幼女弱兒弄之掌上十五年以來靡日不然矣信奸細楊訓之小仁忘父母不共之深憤同聲附和謂賊輕刑薄賦愈於王政是猶屠豎待時烹宰暫歛鸞刀拊毛以柔之甘寢以飼之禽恍獸析如游樂國不知殘汁在前金刃在後也良可哀也哉 高皇浣濯腥穢重開日月我 皇上剪除醜逆再闢乾坤功高而業必永澤厚而流自長區區小醜豈能改步況賊毒焰薰天惡波竟地殺人累萬萬流血數千里倒置冠屨凌軼綱維罪大惡深數窮理極此殆天亡之候也昔張角統三十六方之大衆一朝沉族於廣宗黃巢挾百勝之餘威倏爾斷刃於虎谷固知逆天理者雖强必摧秉大德者雖弱必存從古以來無一爽矣三吳素號忠義之鄉人懷慷慨之節遭茲 國難各厲血誠因家力之饒乏權養士之多寡剔隱估輿中飽咸捜捐以急金計三吳兩浙之間可養死士百萬扶義而征鼓行以北掃羣寇於惡極之餘起 泰運於中興之會庶 國安而家亦可保 主固而身亦無虞覥彼蒙面喪心身辱家破者不貞溢異狀香穢殊等哉顯名厚實無出於此小啓至日乞以辭說各諭其父老各勉其子弟自古無成王之賊子亦無不敗之窮兇財幣甚輕名義至重與其拱手獻之仇讐死有餘臭孰若先事資我敵愾沒有餘芳哉昔臧洪殉身私交而合邑盡爲效死張巡懸像慟哭而宿將無不揖生風行草偃是在司敎化者倡率之耳南參贊史道老我撫軍黃公祖今總督張玉老皆即日誓師響凶而出專待芻粟以安士心 石麒不勝飲泣待命之至

此書稿成於四月二十日未聞 君國之難也越十日而白解自燕即歸具述冤情甚悉嗚呼 龍髯莫逮號淚何窮此恨未伸飲喉非痛 天子殉社稷先帝已獨荷大節以歸天國賊在秦陲後死者可任三綱之掃地誓血復讐枕戈待戰臣子之誼也凡有芻粟應即捐輸庶幾不共之義云耳 石麒再涙

答劉總憲彦臺

前聞翁臺與姜寶老慷慨誓師欲抒 國難 麒雖孱亦擬糜軀以從不圖措手莫及冠禍酷烈覆我邦圖戕我臣民 先帝殉難 青宮蒙塵慘痛至是生不

如死而平日侈譚節義凌駕人倫如□□□□□等揚揚僞官稱堯道舜恨相遇之晚天昏地慘獸心禽行一至此極則闖賊之罪又當末減矣吾鄉幸有施倪周吳四忠臣相將死節猶不愧名節廉恥之鄉而世道人心可悼實甚開門獻欵者大抵皆屬閹寺文臣則張伯鯨勛臣則　亦與閣同事尤屬可恨此皆得之牧老者似可信也　監國踐阼臣民有主可爲宗社慶第賊鋒鋭不可當而叛族之親在江以南者爭思獻謀獻地且驕弁嘍啰而索餉如虎夷下觀望而語戰如羊天下事尚可幾倖乎近見吳門邸

抄翁臺與鄭玄老皆以原官召用夫用人風紀是新朝最緊要地丁此時勢每事草創雖非吾君之子猶是　神皇帝之懿孫也均負討賊復讐之義又何敢以引年之說不出而圖匡扶龍定乎竟不知紀綱法度人心風俗神氣元氣消磨殆盡當從何處收拾耳程嬰杵臼私門之隸也一爲其難一爲其易翁臺可不思起而爲其難者乎鄉約保甲自吾輩事第人情皇皇子衿猶喜生事一行保甲便多扞格幸巡道甚賢客與熟計而力行之措餉一節明論甚確聖人復起不易斯議亦即告之當事草草附覆

答侯廣成

金閶再晤時尚謂　國難未劇也不圖蒙而喪心之人相率迎拜遂至失守十四葉聰明慈愛之　聖主投繯西山此恨此讐何時消滅若使一慟足以傷生則麟巳久在泉壤矣　監國初立虛懷克讓似是中興一機而遥聞羣小利其易制復爾比周相煽顛倒黑白朝廷在則思攘臂爲朝廷之美官賊至又將倡首爲賊之勸進安往而不得甘衣美食焉此無恥小人到處榔明花媚而山林草莽之人反義憤塡膺悲來欲絶者也世治則君子在内而制小人世亂則小

人乘間而侮君子此裴晉公所以幾中盜手也祖翁亦有是耶日聞輿衛易之防小人者至矣願祖翁留意焉勸捐勸助非賢者事而一叚憂國卹緯之意不能身披矢石躬擐甲胄爲　國家復讐自不得不計出於此此治麟有當哭一書亦大意在哭人心之死也謹呈請教北信有吳鎮三捷闖賊踉蹌西歸眞耶僞耶想祖翁必有確耗伏枕作草不能覼縷再祈面布

與史道鄰公書

敬啓適讀台檄糾義勸　王以曲直爲老壯以順逆

爲强弱先聲所指知是小醜褫魄之秋矣生等共有討賊之懷俱切同讐之憤敢不黽勉悉索覘力所至乎　國家多故人才難得故自古名世大臣無不以愛惜人才爲念而天之生才不能兼賦隨孟方員者靡靡可親而緩急罔賴孤行一意者落落難合而艱大可投所恃非所愛所愛非所恃此集羽多腹毳張網鮮巨鱗動輒抱乏才之嘆也邇者吳門倪司理才本鞭風駕霆守亦含荼嚼鐵可謂無負地方矣而不知占於無首戒於無徒幽蘭當門鋤亦自取積毀之餘骨銷已見向所口噓筆錄之人皆心存觀望倜疑

莫救聽合郡父老子弟孤憤向隅狂走奔訴而不爲之所獨老公祖於七百里外飛章慰勞期以將伯此李文肅延納後進敎誘無倦龐士元所謂拔十得五猶恐失之之意乎眞古大臣以人事君之誼匪夷所思蘇郡衹士仰激高誼匍匐重趼陳訴交戟之下夫被讒去國之吏有何氣燄能使人舉國若狂如此可見三代人心直道具在而此李平昔治狀亦於斯畧睹一班也惟老公祖哀憐特與代　題俾吳郡士庶月來欝結之氣稍稍一吐則知人之明與逮下之仁兼得之矣生等拭目望之臨書惓惓不一

答吳巡道曾閎

會城不循典制先期成服然亦未嘗設　位哭臨也大情洶洶似不專爲發喪似當諭廣文詳告之在我者皆　先王之制則衆議想自息耳各院皆思拂衣此發卽是奸細豈有　國未改步　新君踐阼而爲大臣子者遂得來去自繇恐一日未爲闖賊之臣一日不敢作此想張此口也善邑紛亂由在紳者責紳由在民者責民紛將自定似亦無難處也草草附覆不盡外當哭數秩奉台覽或致諸相知者

與吳巡撫石袍

新朝草創事如蝟毛而勛闈比周歸於內扈帥阻兵肆於外卽微闖寇何以爲國眞令人不寒而慄也
先帝升遐更三月矣未知　梓宮何處封樹若何尚未見特遣體訪使臣間關省視因山爲陵掬水爲墓徒使蠅弔烏朝猿啼蚓泣夫何忍言昔　福王殉難
先帝尚遣一勛臣一黃門一中貴驗諸含歛今日事體宜如何重大而僅　勑司輔馳一健兒應故事則羣臣之悲思　大行祗具文耳安望以復讐雪恥爲念期捲土之重來護松楸以無恙耶台弟旅襯何時可歸北望鳴咽百身莫贖請郞公疏出自龍門手筆

公書則弟麟自爲之往返印章遂逾旬日聞海鹽巳
有公呈似宜與之俱去謹奉稿上劉念老初十日行
矣麟亦擬於出月即行種種應做事件願手一通示
弟懇懇

答黃撫臺跨千

敬復治某岐路之失未補亡羊識道之明遠慙老馬
遭時多難空愴形神自分與蚩蚩之民耕汙邪以輸
稅畢殘景於蝸廬而已矣敢信眉吐論發傷時之末
議賈不測之深禍哉顧蒙老公祖不遺爝火誘之使
言則又何敢不採衆竭愚仰佐萬一也用是崖畧一
二爲左右陳之葢惟正之供一歲有一歲之會計即
一歲有一歲之縣單使百姓按數而辦依期而納法
甚備也去歲計部又發一易知單內註縣官不頒此
單者撫按題參納戶不領此單者以欺隱論亦至嚴
且核矣而嘉秀悍然不顧獨廢縣單預徵巳及十七
年之半而十六年徵額納戶茫如也大率視小民之
强弱爲派徵之多寡甚有一畝而私加至二三分者
百畝之家所差不過二三金隱忍不言矣况百畝以
下者乎夫一畝之分釐即合縣之千萬也匿單而厚
徵似嘉秀之所獨也印官殆蒙委之不知小民安得
不窮此父老喁喁望究給於祖臺者一也按十五年
額徵自正項以及三餉合併記之每畝徵銀至九分
六釐有奇如是止矣至十六年忽派至每畝一錢三
分而嘉興戶胥尚云叅巳也夫前之暗派猶泣止是
鄉愚此之明增悉索不遺民官而且暗派者又視明
增遞加也若云加之自部必有　朝廷科派之　明
旨若云加之自司必有兩臺批允之詳文何不明目
張膽與小民共知之而致逼囫且疑且懟乎夫一年
之妄加即後年之永例也此父者喁喁望澄清於祖
臺者又一也按往者除正役點僉外其餘一切雜役
徵空役糧長名下每名納銀八兩三錢作爲津貼路
費差官領解袁然巳足此經潘道尊詳定官民兩便
久矣不意邪徵八兩三錢者忽十倍增之每名科算
八十兩有奇然徵之者猶曰將以免民役也而雜役
復如故則徵者何名納之者猶曰將以免我役也而
輪役又如故則納者何爲前曾函問署官畢二府云
此以充上臺各役工食加至每名百金猶存見少夫
廩人在官自有代耕之食詔之　朝廷賦役羣書巳
有裁汰之　旨散之閭左奈何使一人耕之衆人聚
而食之若今郡縣每一衙門皁役盈千累百所過之

家甚於兵寇是亦不可以已乎而借以科索無已也此父老喁喁望釐正於祖臺者又一也近日嘉湖粟訟無如白解夫白解賠累傾家蕩產各有其繇有侵而賠者有愚而賠者有浪而賠者有付托不當而賠者侵則責於子毋愚則責於代桃浪則責於泥沙付托不當則責於鼠雀此皆不可為典要不可謂之眞賠若糧足人辣萬不得已而賠者散戶每名不過二三百金批頭不過千金足矣所以致賠亦有其故在外則官府有水脚抽扣之苦部運協運勒索之苦至揚州有船戶打加添之苦至臨淸有船戶勒起剝之

苦漕糧船買幫之苦此則民解之所有而官解之所無也在內則有各廳驗糧之費剝船倚恃勛戚勒詐之費各衙門撥催使用之費差役需索之費車船夫偷盜之費各門抑勒拿訛之費此官解民解之所同也故官解之費度半民解可以報竣乃昔日更民為官意也今就嘉興一縣官解言之除民解舊額公費七千七百廿六兩零外再設公費九千六百四十六兩有奇是每名合新舊設費共一千九十餘兩而預徵夫風米官員人役飯米等項不與焉亦可謂不貲此差矣而前解李通判以為米足與二三奸解作誅

舞文求加耗貪得無厭一至此乎今之議解者公然欲於前派每畝五厘三毫外加至二分合本縣八十六萬九千五百畝有奇之田計之是比去年所議之加又一倍也夫點殷而充所費不過數姓履畝而加則合縣俱困矣是欲以官解蘇民者反以官解病民也可歎也又如平湖十二年白解初云約欠千餘金及立券時卽化千金為三千金矣迨今追贓時又化三千金為一萬二千金矣此皆覈前後與鬧之事初信解運為眞後察官催是妄不料較人之欺米免宰乎之悔北解傾家大率類此何得槪謂役重恣意饕

餮使百姓歸怨　皇上乎此父老喁喁望蘇息於祖臺者又一也若夫豪強兼併之家如鷹鸇之自戕其類胥隸相倚為惡若虎豹之各負其嵎甚至伍百一餐之饗過於何曾判鄉牛胥之飲擬於王愷上下師師磨牙吮血以供一擲民何以堪振綱肅紀維風起敝祖臺能無加之意乎至於近事之可商者北藩棄國南下聲欲立馬湖山夫三吳財賦之地　高皇不以封其愛子親王雖位國有恒章頃福藩殉難世子出奔自屬有名然猶借抵河北側身候命與今之輕去其國擇地而蹈者異矣鄭人棄師春秋為戒不鄙

王命何據擅制此長史承奉之為王謀不忠而妄冀因以為利也亦何不一問也今雖僑寓潤郵似非爵來本念若使扁舟飛渡儼然南面稱孤當此回瀕纍沸之時豈無暗邀人心之懼又不獨為害一方已也人臣義無私交嫌疑理當自遠竊謂老祖臺即宜會題防之未然不爾將來悔之嗟何及矣其他獎義勇以守要害申保甲以消奸究則祖臺素有成竹於中無藉獄喋喋也因有京口之行報命逾期仰望原鑒

答吳石袍

失柱摧傾日月顛覆雖靦聽尚熒終是屍居餘氣耳

想年翁臺忠義肝腸知必同此悲憤也賊之檄詞有曰主非甚暗奈孤立而煬蔽獨多臣盡營私為比周而公忠絕少覩賊之言亦知　國家之敗敗於臣非敗於　君也詬辱如此而蒙面事讐全軀保妻子之輩連臂接袵相率為馮道留夢炎行徑草表草詔稱尭稱舜寧復知天下有羞恥事乎弟某於四月三十日始聞　國難惶駭欲絕狂奔盡氣行過毘陵會錢牧老知月之三日　監國已定遂即回棹其策立根抵殊駭聽聞未敢遽信第熟覩邇日行事　監國似權虛名於上而求翻案求大拜者或連黨與或奮辱

吾圖快其意而不一顧　國家之卹者十倍　先帝時甚有其子儼然偽官策名賊廷而其父又爭枚藉者中興事業大略可見勿問復讐矣痛哉東朝拘留賊所今聞北犯之兵盡為吳鎮所殲賊復挾以入關國家養士三百年而仗節死義喋血報讐竟出師武臣之手可愧可恨哭臨之後某即來哭令弟年翁併商被髮入山之計茲病中不多喋外有勸義數行草於未聞北信之前為參贊諸公助餉計者並上侍史乞以聞之同志

與

壬癸之間再奉麈提知慷慨肩任天下一人而已拜別以來見潛遂隔回憶進事眞成夢境　天地忽焉崩陷燕聊僕爾丘墟臣子至此已鮮生氣況麒暮年經此奇痛雖尚靦息亦强顏耳方今大變初承　朝廷新立封豕在門哀鴻在野蠖嗜羣將自須處置得宜禮可已亂靜可馭勞若一味姑息恐抱薪救火履霜堅冰麒不能窺其後矣　聖主踐阼中原無主而有主營天率土破涕為笑斯時須得精强果毅之才振綱陳紀庶可不辱斯　命乃乘時之乏以一龍鍾老子充數毋乃累我山公知人之明乎　大行鼎湖

呼天悲憤痛 哀詔下逮迄今未底兩浙人情皇皇復思為亂麒詰來役以儀曹歷員為詞咨嗟久之因思平湖令陳父母台孫清通簡要俊潔仁恕銓部才也乃江北司官森然已備則即移之儀部可收寅清之效或者翁臺以考選為疑則陳令四載拮据厭苦折腰竟思投牒賦淵明歸去之詞矣故敢仰聞左右佐翁臺需人之急麒於 先帝服闋後即叱馭而前秋以為期瞻對亦不遠耳

與祁世培

治麒自入白門以來見人情物態紀綱法度大異曩時頗違初念而憤懣之氣遂不復禁矣前在鯖鄉舟次蒙老公祖見教今之時勢必絕盡賄賂去盡情面方可有為麒刻刻以此八字篆之心上身體力行而其如躍冶之倫然灰之子或乞撫按或乞勳貴或乞鎮臣明知其破例而必請 旨以壓之明知其僥倖而必通內以强之甚有求壓不已起而聚訟求出不已起而把持終日在搶攘之境心氣不得恬靜是以前拜覆言率爾專突已而悔之業已駟不能及矣惟老公祖原之亮之

與銀臺劉須彌 乙酉

先帝擢此輩臣子誤國分惟一死其不死者必欲以夫報 先帝之身報之 今上也此念一眞必不爭意氣爭門戶爭便宜爭功名而日夜以擾讐雪恥為事夫果日夜以復讐雪恥為事則燕雲必可捲土重來寇必可滅議論必可省驕弁悍卒必可弭耳帖服今老公祖日夕與二三大老頑頑論議熟察其人久矣其念是念而事是事者果幾人耶如猶是泄泄沓沓新造之 國果何所恃以無恐也喉舌之責昭代所重凡陳情私事無論官民皆錄封駁故稱納言凡奉有 明旨皆從銀臺抄至各垣各垣分抄至部故又稱出內 帝命今漸溺其職矣與一封本官何異 與朝舉動宜先法 祖力討典故而申明職掌非老公祖誰望焉昔之民本皆訴自己寃抑或地方水旱事非是者不以封今則浸假而報讐矣浸假而局騙矣浸假而要挾矣浸假而營進矣自 先帝間一行之刁頑遂不可止弟曾待罪是地嘗不假借號呼詬譟欲殺欲刺悉置不聽廡幾兩年之間不為若輩牽去鼻孔今老公祖定力如山知必不許奸生亂民得與吏胥並緣為奸矣近聞有晉中罪遣金吾與一二生姪陸者揮金白門扶同倡和借題陳言以逞

私臆又與於亂之甚者也至即幸嚴駁之以杜欺罔
不然恐將來貽害無窮仰望留心

與

弟麒於往冬有所奏記曾上侍史乎鴻鈞稼序百卉
含榮金陵佳麗之地不知又添老翁臺幾首新詩幾
幅圖畫矣麒在田間閒情轉遠恐懼貧病合併爲祟
未免尋一歸休安頓之處預作生藏坐令楊王孫笑
人也解石老何以至是凡事關名教者秋曹宜行霜
肅之令　皇上自布陽春之澤斯爲雙墩稍稍原情
未免礙法翁臺必早見及此矣敝禾之有曾斷吳公

祖也猶鄭國之有僑而三晉之有肸也前曾舉似老
翁臺比見部覆亟稱吳公賢不置知翁臺之言固已
行之銓部矣乃　皇上留之而應撫去之人情未免
皇皇近聞掌選已屬中老蓋必不以翁言爲瑣者乞
留心此賢敝浙總在流離板蕩之中爲今所急可不
更計而決矣又凌聖公清恬貞品資不逢世而窮類
黔婁今聞補官白下幸假鼎噓毋使此賢又嗟抱蔓
也知翁臺緇衣之好甚切而於同鄉後輩又甚摯故
不憚焦濡以呼惟曲賜委鑒何如臨楮不勝瞻企

答湏勤

鯫本東瀛婢魚藝圃滯盇賴遇先朝僭躋九命剮歷
非不深矣國恩非不厚矣一朝幾頓鼎遷宮灰社屋
亡國老臣何所逃死固宜誅勠之及之也乃不即賜
斧鉞過採輿論特遣信使慭賁琬琰薦錦繡於朽株
被袞章於溷壤可謂薪槱弘以遠矣爾石麒幼素尪
羸長多肺咳年當遲暮益復支離而去年國變之時
痛悼腐心小草出山之日讒言銷骨至今痿痺不起
匪朝伊夕此麒宛轉呻吟之狀載在昨歲十月邸抄
尚可覆按非至今日始飾辭相欺也伏讀宣示有曰
要使新進觀摹必藉老成碩德麒愚不知鈞諭所謂

觀摹者將使之如山如嶽爲砥礪名節之徒乎抑使
之如脂如韋爲竊祿養交之輩乎竊謂首陽有伯夷
而成周之俗勸於義桐江有嚴陵而東漢之俗明於
道傳所謂頑廉懦立繫漢九鼎豈其誣乎蓋所志在
此所風在彼故觀摹遠焉然則清朝容一皤皤老人
臥病泉石之間未必於風教無小補也大抵一代之
興必有攀龍附鳳之臣霞蒸雲變亦必有雲龜鮐背
之老敦書說禮據梧而稿蓋以不有出者誰共功名
不有處者誰明節義故漢有黃綺魏有管寧晉有淵
明宋有陳摶皆有託而逃以成一代之化非相左也

麟之硜硜願附斯義若必欲樂爰鵩以鐘鼓强枋得以就道則石麒冢中枯骨就木餘寃相距黄泉不能以咫何敢以一刻之軀傷千秋之義乎使命再至即有索石麒於枯魚之肆矣

附錄

先府君手諭二則

死生有命名節難移做秀才時便要立品若使我自惜死使汝貽嘲亦不顧也此等事體只須自立脚跟與人商量不得求人保全不得人之力量不過如此一有干求便自張大終身受其牽制矣萬不得已只

須一稟帖無號體也我歷練已久人之情僞稍知一二意氣翩翩亦足悞事慎之慎之

我在水月兩三日即往松江會瑗松江後即往苕會苕與汝此近日所到之處也恐家中以我爲遁跡致汝輩有累故具與汝知大畧我已安排一死但帛與水未定耳

先君乙酉諸纂皆感憤國難决志自盟因偕携城殉散去秪又六月　先君養息菴中移誡杜臣尚留數則具見　先君慷慨畢命復惋惻垂慈眞悲絶心脾謹指出血不足喻其深痛也不肖男杜臣百拜再識

可經堂集卷之十二

變雅堂文集不分卷附推枕吟一卷杜陵七歌一卷

〔清〕杜濬撰

清康熙刻本

自刻文集非古也且眼見刻者紛如此矣而又忍為之乎雖然有說焉夫見人為之而亦為之者庸人也見人為之而必不為者畸人也不以人為而不為不以人不為而為之者偶然獨庸奇以外人也刻未及數篇杜於手之而笑哉問翁何笑杜子曰昔范曄事自贊其後漢書為天下奇作吾嘗笑之今吾書中之言彷彿曄事吾恐後之人又將笑吾也是以先自哭也頑山杜濬題

自題

古人見懷抱必著一書然寧處尚有時閉戶尚有地余不能然也年逾六十矣無家有累猥用筆墨餬二十口長在羈旅奔迫中豈遑有所持擇哉惟時復借題言所欲言聊代著書之萬一耳嘗讀孟子歷敘古聖賢自禹抑洪水以下至于巳距楊墨皆各有一事之不可緩一意之不可易顧余何人敢云竊比勿一臨文深然浩歎了不自知吾之一一事一意今日當何所在則文固難言其容易知乎

雲夢澤南州人杜濬題于到處堂

小盤谷記

太行之陽有盤谷黃山之陰亦有盤谷山以南爲陰也別之以小者因前人之名志謙也太行之盤谷昌黎韓子爲之序黃山之盤谷黄岡杜子爲之記曷記乎惟記其與太行之盤谷見於韓子之序者古今同異之數使兩盤谷互有考焉如是而已

按序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又曰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今小盤谷居黃山之南萬鶴山又在小盤谷之南萬鶴山山之小者耳不得與黃山比然謂之環兩山之間不亦可乎又其地據潛谿之勝離城市而適莽蒼山樓烟磴層牙石角蔽而隱現誠哉幽且阻矣此其相同者一也序曰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今萬鶴山巔有古松千尺青暎谷中之堂左右復有老梅三十株嘉木羅列四周坐茂樹以終日舍是焉往哉有溫泉焉濯以自潔又不必言矣此其相同者二也序曰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谷中巖壑幽邃溪澗之流滙爲大池於是有眞珠之菜有溪魚之乾

有石鴨之珍其爲美爲鮮居然絕品此其相同者三也若夫序中所云大丈夫得志於時者之所爲在今反爲不得志大丈夫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在今反爲得志各異者此其一昔之盤谷李愿居之愿本將家子未必學詩故昌黎絕不及之今之盤谷汪畢居之畢家有賜書爲詩最富見推於吾黨各異者此其二韓子之文如黃鍾大呂杜子之文樵唱漁歌耳各異者此其三也蓋同者三異者亦三厥數均焉同者可以傳異者尤可以傳也或曰樵唱漁歌亦傳乎杜子曰甚於鍾呂是不可不記俟異日至盤之中而爲之歌

此記視昌黎序同造極地各據勝場若謂過之吾亦不許　吳肪翁

山曉亭記

羽南子構亭二間於其居之後圖甫至壁工未竟亟引余觀之咨亭名焉余名之山曉亭而顧謂羽南曰夫北城金陵之異域也吾與子居於是何戀乎戀鍾山之秀色耳往昔吾與子起居出入未嘗不見此山不啻以為依歸然及今之歲幾見哉嘈雜雜人耳而不絕者雨也冥冥濛濛極視而不見者山也逆而數之斷自元夕以後如是者為日將百有餘山如在長夜之中焉乃茲者登是亭也天忽然而開雲忽然而歸氣忽然而爽山之蜿蜒磅礴於亭外者綠北而東北左而東前明翠和歷倏來覩人雖亭之距山中間尚十餘里而層巒嶂近出短垣之上若可以手採而足躡之吾與子亦心開目明抵掌稱快於此亭也豈非向也為山之夜而今始曉乎曉夜之義不施於蚤晏而存乎明晦之間蓋鍾山者氣象之極也當其明霽方在於朝時作殷紅時作鬱蒼時作堆藍少焉亭午時作乾翠時作縹白俄而夕陽時作爛紫時作沉碧素月照之時作遠黛時作輕黃星河影之若紫若玄凡此無論晝夜皆此山之曉也惟不幸而霾雨而窮陰而風霾塵沙而妖氛山隱於垢濁晦昧不見如此雖在永晝亦山之夜也且夫鍾山之怪也焚斫踐躪而不改其容惟陰晦則厄焉厄久而通山之愛曉而喜有今日也與入無異而是亭之勝尤足以盡蒼蔚之美㻌刮目之觀又其成也適與景會余故樂為記之俾後之覽者不獨想見其處而亦可以論其世也若夫剪茅荏定而勢蒔花帶石之工與夫亭之爽塏可以飲酒賦詩蓋不盡言

詞格悉敵子厚而用意深遠矣 許甫草

描寫山光如宋玉神女賦煞賦㸔生根此以真古文代之尤為罕覯 蔣前民

松風墨寶記

南京國子生吳郡顧苓濬之老友也所居塔影園去虎丘才數武濬舟過虎丘數往見苓于園中一日導濬暇著于其草堂西偏之齋室仰視梁間懸一小扁作松風二字大不盈尺端勁軒翥非一時文士筆力所能及濬心異之以問苓苓具告所以則巍巍宸翰也濬肅然下拜伏地悲泣良久不能起自是以後每過苓輒先入室中叩首已然後與主人揖苓以為知禮謂濬盍記之濬竊惟書賛唐堯文思安安又曰受終于文祖夫子亦云煥乎其有文章意堯必至文有著述多放失不傳世僅傳其十六字然亦足矣恭惟先烈皇帝稽古右文置唐堯之亞而遭際懸絕至于不可梯級鼎湖之弓蒼梧之淚此天下臣民所當痛心週其流傳一點一畫如古子之見慈父惟恐失之春露秋霜生其哀慕天球大璧方其矜重甄其宜也而風俗之薄藏者以為災患見者為之色變甚而背棄韜褻稱謂無章尤在於受恩深厚三台八座之子孫不知

持世之道敎孝作忠禁網殊不如此而其人自欲如此不必然而然何其愚哉計此二字設落若輩之手必久付之水火幸而藏者有苓拜者有濬國家養士三百年僅如斯而已乎可悲也矣可愧也矣歲在癸丑暮春之望謹記

宋之歐蘇俱有仁宗御飛白記而遭際相懸臣命猶主文成泣鬼神彌傷其不幸也 莫非其評

白雲樓記

余久客廣陵既倦且病謝文字不作而金子汝宜介其叔氏三餘來再拜以請曰願得先生之文余方欲㑹辭而顧其容甚戚其意若廹不容已則姑聽終其說三餘泫然曰余小子天下之薄祐人也生六年而失怙九年而失恃今年垂三十思親之淚未嘗乾也嘗聞古人覩白雲而思親在其下故小子亦以白雲名吾樓念非先生莫能記之以傳是以請耳余爲之慨然旣不忍峻拒徐謂金子曰

吾知子之樓矣固不必問其因勢若何修廣若何（說一聲）同子世俗侈觀美備登眺資宴樂之樓也蓋崇以（一頓起通篇）思親也故蘭榛桂棟不足以爲華綺櫳雕牖不足以爲陋數天之下無之而無白雲也卽無之而不（此二語是一片白雲不可思議）觸子之思親也無之而非子之樓也卽數天之下有處無白雲也子固無處不思親也亦無處而非子之白雲樓也子欲人也黃海者雲之所都瀰瀰萬頃子對之思二親欲隨几杖而不可得也則黃海卽白雲樓矣且子嘗西上潯陽望匡廬之山匡廬之白雲綿亘三百里子對之思二親欲奉躋扳而不可得也則匡廬卽白雲樓矣子又嘗過洞庭歷瀟湘懇子岳麓之野白雲蓋無邊際子對之思二親欲伴游觀而不可得也則洞庭瀟湘岳麓卽白雲樓矣故曰出則街衢入則厭至又曰無所逃子天地之間此雲此樓也豈區區誇結構之工丹采之麗乎哉是固予辨之有餘無俟余記者余特爲記子罔極之思終天之慕如此後之君子可以憐其孝而哀其志也矣

他人之文欲趣轉腐茶星之文入理愈雋此記羽翼孝經而其風神超逸則白雲欲盡難爲容也　竹止山

華亭縣主簿廳修復記

舉天下之事無論鉅細當莫𥿦殘傾覆之餘思得其人以興然或視之而莫爲或爲之而不成者有三患焉一曰聽天一曰待後人一曰事不切已夫天不可易者也然爲其事者聽之則不力後之人不可知者也待之則罔功事不切已如古聖賢豪傑垂世立教濟人利物皆是也如必曰切已則爲不切已則不爲則生民之道不幾乎息乎故三患具而事鮮成自然之理也然此特庸衆人之見略

常襲故猶遑遑足以爲患而不知又有賢智之患焉夫賢智之患或才高而位卑或時移而物換浮沈寄託而無凝滯之心彼其視上棟下宇猶秦越人之肥瘠也豈以動其心哉故史載阮籍求爲步兵校尉騎驢到官壞其屏舍使內外相望兵廚酒盡拂衣徑去後之賢智舉動不必盡如是而其所見則大抵不相遠矣此不可與庸衆人同日語而足以爲率作興事之患皆未嘗少異然則棟𥿦殘傾覆之在天地間復何所望耶惟吾友黃君辛子

不然黃君之來主華亭簿也向之簿舍經兵燹之餘埽地赤立此非孱力之所能復必也天幸而黃君不聽天自漢以後無長子孫之吏近更庸不假緩後之人且迭至而黃君不待後人簿裁而裁設爲協運催解大抵終歲子子在廩在舟在燕官署顧不切已而黃君不謂不切已一旦考爾按籍經始要終舉皆之主簿于是邑若宋雜茂陰至所嘗搆栖鸞堂風月欄名目僅存者煥然復還舊觀人皆以爲難余獨以爲此庸衆人之三患蔽　非庸

衆人破之宜爾惟是黃君以八閩奇士用明經高第歷司理學博偃蹇以至是官則所謂賢智浮沈之患黃君正其人也而亦力矯其習見之而必爲爲之而必成豈不尤爲難哉余約略論之前之三患求之古人能反是者若申包胥可謂不聽天矣若虞允文可謂不待後人矣若陳湯甘延壽可謂不辭不切已矣獨求能反賢智之患如黃君者無有不得已而求其近似其惟柳士師之不恭乎是不可以無記至于用財若干計工若干爲時幾何

固無俟余文

明是許可賢智浮沈不修官舍郤如此立言淺學如何識得 魏冰叔

麻城周伯褰云四書上無小題吾于先生之文亦云是以論其世也 吳雨若

一草菴記

吾友倪子天齊忽薙髮爲浮圖自淮挐舟五百里訪余于金陵一日語余曰吾旣已僧矣惺然而廬吾廬非是也吾向者之一草亭今欲改以爲菴奉西竺古先生方思名是菴而未得也敢以請余曰又他求哉卽名一草菴可矣夫一草名亭詩人之語也今以名菴瞿曇之教也且示不忘其舊倪子曰善盍爲我記之噫余其可以辭哉憶余自癸卯交倪子因識一草亭于今七年矣按一草亭在淮

安郡城西門內而倪子山以東人也僑居搆此亭於其室之左偏倪子爲人鯁達負俊才有詩名故四方之士多慕是亭而願交倪子亭三楹南向上不瓦而茅是之爲一草前列花石後植梧竹窗牖四闢庭戶光潔晴明不燥陰雨不漏讀書飲酒無所不宜最初張子虞山導余訪倪子倪子則大喜卽留飲此亭自是飲於亭者凡二百餘日余寓蕭寺不過旬一宿朝與暮皆在亭詩始自孟夏迄于孟冬中間歷端午七夕中秋重陽固節每節主人

置酒亭上余皆有詩紀之雖鬧起佗酌莚散必詣亭更聚或設茗清談或沈飲大噱往往至聞鷄唱不肯罷猶記余初爲亭上客見倪子手蓺薜蘿一莖修不盈尺纔見薜蘿之蔓衍繁盛青青楙一籍又見薜蘿之槁瘠嚴霜中粘壁無一葉始見倪子植盆荷葉大僅如鵝眼錢纔見其如蓋蹔荷之華蓮之房至於剝風破荷葉根幹蕩然惟存泥淤而客猶未去嘗有詩自嘲久滯然而歲夕之數賓主之歡議論之暢久而不厭殆自古及今未有至于

斯極者也乃余既別去而倪子索處頗鬱鬱無復向時之樂嘗挈其孥往來山東故居又嘗居宿遷又嘗居安東又嘗居清江浦僕僕道途而此亭遂虛余聞而拊几太息不能已以至今日一旦來見倪子魁然髡其頂而亭亦易額爲菴是誰使之然哉倪子曰亭之改爲菴也一仍其舊惟中奉金像一軀置鐃鼓魚磬經案繩牀如是而已子記亭即記菴無事增飾也或問余曰倪子於是遂有終焉之志乎余曰豈其然夫倪子之先將軍忠勇百戰

以死扞社稷爲國虎臣而竹帛未著其姓氏僻未盟其苗裔倪子終鮮兄弟年四十尚未有早胤先將軍不絕之緒託命惟有倪子使倪子遂終焉子是則是忽諸其先將軍而聽其爲庭堅之祀若敖之鬼也豈知佛法若哉或曰然則子何不譏讓其爲僧而力沮其改亭爲菴之衆又從而爲之記亦有說耶余曰夫倪子之爲是舉出于有所激而然凡人之激者其後必思思則悔爲之友者與之爭于方激之時不若聽其激之意盡而動其不容

已之思則其悔也堅矣倪子聰明純孝人也激過而思且悔可計日而待也且夫倪子之激固存乎其先將軍之不可無繼繼而或莫之恤即又焉忍一往而自忘之耶吾故順爲之記使倪子讀而思焉思則得之何事與之爭辯乎然則此菴也如古人之捨宅爲寺以資先將軍之冥福可也曰我終焉爲僧於是不可也試之意蓋如此

潁濱所謂自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文章有神文有道一至於此　宋荔裳

讀畫樓記 巳酉

大凡天下之物有聲則有形形即畫也六經子史百家之撰二氏之言其聲之爲書者即形之爲畫善讀者無先後也是故古之人讀書必有圖圖其所讀之書俾夫讀者于書遇有疑滯一案圖而了然矣自古人讀書之法廢于是圖自爲圖而書自爲書無復相資發明之益而其見之彷彿者獨在于方書本草以及金元以來傳奇小說淫哇鄙俚之末技而先王先聖之法言與夫漢唐宋大儒之文章索然惟有訓詁音釋炳若丹青者闕如也雖其大指自不可沒然古人目擊道存之妙亦已亡矣夫雖然亡非一日之亡至今日而必門惟圖之足務則必枝梧麗纘而莫得其要領徒貽白首棼如之誚未覩復古之效也吾意當斯時必得眞學者出焉博極羣書才悟絕一世得其精意以觀其會通所見天下之物無非書天下之書無非畫可以爲圖而有餘地焉蓋非盡如古人之圖若豳風禹貢春秋會盟禮記制度周易物象之類即乎其畫而爲之而已也蓋舉凡古今藝成之士所畫山水人物花鳥宮室器玩之屬入乎其目莫非六經之註義及紛綸萬卷之光怪變現而讀下歷歷可思而不可言此其爲圖之功較古人更高焉畫者不知也惟讀者知之則當代讀書識字一人而已周櫟園先生其人也先生既讀畫而樂於是爲樓以臨之王內史所謂仰觀俯察玆樓不爲無助然許從先生游暨先生羣弟子獲登玆樓者蓋寡雖復躡其梯級撫其欄楯退而茫然仍不識樓之所在或曰樓在中州當嵩岳百泉之間或曰在金陵登之可揖鍾山或曰豫章滕王閣之左近有此樓或曰嘗有人飲燕市突見此樓極壯麗額作擘窠大字曰讀畫明日訪之不可得或曰在閩入關踰仙霞嶺則樓在望嘗有謀毀者不能遂若有物呵護之而或以爲樓之始基實在山東濰縣樓前喬木千章樓桷爲梁柱先生書策琴瑟下戈弓矣尚有留其上者今揚州江都亦有樓第寫其制而營之傳者蓋不一而吾獨以謂先生之樓無之

而不在也蓋古今之書所載之理所載之事所斷說之方城直之上下橫之四方不可爲限量其形而爲畫亦不可爲限量則其爲樓之所函蓋亦不可爲限量豈事矜尋丈以爲高侈方幅以爲廣哉（點讀不漏何等收拾）然後知看山讀畫之句先生斷章取之而蘊義深遠矣是爲之記

附櫟園先生來札

昨晤後歸來讀大作愈讀愈妙先生眞文人也但愧弟不足以當之耳三箋求大筆一揮更求撿爲弟作並同弟所賦諸作盡書其上使弟如對大雅教我良多矣諸不悉

又

前者小集喜高朋之入座而未獲盡權爲悒悒茲得手教急爲發函見三箋書大作無一字不深老先生于此道亦既伐毛洗髓久證果位者無庸弟之贊贊而獨是讀畫一篇離離奇奇雖在先生詩中亦眞見所未見何物讀畫樓何幸而辱先生之一記又辱先生之一詩弟所得於先生者不爲不侈矣謝謝

杜來閣記

泰州郭東四十五里爲姜堰鎮友人黃子天濤居之黃氏世有聞人如天濤尊先子眉房公暨從兄仙裳氏俱以詞學知名當世而天濤承之以絕異之才積學虛己求友析義一時聲譽翕然於是旣於宅後搆秋嘉館爲讀書之室又登高而望於館之旁得異境焉則築臺結閣以供吟眺之遊賓友之娛閣成會余來訪偕仙裳到門望見天濤立閣上臨眺而咲亟趨下肅客入握手歡抃以爲奇越一日置酒閣上落其成余周視此閣高可五十尺廣二十尺憑檻而望多平疇遠水漁村樵舍時秋柳未落翳然夕照中頗有圖畫之趣北望髣髴見山影如髻螺即州志所載蕭梁時仙翁王治飛昇處也南望江帆數點有無出沒於朝煙暮靄之間亦復曠觀須臾賓主酬暢相與槩其地之蕭遠與是閣之爲宜天濤則舉酒屬余以惟先生有以名之余方沉吟未出吻仙裳矍起曰夫是閣成而杜先生適至當名杜來閣耳又他求乎四座咸曰善余郎踧踖不敢當其意而亦不能不以爲善也天濤曰然則先生盍記之余惟北閣之勝渠與閣之所以名則旣具是矣所欲言者獨吾之期許天濤所以傳此閣者其惟文章乎夫文章之道必博極萬卷然後深必矜愼名節然後貴必審擇出處然後重此吾之所以爲天濤願而閣亦賴之以傳歟彼淵明之東籬子美之草堂文章傳之也而不盡於文章焦光之蝸廬袁閎之土室其文辭不少槩見然要爲得其意至於幼安之木北伯鸞之廡下其文心益奇故皆傳焉此不可爲世俗道也今天濤居是閣也望古遙集則慕此閣而來者尚有當世第一流人若宣城沈眉生茂苑徐昭法婁東王元達一旦褰裳止爲閣中不速之客天濤其拂席倓之如余者泥跡餬口逵鹿塵沙中不及三君子遠矣杜之來也糠粃在前耳何足以華此閣因記弁及之時爲壬子秋八月

茶村嘗言我輩不暇著書當於文字各體中廣續見之此記命意旣高而敘事寫景諸篇無一

不造其極文如茶村方可謂之立言也 管直庵
家弟素負俊才而近益居然有道深沈好書虛
懷就正遂來茶村之駕無得不朽之文感召之
速如此學者可以勸矣 黃仙裳

向山堂記

大凡地去郭數十里雖具山水之勝謂之鄉遂必
不能多居人即多居人其科名仕宦宮室服玩文
物掌故必不能與通都大邑爭盛惟吳郡之東西
洞庭不然蓋比之邑中不惟具體而又過之且多
膏腴之田收橘柚之利故居于是者莫不安土重
遷不可動搖而其地之吳姓者爲商賢仲雍之裔
是爲宗國更不同于他氏可以指之而去而吳子
初明先人之廬在東洞庭莫釐峰之麓襟帶太湖

據一方之勝尤爲人情所難舍乃初明之尊人以
避湖寇之難不得已而挈家徙金陵距今四十餘
年初明承之卜宅鍾山之陽有室有庭有庖有湢
右偏有書屋圖史充其中花竹列于外亦旣楚楚
君子攸寧矣爰以向山名其堂志不忘洞庭故山
也于是請余爲之記余惟昔歐陽子記有美堂以
爲天下都會之雄富兼山水之秀麗惟金陵錢唐
爲然而不及姑蘇者以其山水在都會之外也故
從以兩洞庭山水之區人物繁盛自成一都會然

鄰守縣令之治所不在焉是以闕如今吳子居金陵方之姑蘇此爲昔賢所稱最雖凋敝非昔彼洞庭豈得獨完則吳子名堂之意豈盡從山川方域起見哉大抵懷居之戒卽居無求安之義非謂士之宜輕去其鄉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而越燕向日代馬依風之詠亦屬性情之至此不以遠近大小論也人謂姑蘇從金陵一衣帶水數驛之程耳又同隸南畿可無羇旅之感不知世有至遠至大而無情者卽有至近至小而有情者乃厚薄義利分別之極致也昔漢韋賢居平陵及子玄成徙居杜陵二陵相去亦不遠而玄成既爲丞相封侯之後必表請還平陵至近而有情此其一證矣以吳子之才當以玄成自勉蔚爲宗國之光使無情者聞其風萬一收悚動媿耻之效是爲不負余作記之意若余則楚人久客亦有洞庭而不能歸者復何言哉復何言哉

敘事議論感慨波瀾種種絕頂不必言而其引證不繁迷使顛末了了忆可爲古文家使事之

聽鴈樓記

聲音哀樂之感豈有常哉吹竹彈絲敲金戛石所以悅耳也而古之人或聞樂而泣代馬晨嘶邊笳暮咽天下之至苦也而有求于其地者得所欲而喜聞斯聲也猶箾韶也何則人之悲者聞歡聲而益悲人之樂者聞悽聲而愈樂也而何有于空中之過鴈乎吾友汪子育風少得逸妻延陵之裔也不幸而早夭汪子悲思之名其所居之樓曰聽鴈豈非謂鴈乃摯禽義不再匹故昏禮奠鴈聖人取之有夫婦之道焉是以失耦之夫端居獨夜聞此聲而傷心歟由是言之則是悲生于鴈也而非也向使汪子洸洸然同於世俗之薄夫鼓盆既罷歌哭兩忘佳麗之前何愁不盡鴈至之時秋漢之候也良夜爲歡鴈聲入耳方且快吟簟之生涼簡圍之無暑也雁聲可樂孰謂其悲哉足見鴈聲不悲而悲生于聽鴈者由傷逝之情深也傷逝情深則豈第聽鴈而已即與之聽九皋之鶴百囀之鶯猶將愴神焉而况於嘹嚦之音失羣之響乎因汪子之風者可以增伉儷之重矣且夫鴈之爲物不但有夫婦也而且有兄弟之序有君臣之分不媿禽鳥者幾人乎彼皓首歸來之子卿因亦老于聽鴈其聽之於北海之濱視聽之於南歸之後哀樂不作矣意非斯人不足以記斯樓也

古今至文只是人情入情之奇方是真奇此篇是也　華涉園

大家之文反使爲六朝者不能如其穠麗痛快真是奇絕　蔣前民

重修隆福寺碑記

歲巳亥夏五月余至太倉就王子周臣求舍館焉周臣曰是有隆福寺其住持僧鑒若名普滋者過去尊宿印初之孫也爲人靜潔而和不墜祖風蓋可以主之余既至與處信然始余不過爲數日計既而阻兵不得歸淹留至四閱月鑒若周旋無倦容則益與相好也余且行鑒若從容言曰此寺自吾祖殫力經營規橅粗具而至今尚未有記機緣實在先生敢以請余不能辭按寺初名報恩院朔

自梁天監四年歷宋祥符重建更賜額爲隆福寺舊在州城內武陵橋北至元末而燬洪武間郎其廢址建鎮海衛而邑人有孫徹者捨宅更爲今寺寺徙橋之西南時洪武十四年也嗣是以來二百餘年歷嘉靖隆慶寺日就傾嗇有碩僧修而復燬遺構莫支矣至崇禎元年邑之紳士始相與謀曰夫欲興古剎必得高僧此寺之香嚴禪室有出家習靜其中曰海正比丘者詢其人也吾儕第辦香迎之俾主方丈則寺之興也有日矣歲日然海正者印初名也印初之爲人以道行服人以講律化俗以精白庀材以勇猛任事於是首修大殿高廣深靚頓易昔觀次構峻閣奉宋像觀世音次莊嚴三佛帝釋天王阿羅漢金像粲然以至山門廊廡寢廬庖湢皆新整嚴潔事在崇禎丁丑戊寅間無何印初順世而其徒照珠其孫普滋猶能先後踵其事金繩覺路增潤無已普滋又善繼先志置寺前放生池若干頃識者以爲印初之教足以裕後於無窮也嗟乎印初如此向者吾友周臣亟稱之

豈漫然哉余既阻兵無狀而又因考此寺之蹟所由來久遠與於既廢以知印初之能則益不能無慨於中也蓋天下事不（萬古不磨之論）患無千萬人第患無一人此一人者誠得之雖千年之廢墜不難立振於一旦不得則雖有衆若狩秦有粟如李密而皆不免於蹉跌也豈（[illegible]析一片[illegible][illegible]）所謂一人者獨浮屠氏往往有之而士類反無之歟又豈未嘗無其人而所用所養兩不相值歟抑非昔之士如古之耕莘釣渭者亦卓然自重而不肯同於下士之馳騖歟又豈行藏關

予與發則天實主之西人顧算可加何歟不然何以不印初若也乃歎而記之至其所置放生池尚未竟厥工方有待於居士長者須其成許續爲之記

前半敘事雅潔輕重濃淡不差絫黍後半就本色入感慨千壓萬波篇終緊拍體裁明密文之將聖者矣 王周臣

揚州石塔寺復僧田碑 代

以王法治世以佛法輔之王法之所不及有果報以持其後以佛法善世以王法主之佛法之所不及有刑賞以切其躬此其用之相須者也王法曰是佛法亦曰是佛法曰非王法亦曰非此其理之不易者也理至於不可易則一言出而人心帖然不第賢智守之卽愚不肖欲違焉而不可得使其執迷不返則究竟抵以其身干王法佛法之紀而此不易之理自嘗伸於天地之閒則亦可以懼而

顧化矣揚州之有石塔寺也以藏佛舍利其從來蓋久寺之有雷塘飯僧田也前巡鹺御史李公實始予之田經兵亂積荒弗治寺僧間墾焉又上價於官如其田鹽科於公如其畝而貪人敗類猶從而生心於其間虞芮之訟屢瀆公府雖虛謬之談往遠懲掛而有覬而目去而復未田以侵螢者亦數年直至講僧參了來住此寺始備列其事鳴於撫漕都御史蔡公公大批其牘下郡縣釐正其田末遠歸寺而論始定焉此其始末斷案歲時條目

具有紀載歷歷可考無俟余贅而余獨爲一深思之今夫以童子適市擕數錢以易一餌則人皆知其有而不可攘也何況以甕理之田偕墾其荒而官收其直可謂最彰明較著矣吾意雖有蹐跖無所施其智儀秦無所置其喙矣卽余何紛紛藉藉者將十年於茲必待蔡公一言而始定哉且夫蔡公之言則亦人人之言也余嘗周覽其詞一則曰田之與塘高低逈別復塘在於修闢而不在於廢田此以闢礙灒之借說者周人人能知人人能言

者也一則曰卽使官果欲廣塘亦必給其原價豈可託備賑之名以白攘其有且官長無能澤民而偕潤於桑門之餘粒可鄙孰甚此以破備賑之說局者亦人人能知人人能言者也然何以自人言之其效如彼自公言之其效如此哉蓋蔡公之言初不外於人人所能言而獨有以折服其心者在乎立於根本之地一言而撤去其蒙蔽剔絕其胙援曰僧民一體期得其平耳夫人雖至愚豈有不知它人之田不可攘爲已有者而其倖心蠢蠢不

媿不畏明知故作而莫知誰爲之者原其所以從曰彼僧耳我民也彼法不與人爭是可欺而劫取之劫取不遂將不已而今忽揭其耳曰僧民一體期得其平其言又出於當世之大人君子素不佞佛者之口然後悚然如夢之始惺而狂之頓歇也然後知我之不得侵彼猶彼之不得侵我也錄今以往礙塘之說不得復形諸爾口吾民有田而人誣我以礙官可乎備賑之名不得復萌諸爾臆敎荒有政而取盈於一家之田遂沒人之可乎此余

所謂理之不可易一言出而人心帖然王法佛法於是乎一致矣故嘗竊論古昔有毁佛如周武帝者非知佛者也又有崇佛如梁武帝者亦非知佛者也何也有其畸重以爲僧則必有其矯枉以縱民不知僧之卽民而一體之中自生分別焉相軋相傾豈有旣乎夫惟得其平通相安於無事旣平矣而猶有不相安者衡平而低昂見然後刑罰果報自然不容已而聖人無心焉此帝王平治之大道而蔡公片言發之豈第區區一飯僧田攸賴以

求未也余向以臺使者承乏兩淮與聞茲案所見與公不異而言爾意盡媿不公若也會余夢了求請余文以勸石余謂田之興復從此堅固而不可動如佛舍利者其視蔡公此言矣他不悉載也於是乎書

高文至理精鍊 施愚山

米鹽凌雜爭訟搆鬭之題用行文如此春容安雅層折透露其說理法介一處等閒將帝王平治不動聲色之大道一筆寫出於此見先生是何等本領 閻百詩

記茅止生三君詠

丁丑除夕漏下將二鼓余寓扉已閉忽聞叩門聲甚急詢之則茅待詔止生遣二伻至一伻賫書致詩卷即三君詠也一伻氣喘喘負石民集暨雜著五六函置几上復探懷出朱鈐封識物用爲獻歲之助可直三萬錢置文集之右卸下皆同齋書伻向余叩首致主翁命余心竊訝之蓋余固素知吳與有茅止生亦知其常居金陵然絕未謀面何以卒有此疑必有城南杜子夏方詰來伻誤投伻曰

不誤也請觀書自知之迺發書始知止生蓋從吾友范仲闇處見余所爲同文社樂府醉心焉爰有三君之作先以書及詩通余道其向遷之由而納以開正艮覯又慮余客中度歲不可儉於酒故致資焉蓋豪傑之舉信乎其不誤矣三君云者首余次方密之次鄭超宗詩前自引云白門都會詞彥如林獨此三子才橫法凜我所心折各繫古風六韻用附知音其及余句云性靈發朴音大巧無纖詞漢高一舉冠六王無威儀其推許至矣余詩不

能然也而其語特妙後止生而稱余詩其語之妙足以羅止生者惟有襲合肥茶村詩是飛仙人海月江煙供咳唾之句耳其可貴重如此王正二日止生果枉顧論文之次傷時盜賊充斥莫分主憂相與慨歎久之定交而去自是花晨月夕登山臨水賡筵曲讌止生未嘗不見招每聽余賞文析義提衡今古商略時務止生未嘗不首肯因更謂余曰君英識絕人正時艱所急余向者三君詠屢以詩人相目自以爲君知已今知尚未也余笑而

不答一日酒酣余從容問止生君之三君詠善矣然超宗知名先於密之與僕又道廣材高君獨取之以埒于二子有意乎止生曰是嘗論定時賢謬采拙作茲以云報也余戲止生曰然則余之報君亦不遠矣四座皆大笑大抵止生門地既華聞見復廣名場俗子對面覿如心所識伏惟恐不得當余自交止生數年了不知客况然止生不欲余道隻字之感嘗窘酢倚胡牀謂余曰元儀於足下十分義氣尚未用得一分良以富貴子所自有姑少

徐之以觀其後耳而止生一夕死矣傷哉已卯庚辰密之得第去官諸王簡討甲申後雉髮爲比丘超宗捷癸未授職方郎旋歸里羅奇既獨幸不見甲申之事余已卯省試牘擬冠楚闈總裁摘大結語侵權相置乙榜而是科新恩乙榜作中貢游成均復祖宗考積分之制將以破格用余亦切思一奮爲天子殺賊不克則死之亦足以成名於後世而復以同舍生得罪言路事格不行僅仍舊例授一貢生高等之官非其好也甲申之歲余年始三

十餘遂數屣棄之流落飢寒直至今日益老困無夥益三君中以余爲最劣然亦未有一人亨者不識止生當日何所見而詠歌之乎抑庶幾始終不辱尚足以慰知已於九原歟止生此詩前後書二卷稜者反先散以屢欲裝潢得在行笥中癸卯客淮陰倪子天章見而賞之以爲知已難得不可以不記余故記之如此其止生生平別見於余所爲傳

鉅細互見涕笑俱至無意爲文文之至也倪天章

記與姜綺季論鬼報

戊申冬十二月余客廣陵劉三峻度招同姜九綺季及他客觀奏家樂曲終闌爐促坐相與暢飲劇談至於鬼客有述吳門葉裹果報一事座客皆色怖以謂冤業之不可作怨鬼之不可解如此綺季獨仰天大笑曰此鬼何足道哉客問何故綺季曰吾嘗見世間貪官汙吏受賕枉法每斷一獄則冤殺數人每下一令則累殺數人積而久之殺人如麻以果報論必當鬼哭神號塞破屋子矣顧乃滿載而歸求田問舍美姬妾飾歌舞醉生飽死曾不聞有某某冤鬼上門索命者乃獨於一窮書生幾驟于謁僅僅誤犯一次而索命之鬼已隨其後甚矣其不平也可見貧賤有怨鬼富貴無冤業此等鬼物不過如陽世間茹柔吐剛勢利之小人耳何足嚴憚哉一座抵掌稱快余獨曰不然大抵人生世間不造惡業上也苟不幸失足而有冤鬼則反宜多不宜少何則冤鬼多則一鬼行而羣鬼從甲乙相問皆讎某氏則其間之鬼必有爽然自失無異逐東之豕者又必有以爲我衆彼寡以百千鬼搏一人雖勝不武者又必有以爲其多如此事亦平常不足深恨者又必有以爲鬼多事多貴人善忘辨質煩難不若舍之者又必有以爲既武治之我可坐享相持不發者又多鬼之中必有善鬼從中勸解者多鬼之中必有懶鬼但求省事參差不齊致羣鬼衆興者凡此七則皆救也若彼踽踽涼涼僅有一鬼者於以上七救無一焉勢不兩立則事可知矣由是言之貧賤之受報自苦冤鬼之少富貴之無報正賴冤鬼之多分別異同職此之故耳於勢利何有哉況彼冤鬼不恃衆而恃獨正有豪傑之槩奈何反比之小人乎於是座客更大笑幾脫頤咸謂由姜之說鬼之董狐也其伸貧賤之氣不可少也由杜之說鬼之蘇張也其抵富貴之惡尤不可磨也俱足以扶正因果非破因果也並存之云

杜詩分韻序

自有杜詩以來流傳天地間者不知幾千億計學者抽繹成書亦非一種有編年有分體有分類又有分體而又分類有專刻七言近體有專刻五言近體及排體獨分韻無有有之自黃子大宗始大宗少年儁才自其始爲詩卽知宗法少陵不墮旁門曲逕余因已服其天資識力之高而是書之尊崙足以見其用心之至到蓋杜詩諸美備臻而其落韻之妙尤不可不深味夫其啞韻能使之響洪韻能使之流庸韻能使之新險韻能使之穩俗韻能使之雅麄韻能使之細板韻能使之活游移之韻能使之堅確昏晴之韻能使之明白泛濫之韻能使之有根據是固有絕異之稟有極傳之學然後別有爐鞴非他氏可幾者學者誠能按編年以觀其閱歷先後甘苦淺深以及世變升降關繫感切之全局按分體以觀其兼工獨到精微浩渺之極致按五七近體以觀其旣醇且肆亦工亦淡然工非今人之工淡非今人之淡之絕詣而又必好學深思按黃子所輯是書逐韻以盡其變得其推門落臼各得其所之原委則其於少陵也雖升堂入室可也是黃子之功也或曰不憂割裂乎不知杜詩猶精金然有鉅鎔於此分寸而斷之其可貴未嘗少減也是在學者善觀之而已

暢論似陳同甫老結似曾南豐 施愚山

徹底之見絕頂之談堅老之法文之不容有第二篇者 馬國求

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新安孫子無言僑居廣陵有年矣一旦忽徧告友生曰默且歸黃山於是諸友生之能言者多爲文以贈其行或言黃山奇秀而揚俗稠濁孫子歸去爲宜或言黃山雖勝而索處寂寞孫子性好友朋樂唱詶議論恐未必能堪或美孫子歸而率其子弟修耕讀之業爲策之最得或慮孫子入山深窈將不可得而見有離別悵然之意或託物引類以形容黃山樹石之奇怪他日訪孫子必將留連其間孫子具以示杜子以爲何如杜子曰是其文詞工矣然而子之歸未可以爲實然也孫子曰然則余詐乎杜子曰非詐也而有說焉子不觀夫詩之所謂展轉反側乎今夫臥者以求寐也寐焉則已矣而或不能寐於是展焉轉焉反且側焉而卒不得寐也則其展轉反側也都無一是也人之於世也求安寧也安寧則已矣而或不得安寧也則其所爲亦無一是也當夫天下之平也士君子居鄉則有田園親故之樂居外則有山水朋友之適久於家而倦則言出其出也逍遙久於外而倦則言歸其歸也優游道路無虞行李從容故出可以必出而歸可以必歸也是甘寢而熟寐之類也及夫世之亂也居家者驚惶於兵燹則聚族而謀一出若外者踉蹌於烽火則比耦而謀一歸不知他鄉吾土情狀略同究竟欲出而徬徨有靡騁之嗟欲歸而躑躅有靡至之悲而又空乏於資斧艱難於提挈則其事將弗遂而其行將弗成也是展轉反側之類也我知之久矣然則孫子今日之言歸也其竟能實然歟其亦猶夫不寐者之展轉反側而不容自已歟且夫不寐者之始而不安於不寐也故展轉反側以求寐也使其知終不得寐而展轉反側之無用則盍姑擁衾焉以須東方之昧爽可乎又何以皇皇汲汲爲哉孫子聞吾言而憮然曰子之言將無然

于皇之文只是識見高人萬倍而筆足以達之調足以起之格足以重之故一篇出而作者盡廢也　如此妙文不知古今有幾　十一　原評

送黃童子序

泰州黃童子甫年十一、即以善弈稱下弈秋一等耳甲辰之歲余客江都童子之父忽率童子來謁皂綈短衫質猶嬰孩余顧之而笑別去五年余客泰興童子之父又率童子來謁則其年已踰成童與之語敏頡可喜問其弈既居然秋矣察其意若親余者余甚異之來甫定其父爲余述別後嘗攜童子北走燕市挾其技謁名王將軍有某將軍愛童子厚賚金帛留居邸幕日爲湩酪之飲居一年

童子思母欲南歸將軍不忍違聽之而命工圖其形朝夕以玩如對童子復厚有所贈而丁寧童子明春必再至其愛之至於如此方其娓娓陳述時余左右顧若無聞者語既畢良久余顧童子而歎座客或戲余何歎豈非歎已不解弈而空遇國手耶余默然不之荅也嗟乎此豈客所嘗知哉昔先王愛人必自童子始故七歲人小學教之以入孝出弟之節灑埽應對之事十五人大學教之親師取友離經辨志得聞修齊治平之道是以成就人材非後世可及即降而至於漢唐宋以來之盛世雖不能一如先王之教然童子受書父師課其誦習爲之講究不見異物不事佚遊以須其通達強立往往亦得偉人爲世道之賴今童子斌斌然雅有可以學問之質然其生也僅十六年則其所習見習聞者可知矣又以其善弈也爲之父者以貧故不得已而鬻童子之技奪其入學之時出門而交千里始發軔而其所與遊處已如此語云童而習之則從此以往吾恐雖有大賢將不能挽回童

子而與之談鄒魯也其可謂之幸歟不幸歟夫士生而不幸天也然志士傷之矣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而凡今之人乃或不如其所不存又甚至以不幸爲幸有覥之顏過乎吾前者無足責焉耳獨惜童子有可學之資當入學之年猥來親余而余竟無益於童子昔之人一遇郭泰輒折節向學卒爲名士豈皆虛言哉童子自此將南渡江復北之燕則其所遇者又可知吾滋爲童子懼焉而莫能救也于其行也聊述吾所以深惜童子之意耳

岸略舉先王之教以告之使志之於心庶幾童子雖不暇從事於學而尚知我生之前固嘗有是說不致汩沒訖無所聞而懵然于孰爲幸孰爲不幸然後知余向者之一歎爲可思也

此文不傳不必作文此文既傳不必作文　自評

持世之言甚於痛哭如此方是天地間不可少之文其典則雍容煙雲繚繞蓋全得之養氣此四聖果中如來地也今人小有才思而其氣質濁亂尚在六凡之末奈何欲幾此道乎　封叢保

送宋荔裳之官四川按察使序

君子之學出處二者而已出處之道處以爲身出以爲民而已求之當世處以爲身者當如宣城沈耕巖先生出以爲民者當如合肥龔芝麓先生耕巖而外處而賢者不具論芝麓而外出而賢者則又有宛陵施公愚山萊陽宋公荔裳二公皆余石交而穩其心乎爲民者也宋公往年觀察兩浙政成化洽爲民之攷則既見矣中間不知何故跧伏者十年寓內之民皇皇汲汲望公之復出至是聞

其以原官起田間補四川提刑按察使斯民相慶于路而士論翕然既以日者奇寃得白爲公喜又有稍稍致惜於其間者以謂向使公微一蹉跌則十年敭歷計今已秉鈞軸居中而運澤之所及者遠奈何蘇而復上絕險千里獨幸西州之民乎吾獨以爲不然夫居中而運其權分而去民也遠按察一方其按一而去民也近且方今民困莫如楚蜀而蜀又甚于楚則度公爲民之心宜莫先于蜀然則按蜀之任雖使公擇而處之亦不是過也奚惜

乎雖然公何以治蜀夫公奇材也教寧之道非他
人所能揄度維吾嘗考之前烈治蜀冣著者有三
人焉莫不因時制變有卓然不可易之識即亦可
以知公矣在漢初葉文翁以文治蓋蜀承新造其
民不知禮譬如田舍翁家宋嘗見典籍草野而倨
四譬如的當切乃蘇家父子所不及
侮矣從而教之延師受經所以擊其蒙而通其志
使知向方文翁之時然也在蜀漢諸葛忠武以嚴
治蓋劉璋冒而孱其民不知法譬如儒師之縱頑
童羈之者必峻其章程威以榎楚然後循循服吾

教武侯之時然也在宋張忠定以剛治蓋沃野長
養而盛宋涵濡其民不知節譬如有餘之疾宜用
攻伐疾愈藥止耳忠定之時宜然也若夫今日之
蜀何如哉嚴賊肆虐之餘民不知命矣譬如癃瘧
潰爛旋事收拾藥餌饘粥循次謹節獨恐不濟又
必禁其所忌戒其所怒勿風勿勞以善其後是又
向者文治嚴治剛治之所未合而期以仁治焉者
也蓋古今之遇獨際其難非有奇材即仁心亦無
由達此則宋公之時宜然矣夫公冣臬大官與文

張守郡事體不同乃若武侯以丞相領益州牧至
今蜀人思之不忘公其類是歟且夫按察之任在
于察吏察今日之蜀吏貪無所取而酷無所施惟
其使民得墾南訟則吏之良者也刑期無刑敎之
他日轉覺少易焉則于公出而為民之心豈不尤
加惻怛哉至于公之文章騷雅嬈美前人方將發
揮山水之奇秀與復名賢之遺跡姑在所不言惟
言其最重者冣重者何出以為民也
因送一人之官遂極談蜀中古今之變如指諸

掌與所以因時出治之方尺寸不可易行文反
覆淋漓使讀者忘倦茶村自負經濟如得千金
藥而值父母已歿每用欷歔其可惜也 余生生
以為民立言餘枝葉耳盛費務裒正為民也觀
者須知 自記

封氏家譜序

儒者好學稽古不第於歷代之人主詳其世系明其統緒而已也即降而於其名公卿賢士大夫以至閭閻之孝弟貞烈苟有關于當世亦必欲悉其爵里門地生殁父祖瞭然如指諸掌而後已設有未知則引以爲恥學者當如是也而顧於已之古先本始以暨支分派別或有未及周知問其紀載闕如也而反不以爲恥其可乎記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又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爰著太宗小宗焉至親切也有杕之杜曰雖有他人不如我同父雖有他人不如我同姓夫自同父以推至於同姓則九族備是矣故國不可以無史而家不可以無乘齊治之道存焉耳自風俗日衰先王家自爲教之法不行于天下忠孝之率弗先宗子之規弗謹於是其形見于譜諜者有二失焉或惟之而輕譜牒廢墜也或重之而輕譜牒孳蹬也惟封氏封氏所輯譜吾有取焉夫封之受姓在軒轅以前帝師之後世有名德顧自汴徙吳中更世變而其所爲譜竟如綱之在綱敘致有體垂訓有法豈非其家尚經術用能敦崇先王之典禮而根極于水源本本之眞性不右通顯而左儒素之效歟蓋世固有甚不足取者不知自何時始四海九州之人元無瓜葛苟以其姓之相若即寺而得志則引爲一家行輩昭穆畧以名位爲序其不得通譜者獨若陳與程張與章之類雖單寒蝸起之士皆得扳援依附自詡華胄識者目笑之弗貴也今封之姓蓋少其或居吾楚及他處往往而有者實無二封而是編猶謹嚴不肯輕入其介如此可謂不辱其先矣剟余之心儀封子豈弟如此而已昔歐陽子嘗考帝王世次如太史公所載堯舜禹湯文武六君子推而計之殊舛謬不合蓋世久變多子孫圖籍或徙或亡未有不貿亂者也彼帝王大聖且如此況下焉者乎故譜牒宜修而通世之丕變尤不可不一加釐正封子知時哉因竊自念如錢之宗周秦以上不論自西漢杜陵杜衍名延京兆樊川而晉之當陽唐之襄陽華縣宋之山陰縣山

陰而鳳陽既而以武功官黃州衛遂徙而家焉者距今又三百年譜以徙亡先君子嘗以搜討修明之役命滌匆急而至今未及以爲也興日勉爲之必當以封氏之譜爲法夫爲人子孫者當如是乃庶無罪悔又豈第云免學者之恥而已哉是用概然諾爲之序

古人極大文章說到極精透處往往近於滑稽而非滑稽如東坡正統論云皆緣懼至僕妾此篇陳與程張與章之類是也不如此不足以唤醒愚人耳文之典雅得體道宕盡情實勝蘇明允族譜序　李滄萍

選湖子詞選序

仕一也而毛義有美名溫嶠無令聞夫義捧檄而往得官不過州縣之小吏治績不見於史傳而反得美名嶠絶裾仕晉爲公卿大臣著勳勞矣而反無令聞其故何也蓋義之捧檄所以養母而嶠之絶裾遂以棄其母也此其得失善惡之分固已霄壤矣然（二字精）風俗日媮人心日僞世豈（二字精）無居溫嶠之實而行毛義之名者將何以處之下是又有眞不眞之辨焉眞者其平日必有孝愛之實有庭闈之戀

身可以食貧而惟朝夕以不得甘毳奉其親爲皇皇不得已而求仕語人曰我以爲養也則眞者也其或不然考之平日一無可采而家復不貧未嘗不得已而求仕若不容已語人曰我（三字精）以爲養也則非眞者也雖然眞者固可重矣而非眞者亦猶有所愛護也何則彼其知養親之爲言甚順而得已不已之求仕將見嗤於大君子從而爲之詞以自託於孝此何世之人歟後之人何必然不愧不畏猶有走實爭先處還用相誇示惟恐人不知也又

何事試詞乎當是時但求一非與者且不可得而乃有一與切爲養不得已而求仕者出乎其間其爲可貴遁當何如哉是于吾友汪育風稱僅見焉育風懷文抱質上有賢母家故不貧而貧于爲善及好詢事其爲善也母夫人喜之其好詢事也母夫人亦不禁之乃一旦郞然貧矣至是來別余云向以明一經試得縣令今當作選入余不得其詞之畢而知其爲養母也蓋育風平日固所謂有孝愛之實有庭闈之戀身可以食貧而惟朝夕以不得甘毳奉母爲皇皇者也是行也至不能脂轄而諸昆友愛爲之拮据以勸駕其貧如此則其捧檄而喜與毛義異者古今之時而未嘗少異者人子之心也育風行哉遂書以送之

自始至終只是一意而反覆轉折若有千層萬層剌骨入情求之八家集中未嘗有也至矣之數非此文不足當之　潘雙南

延令世說序

（發端有一氣奔注神似大蘇）

自古通都大邑必有鄉先生爲所謂殁而可祭於社者其道德節概足以師表天下而邑之人世世稱道不衰則流風遺俗不問而可知其近古也若延令之有芧大方先生是其人矣先生殁後距今三百年邑之士大夫以至於委巷之小民猶莫不引重吾邑有芧公大方爲建文末年忠臣云此所謂民之秉彝善類因之興起而著書談道之士有以爲宗而知其所自也李子端本孝友負俊才博聞强識與其友周子龍友孜孜考古於史籍自左氏以下至於涑水紫陽莫不蒐輯有論著而尤以爲問見之親切父老之稱述近在數百年之間州里鄉黨有美而弗傳則後學奚賴也於是延令世說先成而余適至持以示余余爲卒讀終卷作而歎曰端木之爲是書其合於道矣乎雖然其可不明其所錄來哉夫世說之名本宋劉義慶而不必拘拘倣義慶猶之義慶新語之名本漢陸賈而未嘗拘拘倣陸賈也今按其書比之義慶有輕重損

益去取焉原其以忠孝冠德行之首而以節烈殿（節烈）上卷之終其大指盡是矣（異○）其德美者並列示有本者如是惡者屏去猶衛孔悝之鼎銘亦推廣忠孝之意而總攬體要則區區姿媚一非其所屑是皆（爭上○溉）與義慶異而別有所宗焉宗乎宗茅大方先生之道德節概也蓋延令風俗之古繇知宗茅先生以治行而端木氏論著之善亦繇知宗茅先生以立言也不然則王莽之美俗使者曾何益於世而魏收之穢書其足以存乎此是書之有關風教而不可以說部忽之也余故爲之序以表襮其所繇來與羣言異如此

從大方先生立論已扼全部之要益見是書有關世道不僅爲吾邑光也至闡發新語字義從未經人道破先生拈出識解更覺奇快　李孚公

余三至延令每至必謁茅先生祠見守祠有僧過者必拜私喜邑人知景行先生而猶謂祠之不可不修也方擬檄修茅公祠堂復念遊人不宜掠美姑於此文見其端俟邑之君子倡之

贈汪育風序

黃海之汪與吾楚之汪相去千餘里而神犇之客若僅隔數舍在吾楚者居然吳人在黃海者居然楚人也豈獨汪姓然哉昔金文穀公語人云吾家（稱引鄭重）于楚既數世自應童子試即受知于楚學使葛木鑑先生拔第一補嘉魚學弟子員生平學問文章得力之友若譚友夏黃美中伍濟公皆楚人則吾始終固楚人也此語距今四十年矣而吾友黃海汪子育風氏以名父之子嘗遊于楚居于楚遂以文高補吾郡蘄州學弟子員（引證得體）旋復歸歙猶時時稱道居楚時事不能忘與文穀公相類余固已心識之其爲人從容豈弟有俊逸之才慷慨之氣與人交務不欺尤喜寓內詩文知名之士然能辨其眞僞別其新舊故可貴也（見○解○）余性疎直頗覃廼楚人之最無用者而育風不棄遂爲忘年之交豈非三湘七澤之荒遠與三十六峯之靈奇有相觀而善之道耶夫育風華岡之器而吾楚篳簬藍褸之鄉也何足以爲育風重然而有足以相長者如育風呼

讀書而吾楚有蘄州與先生乎詁九經文成數十
餘萬言辯博精與為從來諸儒所不及其他論著
又數萬言壽至九十餘時謂之儒仙讀書不當如
是乎育風能飲酒而吾楚有袁小修先生飲酒以
盆為器每飲盡五盆而神明不亂談名理愈妙同
時會稽陶石簣云吾鄉造袁三值其醉輒問所未
聞及其醉也不過一才人耳飲酒不當如是乎育
風好賓客而吾楚有丘長孺先生傾家宴客四方
名士結駟連騎而至以不得為長孺客為恥而長

孺學識議論亦多得力于客蘇是詞翰風流傾動
一世慕事李卓吾卓吾弟畜之嘗語人曰使世無
長孺則風雲無色矣其推重如此好客不當如是
乎而長孺同里又有劉延伯先生其收藏書畫古
玩彝與人主埒世所傳右軍右丞真蹟皆其秘閣
中物董宗伯嘗至其家請留一月然後得閱其半
故宗伯題跋中每稱西陵劉延伯云至于他古器
服玩言之令人咋舌搖手不肯信乃延伯兼賞文
武嘗購求天下奇士有能為國家立不世之功者

劉其有一本帳畫送與之蓋志存報國也育風亦
復好此不當如是乎然四者之中讀書本也餘三
者末也育風知之矣蘇是而左史荷相屈原宋玉
之徒皆可以故人遇耳而況于余乎此余之所以
為育風願也育風年未三十上有四兄皆孝友淵
博育風以明經授縣令偶一詣及必拱手曰此吾
諸兄之教也吾兄尙勉我捧檄養母我安恐違之
可謂又友弟恭矣然吾觀育風行吟坐嘯悶恒若
有所不得于中者家之中落料不足以介介豈非

楚人善怨風俗移人賢者不免哉然識者益有以
知其胸中之吞雲夢在是矣未易為俗人言也惟
可以贈育風

放膽之文何嘗不小心當觀其緜緜入扣處

秦樂天

以舒徐為體以嬰帶為神以含蓄為指此等文
字所謂愈徐行而追者愈不能及安得不推先
生獨步乎 汪某弓

季滄葦奏疏序

余讀唐史至馬周代常何草封事太宗奇之立召周使者數輩催趣既至引見卽日拜監察御史賜之大第給奴婢什物金錢無一不備使長安索米無聊侘傺之人一旦揚眉吐氣榮顯震耀于時輒歆羨嗟嘆自古遇合之奇無出周之右者矣然獨恨未見周所代爲封事其言何等遂能傾動人主一至於此嘗爲之揣摩想像而不可得蓋去周後千有餘年乃今讀季侍御滄葦前後居臺歷上奏疏二卷而恍然如見周之所爲焉何則夫人臣入告之言貞懇則有味明快則不厭無私則不疑而又發于卓然之識濟以老成之畫則斷斷然未有不竦動者侍御諸疏是也以余草野之人絕不聞當世之事受而卒讀心開目明惟恐其盡又惟恐有一字之遺而不盡留連屈服古今一轍則求當日賓王之作所以傾動英君不當于滄葦是編觀之乎小雅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此謂言者之難說在能言與不能言之外茲侍

御能易人之所難後之君子察其用心無論他人卽亦豈馬周當日所及哉柳子論伊尹不夏商其心心乎民而已夫國託乎民者也心乎民則國在其中此侍御之所以得也若心乎己私心乎周黨則置民于莫恤而國亦因之以殆此三十年前有言責者之所以失也噫吾於讀侍御奏疏之次有淡感矣

謹嚴　施愚山

引詩作眼隱隱沈痛　自記

李君遺詩序

余游東皋李子來訪軒軒非凡品也自是日同黃子目子陳子許子扣吾寓所以文酒相排遣致足樂也忽一日李子肅衣冠改容逡巡自東階上趨余涕泣再拜以請曰維小子之從先生游不敢有所求望於先生惟是先子有遺詩一卷小子在患難朝夕兢兢以放失泯滅是懼抑就正非其人則雖存猶亡也今幸遘先生倘肯乘閒寓目而錫之一言弁其首即先子死且不朽余遜謝不敏至於再四李子不許然後受其稿讀之窮首尾頓足而歎（功○中）曰嗟乎嗟乎此文謝之遺聲也何以有此哉向使（知○反○識○者○解○要○文○中○夫○體○）以彼其才誠能反其道若向歆之異趣用取世資乘堅刺肥使子孫溫飽處華屋而求良田豈不稱俊傑識時務哉顧乃爲此不爲彼致夢孤煢煢無所託足是工於爲詩謀而拙於爲身家謀者也李子泫然曰然則先子傳歟余曰子不見夫築室者（才○絕）乎今夫築室者苟其就下澤列平壤雖高至數仞猶面牆無所見及其卜會城而基崇岡才至及肩千里在目矣何則所因之地異也（盡○處）然則子第善藏之而已傳不傳不問可也（而○不○着○痕○妙○絕）李子應曰然

文凡三段前段衆共喀中段反議末段以一譬喻括之又不說破絕奇之文古人所未有也　李方石

雙雅堂文集　卷八　序

學統序

學之所以爲天下裂也愚齋先生獨知之於是潛
心二十年輯學統一書若干卷自夫子正統而降
凡敘五統臚列差次有述有斷粲然明備無以復
加矣錄或以視余余卒讀而歎曰卓哉此書之作
自兩宋先儒以來絕而僅續也雖然求其成效必（江河日下還要其退歲）
在十年之後乎何則風俗不古足以闕學也學之
徒落落可數而風俗徧天下彼便其所習熟而視
正學若弁髦吾其能家至而戶說哉茲姑舉其槩

（風俗闕學說得何等下手擘明）
古者人各祀其先而今也削木摶土其神滿家致
享致虔反瀆其上古者非祭祀不齋非大故不絕
葷而今也齋名百出自公卿以至村嫗持行如一
古者士明一經教者兼五經而今也經教龐雜問
其所誦或非吾孔氏或出于重譯或造于巫師愈
俚則愈盛古者士大夫惟拜君親師以及嚴事之
友而今也三拜九拜未易致詰古者慎終追遠自
有經禮而今也親雖聖善至舉喪葬祭典必延愚
劣之僧道謂之儀罪資福古者淵懿之士常妙思

經書期有心得而今之儒者豔慕俗宗鶩臭當風
過者掩鼻也古者建學廟祀先聖先師而學舍即
築于其旁俾學者肄業其中所以使之親近模範
不見異物而遷故記曰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
反謂之大成而今之衿士非趨蹌學使者暨守令
有擻常終歲不一近宮墻惟禪關道院則欣然負
笈焉風俗如此蓋習與性成殆堅強牢固而不可
破于斯時也與之陳說學統道金聲玉振之孔子
析格致誠正之精義何異以木投石耶然則將聽

之乎未可也不則以武斷取勝乎尤未可也夫風
俗之說必有權宜之學術以召之意數百年以前
之聖人必有以神道設教者其流獘至此耳誠欲（然是古方藥壽通）
易其轍是在有世道之責者黜權以崇經經正庶
民興然後簡歷犖傑出之士與之講求學統翁治
統然有祀綱法度焉有是非邪正焉有褒貶賞罰
焉如是者五年衆既通曉矣方將悔習染之非悟
異教之謬蘊蒸漸被什百相勸以至千千萬無算
如是者又五年則風俗一變而正統之學四建而

不倍可拭目而觀也蓋用禮教以變風俗而風俗既古則正學益明其先後節次鑿鑿然矣頹此豈可望之中立之愿儒兩可之庸說哉夫砭頑俗者利用剛益必如愚齋之作人正容以悟物愚齋之立言方嚴以礪世然後可許十年而收曠代之功也共學里弟黃岡杜濬謹撰

風俗不變則學術必不得正聖人不易吾言風俗可變乎雖神如軒皇虐如公孫鞅不能也大都三代以後所賴以持世者特吾孔氏之外邪耳其中雜處久矣一旦欲驅除埽蕩事誠難之所慮者今日孔氏之外邪亦復岌岌救者深入一層乃所以僅保外邪也鳩居無恙第勿方之盈之可矣推此意也篇中固甚有餘地　村翁自識

吳威克六十壽序

譬諸百昌富貴桃李也文章椒蘭也忠孝松柏也當桃李發榮椒蘭馥烈之日松柏未嘗降格然人不過挹其青翠之光仰其端嚴之容以爲是亦桃李椒蘭各有其美云而及夫草枯木落冰霜固結一望皆陳根宿莽無復生意以爲化機泯絕長此已矣而松柏青青寓目一見然後知天地之尚在而三陽遞遷可計日而待也用其畱造化之跡者松柏而已矣他何與焉忠孝亦然當世僨郅隆富貴文章華實並茂非不侈談忠孝然不過以爲與富貴文章同爲可慕而已不知其可貴殆倍屣千萬而無算也及夫風俗移人三綱淪而九法斁世道蕩然陸沉在日矣而忽有忠臣孝子挺生于其閒違衆而獨立邁往而不顧彼富貴文章既已湮爲異物矣而忠孝不磨則世道忽有起色然後知人心之尚在而春秋孝經之道尚有時而持世也蓋舉天下之務無以加于忠孝有如此然上君子顯庸以時忠或無從表見而孝則竭力悉勞人人

可以自盡則孝尤其聖哉余因以者懶齋作且戒
作壽文乃有以異君咸克六十開帙之文請若曰
此孝子也余詢其孝之狀曰得無已實年利而歸
諸父母曰吾以爲養者乎曰非也得無巳實好官
而歸諸父母曰老父老母欲之者乎曰非也得無
巳實鮮耻無所不至而歸諸父母丹過庭教我涉
世之道當如此者乎曰非也蓋吳君之先人華元
公名流也以宦游于黔終焉吳君年方成童奔之
辟踊哀號絕而復甦乃子身重繭走萬里扶櫬以

歸辛正丘首計距今四十五年矣闔郡人士稱道
不衰其爲實狀何疑余曰審如是則眞孝子也使
余得之傳聞猶將私爲紀載刻丐之使言乎因憶
昨年游吳門客有爲余言其郡中某巍科某膺仕
者余笑而不答有爲余言某以文章自負者余左
右顧有爲余言某山居簡出不交接當世者余肯
肯久之有爲余言黃孝子其父官粵西年六十餘
遭亂阻兵音問斷絕孝子崎嶇走萬里辛苦萬狀
卒奉親以歸者余不覺起立拱手致敬曰是貴地
人物之秉風俗之美矣今吳君之事彷彿黃孝子
然黃孝子幸迎親于生還而吳君之遭際弗如其
事有更難而情有更苦者吾比忠孝于松栢若黃
子其干霄直上而吳君其夭矯偃蹇者乎如松栢
之壽三百篇言之矣若夫孝子有子毓報自然見
義必爲孝詖百行也舉不必更僕數惟是以君之
孝而得余之文君固可以傳自餘何足言耶

崙主一孝綱舉目張此法非覇弗諸君不察耳

○黃孝子如不逮之客一篇而得兩孝子文章

之幸也　自訂

吳伯成先生五十壽序

文章家恒以壽文爲非古此謂世俗之壽文耳而亦有不可例論者昔吳門申文定以少師首輔致政家居壽登八十嘉定名士婁子柔爲之文僅三百餘字而且謂文定枋政不能如前人任勞任怨功在社稷前人者指江陵張文忠也其簡直如此吉水羅念菴先生爲毘陵唐太公七十壽文通篇講道析義以荆川爲之子而不之及其超脫如此蓋二公者或言人所不能言或不言人所能言舉

夫卑佞之浮談與誇美之廣態一埽而空之故文章與交道彪炳獨著作者如此則雖謂文章莫古于壽文可也濟審讀而竊之思得做作一篇以嗣兩君子之響而投之必謹擇其人其惟吳伯成先生乎先生以蓋代之全才極一時之殊遇建不世之奇策此人人所能言而濟不言人之所能言者也然則言人之所不能言者當如何濟觀自古豪傑之士身都將相名垂竹帛者代不乏人惟漢之留侯唐之鄴侯風流獨不可及者何也蓋二公雖跡高妙去留無所繫以道自將沖而用之道而謀王斷國遇而居間處獨皆各有所據若罔應以濟世不逐物而忘返是以可貴也故子房受書于黃石其遇漢高嘗一再辭去及韓滅于項然後一意歸漢佐漢誅項報韓畢辭三萬戶之封願從赤松子游長源分芋于懶殘稷仕唐歷四帝史稱其功不讓魯連范蠡然方其居相位日求通衡山迄不負十年宰相之言二公之風流信乎其偉矣今先生之年初登始滿斯民正賴其展布殊非從赤松

而思衡山之時然可以常存此意則浮雲蟬蛻之槩有足以廉頑立懦爲百世之師者昔子房長源不聞有沖舉之事而天下後世咸望之縹緲若仙者凡以此也濟雖老矣然以先生曠世知己屈斯辰也亦當不憚跋涉登燕喜之堂袒韝鞠跽躬奉一巵然後爲快而不能者說在易之旅僮僕資斧未易言耳故謹直寫其胸中之所見庶幾所謂不言人之所能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者侯風拜手以代芹獻蓋以留侯鄴侯望先生不可謂不敬託于

神仙之指不可謂不切文成七百餘言不可謂不多尚未知于昔之兩君子簡峻之文可以積貂而列于古文之末否然世俗之文吾知免矣以天下士遇我亦以天下士視之其立言固如此先生其為濟留覽數過以為是文也信不妄作不以三千里為隔而為濟邀然而過舉大白乎濟計程載拜焉

吳公學富文雄才畧蓋天下而道服至明茶村此篇乃知公之深皆其意中語非好為異論也想見公得此文時擊節稱賞為速舉華觴雖數千里而遇宛如目覩也以奇文壽偉人猗歟盛哉 朱贊三評

敦宿堂集序

歐陽子稱文章之作必繇於羇旅草野窮人之詞斯何謂哉說者以為單寒崛起之士其用工也專其積思也精故勝也番如是則是有才如陳思亦將以其華貴而掩之矣不然也他不具論即以文章最著如漢之馬班唐之韓柳詩歌最若如晉之陶潛唐之杜甫考其先世皆非布素則歐陽子之論誠何所見而云然耶吾原其意蓋有見於古之作者多出於大家世族之才子弟顧其好學深思又必嘗經挫折偃蹇或身世牴牾或仕宦蹉跌甚而至於饑寒困頓飄蓬泛梗其拂逆動忍一如寒畯而後有以激發其聰明鍛鍊其才格其立言始足以傳焉然則歐陽子之論固不專為單寒崛起之輩有羇旅草野窮人之素而正謂大家世族之才子弟求詩若文之工必其有羇旅草野窮人之遭也吾友李鏡月以宰相之孫少負異資出語驚其長老及冠而學成聲聞四馳既舉賢書矣以至考中機辟竟繇是破產四壁蕭然幾阻通籍之路

而鏡月不悔也自是杜門却埽攻苦食淡益殫力於詩古文詞皆一洗時氛優入古人之域余嘗寓昔施愚山論之詳矣斯非大家世族而有羇旅草野窮人之遭然後立言可傳之一證歟吾於是既樂爲之序而幷以伸吾說且信歐陽子之說也

紆折勁潔深老似儻殆擬諸家之長至其識議不朽發前人所未及則予皇獨擅也　龔孝升先生

休園雜言序

六經四子教人爲善至矣二氏之言因果罪福之說雖近於誕故狩持要不外于勸人爲善卻其流旣下靡曼卑俚莫如元人以來之傳奇詞曲然其于忠臣孝子誼友節婦雖遭逢不偶而死有餘榮而其于寡廉鮮恥趨利附勢忘恩背義之徒雖富貴薰天必湼其頰以示無面目蓋勸善懲惡之志無往而不存如此然而世之爲善者常少爲不善者常多何也風氣爲之也風氣之所爲能使人生而數歲卽知愛金錢習欺詐十齡以上卽知好權勢走津要二十以往無所不至方是時吾意雖有吾夫子懼而操郁日作一春秋猶將不勝也而況其他乎雖然物不可以終窮而變通出焉有人于此違俗獨立身修矩矱之行口道仁義之言用以羽翼經傳敝述先正豈必求旦夕之效哉夫當其未變未通也善言脫口則羣然竊笑其迂腐而及其變通於一旦則舉向之竊笑者亦翻然勃然頓覺其言之有味而梯航以求諸聖人之經蓋爲風

氣者天而留茲碩果以扶微陽修身立言之責在人亦未可少也此吾友鄭士介先生之志也求之古人若徐幹王通其庶幾乎

痛切而能含蓄理法兩勝之文 陳伯勁

南豁文略序

昔之試禮部舉第一人者天下稱曰會元三第一之中惟此稱為前代所未有蓋菁莪之效儒術之榮至是而極雖首甲有所不如以文章之統在此不在彼也其極盛之執自成化乙未至于萬曆辛丑中間作者皆有確然不可降之格雖文筆各異而法則弗渝此其所以可貴歟迨萬曆甲辰而中衰連七科不振人謂世無會元矣直至崇禎戊辰而始再盛褎然舉首者為嘉善曹峨雪先生迺吾

友顧菴內翰之先公也又三年辛未衆首為梅村吳公復稱得士然先生實為之倡論者以先生方鄧定宇蕭漢冲而以吳公方傅錦泉王文肅庶幾知言矣然先生既以鬪牘藏稿為天下宗匠而古文之名遂未免少為所掩亦其勢然也蓋越二十餘年而顧菴起以古文名一世當世翕然始知顧菴之古文蓋得之於庭訓然後峨雪先生古文之學益顯于天下則是顧菴之文章乃其所以教孝孰有大于此者乎且夫經義中有第一人古文中

亦有第一人如漢之馬班暨唐宋八君于昔是也第經義第一人列于科目而古文第一人不列于科目此在識者意内衡量中得之耳以吾觀頑巷之文其材甚奇其味甚儁于八君子中其似柳河東乎夫柳固古文中在第一人之列者也而頑巷再得之何其盛哉乃其起衰之功則自戊辰會元始吾故津津追論不獨使人知頑巷文章原本不同于人抑亦神往其時也

意不在文亦不在論會元可與第一流人道○

古勁秀折文品最高　朱望子

鼓枻集序

昔之以兄弟二人齊名最著者漢有二丁吳有二陸宋有二程二蘇嘗從而論其優劣二程紹明聖學尚矣子瞻兄弟文章既卓絶而氣節復勁直可以犬之陸氏爲孫吳門族遜抗父子相繼爲吳相而機雲爲抗子席累世之盛可謂極矣一旦吳亡于晉而二子欣然入洛國恩故主之念纖毫不入於胸中雖文采可觀其人不足稱也二丁之在魏曹操恨不以女嫁儀至于忘其眇曹植自謂才不

逮廙其文雅可知而二子同心一詞惟勸操立植爲嗣其言切至操幾欲從之而中止者以曹丕納吳質爲之謀也凡二子之爲此者豈第以與植厚善互相知已之私哉蓋曹氏父子兄弟惟植爲有人心觀其别集中有賦一篇悲思漢帝可以知之矣向使操用二丁之言植得立爲魏嗣他日必不篡漢二丁佐之以服事漢未必即以此二丁之不深心也當時弘農楊修亦深結于植而與二丁同志原二丁之父丁冲嘗勸操迎漢帝都許而楊修

之祖父顯于漢四世四公咸以忠直著蓋二丁與修皆忠臣之子而曹植遭種與操女飾同量其與二丁楊修必有嘉謀至計而陳壽凢庸私書阿世曾不足以知之也繇是言之則二丁之品第又大于子瞻兄弟耳而以視二陸則薰之視蕕也豈不偉哉蓋近今復有飛濤易庵兄弟並以才藻知名當世世亦以二丁稱之徒稱其才藻而已然余嘗數見飛濤所製詞章逌逡託指于美人香草乃騷之流也今易庵復以鼓棹名其集蓋以漁父自處而中心之好愛護之至者亦惟屈子人知漁父教屈子以屈泥揚波餔糟歠醨似欲屈子改易其操而不知其臨去而歌滄浪濯纓濯足又何其分別清濁之至也則漁父與屈子同調明矣彼屈子何人哉太史公所謂推其志與日月爭光者也而飛濤既爲其言易庵復慕其人此其天性忠愛豈後于昔之二丁哉余故因易菴屬叙鼓棹集從而力發前人之覆以明期許之厚觕類而談或亦立言之一道也并以驗飛濤詞之然歟

有尾

此文不知者必謂絕無交涉知者至不忍釋手噫可與知者道 自記

觕者即發震驚百里不朽之文 汪抑亭

十笏齋詩序

吾楚詩倘五十年前有江夏愚公蘊璞才氣縱橫發爲篇章如開河放酒所著坐華伙河諸稿同時聞人如郭美命宗伯湯嘉賓祭酒皆極口稱許下是詩名噪宇內而愚公復以無礙辯才爲東南都講座下常數千人其門維那書記莫不筆勢翩翩人人有集緊其盛也（只此數語便是一篇作傳）今岳麓燈公天放則不然其爲偈也以爲寄託乎則梵行清峻無少放逸以爲非寄託乎則于彼法中日宗曰講皆不欲居其名獨性好爲詩若有所不容已者真江有十笏菴雖在邑之中而草樹蒙密蕭然自遠燈公欣然投止閉戶苦吟與萬竹爲伍往往至乏絕常竟日一食不以縣粒干人所爲詩如古澗伏流鳴聲幽咽又如秋林返照哀蟬抱葉而啼也其人其詩皆別開一境如此育風汪子爲刻其遺詩以示余曰翁之鄉人也且爲述其生平非無木末者其徒足菴隨請余一言弁其首余因而俛仰今昔（[illegible]）若愚公之豪燈公之寂何其懸絕歟豈非楚詩昔變不獨士大夫卽方外亦然歟而其所以不得不變之故已其詩者其可以不渡思歟是用慨然爲之序

以愚公相形而起文便有勢有觔兩有滋味至其篇終頓跌合意無窮可思而不可言也此先生獨擅之妙　黃天壽

雙雅堂二文集　卷　序

程子穆倩放歌序

國固不可以無史史之倣戒臧否不公或傳聞不實或識見不精則其史不信于是學者必旁搜當日之幽人懟士局外靜觀所得於國家興衰治亂之故人材消長邪正之數發而爲詩歌古文詞者以考證其書然後執筆之家不得用偏頗影響之說以淆亂千古之是非非漫作也故世稱子美爲詩史非謂其詩之可以爲史而謂其詩可以正史之訛也蓋其關繫如此吾友黃海程子穆倩與余交四十年爲人落落穆穆不甚論天下事而好與賢豪長者游自昔居金陵每偕余詣吳橋范文貞漳海黃宗伯清江楊編修諸先生所于時在座之士多當世聞人往往議論蜂起指摘時事而穆倩獨默然余固已心韙之何則夫惟其默然不立意見無所偏倚而後其所見至真所言至確也蓋闊世滋久遺恩是懼而穆倩果有七言放歌一百五十韻之作其言尤在閹黨復肆之時余因痛定思痛者一日持以示余余胥然而歎君之此作可謂創見古未有是也夫以樊宗師劉後愚之奇筆追寫陳闍斜白馬驛之孤憤使異日雖有稗史不得亂真此其用心伊可傳矣而輓末艱生背不顧前事猶第以詩求之何其謬也李太白詩云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崖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蘇子瞻譏之以爲李白自供不識字不知上古之字自有上古之人識之今穆倩此篇不以示它人而獨以示余且屬題其首簡者豈非以疇昔游好惟穆倩與余兩老翁在上古之字惟余爲能識若以示它人乃讀之了不閑耳嗚呼獨此詩也哉

以詩爲史人人知之以詩正史之訛是穆倩苦心是于皇創論兩不朽矣文字明目張膽浩氣凌空 魏禾叔

詩亡然後春秋作詩與史原相錧錯予注五代史金石文字之外頗采詩以證事于皇此作光啟射人足增千古詩人聲價匪特能傳穆倩心事也 朱錫鬯

送朱喬三先生任知松江府事序

朱喬三先生貳守江寧六年乃以丙寅秋七月陞知松江府事維時黃岡杜濬久客茲土素與先生爲至交于其將行赴任從而旁詧民情有不易得者是不可不論也於何見之蓋自古郡縣守令之賢者久于其地一旦陞遷以去其民戀戀不忍舍者有之矣然必親民之官與文法之吏利害切已者也今先生職掌在糧粒而功效在漕艘終歲僕僕則其于斯民也亦疎而不親矣顧何以聞先生

之將履新任以去也汲汲皇皇扳轅臥轍之意比之于親民之官文法之吏利害切已者猶不啻過之何也蓋余以詢之于此地一二耆老之不妄語者咸曰我公之去吾儕小人之依戀毋惟其然也夫江寧爲官府之都會我公以名甲第文章淵天下而康濟著於江淮之間顧能和易平澹不以才（爲朱先生寫照）智先人有珪璋之度焉使諸大夫皆有所矜式是其不可無公者一也我公盡心所事勞勵百端家日益瘠負日益多而守日益瘦然惟仁自栗廉頑

而立儒道不外是矣是其不可無公者二也公雖不受民詞然爲上官所倚重每有疑案輒以屬公公秉公立斷民自以爲不冤此其不可無公者三也（最要緊）地方利敝公雖不在其位然知無不言當事者從而興利除敝其有造於吾民甚大此其不可無公者四也夫以四不可無而一旦去茲都郡正位邦伯職掌無他寄自此更加專壹直遂以澤其民能不羨而且妬乎語未卒余爲思之是固然矣然且有處也夫自春秋時歲星在吳似至今尚未退

舍故疇昔之日三垂不靖而吳獨晏然亦且仕宦其地者多能恤民之隱不至于顛仆至朱公尤以大賢上材應期而至今雖遷擢不出吳境將又必有如公者來貳守焉緊歲星足賴也可無深慮耳獨衰耄如余將何以處之余楚人也歲星之所不照星厤家言余計星守命賴有文昌四星臨之故骨肉難言而文章遻遻有知已過于骨肉如朱先生是其人也六年以來飢來以告患難以告疾痛以告先生雖百冗蝟集未嘗不手書報可而其詞

情之溫潤書迹之秀逸種種可傳詢哉其爲文章
骨月也是孰爲之乎豈非文昌四星即余之歲星
其可以相違乎違是星則計學益無所忌而芒角
彌利其可以嘗之乎然則如之何深惟金陵既非
吾土固非舍舊何適之比也正當往依知已耳夫
雲間余舊游地幾社諸友之子孫多習余姓字者
先生往而政成人和大興文治俾復幾社之舊而
余猶知路之老馬從而左右于其間暇則五湖三
泖菘其徜徉而因以佚吾之老他日列于松江流

寓之末附先生以傳則斯民與楚老兩得之道也
是先生之心也歟

附錄朱先生跋語

雯棖以謭材佐茲首郡飲冰茹蘗兢兢六載
常恐隕越以貽知已羞辱
先生惠而好我公餘耤卉領益良多竊媿薄俸
之分贍無幾不克卜浣花之宅爲子美吟嘯
地艸堂有靈能無怨恫丙寅秋甚移雲間雖
荷

聖天子特達之知黽勉思奮然素心良友天各一
方殊不勝停雲落月之感瀕行
先生遺我
一卷題曰寫心話言盥手讀之情摯而語真
一片纏綿鬱結之懷慷慨激昂之致勃勃從
紙背出當不僅如聽渭城之歌折河梁之柳
令人黯然魂銷已也獨是奬借過甚謬以京
德之躬加之華衮之榮撫心自問何以克堪
又不禁汗之淫淫下矣吳淞距金陵不越七
百里而盈盈帶水雲山間之懷我故人邈在

天際惟月手此一卷以當書紳用益自勉以
期不負知已在上答
聖天子遴簡之至意庶幾不朞年而令行禁止辟
斯民於養恬之域嵩邏
先生於九峯三泖
間鱠魚可釣蓴菜堪供江鷗一席虛左以待
寧第皂蓋尋梅綸杜嚴之遺韻也哉明月在
天兩心如對清風戒寒努力自愛
浙西同學弟朱雯拜手言時丙寅九月
立冬日書於懷汲堂

送葉桐初北行序

君子之愛人也見其行事有不合于理者則言之言之有聽不聽又或不但不聽而益加甚焉則與之言者意本于相愛而效至于益其疾何貴于言乎葉子桐初所謂言之而益加甚焉者也吾何以言爲雖然吾老矣言之而聽固不失其親其情可以感言之而不聽而又益加甚義亦可以別矣則言其可廢乎蓋葉子之粤遊也萬里之行踰年而後返此于理非甚不合也可以無言也葉子返不

數時不遑他及孜孜汲汲然又將惟北游是務此于理甚不合也不可不言也嗟（讀下數行覺字字著）乎葉子四十年前（陳情表之亞耳）四歲孤嬰耳嚴君不幸母夫人秉節抱痛辛勤鞠子以至于總角授書成童能文章魁然丈夫尺寸皆母恩則尺寸皆父澤也爲葉子者理宜刻苦讀書期破萬卷以春秋爲法令以孝經爲表裘以筅氏六言爲門戶以康侯義例爲斷制潔身隱約力著一書（書落在此）用明已志其人其書可垂久遠使賢者數服而遷弔及于先人乃葉子之事也奈何崙以北遊爲嗜慾乎蓋葉子自粤遊以前不及四年而三遊于北何其勤也義亦可以止矣今又席不暇煖約車戒徒若有期會何也向使葉子猶平人吾猶望其少異于衆不屑駢肩疊跡面積塵而額流汗若群丐之爭朱門見之惟有却走乃爲得也何況別有懷抱如葉子者無論三千里之程冒寒觸暑俱屬無謂即見星而起與衆並驅策其馬而北向惟恐其不疾其時自循而日得無覺其不類乎夫子謂賜也不幸言而中吾之三說無一不中而亦

不敢以爲幸也彼赫赫炎炎者戲耶夢耶于我何有哉乃無日忘之乎或曰葉子此行爲葬其親計也余曰噫是何言歟（精神）惟此一事于此行尤不相宜耳以此營首丘是傷親之心也誠如是葉子可以別矣

吾師之言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葉子以之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吾以之 朴翁自記

青岳先生五十壽序

天之于人也或遇之厚或遇之薄人所知也厚遇之而并不使受厚之累薄遇之而并不使收薄之（平實大不論然亦不苦巧）益精思而曲暢以各豫其極則人未盡知也蓋天厚是人則其道必亨亨無所不宜而有一不宜曰讀書何則有亨之事以奪其時也而天則精思之（大實妥拼）界不失其亨而又不奪其讀書之時是時也又以直道不阿得之于是心無愧作而讀書益有味則曲暢其厚而厚之至矣天薄是人則其道必蹇蹇

無所不礙而有一不礙曰讀書何則有蹇之暇以（妥拼實辦）與之時也而天則精思之界無敗于蹇而又不與其讀書之時是時也又以觭孤游走失之于是心益遜僾而讀書疑非分則曲暢其薄而薄之至矣斯二者不但厚之至者為世不常有即薄之至者亦世不常有也乃一時有之厚之至者為青岳熊公薄之至者為茶村杜子兩人者生同鄉學同術出與處同志而天獨不同遂不如遠甚是其可不相提并論用見造化之妙也哉由是推之讀書所以窮理公既盡性至命克紹考亭余雖發憤忘食僅亞承康是精粗弗如也讀書所以論世知人公如建章之程材必十圍始勝梁棟故非三代盛時人物不喜道余如里醫之用藥惟求其所急故如（自足亦其平有味）春秋之嘗彝吾近代之張叔大皆欣慕為之執鞭是其高下弗如也至於詞章公為有本余乃倒學其深淺弗如也客有獻疑者曰吾夫子五十知天命今熊公五十而先生本天以立言得之矣但深論天人之際而形容其分別厚薄事事自謂弗如

倘亦未盡然乎即如熊公今年齒登五十再五十年為百歲君今年七十四再二十六年亦百歲雖到有遲速而其為者壽均也豈亦有不如乎余應曰此其所以尤不如也蓋壽之為言同體而異用（至見無以形容感詠）杜子多壽適以多其無家之感失學之悲君親未（帆遠影碧空盡而已）報之恨乃天之用壽以為薄也熊公多壽則以其寧靜淡泊之操必且讀盡藏書數萬卷中間一出而福重負之恨亦未見其必不可此乃天之用壽以為厚也歟

一篇本天立論雙行到底却是爲青岳先生壽
未嘗旁溢絲毫其闢闔層折洗發精透拔之乃
至平至確之論眞宇宙有數奇文近代歸熙甫
集中壽序最多然何能有此 李秋木

孫梓荄六十壽序

孫子梓荄交杜子二十年久而彌篤或問杜子何與孫子之深也杜子曰余服其好善也孟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優于天下孫子是也或曰吾聞孫子以詩文爲嗜欲以朋友爲性命以四遠爲比隣然其道廣而愛博孫子之好善無乃過乎杜子曰余服孫子之好善也尤服其好善而過也或曰過固足尚乎杜子曰今夫世道人心日趨於忌刻至矣見一善焉則退而修謗謗必于其所甚矜之

名而繫空以爲相反之說彼君子者身在千仞之上固不屑與之辨然而中材之士幾因之以不勸此善人所以日少非細故也（切精妙）當斯時也得僅能好善者曾不足以救之必得好善而過焉者如稍稍有救之道也孫子是也即以余論固亦好善者然以語風世斷不能如孫子蓋余之好善也非其善非好孫子之好善也好而忘其非夫好而忘其非（看人一轉是如何周密徹要緊矣）猶曰吾之好善也至於斯極云爾夫必好善至于斯極而後忌刻至于斯極者有其人以敵之（不費筆墨）孫子

是也詩之美文王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言在上之君子好善而長養人材則天必使之多歷年所以收悠久之效然則好善而在下其氣力遠不如在上之人則其子之壽考以收悠久之效必且不倍倍之茲非吾孫子歟余長孫子二年今秋孫子齒登六十求懇余曰君不可無一言余惟以孫子之好善及余好孫子之好善證之經傳於法皆宜壽而孫子之好也甚則其算宜尤修哉遂書其說以代一爾

好善忌善兩相形處洗發刻露惟子贍有之恕人壽意自在安雅了不着相至乎之論至奇之文　漢村

六十自序

歲庚戌立春後三十有三日杜子齒登六十蓋至是先君棄養已五年先慈棄養已十一年杜子去其鄉三十六年去其塋十四年又十二年嗟乎人生遭際至于如此而於是日也猶欲吹笙製錦聽信兒輩丐人不入耳之詞來相垢污苟以塗飾入之耳目是無心肝也吾豈爲之哉於是兒輩具曉老人意不復有所妄動老人得宴坐無事適几上有曩藩勳然毫素楚楚老人試一拈弄無所寄輿

則聊用自識其生平之志趣與年俱變凡經三變以至於今日也方年少時自負才氣念欲登上第衣緋秉傳齎三代誥命歸拜兩親于堂上而命數尼其前塲屋裂於後壬午再乙其事遂往此既一局矣中年值用武之世亦思提十萬師橫行其間運籌決策戰必勝攻必取使麟閣圖吾形而勛業照耀于史牒良足愉快稱奇男子顧此事非可以獨辦而一時談兵者皆妄人且意在反覆無足與言則誰與共馳驅哉此又一局矣馴至五十稱始

衰無復當世之志惟有山水之好思褰裳從之雖戎馬戒途足跡不能徧而東南近地若豫章之廬阜新安之黄山浙東之天台鴈蕩猶冀深游焉而又有落吾事者衣食于奔走則日不暇給因循於歲月則筋力浸衰畫餅之譏何由解免耶此又一局矣三局屢遷無一成事則六十老矣從此以往倘荷天假之年得如兩先人則二十年中豈堪復作游子顧不一努不永逸誠願先以一年努力忍辛苦北走燕市收知己故人爲梲倣粗足息肩養

恥之計然後歸而閉戶究經史未竟之業尋古人已墜之緒并自刪訂四十以後所作詩古文詞定爲一集而焚絕其不欲存者是其用意猶不能不在于傳哉則又未知其可得歟不可得歟噫不如飲酒

陶鑄史漢歐王而山之以遒潔精警猶之出師表桃花源記送李愿歸盤谷序古今決不容有兩篇者也元不作奇文觀〇一筆自傳神直是奇絕 朱近修

劉季英處士七十壽序

常熟東南之望邑而虞山楊忠烈公過化之地也當忠烈之令常熟固已有神君之譽其後入總憲綱輒首疏擊逆璫直聲赫然震天下至今讀其二十四罪疏猶令人眥裂而髮指爲之心掉何其壯也其直氣之所感由是不及數十年遂有其邑之瞿稼軒先生與江陵張別山先生同日著節烈駕風霆而掣日月此常熟之再盛也其窮而在下者則有諸生錢弘毅生之患難而劉季英處士以知

名爲毅生負耿介之性爲其所不能至于力盡氣竭困踣顛頓計畫無所復之與溝壑爲隣而敵人皆莫之顧處士獨奮曰誠如是則朋友之道絕矣彼藏張儉而匿趙岐者何人哉於是延致子其家處士亦家故貧乃推解而衣食之又以女妻其子以子北而受經焉然後毅生得全活令終劉處士之力也嗟乎江河不返久矣貞烈誼士不遇其性不可易危言危行踽踽涼涼耻與無所不至者齒同耳謝靈運自明表云不韋山棲之士而攜遯節

之釁其言至明白矣果何罪乎此正史乘之所收
邦家之所重也而小人枉作遂揜之不遺餘力則
亦過矣今穀生往矣而處士巋然尚登七十人之
為善曾何負于生平哉顧事必有所本而風必如
其自啟曰聞伯夔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語
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非適然也蓋必先有揚忠
烈公之忠而後有瞿與張而公之節今處士義至
高雖其所表見不得上比于三鉅公然歲之相後
不及百年地之相去不及十井而一氣感召處士

由之興起豈有二致哉余故因其子士弘其孫家
不遠七百里以獻壽之文來謁而士弘與其弟士
穀俱讀書明大義可謂克肖家復甚文志趣不凡
從余遊未可量也爰樂為振其過人之槩列三鉅
公之後太史公謂夔齊為附驥斯亦近之歟今三
鉅公旣上為列星矣而處士久覩人間形神雙妙
有仙之道焉子若孫持此文歸而介觴處士且侑
豈但以百齡計乎

先生嘗言作文當祖春秋而輔以論世如微顯
闡幽春秋法也然在今日只宜闡幽而不宜微
顯何則以今日雖顯亦幽也故此篇旣藉三鉅
公以闡兩生之幽而又因闡兩生之幽益發皇
三鉅公之顯春秋之法至此乃活天理即人心
文章百世之師於是乎在　黃書思

文章家為人立一小傳亦僅撮一二可傳之事
況壽文本無定法乎居然帳簿者真俗筆也　自記

陳階六社長七十壽序

吾友陳階六先生文人也顧嘗自號楚州酒人屬余爲之歌歌成而先生擊節稱賞以爲絕倫爲余置酒召冠生捧觴盡醉極歡然後罷此三十年前會於金陵事也此會居其中而在前在後者可以舉其畧余嘗默識之蓋此會之前十餘年余遊玉峯偕萬子允康訪先生於常熟治所是時先生以庚辰之文章椎視壇坫方克勤吏治廉能稱兩浙之冠未嘗慕酒人而以爲別號也此會之後又二十餘年余晤先生於廣陵山左宋荔裳亦在相與談讌洽旬乃知先生中間亦以才爲世用嶔歷中外有年於是且將息機焉而酒人之歌猶能舉其詞酒人之號未之有改也以是衡之則知先生之不爲酒人者僅在筮仕之初年三十餘許時耳自號酒人以後縣四十五六十以至於今皤然壽耋七十固皆酒人之年也甚矣先生之善自託於酒哉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妙○絕）昔韓昌黎讀醉鄉記以爲東皐子蓋有託而逃夫東皐子可以無逃者（圓○處○分○曉）也則其逃爲太過不如先生遠矣余與先生同庚而酒腸甚迮自號三杯酒徒乃酒徒之最下劣者然其至醉鄉也三杯捷於百觚故余之登七十亦先於先生數日負弩矢前驅將爲先生壑頓糟丘洗瓢潔觶焉此豈無據哉原夫載籍之中凡言起舞爲壽壽非他即酒也故爲壽而津津談酒乃爲正說餘皆旁說余之壽陳先生正說也

文心文眼全在縫裡筍裡細入秋毫使覩者目眩古今如此奇文不知有幾　范性華

痛痛癢癢冷冷熱熱整整斜斜啼啼笑笑不可解而可解可解而不可解嗟乎先生欲不犯造化之忌不可得也　袁聘亭

胡日從中翰九十壽序

憶余自客金陵即交日從胡先生于今四十年矣日從以今癸丑秋九月豁然壽登九十而先期誠其二令子曰必毋乞言無已則吾社中舊人有杜子于皇年亦六十餘尚能古文不爲浮詞替說從來深知我聞其時時念我欲贈以一言及是其可乎于是其二令子來余草堂再拜其述尊君指而仲子致果與余爲席研交亦且三十年世好彌篤尤三致意焉余欣然承之曰此固余心也然余之

所以知翁而思見之于文章者豈尋常里巷之說哉夫翁春秋至九十則其爲世士所覩聞非一日矣生平孝友之行孚于鄉黨眞實之誼信于朋友博雅之學著于天下固無俟余言矣余所以深服翁者翁忠愛骨鯁負倜儻之畫策非常人也當甲申之歲天崩地坼亡其六璽時留京立君封拜紛然須璽書急無有翁素精籀斯法而身在輦下目擊新政無終歲之計乃作而歎曰斯何時哉而可以如此乎吾觀自古國家不幸而遭難則太學諸生往往忘軀效忠吾其有以處此矣於是齋戒致誠閉關考古手鐫御寶而撰大寶箴一篇藉寶以獻蓋其用意在箴不在寶也言甚切直尤足慨者謂祖宗大寶自天啟辛酉七年以來爲官豎所弄寶墜于地雖繼以明聖有堯禹之憂勤而獨力無輔僅能援旣墜之寶至于十七載而終於不能久留以有今日則今日當如何痛心疾首祈天永命用光復此寶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曰天難諶斯命不易哉守寶之道在是而已其略如此不

作韻語慮弗省覽也旣得上諭所司收新寶而官本生中書舍人以示恩奬然意在寶不在箴矣故紘易轍無聞也翁語所親曰昔南宋陳亮上書言天下大計朝廷不能用議量與一官亮不受曰吾欲爲國家開數百年之基豈用以博一官乎即日渡江東歸吾雖才不逮亮而所遭適類是天下事眞不可爲矣自是遂絕口不及世務厥後嘗獨處一小樓足不履地者三十年雖金石古文法書墨莌其生平所好然至是聊用排遣直寄焉耳仲子

負才知名翁每教之啜菽讀書便爲奇禍不可放心外慕仲子佩服惟謹老患耳聾鮮不謂苦翁輒喜曰得不聞世事何其幸也跡是觀之翁何如人黃耉翁僴操壽國之術朝廷不能用退而以壽其身裕如矣昔西漢平帝時梅福上書論王氏見忤遂棄家隱吳市門後竟得仙今推翁出處法亦宜仙仙則其壽不可以數計則其爲九十者豈但倍之云乎蓋余之知翁視翁惟其大者如此宜翁以余爲知已而有取于不腆之文也

孟堅之穪古明允之矯健九十翁常有此文不常有也安定先生傳矣　敘大寶歲一段史漢所不及　黄雨笠

汪巽三詩序

余嘗點簡平生文字各體中惟序獨多序之中若贈問若序古人謂述又不及序今人詩文之多序今人文又不及序詩之多意甚恨之將欲痛戒此體不復作故每接見當世士惟恐其談及于詩尤恐其因詩及序未嘗不以月昏病辭先自爲求免之地也顧亦偶有眎余以詩把讀忘勸意欲余序卽欣然願爲之不待其詞之畢者則其人其詩可知矣其惟汪子巽三乎或問余與巽三新交耳何

以遂知之深余謂古人奇士相知皆一見得之不再也矧余與汪子既一見得之矣而猶必准之以余論人論詩之法然後益信其不謬則余不如古人遠矣蓋余之論人也論其趣向其趣向是也則其人雖不文君子也而況其文乎其趣向非也則其人雖甚文小人也而況其鄙乎若巽三之趣向是矣可謂君子而文者也余之論詩也論其原本其原本古也則雖拙雅也而況其工乎其原本今也則雖工俗也而況其拙乎若巽三原本古矣是

工而雅者也或又問余何以驗之余曰始異三訪余于虎丘余視其人光明俊偉與之言稜稜見骨不爲婞阿吾以知其趨向也投余一詩不道唐以下而深怪今之稱詩者其居心用意脩塗乞之不若吾以知其原本也故余評異三之爲人高之可倣漆園之傲吏次亦不失爲慢世之長卿非時人也異三之爲詩甲者可擬楊倣之右丞乙亦不失爲秀潤之隨州非時人之詩也吾不可以不序

以趨向論人以原本論詩可謂雖聖人不易而

在今日尤爲對症之藥至其深知異三談之娓娓則吾亦云然 吳六奇

姚仲淑詩序

士有宜亨王侯之奉者而窮居隱約酌水賦詩瀟然無怨色則君子賢之矣况士而女者乎士而女者誠能如此則君子倍賢之矣又况其所以能如此者由其審于世變擇于道理薄浮雲爲不義信風雅爲足賴而凜然於薰猶之界斷斷然不肯以彼易此則其賢智豈不尤百倍乎盖今世有姚夫人仲淑氏者吾友研齋太史之室儼然天人所謂宜亨王侯之奉者也乃研齋以孤臣而處逆旅食

貧不減寒素而仲淑甘之惟孜孜以讀書學詩爲得志今春過毘陵研齋視余以其詩如山泉鳴而幽蘭馥令人心曠神怡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而極時貞遇之意固無往而不見信乎其不可及矣嘗考前代漢朝貴盛之家積金至四十萬萬唐朝官中用錦每歲至七百萬疋衆今人之所侈不過如此庚以仲淑視之非時之金錦正與繼襪乞丐無異而衣麁食澹吟咏性情乃其所以爲豪華也昔歐陽子序謝希孟詩至比之莊姜許穆公夫人

而惜其不遇仲尼列之國風夫希孟生宋之盛時歐陽子特以詩論詩猶且重之若是設以今日論仲淑之詩有不止于詩者其重之又當何如哉研齋爲余述仲淑語云序吾詩者必若之友杜子皇乃可豈非以子皇亦求窮而得窮者耶余故爲著其詩之所以然用見仲淑之性成得之於消于之化者十之三研齋之勝悔得之于內助之力者十之七也研齋雖倔强然心是吾言矣

極風致題誰知有如此關繫議論如此淵大眼孔至文筆之工所謂規矩方員之至却無一陳格陳言世之以脫整自矜者可以廢然矣 龔百藥

學餘堂文集 卷 序

楚游詩序

楚單篩篚之鄉也然而騷有屈宋詩有杜孟稱古今之冠國朝之詩代興者四而楚居其三其開何李之先者又長沙也即亦可稱詩國耶故士之曠者至乎其地往往徘徊企想庶幾一遇焉而忌者至於詛楚抑中人以下之人情宜然也乃至於今日而衰極矣衰生於亂亂深而衰益甚衰與亂相乘至於數十年不解則其鬱積憤盈勢必又生一才焉可與昔之人比而余又未之見也意者不在其主則在其客歟然才之生也必繇山川而吾楚山川之博大幽深盤紆若九疑三湘衡嶽岳陽巴陵以至於德山朗水武陵桃源諸勝俱在湖以南其在湖以北若西塞赤壁之類不能當十一也余去其鄉久矣吳子初明示余以楚游自存詩四十餘篇力能於兵燹瓦礫之餘撫今追古吞吐奇秀考其所歷僅在湖北固已如此矣若使吳子鼓櫂而南益造山川奇絕處則其所得當益卓犖不可及將吾所謂不在其主則在其客者必在吳子

矣。

緒餘昌黎送董邵南廖道士歐公送曾鞏田晝四作而成却又絕無摹倣之迹而蘊藉頓挫道宕其精妙殆又過之按頳之文議者有幾李素園

豫章游草序

葉子桐初有俊才好遠遊賦詩所至詩輒成帙傳誦人口而豫章游草最佳余尤驚服其謁張中丞祠詩在少陵蜀相文山雙廟之間也其詩諸公既已前序之葉子猶謂不可無余一言夫以余論葉子之詩寧質毋華謬加勉勵乃其安也如以上數語可謂之質然其予之也亦至矣若夫勉勵之意於何見之葢余嘗謂天下事衆無足措意惟當吾世而有羣書之美斷斷然不可失之耳不失必繇於甚好好書非靜莫遂靜在得其時時之善不在於足已無求而在於身無所用吾與葉子既幸而俱無所用此千載讀書難得之一時也顧吾已老矣寡數十年難得之時因循過去卒未大肆力於書可恨也矣葉子年方盛壯亟宜乘此難得之時於書無所不闚而又嘗知藏名爲善役之策勿爲若輩所知則讀書之益益堅而五經埽地之議無繇而至起而爲詩希風江漢皆武之作者無難也葉子勉乎哉既題其詩并以爲贈如此時爲己未

七月之七日茶村老人杜濬書於移中

是茶村胸中第一句要緊話是我輩意中第一件便宜事可惜說破又不可不說破 李杲堂

前後若不相蒙却自打成一片絕奇之文不以長短論也 字字無價貲珠亮非栩初不以相授 黃自先

道是反說却又正說 自記

蘭陵草序

癸卯之季秋余滯淮陰既五閱月蓋愈又困愈不能歸訖不見有援者一日逢武陵吳錦雯於倪子之一草亭亟訊余狀百計相扶濟忌已而爲人聞者咸以爲奇卽余亦不知何以驟得此於吳先生也越數日錦雯示余蘭陵草余受讀之然後知錦雯蓋不幸而與余同調此其所以相憐歟夫錦雯以名世之才來理茂苑持公守廉爲不悅已者所中然直道在人雖暫躓而行將復振非所云不復然者也乃其集中所爲蘭陵行歲暮行諸篇其形容戹苦描寫世態亦何其可涕可笑一至於是意錦雯固卽此遊推而下之因以知杜子必且更有大不堪者而感慨夫今昔之不相接激發於不容已歟然余文箱中固亦有嘗經推抑者一旦得志於時輒求良田美第宅飾歌兒舞女誠門不得通舊游彼何嘗記憶往事而以已度人一動其心哉及有一人焉豪俠自命則又能甦莫辯千金賙恤予而奇士如仇儼則益不可解矣余從而思之彼

之所以不能爲錦雯者無論窮達隱顯曾無一言之幾乎道筆墨之緣絕則其介與通無一可者理固然也今錦雯天才豔麗觸境爲詩名章絡繹高者鏘金石幽者泣鬼神而且洞觀古今精辯真僞是其急余之困固宜乎衆人之所不解而爲余兩人之所獨解也第錦雯之詩雖復言愁與余同調而氣象宏偉波瀾壯潤不若余之抑塞窘蹙則錦雯之道固將日亨而余之窮殆未易瘳也錦雯又將何以策余哉

老泉之遒宕永叔之曲折兼之惟見此文 的確處似實有其人其事如不諱姓名翻得傳矣

倪天章

楚游詩序

士誠負才而遭世之變因人遠游觸目生感固已有不能豁諸懷者矣况其所游之地乃屈原杜甫之鄉彼其厄窮無憀悲歌痛哭必有以爲所遭不容以復加矣而不知千百禩後又有欲羨而不可得者然則士之遇乎其間其安能無言耶顧欲言又豈易耶余垂老不歸故鄉之事日新月異然無緣得如其得之傳聞者挂漏不足據遑遑自傷又時用自幸無屈杜二子之才而百倍其窮耕使得

歸而不能爲其騷與詩何如不歸藏拙之爲愈也乃今歲之夏潘江沙子過訪旅舍以余楚人示余以其楚游詩三十首其才氣奔放學識宏遠不必言而重觸余悲讀之涕泗橫流不能自止甚矣沙子之詩之能感人也自是誦沙子之詩不絕口適有獻疑者曰子之稱沙子詩當矣然竊有問焉往聞之子楚中多梅今沙子之詩乃云楚無梅是其得爲詩史乎余曰此其所以近於史也蓋自天下用兵而楚爲尤酷將三十年矣夫人而知之也其

嘉卉名材，一斬刈於獻賊，再剿絕於左兵，自是以來，斤斧之所芟夷，戎馬之所蹂躪，蓋豈特無梅而已。向令沙子披圖而求，若橘子所稱澧之蘭、湘之芷，寧復有后皇之橘、秋菊之英，寧復有九畹百畮，寧復有椒若桂，寧復有木蘭杜蘅，寧復有以至於女蘿薜荔，寧復有意芃芃王長者其椎蒸篪與蕭艾乎，而何與幸於梅哉。蓋余言多梅自昔日之楚，沙子言無梅自今日之楚，今日之楚不得言有梅，猶昔日之楚不得言無梅，彼此一時，各據其實而然也。不然則他不具稱，即如子美詩云雪岸叢梅發，非陪裴使君登岳陽樓詩乎。江縣紅梅已放春，非留別公安太易沙門詩乎。沙子寧有不知而漫然為是言哉。蓋即一草木之有無，足以徵古今陵谷之變，作者直書之，俾後之君子參考焉，可以論其世，固在於是，此乃所謂詩不妄作而深有契於詩史之指也，烏得輕議哉。以此推之，二十首又何知矣。遂書以為之序。

議論辯析證據感慨風刺種種絕頂 孫豹人

奚蘇嶺詩序

吾邑出郭里許，過濂溪書院，得異境焉，望之蔚然陰森，杳藹即之，華表屹立，有松樅數百株，皆偃蓋合抱，中峙大丘，左右列翁仲石馬豐碑，穹窿高二丈餘，漢刻諭祭文一道，是為嘉靖中以丁未進士守延平州，禦倭難，贈光祿卿，奚公默齋之藏，今吾友蘇嶺則公之曾孫也。家旁有草堂三楹，蘇嶺自幼時侍其尊大人讀書其中，其地又與外王父陳公之廬相接近，余與蘇嶺皆陳公外孫，每值歲時節序，外王父母暨諸舅氏生辰，往修拜賀之禮，兩人嘗先後至，相見握手，歡抃譙集，既罷必重過蘇嶺書屋，酌茗論文，徘徊于忠臣之墓下，良久而後去。方是時，先慈暨諸姨母共四人，表兄弟不下十許人，而余與蘇嶺獨于其中岸然自異，厚相期許，慷慨相謂，吾與若既同所自出，又同志同學，異時通顯建樹，將無所不同，乃中更世變，余流落金陵，蘇嶺修業里社，一別不知年，及此相見，笑啼抑至，莫辯為悲為喜，以俗情論之，余兩人於是乎為不

同矣不如必于是而益見其所以同非世俗所知
也詩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何嘗曰同遊哉姑崖
略明之夫蘇嶺少而沈毅余少而輕率然而好學
同也三十年來蘇嶺以才大不能藏余以器小不
能行然而兼善獨善其學各有所不同也今讀蘇
嶺之詩多清新跌宕之音余詩多志微噍殺之響
然而貴眞不貴僞同也夫詩至于眞難矣然吾里
自一二狂士以空疎游戲爲眞而詩道遂亡眞豈
如是之謂耶夫眞者必歸于正故曰正風正雅又

曰變而不失其正詩至今日不能不變道在不失
其正而已蘇嶺獨知之屬余言其端余惟序眞詩
不可以作僞語而眞莫眞于疇昔之日外王父家
之所講摩及忠臣墓下之所期許蓋未嘗一日忘
諸懷而于是焉發之以爲是眞詩之所繇來而且
以見蘇嶺與余所以同之故其指淺渺矣哉

此文膾炙人口古云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
價信然　始終三致志于忠臣墓下是何等心
事　黃書思

北遊詩序

余老不論詩有日矣況北遊之彦多所未識北遊
之詩多所不解哉顧自逴逴論吳子初明之詩始
自北征截句因觸余壬午北征截句之感故不能
默然宜矣今復竭題其乙丑北遊詩是不可以已
乎乃又辭之不堅是何故歟蓋吳子有與衆異者
吳子之北遊因偕吾友曹伯子其久滯于淮日擊
水患則有仁人之言渡河而北繫心老親則有明
發之思握難弟之手則春草池塘同其情詠景物

之變則風雨雞鳴一其志詩如此止耳而顯者之
姓字寥寥通譜之華胄無聞投贈之長篇缺如媒
衒之捷徑未覩也殆舉從來北遊之乞態一埽而
（詩言志如此即是眞詩矣）
空之若非按其道里考其時序幾不知其爲北遊
（快其靜者）
也而其詩品復潔而不靡遒而不迫從容而不僻
（贊得有眞）
有名南之遺風焉是其遊與詩既皆不同于衆矣
吾獨安得以衆人視之而不爲其一破老不論詩
之例哉然吳子北遊之與將不以吾言益勃勃乎
夫與人子言依于孝吳子純孝人也古人不以三

公易一日之養吾知吳子從此將以遠牒爲俊游而不數數然北其轅也則南陵白華之篇余雖老矣猶能欣然樂弁其首無俟乎破例而後爲之也

先生以古道維風以古文敎儆讀其書如百草叢中忽得芝蘭百鳥羣中忽覩鸞鳳淫哇靡靡中忽聽簫韶令人刮目聳觀嘗矜愼不輕與而獨於吾家雪蓬再四不勌信乎相知以心不吝有二也　吳秋屏

語山詩序

昔吾先君子落筆妙天下而樂禪喜之遊一時高衲之能詩者爭得先君子一言以爲重先君子洮筆揮洒多或數百言少數十言無不雋永道逸山人于左氏國語臨川世說之閒也以余不肖所聞如昔年若昧法師蘊璞和尚恒度石照二開士皆與先君子爲世外莫逆揚推風雅斯其選矣其流風餘韻施及不肖則亦有以詩名東南如冰如蒼雪雨尊宿每好余之議論而祖心晦山兩大師尤

以豪傑命世之才逃于佛而託于詩與余結千載之契余然後知歐陽子謂石曼卿淺祕演遊欲以陰求天下士者先君子眞其人也語山道人以新安名家子一旦棄舉子業爲浮圖一意爲詩詩日益工嘗投余山中有茅屋五言古五首余驚異至比之大謝白雲幽石之句繼復郵余多篇各體俱造奇境余因撫卷謂語山惜哉公有詩如此而不遇吾先君子吾先君子乎方外之詩不吝品藻而不見公之詩不然豈獨遺洪覺範也詞未畢語公

羅起丞出一卷曰此非某甲所得于尊先大人之珠玉乎不肖悲喜交集肅然展讀之次謹再拜錄其稿而語公方屬余序其詩噫余不肖何以復加于先君子哉晉郤克謂已于先人無能爲役矧以余之魯也雖然聊復言吾先君子之未及言者而可乎蓋語公偕其胞兄石舸同日出家人知其爲彼法中之無着天親而已而不知其同詞作歌則希蹤墨允墨智同力弊譬則差行伍尚伍負也然則語山兄弟豈待詩而後傳哉而詩又如是此不肖所以終吾先君子之說也

先君子學者稱　退思先生　男濬拜注

友評過奬拙作槩不敢載　又識

徐蓋臣詩序

學者之患莫甚于挾虛憍之氣實則未至而比擬不倫究竟與草木同腐甚無謂也治古文者淵流未辯也而動欲人以馬韓擧巳降而歐曾弗樂也攻詩律者體裁未講也而動欲人以杜李擧巳降而王孟弗樂也此有何益哉故有志之士務在審已所受于天之分而力學以盡其才兩自有可傳之道與可以比擬之人而無取乎過高之舉也金陵之詩素推顧與治與治服膺爲處父邢孟貞謬

及余然四子各自爲詩不貴苟同而與治以雅潔爲宗晚自成一家有名于時矣亦未嘗沾沾然問于古人議訛也余初未之奇迨與治下世後起爲詩者紛然四出卒未見有勝之者然後嘆與治爲不易得而頗惜繼之者無其人蓋久之得徐子蓋臣爲詩亦尚雅潔而年力甚富不以耄舍我而欲爲一言余謂徐子之詩將不難繼與治者誠道其實之所必至而贊不爲阿余之知徐子其言如此若夫挾虛憍之氣比擬不倫而歸于一無所底吾

如徐子之不然也
古今隔世前輩名流後輩至不能舉其姓字先生此文不但表章老友亦以號召英才作者之厚如此 袁士旦

翰先生詩序

詩何以不古若哉蓋（千古殺的）其患不在眞衰而在假盛眞衰可起而假盛不可爲也何謂眞衰如羸者瘠枯之士以浮辭贋采欲召天下一時從風而靡久之（說盡）而覺其無謂也（得知此俗子使人心折）非不厭棄思去而無所適從使有人焉正告之以和平秀傑深華肆好之音亦自翻然善變而惜乎矯枉者之過其直也然亦可知其易爲力矣假盛則不然夫盛惟其是不惟其衆而俗流昧昧徒見其爲之者衆也遂相率以盛目之也而不知其非是也夫非是則謂之無一爲詩者可矣何衆之有而況云盛乎雖若輩中亦互相娟嫉然皆君之不疑黠者務新而愿者守陋雖有辯（畫此八字）口不能奪也豈不甚難爲功哉蓋眞衰自覺其非故有轉移之機而假盛自以爲是故無掃更之術可謂至于斯極者矣當斯時也有豪傑之士出其將胃爲從事惟衆是輿乎抑姑舍是而不屑爲其言也吾意必且淵然退然盡其所得于天之分而根蒂於古以盛唐爲門庭以老杜爲壺奧以到鄒

爲軒冑自宋以下無譏焉而治之以絜養之以沉出之以岩其惟喻先生乎余與先生未嘗通半刺而先生左好之篤與不肖向往之私洵不媿古之所謂神交者茲辱示近詩余特矜愼下點蓋閒先生之風不取夫悠悠贊賞故凡余所鉛之所不及者猶不失爲可傳也若夫先生之識超而骨勁才大而心小不爲假盛所欺而力能自致于後世余不可以不論夫惟大雅卓爾不萃從猶先生爲然昔余雖老矣猶曉飾之兢兢也

精論近刻而本於慈片語隻字皆當下拜 劉雪舫

朱皐公詩序

辛酉

詩道之蕪也緣於古學不講今人師今人相習者今人之詩相爭者今人之名又有一二黠者翹翹然雄長於其間操縱名之柄一丘之貉耳猶桓譚馬之石槨不如其速朽也何足論哉朱子皐公余素知其能詩然頗疑其習俗移人賢者不免雖欲不爲今人之詩而不可得乃一日朱子惠而好我出一卷詩屬爲點定然後知朱子不爲今人之詩而超然學古者也夫學古爲詩本非奇特然在今

日滔滔汩汩千篇一律之時人懷龍斷之心以劇風騷之蝨吾見其相背之戾也而朱子獨於是時閉戶觀書非古不道發而爲詩深婉秀潤時露胸臆見忠孝之情焉豈非豪傑之士哉其爲難得而可喜何如哉吾故亟稱之而惟恐其入世浸深折而入於時也故爲昌言夫古學時趨大是與大謬之分以堅其信道之篤而朱子猶疑吾言有所未盡吾謂學古爲大是子旣擇而處之矣大者得而小有疵焉可不言以須其後而必欲遂言之大率

承學之士落筆自矜往往有一層古人之影伏於楮墨之內而不自覺是影也衆皆悅之而具眼者弗謂善也凡吾於子諸篇中有擬古最肖者反下縣象象其以此乎尚務去之以至於盡則瑩徹而光亙眞古在是焉夫余非知詩者而强之使言未必有當也獨嘗側聞之過庭詩之極地與春秋相表裏余雖老矣尚能借朱子深究之隱彼滔滔汩汩者何以詩哉

痛切處不啻爲朱君而發先生文章持世大槩如此○讀此文而大慟者可與言詩 姜奉世

交勉篇應蔣子

蔣子前民交余三十年始與余論詩余謂莫如讀書蓋不讀書則不但率易無詩卽苦思力索亦無詩也繼與余論道余謂莫如守正蓋不守正則不但非吾孔氏之道亦非老氏佛氏之道也蔣子是吾言而從事有年今其爲詩旣已蓬于古而其爲人不俗不俗最難吾未見其人而獨以許蔣子則蔣子何如也蓋余于蔣子少有絲毫之益者不過如此而已而蔣子懃懃懇懇嘗憂余不飽而自忘其無食常憂余不溫而自忘其無衣往往蘇余之困而扶余之顚則蔣子于余所爲尤難也蔣子少余十齡今亦且老則余可知矣至是別三年再至廣陵相見余頭鬚盡白蔣子顏亦加蒼揖余而請曰方今交道淪亾可悲可涕之日吾兩人寥寥幸不玷于古以至今日是不可無一言以紀其難又不可無一言以勉其後也余謂紀其難旣具矣若夫勉其後則十三經淵海也孰能別此一詞哉無已則先輩文字中不無閱歷近情之語可以

書諸紳者如吾邑何絅卿先生之文有云千秋之盟一語可破白首之交一事可傷自恆情論之一語何語一事何事其道固薄矣自君子論之可破而遂破可傷而遂傷亦豈得爲至厚哉然使徒知是說惟務自處于至厚而不計處友于至薄亦非中正之道故吾嘗誦何先生語以自儆而惟恐其或出于此斯兩全之善術也今并以告蔣子俾交勉焉則吾兩人之交畢從此以往又三十年如初也

交道無藥醫此服藥于未病之前者也然有一味引子東坡先生云此事以臨利害不變爲難也是引子也 自記

論詩論道論交可謂三不朽文之雋摯層折淡韓歐之長矣 徐蘭生

潘氏族譜序

風俗之敝也士大夫交游滿天下而或不識其族人文章滿天下而或不及其高曾可怪也又甚者吾宗貴宗而願慇懃通譜牒敘伯叔昆弟於非其宗者惟其勢利之所在何其無人道之極也今年余客泰興私竊喜其風俗之猶近乎古頗與他處異蓋不以詩文來而以族譜來謁余序者有二人爲一封千云亭一潘子國勳也封氏之譜余既已前序之篇中爲言譜之不可不立與立譜之不可

不嚴而云亭與受之商訂詳審爲合於經末復自傷飄零放失先世自周漢以來屢遷次第未及修明之皐言之可謂盡矣茲潘氏之譜斟酌宋歐蘇二家之譜法以至於盡善余嘗論族譜之與其原蓋出於太史公年表作者得其意則古雅可訓歐氏蘇氏實本之今潘譜益合焉復何議哉乃竊有感於其間者吾觀譜前所載有宋名臣錢公若水暨韓公維序又有呂惠卿序亦存而不廢者以示信也非過也蓋茲譜之從來舊矣前此姑無論自

其斷自五代以來亂而復治治而復亂者凡幾矣其間兵燹頻仍以致故家巨室子孫散失圖書譜滅者何可勝數即始終五代保持富貴之臣莫若馮道今其家世亦安在而潘氏自其遷泰興以來之始祖至數十世其譜牒獨完世次雁行魚貫一一有條九族無故後裔皆彬彬用儒術與起向時若金源蒙古用兵至于江上其戰一不之及其故何歟以余按其先世自樓船將軍以後皆不仕直至盛宋慶曆元豐之間始兄弟連翩登制科列朝

著意其爲人皆明於去就祿仕不苟出處有道以是得悠長歟抑宋初賢將潘美用兵不殺戮合族當食報今潘氏實其一本而南北支分遂不入譜歟蓋當潘氏兄弟顯於元豐時東坡先生謫吾郡黃州邑中有詩人潘邠老與東坡唱和往來相厚善而邠老子孫至今亦稱畢公之後與泰興之系蓋合則其初爲一姓而特以地之相隔因愼重不以入譜即潘公美視此矣抑其別有隱德而不寧惟是也今國勢既文行兼茂有成均之譽而其今子弘雯年方舞象復英分過人好學能文章此其光大前人而追慶曆元豐之盛以紹耀來乘將可以必其然故樂爲之序

如九層之臺憑虛御氣轉益堅固文必如此而後謂之奇 曹潔躬先生

此文學韓送何堅序可取處在絕不相似 自記

變雅堂文集 卷 序

書陶將軍傳

昔者吾鄉熊大司馬芝岡先生社稷臣也其論邊事諸疏一一如燭照數計無有不應而余獨怪其於杜大將軍松頗有違言夫先生雖忮剛然非誣人者意者過在將軍乎及戊午之役將軍與劉大將軍綎同日授命忠節凛然然後知芝岡先生未免責備賢者太過也蓋臣節莫難于死故岳少保有武臣不愛死之論必能不愛死矣無論魁敵立功國家之福即不幸而如武穆之死于權奸必不至于失身劉杜之死于封疆必不至于負國後來可以痛哭杏山之敗慘于長平之坑若由主帥不能死而坐甲以降國家之元氣士大夫之廉恥一時盡矣彼其人視劉杜何如哉若吾里陶袁庭將軍之死寧前劉杜之亞也其設心敵愾所由與岳少保亦不異矣易名忠毅太常得之里人杜容謹題

絕大文章何減昌黎書張中丞傳後　朱菊盧

張侍郎傳

張侍郎名伯鯨字滌伯江都人生而敏穎自爲童子受書即務求大指爲人克謹孝悌務合先聖法言屬文華實並茂澤於經術其學以循理治氣爲主嘗曰天下至不齊者境而吾以理持之即安往不得其正何事足動吾心暴吾氣乎眞得孟氏之傳矣中萬曆壬子鄉試丙辰登進士第除會稽知縣改知歸安縣察廉不阿邑紳有居政府者弗謂便也徙知鄞鄞故何章地公力變積習扶植鰥寡挫抑豪彊繇是聲名流聞浙東西無與比然遂有痛斷之者乙丑朝覲計羣吏公治最高第擬擢吏部司屬而何之斷公者爲抵梧銓地持之當是時大璫弄柄天憲王爵繇其喜怒冢宰修人子禮惟謹凡考選吏部給事中御史非出其門不可得稍倔彊者武羅奇禍役徙楊左繆李諸君子封事劾璫赫然陳屍璫益因以立威震讋群靡莫不匍病悸武以唁公曰君曷從乎繇此則銓司繇彼則只會如此北司矣公爲若弗聞也者然以潔廉無可詆摭止

調簡知河南盧氏縣當三藩之國臺檄所屬有司
千分派地界治帳殿供具鄰邑騷然民不堪命公
獨遡謂親王駕半警趣水陸皆有坦途此瘠邑崎
嶇萬山中從官導引奈何出此徒勞民無謂獨不
治邸吏危之曰脫至奈何公曰令在此無憂也已
而果不至一境獨安咸以公爲神公笑曰何神乎此處
吾以理斷之耳以外艱歸崇禎二年服闋先是公
一變須通萬關豐前危振動
以不附璫朝久慮不測死無所名至是先帝英斷
磔璫如腐鼠門生義兒輩畧盡公喜展布有地慨

然以廓清內外爲巳任誓一切不避險難故從此
事先帝十七年始終兵餉勞瘁不可名狀卒以死
報國無所慽非漫然矣入爲戶部主事管理章奏
尋理延寧糧儲人謂章奏煩屑邊儲危任連授一
人非部差故例公可以有辭公毅然曰是何言也
人臣不急公久矣咸執故例爲趨避是市易之道
非所以自靖也延寧流寇所自起而與插爲鄰兵
所以不盡死力者良餘餉無藉何論況其人耳
某雖不才方將請以自効又可以故例辭乎聞者

壯其言急裝趣榆關單騎按行稔其瘠弱益此鎮
朔雲漫雪春旨繁杖文中兩簪肉中神山雙字
自黃甫川西至寧夏一千五百餘里古裴等部落
丁合矣
住牧切近甌脫無幾而其地不產五穀芻糧皆仰
給腹裏鹵掠無河則偷道回遠年來中外多故蕭
然煩費軍儲不供自賀蘭山沿黃河至漢唐二集
歷花馬池向所稱險固沃饒精兵勁卒處今皆傭
體相枕殘黎僅可指數空城遠戍一望悲風朔雪
寒心銷骨而巳公攬轡熟籌以謂此地民無起色
即兵何繇飽於是累疏極言延綏危苦狀時先帝

方釐西顧前後俱報可公乃多方逝商越窮徼醜
地往返甘涼間滑運米豆課民蒔蔬以資糧之又
倣祖宗邊商中鹽遺意立官賣法以充發糴軍民
兩便頓異昔觀公雖專主餉而嫺於兵略恥爲避
事偷態流寇不沾泥乘早寇石窰將攻鎮城公趣
撫府爲畫策立擒之天子知公能陞榆林中路按
察司僉事屬意且大用矣公即請兵勦賊點燈子
王左挂於萬佛巖殲之又勦金翅鵬一座城於延
水關親歷行陣斬首萬計插漢兒賢王古路赤就

戎索款塞內附其康武焯彙著西北邊勞粲京州
三明云崇禎六年晉巡撫陝西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公預策我新任而舊撫出師將領奔命捕首必
將乘虛入犯密戒諸將無得離汛入賀增投方略
設伏以待是日方受節捷至斬首三百二十級獲
馬匹弓刀稱是捕罕寇雙山擊之斬首百二十級
餘是㨿伏終公任不敢動論魚河堡功加俸一級
予封三代如其官椗一子當是時公氣吞九塞謂
五原克捷朝廷威嚴即內寇自靖其本謀也值內

計用小役請恩澤不得造甚請御史倪成章以奏
公辭不讐有旨諭留公力請罷乃聽解任公還里
構灌木山莊雖將弄卮酒覽書林而目擊時事槪
本標末日益壞聖天子孤立無公忠憂國之臣僞
君子眞小人相與釀成魚爛將遂不可措手嘗蘊
憤意不樂武中夜起遶牀彷徨歎息聲達寢外崇
禎十一年天子憂賊甚倘一舉撲滅大治倘思公
延寧戍效於是詔諭公雙山功起家拜戶部右侍
郎督理楚師辦勦賊張獻忠於襄陽督師閣臣楊

嗣昌鎮帥左良玉軍食壹於部給合計例額歲三
百八十萬而嗣昌爲人苛繞迂曲細已甚又愎自
用不能諮公畫良玉病不能用衆多收羣盜亡命
擄掠剽子賊怯戰養寇糜餉不可詰顧反謂餉縮
公爲披猖乃更羨良玉懟曰吾不可見張侍郎然
猶心伺公及公拒協濟千金乃齰舌崇禎十六年
入爲本部左侍郎陛見稱旨改兵部左侍郎部尚
書爲慈谿馮公元飈元飈故長者第苟見上前用
嘉靖中丁汝夔故事斬兵部尚書陳新甲西市恐

懼不敢任事無何移病公掌部事獨不爲前却督
率措置一秉公正應機宜上褒嘉之會冬召對萬
歲山步行觸寒足疾大作伏謁不能起上目中官
掖張侍郎起退而患益劇公念此時軍書旁午人
臣非任郎去寧可在官養疾廢公家務乎遂乞骸
骨章七上乃得旨以原官致仕行至山東聞國變
公拊膺大慟曰使臣不得從皇上者疾爲之祟也
昔臧洪田疇以一介事辟命之主猶誓死必報況
臣天子大臣有不梟誅逆賊者目何以瞑歸里簀

夜泣隨聞南都文武方議迎立公喜討賊有主將赴行在表出師而形勢一變羣小肆於建業其渠魁大憝至仇視先帝言義旗北向者禍不旋踵而且盡撤江北之旅爲彎楚皖之弓公聞之抵几曰事無可爲矣徒令先皇帝怪我久遲不死耳我必死我必死嗚呼是猶崇禎十七年也明年淮耗至公曰是吾死所也邑人紛紛避去公不動親知番說公不應城陷兵衆至公冠服端坐揚揚自稱張侍郎今日明白死兵衆半南人或强曰好箇大模樣蠻子都愛官爾獨愛死耶公答云云兵衆復爲好語云云公怒甚而笑忽奚前奪其佩刀自剄死兵衆相顧失色曰是好男子時年六十一公之將授命以語其夫人韓氏夫人曰君能死國吾獨不能死夫乎先自縊死子婦郗氏繼姑投井死公一子雅度以父任先旬日請行都謁選且受公指聯覲諸君所爲故獨不得死每用嗚咽然是殆天留以遺公也公狀貌端勁辭氣安雅平生與人臨下務克己多恩惠見義必爲然不可干以非理故邑

子部民莫不愛敬之方理廷儲時都御史張福臻者以過聚失士心一旦出教椽曹閒罪多冒食吾且按簿批根用秘宿弊於是一軍悉甲將爲變獨抽刃相戒曰毋犯部司張部司如爺孃公急趨都堂撫慰衆遂輯一時傳軍中語宛與僕射父兄之何相爲配儷其以德懷人類如此乃其臨大節則秋霜巖巖方其潔勁時謂公循理各當眞能行其所學者公有文集若干卷奏疏尤長因遭兵燹皆不存故失載雅度以爲恨雅度字介于有文藝屬志節不辱其父

杜濬曰濬至廣陵則主因圓因圓者侍郎讀書處即率其夫人子婦同日死節處也爲之徘徊肚跂而不敢以與哀慮取笑於魂魄矣又問所謂灌木山莊者則公曏昔既弛爲河用免發民閒塚嗚呼德厚哉濬次公事以向所疏記反覆參考頗得其實因竊歎公始終兵餉爲國勞於功名盛於西夏雖范文正何以遠過即使其百六勿逢委余牖下亦合於傳之以勞定國者雖疏儕後昆可也而況

重以常山若水之轟烈乎夫忠孝性植而名父嘗
無肖子父謂白刃而子趨圭竇向款之恨往往而
然而侍郎有子獨能刻痛於心世守一節天之報
施於是乎異

比良遷董兼麗郛雲 陳其年

歲丙申公之子介子交余已十年朝夕爾汝可
謂忘形矣及求作此傳必先期齋沐肅拜盡禮
召賓客歌舞爲壽極驩然後以情告余之好友
前民爾阜當時俱在座不可誣也益重其父祖
以及文章前輩皆如此不獨介子然矣今人待
文成而後量酬乃近交易之道殊爲不古記之
以告後五百年文人之有道者知自重焉　此
傳介子求詳故余不敢略然班傳皆詳凡不詳
者不得其詳也着意略者元非是 自記

孝逸先生傳

孝逸先生姓黃氏名朝美字蓋臣歙人也派出楚
之江夏漢太尉瓊之後子孫有官於歙者遂家焉
世有隱德至蓋臣之父尤務修飭學時稱長者蓋
臣生而質實厚重不好嬉戲異乎常兒然內實英
敏性至孝幼齡受書上口即知大義其父漢器之
以爲此兒他日必以文藝大吾門乃一旦蓋臣長
跽白父曰兒讀書至事父母能竭其力時反覆三
數以爲此千古子職之明訓也今兒朝夕呫嗶坐
守一卷之書觀吾父母攻苦食淡無能竭綠髮之
力是正與書意相反讀書何謂耶非子情之所安
也今兒請從事於治生用遂孝養之願而百指之
累棄不以貽父母憂不識可許乎父笑而許之蓋
信其誠且知其材也蓋臣於是變儒服而游于賈
躬親其事朝夕匪懈質遷乎恕衆咸趨之不數稔
而高堂之養可以列鼎每遇歲時伏臘必治具置
酒召親戚故人以共爲父母壽至于酣醉極歡然
後罷遭際不一向時同事多婾婾從業蓋臣獨嗇

日天下無不可為之時況吾以為吾親其容已乎
于是規撫寖大修管劉之業而以道義行之故自
江淮以達湘漢咸曰隆隆起而孝子不匱家道亦
成矣父病且革執藎臣之手曰吾見覓苦然求仁
得仁眞可謂吾必謂之學者也父殁執喪哀禮兼
盡難斯徒跣不離苦凷者三年侍母最高年九
十六其時藎臣年亦六十四猶舉身擗地作孺子
泣執喪不少懈人以為純孝有子五人皆材武以
文著或以武奮孝子有子寧其然乎藎臣至是始

慨然歎曰夫吾之所以拮据一生不遺餘力者凡
以為父母也今父母棄養吾賴先人之緒以有田
廬有子幸克負荷吾年已逾六可以息肩矣吾素
好有韻之言秪以塵累物役凌離牽挽不遑研弄
自今以往當寄興於此以遣餘年耳於是詠懷紀
遊吟咏不輟或與友朋唱和或命諸子繼作積之
成一卷為拳石齋詩脊問序於余余觀其詩老樸
有眞味與夫塗飾撏撦苟以欺人而按之索然者
大相徑庭也嘗於雪中過天寧僧舍訪余言詩余

謂詩有是非雅俗古今之別是矣而不雅雅矣而
不古皆不足云詩至于古之精微與吾心之積微
相遭相得不即不離之處則舉一世好名之士等
味不到雖有辯口亦不能言也藎臣淺以為然又
嘗好道家言以為道出於易故曰生生之謂易天
地之大德曰生又曰通乎晝夜之道皆備有所見
不與俗同易簀之際朋有徵驗君子存而不論其
為人容貌清古言語直截與人爭可否無所規避
然不失和氣見義必為過事善斷一時軒蓋嘗郎

而與之謀然不愛官爵以為惟仁則榮耳其孜孜
好善不可枚舉而余與交淺惟撮其大節以為藎
臣得年七十八論其六十以前可以謂之孝論其
六十以後可以謂之逸故為立孝逸先生傳亦畧
仿昔人貞曜之意云

論曰經生讀四子之書以為此塲屋題目耳求其
讀而自考猛省內訟汲汲然躬行是務者千百人
無一也若藎臣黃子可謂善讀論語矣嘗怪宋趙
普何人自謂佐太祖太宗各用半部論語無論文

理悖謬一部論語從何處割裂分而爲兩而其背太祖之約成太宗之惡普巳失心矣是論語之罪人也故吾謂事君能致其身趙普有玷于忠獻事父母能竭其力黃子無媿于孝逸也

跋

尚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而束晳補南陔白華諸詩亦曰馨爾夕膳潔爾晨饈竭誠盡敬亹亹忘劬然則人子之職有大於養志者乎黃君盡臣不擇委身負販以事其所生固無愧於孝經用天道分地利之義而晚年託於吟哢以自寫其生平勤苦之情又何其與詩人之意相合也太史公以謂家貧親老進醻飲食不足以自通濩用爲耻故於宛孔氏曹邴氏宣曲任氏之徒往往侈稱之至謂白圭之術智仁勇彊兼備此其意必有所爲今杜子之傳黃君爲之感慨者久之殆亦竊庶幾之志爾而予尤愛前代會稽虞讓授詩至明發有懷蘇蘇隕淚人稱篤孝南海周孝棄儒販力田爲養朝揖舁就[illegible]暮歸如之二子之至行舜莫爲近今所不及而黃君所爲固如此其亦感於心而合於行者耶嗚呼子周是爲一慰矣

清涼賜履題於金陵之下學堂

雙雅堂文集 卷 傳

陳小憐傳

陳小憐鄭城女子也年十四遭兵亂失所落狹斜有貴公子䞣之購以千金貯之別室作小妻相好者彌年大婦知之恚甚磨礪白刃欲得而甘心焉公子不得已召媒議遣居間者以爲奇貨遂將小憐人燕中住西河沿西河沿亦狹斜也小憐姿慧不凡遂傾動都人士聲價翔貴雖達官富人有華筵上客欲得小憐一佐酒必先致意通慇懃爲期旬日之後然後得其一至時燕聚四方之士座中逡逡多年少美姿容者結束濟楚媚態百出自詡必得當于小憐小憐弗睬也（寫態）而錢唐知名士范姓華者老成人也館於燕一日以赴某公讌邀小憐雖頗異其姿然平澹遇之耳范時年五十餘人地閒自軒軒顧貌已蒼然意不在佻達而小憐一見（奇絶）獨爲之心醉注目視范自入座以至酒闌目不他視凡范起則視其起范步則視其步（光妙）范復就座則視其就座往則目送旋則目迎已或時起數步之外必回頭視范如恐失之（傳神如在目前）小憐固素謹忽如此舉座咸詫異范反爲之踧踖不自得笑而左右顧而小憐自如也將別則詳問范姓字歸而朝夕誦之（有心人）有潘生者往來於其家又素識范詞小憐曰爾念范君如此盍往訪之小憐正色曰吾既已心許范君終身矣若猝往是奔也姑少待范君相迎斯可矣潘以其言白范范猶恐其難致試走伻探之值小憐是日有鉅公之約肩輿在門矣立改其所向語其嫗曰某公之約一惟汝多方辭絶之我赴范（深情）君召不顧矣小憐至范所語次謂范君曰君知我日者席間注目視君之故乎范曰初不知小憐曰吾見君之酷似吾故夫也吾不能舍君矣是時小憐年始十七范唉曰以子之姿慧從良固甚善然當擇年相若者吾豈若偶耶小憐應曰君誤矣三十年以內所生之人豈有可與論吾心者哉范大奇其言叩之知嘗讀書粗通朱子綱目范初無意至是固已心動矣因留連旬朔相與定盟然後去而小憐所與一時官方與范相忌間之雅不能乎輙計致小憐曲室中出而扃其戶以困之小憐顧

室中有縣几長丈餘遂泚筆於几上書范性華三字幾千百滿之時官歸而覩几上字色變不能言燕中嘗作盛會廣名賓友及狎客妓女皆與酒酣客爲觴政下令人各引滿旣酺自言其心上人爲其不實者有如酒文第至小儕或戲之曰爾心上人多矣莫適言誰也小儕謾曰是何言一人而已起持巨觥命滿酌一飲絕瀝覆觴大呼曰范性華舉座相顧以爲此乎無所引避矣其篤摯至於此然久之無成事范於是仰天數曰醇政獨非丈夫

乎何遂力不能舉一女子而忍負之也且小儕與吾約者極不難耳督過愆期至於舌敝金臺之下識范性華者多矣而將伯之助寂然又妄事交游爲乃爲詩自傷云只愁世少黃衫客李益終爲薄倖人信乎其爲薄倖人矣小儕以河清難俟竟爲有勢者強劫以去猶函書與范云非妾負君妾終不負君也噫是可悲矣先是小儕每數日不晤范輒廢眠食及范至則又莊語相勉以大義且曰出處一不愼則君之詞翰俱可惜矣聞者以爲此非

巷中人語又力勸范迎其室人來燕中曰小儕與日得事君子固甘爲之副范用其言旣而得與室人病訣厚爲之殯祭弔成禮小儕一言之力也范尤感之云

徐無山人贊曰昔晉羊皇后醜詆敝夫以媚劉聰其死也化爲千百億男子滔滔者皆是也陳小儕何人獨不以故夫爲諱而吾友范性華以假其故夫見許豈羊皇后之教及不行于女子乎噫是爲立傳

作此等傳最忌小說氣令人極好亦不過虞初志耳郎千一湯琵琶傳朝宗馬伶傳亦來後人之譏茶村以大手筆遊戲爲此使入班固列女傳亦應出一頭地他人何敢望其項背耶小儕奇人必有奇文以傳不可爲不幸矣黎莊周在浚識

傳班史所有也贊遷史所無也今日古文固推先生爲第一人　雪客又評

時甫汪公家傳

汪君時甫名學易歙人也其先出自唐越國公君之父曰君房公豐于財而樂善好施嘗以五百金脫友入于難州里義之相謂是其食報不遠必在其子矣蓋謂君也君生而敏頴孝愛性成幼齡受書入小學一再過目即覆按而誦及長倜儻能文章閩南雍爲東南名士所聚君以爲麗澤之益莫大于是乃欣然往游其間時大司成爲豫章姜公曰廣世所目爲正人又雅負文名考較得君藝漢

賞識之以爲文尚體要此必端士拔置高等自是六館生徒奉君不減何蕃咸謂以彼其材非久騰踔矣久之世故紛紜君意有所不惬汲汲欲舍去或叩君故君引詩以盼曰蒹葭之詩云所謂伊人（溯洄之詩從能至此）在水一方水之可思以伊人在也若伊人逝矣而猶褰裳濡足惟水是從從不愚哉吾其從業治生（名言）乎不第上承父志且也人無貪財決不能行善大之忠孝小之施予皆非財弗濟也太史公發憤于貨殖蓋可忽乎哉於是慨然從君房公居貨服賈

往返湖湘間以道義行其才智雖與物無苟而奇贏自倍所謂人助其順也尋復理鹽筴輒條陳利弊極論兩淮鹽法從來議者惟嗜昔疏理道袁公（人妙句綱目井然心經濟之書者不解）世振綱冊爲最善今雖時移勢異然參酌而施之猶可以砥柱狂瀾也雖使者韙其言有儒商之目焉遭父喪于楚哀毀盡禮不以道路險其親旋以獨身扶櫬歸歙計程二千里水陸不一君虔恭悲慎衣不解帶者月餘每遇險礙即蒲伏柩前泣告兒在此大人無恐人稱其純孝云方居廬時輒捐

重貲重建宗祠又置祀田如干畝仲弟叔弟蚤世君撫其遺孤如己子季弟失怙年始成童君恩勤教訓以至冠婚無一不盡其遺其于收族急友濟人利物行之若嗜欲舉無倦容德色居嘗訓子弟（至言）入濟於根本即爲他善皆僞也入弟於經術即讀他書皆贅也其出言可則類如此君生於萬曆之丁未得年六十有五子兆瑞兆斫兆琛兆玢贊皆才諸生太學明經斌斌如也贊以明經謁選當得縣令行且服官矣孫世爾成武進士有子城之望

其後滋大同宜君娶查孺人最賢內助之功多別有傳

樊上野史曰汪君負通材卓識定力篤行非常之士也至其說蒹葭之詩與爲善必先根本讀書必先經術之言雖游於聖人之門可笑余初怪其處境太順不類其爲人隨知中間亦以方正取忌巍虎尾而不咥也噫此其所以爲君子人歟

汪君得此傳遂爲全人必傳無疑矣行文詳悉中復極藏鋒遠逝之妙班孟堅何以復加 黃光標

孫公調七十壽文

天下尚禮樂則公卿貴天下尚干戈則處士貴理勢之自然也故處士之盛莫如戰國及東都之末戰國之處士若莊周荀卿田駢慎到之流著書立言以才勝者也東都之處士若郭泰黃憲申屠蟠之流砥礪廉隅操當世之清議以節勝者也其在今日則著書立言徒以迂濶取誚而當世之清議亦無從而操之也故處士之道于是乎一變約略論之大率明于大義淡泊自守者上也和光同塵

不彝不惠者次也趨權附勢貨殖自封者下也亦不足以辱處士之名矣吾老友孫公調先生所謂處士之上流也孝友性成植根既固家故不貧宵有先人遺券不下千金公調視其人多不義遂舉而盡焚之弟妹嫁娶之費悉自己出馴至屢空晏如也晚年淨掃一室圖史自娛素妙于書法摹古揮毫往往忘倦操紙素而求書者座上常滿史載蔡中郎棋登逸品公調有之然不肯挾技以游貴勢之門與人交和而有禮每與余酒酣論起輒義

形干色非悠忽自將者也有子曰鯉負才能文餘力及詩㑹奏一篇公調欣然解頤未背以妨帖括示誠有纖毫廛俗之見貢樂有賢父矣交余四十年余敬其修潔之品始終如一胸次脩然絕無渣滓東坡先生有言身心空閒自然得道則公謂七十以往之年正未可量其稱君家之思邈敟令子以余為淺知乃公來滿一言介羽觴以獻余固不為壽文者嘗屢却顯人矣獨于公誠不辭噫此處士之所以貴也

議論不磨五謀篇至潔後有良史定當釆作逸民傳敘與孟堅頡頏耳　李杲堂

哭龔孝升先生文

歲在癸丑冬十月南京流寓楚弟杜濬遊于常州之江陰聞孝升龔先生九月十二日之訃時方對客不覺大號慟越一日譔為位以哭先生曰嗚呼先生之歿也濬先一月知之矣知之以其得歸也何則先生病不亟必不得歸得歸必病亟病亟而得歸安歸乎此其所以先知也嗚呼痛哉濬與先生定交自壬午都下距今三十二年而永訣焉先生少濬四年隱然學以兄事乃今反以白首哭先生則敘述平生正在今日然濬竊謂有不必更言者有不當遽言者有不待人言者不必更言者何也謂先生之知我也夫先生之知我世既共知之矣又從而反覆羅縷不但不勝其煩且何以別于浮誕之士因先生之歿靦然虛護假重者乎此濬之所恥也故以不言存吾真識者有取焉不當遽言者何也謂先生之詩格也贊誦一詞梨棗四出可謂盛矣然而官偈所在足以君詩亦足以累詩思欲少須時日為先生精選數百篇期于必傳爽

行或藏告可以報知已不敢以倉猝而定其論是則濟之心矣不待人言者何也謂先生之山處也先生鄙棄滿世而不自以爲善利濟在人而不自以爲德往往于酒闌燭灺歌哭雜罷之際與濟酌茗相對泫然流涕爲雖有汲直何以加諸嗚呼痛哉惟是濟嘗有二事似乎負先生而不爲負先生者二十年來先生嘗與濟一聚燕邸詩札丁寧他猶可置至于病中見寄詩云騎省秋風捐藥囊白頭終日夢柴桑其詞孔悲而濟竟缺一往先生嘗

欲得濟藏草懸懸懃懃同于急務且云吾將爲君誅諾倅人氏無辭爲濟以無副本卒未應也是二事似乎負先生矣而不爲負先生者前之一事不失爲守己後之一事不失爲藏拙也先生亦有一事似乎負濟而不爲負濟者丙午之秋先生以歸葬太夫人體畢北行濟爲詩六章奉送其末章云康濟譏能盡功成退步覓蹤稀留淡味霖雨慎波瀾毫素深心託榮華道眼觀古來光史策知止最爲難見者咸謂先生方晉官奈何爲此言乃先生顧深貫之以爲必如此然後謂之眞朋友明日來別猶出詩小袖中日謹佩厚意雖然如不得退何濟曰公之此行從此步步踏退着着講退則退易矣空言求退則退難矣先生舉手謝曰某不敢忘及是又八年而後如是以退似乎負濟矣而不爲負濟者先生用吾言而不効非不用吾言也嗚呼痛哉此人爲之耶抑天爲之耶蓋至是無可言者矣濟獨爲天下致惜爲千百年致惜世界雖大人物雖衆求一人焉如先生之憐才篤友恐斷斷

然不可再得也斷斷然不可再得也嗚呼痛哉

知己之痛洒淚千古不必言而下筆之前擱筆之後隱隱隆隆覺有千百言在其中則極文章之致矣 吳伯成

嗚呼痛哉通篇語也此獨不虛下 自

祭周櫟園侍御文

維我櫟園先生再逢歲壬子于新館之七逾月同學野人黃岡杜濬始以饑驅乞食自江北返金陵客舍謹齋一瓣香走哭先生之靈曰嗚呼竊聞之古之人其感人也感其一言而其知人也知其一事蓋舉其要者而已濬辱交先生垂三十年遭世之變聊寄託于詩古文詞荷先生推獎不一然濬行天下得此於人不敢必其爲中心之好也惟曩者東皋王君以所輯方書求序于先生而其中先有拙序先生一見以爲絕倫輙手札抵濬娓娓數百言細論拙作之所以佳至辱虛懷閣筆不復作序此則眞中心之好矣今書跡尚存知音難覯所謂感其一言者此也壬午癸未間先生以盛年新第作宰濰縣値鐵騎壓境號數十萬先是名都大郡望風瓦解濰城彈丸耳外無蚍蜉蟻子之援可以轉尖賜倒乃先生登陴飲血出奇制勝卒能挫抑其鋒沮遏其勢當是時河北之不亡繄誰之功也德先生嘗酌濬及錢唐張繡虎於偶遂堂先生酒

酣耳熱劇談當日事因解衣示濬以左肩箭瘢雖歲月淺矣而殷殷猶赤且慷慨語濬與繡虎若使周其當日遂死豈不與日月爭光哉濬與繡虎相顧壯其言所謂知其一事者此也夫感其一言先生之知濬也使不知其一事將何以答知己知其一事濬之知先生也然非感其一言不猶惡夫溺之無從乎以此思哀哀可知矣嗚呼

用意行文古今兩絕　寫守濰一段生氣何減藺相如傳　張繡虎

祭少詹吳公

嗚呼濟之辱教于梅村先生也歲在庚辰其時先生司業南雍而濟以貢入北雍嘗謂南北雍相爲一體故濟與先生與有師生之誼而先生以國士遇濟忘形爾汝自若也濟之别先生也歲在己亥其時先生以北祭酒歸甫彌年而濟之自廢則自乙酉矣師生之誼至是相視默然先生過我加屛囬兵淹久始終照料資其餐館之費供其行李之之人以爲自濟而外得此於先生蓋寡嗟乎先生

不可忘己亥之别尤不可忘也自是以來無歲不思再訪五畝之園與先生極論曩昔而先生遂殁耶嗚呼痛哉方先生之殁也濟適流浪吳淞間聞諸杜九高曰先生死而神明元日之夢符于臘盡嗟乎神明猶人也齋志而爲之其神必靈而何疑于先生耶聞諸顧伊人曰先生之且訣也多褻言語多不具逃獨記自論其詩云吾之于此道雖爲世士所宗然縷金錯彩未到古人自然高妙之極地疑其不足以傳而不知此語已足以傳甚矣先生之不自滿假如此矣又聞諸秦留仙曰先生去年游梁谿客有稱其五言近體者先生謝曰吾於此體自得杜于皇金焦詩而一變然猶以爲未逮若人也秦樂天亦云余於是悚然先生位高名大而能爲此言此其巍巍不可及又豈第在篇什間哉嗟乎嗟乎此濟所以不恤衰續令齋磨鈍具操絮酒之涓滴一酹先生之靈以抑吾悲冇以焉爾雖几筵已徹後至之誅料不加諸飄蓬泛梗之人也嗚呼哀哉

行法止法章法變法藏露含吐極文章之妙而不可以言　陳言夏

爲亡兒募義文

亡兒世農有用世之才而難爲世用抱成名之志而弗急名成生遊滄桑踰　祖寄金陵之耕須知家本鍾離死惟瓌堵値父作梅里之遊何異覓鈴江漢書來雜骨眥斐然思吾小子之時語斷猿腸日恨不見我嚴親之面傷哉此子殆矣吾兒黼鑅千言險嶮曹劉之步關弓九石沼壓耿鄧之才在昔詠三良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用是掉頭不顧有李固父子之稱到今爭兩字儀柔之事小廉

恥之事大以此養志承歡在昝元酒肉之外窮愁凌壯歲方嗟早見二毛短促顏淵權何意云亡一病但謂我衰爾大送父游仙誰知祚薄門單看兒作鬼讀殘書彈罷劍盡易參苓孫婦歎孤兒行竟無儐粥六旬之父方同乞食之陶潛八口之家誰爲聚飯之桑扈所幸亡兒爲人直諒叨游三益之林取友端方不在五交之列慕郈成之執義笑到溉之衆盟言念哀翁挑不動千觔擔子何堪擔上重添尤憐乳釋春不下一口黃粱況復白中烏有倘荷古道斯存必下山陽之涕莫若伶仃是鄃愛招湘水之覓釣金斗樂拱頭任昉之兒白馬素車敢辱巨卿之駕至于讀傳未葬有待坡公季子無碑光遭尼父或錄陳三之細事或求孟六之遺文是皆証貫淵明豈第咸均存歿雖父爲子拜我未之前聞而祖代孫謀古寧無此事乎

昔趙括不善讀父書乃敗也而不早死表伍世農善讀父書又死也而不及成于皇嶠生死成敗之不齊作亡兒募義文奚子蘇嶺曰悲也而

非募也讀是文而不悲者其爲父必不近情之父故天下不好義之人由於心之不悲耳以悲感悲即謂之募也亦可嗟乎使趙奢至今在也亦未有不悲者

同學表弟奚蘇詥書後

此茶村駢偶之文也豈猶夫今之爲駢偶者乎

蘇嶺又評

鄧子哀詞 有序

君姓鄧氏諱雲程字扶風黃岡人也狀貌瓌偉才氣縱橫弱冠補邑諸生治舉子業宗先輩爲詩有健氣爽致兼負武勇有膽智以報國自矢將李自成張獻忠二賊猖狂至尊𤇆食而在事諸臣無一可仗居政府者尤下劣不堪君大書榜其門肆（相君知也）醜詆見者爲君危勸收門榜君笑曰是斯方蹟貴揀擇金珠無虛日冀暇殺我萬一殺我則是毀其（笑脫頤）常度未免好名國家之福也聞者皆笑之卒不收

（何壽）門牓禍亦不及居無何賊逼黃郡游騎至外郛城中無糧無兵守令惶懼亟名君計事君歎曰事至于此不但生聚教訓爲隔世事并徵發科派亦無（其亂只是拚得）及且不可矣獨有不肖一脈可塞饑虎之喉耳城願不愛死守令壯之而難其不敵握君手意悽愴（世無兩者奧能間）君揮手與別即就儒衣結束持一鐵鞭重四十斤（奇）長五尺許縋城而下獨當賊衝三晝夜賊不至相傳賊謀戒賊城中有一偉丈夫力能扼虎善設伏出奇慎勿近且穩空城無費重破之何益不如并力北向無使捷足者先得之遂麾其衆去君得無（必如此方是男子不然一匹夫耳）恙然更怏怏恨未得一當賊且若有隱憂者守令將以聞撫軍臺使者議題敘旌獎君皆固辭明日語我曰不出兒所料耋余在危城賊之情形已諳度之矣閱三年甲申賊遂陷京師先帝殉社稷君北望號呪嘔血數升有不欲生意人謂君未沾一（此後一片血淚）命可不至此憊是豈知其然哉夫先帝之失天下（此文去所以作）與從來之失天下者不同從來失天下者或以昏庸或以淫虐或以驕奢各有當失之道而先帝延

熹宗垂絶之緒雖首除逆閹而百虞皆度從而苦心焦思節節整頓如器已敧手扶正之如水已覆（痛絶）又別注之而遺天不弔約已非薄而財愈匱下詔哀痛而賊愈熾蕃孤撐獨立以至于十有七年可（痛論并青）謂艱業未牟而羣臣不肖并力壹逆相與亟起而（痛絶）亡之也故嘗論先帝貴爲天子而賦命之薄若以下兒于士類猶劉賁之不第李廣之不侯有足深（痛絶）悲者未嘗享天下一日之樂而以有道蒙亡國之（痛絶）名千古之奇冤也赫斯拔劍后主同殉古今之至

痛也是以升遐之後數年之間人心未死昔天率
土如喪考妣以余所知庠校名士若太倉王元建
奔哭文廟焚棄巾衫江都高生自縊于廡下而爲
佛之徒若僧顧愚亦灑涕辭衆不知所往甚至深
山窮谷愚夫愚婦有傷心之極閉門不食而死者
何其奇也迨又越數稘向時寡廉鮮恥且前且卻
倖生觀望之輩徐出而呈身而俊傑征時務之
外一無所議則風氣爲之一變浸淫以還阿堯罵
舜訾聾顛倒蓋無所不至而以爲猶未也則烏知
其底止哉宜君之不忍閉見忽忽狂走而寄死于
洛南之橫谿有子之愈匍匐扶櫬以歸窆于某處
猥以僕與其先人夙稱同志爰自唐邑不遠數千
里再四寓書句僕一言以不沒其親僕其可以辭
乃爲之哀詞一章以慰其魂曰
維國恩之浩蕩兮食其精而若其訓者垂三百年
何斯人之但知有已兮付祖稱于棄指物交物則
化物兮致本心之蕩然固宜君之忿忿兮常狹地
而問天嗟天亦有古今兮蔚將正而稱頗負登陴

之雄槩兮失禦寇之長轡君是以又忽忽狂走兮
蹈大河而弗還諒在鬼而爲雄兮魂魄毅而難偉
幸有子之克孝兮不忍親之不傳吾其敢愛二詞
今當桑梓寂寞之日而不著其猶有一人焉與韓
祖心沈生王達元吳尾大諸君子兮羞抗首而齊肩於戲
求孝子于忠臣之門兮道固美夫衛瓌
天地間一句話我不說欲誰說　村翁自識

外父王養所先生九十賜詞

錄丁未之歲上遡至於甲戌濟侍兩大人去其鄉黃岡而僦舍於金陵居焉凡距今三十有四年矣而吾外父封公王養翁先生以是年季夏齡然壽登九十當世榮之蓋前此歲在丁亥外父壽登七十歲在丁酉外父壽登八十濟槃以遯絕之踪不獲登堂執摯又力不能走一介之使子壻之禮歉然西望而搔吾首無可如何也獨今歲閏夏客維揚逢內弟雪洲太史電之茂才相勞苦問訊不數

時言別將歸而稱觴焉濟即不能從而得附兩兄之便以將一念之慇懃其又容自已乎願且思之不第在禮不以貨財而語言文字亦各自有其分夫以吾外父道德之滿衍門地之赫奕子孫之多且賢此人人能言無俟濟言者也以濟始識事見外父諸老友若甄司寇錦石晏太宰元洲暨先君子晨夕聚首若兄弟畢今昔之感此又濟所不能竟言者也漢世重高年九十者尤隆禮秩榮封重疊如吾外父者乎則從此遐齡以數百計當必蒙安車几杖之賜與庶老殊等此又自有言者而非濟野人所宜言也然則濟分所當言足以發外父千里之一笑而爲垂白之壻油然而一引滿者其惟疇昔知己之言歟蓋濟嘗記方兒時侍外父外父喜而語濟曰吾夜來夢城中報會元人傳爲吾壻吾亟索題名視之果然吾壻必勉之吾夢行驗矣會元者世俗舉首之稱也及濟出就童子試輒遇知賞餼學官外父益心喜更舉前夢相勉己卯濟省試既擬冠賢書矣復以語犯忌諱罷乙榜

外父以爲終必得也舉前夢相勉如初乃無幾何而滄桑駭目濟一旦舉殘局棄之不復顧飄泊於東南嘯謝髮而乞陶食會元之夢竟何如哉正使真得之不過一蔓然世俗之見豈肯如此乎夫古今翁壻相知稱樂廣衛玠然不過清言標令而已無足多取也惟晏殊之知富弼杜衍之如蘇舜欽差有可稱豈以具服如吾外父而顧不若乎不然也今敢設三說以佐典籌倘外父以謂會元之盛莫踰王唐然使王唐在今日不過如吾壻而吾壻

之不爲王唐乃所以不媿王唐吾夢必如此而後
謂之驗也是眞知已也請舉一爵備以謂會元美
名也而闒茸嘗得之天下士顧常失之今吾壻乃
研精古文修復昌黎廬陵之業寧肯以彼易此吾
夢何必驗又何嘗不驗耶是亦知已也請舉再爵
備以謂吾壻實可以會元而僻豁自廢致負我隹
夢吾惜之殊甚焉是猶然知已也請連舉三爵何
如嚌濟於是時亦年垂六十老矣而獻壽之言如
此豈非知已之感與南山無極哉自此以往再舉
三萬觴可矣

將無窮身世之感以一壽文寫之却又與致欲
飛無一殺風景語還他爲壽正格文章之工至
此 王西樵

宋荔裳雜劇題詞

雜劇院本詞家之支流也然出之有道要不爲無
益于世蓋古之忠臣孝子義人烈士事在正史不
但愚氓無繇知即淺學儒生至有不能舉其姓字
者惟一列之俳場節以樂句則流通傳播雖婦人
孺子皆知稱道之故雜劇之效能使草野閭巷之
氓亦知慕君子而惡小人此莊士之所不廢也余
家藏書不備嘗就余所見輯成史流史笑二書若
以傳奇家例論則史笑多淨丑史流多苦生其間
尤痛心酸鼻不能已已者莫如東京之范孟博南
渡之岳鵬舉鵬舉之事既已廣被樂府獨恨孟博
未遇奇筆一日客有授余祭皋陶四齣者余驚喜
讀之大約以辛辣之才攄義激之詞呼天擊地涕
洟横流而光焰萬丈未嘗少減作者其有憂患乎
其有憂患而無患乎夫無孟博之憂患決不能形
容孟博之直氣使千載之上宛在目前至於如此
也或曰吳將郭撰事在建寧二年不祭皋陶與抗
辯王甫前案可考也漢帝赫然誅宰修節甫而大

敍黨人孟博歸田養道庸得若是乎余曰不然夫正史能紀實而不能翻空雜劇能翻空而不能翻人心之所本無彼訑辟神靈而忠邪莫逃刑賞此（翻空說實了）所謂翻空而非人心之所本無者夫古今之人心（却是至理非但筆舌之妙）即古今之實事空云乎哉第恐人心漸失而翻空者亦復絕響則吾未如之何也矣

題一雜劇便足羽翼經傳于皇之文非今之爲文者也 蕭孟昉

太湖秋釣圖題詞

歲丙寅秋九月友人吳郡吳炯吳燧兄弟捧其尊人聖輔隱君太湖秋釣圖請余題其端余展玩之次作而歎曰此非吳太伯之裔耶大伯聖之讓余嘗獨有所見而未及形之論著今曷因此圖發（信然）揮其梗槩既以吐吾所欲言而又不失隱君之指其可乎于是兩吳子曰幸甚余惟古今以讓推太伯而不知其智不可及則猶未爲知太伯也獨孔（點千古之睛）子有微言曰可謂至德三以天下讓夫當古公之時殷猶全盛周乃籓臣于天下何有而孔子之言（有丹誠）如此可見太伯之去非眞以才不及季若侄不能有天下而去也秖是翦商非義古公志跡已露太（此論不獨天地鬼覺）伯從父則不忠銜父則不孝故以一逃兩全之其爲讓也甚輕故民無得而稱是謂至德而且率其賢弟從容采藥初非若悻悻小文夫搰搰迮日以（聖賢本人情）明忼慨者比也蓋雖大節不可奪亦必退而有以自處意其爲人必有超曠之識閒逵之度獨往之趣寄情山水以爲浩然長往忘懷得失之助非俗

中人也故當是時荊蠻之地雖越在荒服而山水清妙甲天下太伯居岐豐相距三千餘里而又暫以大河重以長江阻以峻山顧能知而慕之以貴公子且當即為侯王者乃辛苦冒霜露忍煩暑重跰而至荊蠻人義之歸者千餘家遂造句吳句吳兩山秀麗固已可喜而一水東下不及百里即達吳國計吳國此時久歸太伯周章之受封不過正其名耳雖古今異俗仕宦工巧不如今日而方輿不改太湖之水洞庭之山自如也遥意太伯與仲扁舟往來婆娑於其間留連賞豫顧而樂之棄龐重費爭之地而得幽偏不擾之所此雖讓天下之餘事然因而有之因已所得倍于所失矣此其智何如哉抑又有智于是者焉蓋太伯雖據佳山水然既為荊蠻所歸為蠻夷君長矣勢不能無一國之事上下之體也而太伯又甚有道不類末造澆婁以後數君之放佚無度也則客有不能盡致者矣故吾以為太伯之受用又不若太湖之漁人以簑笠為衣冠以樵蘇為僚友以綸竿為符節以得

魚為首功釣于水可以徧三萬六千頃之浩渺陂于山可以窮七十二峯之幽奧有太湖之魚可以佐酒有洞庭之橘可以解酲四時之序莫妙于秋漁人遥與飈舉乘流放釣任意所適肆志滿願放浪山水之間而莫或譏之則又太伯所不逮也此其為智豈不又出太伯之右哉聖輔得之爰起于謖聖數千年之後自署為太湖漁人李子白也為之圖使觀者嘖嘖可謂善繩祖武者矣且非但如此也吾計太湖之漁有太伯所不如者凡數端焉太伯不聞得內助而聖輔則逸妻相與共煙霞麗眉舉案君子偕老一不如也太伯無子而聖輔有丈夫子四人皆稽古能詩文親近正人講求名節二不如也太伯雖擅絕東南之美而不無西北之慮聖輔則越然塵外與造化遊三不如也雖然向使昔之荊蠻亦如今者功名腸熱則必且化為爭奪之場矣太伯必不入也然則太湖之漁亦直寄焉爾

楚漁父杜濬撰

晦菴之論泰伯亦知事甚難處無蹟可見究竟

圖圖語耳得先生此文發揮始透妙絕千古尼山當爲擊節不特太湖漁叟聞之倚櫂而拜苕溪後人胡靜夫

識議開天而卽乎人心惬乎聖意其神情注射恰在太湖釣翁有推門落臼月印澄江之妙天衣無縫猶未盡其形容也至于變化起伏如環無端則吾師化工之筆不可思議古之作者皆莫及也 虞山門人劉國柱謹識

縱去萬里收來徑寸字不虛設篇無溢語此吾

所以窮也 自評

華山畿擬古題詞

世道不可爲皆繇於人之無情臣無情則不忠子無情則不孝妻無情則不貞尚復有綱常哉長記往時歲在壬午余遊京師所見士大夫無不急官爵而第怪其總官爵之所自出者朝廷也相與破壞之不遺餘力蓋索然無絲毫之情余時心憂之看得透爲賦秋胡行五章以寄諷未及三年而言驗理固然歟夫情貴專壹彼河間之婦與七夫之妻曾不可與言情則情之爲情可知也古詩載華山畿女

子事世多以爲情之變幾與越禮任情者同科譜劉伯溫作猶未免失入毋論其他矣不如一笑相渫業巳心許專壹之極至其精誠足以開旣闔之說得透棺寧相從九地決不肯留其身以事他氏此豈可與桑濮間人同日議哉倘得是人以許國當何如耶叔子此作蓋與余秋胡行同意雖然抑又有辯又合矣

闡繫世道羽翼經傳之文不可以小題短篇目之 王阮亭

雜劇題詞

吾友錢唐范性華自燕邸數千里寓書屬余題其諸田生鮑姬事傳奇四齣幷寄示其自爲題詞盛稱鮑十一娘之俠爲女中所僅見余覽之而歎曰女子情而已情至則無所惜不期俠而俠人謂之俠而彼不知也詩不云乎以爾車來以我賄遷賄遷近乎俠而何有于俠情然則然而已推而言之虞卿有情于朋友則勢必棄相印與魏齊俱亡子房有情于君臣則勢必破產求壯士爲韓報讐是俠也情實使之也洎乎後世風俗日媮至有官至八座恩寵無比他日有爲其故君舉不腆之祭斂其百錢而不可得者其爲不俠一至于此是何故哉惟其無情耳是可以反觀而得之矣此情之所以可貴歟故稱鮑姬以俠不若稱鮑姬以情也然言情則俠見言俠則情亦見互見而變行爲往而不于古哉田游巖何如人而有此遭際也或曰自古惟范氏好變姓名姓范雖變姓名爲張祿范蠡變姓名爲陶朱公范仲淹亦嘗爲朱能則安知田游巖非姓名之變而鮑姬亦從之而變者第無以處夫杜工部耳余笑曰工部詩篇狡獪已甚又安知不尚在天地間第求之新舊唐書中吾知其決無是人矣姑闕疑焉可也聊發性華數千里外一噱云

痛哭大笑至言絶調○嘗恨文長若士豪于填詞而乾無佳序應恨不與茶村同時也

巡撫順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潘公墓誌銘

崇禎十五年冬若延失守烽火達畿南長驅河朔之間天子震怒果於用法詰責邊大吏不少貸於是欽差整飭薊州邊備巡撫順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潘公與其同官潔陽馬公同日以誅死然其罪在可議天下憐之而於憐潘公也尤甚公諱永圖字君懷直隸金壇縣人中天啓七年鄉試登崇禎元年進士明年授戶部山西司主事管太倉銀庫轉浙江司員外雲南司郎中崇禎五年陞歸德府知府九年陞山東按察司副使遼餉巡降調回籍丁父憂十四年服闋起長蘆鹽運判陞河南僉事遵化監軍道十五年陞僉都御史整飭薊州邊備巡撫順天公為人孝友勤慎强直廉幹喜功名慕古將相大略為諸生高等屢冠其曹嘗謂故大司馬經略熊公廷弼按遼諸疏草流涕歎息語同學曰熊公不世之才而數奇取忌遂以無成士欲為國立功顧豈易耶始官戶部管太倉銀庫則能

釐姦剔弊屏擅習除陋規尚書侍郎交口而稱其能是時天子既誅逆璫委任士大夫久之顧視羣臣徒徒無功劾罪稍上意於是復稍稍用中官爲耳目戶工二部至設總理太監張彝憲攬權掣肘驕倨陵士大夫部中郎官爲之下公獨不肯必以正折之在部再遷章奏數十上率關軍國大計其知歸德府府故古睢陽郡俗悍而嚚多著姓豪奴號爲難治公蒞其地則能行法施惠斟酌寬猛柔强懷弱一府無留事居無何流寇犯商丘守備晉宇定為內應引寇焚掠及外郛危城岌岌公訣別家人積薪署門與夫人約曰設有不測即舉火與城俱亡耳意氣激昂直去不回顧日夜乘陴固守賊悉衆攻城益急四面煙焰漲天文武吏相顧失色莫知計所出公舉止自若禦備多方懸金購死士縋城下砍賊斬首數百級撼其愛將賊驚顧遁去弱邑受其方略率得無恙論者以為不以古今為軒輊即公視巡遠流亞也兵部上其功直爵者張彝憲借事釋憾功以不敘默默去為山東副使

治餉則能潔已急公前後無與比是歲邊警公所
轄地繫神京咽喉清渠孔道也於是巡撫總戎俱
提師入提備兵依者以遷行人咸爲公危之卒能
獨力拮据屹爲保障厥功不細矣値巨璫盧維寧
奉命總督公再以持正與忤功再不敘且重銜之
措撫無所得因截淸二十萬私滯津門非公所司
者借以難公奉嚴旨督催抵壩時隆冬沍寒堅冰
固結公有禱神開氷之異聲傳都下貴臣膝服而
卒無解於降調然公用是得還里觀其封公合祭
維寧有力焉其尤著績彪炳人所共稱者在監遵
化軍遵化轄喜太兩路故爲衝險前三次失守俱
從此入公至則親歷戶外相度險要凡山梁臺坡
處處增修又創爲據險設伏之議奉旨九邊悉著
依議行一歲之中聯絡聲援拊循什伍綏緝譁兵
誅鋤巨憝於是威名大振雖督撫資其成盡天子
嘉之益念其前此歷危疆全城捍寇功効非晏
錄是錄監司擢𠔃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公材則致
然也顧過入月受事十一月薊州陷明年二月公

以封疆重典死何哉當時公論謂在事日月無如
公之最淺餉匱兵單無如公之最窘夫額兵缺伍
過半月餉歷欠經年公以懷綏未綏之官値呼庚
不應之際處羣情積玩之中馭鞭長莫及之勢設
身處地實在至難是一據也公固請一疏言馬松
兩路分隸薊道界嶺報警臣率師東禦道臣翰思
謙私調尖夜聽點檀令戍兵分班尖夜撤則哨探
誤兩烽火失傳戍兵撤則臺牆虛而關堡失守臣
雖欲堵之戶外亦不能及又恩讓悞用教官高登
庸攝薊州匿奸內應以致辰攻酉尅而臣所領將
吏兵餉種種可以痛哭雖韓范在軍亦無如何債
事有人代爲受過是亦一據也不知邊事之不可
爲久矣粲考萬曆初年大學士張居正當國愼擇
本兵妙選戶部當時戶書兵書皆老成久任而九
邊文武大帥張公莫不嘗試齊民而知其材知之
審矣則調和其關使內外一體故呼應無有不捷
而推諉有所不可邊隍臥鼓有繇然也自張公旣
歿關臣之局屢變而戶兵二部因之邊帥又因之

如之閹臣一變而爲謹愿蓋避前凡攬權之名而
席其强盛之實雖拱手無爲天下未至糜裂其時
戶兵二卿多閹臣之所厚號應仕斷官以總統軌
邊帥而邊帥亦尊寵自將置武備不甚講是壞之
基也繼之閹臣再變而爲險僞快意恩讎主張巢
穴曾不知無事之不可長而前人之積有時而盡
其時戶兵二卿多閹臣之所私爲提綱要津以窘
怒邊帥而邊帥救過不遑嘗進不已闕乏可以
爲賢覆敗可以爲功是壞之成也繼之閹臣三變

而爲貪愚金帑惟恐其不多恩蔭惟恐其不廣交
結惟恐其不固欺蔽惟恐其不深亂盈天下而取
快咫尺無定朋黨以向背爲朋黨無定恩怨以利
害爲恩怨其時戶兵二卿特閹臣之所用爲外府
替人以緩急難邊帥無事則以爲貉窒有事則以
爲牲犧甚至歸騎他屬邊臣糜爛而內閣方以廟
算論功晉官受賞略可謂鮮恥者矣嘗竊論之政
府言路以封疆危異巳勢必幸其俱敗大農中樞
視履官如傳舍事必無有一成豈不痛哉大壞至

此一時所爲督若撫直往而承罪耳無可爲也夫
國家天子待邊三面隣敵故燕京門庭也遼瀋藩
蔽也試問自方階發難以來整頓殘遼精思强力
有如熊廷弼者乎而奸人擊之惟恐不遂至於殘
疆再壞復問前人則收拾愈難參以廝工則措應
不一巨猾庸卿扞格於事中逆黨小人乘機於局
外必使勞臣速朽藩蔽全廢而寇日益深事日益
急今之視昔又相懸萬萬也夫公材之不及熊公
至明也門庭之難於藩蔽至明也在廷之伎倆愈

奇至明也兵餉之虛無益甚至明也徒使聖明孤
立於上邊臣束手於外此時惟俟敵之不來耳來
則雖韓白不能支而區區抱恨於一鞠恩讓乎於
戲是可悲也已當薊城既破公以力保邊陽故不
即死既而欲歸死士尾擊收桑榆之功不勝則陷
陣以明臣志部署已定閹臣某丙夜罰之遽以片
紙止之日毋邀功生事靜聽吾處分可也隨則因
以爲公罪而其意實主縱於戲是可悲也已初公
與馬公成名生同庚居同里爲諸生游最驩子女

聯姻戚及戚進士同年擢都御史同官且同制至是得罪同事臨命同日議者以爲前定云公生於萬曆某年終於崇禎某年享年五十曾祖某云云祖某云云考某云云妣某氏云云一弟篤愛用承父志末圖其從弟也愛之無異同產適藉十六年無改儒素或尤其過儉輒曰凡人不儉則不能廉不廉則不能無所繫而身家之累重遷進之氣短矣其自勵有爲如此其撫薊有疏草一卷藏於家娶莊氏云云子一縱女三長適某次適某三適某

遺命祔葬延陵先人墓側而遠其行狀者弟末圖也方公被逮京師獨末圖不辭險難相從朝夕公（數三恨語）臨難神色毅然執末圖之手而數曰若知吾恨乎（明亦陷其譽）吾受命撫薊承前人之敝不獲稍假歲時略効展布使亂得遲恨一吾非畏死者嚮昔兩仵璫不死日者欲冒陣死不得而乃今死恨二吾死後邊吏益不可爲邊事益不可問恨三雖然吾生平行事弟歸知之異日倘逮名筆不棄即汝兄不死矣至是卜葬得崇禎十七年月日末圖率其孤櫟擣書

幣涕泣稽顙來請於黄岡杜濬曰以圖與君一日之雅敢以吾伯氏墓石煩君濬答拜而辭曰若兄官三品尊位當世公卿宜有言濬賤敢執筆乎末圖曰（書願不朽）不然凡吾兄之所以圖不朽者文章耳公卿未必不朽也君何辭焉濬既聽其言而又重有感於邊廷之故迺爲志而降一等銘之曰

材可以有爲而有必不能爲勞乎可以論其膂勇足以致死而有非所望之死嗟乎誰爲察其理爲天爲人今恤躬不卯樹老劍鳴孤臣之淚

於敘事中略着一二虛字作筆勢貫下遂發絕大議論雖議論亦敘事之大者也世有學究必以爲誌銘之變調不知篇終固云深有感於邊廷之故此豈可以嘗格待之于皇往往自負將相之略以不得一試羣少於此可覘其概矣其文馳驟宕激如千軍萬馬卒歸一綫天下奇才也　魏民原評

于皇折服江陵相業與余如出一口余嘗謂子皇啟以于處江陵之地自度何如彼于皇云吾

識勝江陵而膽不如余頗領之謝此等文則江
陵所不如矣 李于鱗

每讀漢史至光武征赤眉親勒六軍大陳戎馬
大司馬精卒當前中軍次之驍騎武衛分陳左
右赤眉望見震怖請降爲之飛動已復停想謂
文中宜有此境惟此篇有之 顧修遠

瘞老僕骨誌銘

老僕胡義勤小名盡兒先兄方朔乳媼之子也父
某世爲黃岡黃禾村農夫後服役吾家母依夫姓
人稱之胡媼胡媼乳先兄八歲而生義勤余時七
歲偕先兄往觀之時中怪其淺目而高顴其色黧
然試以手摩弄先兄亟護之推去余手曰毋驚我
剛媽兒及數歲能言短舌道字不明旣長猶然人
以其操音如小兒兼舉動促率不煩成人咸呼之
爲老孩子年幾三十每跪受母撻宛轉地下呼暑

作兒啼見者笑之然亦多其能孝順母也爲人樸
實爲主人凡事先兄四十餘年不欺不怠生平曾
衆不識字獨嘗竊聽一二忠孝節義古語輙堅守
不少變通痛其父以震死遂終身不取婦曰天殄
我矣一身尚多何以婦爲哉甲申乙酉間國破家
毀余兄弟隨侍先君先夫人盡室居金陵僮奴十
餘輩多挈妻子叛去走部落營伍寘人兵籍中不
數日立馬主人門衆鞭指畫放言無忌以明得意
甚者拔刀砍庭柱叫呼索酒食不得則恣意大罵

極快暢然後馳去義勤嘗切齒其至如此一奴既隸只籍私來說義勤去義勤好謝曰人各有命爾命本當得意後一旦遭時自然奮發吾命薄與主人同願共守饑寒而已此奴亦頗憨其言自是不復來晉主人矣先兄末年自金陵以家歸黃岡義勤適以他稽阻江外先兄之歿義勤遡年而後知知則大慟即日皇遽從千里外奔故鄉哭先兄跳擲號叫嘔血數升遂得喘嗽疾因寄食養病于先兄之壻曹氏家居一年病少間曹氏稍役使之義

勤慨然歎曰吾聞忠良之臣不事二姓僕猶臣也今曹氏雖吾主翁壻然其姓則曹是亦二姓矣吾奈何遂事之五十老奴而仰面又一姓良足羞也且吾未嘗受先主翁命事之尤無名于是復來金陵依余則老病可憐耳雖益甚余既素義其為人且重念先兄待之甚優命視管鑰而已以辛亥冬十一月隨余至松江以壬子正月初八日死于余寓松江西門外之福菴得年五十五蓋生于萬曆之戊午也哀哉余既為市棺衾以斂而其俗尚火葬友人張友鴻周宿來來視背謂此僕既無妻子火葬為宜如其言而瘞其骨于菴後數十武之隙地予之銘曰

溺二姓之說失晉主之時傷哉此僕遺骨猶癡

誌銘中絕調　魏叔子

天生此僕不能不與之誌銘誌銘從實立言不能不如此將奈何　自記

羽南先生墓志銘

予老友秦羽南先生疾且革命其諸子曰我啓手足後即求地速葬我無久稽我地上志我墓者必杜于皇爲宜至是羽南旣殁四逾月余自梁谿返金陵走哭羽南之翌月其諸子來稽顙請銘曰藐孤奉先人遺命惟恐失墜今謹卜得兆在太平門外江黄山之東卜得葬期爲是年庚戌三月十六日敢以先于平生之誼隱絕之言泣血請先生銘嗚呼哀哉吾豈忍銘吾友也哉記戊申之冬羽南

嘗細書一通紀生平本末授余乞銘其生壙己酉春余將渡江羽南復來丁寧余許諾顧且匆匆不暇以爲誤意生壙未及銘而遽銘其夜壑也是足以傷久要之心矣然則羽南之一片石余又安忍辭也羽南諱尚雲字槐里自五十以後別號羽南志慕臯羽及所南余故樂稱羽南羽南之先世居閩之莆田在南宋時其遠祖與考亭文公爲從兄弟行傳二十一世至嘉靖中有少亭公爲栒陽令以避倭徙居南京遂占籍上元者是爲羽南之曾

祖妣林氏祖萬春妣陳氏以節著父國材號心動邑庠生知名妣李氏生二子長即羽南羽南自幼就家塾即敏穎嗜學爲人伉直强力然近情揆理不爲谿刻之行槐本忠孝篤于朋友兼才識通敏務本治生不類腐儒憤憤弱冠補弟子員時督學臺使者麻城周公爲政頗嚴急心動公倘以遠游踰試期輒出教行革羽南以新拔童子即隱爲申辯臺使者怒呼隸將予杖羽南不爲慴益前跪抗聲曰督學大人造士首孝弟今乃欲杖爲文辯之

于是得爲教孝乎臺使者不能奪卒復其父諸生由是名譽益起兼屢試高等隱然負巍望從游者景附焉爲文必軌先輩其所爲毛詩義尤爲人所傳誦里黨有不平但就羽南一言即決咸曰朱齋長有公道其爲人所服如此時寇氛日熾羽南往往慷慨談方略思得一報効君父而竟蹶於場屋乃場屋所收者又如彼可歎也崇禎甲申羽南以歲薦當貢京師値變故遂自廢常閉戶涕泣不理生產家以中落妻子不免飢寒羽南一日戲語室

人日貧賤難久居吾年始五十未甚憊將出而圖稍爲汝曹溫飽地可乎室人知其戲也應之曰是固甚善但居官美事君必少節涕泣羽南不覺大笑及兵革少戢北江人士兢設皋比以迎羽南亦誨人不倦束修之積舊業奪復羽南遂歸老築一室面鍾山朝夕倚杖吟詩詩成歔泣流涕復吟曉復學浮屠法用自排遣而性不可易每值歲之暮春尤鬱鬱不歡嘗有舊游新第揚揚盛騎從造羽南謁入羽南惝惝誦佛號徐步以出既相見忽熟視其人欷歔不自勝若重哀其窮者其人錯愕亟上馬馳去此其出于誠然無容强制者耶生平與人交關切倍至然背鍾勤規其過僞人匿短自炫至不惲面斥之余孤介寡合羽南獨相信至深不僅于筆墨間傳知已丙申歲除余有子之戚是夕屆節人情多避忌不肯顧即至親猶然而羽南獨堅坐余寓亭不厭煩碎絮語爲拮据治喪畢至達旦元日始返舍家人皆駭之噫此豈今之人哉羽南生萬曆之乙未享年七十五而卒其墓距卒僅

六閱月少七日如其遺命不久稽地上可謂有子矣元配朱氏生子三曰欽鍾銓側任氏生子一曰鐸欽蚤卒側李氏生子二曰錞鍾尚幼女一適姜藹孫入人有羽南集二卷藏于家羽南將訣宗筆題字有貞心獨秉之語噫其可以無媿銘曰

帝之範道下維君慕吮將涕泱紆我天步

敘事言情俱臻至極而一意貫之銘尤卓絕矣

沈眉生先生

茶丘銘

吾之於茶也，性命之交也。性也有命，命也有性也。

天有寒暑，地有險易，世有常變，遇有順逆，流坎之不齊，飢飽之不等，吾好茶不改其度。清泉活火，相依不舍，計客中一切之費，茶居其半。有絕糧，無絕茶也。兼性耽香味，惟在初烹旗槍一戰，即聰童子持去，不知其亡矣。一日友人過訪，邀余出關，諸壯士走窮荒險惡，水火不通，言語道斷之地，道踢欲死，求馬湩不可得。余始慨然媿汗，念向來暴殄之

（於此處一轉便道出一氣）

罪，殆不容贖。自是始勉強啜，再烹之茶，舌本尋索，亦覺津津有餘味，因慨生平賦命奇薄，與物無緣，惟茶為恩我，負之不祥，豈可依墮落汙穢中。且余既有花塚矣，耳目之玩，孰如性命之交乎。於是舉凡所用茶之敗葉，必點簡收拾，置之淨處，每至歲終，聚而封之，謂之茶丘，磨石刻銘曰：

石可泐，交不絕。

每就一細事說得人心折，汗下却又妙極自然。

先輩謂四書上無小題，於此益信。 王珎右

花塚銘

余性愛瓶花，不減連林嗜癖。有慨世之蓄瓶花者，當其榮盛，悅目珍惜非常；及其衰頹，則舉而棄之地，或轉入溷渠，莫恤焉。不第唐突，且亦負心之一端也。（昔人序有）余特矯其失，凡前後聚瓶花枯枝，計百有九十三枚，為一束，擇草堂東偏隙地，穿穴而埋之，銘曰：

汝菊，汝梅，汝水仙、木樨、蓮房、墜粉、海棠、垂絲，有榮必落，無盛不衰，骨瘞於此，其魂氣無不之，其或化為至文與真詩乎。

大蘇先生有其妙而無其辣 施愚山

題石閣集

蔣子五言今體詩余既已前序之至是復總其近年所作勒成一集就余審定且請集名余曰當名石閣集石閣者乃蔣子尊先人叔一先生之書屋二十年前蔣子嘗導余遊其中雖兵燹之後三徑久荒而四壁粉繪猶有存者石塊磊磊欹斜橫豎于兔葵燕麥間猶足想見昔年部署遺意庭左有梨樹一株高數丈拔出簷際秋淡葉赤弄日翻風尤爲可愛（前流妙絶難言）余留連久之蔣子肅然曰此石閣也雖儕在江杪無奇特之觀然繆西谿吳鑾穉李仲達三先生嘗先後至[illegible]繆先生授先人經先人躬迎之澄江館此爲久李先生以忤魏璫被逮北上來自澄江而吳先生爲李先生業師因送李先生至自毘陵先人復北面見吳先生端友集中厥後繆李兩先生竟死璫禍吳先生死國三先生皆光岳偉人而石閣纔數弓地結搆草草乃得託三先生以不朽何其幸也余時聞之悚息改容曰此千百年後三忠祠也自此心識之不忘故于蔣子之請（不厭其煩）名其詩衝口而以石閣應有以也今石閣雖已他屬凡數易主而附三先生之名以終爲蔣氏有意雖有強有力及豪于貲者甕處其中要決不能據（素富人而名知士）而去也且夫叔一先生石閣主人也而能致三先生則叔一先生之賢可知矣蔣子遭家中落能謹守先人之筆硯師友淵源詠三先生之風以期無忝世此石閣之後則蔣子之賢又可知矣此所謂肇連得書者則以石閣名其集不亦宜乎遭使不然去而隨流狂惑篇什形存而欲冒此石閣之名吾將爲三先生愧而不許矣今者隱然三先生許之叔一先生是之蔣子受之無媿色則詩其可知也余故重因蔣子之請欣然爲述其詳而且告之曰此乃在詩之前而詩之所自出者也彼溯本塞源以爲詩者將使公冶長介葛盧索解不得焉石閣主人嗤之矣

古今詩話第一

徐伯調

題白雲圖

不孝濬兩先大人惟先嚴有遺像二幀一大夫服一居士服皆極肖濬每一瞻拜未嘗不流涕而先慈生平獨以方嚴不肯見画師昔年嘗有善手圖人嘗觖濬喜以白毋且云觖老矣寫照其宜也先慈作色曰安有頫人呈頭露面與非親非眷之男子注目熟視而不知羞者先王制禮男女有別何嘗云老者不在此例耶且也子孫孝慈雖無遺像益甚思慕如其不然像復何俾我亦知人家母氏皆有像我性乃不堪獨無可也益行年至八十其持論猶如是以此先慈遂無遺像不孝濬每痛恨當時何不自學寫眞則先慈至今有遺像矣嘗於序戴生蘐湄發之今觀谿堂老人此圖知吾塔葉栩初亦抱此恨白雲如黃葉其足止兒啼耶爲茲然譏此不暇談空矣

閬壺圖形事元非古太夫人正論凜然如秋霜刮面直可維風易俗即于皇宿學無以易其言惟有悔恨不自學寫眞終身之慕不朽之（不

論爲幅也 張祖明

傳神至此千載生氣焉用畫師耶

再題白雲圖

壬子仲冬桐初自婁江來示余此圖歎服二王合作及諸君子題識之古而于陳確菴數行塑尤反覆焉確菴云葉子怙恃兩失則無日而事親矣引義不仕則無日而事君矣語極悽惋於戲此不獨傷桐初之心傷茶村老人之心并傷千古仁人孝子之心也然就其言論之亦微有不同怙恃兩失終天之恨也引義不仕正當以剛腸處之東坡先生云我輩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死

（行　得批洗髓遒學日月而）

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憐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此真有道人語也蓋處之各當則不茀不相戾而且相成有如確菴之言耳嗟乎稚紹之忠

（平論）

之垢也文山之詩未三思矣余之勉其皆如此豈不大異於人情乎若夫慈紹失傳哀孤抱痛正類葉子則既于谿堂比丘爲葉子所作圖悉之矣

雨龔鄉人杜濬題於南京久客堂

走筆疾書光燄萬丈宗門所謂自其胸中流出蓋天蓋地者也　魏冰叔

識見確地步高　宗子發

三題白雲圖

狄梁公覩白雲而思親在其下孝可知矣反周爲唐史錄其功又何其忠也惟吾亡友梅惠連之論不然以爲春秋之法莫大于孤亂賊之黨武氏之惡天下義旗所共指當時繼李敬業而起者且四面而至義憤之激發所貴君子不立其朝與衆勝然共棄其穢則武氏之誅滅可立而待也自梁公以人望爲之輔而人心懈矣然則武氏之久延仁傑之力也周之不即爲唐功乎罪乎此論雖近刻

（斷案山說一字不可反）

然正大之極雖起狄公于九原亦當拱手輸服若置辯焉則益非矣吾壻葉桐初凡三爲此圖蓋深

（斷於案此）

葬狄公思親之義然有其所宜有而無其所宜無由是言之則桐初勝

二百言耳塞乎天地之間　陳言夏

正論奇文得覩爲幸此短篇勝若一書者　李巢翁

三題一篇一意愈出愈高於戲至矣此先人之幸豈獨小子感泣也　受業壻葉藩拜識

吳初明第二我讚

陶弘景身在山中而有宰相之名非幽人也何足（篤論史斷）與言松風之變哉（殷然）初明吳子百函俱發五官並用而風神儁朗不以詭遇爲榮骨氣堅蒼不以仕途爲重婆娑泉石之上撚鬚索句而翏翏刁刁從空而下者是何聲耶松耶非耶恭優哉游哉誰與子同憂（趣奪其實快絶）

憂用重憂乃諧押韻

西儒利西泰謂寫照爲第二我言甚切理余用之

村翁自記

小品數行關繫千百世上下古今罕見其比　張超然

吳秋屏詞跋

不知何故羣然尚四六而古文之道微然古人亦作四六而古文自若有在四六之先者也時人無之故并其所爲四六可嘔也又羣然尚小詞而風詩之道微然古人亦作小詞而風詩自若有在小詞之先者也時人無之故并其所爲小詞可嘔也吳子秋屏示余以所作小詞如干首短者有窮究之思長者有歷落之致莫不按之不浮察之有故此非有在小詞之先者歟秋屏欲不以余爲同調其可得乎丁卯花生日婁翁漕題

（至平之論何敢之進）

議論正大可以挽回風氣不在篇幅長短之間　王具廬

跋黃九煙戶部絕命詩 君諱周星崇禎庚辰科進士

佛氏戒嗔艮爲道眼不開塊屑細故與夫巳實理細妄動無明者言耳若夫事至鋌鉅名節所關人禽之界而亦復不嗔則是形骸苟具而薾然無氣古今無氣之人莫如馮道留夢炎（嗔人于其倫）及乎康里中阿家翁耳而可以爲法乎吾與老友故戶部黃九煙先生蓋深惡之而嗔益甚至于無終食之間違（只嗔字著手）嗔以此取憎于世以致困窮危殆弗顧也然吾之嗔僅託諸空言而九煙之嗔則見諸實事觀其無故沉淵無病辭世非實事乎蓋積嗔有年而發揮于一旦世人但見其倅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宜其反指醒人爲醉而不自覺其如泥也可哀也矣今讀其絕命詩二章其首章固已自明其嗔之故次章直欲與三閭大夫方駕齊驅豈欺我哉夫一部（嗔字正是愛之根）離騷經緣嗔而作也故屈子不嗔則無離騷由是武侯不嗔則無出師表張睢陽不嗔則無軍城聞笛之詩文文山以嗔故有衣帶銘正氣歌謝疊山以嗔故有却聘書九煙猶是也蓋嗔者生氣故九煙不死不嗔無氣故若輩不生世有我輩人不可以不辯此皆噂昔之日與九煙互相砥礪之槩至是其令子楫字禹公者過訪出二詩再拜以爲先人知巳同調莫踰老僕請識數語遂書此意歸之禹公負才有志能終身無改于父之道乎則可謂孝矣乙丑陽月深巖山人黃崗杜濬題于金陵流寓之再造草堂

先君目空一世獨推先生爲勝巳今觀先君之不朽得先生是文而益光益信其推服之誠此小子所以感泣百拜蒲伏而不能起也 小姪黃楫謹識

嗔之一字是千古精忠大孝憤不顧身之所同此文洗發至透讀此而不動則醫和望之却走矣 曾青藜

跋吳初明北征絶句

嬰者歲在壬午余赴試北闈歷淮達薊逕返川陸目擊時艱有北征漫筆一卷絶句居其半民謠紀事書懷此體差便也距今忽忽四十年每一追惟輒如孫樵之夢欲歔不能自禁自是以此詩爲諱不復著想想及亟推去之（吉亚在此）乃今吳子初明復有北征絶句如干首緘以示余雅不欲逼視徐以吳子丁寧鄭重竟讀一過則愛其氣格之高寄託之深詞藻之儁三復留連雖欲推去而不可得然後知

詩之爲用不苐能觸煩釋忿且可以忘懷古今也王內史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誠然乎哉

一一部十七史數行說盡誰云從何處說起耶　吳褒宗

先生之文如水流濕如火就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潘文明

鄭肯巖小傳跋　二則

帶性負氣之士讀古人書而慕其行事思欲爲其所爲而不克如意者大槩如傅南塍所云家爲之累也古之人徑行直遂一往不返家曾不足以累之其不可及在狠之一字耳（多少事讓古人只作此一字）僕與肯巖皆所謂慕古人之行事而不如其狠者也然而有優劣焉肯巖有家而有累自號漁人而亦未忻親蓑笠此其不能狠猶可言也僕無家而有累既不能歸故鄉又不能逃世外困循混俗以至于老而竟不能狠

此乃所謂撓弱凡材何足比數哉因肯巖寄示其自爲小傳而屬題其後感慨繫之有如此村翁杜濬識

又記

乙丑三月二十二日青岳先生寓園海棠盛開招僕飲花下雅座者李秋水黎愚齋酒半僕偶語及久不得鄭肯巖消息心甚念之青岳亟應曰吾正欲言昨適有書至且有新文及予與汝又寄示自作小傳屬我兩人跋其後因盡出徧觀其文既美

至自作小傳首簡輙云少時嘗思入深山熟睡十餘日僕不覺吐舌曰吾向與肯綮處以爲其人謹厚長者安分人也迺不知其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一至于此夫入深山熟睡十餘日此豈易得哉如（今人心伕不但起倒）以爲易請問肯綮自有此願以來至今行年六十（問難答）此願竟遂與否因與青岳大笑一座歡甚飲與勃然酒再數十行爛醉而別此不可不記俾肯綮千里如見恨不能奋飛也村翁又識

前一則名言後一則奇趣俱造絕品千古不磨

沈天士

跋同聲集

吳子初明示余同聲集五言古詩一卷唱和皆同人工力悉敵謂之同聲宜矣吳子屬余題一行余惟五言唱和情其摯於河梁才莫盛於鄴下精莫富於韓孟元白雖物感不一總以興會爲主興會（千古詩文之秘盡在此中）不屬雖有過人之才不能工也今觀數公之作不必問其視古誰比然皆興會還勃見於方幅之間所以曲盡其妙夫興會不易得而得之又如此其齊尤不偶然也至閻公有句見及初明移居自有

詩余俱不可以不和則亦俟夫興會之至而已金陸山傭杜濬識於昇州之一老窩

我作佛事淵乎妙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東坡之後先生而已　孫伯琴

跋季滄葦侍御贈序

往時嘗見滄葦文歎爲不易得頗猶惜其中一二語近錢秘書調秘書世所指名爲知文然下筆不數行便入巳調四六圓滑字句新異引據寬怨蓋難于單行非不知古文之宜單行也儉于本色非不知古文之宜本色也此其與不知者異與知而克爲者又異也自秘書緣貯巳如此矣况晚節末路乎予思欲効狂言于滄葦不知其巳久離故處矣今年秋夕滄葦與予論文以爲古文苗境必當以歐陽爲宗仰昌黎闢闔容有未化處予驚服其言如此將令濫僞之徒何以稱伯乎及覩辱贈此篇則益信其言之不妄也蓋滄葦近日讀書主十三經註疏近乎文章根極之地以知文章之道理眞故詞潔氣治則神行而奇秀以之生焉八君子中惟歐爲最近滄葦得之故構此篇簡括而有層折明淨而能組精騎之學古文者未見其能然也但題目若小大似以一篇歐文送陶淵明乞食耳

附 送杜于皇先生遊懶亭序 并詩　季振宜

杜子可以仕而不仕三十年矣一旦告別云將有京師之行予畢然予可以仕而猶不仕即以予之所不足而視夫天下之有餘者則其所足多矣而何以有斯行也杜子曰吾年六十矣將以遂吾嬾吾亦知其難也而京師有吾知巳是行爲不孤矣杜子之古文詩歌自公卿大夫以至童亂皆知誦讀而歌詠之而所求者一亭耳乃使六十老人襆被單行皇皇然求之於三千里之遠天下之大如此而曰知巳其難也獨如此予讀蘇文有送水丘子序曰古之君子有絕俗而高有擇地而泰者顧其心常足而巳杜子學者也不得其亭則巳既得之後吾知其心之自有不足者矣京師公卿不能具牛車者往往而有閔子之至必相與恭敬推挽求子之有所試而後巳而子固不仕皆非子之知巳子之知巳則不然矣我知子之歸也必有異故于子之行也既爲之序復系之詩

庭草發朱華白雲垂英英杜子攬我袂結束

遠行承平二十載荆襄屢用兵樀洲寨衛字卜居蔣州城俗子不相放垂老頗逢迎喜有素心人煌煌仕天京交貴貧與賤豈爲今公卿經營粮如巳俄頃亭崢嶸婚嫁慕向長洗沐偶稽生他日秋山裏當有讀書聲

好○語○可○歌○

跋如丹訣文亦九轉矣 李如楨

跋季天中寨外詩

世有忠臣功未必及民世有功臣忠未必匡主故兼之爲難兼之者謂之功忠之臣在今獨見季天中給諫耳給諫初爲曲突徙薪之言卒無燗額焦頭之跡士類悲之然其功鏤刻于天下匹夫匹婦之心而其忠終錄于玉門之睨入亦可以瞑矣乃當甘讒人猶有嗾其好名妄言者今從令弟滄葦侍御坐得觀南宮所藏給諫寨外詩眷深情亮節略無怨望之意然後益歎斯人忠愛性成無時不然覺唐魏鄭公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之語多一安排揀擇矣噫此豈得謂之好名哉

此○等○如○此○方○切○

予奪不苟法家之筆 陳廣明

書王奉嘗與王石谷諸札後

王奉嘗烟客先生之論畫如父老之談農桑而其推服王子石谷猶張橫渠一見二程子輒撤臯比其精藝可及其虛中不可及也嗟乎知己二字豈易言哉苟以未嘗學問之人作不着痛癢之語雖贊歎千萬口不入耳也必也作家相見勝己相賞口出之好有眞實不虛之讀且其情狀篤摯有骨乃爲快耳今觀烟客先生與石谷諸札子有不啻口出之愛意思蕭閒有物外之契此求之昔人雖大家名家如董巨癡迂所未嘗有也而石谷獨得之豈非千載一覯哉記余己亥客婁東荷先生知愛招携游讌殆無虛日自來鶴堂以至東園西田留連窮晝夜每于樂闋酒闌亦復詩文間作先生之左好良亦不減石谷之畫烏能忘之乃一別垂三十年遂不復再見聞先生在日每以爲恨即余又可知矣惟數年前曾一遇異公於桃葉渡再一遇藻儒于承恩寺隨荷枉訪敘致慺然約於秋深再至婁東一拜先生之墓亦復未果此懷何如哉茲

因石谷惠示此帙屬書其後循覽數過不勝今昔之感縱筆直書不遑點竄蓋余與石谷有同心云爾郁翁杜濬題於金陵之蕭齋時爲丙寅臘朔日

書後之文可誦者頗少惟昌黎書張中丞傳後事關節烈其文忼慨而壯京今則黃岡書王奉嘗與王石谷諸札後以誼切知己其文幽深而跌宕皆絕作也一篇之中舉奉嘗之眞賞石谷之精藝黃岡之至文胥不外是矣讀者不可草草黃雨評

𣶏雅堂文集 卷 書

回于公啓 辭聘修江南通志

恭惟云云茲際重熙累洽之期正逢偃武修文之運幅員萬里而如倍禮樂百年而後興而台臺期映金甌高標玉尺發凡起例余提虎觀之綱徵實采公獨契麟經之指春言翰累圖書之府必求卿雲選固之才九州箴非揚子莫為六合賦豈劉生可辦而乃過存老馬早背長途左顧陳人甘同棄物如不才某者曾何足收哉況已少不如人況復老於作客楚材晉用今非列國之時髮短心長久

絕封侯之夢古人孰此有百里奚趙充國之年舊學都荒無任彥升江文通之筆耳聾畫字目眩生花南北東西似逢生之莫辯視聽言動學顏子而已遲才學識三無一長生老病四途其半對鶴書而增愧嘆鼠技之真窮誠脉脉然思之乃油油以退也所貴知已在各有能不能自非聖人敢云無可不可與言及此尚慎其餘仁公視流寓猶吾人以老安為素志伏乞追還寵命別揀英儒謹藏華翰永為奕世之榮遙望崇階先申九頓之謝臨啓無任激切

此文當逐句逐字又合通篇一一細玩以意逆志是謂得之與時作四六天淵懸隔 曾止山評

右回啓家君口授世捷書之文不加點彼時仰窺至誠無飾所以奮迅若此不可不記 男世捷謹記

太守公文章伯也得此啓之翌日遣役相聞將枉駕敦請而家君已于昨暮為訪醫襆被入山矣越一日藩臬諸大人奉行制府意復有貢院之招家君以陡患暴下辭然慇知自若也 男世捷又記時為癸亥夏日

與櫟園公言黃濟叔所註六書

不肖濬蓬科無根日下又將浪遊遠離部下瞻戀依依也有久欲白先生者故人黃經濟叔生平嘗論定六書二十卷自謂頗極苦心嘗以求序於濬濬觀其書一正諸家蹐駮附會之陋洵為許氏功臣今濟叔死而其嗣子謹愿力田然廢學已久未必能護惜此書濬乙巳至東皐欲宗得之行復自念赤貧無家之人既力不能為付梓以傳又東西游走萬一放失其稿或久閉笥中徒飽蠹魚又或僕婢竊之以易餅餌則故人心血翻澌滅於吾手罪過不小踟躕而止茲惟濟叔既嘗辛交門下荷櫟園先生恩分不淺而先生又嘗深賞其篆刻之技賸以奇文以為直跨文何而上濟叔在日每酒酣則出以今其人謂周先生一代法眼品題如此誰復能易隻字者語次復及昔日患難相同一段情事則泫然而泣已而更大笑以為非患難不得遇周先生也夫以濟叔平日感先生破格如此則其死後亦必蒙先生悼惜可知悼惜之效誠莫若為傳此書蓋先生聲華位望欲傳則傳非若濬之有其心而無其力也錄是言之使濬叔有知不以此望之櫟園先生更誰望哉濬嘗竊伏歎先生古道獨行誼篤死友如向日於林宗太沖兩先生近日於孟貞于一與治諸老友之遺文皆不計有無表章之不遺餘力初非待人言之也則今日又何待濬言然濬僅能言則亦為其所能為者而已難毗足可也況此書是正經史嘉惠來學較文人別集更為切用先生以斯文為已任諒在他氏猶孜孜不遺矧濟叔乎今弟懇先生於東皐人士之便一言及之其書當自至又必其人非不悅濟叔者不然慮其為李賀之表兄諱子之宋齊丘也又其子孱而其弟鶩亦不可不知惟先生且晚留神則濟叔生平得附知愛之末為不虛而士之刻心述作者亦恃交道以無恐甚盛軌也濬嘗有哭濟叔二詩并呈台教倚裴率創佈此區區之心麻奏懇切之至

何減子贈求韓魏公葬董傳書 討前草

與王東皋辭代求優免房號銀書

承見足下代僕具詞浅感相爲之其中心藏之矣然在僕卻自有不敢承者蓋每年山房號銀固翁人所甚苦然而怯懾所爭又有大于此者若屑已尊人乞恩求免又恐失僕二十年來守拙安卑之面目杜詩而直尺非計之得者也夫存孫子能人山絕跡屏棄妻子翁然聚族而居此屋分屋則納租當差乃本等事孟子云往役義也是矣僕所苦者惟是計之不登以空囊如洗之人而取辦於倉

猝故覺甚難自今以往當先期半載節口量腹錙銖積之如數如色火耗分明雖有他故及飢寒切身皆不動此項一旦屆期吏胥到門即舉而付之此顛備之有道則亦不知有納房號銀之苦矣若夫一鋪十家輪當里頭催交莫非其事其勞費十倍折辱多端誠非人情所堪然而僕行年六十一今年當里頭幸逃身矣又十年而一輪則年已七十一矣夫以七十一之翁翁能任里頭之事奔走里門爲當世鳴騶擊鼓朝門催錢而催房號則不第其詩不愧而其爲老而不衰又可知也豈不甚幸乎哉惟恐不可得而乃求免乎况如僕者羈旅之人飄蓬泛梗非有先人之敝廬與唐代之口分世業世守而不可動也寒窶而來納廛而去所謂不知明年又在何處又何必過爲久遠之計子孫之謀而求優免耶且夫優免何謂哉謂優待故免非紳則士必其有職業于時者也若老僕何有而欲倖側于其間寧不有靦面目乎雖以寒門自先曾王父以至不肖之身四世列科目雖叨優免

然而其事已在前矣此其尤不當優免者夫不嘗免而免謂之苟免僕誠不忍因區區而易苟之名不當求而求謂之妄求足下又何必因僕之區區而近妄之譏哉極知足下不避念僕之貧省得一貲亦非細事若是者徒深愛我也然僕之薄福不識好不自今日矣翁記二年前泰興令李君嘗介吾友季滄葦請僕修邑志爲言云泰興縣志自王弇巷一修之後距今百餘年而遷先生合先生不可矣聞其議幣頗不薄邑中好僕者如季方石李

知損輩皆譏忭相慶以爲此舉可以救下民之窮矣乃僕徑爲書辭之其界訓誓如從來府縣之人一旦儼然言語則世必駭爲怪物不若求勝之素能言者而偏之于是向之爲僕喜者更相與咨嗟歎息尤僕之窮不可療誠哉自作孽云嗟予僕豈不憂貧者哉然而向之辭修志者辭其所不當承今之辭優免者辭其所不當免也此（論明白入）不在憂貧之列者也顧足下燃藏憫衷亦已其來而僕存其意與僕稱兩得爲則僕之論義壓晉而益高垂之永

不可矣

待評

與孫豹人書 戊午

豹人足下弟聞交淺不可以言深則交深者言深可也弟與豹人交垂三十年每憶得樹堂中之講摩寺闈竹下之唱和可謂深矣此其道義相勉顛沛相扶當何如也日前偶從友人所見一紙羅列時髦姓名其中乃有豹人名心竊怪之矣人莫不（奇想而痛語）幸而有不知已之知已莫幸而有知已之不知已今豹人不幸而有不知已之知已矣此時仰欲作數行用相砥礪旋復已因豹人安佚此哉彼其志見于憶昔之詩其行藏定于棄諸生之日徼日之誓吾信之久矣意其間有是也必且曰此言何爲至于我哉豈其以我爲不眞而試我耶一入其笠（今也無不勝紙合字可耳）則足以供彼之抵掌不待天下後世矣我其必不然如是則弟可以無言矣乃數日以來人言藉藉至謂豹人喜動顔色脂車秣馬惟恐後時弟雖不盡信而有不容已于言者然言而有作文字之意旁引曲喻連篇累牘華有餘而誠不足借題市名蹈文士之惡習弟亦不爲也今所効于豹人者質

實淺近一言而已一言謂何曰毋作兩截人不作兩截人有道曰忍癢忍癢有道曰思痛至于思痛（可畏可不可）（感人）而當年匪石之心惜然在目雖欲負此心而有所不能矣且夫年在少壯則其作兩截人也後截猶（悲夫）長年在遲暮而作兩截人後截餘幾哉豹人勿云非無此忧無由自達也向使豹人有危病廢疾其終無有達之者耶又勿云我第往而不爲今有寡（聲到極切處似無有一語）婦將行語人曰我往而不爲也三尺之童以爲欺我矣夫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深願豹人堅匹夫之志明見義之勇毋爲若人所笑則吾道幸甚弟將再拜以賀三十年古道相期（中有勇氣）必如是乃不相負耳弟之言止于此慎言其餘足下試思之

當時豹人亟欲用吾言而勢已不能矣吾故存之以明豹人之虛衷而吾言之未嘗遺拔劍觀者不可因是而以切偲爲戒也　豹人有送友人以史局北上詩云江陵相業古來無此等識量豈屬常調可以知其心矣　自記

與奚蘇嶺表弟

昨讀大作椒山集序發揮先德使人悚動便是奚楊合傳可以傳矣但僕竊有芻蕘迂腐之見以爲于世宗不必加貶且彼褒此貶不無著相大抵世廟一朝自楊新都去國後繼而相者無一端人嚴嵩不必言即桂州亦多破綻然而當日朝廷尚自威靈者以舉小人不過爭榮固寵黷貨自封而主上大權獨秉誅殛不貸此所以始終四十六年仍不失英主之名也若謂太阿盡歸嵩未免過抑矣

夫子作春秋定哀多微詞後世樂毅不諫燕王猛不忘晉僕嘗撫卷流涕況三百年祖父長養之宗國光祿公靖獻之本朝尚與作者少加點易元稿數行即全美之文也蘇嶺學問中人故僕敢以此告之若彼滔滔何足語此來廳妄言必如此方是眞正弟兄朋友揣知已不以爲咎也如何

蘇嶺得此札立改元作余服其虛而勇不可不揚其善若書詞隨手質率脩畧固無取焉　自記

此札萬言所不及　宋酉庄

復屈翁山

僕知足下久矣蓋古魯仲連之徒而僕之同調也兼知日者足下客廣陵所與游處有甚好僕者亦有甚忌僕者夫好僕者之疎不如忌僕者之密意足下之耳必多忌者之言自分長與足下未卜定交之日矣乃茲者歘然相求以大集序言見委竊書造門再四而不厭而且書詞之婉稱謂之謙若魯直之于于鷗如見所甚畏者則是足下不但不用忌僕者之言亦并不盡由於好僕者之說特達

相知不隨流俗其明眷之識有過絕于人者也夫士貴有骨耳然無識之骨剛不得中不當剛而剛當剛而不剛於世無益也昔魯仲連先生惟其負絕識而後有真骨彼其不肯帝秦足其骨也其云梁未覩帝秦之害則其識也方秦昭廣王時去始皇尚四世而仲連獨先見帝秦之害其言如此豈第梁秦一時之故哉蓋已舉異日始皇并天下稱皇帝之後恣睢暴虐阬儒焚書築愁築怨人與爲怨家與爲仇之情形一一灼見之此其識爲何如哉是以一發而得剛中合乎易象其骨堅凝奇秀橫亘于古崭然爲人心世運之所賴緊其識則使然也今足下負識如此以小推大則其骨力之所至將不繼武古人歟而世俗齷齪猶以肉妻之末節譏之夫不是其歸儒而反非其逃墨徒見其不樂成人之美而與忌僕者同科也何足爲屈子累哉有友如此誠使僕焚棄筆研則已如尚未也則不序吾翁山子集而又將誰序但懇足下少徐之俟僕一日游山水快意時縱筆疾書文不加點乃

爲合作耳滄白

論魯連最確行文更遒宕餘溢爲波瀾真作者也　金孝章

補觴說 隱君諱志岳休寧人

文山吳隱君旣捐館一年其季于貫勉尊五氏始來于余一日改容再拜請于余曰維不孝先人有未警之言爲人子者不敢一日忘焉余問言云何對曰先人在日嘗呼不孝而語之曰小子識之爾父但願得如爾祖之壽足矣加多則踰不及則忝吾不願也他日數言之不孝耳熟焉而獨心以爲益是至百齡豈多乎奚必如是而止耶蓋吾祖享年七十七而吾父行年至七十六私喜彌年而躋

祖算使人稱之曰父子同壽無難矣乃不意卽以是年乙丑季秋棄不孝孤也在先人無所恨而不孝孤淺用疚心何天之吝此一朞使不孝孤竟不獲斑衣百拜奉七十七歲之觴覩吾翁之適然而一笑也今丙寅季夏十九日是爲先人懸弧之辰不孝謀于是日抑哀巾慶曲遂先人平生之一念用毋負小子識之之一言不識古訓有此乎余曰古未有此也然而是擧也聖人之所不禁也孔子曰之生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爲也是故制爲明器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是罔然矣然而又曰事死如事生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又何也蓋記有之先王制禮使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夫賢與不肖豈同類幷論哉賢者少而不肖者多賢者常過厚不肖者常過薄聖人之意特用賢以制不肖以爲賢者猶不敢過禮何况不

肖者敢不及禮乎其實優異賢者不有過厚何以矯過薄之失乎江河不返則人道之滅久矣屈原申生亂臣賊子之藥石也伯彝叔齊莊蹻柳跖之刑罰也蘇武洪皓蒙面忍耻之鈇鑕也聖人于此有微權焉是故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于人終無已乎似乎尤子路之過矣乃子路出而夫子卒以歌者爲非是則可以知聖人之終誠人之尚薄而終許人以寧厚賜抑而心然之於此可見一端矣故曰敎擧以崇禮薄者

不知也烏有事關君父而防其過厚者乎今子之補觴先人葢本于至厚庸何傷矧有嗁昔過庭之言此其尤不容已者也不容已而已之以此爲俯而就聖人必惕與而寘不與以爲不逮吾意也尊五日然則當何以將事余曰在禫小祥而練練則可以假借一刻之權暫釋首絰腰帶和氣婉容過膝而前蒲伏捧觴仰觴木主長跽三獻至于逝者服玩自從其吉陳設粲然衣冠之外如子先人生平好書則陳其所讀之書生平好善則飯以仁者之粟旨酒思柔而琴瑟在御既醉既飽油然而過哀與樂半其謂是乎過此祥琴未聞治命則醉而不觴可矣是爲補觴說以慰吳子且以風世云

根本經術關繫綱常之文如此何仵有點腐氣板樣直令讀者心服而已 吳雨若

經權異用而同出惟夫子知之所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孟氏已不得其指矣考亭泉山都從門外過 自識

吳文山遺像贊

是翁也十年之前余再遇之於閭里輒屬目焉初見其翼然而趨以爲莊士也再見其穆然而思以爲文士也今覩其遺容卽向之所見而益得其爲人則魁然志士也夫其內行淳備矣而又熟誦先正之文第其甲乙足以知其析理手錄四唐之詩未嘗妄作足以知其行恥也焉識而於十載之前而知名於十載之後正老杜所謂於我故人遇而衆賢維季則又交在紀群父子也

圓睒精徹如珠走盤竟可抵一小傳 黃行夏

楊忠愍公像贊 有引

嘉靖間主聖臣愚邊烽卯至兵部主事楊公繼盛抗疏論馬市計誤詞氣壯烈本欲爲國立廿陳之功蓋是時火篩盤據河套漸爲封豕長蛇此公之所以蒿目腐心也及疏上嚴嵩諱公知禍本在廷故他日再疏首擊嵩（看得透）若擊嵩而勝則請纓繫之矣惜乎公不勝而遂死也（赤心一點血托出）公死百餘年雖兒童走卒皆知仰慕然未有知公之所以用心者會公四世孫聰福房濟炟公遺像展拜之次謹以此意繫之贊曰

鐵死嵩存主憂臣辱急則治標盤在其腹庚戌己巳舉朝條條臣實腐心敢愛臣骨於鑠皇輿誰蝕爾轂再擊而內居延鬼哭（千古恨）內賊之壽外賊之禍爲朱雲劍爲太尉笏凜凜生氣至今在目

舉千萬人不及此只是留心國家事久不獨才識絕倫　李呆堂

靈感頌 有序

歲次乙丑建子月客有傳示關聖帝君靈感記一卷者客按帝君乃漢前將軍壯繆侯（繆二字古通用非下謚）也觀秦繆魯繆亦稱繆可知然關侯終當改謚忠武帝君乃近代封號天下宗之容豈得而獨異惟行文從壯繆較爲古雅且侯志也是編紀是年七月感應之顛末謹伏讀終卷作而嘆曰甚矣壯繆之學實得孔氏之傳也嘗論壯繆與吾夫子有三同焉夫子爲東周壯繆扶蜀漢一同也夫子作春秋壯繆好左氏二同也夫子之學主仁壯繆之學主天理人心夫仁者天之理又曰仁人心也則二而本一三同也於戲天理人心舉壯繆之生平居心行已盡在是矣而神明之後又以此陰求天下士意必代不乏人而獨非今人之所急豈容易得哉乃始得一人焉爲吾友朱裔三氏裔三貳守江寧逾三年客以無家流寓于裔土將五十年凡裔三之政無一不親見其奉公也勤而廉其治民也惠而義其行已也和而介其接物也平而愼可謂循乎天理而即乎人心矣

然蕭二落落穆穆未嘗矯然自異動容鼓舌用自表襮也而壯穆在天觀照廉訪得如之深于是錫嘉言以旌異之與良子以報稱之而且見瑞夢于賢守以明其至眞得隹音于同日以神其感應則信乎壯穆之仁同符至聖皇皇汲汲日以天理人心望天下而于是乎舉一以勸百明示天下以光祖考裕後昆之道也豈有不翻然勃然者哉乃稽首拜手而爲之頌曰

煌煌關侯震古亘今平生所學天日人心佩以律已亦以同人人憂嗣續毋聽于神神亦有聽天道無親惟善是與陰隲下民維朱司馬猶其德音帝命掌夢告（音谷）以艮辰爲熊爲羆爲球爲琛惟心是寶而滕斯珍福固已求鑒孰匪因乃如淑世莫如忠臣（侯與曹操書云日在天之上心在身之內而拘儒執以爲厲作不必然矣）

天理聖學以一人一事發之幾無剩義矣非通儒名筆誰能至此　黎協齋

朱太孺人行述　辛酉

自古聖喆立言在天地間恒必俟世有其時有其（不但十三經即杜詩亦然）人有其事與之相符合而後其說益彰蓋睿從蕭三朱先生讀其所述節毋費太孺人懿行不勝歎服竊謂其節孝之槩見於小德者未易更僕數而要有其大德爲之根本所謂符合於古聖喆之立言者太孺人有其二焉此二者衆善之原而百代之紀也其一合於曾子之言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以論

古之大臣受遺託孤之道而闔德亦有之易曰臣道也妻道也可以知其同矣然託孤者必有孤可託從而撫之以光嗣續之謂也今按太孺人獨不然年二十五而孀卽欲身殉太翁而堂上姑諭以立嗣大義勉留之顧其時孤安在嗣將誰立茲如（史漢之體）也叔氏有二子或諸太孺人可以撫其一太孺人慨然曰立嗣不以序必啓爭端非所以慰地下也蓋越十一年長房舉次子然後太孺人亟立之曰是眞吾子矣今蕭三先生是也嗟乎立嗣之法自

春秋列國之諸侯屢以愛憎釀亂馴至後世亂朝（此一段文字勢力直闖馬韓而獨見光出其上）不必論卽以漢唐宋之盛在廷元老不學無術定（非此不足以傳太孺人）策之際猶議論紛紜不能枘一孰若太孺人之一言斷黎如山不可易乎家國一理此其識量非婦人也而且寧需之至十一年卒得賢胤以報君千（黃一雨一文容）意者先賢所謂可以託孤必如是而後足以當之歟其一合於孟子之言孟子論良知惟是知愛其親知愛之外不知也親之愛巳亦然大哉不知乎（洗發孔出一層）夫知而不言可以作僞渾然不知乃純乎天矣吾

讀喬三先生之述太孺人曰在先母不知雯非巳出在雯亦不知非先母所生不覺掩卷三歎喬三先生之善述其親所謂是母是子矣豈非從至慈至孝相見於心源滙合一塵不隔之地洞然見此（精絕）兩不知他人雖百千言不能形容至此也吾見同是爲母子者往往徒以嗣之一字各懷一知而不（若蘇子由論）言以相遇夫內實知之而外飾以不言內外不一面目自反性天安在然後知必兩不知如太孺人母子間始可以慈孝許之也說部載陳季方述其（引得極切）父太丘長之德譬之桂樹生於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臨不測之深上爲甘露所霑下爲淵泉所潤桂樹豈知有泰山之高淵泉之深哉斯言也可以喻太孺人母子間之兩不知矣蘇前之合乎曾子者足以見太孺人之卓識定力乃節孝之所以本蘇後之合乎孟子者足以見太孺人之純懿至性乃節孝之所以成其他美不勝書皆在範圍之內耳容故謹書其後而發明之俾天下後世之言節孝者知求諸此

談經論史歸于至精開國承家歸于至是人以文傳文以人傳 黃治先

識議高出千古却無一字不卽乎人心此中何處着餘子 顏初陽

季夏傷足入冬未瘳伏枕之日久矣然推枕而起罥囊從事尚自可危故往往倚良朋惠顧則推枕而起有客說新聞則推枕而起間作小詩一語稱意則推枕而起此其所以有推枕吟也第傷足之後此詩之前七八月之間篇什尚冗襍未及錄適因童子錄旬日間近作成此一帙故人見之謬相歎賞以爲山水間氣象有不可磨滅者慫慂刻之其然豈其然乎時爲乙丑長至日半翁自記

推枕吟 乙丑

塵齋杜 容

乙丑季夏傷足伏秋歷秋未瘳屢荷素園見顧殷殷偶留小酌限作二律仝用知秋二字君詩先成依韻和答

吾道危如一木支誰憐雙足數還奇音幾呻吟轉側今何地跛扈飛揚彼一時同調相期金可斷異方多故藥難知留君小飲余先醉爲愛西泠七卷詩

濯足空談萬里流朝昏惟守戸庭幽故鄉久別務思奮好友頻來不帶愁白髮丹心千古意黃花紫蟹一年秋何時造爾能扶杖不美乘車馬少游白髮丹心用素園贈余七十庭聯句

越二日素園載酒過豐詩謝之

故人相報何其速擔酒如澠過草堂滿意千錢纔紫蟹稱心三市選黃羊借來僧廚能揚觶侍立童清解裴脊酬酢從今誰肯已須烹石儘酚天漿

十月十日鉉升載酒飲我于病榻練江南

枝二詩稱借至

擬上籃輿散百憂素交排闥且淹留情親各出三
年字身老尤憐一日秋（明日立冬）客舍自晴黃葉雨鐘
山不動白雲遊待螯快飲歲今會大有齊盟在後
頭

二

故人不見自春殘直至迎冬囍一歡慙愧移尊兼
褒優慇懃合藥且還丹籬東賣有花三朶郭北空
栽竹萬竿（時傳司天臺上種竹萬竿）盡日仍携餘興去（去登所淸北莊）

（閑云）登臨極目轉須歎

送秋之集再同銓升漸江南枝用知心二
韻二首

塵埋秋盡幾人知我友南來若有期三徑先冬常
對雪（荒寓名邊雪亭）一尊卜晝亟乘時情高弁設伊蒲供
韻勝兼吟島可詩自顧半人同鑿齒彌天四海竟
堪嗤

二

終朝抱膝不成吟酒茗同歡任各斟栗里黃花相
問少孝陵紅葉向來深書書未究三餘業伏枕
空勞九塞心莫恨征鴻霜後杳遥遥至日有佳音
（問卜許至後全愈）

又疊知心韻

少昊西行有別離草堂高會及良時年年祖道身
皆與歲歲鄉心老漸移三徑寒花彌妓好五原秋
草益淒其蔡槎博望曾貽杖記得探梅仔細支

二

采藥題詩正苦吟誰憐楚客在楓林摧敲勢盡愚

幽侶剝啄聲殘得好音雨後山傳無本句（賈島詩清秋雨後山）
霜前雁叶伯喈琴長千秋色何如此共向橋西
惜寸陰

登燕子磯亭（和愚齋韻紀昔游情事以下四首皆然）

翩躚燕勢復岧嶢宿漿來登散鬱陶天末雙丸
赤白望中一氣接金焦鐘清野寺摩殘壘烟鎖江
門上晚潮此地不須添感慨但將今昔問漁樵

弘濟寺尋蒲菴

幾度維舟訪老僧巉崖拾級又來登飯抄雲子三

春白茗瀹秋江萬里澄長恨南朝沉鐵鎖何如西竺引金繩元知世外多奇士高築詩壇祀少陵（蒲公欲于山中建一閣祀少陵）

再依韻和燕子磯作呈愚翁

憶昔携壺上石樓眞山眞水作眞遊山疑紫閣峰陰礴水入皇天蕩裡流漁笛淒清橫柳岸樵風寂歷起漁舟短篷再往尤宜雪一片奇先健筆收

燕磯感舊 有引

歲在辛巳余年三十有一東游鹿城荷諸同

人餞送于燕子磯者爲四明薛千仞（時年八十三）內江范仲闇秋浦劉伯宗吳次尾莆田林茂之桐城方直之江寧顧與治雲間張友鴻貴竹楊愛生方外則道開僧先紅裙則崔未鶯李淡如卹客不記今無一存者和韻之次緬懷疇昔再成一詩亦可以知余之老而無賴也矣

坡陀山半詰飛樓壯歲曾叨餞遠遊彩筆雕弓俱氣象美人名士各風流暮帆遥指青山映夕照斜通白鷺洲惆悵一時消歇盡獨張老眼望難收

寓山堂論詩

吾徒絕口塵中事相聚焉能不及詩敢慕匡衡能結主惟知蘇武是吾師（少陵詩李陵蘇武是吾師）白衣化狗雲飛疾碧落書人雁過遲景物蒲前皆作者等閑收拾復何疑

二

孟氏忘周欲王齊生平所學是何詩田完有世寧曾論莞仲爲人豈易知雲漢遺民殊鑿鑿春秋繼

作亦慇懃只緣錯答宣王問無被褒揚杜甫嗤

幽棲寺和蔡鉉升韻自紀昔遊

幽棲不愧世尊居破草猶傳晉代餘孤日烟深緣谷秀雙峯青露賴林疎客開且摘菩提子（山產樓子）僧老兼緒孔氏書（鐵漢）直待桃花開口笑重遊指點畫眞如

爲陶象庭將軍殉癸未寧前之難和東坡先生元韻

杳山師潰國無門憤切戎衣點淚痕自是挺戈無

反顧羞同坐甲有成言黃沙塞冷靈旗遠青史名
高廟貌尊七尺豐碑誰解作揮毫吾欲表忠魂

輓曹秋岳侍御四首

君才丁丑盛文章壬午論交在帝鄉一別再恭雜
涕淚兩登八座亦淒涼隴頭水咽疑人語粵嶠猿
啼斷客腸指點昔年遊宦地不知何處不沾裳

二

知己相遭不待尋龔孝升曹異撰有同心一時許我
詩追古何處招君問在今古詩無問徵在今倦圃神遊披
祕笈發車夢斷暢幽吟自慙三載空癡長余長公三齡
猶鼓鍾期死後琴

三

昨年同客金陵久衰衰相逢此度多木見新流盈
又泗山驚舊峙翠難磨縷金康樂顏爲謝擷秀崆
峒李變何近喜乘時公有子遺文應不付江河

四公寄余手札幾二千言意欲余文勿輕與其札久授梓矣

日日論文意未宜還從別後寄長箋請稷策點餘
何用諛墓金多但可憐紅板橋頭重握手南倉濺

戶幾迴舡元支罷刻關天意猶感忠言到九泉公欲刻元文用余言而止

送吳舫翁遊黃山二首

告行皆北去翁獨向黃山杳與風塵絕深尋禰鑿
閒驚奇應再拜琢句必三刪大謝遊何處方茲乃
閉關

二

幾螭靈山展蹉跎四十秋丹臺初日湧黃海白雲
稠猿鳥看人賤漁樵入界幽君歸先報我將擬作
菟裘

懷山堂論詩之作余既成七言近體二首
矣而忘其限體限韻也于是補之

詩友城南合蹣跚我亦來放懷談五際痛飲過三
杯草色哀難起花魂去未回何年栩地軸夢破一
聲雷

二

唐詩三變後吾意止中唐過此風斯下其他還可
傷含悲生石闕積憤滿青倉閒氣惟忠信西臺發

古香。（宋詩以謝翱爲第一以後無詩）

試杖戲作

今朝初試杖行步尚欹危重把方相得輕憑且莫支雪中容畫字花底待尋詩欲問前村酒青錢挂未遲

二

今朝初試杖爾杖意如何騶衍談三足封人笑一多村知堪倚仗趣亦在摩挲却恐身強健相拋愧匪他

三

今朝初試杖杖國是何年竹性同麋鹿（麋鹿竹杖）花時拜杜鵑甘隨東郭履不傍精朝叢甚覺爲龍易何須慕稚川

左丘明作國語太史公作史記皆以貧病鬱鬱發爲文章遂爾傳世先生偶然傷足其詩如日月經天不必因此而傳然誦伏枕諸什奇情異彩洋溢紙上豈獨病不能困翻因病而詩氣益雄格益精句益秀余小子莫測其所至矣

石城後學蔡堃謹識

杜陵七歌

序曰七歌各一題以其爲何朔間先後所作故輯合成卷謂之七歌非敢上同于子美先生也

癸亥浙秋日鍾離杜容荼星識

一　杯歎

老夫愛酒兼愛杯生平羅致逾百枚于闐之玉不可得駭雞之犀何從來哥窑定窑談不易醉紅雞缸走權貴匠手爭誇天寶齋不貪豈識金銀氣我所好者祗是宣德成化嘉靖萬曆窑溫潤銷魂可

人意啟禎年間眼稍想不論歲月論款致譬如清便洗洗美少年何必求其出上世說在壬戌之小春延陵詞杰作主人一杯宛轉絕可喜酌酒半兩剛停勻其下覆手素無文回青花葉中繽紛小兒之拳執大小只如季雅還三分老夫量在下中耳飲此十杯從醉矣因向主人乞此杯欣然首肯情何美受杯輕籠袖裏准擬明朝獨酌有妙理誰防此意天已知旋將一石橫路陂擠歸昏黑誤踏石一跌非同少壯時觀者驚嗟老夫坐老夫未破

杯已破逐來恨恨意不平邊雪亭中枕書臥旁人來勸老人着跌非等閒但不傷殘即可賀何故翻爲小物愁違者如斯無乃過我言君不知我心我豈不見俗兒酒器直萬金列櫥編識分古今我嘗鄙之不若禽我所悲兮英雄不得志虎嘯鷹揚流水逝一卮弄酒何負天亦復抗之教破碎坐使吟詩作賦興索然眼見斯文從此廢吁嗟乎嘗聞嵇叔夜徐景山酒盃酒鎗亦已傳誰之不如劉二子一杯到手便不堅又聞舒州杓力士鐺李白與之

同死生白也愛杯至於此豈得老子獨無情又聞岳忠武思量痛飲黃龍府秦檜當前即石頭一跌灰飛淚千古所以卞生泣玉不泣足何況所泣兼非玉凡今之人誰可告谷乎聊將餘恨問情人譬似紅粧人室新羅襦未解腸先斷欲續鸞膠詎有因

片蓆行

南陽朱季眞好奇攜魚載酒來西枝村西名枝西枝村翁年踰耋摩娑老眼顧而嘻呼童煮魚自煖酒添出竹箸速砂卮兩家兄弟兼一我五人相對無差

池始者魚鴨繼鯨飲朱生氣熱余齒冷張儀舌上
李陽拳此事堪嗟亦堪哂下酒寧須班固書飛丸
幾碎劉惔枕忽漫階前衒吽牙何曾壁上蛇懸影
朱生談此大聲疾呼惟恐余不聞誰知感動高天
雲雲頭數點雨灑塵俄焉滂沛如洗單此時朱生
欲歸十里洛澤蓋莫假欲住貧家無幃多秋蟲暮
天相傾徒紛紜誰知朱生有奇智邊雪亭中席蓋
地忽拈一片頁而趨從後望之似丁字道旁觀者
如堵嬌羣驚此是誰家郎兒童追逐壯夫笑笑者

愈多生愈狂杜陵老人笑笑者笑伊所笑全非也
逢萌昔日戴盆歌世尊蓋頁茅一把此意料伊那
得知我縱言之不如啞請伊但照清冷池請伊但
對光明鏡頭上風光奇復奇如何不笑無靈性若
有人兮枉我盧遮頭黃蓋深丈餘睒睒瞯瞯誰不
見如何曾不聞軒渠而乃蚩蚩笑片席顛倒是非
迷黑白旁人錯道蘆中人昨日今朝同拂逆蘆中
人道不書然今月唐裴昨宋范泚今不要讓上美
人頭亦不屑云火攻出下策但問先生亭上此席

復幾何待我雨中來作客

蕭生可賀行

城中曉出童子榜老夫臥穩無思想關心獨有一
蕭生日高試遣平頭往平頭所見與我殊歸來反
命何囁嚅似嫌不得不可說謬付吾道同凡愚不
知得之第小喜明年館穀必豐矣不得非徒不足
憂擺落瓦石存琳球蕭生文賦才俱健蕭生孝友
德俱優在昔家聲盛幽薊不辱漢朝丞相系乃祖
錚錚鐵脊梁伯閣先生眞砥礪人日尋梅顧子家

酒酣淚墮聞悲笳嶺南師兄祖心大師亦激烈是日感
動天雨花是暮大季以此貽謀貧復貧飢驅逐隊暗傷
神天下何曾有考較腸中不是無車輪只今報罷
生豈頭刮磨灑濯一番新不失其身好將毋無忝
爾祖方爲人東海蕭生且安坐隴西都尉門前過
聾俗蚩蚩賀滿街惟有蕭生眞可賀

謝夢行與吳公

周官六夢雖具陳樂生談夢必有因豈知無因亦
有夢延陵夢我西入秦白頭結束不知老一時人

馬同精神歲干懸黙支閣茂大淵獻月天回春提
壺孜孜來備述使我意氣忽復新襄陽樊川本一
家源流南北猶通津北歸輾轉畏韓鼓當年子美
徒酸辛今我何幸去堂堂咸陽無火烝有塵紛紛
原夢說不一或言秦相余同辰霸圖晚節繼莞趙
不負平生七十身我言此說且未是酒酣起舞歌
車鄰漢官威儀本關內此夢應在襯其眞題詩謝
夢切思報子卿八十圖麒麟

醉歌行呈尚公

先生逸與名燕吳園居彥弟仙人都高臺廣池面
勢殊文意四啟涼颷俱茶香直繼陸與盧其人學
富而道腴張筵列座咸歡娛臑熊炙熟出須臾旋
炰霜鷄烹晨鳧山毛水錯交第鋪西海飛鱗不敢
遁秋橙點湯酸且酥餦餭粔籹那復需羅列果榛
及笋蒲米羹宜簪爲盤盂既豐且潔疑兵廚盃中
之物天下無瓊糕玉蕊氷雪膚烏程桑落方此盧
蘭陵下第皆其奴曹公莿蕑戒弗飲甚日一欽盡
一壺却問收藏展畫圖甲乙可否仍不誣王郎家

任莫愁湖多才多藝妨工夫小呷亦復聞歎呼主
人量大可百觚觀者嘖嘖公揶揄似言今日唇始
濡杜陵埜老老更迂嗜酒爲補心血枯況逢絕品
容巳乎飲酣說劍鳴伊吾醉歸頭白無人扶

讌徐氏水亭談次酌酒與曹公歌

與君到處同盃酒蓬戶朱門無不偶公執𢭃謙我
任眞陪貳恬然居上首故人復此特開筵水榭東
君俱好友楚畹風蹤細細香秦淮潮滿沄沄走籬
勺蘭漿笑啜醽六禽四膳嚼烹狗輕綃合座列羣
賢祼跣一軀驚老叟飲酣懷古兼憶昔朝市有誅
恕花柳風流掌故與誰論惑溺僭尤常自數當年
比屋貯嬌娥此日高樓夸糞土錦囊歌管竟吞聲
長袖舞衣今見肘非無若輩慕前嶽效擢未覺東
施靦郎此升沉盡可知焉用紛紛多可否誰談獵
上張兎且誰誇龍虎甘淵藪馬肝不食已無味雞
塞多蹊須謹守惟有糟丘永不騫惟有瓠尊眞不
朽何當𢭃續上元杯共醉中秋冬至九月公飲自元宵居器
癸午

衡水梨歌　謝東趙子

異哉此梨佳莫比不產交河產衡水淺掐先驚雪水流深嚙詎數蜂脾美吾聞哀梨畏烝食用違其材物之賊一片氷心托玉壺正索解人不可得

七言古推少陵先生第一今茶村先生豈可寘第二世有具眼細讀此七歌自知之無俟贅談也　汪巽三評

淡處益見其味厚放處益見其法嚴激切處益見其閒雅無窮讚歎如以一毫置於泰山乎　汪叔武評

無他技堂遺稿十六卷

〔明〕蔣臣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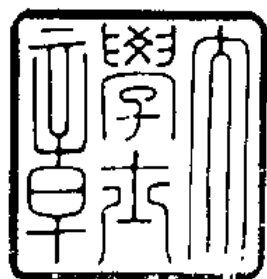
清康熙四十九年蔣于湄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序

余自承乏史館以來繙閱有明事甚悉至其末世未嘗不掩卷歎息也當懷宗御宇厲精以求天下之治在位者多非其人行間大吏務縱賊以為功中朝士大夫爭以門戶相傾軋罔恤國事當宁慄慄以社稷為憂而一時文臣武弁方務以娼嫉相攻擊國事遂不可支矣此草野布衣所以感激流涕慷慨陳言而不惜披肝瀝血觸犯當塗之諱也夫豈得已而不已者哉吾鄉蔣誰菴先生其特著者矣先生性遇敏能文章少時為名諸生 心當世之經濟雅屈於有司先生不屑屑也時詔 賢良舉以先生名上遇執政者沮之不果朝先生自是益不求聞於世而大司農倪文正公以國事日急聞先生多奇計復薦於朝遂召對平臺先生策足兵裕餉指斥時政累數千百言一時震動天子為之前席即授戶部司務旋晉主政方思盡其所學而國步已改易矣先生誓以死殉遇救之者不得死間道南歸而終老於浮居閒嗟乎士之當其所有不得奮見於治安之日而欲轉移於垂敗之時此自古豪傑之士往往咨嗟而莫可如何者也吾是以悲先生之不遇然以草茅卑賤上書九重天子排眾忌而獨沛其恩雖不克盡展其所學抑不可謂非其知已先生之欲死其君宜也其不得死而老乎浮居吾知其心有獨悲者矣然則先生之節義固足以昭垂於不朽又何必以不遇為憾也歟歲之戊子先生之孫瑤滋崖西以先生文集來求序余因感夫明季之所以亂亾歎先生之不遇而高其節故備論之如此至其文章之雄博奇肆爭衡賈董則磊齋固已詳言之矣茲不復云

告

康熙四十七年歲次戊子季春月同里後學張英頓首拜撰

序

士君子抱不世出之才際遇非常垂功名於竹帛被
聲詩於管弦史册所傳侈為盛美往往在於闢門旁
求諮訪徵聘有非常格所得拘者然則資格可以致
中人而不可以得奇士雖其時為之亦上以名求而
下不以實應也故夫時當末造未嘗不生賢知才儁
之流文章可以華國經濟可以匡時而使之紬於遇
或偶遇矣而不得盡其才其磊落抑塞之氣無所發
抒託之詩歌文詞以自鳴其不得已之思則又資格
限之後之讀其書論世考其志撫卷三歎以為是

有天焉非人之所能[illegible]也有明之季國步日艱在廷
諸人率由科目常格類多迂疎罔裨實用超然傑出
之奇無聞焉久之人主益厭薄其册為於是大破資
格倣漢唐已事及國初故典兼行辟召思得殊尤卓
犖之士與之振奬扶衰揩柱國是一時稱學經濟老
成碩畫咸思自奮以應一朝之曠典乃二三執政及
公卿大僚狃於積習多方沮抑其與是舉者不過付
之吏部授州縣之職聊以塞人主意實不欲究其用
龍眠蔣誰菴先生其一也先生為予執友至性肫篤
少即穎異九歲能屬文長而讀四庫書目數行下每

一落筆不假思索輒數萬言其才殆不可一世雖壇
文社爭得先生執牛耳為快總角補博士弟子員試
輒冠軍既而九入棘闈不見收最後為王李二主司
所知先生益成憤入居留都聲名藉甚時則大司馬
吳橋范公撫軍道鄰史公及先君子輩稱同好訂生
平交屬宇內多故寇禍燎原先生一室而負四海之
志山林而懷廊廟之憂大司徒倪文正公聞其名遂
用特薦召對大廷持籌兵餉為足國裕民計獻鈔法
萬言書當宁為之擊節太息欲大用而忌之者衆僅
授戶部分司先生亦[illegible]以屑意屢上書攻府辨論其

紕繆譏彈其固陋執事無以難也在司未朞月疏陳
鹽漕諸利弊纖悉備至勒成一書皆可舉行冀以紓
主憂而勤國恤乃文恬武嬉玩日愒月積久而事不
可為居無何而滄桑告變矣寇逼都城君死社稷先
生詣彝倫堂自經縲血殷然適有人解之得不死自
此遂無意人世事間行南歸披緇學道精研釋典居
禪寺者十餘年卒老於長干寺所著書幾等身以流
離播遷散亡過半存者十之四五嗚呼先生既知遇
於人主使得稍有所設施則國用可充軍餉可繼太
府不至匱絀寇且不難旦夕滅乃不幸而時不足以

展其才位不足以顯其學區區以破衲終其身以冇宋謝鄭諸人後死畢其志是可慨已先生伯子潛伯才名冠江左交遊半天下與予共研席近十數年思以一第慰先生而困於諸生退而偕仲季弘仲憲畝搜輯遺書藏之名山而年俱不待今其文孫瑤滋崖西能讀祖父書每秋闈過江謁余執弟子禮甚恭余於龍眠蔣氏金闈三世因得盡讀所為詩若干卷文集若干卷俱為校訂付剞劂以成乃祖乃父之志世之覽者讀是集想見先生之意氣激昂丰裁嶽立負經濟而蹈節義與謝鄭諸人並垂不朽是則先生之所為不死也異日輶軒採風上之史館先生雖未及遭時遇主功名著於鼎鐘詩歌薦之郊廟然廻視向之矜科名脈賢路者誤人家國生則靦顏沒則飛灰煙滅姓氏不傳於里閈或更為人所指摘而先生之光已不可抑沒如是則其為人賢不肖何如也余為述其梗概以復於瑤滋崖西兩世講其以余言為不謬否

皆

康熙已丑仲秋月上浣之吉新昌年家世姪黃六鴻子政氏頓首書於金陵之里居時年八十有一

序

從古經術湛深以文章維世運擅膴代之才著名當世不能竟其用致遺千古之恨者漢則爲董賈唐則爲李杜武帝舉賢良方正首策仲舒以尊周孔賈誼當孝文之世狹小漢家制度思取而張大之至歎息慟哭非空言無補也一老於江都一困於長沙今古惜之何遇之窮哉唐取士以詩李杜不舉進士少陵獻三大禮賦落筆中書堂學士堵牆而觀之供奉賦詩殿上傲睨人主之前雖極一時之榮終不能盡其才以大有爲也然則布衣而談經濟片言動天子

之知拔之儔伍之中　之治安之術因勢艱危措施未盡陵谷既遷勳名寂滅此其人用雖未顯於當時名豈久湮於後世哉吾讀誰菴蔣先生之文不能不惜其才而悲其遇也先生生而穎異幼執經先王父之門八歲能文九歲試於有司通六經大義旁及史漢左國韓管諸書先王父以神童目之稍長博極羣書詩賦古文詞落紙驚人留心當世之務好爲董賈經濟之言馳騖於莊老百家貫穿於濂洛太極叢一代體用兼備之大儒也先生以天下爲己任人亦爭以公輔期之顧久厄於制科已不啻李杜之在唐矣

方是時有明國步集於苞桑天子銳意用人思傚辟以得奇士一時公卿爭相汲引羣推先生爲儁於繇終格於成例先生憤大臣不能體天子意爲當世得人詳稽皇明寶訓一統志文獻通考等書輯爲舉考三卷伏闕上書語侵執政拂衣歸栖心竺乾之學不求聞達於當世矣會國事日棘邊寇交訌倪文正公薨計相持籌無策素聞先生有奇計薦之上先生闕未嘗識文正公也先生居長安陋巷一日九重出尺一詔召先生平臺召對先生指陳時弊爲籌兵足餉計娓娓數千言傾動[illegible]顏爲之前席親出筆札記之

拜小司徒行大用矣先生首以鈔法舒國用蓋將盡出所學濟時艱以報主知今讀其召對恭紀漕鹽變通諸議鑿鑿可見之施行不殊董賈之論也惜哉神州陸沉鼎湖上昇先生誓以身殉闖難欲就倪文正公謀大李延之十日不得自經於彝倫堂嚼齦出血以指書地上曰將某盡節於此先生大節可謂凜然矣俄一魏姓男子來舉先生屍解繫環口鼻血溢衣履盡殷至[illegible][illegible]復甦因勸之遁荒南還至金陵而小朝廷方且耽耽側目於先生也史相國鎮維揚致書招之先生爲策數事知不能用而返鼎革後麻衣艸

屢與方外緇流野衲相往來西臺慟哭天地為摧然其忍死而待者其志大可悲也余童子時侍先王父側曾一瞻先生風範先生歿後予與令子濬伯同硯席每求先生遺文讀之濬伯以散失者多收存者少不敢輕以示人其心亦苦矣今濬伯又逝令孫瑤滋兄弟抱先生文集來屬余序余何人斯敢為先生元晏哉第藉先王父淵源並忝先生生平受而卒業先生著作等身不盡於此集中大約名賢贈荅者十之二方外酬應者十之三一切經世之文傳誦人間者不載焉最著者惟擴大計一疏先生憂時憫亂

謀國報主之誠盡於斯矣嗟乎董賈李杜雖不能大用於漢唐猶得生漢唐全盛之世洋溢其聲名先生負董賈李杜之才至身與運移竟從所南臯羽諸君子遊其才其遇能不悲痛千古哉至其文章之變幻離奇眞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智勇後必有知而傳之者先生不朽矣

庚辰仲春年通家世姪江臯頓首拜撰

序

士生今日於先乎吾生者其聞道也先乎吾則往哲也其懿行芳烈苟不能稱道之則已如其能文章而為之稱道則必盡氣力舉其生平之大者遠者重者而宣著之凡小德細行聰明才智為世俗之所艷羨者皆不為之道非畧也訓其人之可稱說者初不惟是謂其重大且遠者忠孝節義經濟學問特立獨行而無與儕偶也絜清而不為塵俗所滓也猶白日之在太虛其光晶瑩而不翳於陰汶也　少司農蔣公誰菴先生正氣巖岴芳今古持節守義若喬岳之

不可撼搖心跡皎如白日著作閎中而肆外先生非徒立言也夫太上立德其次功與言然德與功有非言不傳者益言為心之聲也大呂黃鐘豈作硜硜細響哉唐虞三代聖人德與功非有不至而典謨誓誥煌煌炳著而不可少畧非徒立言而德與功益顯著於天壤今古矣　烈廟以不世出之主而當末造破格用人有虞之闢門無以越之先生一布衣聲望抱負致傾動人主平臺召對疏陳祖制與時弊數千百言英主霽顏以聽改容以禮鮮不謂皋夔復見太平可立致矣無如三百年之積習成見狃於科甲牢錮

而不可破竟沮塞不行有明之所以亾可不深長太息哉雖其奏議之剴切與條對之娓娓較陸蟀蘇他如辭章著述駕秦漢而衙官屈宋理學風雅唐人宋儒皆爲避席先生不自詡也謂詩文者學問之餘也即事功勳名亦心性之餘也餘也者枝葉也先生根柢深固抱江河廊廟之憂勢位富厚不足以動之死生憂患不足以怵之令聞廣譽不足以歆羨之當時鼎湖龍去國破家亾舉朝靡靡如癡如愚若醉夢之未醒先生見危致命惟有一死其生也昭昭揭日月而行其死也詎肎閑閑以死哉自經於彜倫堂大書

特書其官某人盡節ㄑㄑ嗟士君子生平所學何事至此可謂不負矣不幸爲不知者解救之時家潤陽水部郎吳公亦赴泮水死書官爵名姓如之亦爲不識大義者所救免嗚呼兩人者生同里少同學長同仕宦終同患難天乎命乎爲人臣子當家國敗亾之日只有死法而無生理得遂其死則死之死重於生也經也亦天也命也不得遂其死不妨委曲隱忍以生之非苟全也生亦不輕於死權也亦天也命也是時也先生尚有嚴父在堂天與命若陽扼之進不得以死爲忠又若陰維之退猶得以不死爲孝孝與忠無

二道也陶淵明終身不仕宋而稱晉處士曠世而相感豈有異於是先生南冠披緇衣以當貰冠潛金陵之長干里寺居蔬食竭力以奉白頭親十數年如一日不少渝其孺慕而終養與喪竭誠盡禮人謂晚節之香不可及云古稱鄉先生沒而祭於社春秋俎豆之不衰其在斯乎令子潛伯自先生遊海歸跬步不離左右青衫破帽以承先生志無一不如先生之於其親嘗欲爲先生刊遺書貧不能如願今瑤滋伯仲梓全集以慰其志謂余與其尊甫爲金石交屬序夫余生也晚不獲侍先ㄑㄑ几席雖得覩耿光亦徒悲西

京之鳳爲東國之鷟ㄑㄑ不幸哉今老矣久不事鉛槧耳聾不辨五音目盲不辨五色惡能爲先生序雖然張籍盲於目不盲於心惟耳亦然余又惡乎不能爲先生序之老子曰人之不與骨同朽者獨其言耳夫廣漠之野摵萬物而搖落者莫如風風定而不朽者自若也雲漢爲章於天二曜輪光於不熄其不朽也豈爝火之耀於旦暮哉先生言成數萬不朽者無不如是世有知言者讀是集而先生之德與功皆不朽矣是爲序

昔

康熙四十有九年歲在庚寅端午前三日年家世盟

姪雁湖錢鼒仍頓首拜撰於聽雪齋時年八十有二

原戸司徒郎譙菴蔣公傳

蔣氏之先裔於桐也代有隱君子及贈君熙臺先生而德益茂娶於廷尉劉公之姊劉太君是生公公名臣字一个初名姬亂字子卿後攺今名仍以子卿字行晩乃別號爲譙菴公生而岐嶷三歲時劉太君口授以四書輙能誦誦輙能記憶不忘當寒夜擁號與劉太君辨音益二字甚晰五歲就外傅授之學庸公啞不應問之曰是童子所熟讀胡更讀爲以是博通經史目下輙十數行下筆遂如成人外傅愬而退萬曆丙午公纔十歲邑已試童子公抱槧泣欲試時邑侯嚴分邑爲四鄉鄉〻二題以難諸童子公立就其鄉所命題日未午而內卷邑侯訝之曰毋豈僞席前立試之其三鄉所命題皆從容面作破冒邑侯手授以茶果於稠人中呼贈君而畀之曰當善護持此千里駒一時觀者如堵皆曰安得是子而爲之子安得是子而爲之壻又各交屬其子弟曰安得是子而爲之友咄咄子卿名遍於桐近遠矣予時少公一歲方能屬文聞之泣不寐曰是何天人會須親勘之卽以是年得交公其實公才十倍勝予學二十倍勝予也已酉試童子復不利公歸而爲文益奇肆出入史漢八

大家詩歌落人口如珍膾遠遊心千古以上動粃糠前人而甘自戾於時俗壬子乃補博士弟子員是時予交公已七年乃與同里胡子古甫劉子雁先葉子紫若姚子繩先訂山陰盟是爲六駿乙卯公試高等雖下第而才益闢與更旁通梵釋其視青紫如敝屣曰我旦夕自得之何足置念然屢困場屋遂若太阿遭石火其光歛而其銳亦若欲藏以別試益不屑心於制舉蓺時橫一慦字於廳間至丁卯闈後丁太君艱意遂漠然於仕進路矣丙子撤棘主試王覺斯李括蒼兩先生從予覓〻公論策大悅服曰拔置中乃有此人急覓公相見〻場中實未見子文非目眯五色也時召徵賢良急楊甑推侍御以公名應逾年乃就徵會執政丁丑發策有不滿此舉意公乃著書辨其一訛五誤十三謬都門一時布衣名著如陳東公試吏部當得令辭不就拂衣歸將以家食老至壬午范質公司馬曰子有老親在其以捧檄行旣至都坐蕭寺中誤足國三議議漕屯及鈔殊愁予見而爲授之梓癸未覲鴻寶先生以特簡堯大司農見公書於朝端問予曰是何如人予乃縷述公生平大司農急詣公公臥尚未起乃上疏請授公官上賜詔對平臺

公敷對詳明侃侃數千言執政及中瑠皆詫爲異數
退乃繕寫所著書以獻命下授戶部司務上銳意行
鈔法取石室所藏鈔式命內史至杭經營楮料旦夕
將大有更置因晉公主政奈沿習久諸勳戚多惜之
毀言日聞公亦不欲以身攖衆忌矣甲申之變公易
服詣彝倫堂自經會逢人搜之吐血數斗而活乃覓
髮開道歸白門其血衣及所寄老親書今具在也公
素見知於史司馬道鄰乙酉司馬以相國鎮淮屢書
趣公共事公曰相國奈何以一羊將五狼古有設鎮
不在邊陲而反居堂奧者乎因爲策淮上情形數事

[illegible]稿 方傳 三

史公意以監軍薦公公因辭歸既歸而憤悶佯狂棕
笠破衲與緇流相往來徙白門家奉贈君還桐子而
用盧凋盡知交零落贈君以壽考終公拮据盡人子
禮遂多病益侘傺不合時辛卯自越歸病幾革乃復
瘥壬辰自桐來白門猶健飯見予惜然欲作移家白
門計但神氣憊索予以公善病尋常耳乃忽以彌留
聞及撫牀號呼已不能應公猶喃喃作別語嗚呼痛
哉前三日猶與予共飯也公性至孝劉太君合善慈
惠公奉之終其身無容色忤贈君則嚴毅公几杖盤
盂必親持必傴僂以進贈君每宴客必呵斥以示其

義方公顏益和詞氣益溫下雖鬚鬢髮白見堂上色
稍不愉必跽而請杖也其所與交者若因公以善事
贈君公交益與篤嘗曰孝由錫類是敬吾親者乃自
敬其親耳彼重其子而易視乃父者烏足與友贈君
亦因是愛公益甚私曰我有子能重我也太君易簀
後公毀幾死而對贈君故愉其色力請贈君爲置媵
贈君不許公乃解其授徒束脩爲置一女子奉之如
母贈君七十而生一子公撫弟如己子也公敏警絕
倫於書無所不讀復一無所讀弱冠時猶咿唔三徑
中長則任所之皆讀書地任所交遊接宴皆讀書時

[illegible]稿 方傳 四

嘗過友生家醉飲[illegible]譁一燈盡其笥中所著詩文及
架上所未見書悉了了胸中詰旦主人起而臨意問
難如與主人共讀者興到爲文則伸紙淋漓或懸國
門或匿爲笥實公率不留一字作副本即當道所屬
高文典册亦率爲之以是公家無藏書無著書所撰
詩文流散者什九無定本也公少因劉太君事佛乃
事佛長大益精其至與博山和尚亟賞其爲珠林銳
將任桑門子趣篇累牘不能敵公筆即四座千林林
喝搦然不能敵公曰少時嘗人深山中兩三日不食
椎以合米作糜粥瓜豆數段破茅屋對一座土佛羽

無一書册一筆硯坐八九十日不出山予曾雪夜炙天數尋公如此行徑非一日非一地也所交遊遍淵內率人就公者多惟疾惡週嚴人望之凛凛如巉巖峻谷不敢易視不輕投從而門墻中多名杰士如兒孝標兒亨咸皆猶子而相從問字經歲年者晩節益孤迥覺舉世無可言時時有待向予舉而始入深山之意不料其竟不果耶天乎予於公有三憾焉公之抱上下天人譜練今古使得草草一第上之可以遂踪管樂卽其次亦豈不能備顧問備緩急最下亦豈不能循經履順自致應顯通若或靳之而十獻策不

得當雖得以嘉言蒙青問無奈科名妬公公亦妬科名是一大憾公之才出還入固凌轢千秋所謂落筆妙天下使得閑戸立言豈王通輩所可方駕乃高蹈闊步不屑屑爭蠹魚名今所傳者皆公偶然之筆或一時興會所到膾炙人齒牙之詩文是一大憾公之性能忍人所不能忍亦能割人所不能割甘淡泊寡嗜慾使肎專心入道何難與臨濟溈仰並肩況身歷滄桑明知出世一法是英雄藏身歸命處而逡巡為先人窀穸未竣妻孥饘粥不完遂將大事因緣坐令他人占斷而眞正再來伶俐漢不能與迦老爭席是一大憾已乃自爲解曰惟是三大憾乃成我子卿夫能以是傳而不必以是傳者與不能傳而屑屑焉爭有託以傳者相去徑庭什百也若子卿者卽以此三大憾傳

年家愚盟弟甦菴方拱乾拜譔

崇禎十六年癸未六月召對桐城諸生蔣臣於平臺因大司農倪元璐薦也時上以邊餉匱乏爲憂新練兩餉歲增至百餘萬兵民交絀臣請復祖制鈔法錢法三分兼行之度可不加賦而足用上韙之卽授戸部司官下詔鋭意力行科臣高翔漢等爭之

無他技堂類藁詩說

先生詩文滂溟千古無論其氣體聲調欲軼同谷而上卽同谷當年蕭代代與鐘簴不改雖麻衣肘履負斵拾橡之餘猶有緣外之忽傳捷書之夜報杲亦尚堪自對先生感遇益不可言淋漓醞藉視昔人爲難知視昔人爲工矣

拔身䓁盗故山來初服先曾破衲栽幹國有籌緇豈弇浮家無竹徑難開瞿曇現相明賒死遇魯名兒見不材猶記勉車陳大計主恩齊色對平臺

秋浦劉　城伯宗

先生達識定力迥出尋常放情丘壑弟視之若在天上也

幼平　黄道周石齋

子卿一布衣雄名彌天壤八歲試諸生爲文已洪游長老顏色喪有子不願養知公有文母牀頭弄珠掌鄕塾未游時經書早成響英姿復過人披圖窺象罔十八衿纔青落筆爭玄賞場屋竟如仇俛首凡九上晚年膺薦剡鵲起欣吾黨上書屬丞相拂衣披榈莽落拓侯王間不庳亦不仰記室値孫荆籌時效貲益紆服單牧吏抗志冀卿長著書數千言詞強理不枉細旃有司農述人詢忠讜子言公具寶粃用天子烹長安客舍寢高眠雪三丈鳴騶訪侯生跽牀聲郎朗名聞召平臺圖用方搶攘會子楷所爲國初付敵鼎英主致格俞斷獨謀寧廣內帑十萬金速畀中使往柔皮白雪乾朱印列霞晃投爾含香郎何須黃金楊太倉尚未紓牽言吹浩盪公少稟遐曠不羣溫飽想堂有白頭親饑寒頗怏怏以是屑雲標難禁狺狺吭萋菲隙未成桑田已波蕩未攀鼎湖髯几稱空王紙妻內累無窮何腸未足彷飄泊泛江淮憂來空惝恍日夕共盤餐熱病而卜愴從容長干寺童子奔呼搶

云已猶無聲遍呼曰勿矇我殯槐花張至今懷旌惘身既埋文章聰明滅靈爽我交天下士如公才無兩哀竊夢猶頻屋梁時想像

甦菴方拱乾肅之

已至此夫復何言料其必至此無日不痛哭娓娓聽者輒以嬉笑相酬豈仰今日求一片地相向痛哭而竟不可得哉所南先生寄吳中承天寺遂活至四十年猶有此寺可依菴粲三十六年車中不知何以不死其在車中三十六年竟不交人一語又不知何以忍此至艱至苦爲也古人各行其志要非後人所能

擬度吾誰菴有以似之

豫章陳弘緒士業

歲暮聞君客廣陵歸來垂橐冷如氷非關古道難偕
俗自是今人惱見僧犯雪不妨持破笠拈香猶許續
明燈城南寺寺多兵馬獨上浮屠第幾層

僉山方　文爾止

世有幾誰菴在同籍中不可有二況値知交晨星落
落時即念先生著作等身思之如渴俾乘流買棹訪
藏停橈篝燈縱讀便是余生一大快樹事

池陽吳應箕次尾

煤山變後幾人髠破衲年年滯白門鈔法萬言前輩
重書生一命烈皇恩文壇於我知偏早僧籍推君職
最尊古寺繩牀回首去逍遙不用賦招魂

田間錢澄之飲光

先朝烈皇帝宮中常撫髀是時泉府空度支無足使
一朝坐便殿司農向前跪曰臣有將生經濟世莫比
委巷促膝談三日不能已滔滔決江河莫測中所底
帝聞急開顏召對懸玉几韋帶作大聲轟腸震人耳
上諭古治術中歎時事否續陳異方畧萬言未停止
日色上觚稜起坐極稱旨平臺紀事者云昔未有此
帝欲授顯官除目介部擬銓司守平格小用非帝指
焦心議錢刀太公九府是鈔法久未行君欲從其始
九邊佐軍輸百畝槩都鄙妙算疏財源其心淡如水
行之輙有效管商何足齒文章雖小道六經只糠粃
先後所上疏布衣號端揆吾家老翁學年少同大被
稱比范張流驊騮追駿䮚伊予託末契耆旅友蘭芷
君每到荒齋一譚竟日昏酒酣耳熱時慷慨聲魄礧
示我經濟書字字晁內史流傳失其稿至今汗猶泚
落落鮮所成期許負知己運當鼎革投環君欲死
幅巾歸東山未死竟不仕擔石無宿舂用享訣二簋

饑寒兄流離古寺寄彳李呼天天不聞倉卒高山圯
不憖遺一老旅櫬遠桑梓忠孝敬後昆消長亦至理
勞人毓異才天兀三株起伯也讀父書抗古畧靑紫
當途賞雄特試即冠諸士交游遍海陬稱曰名父子
勤罷遠行邁色養堂上妣仲季工賦詩高步而濶視
曾窺詩百篇我見亦披靡氷紈織蛟文天馬行空裏
世有如此才青雲立可俟我輩金石交俯仰數人耳
感時復追舊不覺遂盈紙蕪陋何足存聊以代子誄
惟有誰菴集千秋傳不毀

四松方　幾遜山

先生有蘇長公之奇放有陸宣公之剴切乃梁木摧殞於焉抱痛至今詩文集猶碧紗護於柳莊別墅中也

柏鄉魏裔介貞菴

先宮詹交遍海宇獨拳拳故鄉同學之六駿於胡劉五先生內尤獨傾倒先師司農公親爲立傳幾於頰上三毫矣謫居塞外賦八哀詩又曰我交天下士如公才無兩先師眞人傑也哉小子少受業門下熟悉師之學究天人道通儒釋落紙數千言倒三峽而搖五嶽筆不加點居侍詩論縱橫經史抉奧搜奇滾滾

不休聽者忘倦凡小子管窺蠡測之所得皆先師耳提面命之賜也今伏讀全集光燄萬丈莫可端倪至其大節凜然足貫金石皆晁之經濟謝鄭之忠貞兼而有之殆所謂日月爭光者歟音容如在益增小子泰山梁木之悲矣

門人方孝標樓岡

先朝憤膺鵠殿栖鸞鳳遐時宰攸則深發策讜書淺燕說泊伏獵貽笑千年簡司農昌言陳薄海稱明辯慨者莫枝梧皇鑒斯人善追堯度支任國壁誠竭展慟哭久佯狂歸骨鍾山阪賢者復多奇我友歸玉瓚藏胸山海涵搖筆雲霞染頃刻數千言如經宿排纂灝氣並奧義精光騰刻刻我見如舊交更恨相見晚勿言世多才宇宙寥寥產勿言世之才逾冠高文苑我欲詠神聽古誼相維綰篇章千里投德業千秋勉要斯縞紵情矢非車笠殄造廬或過從羆馬風斯適奕世更申盟孔李通家衍

南昌丁仁宜

先師之文章節義冠冕海內久矣憶少侍先師側見其矢口成謨摛詞樹幟激昂博辯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其論政事則可佐今安談名理則融貫孔墨文類

西京詩追雅頌正如三垣九野煥大地以成章萬壑奔趨沛源流而川至無何學與運移滄桑既變泰山其頹瘡寐羹墻徒深仰止夫子之節義不可得而方夫子之文章并不可得而見余之先大夫又棄養矣正在搜求遺集間適先師之令子文孫以無他技堂遺稿見示焚浣而莊誦之想見先師之文章節義必有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者當與井底鐵函共燐炳人世也

門人方亨咸邵村

孤懷催報主何敢說成仁抗慨長沙淚飄零信國身

艱難兼仕隱生死兩酸辛荒徑遺編在千秋手澤新

蘭陵宗後學金式玉度

無他技堂遺稿目錄

上虞倪鴻寶先生鑒定
吳橋范質公先生輯選

啓　于滸　于汶
男愚編次　孫于湄　于洙梓
憲　于淀　于泱
姪思
方雲旅　何方曾
同里後學陳棠謀　李　崧仝較
姚　萊　馬　杲

卷之一

奏疏

薦舉考疏
辭免疏
安攘大計疏

揭帖

爲左浮丘請謚公揭

卷之二

策

丁丑試錄第三問策辯　有序

卷之三

議

漕鹽通變議

卷之四

序

追壽笪母序
李太翁雙壽序
代賀何師相予告榮歸序
壽范龍侯年丈序
壽劉母黃孺人七十序
賀[illegible]瑤海衡拜少司空序

卷之五

序

錄徵君文集序
楊古叟詩集序
陳伯璣詩序
邛山月序
楊侍御奏議序
南京兵部志序
史詠序

卷之六

序

卷之七

序

卷之八

記

傳

卷之九

荅友人二首

嘉蓮詩

庚辰秋杪客清湖所期不至留滯數日戲拈
壁間韻意緒無聊偶爾成詩索詩題不得
也五首

題壁一首

保安橋戲和壁間韻三首

投贈鄭藩司二首

送劉伯宗應詔北上

感舊贈劉伯宗

宿[illegible]在公齋頭

丙子上王昆華先生二首

上李括蒼先生二首

山中獨酌有懷

桃溪雜詩三十首之二

壽姚母項孺人八十

葉子屋後山看月三首

壽胡太函先生八十

七御壽大司馬范公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一

桐城　蔣　臣　誰菴著

奏疏

薦舉考疏

為薦舉乃致治良圖求賢為祖宗心法典故弗彰人心疑玩謹蒐採成書恭進府覽以備一代之憲章以昭聖世之法守事臣聞堯舜之仁覆萬世急先務以親賢文武之政在方策其人存則政舉慨自咨岳詢牧而降皆立賢無方迪知忱恂以來惟多士知恤弘惟我　高皇帝迅掃元平一天下開國輔佐率由

薦辟後創行科舉法然皆與薦辟之士同登並用宜正而後猶有僅存乃科目之習漸深薦舉之途漸塞虛文無當實用昔人論之已詳聽言不如觀行宜聖業有明訓矣　肅皇帝御極之十年南郊詔下鋭意修舉可謂先後聖以合符丕顯承而敉佑者矣恭遇皇帝陛下道契生知聖由天授稽古王而定制流唐漂虞紱萬邦而敷求憲天法祖期一心於吏治乃成法之是遵倘群臣實意奉行安擬斷然可致蓋　皇上當逆豎濁亂之後而手致廓清值逸盜交訌之秋而力求戡定遵雖承於保泰功實並於開天自非法

聖祖之心何以奏維新之治乃稽習久錮典故無聞諒獨斷於　聖衷頒欵為創格臣按國家貢舉登科皆有記誌獨薦舉盛美漫漶無稽愧臣草茅書生既未能窺金匱石室之藏又未敢信家乘稗官之說謹以聞見所及如　皇明寶訓及一統志文獻通考等書采輯為薦舉考三卷首詔令次仕蹟次敷奏繕寫成帙臨本上進以見我朝立國之規模上契虞周遠軼唐宋良在於此伏乞　皇上宣付史館重加訂正矜其挂一漏萬之罪勸為繼述垂裕之規于吏治民生不無小補矣然臣猶有說焉欲法制之盡善必臣

主之交孚在綸扉之臣尤為心膂之寄頃　明詔之頒未久試錄之策臨問觀其命辭頗多牴牾即所引據亦復舛訛倘試錄送已行遠則　明詔且將廢格臣不敢瑣瀆聖聽業已奏記閣臣請其自為簡舉改訂為此具本奏聞

辭免疏

爲徵臣恪遵功令項欵　聖恩自揣愚陋恐負曠典謹比例辭免歸山以供子職以安愚分事臣本草茅賤士忝應科目初無奇行但以少讀聖賢之書長蒙匡济之學旁稽博覽尚友古人立節勵恥竊不失義頭緣寇盜交訌慷慨憂時偶爾聲聞通情遂至謬塵薦牘　詔下之日懽忻忭舞旣已生逢堯舜豈忍自棄明時臣自念性不通方術難逢世祇自秉心勁直未能隨俗娬媚隱括猶可苟全當官必至多忤兼以兄老在堂終鮮兄弟又貧屢空惟臣一身傳經問字

以給朝夕臣于是詣書舉主懇惻致辭求其改薦不料臣邑同舉三人先皆辭免郡邑無可應命値臣就試未還遂獨坐臣名申詳催檄如雨及臣回籍面爲控辭而臣鄉原任道臣今陞巡撫都御史史可法又亟爲汲引謂其初意本欲薦臣不意爲他人所先再三勉臣以大義臣乃不得不被檄而來矣臣本祇遵功令而來自當恪以功令爲垂伏覩　明詔有云所舉務求眞才實德允堪民牧而今之來者或至負𡏖身捷足之疑或至抱始橋終枳外錦中絮之恥而猶覥顏干進恐非功令意也故臣同學徐一贊已得引疾例陳獻章例辭免歸山蒙恩下部臣之私意竊與贊同伏念人臣之義幼學本期壯行修身寧俟獨善有道賤貧君子所恥　聖明御宇孰敢自矜高尚哉而審時度勢陳力就列臣之義也倘以臣才猶堪驅策則臣年始強仕犂恍猶工他日倖從科目致身摅忠猶自有日若遂命與願通長淪泉石則臣猶將著書修道論列古今從先臣鄧元錫章潢輩立言垂世以揚扢我　皇上熙康之盛美施於孝友歌詠太平頂踵皆戴君賜矣是用迫切陳情授例上請伏惟聖恩矜察臣前者未進　皇明薦舉考三卷解怒

恕臣罪臣一帶議許上聽人指使今衆朝皆科目之人孰有指使言薦舉之事者哉今試錄具在御前臣所上補臣書及所辨一訛五誤十三謬雖僅舉其一端朕輔臣亦未有以難臣也此則　聖明已有裁鑒惟祈　天恩諒臣恬退非由矯激使麋麋之性得安林麓則仰荷保全之高厚臣躬耕沒世有餘榮矣

安攘大計疏

爲事勢潰決已極舉動安危立分謹陳禍亂根源仰祈安攘大計事臣草莽書生誤蒙拔擢忝言無補上負 聖明鵜梁貽譏臣竊自恥引分退義方求褫斥而秦晉寇患如火燎原表裏山河曾無堵禦勢所必至臣不忍言臣感憤涕零自分必死然等死耳死而無益於國家徒死何益臣終願一言而死猶冀感悟聖聽或可轉危爲安轉禍爲福雖 陛下以妄言誅臣臣死有餘榮矣臣從田間歎觀古今求治之急用人之驟聽言之廣未有如 陛下者也言者孰不謂吾君堯舜可治效責之此昔孔言見用朞月而可孟言解懸事半功倍豈虛語哉臣有以知 陛下致治之理未得其要也方今而言致治之理則迂然言救亂之方則切 陛下不以臣爲謬妄臣則昧死敢畢其餘一曰靜思慮以定廟算臣聞醫之起疾也不在良方雜試而在辯證察脉射之命中也不在盛氣蹶張而在省括審固行疾則無舉步緩亂算貴紛拏夫鞅掌竭歷靡事不爲者人臣之事也恭已南面不大聲色者人君之德也宋張浚告其君曰人君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辦必兢業自持使淸明在

躬則賞罰舉錯自無不當人心自歸寇盜自服天何爲哉七政四時各效其職卽天也必欲以一身而下侵六官之職業一耳一目而周知億萬人之陰私察于近必遺于遠務其小必遺其大朝易一人暮更一令如置奕棊猷無勝者名爲勤敏實滋叢脞矣臣願陛下以義制事以理制心審擇而後任人無以喜怒爲用含深計而後出令無以搖惑爲變遷無爲小喜所動無爲小害所怵何也朝廷之于盜賊非論勝負較強弱者也所論者順逆之勢耳苻堅渡淮逆亮臨江號稱百萬皆賴當時用人立政有昌明鎮靜之氣足以勝之也來紛張之效概可覩矣臣願 陛下之深思之也二曰簡文法以廣忠益臣聞艱危之時與承平異承平則借文法以粉飾體統艱危則尚謀畫以講究機宜夫禦寇防寇雖曰事不中制然勦撫款戰之方畧督撫將帥之能否未有不從密勿之地通盤打算輒嘗試而屢更者也故居政地者無材館之蒐夾袋之儲未能逆折奸謀善處大事阨塞險要聚米而圖國是軍機指掌而定則號爲三旨人人得爲之矣宋臣有言求于倉卒之中而制千里之難立于敗壞之後而責一旦之功雖長材斂手無能有爲而

又使之竭其精神畢其智慮日與文書期會相尋于
無窮獘獘焉于票擬之間揣摩敃踖以求合上意徒
費日月何益事機臣愚伏望　陛下擇而後任任而
不疑脫去邊幅推誠諮詢如家人父子卽言觸忌諱
而不以爲忤事涉吁咈而不以爲懟反覆籌度必期
于至當而後行之而又使其勿避形跡間日出直吐
握時勤延見賢俊博求衆謀則人臣既知其可以展
布四體惟有鞠躬盡瘁而無所觀望天下亦曉然知
君臣一心事兼謀斷臣子又安敢委責卸擔以爲此
獨上意非[illegible]等咎也[illegible]之而當將終任之謀之不當

彼疏斯[illegible]奸立判能否易分年來朦混之效亦擬
可覩矣臣願　陛下之深思之也三曰審局勢以圖
恢勦臣觀數年以前天下全局猶未盡壞大勢猶未
盡頹而行間諸臣或養寇以邀利或浪戰以倖功廟
堂之上日以背公營私彌縫救過爲事謀同築舍痛
瘵不關遂致中州陷而腹心傾全楚淪而尾閭竭秦
晉潰而肩背孤今之全局大勢豈待智者而後知之
所恃以通南北咽喉者僅淮揚一綫耳然淮無重兵
揚多佑客風鶴一驚則鳥獸散今　陛下命豫楚間
州縣更置官民兵財悉聽便宜廟謨宏遠誠爲至計

然臣觀左鎭之力足以勦獻既許之世鎭武昌而猶
未肯盡力者內有所疑畏而外牽掣于督撫也莫若
專委以勦獻之事聽其自爲一軍而無以督撫參預
之楚地甚廣湖南猶未甚殘毀督撫亦各自認地方
鼓厲豪傑屯牧團練漸規進取俟有成效卽俾以方
鎭之任豫中遠黎僅存山砦生聚教訓猶待歲年此
謂敵既墮而顧之者也至于淮揚宜加早計今日早
計必循重兵餉匱民窮兵從何出然則獨有固結人
心一法耳夫海私販之徒善用之則殺賊不善用之
則作賊耳乀設官愈多事權愈亂若漕撫漕鎭鹽撫

既三人矣[illegible]乞　陛[illegible]明降德音訊此三人孰能辦
此毅然承當則使獨任自非然者則必遴選深心密
計威望素孚之重臣忽速料理聯絡南北以爲恢勦
之根本失此一著則天下更無可爲矣年來皆先事
不圖後事乃悔臣願　陛下之深思也四曰懲覆轍
以信　詔旨臣聞之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又曰大
哉王言一哉王心此言大號之不可渙汗主德之不
可以二三也自　陛下往年有監視之遣廷臣爭之
不能得且被罪者衆閱數年而　陛下自爲撤之頃
者撤而復遣在　陛下必以爲吾已專任督撫鎭道

而未嘗效也內臣中亦自有智謀忠勇之徒奈何不一盡其用也諸葛武侯曰宮中府中相爲一體若謂內臣不可用一體之義謂何而言者輙稱述前代以爲　陛下事事取法堯舜乃中貴典軍三代未有至朝恩用而李郭亦潰元振用而方鎮解攜得和用而平之戰死此皆　陛下之所已知者安肯與亂同事而更加陳說乎但年來邊事大壞餉所以日詘將所以日驕兵所以日悍竟未有爲　陛下明言其故者也夫監視原未嘗壞邊事也且其意非不欲整飭邊事以效忠[illegible]　陛下廼然監視而索餉則司餉者不取不應監視之部曲而雙糧則人思雙糧矣監視署一將則督撫樞部莫敢程其殿最一人出其門千萬人爭出其門矣監視而臨戎則精兵健卒悉取以自衛自衛者既精健則臨敵者皆退怯矣食糧于營伍跳而託籍于監視之幕下則逃伍不敢問矣擄掠于都市詭而簽名于監視之牙前則閭井皆吞聲矣夫將者所以制三軍之命而君命有所不受者也昔穰苴自謂卑賤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然實欲斬之以立威耳今監視一出而大帥有敢專命者乎卽監視亦不知其何以至此也所以然者謂其爲陛下之近臣耳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況以王人雖微猶坐于諸侯之上者乎此　高皇帝防之極嚴戒之極切不欲其預政典兵所以爲神子聖孫慮至深遠也臣聞年來登壇建節橫玉衷犀者半是先年監視之健兒出入其門猶然蛇行而前匍匐而不敢仰視也臣方謂　陛下鑒此必深悔曩日臨階至今爲梗豈意踵覆轍而復循之也臣非不知成命既頒言之無益然猶冒死言之者以此等舉動實係今日之安危人心已失豈容再失事機已誤豈容再誤廟算未能許審改之未能匡救而臣獨未知　陛下當日撤之之心何心也季友之稱詩也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數年之間再撤再遣二三孰甚若其刻印銷印則前英主之所爲臣願　陛下之深思之也五曰本誠信以格天人頃者　陛下又下罪己之詔矣臣聞之哽咽泣下吞聲而不能自已也禹湯罪己與也勃焉至于吾君何獨不信或者謂氣數使然而臣獨以爲未也何也昔唐德宗之時有言奉天之難由于盧杞德宗謂桑道茂勸城奉天已知有今日茲乃天命于杞何尤而李泌對曰君相造命者不可言命此言世末之信也及觀宋慶曆間西北用兵天下騷動處士

徐復深明曆數仁宗召而問之對曰今時氣運政與
唐奉天時同仁宗驚曰奈何至是復對曰君德不同
無他慮也德宗好功利而性猜刻其德適與凶適會
主上恭儉仁恕神人信之自然無他則泌所稱造命
之語信不誣也臣既未能仰窺天道然竊觀人事奈
何至此極也通邑連城迫逐長吏搢紳縫掖甘署僞
官以祖宗三百年教養生息之民而成魚爛土崩之
勢民情亦大可見矣民所視聽天亦從之然　陛下
所以使民心至此者亦嘗反覆而思其故乎猶記
陛下御極之初天下咸為小洪武延頸跂足想望太

祖乃自寇陷都城諸臣無能捍禦　陛下遂疑老成
厚重之人無所可用而倚薄刻深者相繼並集矣先
意希旨務為容悅妄謂兵威可以戢暴刑法可以除
奸言催科參罰而諱言撫字言修練儲備而無意人
和言覆獎剔奸而不言培養元氣言破除情面而不
言王道本乎人情清議廢而廉恥之道衰告訐興而
敦睦之風息士大夫平居相謂以單徒為必犯之刑
以鞭笞為難免之辱因之彌縫曰工鑽營曰巧賄賂
日熾貪黷日甚民怨其上有由來矣臣獨惜　陛下
以可以為堯舜之資為羣臣所誤而　陛下盡引為

已罪也果其罪已則必悔悟出于至誠盡反羣臣之
所為引而歸之于蕩平正直好逆耳之言而遠讒諛
去伺察之政而尚寬仁君臣上下眞有手足腹心之
聯蔀屋窮簷實有如傷若保之痛靜而不躁簡而不
煩持大體而去太甚惠中國以綏四方則盜賊卽吾
民也中孚可以格豚魚專精可以貫金石將見天下
雷動雲合響應影從雖以撻伐四境可也尚何惴惴
盜賊之虞哉救亂不窮其源所謂不誠未有能動者
也由今之道無變其俗天人之際甚可畏也臣終願
陛下之深思之也臣以書生受恩深重誠不敢自愛

其死犯瀆語不擇音謹席藁私寓以待斧鉞臣
無任惶悚激切之至

揭帖

為國耻未雪臣志未伸謹陳罪臣殉難遲莚始末束身歸死以維臣節以畢分願事竊聞事君以致身為則見危以授命為義死非人臣所難也況　先皇帝以不世出之主國家當全盛之時潢池弄兵遂殉國難上下數千年史冊所未曾有凡有血氣心知者孰肯與之共戴皇天而履后土乎至若罪臣以布衣諸生遭逢特達報禮之重豈復後人雖差序應及未敢乞差以自全雖抱病經時未敢引疾以自便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既已永訣於嚴親亦復訂志于良友所自矢者久矣及至三月十九城陷之刻猶朕供餉城頭乃內豎嬪御咸謂大駕宵出遂爾魂驚失措苟吾君之尚存寧一死可塞責擬負羈紲易服毀形而孰知其大謬不朕也迨聞龍馭升遐卽已號辟殞絕時有從賊逆臣奮拳相毆曰此先朝騙官之人又欲攖忠節之名耶罪臣殺朕應曰人之欲忠義誰不如我以此而死寔所甘心或謂山陵未畢皇儲就繫皆臣子未了之事何苦過激賊怒恐生不測所以又復忍須臾之死也自二十二日以後廷臣半遭囚縶加之戮辱半被迫脅汙以偽命有一于此必以罵賊死

矣而薙髮自矢為賊所恨已不在迫脅之中懸釜待炊長安有口又幸免囚縶之列但寓邸已為賊據搆憒誰則知之躊躇數日未得死所至二十八日罪臣知非之辰也為文以告宣聖為書以訣嚴親再拜稽首投繯于國子監彝倫之堂先已嚼爛出血以指書于地上曰蔣臣盡節于此又括微俸二兩以紙裹之詳書其上欲見者藏此遺骨內有趣云不降不辱庶幾夷齊之節成仁取義無愧孔孟之堂等語罪臣志願自謂于是畢矣詎意午刻告終至申酉間有自敬一亭內出拾臣遺　從舉臣之屍將付淺土因解繯繫口鼻血大溢出衣屣盡殷漸有微息救至獨脣復活共人魏姓故戎籍也亦以避賊潛遯于此遂勸罪臣以行遯勉罪臣以大義曰徒死無益所貴殺賊耳何不出而圖之因代為易鶉結之衣并劵一人畏擡相從不意及門譏呵甚厲幾陷虎口從行者為共大杖摽囘罪臣稍以智計得出煢煢隻影倀倀何之至通則薊督已翔及津而鎮道皆叛及臨德而二東全潰矣間關重趼血流滿歷乃達江淮初投牘于撫軍以討賊告撫軍以禦賊方殷未之見也不得已乃貽書于鎮臣丘磊備陳賊之可以殄滅狀娓娓數千言

鎮臣遣人相延至兩日亦不得見時聞　新聖御宇不勝欣𢽾曰宗社有主矣遂國亟歸乃維揚之間寸步難越展轉十餘日從間道渡江罪臣喘息未定收召魂魄未返即欲具疏殺賊而自請歸死于司寇時奉有北歸諸臣俱著回籍靜聽處分之旨罪臣寓籍金陵者十年墳墓皆在桑已無籍可歸惟有趍伏山中痛悼飲血而已頃聞國法式昭大案差等夫國君死社稷則臣子死其君此義一明誰敢逃死而罪臣之宜死則罪臣自知矣罪臣以布衣入對花磚晝接日影屢移又陳數千言皆經　先帝手錄每對計臣輒歎以爲奇人　先帝知臣如此而臣不能報其宜死者一也罪臣既已拜命資格見疑輒逢絳灌之怒謠諑善妒不僅子蘭之讒　先帝每對計臣言蔣臣寔心愛國朕曰讀其書至于再三皆一一可施之實用恨用之不早耳頃大有忌之者卿宜亟力擔當勿爲浮議所奪計臣每述斯語罪臣輒爲泣血吞聲　先帝保全臣如此而臣不能報其宜死者二也科臣高翔漢戴明說兩疏論臣　先帝語輔臣曰蔣臣欲朕寬恤民力蠲除新練兩餉有何可罪而言路乃欲殺之不過以資格耳舊輔德璟言之甚詳　先帝信臣如此而臣不能報其宜死者三也罪臣二月間具有直陳禍亂根源一疏諫阻監視之遣語傷切直舊輔演至不能堪抵其揭于地詬詈隨之　先帝尚賜優納不加譴怒罪臣之疏歸咎綸扉者少責難聖躬者深　先帝容臣如此而臣不能報其宜死者四也且罪臣五載家居絕意仕進故輔范景文躬爲勸駕載之後車討臣倪元璐薦所不識面之人義合道孚恩猶父子兩公皆求仁得仁罪臣獨求死而不得死地下相逢有靦面目深負知己其宜死者五也且罪臣當日之死既已告之宣聖而復蘇以來忍死至今延欺宣聖也血痕未泯名姓猶存或有見聞反多傳疑是并欺天下後世也其宜死者六也當日救臣之人臨岐致語曰某雖不敢望報朕留公血漬衣履在此俟公報仇雪恥之日當以奉還使公一片血忱留以昭示子孫今包胥之泣無從霽雲之指未截苟偷視息不徑不竇何以謝夫刖者其宜死者七也昔文履善服腦子不死不食八日又不死乃復就食向非終有柴市之戮則京口夜遁展轉四明天台間四十許日誰能辨其非偷生苟活者因思古人之不即死其君者約有兩義或潔身高蹈永保松柏之貞或志

在報仇雪恥欲有所用共未盡耳若罪臣材本樗頹墜已見于前身被泥塗被濯寧望于後報仇雪恥之未能則獨有一死以明初志耳僅僅潔身抗節不汙賊庭非罪臣許國之素志也因憶罪臣行遯之時門禁譏呵可以死途逢土賊數于磐馬師地可以死或竟日不食或永夜無棲饑寒勞困可以死鼻流餘血尚十餘日日中咯血日可一升疾病狼狽可以死行至淮揚之間寸寸荆棘矣武隕首陷胸于前或揚塵飛煙于後刻刻可以死步步可以死即京口渡江猶幾娛死而竟不死罪臣已置死生于度外但未得死所耳今乃　聖天子執極于上羣公卿主持清議于下罪臣不死于豺狼巇濁之地而獲遂乎首丘不死于日月昏瞳之時而獲親乎離昭罪臣今已得死所矣是用自請一死以明遯荒之志而結殉難之局死且不朽矣夫臣子之必死其君父本自結于至性豈求人知而猶喋喋以其始末向人陳之乎胀而伏節殉義之臣終不肯與偷生惜死之士合詬蒙羞此履善指南紀年之書所為作也　先皇帝與　宣聖在天之靈寔式臨之矣

為左浮丘請謚公揭

為孤臣九死靡悔易名十載猶稽輿論交孚人情久鬱懇因新奉之明綸速補未備之鉅典事原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千秋正氣一代偉人孝友無間於家邦清白共傳於鄉國志非溫飽願切澄清筮仕二十年家計僅足館粥室無長物門無雜賓同氣九人并爨而炊易衣而出子弟餐脫粟之飯布衣徒步如貧窶人而宗族內外咸待以舉火值歲凶稱貸為賑全活甚多親賢好士汲引孤寒譽人而不使知稱人如恐不及此其持躬之可見於鄉評者也初為中舍輶軒所至輒記注人材比之古人夾袋之儲材館之錄俄陟西臺則謇諤匪躬其所彈劾不避權要出按屯則首劾蠹屯之巨璫鋼積逋開屯學使人自為屯巡學政則盡袪情面一秉虛公所甄錄盡北方之美開武學教士習騎射蓮妖之興儒生起而敵愾寔嘉賴之兩差所修釐無不可為後世法畿人士至今長壘不忘此則懋績之可見於服官者也然此皆小節也庚申之歲乾坤否泰一大轉關也兩月之間鼎湖再號主少國疑事出宮闈變成叵測古來定策之勳往往出自重臣未有以臺諫小臣之力能定傾

扶危者是時重臣惶惑不知所爲公與楊公始不得不以身任之移宮及仁義兼盡兩疏挽回之力一髮千鈞公當是時已置死生於度外公之身卒用是以危然公危而社稷安矣此其功在天下天下之人皆能信之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也然而人臣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成天下事易成天下事而卒以死繼之爲難逆閹婦亂事不可爲羣邪刀俎衆正魚肉當是時非公等誅逆則逆殺公耳楊公二十四罪一疏寔與公共爲之所謂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故楊之疏今雖不與名而竟與楊同其禍者逆閹有以窺公之必知公與楊同心而一體也楊逐而公不得獨留楊死而公不得獨生圜土併命白首同歸血化碧燐魂飛湯火身騎箕尾氣壯山河忠臣何惜剖心志士聞而飲血覗彼乾兒義子舉國若狂非賴此一死何以砥綱維於不墜哉此其功在後世後世之直道尚存人心不死未有不以楊左同稱者也夫謚者人主之春秋也爲世道人心之助爲激勸臣子之機即公而不以慷死錄其有社稷之功服官之蹟砥躬之素猶應從卿佐以逮庶僚凡有德行政術者則謚之之例况公寔以皎皎大節關綱常名敎之重者乎

聖明御宇首錄死事楊以謚請而議者猶有靳於公斯誠不得其解也且無論天下後世之公論必不肯獨重楊而遺公即楊與公同心同事同死楊謚而公獨遺此亦豈楊公之所安乎夫尋常之論未易輕責人以死至於殺身以成仁矣而猶費推敲其何以爲忠義勸乎謹揭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一終

桐城　蔣　臣　誰菴著

辯誤

丁丑試錄第三問策辯誤有序

臣以謭陋誤爲人知際　皇上御極之八年憂中外之未靖憫黔黎之弗寧撲厥弊源實本吏治于是率由舊章詔廷臣顯巖穴之士所知者謬以臣應自揣非據屢牘致辭不獲丙子罷試遂爲郡邑敦趣就道捧檄迫年至于閏夏始及都門方擬投牒陛見而是科會試錄文適出臣伏讀其第三策則知聖意徒殷而在廷之議實以爲未可也遂懷牒而不敢投已復思之今世所重者科目而科目所奉爲章程則錄文是也不獨昭示四方亦將垂諸後禩且又政府重臣之所屬筆也其言不可以弗稽而肆譏誚始臣讀至意疑而鐵或竊之不解爲何語及讀穀城于文定筆塵所載曰宋大觀三年集英臚唱執政林攄當傳姓名不識甄盎字以寡學被黜近時有一臺諫上疏曾以草相示內有竊鈇二字蓋以鈇爲鐵也一時難于面質第云此字莫是誤寫其人愕然不答及奏牘已成却已寫作鐵字不可復正矣甚悔當時不曾明告使陷于可笑如此乃知從來謬誤亦有偶同臣按竊鈇之喻本出列子　皇上崇正黜邪課士一以經史凡涉釋老莊列之語必嚴爲擯斥今式士之文引用莊列是教士子以明悖功令也況用之而誤乎然觀其惄然心怦于蔣伸之論慮薦舉之足以致亂未始不歎老成謀國之忠鰓鰓然長慮却顧也乃史稱宣宗之治以察爲明雖聽納規諫而性實猜刻雖吝惜爵賞而人多僥倖故伸以爲言　皇上躬上聖之資有求治之美方將闢門籲俊比德唐虞夢卜旁招媲隆三代而謬以唐宣爲比擬竊恐非倫矣前代之所謂僥倖者蓋多出于斜封墨勅中旨傳奉之官乃薦舉之法昉于唐虞之咨岳詢牧成周之鄉舉里選漢唐宋之賢良方正二祖列宗皆以之致治而謬以爲僥倖其言亦豈有稽乎且唐宣未嘗行薦舉伸之論本不爲薦舉發乃欲以時事傅會謂當引爲殷鑒則願問自唐虞以來何代用薦舉而致亂庶有以實伸之言卽伸且有以謝後世也惟唐天寶中欲盡官天下之材命通一藝以上咸詣京師策之時林甫爲相患草野士倨悔得斥言其奸請令付尚書省先試遂無一人及第者而林甫以野無遺賢表賀當時士氣

不伸佞諛釀成祿山之亂是則可爲殷鑒耳今　聖
明在上萬萬無奸如林甫者得操政柄乃亦不幸而
有其語矣不然則唐臣有馬周者曾勸太宗命三品
以上京官舉郡縣守令後來致斗米三錢夜戸不閉
之效何不引用其言若蔣伸徒以一言取相位終唐
之世無所建明柄政數年懿僖之間唐祚遂微何所
取于其言而一篇之中凡三致意得毋以林甫之心
爲心遂語不擇音一至此乎宋臣蘇軾嘗嫉王安石
新法之行不得已于策問中微用規諫當時以爲誹
謗而後世惜之然此小臣事也諫于其君不聽則納

牖遇巷亦猶詩人陳風之義也今政府重臣細旃密
勿從容論道何忱弗達何志弗伸讜猷入告爾乃順
之于外曰惟我后之德斯誠重臣事也使薦舉眞足
以致亂固當于造膝時反復開陳明其不可何乃託
諸文墨以廣其傳意若曰此獨　皇上意也臣則于
試錄中已明策其不可矣此豈大臣所宜出乎夫試
錄之文將以昭示四方垂諸後禩也　皇上本欲用
薦舉而致治今政府乃疑其亂亦非雖安所得此不
祥之語聖明在上亂何由生視　皇上爲何如主是
誣　皇上也且　二祖始用之以開天　列宗皆用
之以守成今謂其足以致亂則祖宗之成法非與是
誣列聖也乃科目肇于隋煬辟舉行于堯舜禹湯文
武今必抑薦舉而伸科目則古之立賢無方者非與
是幷誣歷代帝王也仲弓問政而孔子告以舉賢才
樊遲問仁智而孔子告以舉直錯諸枉臧孫知賢而
不與立而孔子以爲竊位公叔薦僎同升而孔子以
爲可以爲文今一行薦舉而以爲三不可信三未必
能是並誣聖訓也書稱寅亮則曰代天工奮庸則曰
熙帝載天生人才或隱耕釣或在板築魚鹽天尚以
寤寐感通人主今一以蔽賢爲心遂謂勿論人無如

之何雖天亦無如之何是幷誣天也有是五誣而猶
欲以式多士無乃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乎　皇上廓
智多聞言爲世法羣臣奏牘中一語失當旋令改正
式士之文其謬且誣若此又敢以煩聖慮乎所望休
休有容不吝改過則當自爲倡舉速求刊訂恐生請
得效他山之助許爲之辯于左
試策曰古今之取士者格也唐虞之世比屋可封豈
不能捷而相人于精氣之微而必借敷納之言以爲
之羔雉且又疑其言之弇獻者不必盡可以成信而
斷斷操明試以擬其後此所謂格也竊以爲執事未

之思也書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側陋固
可明揚不聞有所謂格也虞廷之二十有二人上以
疇咨而舉之下以僉謀而薦之不聞其出何科目試
何經義也詢事則亮采惠疇之事考言則拜稽賡颺
之言是故選于衆舉皋陶而不仁者遠言舉賢之不
以格也而謬以唐虞爲格則是廊廟無共驩耕稼無
濬哲也試策曰唐虞而下惟成周得人爲盛由鄉學
進者掌于鄉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由國學進者掌
于大樂正而用之在大司馬先以三物之教繼以五
物之詢其法觀行多而徵言少亦所謂格愚亦以爲

執事未之思也夫既知周之選舉觀行多而徵言少
矣然則科目反足以觀行而薦舉反獨以徵言乎成
周之法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故其君菁莪棫樸以作人其相吐哺握髮以待士是
以兎罝有腹心之寄白駒有空谷之思觀夫書之言
立政詩之咏卷阿蓋惟恐天下之有一士不爲朝廷
用尚安肯立爲格而限之也及其衰也小人擅權媢
賢嫉能瑣瑣姻婭則無膴仕故其詩曰皇甫卿士番
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仲尼雖聖困于乘田七
十諸賢無登廊廟以格取士而周道遂以凌夷不振

也當此之時諸侯之國得士國重失士國輕齊舉管
仲甯戚賓須無隰朋楚舉孫叔敖晉舉魏絳祁奚午
去盼秦舉百里奚孟明視由余燕舉樂毅遂伯諸侯
假令鄉舉里選之法不廢不以格繩士則諸侯安所
得士而用之而執事猶以成周爲格則何以取渭濱
之賢而謝之也試策曰漢策賢良方正意最近古時
已有曲學阿世如公孫者唐之詩賦猶沿六朝餘習
而宋之經義則昔人所謂驅天下爲學究者也然歷
代取士之格在焉然與否與漢舉賢良方正卽今　皇
上所行薦舉法也而執事亦謂其最近古是謂以盾

攻盾非以矛攻盾也公孫不足云而所謂天人大對
者今科目中亦有其人否乎政恐曲學婣婀如公孫
者未可多得耳唐之詩賦雖沿隋季而貞觀致治實
由保舉其科之目有曰秀才曰明經曰進士曰明法
曰書曰算曰制科惟制科最重天子策試初稍留意
秀才而後乃進士特重然唐之詩賦莫如李杜而咸
不預于科名則格之爲故亦畧可睹矣是以楊綰建
議曰古先哲王皆側席求賢今之取士令將牒自舉
請依古制察舉孝廉而沈既濟又以曰德曰才曰勞
爲選舉庶可無弊陸贄又請臺省長官得自舉所屬

署名奏後不稱坐舉者盜贊之言曰莊士以愛才爲
心笑人以傷善爲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阻之則
似公近黨則不辯而遽疑似公則不疑而遽信是以
大道每困于横議良才每困于中傷盜傷夫資格之
錮人而薦舉之不行也若必以格繩之則房杜裴郭
長源德裕諸賢有一及于格者乎宋卽未變格而張
齊賢之失格已不能不一柄盡賜及第至盧多遜李
昉兩試而不能得一柄開卒薦用之則安在格之足
以得士也後來起孫明復而處之胄監抜蘇洵而胥
之容臺擢程顥而俾之講筵皆未嘗用資格維時諫

官孫洙上書有言今賢才之佚于下資格拘之也職
業之廢于官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恥爭于資格
也民之困于虐政暴吏資格之人衆也萬事所以刓
獘百吏所以廢弛法制所以頹爛潰決而莫救皆資
格之病也元祐初司馬光柄國乃建議曰爲政之要
莫先得人百官稱職則萬事咸舉然知人之難聖哲
所病寰宇至廣俊彥如林或以恬退淹滯或以孤寒
遺逸豈能周知苟專引知識則嫌于比私難服衆心
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理莫若使在位達
官各舉所知庶克協至公而野無遺賢執事奈何薄

司馬光之義而惟林甫之言是遵是法必欲以格繩
天下之士也試策曰格者帝王威福之所憑川岳精
靈之所萃不可恃而要不能廢者也　高皇帝神武
開天恢弘賢路詎難盡歌商采芝之侶而盡登之而
設科取士循唐宋之法無變且方乾坤再闢人文蔚
蒸卽合賢良對策博學弘詞諸科以招士士亦詎難
左右應而取裁安石之經義又約天下才人奔軼之
致俾範馳驅于尺幅而無敢過焉此亦　高皇帝以
格明天下而兼以馴天下也愚謂執事不念　高皇
帝神武鬬天之功烈則已耳古稱宰相須用讀書人

豈以　高皇帝之成憲而爲之臣子者敢不一詳稽
乃以臆爲之曲說乎　高皇帝寤寐英賢以開治統
玄纁旌車交馳四方首下金陵卽辟范祖幹葉儀克
婺州卽辟許元胡翰王禕朱升等旣而徵宋濂劉基
章溢葉琛至則創禮賢館處之已而徵鮑恂全思誠
余詮張長年等並命爲文華殿大學士徵王本杜佑
龔斅趙民望吳源等至則並命爲四輔官其餘劉于
陳迪秦從龍之流不可勝紀則歌商采芝之侶何嘗
不盡登也聰明正直孝弟力田等科何嘗不並設也
至于科目之設始于洪武三年至六年罷之十七年

乃復設是年冬創詔各布政司府州縣官舉秀才人材十八年復詔舉孝廉之士十九年又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二十六年又令各府州縣選容止端謹無過人材所以嘉靖間以南郊禮成命吏禮二部考求祖宗朝科舉歲貢薦舉三途並用事例吏部舉洪武十九年以後弘治十一年以前故事請得旨用賢圖治國家急務我祖宗朝三途並用取之至廣俾才德者各稱其位故仁覆天下澤及生民後來專務科舉之學偏重進士之選以致人尚浮詞不修實行蠹國害民在在有之今後務遵累朝事例三途並

用必求得人則國初不專用科目可知也先臣霍韜曰國初用人薦舉為重貢舉次之科舉爲輕今薦舉不行故有行同盜跖心劣商賈者能滐翰爲文俱隷仕籍此風所以日偷也而謂　高皇帝勒爲一代之典專用科目豈誠未之深考乎何其以辯言亂舊政也試策曰先臣謝鐸曰今之科舉罷詩賦而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則其本立次制誥論判而終之策以觀其經世之學則其用見窮理以立其本經世以見諸用雖科舉之制而德行道藝之教不出于是噫鐸則誠有是言然執事奈何不取其全文一覽讀

之也鐸之言曰然考其歸則所謂窮理經世者恆浮談冗說修之無益于身心措之無益于國家甚者曰夷齊而心蹻跖名伊周而迹斯鞅遂使科舉之學悉爲無用之虛文豎其得而棄之也顧乃以吏爲師以律爲治視其昔之所習者曾筌蹄芻狗之不若是豈朝廷立法之意使然哉且曰治出于二而文與道離猶欲據一日之文以盡收天下有道之士不亦難乎鐸言乃爾執事觀其意將伸科舉乎亦謂失科舉之初意而欲通其變乎執事必欲伸科目而抑薦舉則無漫引鐸之言爲矣試策曰學士吳伯宗以薦舉失

人鐫秩餘有論爲鬼薪城旦者然至十五年仍行科舉法固知希咳唾荷提攜必不得諸糊名易書而曰與其受命于人以成徑竇之靈不如受命于天以聽鬼神之合執事將謂從來薦辟諸賢皆從希咳唾荷提攜來乎康齋白沙官之尚不肯受一經薦剡遂請徑竇有靈乎其意不過鑒于伯宗之蒙譴遂人思規避懲噎而廢食耳然謂希咳唾荷提攜必不得諸糊名易書則亦未必然也近來徑竇之蘘其科場若雖屢厪聖慮而壞法亂紀之人猶然逭死如騖當洪武間試官劉三吾等爲下第諸生所訴遂有春夏榜考

官張信等皆磔死于市三吾以老得戍陳郊劉謂安
置威名復取殺之夫獨非糊名易書者而所謂鬼神
之合安在執事不此之是懲而懲爲舉則亦過矣試
策曰甚大亂定大艱若忠肅文成者流率皆科目中
人辟舉所得百未能當一也執事亦思　高皇帝所
與平一天下乎致太平者何人乎卽自承平以來如
楊文貞之在內閣其所調燮匡救豈後世不識字者
可比此則村學究皆能考其詳不足深辯也試策曰
其不材者摹而不能肖其摹而肖者則固已舉天下
之才而造軌合轍于其間矣則科目之外眞無軼材

乎今每歲按黜貪酷中外不下百餘員皆科目中人
也一榜之士不及十年黜落幾半陷于刑辟駢首西
市者所在而有而謂天下之才已盡于是其敢信乎
唐臣有言辟舉用人天下之士修身于家辟書交至
以此士務名節風俗益敦科目取人天下之士皆舍
德行而趨文藝雖日誦萬言何關治理文成七步安
足化民宋儒朱子曰科舉之法教之之詳取之之審
反覆澄汰至于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項
安世曰科目限人入是科者雖檮杌饕餮必官之出
是科者雖孔子周公必棄之如之何其可也今有德

如顏閔才如管樂使之掇拾鉛槧未必賢于三尺之
童子而謂摹而肖者已盡乎材摹而不能肖則爲不
才而可乎且非獨舉之而不肖也今有韓歐樹義貫
董畫策而臨以主司之冬烘則已目迷五色況有納
賄鬻科私通關節取數已盈卽棄餘卷往往落卷中
有通篇空白全未落筆者有閱未數行而棄者有強
令隸胥點竄全非句讀者至于二三場從不觀覽如
此而責其摹之不肖不已難乎是以卞和抱痛于刖
足騏驥銜哀于鹽車而槩以不材題之此懷才抱德
之士所以惋歎而蘊結也試策曰嘗譬之科目則春

夏秋冬之成歲功而辟舉則月之閏也夫造曆者必
合諸上古之曆元若使執事爲大撓容成則將自堯
舜禹湯以降迄于炎漢皆爲閏位至隋煬帝乃成歲
功也且　高皇帝開天之功列聖繼述之大皆可擬
爲閏位乎何其言之不思也試策曰先後奉檄者鱗
次磨集以來矣愚恐無格以繩之而徒貌其名將拘
儒鄙生人人拂巾以企旌車之招而龔黃召杜之不
勝收也臣考　高皇帝每謂山林幽遠博學老成之
士匿德藏光非招徠之不肯輕出又曰謂皐夔稷契
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待天下之士也以神

聖如　高皇帝而且汲汲求賢如此是以詔令朝頒不逾旬月卽已鱗集　高皇帝未嘗有厭棄之心也卽所舉有未當必詔使再求十三年舉到八百六十餘人一時盡除授以官十五年舉到三千七百餘人猶諭之曰卿等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卿等者其悉舉以爲朕用何嘗有不勝收之恐乎今皇上之心猶然　高皇帝之心也明詔既下三年于此矣而至者寥寥其人可按籍而考也或投牒而遂去或懷牒而不投豈所舉者盡皆巢由不樂爲世用乎蓋恐執政大臣以蔽賢爲心故疑畏而不前乎執

事虞其鱗集麕至將盡距之使不來乎　皇上之心招之而惟恐不來執事之心驅之而惟恐不去古稱同心一德固如是乎且執事亦知懸方面之缺而道府什不得二三又懸皁囊靑瑣之缺而及瓜候代者什不得二三矣乃又虞龔黃召杜之不勝收是誠何心也試策曰以德義明于朝則辟舉未如起廢之孚也以功力見于國則辟舉未若遴才之著也豈執事未嘗一仰繹聖諭之旨乎中間原有進士舉人貢士監吏士民等項名色不啻爲山林隱逸發也進士之得舉者卽今之薦官法但申之以連坐或者不至如

貢薦謝薦之爲紛紛雖進士亦甚苦之也舉人之得舉者今巡方使者已用舉劾法矣隆慶間高拱掌吏部事建議進士舉人低昂太甚故舉人年力稍強輙遷延以倖一第必至衰邁乃始就官間有一二壯年出仕者或以遠方爲貧志在溫飽故請破除資格若果才德出衆一體待以清華京堂之選得旨祖宗用人本不拘資格近來偏重太甚以致人無實用事功不與覽奏具見經濟宏猷于治道人心大有裨益今若通以薦舉之法使不至遷延遲暮則舉人之用收矣推而至于貢士亦然往聞貢士謁選所費不貲故

多取償今若隆重薦舉則可以易賄營爲程材變私薦爲公舉而貢士之用亦收矣監生入仕初由積分進者與進士同然今之積分恐亦由賄營私薦而進故積分未必可行也若果進以薦舉而監生之用畢收矣　高皇帝欽定臥碑原有敷陳王道講求治法之條正謂諸生中有才行倍蓰于科目爲科目所偶遺者設耳取而薦之不亦可乎至于椽吏雖非清流乃今之科目率皆以吏爲師然則獨吏治天下耳何有三途拔文獻通考中本朝以椽吏致位九列者二十有五人與其陰用之而蠹政孰若顯擢之而使自

奮于功名也若山林隱逸中得一賢才其人且將與華渭隆中比烈未可謂其絕無也然愚觀　皇上之意本欲行薦舉于科目之中今之言者必欲擯科目于薦舉之外試想今之中原半壁是誰斷送至此而猶堅護資格不肯引用一人以維世運竊慮科目諸君子亦何以長保富貴也夫曰飾奇釣詭獲虎成羣安能保其必無然以　皇上所霈寀旁招之人而槩題之曰是始橘而終枳也外錦而中絮也將使冒其名而甘之乎抑使其自解于衆曰我獨不爲枳不爲絮也勢必使科目爭以辟舉爲羞辟舉卑與科目爲

敵幾何而不盡空天下之賢才也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此言是也試策曰人未易知知人未易一經品題便爲佳士一不敢信鑄錯頻聞敗轅累見誰爲申舉主連坐之條縱有之而不難以身試法二不敢信趨隅負墻何俾綏恐居官如入暗室一布衣委贄遽能列炬而照之耶三不敢信夫是三者之言恐亦未之敢信也然執事以綸扉重臣出典試事得士三百蒸蒸盛矣而執事能以此言信之此三百士乎假令三百士中一有敗轅則使典試者連坐執事必曰我但徵其言未嘗觀其行也果爾

則言之不足以得士也亦審矣又何以仲科目于薦舉之上也若曰連坐之法未見有中之者此自奉行者過非　皇上立法意也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舉非其人惟爾不任致身榮膴而諉昧知人何以在位爲法受過又何辭矣若猶私之是徇也灑黜之可也更以賂章尚可容于堯舜之世乎法之不行其意終主於護科目耳何也以今日薦舉固科目之所自出毋亦于　皇上致治一新盍息民安之至意一仰體之乎試策曰　高皇帝嘗諭吏部會官考試茲欲倣而行焉將試以功乎抑仍試以言乎如試以功是督處女以蘄蘩也如試以言則必若遂言渤海充國言先零齊賢言靈夏而未必能也不則如長沙言積貯家令言備邊徐嚴輩言世務而亦未必能也然執事所以知其未必能者亦豈有說乎孔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厥有我師未嘗敢以爲未必能而輕之也先民尚詢芻蕘上哲不遺對非懸揣焉而知其未必能此孟子所謂訑訑子既已知之者也陸忠宣曰書籍所載歷代全符祚啓殷呂必時多俊乂遐值叔季則朝乏英髦惟當衰季之時乃謂人無足用今何時也可謂人無足用已乎若曰在科目

則能在薦舉則未必能此卽林甫野無遺賢之說也惟是考試之法則愚亦且有疑焉何也仍試以言則仍與科目仝其病雖得長沙家令之流何足深羨士自有堯舜君民通達國體眞足以康濟時艱者其人必非言之可盡亦未可以一日之試而遂定其生平也唐虞雖云敷奏以言而孔子謂不以言舉人則可以知敷奏之所重矣至于處女蘋蘩之喩則薦舉固然科目亦復然非有異也然將何以試之乎杜岐公有言曰以萬里封域九流叢奏而掄才授職一仰吏曹欲以俄頃之周旋定才行之優劣靡然猥雜銓綜

無紀求其無失不已難乎故薦舉者所以佐吏部知人之難政謂一人之識鑒有限天下之耳目無窮使知人之責人人分任之而吏部但總其成使之舉爾所知則猶是孔門家法也夫知人雖難然本之鄉評吏之輿論或以偶然一事徵其生平或視其所不爲或觀其所不取不猶愈于暗中摸索若博者之勝負射覆之弋獲乎今爲之法莫若各因其舉主所列之實蹟而詳核之或但稱其品優則才或短于公綽或止稱其才雋則品或劣于戶牖或才德兼優則又察其孰爲茂才異等或譽望素著而年齒已高則當分

別錄之高者如洪武間之所以諭鄭居貞天順間之所以待吳與弼下者使處師儒教士之任其有名實不稱或果乞靈于徑竇者則毅然罷去而又斷斷焉罪其舉主不少假易此明旨所謂再加酌核者政謂酌舉主之言而核其能無過情否也果能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乃稍稍用司馬光所條十科舉士之法如近日科臣何楷所議天子臨軒親策焉下則如漢法舉到賢良方正又使公卿以下雜難之亦可以得其智畧之所存而大小之才皆可區別器使矣不出數年天下守令皆使京朝官保任

之無人保者不在其位而貪殘闒茸之風亦庶乎少息矣如此則于祖宗立法之初意　皇上求賢之盛美可以無負不此之是圖而惟曰格之可以得士極口詆毀薦舉以爲科目地則是以隋唐之陋習抗唐虞之典謨于　皇上盜息民安之至意不大相剌謬乎夫人臣而敢于違悖詔旨者必其時事之乖謬皆章之紊亂志安社稷不得已而然也今其意不過謂一榜所得三百士足當腴莊三百頃子孫世世食報不盡其可俾茲他族實偪處此乎萬一薦舉得人則科目削色故爲是危語以劫之醜語以詆之使其人

皆不來卽來而吾又有格喆以驅之使其不旋踵而報罷然後私門之桃李乃日滋月茂也嗟乎人臣而皆處心若此自爲謀則善矣于以仰對君父能無媿乎若夫馭臣之法本諸惇大儲才之源本諸教養斯誠體國之訏謨雖臯夔所稱無以復過愚生方諷詠之不暇又敢置一辯乎子輿氏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二終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三

桐城　蔣　臣　誰菴著

議

漕鹽通變議

臣聞從古無百年不敝之法亦無終敝而不可變通之法夫終歲之衣不補則靡十年之屋不治則復九衢之軌不塈則圮况乎法立而弊生弊生而叢積始如蟻穴既如隄决經數百年如彼逝泉迄今而猶不爲之變計又安知其所極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夫利不十者不變法變法之議豈惟黎民懼焉于以稱于不懲不忿率由舊章之義乖矣夫變則胡可易言也當其未窮而亟變此商鞅王安石之所以擾亂天下也若窮矣而不求變此何異刻舟之智也善變者必反而循所自始撥其受病之源而因以施治術焉非必取前人成法而盡更張之也又非必創其私智而以驚世駭俗也又非必是古非今如房琯之車戰安石之周禮皆自以爲可用也語有曰太上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則與之爭若鞅與安石皆所謂與之爭者也鞅刻薄鷙悍猶能力行其法利于國而危其身安石則師心泥古不通衆志而徒假威于豺虎借勢于蜂蠆卒亦不能自持其法終宋之世元氣削弱議論滋多紛更之禍可爲殷鑒若乃因民之所利而不拂其情予以所欲而去其所甚惡出之湯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因使國家有阜財足用之效無加賦厚斂之名享其全利而袪其全害亦何憚而不出此也凡臣之所欲爲變通者皆天下所共知共見者也共知共見而不爲者何也漕也鹽也皆利藪也利之所在奸宄豪猾竄穴其中積有年歲弊之藂也如枝之引蔓釐獘之法反爲謀獘之法奸之長也如蟻之逐羶剔奸之人即是作奸之人不習其事既無從得其要領及其身在事中則日月易于逝駒居官速于傳舍彌縫救通尚且不給因循貫苟幸無罪則亦已矣又復漕者言漕鹽者言鹽事各尚司說分胡越又何暇長慮却顧挹彼注茲而互爲變通之謀也今之所以欲爲通變者盖已適值必窮之勢而亦適有可爲之機因其兩窮之時遂轉操其兩便之術臣愚妄以爲通變之法一行令下而民自樂趨事省而功自倍集勞暫而逸自可永臻若夫前代之往蹟孰得孰失本朝之沿革何去何從臣亦嘗考之核而鏡之詳然臣無暇遠引曲證徒侈篇牘

之浩繁比事屬詞致勤乙夜之披覽凡臣之所言者利害兩言而決耳由今之道而無變則害歸于下而上亦未享其利一旦變而通之神而明之上且幾倖于再倍之獲而下已捐其十倍之害矣夫害之可見者　聖明已殷憂之大農仰屋而嗟欸之省臺珥筆而誦言之然亦熟求其利而未有當也臣亦偶出于管窺成敗利鈍未能逆覩惟是仰體　聖明宵旰殷憂于上公卿百執事集思廣益于下故敢借箸前籌爰咨爰度幸得比諸芻蕘之詢納爲涓涘之聽萬一可採斷而行之若其事體窒礙徒費更張則草莽陋儒本無學術芹曝自將非有覬幸亦乞公卿百執事更端發難或指切事理以訂其迂疎或徵引章程以斥其迷謬雖復胥史之流如前所謂窟穴其中者彼之詰歷臣不如也亦幸有以教臣共見其不可何難罷之必衆見其可然後代爲奏請而行之行之而當則國家之利也民生之福也臣請先晰其兩害而後徐商其兩利更復詳條其所以可行之故畧具所以舉行之目證述往古憲章祖制以冀留心國計者之採擇焉

一曰漕法適當必窮之勢

國家自　文皇帝定鼎燕京悉仰東南以供西北然其初年亦祗踵行元人之海運歲不過七十萬石已耳再變爲海陸兼運者五年從尚書郁新議也會通既道淮浦底績三變爲支運者十二年平江伯瑄之所經理也民運艱苦廢失農業四變爲兌運者宣德五年從侍郎周忱請也有兌有支配搭紛紜五變爲改兌者成化七年從都御史滕昭議也改兌既行民不履河千軍獨任輸輓自此遂變爲長運矣從來論者皆曰漕法莫善于轉般莫不善于直達今長運乃類直達顧行之百七十年而無變計何哉則以承平日久衛所軍丁既不用之荷戈日廩大官甚無謂故不若專用之于輸輓見謂稍寬民力習之既久遂若非此輩則無可供任使者然孰知其使軍民交困至此極也祖制衛所棊布本以衛民故兵不煩召募今衛軍之役于漕者計十二總所領衛一百四十旗軍十二萬六千八百人是衛所全空也衛所既空則又創設營制而募人以爲兵是倍兵也一軍所運止領兌二十五石二斗九升二合計其所支月糧與行糧之數實浮于此是倍食也困之挂欠漂流繫紲相屬伍攢半盡無可勾稽則軍困也糧里交兌如羊赴狠

攫奪欺凌備極窘辱甚有印官遭其詬誶耗費浩繁
反倍正額則民困也沿江上下抑勒商貨包攬承載
居十之七則商困也商稅隱漏権關虧額則官困也
近且以回空凍阻僱募民船民船不習河險如逃誅
僇攫奪槃礴所至爲市江楚吳越舟楫爲之不通行
旅爲之阻絕一船之僦直大率數倍則公私上下無
不困也然使交受其困而有益于漕猶可言也悉漕
之弊百孔千叢舉其大端曰遲曰欠遲之與欠孰有
過于近事者哉去歲督漕過遣瑣耶矣輸貲助漕遍
及紳衿矣督漕諸大吏驅馳河干者數閱月晝夜追

呼不遺餘力矣而寇至時露積通津尚數十萬則亦
速之而無可速矣計部試察新運所報漂流挂欠視
之往歲孰多則知自此以往日趨日下矣夫遲之與
欠所以俱至此時而極者抑又何也旱蝗相仍歲比
不登米價騰踴輒至數倍折乾盜賣積弊雖沿然未
有若斯之獲利者也利之所在駢誅在前走死如騖
況止于揭黃監比纍纍縲屬也哉即其所現在完納
之糧已非盡是原來領兌之糧或推陳致新者有之
或彼徵貴而此徵賤者有之往歲親見兌過之時遂
米折至五兩六錢一石糧里猶勉強從事近聞閘門

之米值不過五錢如此而禁其不作奸也不已難乎
即今收斂露積蒙　聖恩寛大許以四六分爲運值
所以體恤民艱亦已至矣然自取值者視之米四斗
耳其輸之民間者則剜肉醫瘡鞭朴愁歎不知費却
幾倍而此四斗者乃能達之天庾也民窮若此持籌
者可不爲之變計乎況今河流衝決回空阻滯寇患又
至風鶴頻驚欲望新歲之漕得如去歲恐未可必得
臣故曰漕法適當是時而必窮也

一曰鹽法適當必窮之勢

國家正賦漕居其半鹽亦居其半矣祖宗朝設立邊

中海支之法無事則主兵仰給于當股有急則客兵
仰給于存積益以屯糧與民運則邊儲已自充然餘
裕無所復呼籲于大農儲粟于邊而濟不竭之源于
海邊粟大賤民用益饒特假巨商之力以通之故其
所以恤商也甚厚　高皇帝嘗謂吾養兵百萬不費
民間一錢用此道也自葉淇爲大司農輕變此法而
運司所納鹽糧既輸之部則餉邊所需年例自不得
不仰給于部矣歲增月積不可窮極而鹽法安能與
之俱無極也此時而欲議復初制則已萬不可得何
也鹽法雖壞而鹽課未嘗不數增持籌者但能執現

在之課而使之增不能于既增之餘而保其終不壞其壞之始也朘削之禍商受之其既也隳詘之禍國亦旋受之矣夫鹽法數變而數壞則亦旋壞而旋治其壞也皆起于奪商之利而不通商之情其治也必有以破商之奸而尚能寬商之力商力未竭則猶可爲也商力至今日則真所謂焚林竭澤之餘也臣請跡前事以明之初壞于權勢之奏討及清正行鹽地方革除大包夾帶則已治再壞于兩浙長蘆山東等處之配搭及邊商賣引內商支鹽則復治三壞于積鹽殘鹽之項引及罷中所鹽先儘歲額則又治四壞于餘鹽之隱沒若正德十五年之間僅共得餘鹽銀九十餘萬兩耳及令本商照例納價不許權豪收買則復治蓋至嘉靖間而極隆矣引價既增而餘鹽之利亦盡淮南淮北稅課嘗至百萬蓋一歲所入已抵正德間十五歲之入矣商不告勞公不告匱持籌者至是亦可以止矣乃割沒定價則已開後來營擊之端工本議增則又開後來壅滯之漸河鹽超掣則復開有掣無售之疑蓋權鄢揹克爲性依附生奸一日而通報預討銀一百一萬有奇見爲名美而實不至此工本與河鹽不旋踵而亦報罷也隆慶二年都御

史龐尚鵬察出停積引四百五十餘萬以今歲額權之則六歲之積也此鹽法之又一變也萬曆間織造中貴議行存積鹽九十餘萬引苛索鋪墊每一引壓正引五七引不等則又大壅後因哱變倭警加帶浮課奸人乘機設爲淹消火燒等鹽與浮課並行于是虛搭套搭插單等弊雜出則又大壅正課壅而歲額不足遂那移借庫銀五六十萬庫銀雖借而淮南北積引尚三百四十餘萬套徵商銀尚二百一十餘萬此鹽法之又一變也自疏理之綱法行而解額始足商困亦甦號稱大治行之未幾又復番綱兼以助工邊鈔紛紛更出黔鹽吉鹽鐵營徑賣其間插綱假引僞票亟支影射于端鹽法乃至今日而盡壞矣逋欠之數察自天啟六年起至崇禎七年止已欠至二百六十餘萬今益不知何如矣而商之困也則引價預徵矣餘課預徵矣割沒預徵矣甚至滴珠火耗亦預徵矣昨壬午之歲始行戊寅之鹽徵價于四年之前行鹽于四年之後邊商壓引不行中之于邊勞費倍蓰及至內地減價過半而不獲售次年之催比又復隨之邊商若之何其不困也內商既輸課矣積四年計之所輸已近四百萬徒執一紙空票耳而實無資

以行鹽夫毋之與子相權而行者也四毋而尚不見一子內商又安得不急困也往時鹽法之害莫過于買窩佔窩及勢豪奏討耳今商人視其一窩不啻謫籍百計賄營求脫不得設有奏討佔窩者敢不甘心奉之乎告消告退終日盈庭牽報鄉農追比呼號往時猶有貼價求人承認者近則拘拿正身斃杖下者數人矣此豈國家所以恤商裕課之初意乎夫商困所以至此而極者抑又何也徽商自黃山貽累以後鉅室半空西商亦自寇患頻仍以來失業愈衆此時若非曲體商困惟肆誅求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況今淮北行鹽地方盡已荒殘額行二十二萬七千餘引不知何以銷額欲求國課之脊盈也豈可得乎臣故曰鹽法亦適當是時而必窮也

一曰借鹽法以通漕法之窮

夫漕法之所以承弊者以長運之直達也自江廣以達京師計程或六七千里計時必往還終歲達遠則險阻所必經時久則稽察所不及以八千餘艘銜尾相逐一舟滯則一幫爲之俱滯一幫遲則全幫爲之皆遲即使漕限依期抵壩盤剝尚須三四月而回空始畢早已霜降水落矣若之何其能挽遲爲速也幫官與旗甲非能一心也旗甲與外水非能一心也全完者不知誰功消耗者不知誰罪監比數年燬以厂盡產絕告或僥倖遇赦矣追比完欠不過一金盜賣折乾數不止此若之何其能杜欠爲完也故雖有燃犀之照總無以觸其奸即有鉤距之能總無以斷其弊以其上下相沿爲日久矣今獨有直截痛快之法曰罷長運而已矣譬之芟蔓者必雜其根驅蟻者立去其骨長運罷而漕弊更無所容矣豈惟祛弊利即隨之罷十餘萬之卒使歸伍即可以省十餘萬之名芽矣若罷使歸屯以中食七人計之則九十萬人之養也即但以所省行糧計之亦十三萬人之食也且糧里省侵凌之害商貨省包攬之害榷關省匿稅之害則彫瘵可以漸復物力可以漸饒物價亦可以漸減則無不利也且自是而各省督糧之監司可省矣下之而府倅而州倅而縣簿凡以糧名者皆可省矣凡此所爲吏爲胥爲徒爲隸尋常侵處食息于漕以爲漕蠹者所省何止數萬人所省之費又何止數十萬矣萬曆初總兵萬表經算漕運之費率四石而致一其開河造船張官置吏不預焉開諸近例則已倍之且勿言其倍即以歲漕常額合之遼練二項約五

百餘萬若一罷漕則所省者五四卽二千萬矣或謂西北之民土曠而不辦其仰給東南久矣太倉無隔歲之儲漕運何可言罷則應之曰何爲不可由古及今用兵煩費莫如戰國當時燕趙齊韓魏宿兵各數十萬人征伐會盟無虛日豈嘗仰給東南寸絲粒米哉卽以國初論之　文皇帝內則靖難外則犁庭用兵常百餘萬歲漕不過七十餘萬何嘗盡仰給東南哉則亦奚爲不可然此時固未敢深言也果欲罷漕必俟屯政修果錢鈔通行國儲恆有十餘年之積而後敢言也今之所欲罷者特長運耳長運罷必使歲

運無凍阻之遲無升斗之欠而且有溢額之望雖未敢定其所溢何若也大率酌豐歉之歲以爲盈縮之規運三而羨一運九而羨三可得而持籌也然則果何道而能臻此乎曰恃有鹽法之已窮爲之資耳昔漢武欲行平準之法先爲重稅以困商人而奪之利今商已久困非我奪之乃更甦之也夫商有三等上中下之謂也下商貲產已盡貧無立錐求退不得補以其窩牽告餘人此一等也中商歷徵已困無力行鹽催倩追比吏胥尚食其打點居爲奇貨此一等也上商雖納課如故然一歲所入豈足以補四歲之壅

終亦必趨于中下此又一等也今請以中下二等之商求脫不得之鹽窩盡爲空出寬其牽告寬其追比卽以官價代爲行鹽于上一等之商止令其所中邊引照舊行鹽而于其所帶中之餘鹽聽其通江廣之米現易鹽于官而不徵其課竈丁所貯辦之正鹽遵做初制盡徵本色上倉其所貯出餘鹽亦責令送赴該場官爲隨時給價每二百觔爲一引定價一兩盡收餘鹽之利于官倉爲貯之于瓜儀兩地不拘商民俱聽其以米易鹽每米一石易鹽一百觔千是而米必大集于淮揚之間矣米大集而以抵江楚浙直四

地之漕額固已寬然有餘矣但爲之制非米不可以得鹽而不必分定其鹽之所往蓋濱海則產鹽內地則產米一家八口凡食米之人必食鹽之人但米可出之地卽鹽可入之地有無相通不呼而集此自然之勢也鹽法流通則漕法亦已流通然後經理漕政止行于長淮以北不行于大江以南復國初支運之法行令各倉遞爲轉輸則節短而程程可稽時稽而事事易辦矣鹽之可以通漕者此也

一曰借漕法以通鹽法之窮

夫鹽法之所以積壅者以私鹽爲之梗阻也按私鹽

之禁犯者至綴法立於前而民猶然走死如騖者趨於利也利之所在固宜與民共之乃不以予民而獨以予商又為商而禁民其何愛於商而私之也特以恃商以輸邊恤商所以恤民耳今各邊之仰給大農者不可殫計商亦僅有其名矣而各商又自為夾帶為假引以扞吾禁夫禁私以為商也商自為私矣又何禁焉然推原其始商何樂於扞禁也則以奸宄胥吏耽耽視商直等為野人之逐鹿博者之大投無不漁獵其間耳夫法簡則事體畫一名正則上下曉然祖制每引鹽觔四百後改小引則每引二百觔何其直截簡易也餘鹽既饒自當增引倍中何必帶買徵課也有正有羨理宜分疏何又有酬商包索帶耗名色為課為糧總歸輸納等也何又添溯包倉價桅封挑河坐勇京製滴珠賦罰許多頭緒也至於割沒之法所以嚴夾帶非以滋私鹽也不無夾帶則亦可以無割沒乃先為定價又為預註鹽觔是明教之以夾帶矣割沒者一而夾帶者且十矣總之院司吏胥頂金各至數萬非通同影射則何以厭其溪壑非巧立名色則何以恣其影射況乎一領鹺政不論何官處脂膏而不潤者葢亦鮮矣上與下交相征也亦交相蒙也然畢竟居官有同旅泊吏胥則長子孫巨商亦

祇供魚肉吏胥則世為居僉商被侵牟已極不得不取償于夾帶營賄委掣每引重至七八百觔是七十餘萬引已帶行三十餘萬引矣奸商得利而良商坐困矣糧艘回空每船約帶鹽一二百石是所帶又三十餘萬引矣而馬座等船之私帶尚不預也外此又有王府之食鹽鮮魚之厰鹽尤為恣肆又何止十餘萬引所以民間食私鹽者嘗居十之七正課安得不壅又何怪乎四年之積引不行也夫功令所以禁私鹽者不遺餘力而卒不可禁何哉私鹽賤而官鹽貴不能禁民之捨賤而食貴也其難一私鹽即所挾數金皆可與販官鹽非擁貲數萬不名為商貧富不同而趨利則一不能禁民之皆富而不貧也其難二煮海而得鹽猶墾土而得穀也農有餘粟則責之竈有餘鹽則禁之不能禁民擁重貲而甘餓死也其難三然則私鹽不禁非法也禁之而不得亦愈非法也亦獨有一直截痛快之法曰盡變私鹽為官鹽而已矣然豈從前立法之未盡善哉厥有由矣曩者天下初定戶口鮮少計口授食故引數嘗縮竈丁新募煎責未廣故取數亦儉乃重熙累洽時異勢殊而終無以處餘鹽也餘鹽既多欲不歸之私胡可得也祖制原

令煎出餘鹽卽以官鈔收之矣而未許旣收之何所用也正統間又令餘鹽二百觔給米麥一石矣而未明米麥之何所從出也今欲給鈔則鈔未通行欲給米則米原無現貯又將奈何曰亦幸有漕法之已寵爲之資耳昔唐劉晏以鹽鐵使兼領轉運故能借鹽利僱傭以通漕而晏始至時鹽利僅四十萬緡其後遂增至六百餘萬緡今猶古也豈非鹽利尚有六百餘萬乃坐失之也後之理財者才具卽無能及晏而晏之道意不可深思而得之乎今一罷長運則所省回空之夾帶固已溢出鹽三十餘萬引矣漕之可以濟鹽此其一也今除去山東河南兩省兌漕米連耗一百一十餘萬止以南直浙江江西湖廣兌漕米數連耗可得四百七十三萬餘再除去廬鳳安徐被淹荒殘地方額米共二十五萬餘其餘四百四十八萬每石折銀一兩如條編法嚴禁火耗以秋熟之日按期徵收民無兌漕之苦自所樂輸矣此項銀兩不以徑解戶部將漕運總督改尚書銜令其兼領漕鹽之政設一疏理鹽法道于揚崙理鹽政改設經理漕法道于淮崙董漕務其餘雜項冗官冗差悉爲罷去但使兩道互應如左右手則事權畫一此省事不如省官之說也事權既一則以折漕銀兩盡歸之而并以考成叅罰之事樸予之漕督但自以其完欠遲速受考成叅罰于戶部則部體未嘗不尊亦可以事省而用足無仰屋之歎矣漕折旣具乃今而後有以處餘鹽矣每年以六十六萬二千五百兩代解鹽課而以其餘盡數收買餘鹽每兩二百觔約銀三百八十一萬三千五百兩便可易鹽七百二十六萬七千石以鹽易米米之數如鹽之數矣則一歲所入幾抵兩歲全漕之數矣而被災地方及東豫兩省之數尚不在也如此則邊商無滯引之苦內商無徵課之苦鹽官無追比之苦竈鹽無觸禁之苦從前之滯引可以附新綱而立銷後來之鹽政可以簡約而易守矣漕之可以通鹽者此也

一曰經理漕法之畧

夫漕艘七籌儲充九塞雖各省道廳建置非一而獨肩其任者漕道也漕道以一人之身驅馳于七省之地旣有鞭長不及腹之慮圖維終歲惟日不給亦但有文移之往來官役之絡繹法如是止耳而冬兌之如期不能爲有司代也過淮過洪過濟抵津抵通之如限不能爲旗弁代也其間江濤河溜閘淺起剝旱

滯不時不能與天時地利爭也今惟以鹽易米大致
粟于儀揚則江楚吳越間不復受漕之累卽亦不煩
漕之督秋成屆期不過七八月間而江楚之米已集
于揚矣集米于揚所以便商也然揚之米必輸之淮
經總漕驗收漕道督發則升斗無收私也如是而新
漕九月便已過淮視之漕規不已早四五月乎此所
謂不煩催呼而自速者也自淮抵通三千里而遙分
爲四運到處以倉貯之因河道之通塞而時其輸輓
水脉未達不先期而與之爭百川灌河不後時而待
其涸此倉貯之爲利也其淮徐臨德四倉或可因仍
其舊或以徐州近不當過道而臨德二倉相距太寥
遠則當酌道里之遠近閘淺之險易而更建置之其
溯流而上者牽輓爲難則爲程宜近爲舟宜輕其順
流而下者程稍遠舟稍大未有害也大率度其匝月
中可以往還而足也每歲八運每運以五十萬爲率
而餘其月之四以爲番休修艌之地自淮發者避濱
流自通受者避凍閉伸縮于四月之中則無不裕也
途之近者不得縮于六百而遠不逾九百而又定爲
舟制輕不得減于三百五十重不得過五百每舟分
爲十艙艙之所受如其鹽之所繋升合無使可溢也

兌發已訖印而緘之扃而鑰之旬日之間使須復兌
粒米豈得有滲漏乎此又所謂不煩追比而自無欠
耗也舟制定則僅足以容其所兌夾帶包攬之弊無
有也受載輕則受水不過六拏而足閘淺盤剝之費
無有也載五百者爲舟一千日兌七十五舟卽以七
十五艘分注之月十五兌而足載三百五十者爲舟
一千四百有三十日兌百舟亦以百艘分給之月亦
十五兌而足日一兌日一收前者開發後者踵至兌
畢卽開發交畢卽回空風順則重運遡發風逆則回
空乘流如環無端如珠相貫如雁相序十舟爲紀十
紀爲綱十綱爲總道淺則合一紀之力助之遇閘則
合一綱之力輓之遇警則合一總之力禦之各倉卽
以原設部司領之而擇推知之能于其職者授之其
衛皆以主政歲運竣則陟副郎再運竣則陟正郎三
運竣則陟少叅四運竣則陟則憲五運竣則陟大叅
其或清釐有法纖塵不染六運竣則陟京卿可也其
卒則僱募沿河土著之民能操舟者爲之每舟設柁
工一人給餉十兩八錢篙工五人餉七兩二錢此亦
束伍之令也撑輓之日人給米一升五合暇日則弗
給也回空之日仍許其雜載鹽貨官給官收無許停

滯艱難則給以下次口糧有載則弗給也兌發之日但以口糧給之其餉則貯之所至之地歲分爲八分一運至則一次給之有速無欠則全給之欠則扣除之延則少除之差等焉以爲其賞罰也其督押則取諸沿河郡縣之幕佐歲運週則紀錄之再週則獎薦之三週則優擢之廩祿可無煩別湊也其餉則取諸運軍之行糧大率重舟二千役篙工萬八輕舟二千八百六十役篙工萬四千三百人爲餉十七萬七千一百兩柁工四千八百六十人爲餉六萬四千零八十八兩通不過役二萬人尚省漕卒四之三度其餉

亦可準乎此也其口糧則取諸米之羨耗者爲之官解官收驗封驗印無敢有淋尖踢斛勒措需索等弊但量以斛平槩而止斛實五斗以京斛爲制每大一升自通而德以及于揚五加之以爲其等也冶鐵爲式而給之揚之加于京斛也每碩可羨一斗而四倉所收以四百萬準之每倉則八萬石之羨也運卒之口糧既于是取之而倉揹胥吏之廩傜以及部司之養廉公費皆出入于八萬之中而有餘裕也其舟則以長運所罷之舟改爲之亦當漕艘之半也其大小則又半之也其河道則日日輪撓一過有淺則河臣任其咎津夫協其力無敢以泄玩從事也以漕督爲綸以倉督爲委而河道津撫分地提衡經四重臣節節控制衹之舲帆影于江津問望洋于海若其爲難易豈不懸殊其餘米自四十萬耗羨而外所儲尚不可稱計也而東豫二省之粟尚未爲之經理也故曰節短而程程可稽將裕而事事易辦也若復推而廣之則白糧之二十一萬石亦可附此而行以甦吳越之重困也其各處解到銀鞘每舟附載其一二亦可以省腳價省防護也故曰漕法莫善于轉般莫不善于長運而此其大畧也

一曰疏理鹽法之畧

昔劉晏制鹽法輕重之宜以資國用其收利至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餉百官俸祿皆取給焉而未嘗病民當時承安史之亂戶口十亾八九自晏管鹽鐵乃復蕃息所謂不加賦而用足儒者顧狂而不信豈非夏蟲之智哉嘉靖間籌鹽筴者爲最詳或欲于額鹽之外開中一倍添刷引一百四十餘萬者增引則不帶餘鹽也有欲中正鹽一引許報中餘鹽三四引五六引者總以餘鹽之尚多也有欲于正餘鹽包內加鹽一二百觔不等者愈以滋

夾帶也至三十三年乃行工本鹽將運司割沒銀每年扣留八萬二千餘兩作爲工本以收餘鹽其時淮南止定價二錢五分淮北二錢然給價太賤安能禁私鹽之不闌出乎故其法未久輒罷勢不行也夫商之收鹽于竈戶每引三桶桶重一百六十觔定價四錢五分計其出場橋壩船脚等費又六錢二分今每引給銀一兩視商價不啻倍之竈戶有不樂輸之官而尚肯觸私鹽之禁乎私販既絕而商利矣過計商人本貲約二兩五錢三分而致一引其鬻之江楚或十兩或七八兩不等奈何無利特以歷徵太苦稱掣

太遲利滯則本銷所由來也夫掣遲者邊商內商之所不利而水商私販之所最利也何也掣愈遲則鹽愈貴矣自甲戌更綱以來九年之間方纔五掣爲法之敝孰過于斯今之立法務使簡易畫一簡易畫一則無所容奸無所容奸則羣情各得羣情各得則巧黠者無所專擅匱乏者無所偏累矣何謂簡易曰以米易鹽聽其所之而已矣何謂畫一竈戶額鹽照舊輸之倉收到餘鹽亦盡數輸之倉過橋盤壩皆竈戶事但有到場買鹽者卽以私鹽論買者與賣者盡沒其貲則事體自然畫一矣倉鹽既具額鹽以引爲主

餘鹽亦以米爲主立法以後先儘本年現行新引止行正鹽不帶餘鹽引到之日仍照綱法就倉支鹽將以前壓下四年之引如疏理舊法編入綱內每年附銷若干約十年而銷盡蓋每引止行正鹽爲數無多引到卽向倉支兌更無守支守掣之苦則邊商之新引易售而邊商從此甦矣商人齎銀入手舊用課船齎送每有盜賊之虞而又募空船以來其費因無所出也乃其行鹽地方則皆產米新穀登場爲價尤賤乘時收買勢必三息載米而來復載鹽而去是倍息也卽歲數往還莫之禁也商亦何憚而不樂趨乎

餘鹽既不徵課而行鹽愈廣則內商之困從此甦矣餘鹽既多又當設法稽考其出入之數以爲米數之多少則請戶部增刷餘鹽引一百五十萬食鹽引一百五十萬盡發總漕衙門轉行鹽法道其餘鹽引以給官商興販遠地倉鹽引以給土商聽其賣鹽于直隸等府卽淮揚所屬地方亦必納米方得給引于官而後敢賣鹽于食戶若所謂架下橋壩功蹟等項畢鹽盡行革去何也淮揚亦係產米地方亦已罷去漕米輸米于官倉鹽于官原無異同也米交方與給引有引方便行鹽每年給過引若干卽可以知其收米

之數其餘用不盡者仍作正數繳還報部以俟次年扣除所以不敢定爲之額者以年穀有豐歉戶口有登耗也若三百萬引已盡給發則收米當六百萬除漕米四百萬耗米四十萬尚當溢出米一百六十萬矣若扣除之引尚多則收米雖少而收鹽未盡之銀除三百萬引外尚有八十一萬三千五百兩併扣除之數又當數十萬以解部兌正餉也正鹽收引價五錢六分支倉鹽二百觔加耗三十觔餘鹽收米兩石支倉鹽二百觔亦加耗三十觔皆就倉支兌較定鹽觔以槩年之無使有稱掣之煩低昂之弊行江廣者照舊例分爲小包行直隷者即定爲五十觔大包倉自給鹽豈許濫出夾帶之弊既免制沒之費亦除矣各商所齎鹽引即于所至賣鹽地方繳還有司即爲有司鹽法之考成也或以蘇松等七府及廣信一府皆係出漕地方而淮鹽不入其境察得七府漕額歲當天下之半而浙鹽歲價僅六萬四千餘兩不當淮鹽三十分之一安得不爲之通融斟酌以爲七府匙漕地也其江之南吉贛楚之永資衡皆爲淮之行鹽地先年偶以軍興借出議還之說至今未決察得廣鹽歲辦鹽價僅二萬五千餘兩其裨益國計幾何乃

復侵改淮鹽六府之地聽其久假不歸也總之生民所急一米二鹽天下一家本無分地米者官之所急鹽者民之所需以米易鹽買者聽民所便鬻者聽商所之私鹽之厲禁可除越販之訟獄不聽所以使私鹽盡變爲官鹽也然尚恐淮鹽賣出之條不足當七百六十二萬七千之數則當以長蘆及山東之鹽通之昔先臣丘濬請行宋人轉般之法欲以回空糧船順載滄州之鹽至揚官建倉以受之則官得倍稱之息軍得順回之利蓋滄鹽之值不當淮鹽四分之一往歲糧船及馬座等船所販私鹽即此鹽也若以山東折漕銀照價買之即以運船轉船帶回量給運價總之皆爲官儲利也又孰分此鹽兩界哉要以公利于民而無甚貴甚賤之若均利于商而無偏肥偏瘠之累視之劉晏所籌六百萬之額爲不足視之額課一百二十餘萬則已三倍之矣所謂最簡易最盡一而此其大畧也

一曰漕法所以可通之故

或疑支運之法既省且便若此何以終變爲長運也今長運可變必更有一法勝之何反題行支運也且當時一年四運而不足今何以能行八運而尚有四

月之餘閒也曰今之立法固與往時異往時徵米于
民而復以民運民運不敷而復濟以軍運夫民運必
俟之農隙農隙而後能閒徵閒徵而後能輸載若今
之南糧白糧則猶用此法也故四運而猶以爲妨農
其軍運則俟民運既足而後爲接運接運之病故不
如兌運之便也兌運又不如改運之逸也今不徵米
于民而易米以鹽顆粒皆官物矣官爲兌發官爲收
受事體相關氣脈相貫如上下手之交盤各有端責
而無所委咎稍有滲漏則旬日內便可稽考稍有濡
滯則數旬內便可更置彼此相制中外互稽何謂不

敷乎豈若軍之勒索丁民而官又掊尅于軍乎或疑
軍有屬籍可稽猶難統馭何故捨見軍而又招募外
水乎不知軍之獷悍成習狐鼠相沿久則難變也外
水受直爲傭饑寒之民利此傭值條索固在我也譬
之商船皆是僱募何嘗破目商貨哉而傭直視商則
固已厚矣或疑漕艘竭終歲之力今但言兩月可竣
何言之易不知糧艘不過三分載米而其實七分載
貨所載竹木重滯之物一遇起淺盤剝費時幾何攬
載起卸又費時幾何今則顆顆皆米宜其輕捷也
或疑積米至六七百萬談何容易設鹽積而米不繼

不幾悞運乎又或歲值凶災地方閉糶又將何以濟
之乎不知江南地本卑溼素無窖藏民間少有餘粟
卽行轉販故有五月糶新之諺況漕米罷徵則此數
百萬之米自須溢出吳越之間雖素流米而仰給江
楚歲嘗居半往歲一遇秋成帆檣連雲蔽江而下逈
時不售盡爲囤戶利矣夫商以米至空舟而反猶且
估客如織況重以載鹽而歸之利乎若夫奸人遏糶
天下一家本宜重創然米不出則鹽亦不入彼固無
敢閉糶也萬一有之卽以悞漕之罰立寘重典可也
故徵漕猶有災荒之慮拘于地也每每地方告災則

求改折爲是故也今概折則民必大歡固可以豐穰
之有餘補災傷之不足也或疑長運四石致一今其
爲法無所甚變所省遠能幾何不知計算之利總貴
除多乘少調劑之法不過酌盈濟虛但以七千餘艘
歲一空返爲費幾何米三貨七費又幾何卒與船以
四而當一時又以八而當一其所省不可稱計矣或
疑古亦有行此法者乎曰此固劉晏遺法也當時所
謂江船不入淮淮船不入河卽此意也運法皆以官
僱傭發則以鹽利其法固可倣也然則以鹽易米亦
豈有所昉乎曰此固張詠法也詠知成都日屯兵三

萬餘半月之擾詠聽民以米易鹽踰月而得米數十
萬夫以一郡且爾況以海內之廣乎由此道也參隨
運將弁之食竊而潛銷其怨詈破姦胥黠吏之使半
而蠹翻其窟穴運捷而官無疾聲之呼催究而民無
追徵之擾潰之可以通行者此也

一曰鹽法所以可通之故

或疑積鹽于官聽民易米不幾官自鬻鹽之法乎唐
張平叔嘗欲行之而韋處厚韓愈爭條詰以非之矣
宋世行之而參政王隨議以通商爲便矣不知今之
立法亦與宋時大異宋則自通泰楚運至眞州自眞

州復運至諸州郡官自賣之各分富貴五等之戶而
俵散抑配之其極弊也遂令人戶所納鹽錢竟同常
賦有鹽不給而仍徵鹽糧者官鬻之所以爲民害也
先臣丘濬嘗欲倣漢時官給牢盆之法官自煑之矣
今竈煎之利仍歸竈戶鬻鹽之利仍歸商人特使人
人可以爲商既不如先年之百計營求又不如近年
之多方累報也人人皆獲商之利而並無私商之名
也處處皆獲食鹽之利而且紓漕困之害也國家特
費一紙引耳歲銷七十萬餘而不足今將銷三百
七十餘萬而有餘也古人有言治鹽如治河治河者

過爲堤防則決若私鹽之禁是也故貴在有以通之
治河者必窮河源治鹽則亦必窮其弊源弊源何在
則院司吏胥而已若議論省頭緒清名色少規制定
縱有魑魅神姦伎倆安所用之方今兵荒之後戶口
衰減初歲行之不通獲一二百萬無以欲速害治法
無以小利妨遠計鈔法漸復戶口日增守之三十年
勿變卽劉晏之獲可以坐致也鹽之可以通行者此
也

一曰漕鹽通變之餘

聞之曰容足之地不越徑寸然度足而置步焉未有

不蹶何也爲其無餘地也今但覩目前之利而挈銖
較兩以程之曰利且如是後豈可繼乎今欲通變則
莫過于留其餘以爲異日地何謂漕之餘曰廬鳳安
徐四郡之額米二十五萬未議也餘之而各處但有
災傷皆可通融之以議蠲賑也東豫兩省之額米一
百一十餘萬未議也災傷重者以蠲賑而廣皇仁卽
可寓招徠爲十年生聚之計少有所獲卽可以爲收
買滄鹽之利更有所增卽永遠爲臨德津三處和糴
之費益省漕之法有本有標治本莫善于屯田治標
莫善于和糴而變法特其通變者也然行之江淮則

以通鹽為捷法行之東豫終以和糴為穩著也和糴之法始于耿壽昌糴三輔弘農河東太原穀以供京師省關東漕卒過半唐臣陸贄謂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兩年一斗轉運之資當和糴之五斗宋世轉般之法漕粟常至六百萬出其先以內庫發銀為糴本穀賤則斂之歲歉則以倉儲代發而又歲收其折價以為糴本故運轉不竭而糴本恒饒若今歲山東近畿秋熟之時米價至賤每石不過三四錢誠令各倉貯有糴本乘時收買轉盼及今已有再倍之息何至以穀賤病農而使其粒米狼戾也此項權宜在撙

清強任事之倉臣相時為之盍歲之豐歉不于其收成之日已先于黍苗芃芃之日也預期申請刻期疾赴如拯溺救焚庶克有濟也如近日東撫所條甦漕八法中之所備載則東漕之弊蓋猶之乎江南也東豫之漕永折而行和糴二邦之民其庶幾有瘳乎然行和糴者必先虛一年之物力乃克為之今折漕所備收買餘鹽外尚有八十一萬三千五百兩之餘若每倉分發二十萬則一糶一糴自應有四十餘萬之息此四十餘萬者不以充正課而以當災荒錮欠之數民間雖欲不蒙樂利胡可得也以後歲歲相因以

毋擾于但不以飽貪汙之腹其為羨利寧有涯哉此又漕之餘也然而三百萬鹽引所易之米除正耗四百四十萬之外尚有一百六十萬之餘也此所謂運三而羨一運九而羨三者也大約使京倉恒有四歲之儲淮揚恒有兩歲之儲各倉亦各有一歲之儲則雖有水旱軍興而無虞矣然後折漕止折正米免徵耗米可也再減之而每石止折銀六七錢其亦可也推之以及于南糧其亦用此道也何謂鹽之餘曰通天下之鹽課兩淮尚不及其半以淮鹽補漕遂當天下之全賦其餘可不為之講求利病抑豪強之兼并

以甦窮黎之獻抃于而先臣霍韜所疏鹽法利弊則以復鈔法為上策若鈔法果復則收餘鹽者以鈔不以銀此三百八十餘萬者皆餘也而屯法與鹽法原相為表裏若內鹽既通邊商得利所收引價亦漸徵本色則邊地益闢邊防益固凡此皆鹽之餘也而獨可以行于今之時何哉因時故也因夫民之困于輸漕也至此而極是折漕而不得故雖折至一兩一石而不怨若以萬曆間計之則民尚且不願也因夫鹽價之踴貴也亦至此時而極江廣有六七分而不得一觔者故以鹽易米人所樂從行之既久則米與鹽

遂爲常平之勢米貴亦貴米賤亦賤米通亦通米塞亦塞更不得復相爲低昂若在當時鹽賤之時行之則商亦且不願也故曰亦適當其時也然而所難者有治人無治法理財之人旣欲其心計疏通周知利弊亦欲其綜理周密不厭煩瑣而尤以操守潔清念念公家爲主不然江海之潤祇供漏卮纖豪豈有裨于國哉昔劉晏掌利權三十年而私家乃無百金之積故能行其法而無弊茲無乃亦有其人否乎故曰今亦適有可爲之機也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三終

桐城 蔣臣 誰菴著

序

追壽笪母序

余以哭先慈之明年淚枯聽盡笪君過余執手殷勤勞問備至中坐致辭曰僕將有請於子也然聞子寢苦以來斷絕詩文甚厲竊未敢言也余謝曰子將何言笪君曰堂上有佛齡七袠矣將使子言之藉鉅卿名公以永之可得言乎余逡巡避席曰凡不孝之所以斷絕詩文者謂夫志有所至而不敢盡也今將言人之親如自言其親而敢弗盡乎笪君則復泫然曰甚矣子之摧斯戚也其類我也曩者先慈見捐五十有二齡耳一日之養未能自致聖善之逝伊於胡底今十有八年矣聞子之憂未嘗不惻惻然攢矛我衷也余曰聞子之言亦竊願有請也吾不憂夫致愛與慤而不能自致者矣願聞子之所以娛生也怡顏堂上退而省其私淚痕常在隻影徬徨儺兒獨苦未嘗不重悲其聽也此不孝之所以婉轉而不能自達者也笪君曰蓋有之矣十年以往余皆飾喜於前則追壽焉如並壽焉客瘠哭先生為申不二之旨以言焉子將欲之乎言亦宜有盡於此者乎余讀之而[illegible]笪而流涕曰甚矣客卿哭先生之能廣人意也然而人子之意有不克自廣者在也已逝之不可以復續也如天摧焉如川竭焉如落日之無留照焉皐皐焉其求之而終弗得也倀倀焉其極往而靡所不之也達生死為虛誕齊彭殤為一致修身俟命其奚為不可而以覲吾親則是喜非所懼而懼不可為喜也笪君曰身在痛者不能自言其痛並火而炙斯能傳之矣今以子之意言我之言則庶乎其可矣余曰是則子之意而已矣今使子之慈君綏履未艾過於期頤黃髮兒齒而後就木子能勿悲乎卽使金丹可就白日上昇蓮孕香光彈指安養而子能勿悲乎故夫鼎湖龍去猶有泣墮之胡金棺踴膂猶傾血淚之雨凡子之於親不可以盡者也不可以盡則終身如一日焉曠劫如一日焉不得於壽而追稱焉六之與七其未有盡焉皆於無可自盡中與之俱無盡者也笪君稱善曰是誠我志也然而先慈之聖善余小子彷彿識之亦將使子備言之其可也余曰此亦所謂不可以盡者矣貌人者得其類上之三毛傳人者載其生平一兩事而子之於親梧檟發其幽憂予嵌寄其永慕

亦豈能有盡乎然余聞丘氏之母謂其子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有遺行以辱子也今余與若之母皆未嘗有遺行也則庶乎其一言可盡也歸君聞已欷歔歔足悲不自勝嘆曰子誠知言子誠知言夫孝慈敬讓如先慈者余小子十日數之而不盡其事至其勩勞盡瘁黽勉有無以佐家君子者亦未敢言也言之非子所謂吾以娛生者也然吾悲悼之中悵惘惶惚不復能識先慈之貌日夜求之禮西方聖人以祝之十有餘稔矣忽復夢見記憶宛然矣豈子所謂未嘗有遺行者實開其生面乎余逡巡再拜遜謝不敏退而詮次其語以助芬陀之供

辛太翁雙壽序

傳曰資於事父所以敎孝也資於事母所以敎慈也士之負才抱志卓然將有見於天下者或以獄降或命保茲聲華垂於竹帛勁氣薄於雲蜺至其私心自念亦秪是夙興夜寐無忝所生以貽厥權焉爾乃國人之稱之也則旣曰幸哉有子如此矣是以古之君子顯榮其親非敢自慶其榮且顯也夫榮之與顯卽一人一家之事耳而非有關於天下之大萬民之衆則君子不以事親焉凡父母之於子也亦視其賦之所近而資之已矣材質闇陋則資之以州里志意菲

劣則資之以膴貴骨體堅卓思慮深長則資之以遠到之業命世之量故爲人子任重天下先憂後樂致其身而能畢慮焉斯可謂之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矣我國家待士禮隆移孝恩洽凡士之宣猷綏靖者貴其所生方之前代爲特重今皇帝御極之初首沛綸綍子方離疏釋蹻卽其親獲膺煌煌朱芾尤爲殊異以故人臣報禮亦鏤心次骨捐踵頂而靡悔也今給諫辛君在公卿首科所得士也筮仕於桐桐故巖邑政成爲海內最以上第補西臺御史故事部所上次無所變今天子手擢泰鑑親賜覽裁受君奏而

苛之權列梧垣卽梧垣亦皆調所應得惟是疏逢小臣片言感動受知人主則前此所未有也君既感殊遇益思報稱顧念天下事多所可言堂上不聽則邠草不曠白刄交前不顧流矢人臣不務擇言靖獻而徒掇拾瑣屑以博蹇諤之名又義所不敢出也會冦訌甚烈君首上修省一疏伉直無所諱而君致身之大節已可想見上方銳意嚮用悉賜採行而君且移疾暫歸蓋君是時已七年於外矣君歸政與尊公我祁翁懸弧之辰值而太孺人亦以前此之五月爲七袠期稱雙壽二三子則謀所以侑觴問序於余余惟

仕宦而致榮膴鼎養而擊肥鮮若蘇季之哀黃金買臣之懷半綬以誇耀其鄉里此世俗之所爲榮顯也賢人君子則不然要以其身爲天下重夫能重其身於天下者乃所以重其親於天下也方君疏桐之五年桐人愛之比於朱邑一旦天子有汲黯魏徵之臣正色危言藜藿不採海內蒙休其爲太翁若母壽者寧有量哉余聞太翁方正和易居鄉有太丘彥方之風君雖既貴而十畝閑閑不入城市太母淑慎淵塞慈儉有加焉夫水淵深廣則魚龍生之林木鬱茂則鸞鳳集之太翁泊母所以自致榮顯者厥有其繇矣

在公歸與其卯君萊衣迭進卯君亦騰驤接武不減驃騎諸孫氣已食牛森森玉立太翁及母引滿而進一觴不亦康哉里中近多耆壽若乃年及期頤天子問焉海內一人耳在公年方茂從此敭歷中外踐列台鼎而堂上之邑方孺匹美而並稱焉則在公自有所以爲榮顯非夫世之所爲榮顯也是爲序

代賀何師祖予告榮歸序

不佞恭材質謭劣天子畀司國計待罪留都心計悄詘奉職無狀幸賴諸郎署賓賢匡其不逮積三歲得藉手告成事以上報簡書退而聽黜幽於考績是行也道出桐子桐子二三文學與家弟都甫稱石交也來纔餞樂班荆旅次進而揖曰謁先生而願有請焉先生知吾相君何公實賢公之子又以尚書郎日左右先生知吾相君者莫先生若也今相君晝錦適歸先生適來願先生一言以美之夫游於鄉校以議執政吾黨之所恥也詩不云乎我遘之子袞衣繡裳是

以仲山甫保茲之勤而吉甫作誦彥博成德威之伐而子瞻勒銘先生豈有意乎不佞則遜謝曰某不文何足以辱稱相君雖然相君之賢天下莫不聞天下皆以相君難進易退歷年少澤施未久其自縉紳大夫外暨邊徼蠻貊下逮走卒兒童咸顒顒焉想望太平庶幾哉旦晚召用以佐天子緝熙之治惠我元元無疆惟休令其休沐所謂於汝信處於汝信宿也奚敢以是爲相君稱哉然亦竊願聞諸君子所以美相君之意也諸文學相顧逡巡曰吾黨草茅誠未敢深言天下事然嘗徵之古人矣予與氏以正己物正歸

之大人大人者智名勇功之所不居也漢稱丙魏唐則房杜姚宋宋之韓富諸賢於今爲烈矣以覘吾相君詎未知其孰賢然彼所謂社稷臣者非歟會其時而因以有爲焉夫亦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也艱令彼數君子毅然欲有所爲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則迫以其身赴功名而無所跋疐焉其於出處之間立身之大將遂行所不可知者矣曲江功名不逮姚宋而致人主有得如風度之稱肥鄉功名遠遜富韓而使子明有繞牀聖人之嘆然則使二公者與彼顧賢易地則然矣是故論列諸賢亦論其有所不爲而已

矣有所不爲者子與氏所謂正己宣尼所謂以道秦誓所謂無他技則可云異世同符爾已自吾黨之習知相君也其衷退然其容穆然其儀抑抑然其門庭宴然猶然其子弟温温然秩秩然斌斌然即童僕亦馴若木雞然矣吾鄉亦仕國也世所傳政府最貴倨自公柄政乃不殊寒素過其第巷無居人也若乃孝友內修懿嘉外著凝重之器如山渟泓之度若淵聞人之善未嘗不若已有也聞人之過未嘗偶自其口出也坐無顧氣之賓案無溷俗之牘貧落知交如將引痛推獎後賢如將弗及似皆公之至性則然耳古

之人有言曰志於功名者則富貴不入其心志於道德者則功名不關其慮以覬於公功名其若塵滓矣夫在褒內者不能舉褒公之能不爲姚宋韓富諸賢者乃其能爲之而有所不爲者乎吾黨式於古訓景維哲人今之所稱後之所師也其或繼公者待焉而興是賢乎後不克稱則滋愧公耳若夫經世大猷寅亮熙績則有聖天子之簡在在吾黨其何敢與知焉不佞聞之作而歎曰知言哉知言哉吾乃今知公之所以受知於主上及主上所以眷公之獨至也正已而物正惟公其無媿斯言乎始不佞與公同籍私自幸榜中得人最多必首屬公矣公風度端凝神識深遠槩海內公輔之望者垂三十年公獨恬然物外若不知有仕進事及公癸丑所取士先後爰立矣公猶以穉新淹在常伯會主上神聖每百僚入對獨公數奏詳明進止寧謐則已目屬公鋭意大用矣時邊騎薄都城中外皇懼惟公安定鎭物不異平素在位者咸恃以安而公先後兼邊情及大帥不可專任數十事悉合機宜上乃惜用公不早即拾擢中宣麻虛已聽焉制下之日中外相慶蓋已人情賢於夢卜當是時公在政府同心密勿定大疑決大計惟公多所匡畫寇關出境而公亦遂勞瘁時引疾乃上愈益嚮用公每拜起不勝輒使兩璫掖以行及須以疾請暫假私第則中使旁午於道問起居賜藥食若家人父子然一時得君知遇之隆未嘗有也公亦感荷非常夙夜匪懈自矢以報當是時明廷不難以子儀彥博之禮優公公乃瞿然曰人臣未有殊寵異能足以釋主憂致上理乃敢以蹣跚之身久負竊位誚又重以當渥隆遂其驕蹇吾內媿若攢矛汗悸矣今在位諸賢同心一德諸賢爲之即與老臣爲之不異也此則公所以亟請意乎而天眷日勤佇問勿榮自中丞直指以下非時得以起居上聞旦夕璽書頻煥日趣舍人治裝公雖欲不爲姚宋韓富諸賢其可得耶諸君子若問聖天子之簡在亦惟是諸君子所稱正已物正而已矣諸文學乃相與肘心歎曰此足以爲事君者法抑將爲弁門之光乎不佞瞿然曰豈惟弁門天下賴之矣書言不矜不伐詩稱赤舄几几願諸君子之無忘斯言也遂次其語爲序

壽范亂侯年丈序

憶昔乙亥之秋余携小詞挈家避地江左泊菰蘆中有客迎余揖之曰世將治矣吾子其出矣出諸已乎余驚問故客曰今天子憫世不治有詔悉徵天下賢俊子不聞乎比聞留京士大夫居相謂未嘗不及子也如子者皆出而圖吾君故知天之欲平治也余曰惡是何言僕未有干時之資借交之譽落落寡儔誰其相及即及之其亦未可以苟出也雖然天子行之意且銳法得無中罷乎客曰何謂也曰古未有法行自上而能獨運者也今士大夫積習已深竊位擁祿視爲固然其護局也甚固其設機也必險一旦謂不階科目驟與同列非目所習見則駭且笑矣吾慮夫舉者之不以其人應以其人恐適以供其催殘遏抑之資耳子相與試觀之客曰主上神聖其敢以廢格詔旨自取罪戾乎曰惡惡敢夫道之將行也則衆利其成道之將廢也則衆幸其沮凡事不出於當事貴臣意而能將順其美者吾未之前聞也且以帝堯雖聖而崇伯共驩之舉猶重違僉謀意至十六族之畢登皆在側陋明揚之後則天下事從可知也子曷與試觀之已而詔旨屢切責始條上其事逾兩載始稍

稍有至者如寒鴉數點之依上林然而鷹鸇逐之惟恐其不去矣子丑兩闈試錄出稍稍用識訓亦自明其弃賢臣意獨天子自爲之爾矣法不可以終罷則姑與浸試之而戛戛焉操尺箠以隨其後曰是且未必有才其應得者爲誰其相達者爲誰以爲是足以待天下之賢俊矣其然豈其然乎維時舉者若維斗文止茂先伯宗士業眉生諸君子久爲世所知名若宋吳之有仲醇閩之有紹和越之有僧摩及三晉之有辛復元范亂侯也皆當世之所謂典型也摩娑鐘鼎心欽法物之觀規度楩柟具識棟隆之吉乃張陳既已冥鴻復元又且下世僧摩禪心枯冷余意其已落萬丈寒潭而不忘用世豈所謂冷灰爆豆者與亂侯篤行秉義殆今之太丘彥方之流也而論者猶且矜慎如不得已豈顧出幼子童孫掇拾壘璘以取上第者下乎亂侯既待詔京邸其諸子鬱茂階庭有若慈明兄弟亂侯方欲以用世之業付之而躬效陸生翩翩其間乃其子曰菊者輒從衆征諸君子乞言爲以爲亂侯壽夫世弃真能用亂侯亂侯亦非遂樂爲世用也獨以舉世摧殘遏抑之下而與于斯舉者猶覩若人焉亦以人心之同皆有不能自昧者耳其嘗

觀高皇帝時求賢之詔凡十六下其論鄭居貞曰孝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秦穆違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觀夫鮑恂陳遇諸君子爲當時所禮重如此故能致治極隆遠軼唐漢今乃以爲創格比之問位且徵引吾家癡伸之語謂亂亦非難胤侯其以此語俾諸公子誌之異日有能修明高皇帝之法破庸人之論則亂侯之爲時大用故未有艾也是時復元以布衣入長安不肯投一刺公卿皆北面就見徐君瑞明抗疏言天下事拂衣遽歸陶君奭齡來謂宜待詔金馬備顧問而黃陳兩君先後請長纓世豈謂無賢獨鮮當貴臣意耳明天子卒銳意行之不至中罷天下事則猶可爲也

壽楊母黃孺人七十序

余以抱疴匿影江上友人大中丞天衢金公則馳書抵余曰吾與子之苟偷視息也自視若浮游然吁然而無所用有身也如贅處世也若寄吾托高天厚地之間而忘其跼蹐也吾驚匪狐匪烏之世而任其于徐也然子方有母愉愉焉煦煦焉愛日正長小宛動明發之思春令深無忝之戒凡子之所以爲子者吾可得而意知也吾不幸岵屺興思每懷靡及然吾尚幸爲人孫吾母之母故在也吾母楊太安人外王父醴泉公之愛女也所自出者爲張今之黃髮兒齒而撫有三世者則黃孺人孺人特未嘗腹先太安人也自其來嬪時先太安人業已于歸孺人晚乃舉子其視先太安人愛敬有加焉不啻如其所自出嘎喈諸孫嘗逾於所出者之所出也即不肖遇稽時孺人適適然色喜語及先慈嚴之見背未嘗不淚盈盈欲下也蓋慈與和之兼至求之彤管之編未易多見也今仲冬六日爲其設帨辰蓋七袠於茲矣不肖憂患之餘無能致青鳥觴崖以介繁祉敢匄子一言以效椒馨之祝其亦猶子之所以爲子之志也余讀未竟喟然起曰嘻有是哉夫世之盛也則箕疇之所錫極者

莫隆於壽故艮裾公卿頌禱以永之采菽烹葵以綏之閨房有琴瑟之靜好棠棣遂壎篪之湛樂卽一室之太和矣及其衰也則中谷有仳離之歎苕華有萃野之嗟仳仳蔌蔌伊有其人卽卿大夫之能室家相保以迄於黃耇無疆者葢亦鮮矣當斯際也而猶得率子姓洽姻婭奉頳霞雜佩之徽音中外蘭玉旅進迭起奠斝洗爵相與祝維祺也謂非天之所篤厚可乎始余與中丞交信中丞之能爲子也其立朝也伉直而無所懾其處己也和平而無所憪素絲羔羊之風足以廉頑立懦中丞嘗曰吾素奉庭訓葢亦有母儀焉及閱黃孺人之相體泉公也積德累仁厚施任卹則知中外之所觀摩夫亦有所自矣在易之繇曰受茲介福於其王母而後世遂有白雲黃澤之附會瑤池桃實之侈談此宜無足道夫父之母曰王母母之母亦曰王母若根之滋夫荄泉之比於地也惟地厚生而母以之然則母之母猶地之比於崑崙也或曰非其所自出也亦有以異乎曰非然也凡氣類之相感者必本於其志志不興於其所自出斯無能閒之矣孺人以名御史之後嫺於內則服禮秉義無不可以爲女師者有丈夫子二人長以文學蜚聲仲以韜鈐奮跡諸孫玉立亦旣稱耗報矣顧乃得中丞公以一代名碩退而受茲王母之介福豈不休哉中丞公孝思不匱追憶楊太安人儼乎其如有見也穆乎其儼若思也顧乃於孺人之介茲繁祉也益深杯棬之感焉則孺人之所以篤愛敬於太安人者雖微中丞言余旣已惻惻心動矣嗟乎時方多難未有寧宇余貧且浮家泛宅未能以一枝貽家太恭人安因爲孺人壽而余與中丞計所以爲愛日者葢交勗爲勉矣是爲序

賀魏瑤海徵拜少司空序　代范景文

主上握符懸鏡綜覈庶務知人善任使而於推擇大僚爲尤重特令公卿集議取自上裁率多所更定或先後四五上然後得請某備位密勿仰窺聖慮淵深進賢如不得已審事因以程能雖復兼聽並觀而斷自宸衷有萬萬非臣下可測識者至是冬官佐理需人廷推瑤海魏公以應蓋朝奏而夕報可爲一時咸嘆主上知公之明信公之篤而因以徵公獲上之有素也公性靜志和中通外朗器宇沉毅秉心淵塞含弘足以載物冲粹足以協恭海內士大夫望其丰采無不爽然意盡與與然灝灝然不罷不柔不茹不吐可謂正色直道有古大臣之風者矣公筮仕二十餘稔敭歷中外所至有聲方其參梁東十分符下邑地當河流之衝磽瘠煩敝擇便者所望望然去也公獨航度撫綏用底厥績政成爲海內最召入瑣闥爲獻納侍從之臣駸駸隆貴矣公意中欿然常有以自下者罔不夙夜念在公家其所建明不務矯激以獵一時之聲譽惟務持大體明大義存萬世之公是非於天壤而未嘗與以已意會時方陽九非捷赴榮膴走險如騖不則駢首靡碎已耳惟公不磷不淄介石斯貞不佚終日追乎聖人御宇崇朝廓清則卽家起公首掌天垣以天垣爲持轄之軸而公則衆正之標也以故濁亂蕭稂之餘一時反正始盡會遷秩嘗去矣而軍國大計及大推舉猶今就公取衷焉蓋公之抗節潔身中立不倚者雅以毅然自信爲上所知而公論翕然亦咸欲倚公以爲重則前此未之有也當是時議者已不欲勞公於外而公意以爲人臣脩力方剛亦惟是經營四方可以仰報君父旋秉章江之鉞則朞月改成百廢具舉簡蒐綏定民用大和會寇大猖入公乃慷慨誓師整旅東上爰彰顯允之威遂著駿喙之績未及逾河寇已宵遁天子嘉之方銳意嚮用而公且移疾歸矣蓋公之清畏人知勞而不伐其素所蓄積然也公既歸里而堂上之懽色養備至及兩尊人捐館而公獲以驅馳盡瘁之身躬視含歛竊毀支牀致愛與慤豈非漢大夫韋彪所云天之全公者乃獨厚哉公方索冠欒欒恬然無出山意而俞旨之及不復後時則知曩者嚮用之誠若有不能旦暮需者某嘗以爲人臣遭際熙明起家韋布一旦致身通顯躋列卿貳揆之報稱可謂至榮況其遇不世出之主有特達之知者乎是時海內用兵倥偬已甚軍興

之需取給於大農與仰資於擇虞者分數恒相低昂然大農所仰屢猶是軍儲一事耳方今陵廟之興設險之利以及河渠之通塞屯地之芟柞惟是司空一席地利用體國經野有以佐公家之急往者部務無間簡劇皆其長一人獨肩鴻鉅而其佐貳祇取優遊坐嘯紙尾署銜名而已今上課效責成如驂服之並駕金石之相宣而又舉惟其賢任惟其能初無分於長與貳即以謭劣如某者亦從佐部之日簡在斯列況公之訏猷碩德令聞夙譽有什伯於某者乎公之來也某等皆公掌天垣時禮闈所得士也情深覲止

則斬余一言以待公之至余何言哉亦惟是述上所以雅重公及公所以自致者如此公其益懋新猷對揚休命以光中興之盛治哉公是科所得士若而人未十年而以功名顯者獨為是科冠亦足以見公睿識之一端矣是為序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四終

桐城　蔣臣　誰菴著

序

陳徵君文集序

古者君子出處隱顯之大端備於乾坤之二義矣夫潛以不見為德而其位處乎下陽之長也則可以進而之見之陽之躍其體為泰其遯為畜故君子居之陰之疑也位偪於四而始隱矣四則多懼僅以括囊免焉不得已而託之用晦焉者晉則為夷謙猶慮剝是以君子弗貴也自宣尼序次逸民而以身附其列

後世乃益重山林吾獨歎皇甫謐高士槩取巖棲谷伏茹芝帶索之流此亦奚所裨於當世務而少微列曜有嘒其明當之者亦愧矣歷觀以來惟附家先後兩隱居泊河汾夫子華山處士弄丸公三數人耳其人皆足以明于當世之務其居之也恬而裕其持之也確而正天下以其出處卜安危治亂之重輕其出也猶不過如山子黃驗騰驤天路其處也則所謂空谷伊人輒比於龍馬威鳳若為禎符斯固已難矣明興二百七十年惟裕陵時昭武一聘差強人意然出下以正識者猶有餘憾後百餘年而雲間陳仲醇先生出焉仲醇以不可一世之才年未三十卽棄其所為靑衿珮去而著書學道王文肅公引為長友大宗伯董公文章風藻掩映後先羽儀百代顧獨兄事之無敢比肩齒遇自是薄海內外誦其片語隻字珍若琳瑯天球遂使價溢雞林寶騰鷄蹢雖復山箐海徼牧豎黃童間人稱說麋道人無不翹踵跂躍艸芳之意達子顏頌者先哉千仞之德輝泥蟠之蹐蟄也先生既三薦不起而余友黃石齋每歎先生經世大猷不宜終閟昌言于朝欲以國初金華豈關一席以待先生世亦莫能用其言然則先生將終以嵓谿老

耶雖然先生之言具在是其言也歷歷關于當世之務而其斟酌古今闡幽微顯眞足以鑿心開眼換髓生脊斯亦所謂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矣章子青蓮既盡發先生之秘先梓其十種書以傳問序于余顧余何足以重先生乃先生則既已自言之矣昔先生謂穀城鹿門之隱皆先有所託以自見然後名遂而身退若文肅父子若玄宰亦當世人傑也而不難以其身下先生其所心折于先生者端有在矣豈獨以文哉然余觀先生嘗取吾家少伯及魯連及留鄴兩侯系之贊一似有詮次逸民而以身附焉之意然仲

逋尚矣彼三君子者皆所謂四之多罹而終以括囊自晦者也若先生之與仲逵乃所謂潛德也是爲序

楊古度詩集序

來元成之李吾郡也以愛士惠民稱吾愛之重之得之暮之而未及一預執鞭弭禮楊古度之在吾里也以篤行力學稱吾愛之重之嚮之慕之而未嘗一定科曰交此皆年來恨事也頃與古度俱賃舂廡下乃得交古度且得讀古度詩因古度乃益知元成矣元成叙古度詩謂此道濫觴於今爲甚大雅不作必有與起之者吾於此益復喟然吾行天下多矣所至必交其賢豪俊士其以能詩文稱者吾未嘗不得見也然知吾里之家絃戶誦人人自謂握隋懷卞吾兒亦罕矣雖復未知所裁亦既斐然成章矣至於古度遂可踞壇坫稱耆宿而元成獨借古度之以能詩窮窮而愈工者何也夫詩以言志發乎性情止耳豈論其窮不窮工不工耶雖然吾于古度不能無深責焉昔太初先生一抱牘椽耳以避罪入太白山歷終南越華衡涉汴泗趙鄒魯遂游吳越吳越人望之若神仙中飄飄有凌雲之氣彼其俯視公卿殆若鵬飛之睨赤鷃矣以古度之才若此顧乃屈首儕伍閒終日作蠹魚攻苦鼓一雞肋不休俊市兒賈豎幼子童孫皆得挾赤仄投木瓜以踞其上然則古度之窮不獨以

其詩之工也壓乎吾里非能重才者也他不具論即如吾友休那使在古人中自當於皇甫士安林和靖輩求之交休那者不少矣一逢儉歲遂令其請孫斛儀以死此時飽妻與馬厩鶩除稻粱者何限豈非千古恨事乎故吾里獨能產才耳非有能重才者也然則古度之窮又烏能已也若元成者吾欲取黃金以鑄之

陳伯璣詩序

余弱不好弄就口食時繞先慈君都前先慈君口授少陵詩日一二章以爲嘗七八歲乃就童子塾已能私作五七言近體及歌行長句輒爲諸長老所提獎後四十年言詩者盈天下余乃不復稱詩或問余以故余曰詩難言也卿雲以後千八百年尼父刪之僅存三百有五周召吉甫才詎出今人下而寥寥若此河梁絕響彭澤代興敦厚溫柔僅存嫡系鍾嶸才不逮人擬非倫匹燕泥庭草益用菥靡三唐遂著爲功令則與今之帖括不異餖飣梔蠟寧復有詩也哉世悲李杜不預科名惟不預科名所以成李杜耳每見唐人選唐如篋中英靈諸集皆與詩趣乖違故知偶然興會如禪家下句絕去思維要以拈出本地風光故可以興觀羣怨晉鄭諸大夫賦詩言志但陳往什非必已裁志之所之於焉已足豈必借面差排獻酬奕奕方稱作者之林哉嗟乎詩有六義今四已亾有賦而無比興有頌而無風雅矜體格之峻整琢字句之幽纖即以施之溪山雲月亦總名之酬應斯未可與言詩已矣頃來豫章日與士業共道此語士業頗以余爲知言忽陳子伯璣投余以感懷五百字余讀

之見其忠孝淋漓感憤激烈大似少陵北征石壕諸篇也伯璣將有詩刻謂余與士業當序之夫以余素不嫺詩之人何足以序伯璣伯璣秀發穎捷世其家學森森毛髮若觀江山余于機部先生座上一見已心儀之復讀其制舉藝如劍鍔珠光不可逼視此所謂奔軼絶塵一息千里者也余雖未盡讀伯璣之詩然吉芮諸公亦僅以一兩篇施諸後世媿余志力已衰不能坐進此道伯璣年方韶力方勁於以窺古人溫柔敦厚之旨當不待年而得故以余所以不復稱詩者告之伯璣其亦以余爲知言否

邛山月序

原夫鸑于之鷟雖畏佳以成聲縠縐之觀師雯霓而設色赤豹具質於澤霧迦陵演暢於流鈴要以情觸境而才生時用物而興發雖標韻各殊琢極靡垂猴嫩畢滙斯稱立言其揆一也代有升降習亦因之舜華謝其朝榮汐候乘其將至賛皇不啻驕逛便稱八代之已衰盧陵謀棄火單未信三年之伐懺但可謂紈扇之掩泣豈可薄絺綌於不御哉近代湯臨川雅稱哲匠其所稱述李何諸君子不少祖戈但謂前人業已登峯彈精更難居上後有作者稱能而已僕嘗歎以爲知言若乃竊名下士務攻前媸以爲功搟識小生亦逐後許而標磬臂螢爝之焚岱麓蜮弩之射空雲無責耳矣吾何難焉聖俞唐公系本虞叔之祠封秀挺謝家之玉樹服其球璧度越驊騮鍾碧峴白蘋之勝湖山羅萃於文心苞清霜紫電之英月露縱横于藻思一口吸西江盡洗野狐凤障七襄覰北斗早懸犢虎雄才子太叔美秀而文鮑叅軍典贍而逸稽古隸事奪席十重關捷騁妍程量人斗昔從謝諸久識超宗之有鳳毛近藉棠陰益歎豐車之淹響足櫟萃託想方錫爵而懷美人蘭芷擷芳順摧披而思

公子假古人其可作吾誰與歸將未墜之在兹匪阿其好退舍以避序而歸之

楊侍御奏議序

文山先生曰忠孝者世之勞人也詎不信哉余少時見鄉先達稱長安有六字訣心竊惟之以爲臣子荷賴恩私宜不若是愁比見游譚狎暱之徒及操一藝術至者往往厭所欲去益士大夫不爲無益之事無以悅有涯之生則所謂猶賢者也浸假數十年天下遂已多故謂可少變而今觀之相矛方熾背憎滋多民之方殆覩彼獨勞能無愧與余友楊公以漢陽令召入補西臺御史漢故黑子地自國初迄今令無顯者公用之鴻纖畢舉民俗丕變其報最屢冠全楚則猶之乎以邾滕附邑爲政於諸侯也比入西臺余時抱痾長安公日延至坐旁間抵掌論天下事輒至流涕毋謂余曰籌天下者先須定其勢次審其機譬之奕然成敗所爭止在先後一著良醫之治病也將侯沉痾漸有起色效則未能逆覩機定有可轉也今勢且極重機之乘也茲如江河趨而益下深荷主知空言無補卽言之亦祇是人適政間鹽米瑣屑之事且晚安得遽見太平卽萬死不足贖責矣余間語公曰不然天下事非一家之私事也晞任之而嘻譁之雖陳謨如益稷楊恐無當語不云乎信而後諫乎亦先

求其可信者而已矣若昔人之所以責陽城者斯夫明於信與諫之義吾未敢以是望子也公曰求信奈何余曰詩有之黽勉從事不敢告勞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與其喋喋而稱之孰與矻矻而任之乎以故兩闕之役楊子卒用盡瘁以勤事死嗟乎公之死也天下莫不悲之而公旦晚不得速見太平之志至是乃滋戚矣余觀公眞有任重天下之心有有所不爲之節獨是時不足以宣其用年不足以竟其猷爲可惜耳余既哭公於邸而冢君逵可乃裒其先後奏議梓之以傳余受而讀之不覺哭失聲葢自公出關以後從黑烽赤羽中肩頭腧㯙之語皆余所不及見宗澤在軍中每諷少陵出師未捷身先死語便淚流不禁至性所存不可強也而先此諸疏則政與余流涕時所數陳語也言則止此言而不欲盡者固所謂警機度勢侯陽子之可以言而後言者也嗟乎人琴之痛於斯永絕閒庭緊馬落月樓梁燕燕居息彼何人哉公既勞於國而逵可當山摧木壞之餘閒關忍死將慈闈奉遺蛻撫諸雛匍匐叫閽使公之精忠大節不致泯沒無聞皆其血淚盈眶雖狀腸斷時事也嗟乎楊氏世有勞人矣

南京兵部志序

傳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豈不然哉天祚我有明高皇以神武起淮甸定鼎金陵而平僭亂北掃殘逿易於拉朽發古以來未嘗有也秦時所謂虎踞龍蟠攸鍾王氣千有餘歲乃極於斯彼六朝閏位烏足以當之迨我文皇肅清沙漠遂欲資漁陽上谷之雄以控制海內議者或疑江左文弱氣稍未長故不遑代而徙此非通論也宋及漢唐雖皆兩都並建號爲陪京不過一司封留守耳張官置吏無聞焉我國家初治北平猶稱行在列聖相承有那其居而留都百度率無改於高皇之舊譬之大輿兩轂並馳亦猶天運明兩繼作是以楨榦茂於本根出內靈於呼吸二百餘年金甌無缺日月所照控制萬里既無鞭長及腹之虞亦鮮泉竭在中之慮前代體國致治未有若斯之隆也然前代樞密之設與中書時人主倚焉如左右手號稱兩制其兼攝者名爲使相國初亦因仍之故徐當開國造處斯位逆亷既誅中書旋罷樞密不設夷於六官而當時戡定征討無日無之策勳銘常光茲來[illegible]則安見邦政之司遜於密院也乃前代軍戎盡歸制府司馬子部復有其官

今之司馬非昔之司馬此亦徵獻者之所宜深考次承平既久文治莽許八代籍鈐儒者弗道留都自靖難來父老長子孫者十世不見兵革六師元戎徒養尊發維復靖遠文成諸賢先後輝映要以贊貫可仍無動爲大耳余來承乏值海內用兵王事靡盬日討軍實而葺簡之核籍而求則一二胥吏之所守統襍之所習以爲是先朝之故實耳考諸故府志載闕而不傳余乃栩栩然驚亟召予部諸大夫而語之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詩言率繇舊章去藉惡害其何有焉失今不圖役將胡底用是徵文於史徵獻於乘索形勝於輿圖詳法制於會典集諸文學制而詳之而余爲芟其複辮綜其會通匪徒使役之蒞斯職者得以考而鏡焉亦將以揚扢我列聖武功之隆延萬世而無斁也若曰我國家功實已極於西北茲無膚贊則元氣之所鍾根本之所植顧不重歟此余之所爲志留都兵政意也

史詠序

夫詩之道微而難言也志意窅渺托諸篇章嗟歎樂欲形諸歌咏儷事則已傷詞雕詞則已害志故作者偶拈一語於千百世之上嘗令千百世之下與會解頗若徵風相引吹葭自動非可以意象求道理會也卜氏序詩恐以其人其事徵之後世猶疑爲附會蓋詩與易通非可爲典要則一也獲麟之作擧千詩亾夫詩何以遂亾也篇什徒具其志已亾故曰亾也尼山氏曰吾志在春秋讀春秋而能見尼父之志則春秋眞可以無傳而孤行彼三傳者亦各言其志也必以傳而傳經不惟不知經亦已不知傳矣後有作者其汨羅與龍門乎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怒汨羅備之至是而詩乃更不亾龍門遭雄武好大之主能於太子發恨不同時之歎龍門日在左右乃更以忠信横被僇辱故其幽憂悲憤無所發攄恐取上下古今興亾治亂將相王侯聖賢豪傑盡驅役之成爲一部風雅以自見其志故知詩亾而有春秋騷亾而有史其揆一也自茲而降微論其他卽陶壺令亦爲古人作奴隸耳顧以儷史爲是非頗謬於聖人不亦大惑乎吾友霖調先生窮經學古篤行好脩嬖

拉當時之舉其困頓阨窮與余畧同迨天子嚴科目之闢棼廢玄穢之蘗茹至隆重矣而娼嫉妨賢之徒百計阻抑但欲便其私計不顧世且淪胥致使通今博古之儒放廢且盡而此儕蒙袂送迎如倚門婦栩栩自以爲得志也豈不痛哉森調既歸乃取舊所閲史日涉而廣詠之或如里謠或如稗偈能令幼子童孫可以解嫗媼厮隷可以興美者能令人擊節而起舞刺者能令人流涕而撫膺噫嘻我知之矣綠衣之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森調之謂矣儷事雕詞云爾哉

王氏譜叙

嘗考古氏族之說而疑之也譜系之興初見於左氏及子長之書則有小史以定世系故世本相承皆謂天子賜姓諸侯賜氏世官國邑始得齒遇方幅則當時之未有姓氏者何多也往者姓氏爲二後遂爲一夫姓以別氏氏以別族同姓異氏婚姻之好百世不通今日所承爲姓爲氏不可得辨又安所得別也受姓既少私氏爲多王父字謚孫得氏爲名亦可氏父名亦氏古未有三世不別族者也後之私氏百世不別又安所承耶漢之世族始不復古魏立九品晉宋因之選舉辟召率先門第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至唐而極隆矣氏族之志領于宰相柳冲所撰尤爲浩繁而柳芳又著論非之則信乎譜學之難也芳所推者賈弼王弘路敬淳李守素蕭穎士六七輩而其書皆不可得見至鄭樵所稱引三十二類視之左氏之明五義則已盡古今之變矣勝國亂華種族淆亂聖朝廓清立賢無方故簿狀之藏弗貴於國而譜系之學獨重於家在昔郯子見稱能言其祖籍談貽笑不識其先今逖稽遐世溶經變亂不可得明而太平之福二百餘年不復自表其世系豈仁人孝子之所以

用心乎或曰歷代之尚甲姓亦猶古賜氏賜族之義也庶士庶人有名無氏取而譜之不已過乎夫法尊昭代禮盡人心不得不可以爲悅今爵無常貴德有同風幸兩準清出先代之遺瓜瓞衍慶餘之積又何謂不得乎僕家跋涉江淮頃來未有顯人亦無譜牒家君子常以是督之不肖顧待治未有成緒今見王子譜成故樂而叙之俟寒家能就系帙亦將使王子序之也

王氏族譜序

善乎王子之序其譜牒也竊比於莞大夫執里連鄉之義焉余讀之而深見王子之志也或曰王子述譜之志自比於史乎曰非也譜之不同於史者三焉國易革而史修家昌熾而譜作一也史備法戒微惡並書有犯無隱人臣之義也譜昭穆碩月我不書有隱無犯人子之義也二也史詳於事而畧於人志奇也譜詳於人而畧於事志嘗也三也或曰今之作譜者必係其爵里名位爲故多遠引旁附非是則譜不作王子清其流而不遡其源畧其邇而無援其遠何居蓋慎也亦猶史之闕疑也於王子之譜見永思之孝焉見親親之仁焉見貽謀之厚焉見昭德之光焉見紀實之信焉五者既備推而致之無難也希文斷虀畫粥先憂後樂毅然以天下爲已任及其既貴始置義田贍族千畝仁讓孝友之澤於今不衰人未有薄於親親而能任天下者也始與王子學少同游長同業出入同師友讀書其家數年而知王子異日之志未肯忘虀粥也王子抱奇積學猶困諸生間既於澤宮即以其入爲展親率祖貴百蕨於國寧渠出希文下哉刻成而以莞大夫之義告其族曰若敢非務華

以事天子則荷戈以捍牧圉者也吾以見王子之志
也王氏將自此滋大哉

張澹士古義序

有客好我自楚之桐不遠千里稱曰澹士其于世誠澹如也澹亦甚與我合而我性有不能澹不惟未之澹益復熱如沃焦迫如頭焚更有三事曰大事未明曰子職未辦曰求友不獲而澹士之未能澹此也亦復爾乎既與澹士無復同遂與定十年入山之盟期以草衣木食稍能自給便攜山妻稚子奉堂上佛作桃花源裏人如古人所稱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亦覺咲蛾欤砂不俟曰暮方始棄去矣顧澹士好游而余以汜水戒前遂爾雅意臨川希靈翁之亂故但願從澹士居不樂從澹士游也澹士旣握手別出其詩歌古文詞俾余序之余歎曰子尚有是哉我昔于威音王前名根澹盡直至今日而子尚以是爲也澹士曰我之不使烏紗著糞而必子之序之者此所謂出澹語以問澹叟也昔人謂天上無凡俗神仙子又安能使蓮花國土摈却永明寒拾耶余笑曰然則余之序于也亦猶之問津漁郞也

張溍士時義序

昔人謂張籍如優工行鄉飲獻酧秩秩時有俠氣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妍要非適用余嘗深愧其言以爲今世恨未有張籍與義山其人者而兩君所病便可抹殺天下文人况制舉之業本用之以取世資此徘瑒副末語耳村監里塾之所習幼子童孫之所撏而鬚麋男子顧以此詹詹夜郎也能不令人齒冷明興垂二百餘稔惟是王唐諸子比之崔盧他宗莫之與競而江東年少揖淦開門許貢家奴乘間竊發由其始延莫之敢攖然所號爲西江宗派者其黨復證父擬竿亦自此不振矣惟吾江淮之間湘漢之表附吳則強歸西則亂而中立不倚頗有乘其敝而收之之意然子皆笑之有人問我子堂上佛在雞肋未捐而焚棄筆研幾二十稔猶思徒手搏敵耶余笑謝曰阿婆東塗西抹時曾見諸女郎下階學拜今已作老孀婦尚欲效其神頭鬼臉追逐狐綏耶今溍士別我探其囊中尚有制義一册了豈迎花國土桃花源裏尚須應舉登科否然其高髻靑裙猶不失崔盧風範卽題以俠氣不除適用安在然猶是天寶梨園柏梁宮殿矣

壽箕見瀾先生序

宇宙卓犖伉爽之氣造物不以畀人而士之骨堅質厚者陰有以取之遭時際會致身通顯勁挺蹇諤立言與功足以表見于後世一不遇而爲彥方德操之流言不苟出行不苟蹈孝友婣睦慷慨方正立節不踰乎流俗修名不出乎閭巷若野鶴之翔雞中乃反蹤得其太上矣若是者皆有氣以爲之也子輿氏言養氣而聃鏗家亦言養氣顧彼以爲專柔而子輿氏則言剛大宣尼歎未見剛而稱匹夫志不可奪豈謂志剛則足以御氣氣剛則不免于義襲與非然也志至氣次之說昔未有得其解者也至者止也次者舍也謂氣無往而不與志俱也士苟無志于當世而徒婘嫮婘孌與時浮沉卽幸而梯榮驟貴朱芾丹輪牌若桃李之謝春風蕣苻之挹朝露安能與松柏蒼顏夌霄並峙哉余友見瀾箕君少所見事者也視余十年差以長自余束髮爲諸生時君已稱名儁爲賢士大夫所引重每見其人骨堅而質厚椎重不事文飾居儕伍中慷慨倥傯談當世事背裂色勃髯奮如戟旁觀無不人人意盡心儀目屬以爲氣力若此此眞用世才也去余爲諸生且三十許年每一椅發嗜時

知交先後畢盡即君所投經立雪之士亦多奮起而君猶在行間未嘗不爲之惋歎假令平津諸人及其少壯時用之擧進債轅而必以大材晩成爲造物困人者解嘲亦大非士之負氣能自命者寡矣會余多里居幅巾布袍過從不乏如笪君者卒罕得一把臂入林談十年布衣歡輒從人問起居知元龍湖海氣方壯也深隱自命時乘欵段下澤押侶鷗羣頤其逸人之困赴義趨阨若崩崖嘎虎奮必待發王公威武不可屈奪少時自攝心儀之狀宛宛在目彥方德操於今見之矣今天子聖作物視夠求幾穴崇重經明行修之士不惜推轂余竊僕指里中謂宜有以笪君應者而里中姻友且以書幣來徵余言爲笪君七袠壽余乃胡盧搔首笪君遂已七袠哉但以遇合論猶是平津牧豕海上之年耳朝見暮爵用郞闕脫粟尚有餘潤顧平津以嫉媢嫉嚌善伺人主意而笪君卓犖伉爽薑桂愈辣自乃夷視平津矣伏櫪之思千古同歎士豈必盡達抑余聞士之不達者氣因以得全故養生家專柔之旨亦與吾儒不甚剌謬也致柔忌剛利用祿倚笪君以用世之才之氣七十困爲諸生未肯少發攄其光與其爲祿倚豈不至哉氣之鬱者足以壽氣之鬱而必宣者足以施及子孫長公宏生至性孝友用世才也余方鞅掌塵務日思長林而懷想豐草爲致笪君益用疏飯自娛而以用世全力付之長君每誦昔人詩云霜筠雪竹鐘山寺投老歸歟寄此身余亦棲遲將尋香山洛下之盟爲虛一座以待笪君矣何者頹齡時輒想少年笪君骨堅質厚取造物卓犖伉爽之氣爲獨多有笪君在便覺難老承錫亦他年一段佳話也是爲序

贈滄溟六十壽序

別滄公兩年矣甲子之役既終放棄將猶日從酒人
劍客買醉徵歌佇新鄭君各散去始棹一葉南歸將
緇白送者數十許人咸掩袂垂涕余乃揮手謝鄒文
季節也獨滄公握余臂曰子第歸覲堂上兩佛破顏
爲歡越三旬吾望子矣子止棕笠敝衲來無命奚無
衲春置子於漫游一柱杖子地吾必有以待子余將
領之友人朱徵吉亦訂余于泖湖兩年游譜安叙畧
許貧病相委終焉絀畢客歲疲形役志始得一襄先
大父馬鬣事而積瘁疾作吐血數升聰言前期咎茲
長負十年行腳政自有命耳首夏結制止息苓朮是
親忽滄公之子範有破夏過我相對移時欣戚交併
爲問滄公亦頗毛欲雪矣恰焉久之滄公今夏臘六
十矣神癯味穆致潤韵遠靜處一室蕭索晏如矜檢
多風而能觸機警捷紛糾盤錯嶔巇偪仄而公以嬰
孺之色排調之機易人志慮如亂齒盎不佞交譜中
緇流居其半而孤而不峭俠而不陵滑稽而不謔信
足以任敏足以決未有若滄公者也滄公主寺事若
而年內外大小悉無忤其交焦濟閎先生父子皆篤
摯無並然未嘗貪其外緣孤雲獨鶴依如公有壽呂
文穆少孤貧一僧援之甚力及公既貴嘗積金不舉
曰吾有以報也乃後世反以王播碧紗事誣之滄公
遇余頗欲似文穆根文穆不早以數語自抒遂令禾
懷貽戚余生平攀鑿志酬者殊過於文穆而畧誌滄
公頻年之誼以附于契順惠州之例如此

壽郞君鄭中翁七袠序

往余歸大江以南海陽踞萬山之中其山岩嶢以峭捽其水灕洄以沸潏其人離奇而多智術操奇贏徵貴賤挾筴而走四方山陬海澨不遠萬里用能廣積著坐致饒裕四方亦以此讓能無敢與海陽人抗衡者少伯有言居官致卿相居家致千金此布衣之極夫卿相有義有命未可猝致若語海陽人以家累鉅萬此不過取之若寄耳故其豪者歌鍾列鼎奢踰封君甲第園林倭侔金谷極聲色之娛騁游觀之奇有非士大夫所及要以櫛風沐雨曉夜持籌出其心計

得之也弗易享之也弗媿非若士大夫有一於此皆欲愁棨怨蕩閑踰檢之所為也故卿相可為而不可為也其豪而賢者獨能好施予重然諾慷慨赴緩急而又折節好禮傾心以下文學才藻之士聲譽滿公卿間亦何羨乎卿相之所為然非其至也乃質直性成內行純備服禮蹈仁造次必於儒者又復通達名義皚皚自保視榮貴如塵壤厭競逐如蟻蠅以其習氣所移風尚所及寧渠數數乎曩余若遺謠詠浮沉金陵雞雀之門忽有執經問字者鄭生司勳其人故海陽産也霞翥玉立風氣逍上余固已心異之已乃獲友其尊人中翁乃知峨峨浩森厥有繇來如前所稱吾見亦罕矣如中翁者殆庶幾乎中翁雖用服賈起家而其孝友謂睦出乎少成嘉言懿行奉其家訓事大父之親溫凊服勞終身有孺子之色而友于兄弟行華具爾推解恐後有祠翼翼以祀其先有田每每以贍其族乃至有求皆給無急不周此所謂皇皇求仁義惟恐不足真賢士大夫之操行也余交中翁時中翁年力甚壯家亦尚在子荊始少之間遂已辭去投袂而歸曰吾有親可奉有子可教安能役役道途間長為賈人以老也善刀以藏或負所委至於折

閱亦終不問也或者謂式穀以詒慶餘之鍾將在厥子泊乎滄桑岸谷余以遯荒之餘瓢笠來歸幾似令威千年化鶴鄭子則復曳敝衣操盤盂奉伊蒲之饌來謁余驚問曰咄哉鄭子有才如此胡乃不雄飛而尚雌伏乎鄭子則斂容避席而對曰勛也不敏非曰能之竊非所願也是雖勛者且將辭去余問曰子則可爾堂上有佛奈何鄭子對曰此則家君千志也勛常奉教於家君子曰士之願揚莫大乎守身行已莫大乎有恥恥之所激志士尚不忘溝壑况僅蓬蒿是樸歌咏先王聲出金石猶足以自適乎古人三寢桑

下義不能忿舉頭而思撫膺而悼所不汗浹於背淚溢於臉者非人情矣揆之此衷而弗寧即是聖賢所弗許吾老特殉耳即有鼎養非復所堪以故勸奉以周旋罔敢踰越間從羽流衲子游則家君子爲之色喜有時激爲詩歌語多侘傺家君子雖危言相戒然終弗爲怒也今年且七十矣敢祈夫子一言使之有聞於後世乎余謝曰子之君子非余言所能重也余以濡忍不能自割尚偷息人間若子之君子朝不坐晏不與父子之間矢志如此子聞子之先有所南先生者乎井底鐵函直繼獲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元經擬經而叶經心史名史而寔經榮陽號爲望族世多名卿相而以所南視之即康成猶當讓席况瑣瑣與程卓競刀錐者又何足云爾乎然所南言必稱鄭山先生述先志也則子之稱子之君子也固宜子之君子自足傳矣其何藉乎余言鄭子蹙然曰家君子尚多隱德亦惟夫子知之敢請終賜之一言而可余瞿然曰子何以其隱爲也余嘗歎漢武用桑孔不加賦而財用足儒者不曉事往往譏之其意以爲公卿盈廷智術寧出賈人下及觀後世公卿所爲苟且補苴不過加賦而止上下交困以致不支致恐桑孔地

下笑人不休耳金陵之有奇兵新水二營自唐中丞肪也創設之始無所得餉得一鄭君而太倉紅腐之粟化爲九府赤仄之流新新不窮子倍於母且相什伯不加賦而用足此非其明效大驗歟使之得究天下大計亦猶是也嗟乎卿士大夫誤人邦國於其敗也因而利之獨使懷才守節之士毅然自見其志詩不云乎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少伯所云吾終不以彼易此矣此中翁千秋事也世壽云乎哉是爲序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五終

序

桐城　蔣　臣　誰菴著

黃華方氏重修族譜序

吾桐蕃多聚族而黃華之方其一也江之西南多聚族而處其他則否獨方氏之聚族黃華者子孫逾數萬指其先自大郭來遷卽受廛斯地陵谷遞變未有他族實偪處此故其稱黃華者彌久亦彌著其族之有譜也則其四世誠齋公創之而六世青峯公七世左川公繼之越六十禩廢而不修今明經㟧謙始自

其小宗畏齋公以下文學應錫始自其小宗西村公以下敘爲支譜而應錫之父曰戢會者將爲族祭酒年已七十矣呼應錫而謂之曰自余之經理族務以至今日也葢不翅羽譔譔而尾脩脩矣幸而踐更之役不復役斯蘋蘩之薦蕿有寧宇頃歲以來海內蠶騷然矣干戈搶攘饑饉洊臻垂三十稔爵水洊家或亦湮滅轉徙流亾十室而九而吾宗幸亦不至顚躓卽斯地之𡑞一邑亦歸然魯靈光矣吾子孫何德堪此亦惟是前人之澤未艾及吾身而譜牒弗詳異日者渙散而莫之收沉淪而莫之紀困躓而莫之恤萬

一本根𡑞等秦越詎先澤何幸因支譜之各有斷簡小子其謀諸父兄合而增修之及老人之未卽塡溝壑猶得聿觀厥成以見我先人于地下爾小子其亟圖之應錫等其長跽受教且命應錫走百里執贄問序于余余聞其語愀然作而歎曰懿哉先王之教澤也夫別姓以爲婚同源以爲宗別宗以爲族近而莫爲之別是相與爲禽亂也遠而莫爲之同是相與爲獸噬也禽亂獸噬聖人之所大懼也故爲之禮以別之而爲之義以同之使其忠孝敦睦之意油然自生夫族者所以推同而區之使別也族之有譜者所以

滙別而聯之使同也三代以前賜姓受氏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故民歸厚而俗不佻秦漢以來鉅家大族遂爲人主所忌或徙以實邊徼歐脫或遷以衛京邑陵寢先王之教澤始衰矣魏晉而降九品官人率先世族膏粱華腴門閥相高瑯琊最稱鼎貴而雎陵以碩德元老至行爲世所師八十之年雅稱疾篤猶隱忍覥顏以太保就第幾不復知有廉恥事故其訓迪子孫者曰信曰德曰孝曰悌曰讓而已其所甚媿則亦諱言之何怪乎烏衣子弟剃面薰衣嗜進如飴走險如騖六閏相承若歷傳舍詩曰大宗維翰遙遙華

胄固若此乎唐以譜牒領之宰相而隴西不譜趙郡雖以帝族猶抑居博陵范陽之下又何其陋也然吾觀顏氏之所以訓家浦江之所以稱義皆未嘗競族位以為門閥也先王三物之教單門編戶或所未聞而名家著姓用能沿流而溯源敦葉而知本禮義之教不衰斯足貴耳若吾所聞黃華之方固仕族也獨能死徙不出其鄉無鬩闘紛華之習無聲利炫赫之慕衡宇相望伏臘相勞非其父兄則其子弟怡怡融融入其鄉幾若避秦之源少陵所謂只疑淳樸處自有一山川庶乎近之邇來蝸螗羹沸岸谷滄桑凡今之人謀不及夕苟且存活快意目前而方氏獨斤斤譜牒之是務詩有之似續妣祖又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敦本溯源蹈禮秉義此豈旦夕之計哉吾聞方氏之先與許為望夫許太嶽之亂也吾知方之保世自此益大矣語有之不識其先藉談貽誚能言其祖鄭子見稱是在方氏之賢者勉之矣余嘉其意乃序而歸之

送劉漁仲擢守鬱林序

嘗考三代而下治法蓋莫隆于漢非獨其課效隔殊也亦繇其所以自致者異也國氏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之大官大邑所以庇民而一切聽之不習之手高者盡棄其所學而徒以法令為師卑之乃役志於溫飽未嘗執卷而下卬坂鮮不蹶矣乃士之茂才異等湛深經術者復束以必然之的程以適然之遇而聽其受成于不可知之弋獲則賢者亦奚繇進故夫一目之羅雖不可以致鶩鶩然而負奇抱韻之士亦往往如珠光之處泥岸瑕然躍露于天壤間是以相如家徒壁立而能使天子結想於同時買臣負薪無聞而終使鄉人共驚於半級遇合之致殊途斯樹立之歎炳然也我國家立隆為極創制顯庸宜乎置漢以下不復道而邇來吏治亦稍稍刓敝矣論者遂委諸循資拾級可以致庸人不復可以得非常之士主上銳意圖治復修舉先朝辟士之曠典合其與科目雜然並進海內亦欣欣延頸佇目庶幾想望太平而狃于近習者則疑騰章之不可以率由勝於復古者遂復比科目於羅之一目此亦豈通論哉曩者百餘年間成法雖不無寢廢用之固未甚失也十室之

巴有忠信焉羣然異之通邑大都翹翹錯薪衆必指
傒未幾皆胱褫取上第去矣心志所一耳目未亂也
今或不然蓄蔚蒙茸復楠踵谷法安得不亟竊竊而
後變變而乃復其故非法之有得失也時爲之也曩
者詔旨初下衆或疑之未幾而翹車所及茂才異等
湛深經術之士乃駸駸出乎其間矣以予所交若劉
子漁仲漳海閩奇士也爲石齋先生高足弟子其入
吳也吳中賢士大夫莫不交驩恐後而予友牧齋先
生首禮下之其來留都也雖復鄒枚之游梁士龍之
入雒但有過之無不及也顧落落諸生儔伍閒困頓

無所遇一旦薦起上書北闕初命爲州刺使居然握
銅章綰墨綬比古郡諸侯矣以彼其才宜在石渠天
祿而是時天子方重民事非從州邑起家不得驟躋
清華然則漁仲之枳棲固所稱六月之暫息也曩使
漁仲當隆萬盛時寧渠不取上第去而今以茂才特
起聞豈非時爲之哉顧其筮仕適得鬱林鬱林雖荒
徼乎然山川奇秀物產珍異寔甲海內仕於其鄉者
頗以僻遠聲教偃蹇類唐苟厭清貧脂膏自潤無復
有興起之意耳昔文翁涖蜀始興文學而蠶叢魚鳧
之地化爲樂土昌黎謫處潮陽使趙德麟爲潮人師

故潮之人文至今蔚起今漁仲以茂才異等湛深經
術特膺天子之簡命以涖茲土鬱之人咸興起相望
以爲明主之不終棄我遠人也他時使鬱之人得比
於潮於蜀必漁仲之爲也漁仲既假裝以往其僚友
輩相與句余一言以寵其行余則何以益漁仲哉顧
余聞之仕宦之途大畧有三先正以儕向當功名以
儀秦當富貴然則所云自致如相如買臣之徒殆亦
富貴者流而未可語於功名也以漁仲之才具分之
足了十人而但以州郡上最坐致清華何足爲漁仲
道漁仲親從石齋先生游其必有聞於道德矣吾聞

子靜嘗守荆門荆門之治幾于三代無乃道德之効
乎行矣漁仲無以州郡爲不足爲而僅同漢治之陋
也是爲序

送黃司訓陞遷泗水序

明興開郡國學縣官弟子員設科射策明經取儁視前代爲特重而其後乃稍稍不振云然士亦因之以自樹立故其受祿不誣亦各言其有所質于其中莫之試授者矣自高皇帝時令郡國貢所爲經明行修之士延見坐對親被顧問問以民間疾苦及吏治能否狀一語稱旨高者得補文學侍從日晏而入次則列臺諫長藩臬恩禮有加爲今士且束髮受書困爲諸生竿瑟異操白首呻呫依依一老文學不忍棄去頹痼自負以爲不淳所闒而高髻青裙則已變矣循資拾級貫魚以寵二偶三合佹失佹獲待歲燊遊既險且勞而後乃今其名成其志且效則已精華敝竭物如枯槎矣乃猶日與諸生盤辟堂上修禮容出异藍輿謁郡國長吏踧踖焉屏氣不息歲久乃得哀其耆痼之餘以事一權貴人監心民社權貴人幸援之輒得一蠻煙瘴雨斗大孤城栽如痏困受事未久監司牧伯咸屬目焉臺使者有所指陳以爲罪首彈射之所蘩集也其幸而傳長沙客梁苑已爲瓦全豈先朝所以崇尚經術敦禮耆儒之至意乎黃先生之司訓吾桐也其春秋甚富其精華未敝竭其篤學力

行湛深蘊藉足以當舉時侍從臺諫藩臬之選卽抑而使司民社猶將行療瘵牧悅安矣乃先生頎爽然不屑也與諸生講藝讀法外無一語及他事退則屏居一室翛然塵霄之表無他嗜好也秩滿循資僅量移一泗上祭酒以去諸子衿服其教者咸戀之慕之不忍別會余亦以女弟歸先生瑕石劉公則以諸子衿之意屬余一言以寵其行余惟士有所自樹立確然質于其中莫之試授者夫固有以自見也漢之諸儒如申公轅固伏生之徒皆以明經勸學講議洽聞興禮崇鄉黨之化爲天子興育人才建武永平之間於斯爲盛經師所處不遠萬里贏糧負笈考正同異研覈異同懸河騁詞重席揭輿故足樂也孰與夫籌書期會米鹽筐篋號稱俗吏哉今夫齊魯之間其于文學蓋天性也先生且以絃誦吾徒者與之商訂淵源近聖人之居游聖人之門顧不重歟而曰使得遭遇蒙時恩禮異數豈足道歟今天子雅意文學破除資格立賢無方同符聖祖經術之儒必有應運而興如絕栒陳迪其人者余且爲先生望之矣先生家吉湖上青湖去桐困一衣帶水耳當其爲諸生舉實嘸甚視青紫猶若拾之而竟隱忍就此豈所謂高自樹

立不爲讀覆者乎在宋時明復先生授經泰山范富諸賢皆稱復有經術宜在朝廷而復介然泊然無所希進會丞相李迪強復以婚復遂受知人主遜吏紛扎錄書秘閣今先生秉志玄尚絳帳泰山適與復同而余于先生申以媾好也豈敢自託于迪之高義哉然余有以知先生之所樹立在此不在彼矣是爲序

賀范大司馬五十有二奏績加恩序

嘗讀詩至六月蒸民崧降諸什乃知古之大臣所以成天下李者如此其不易也而世輒以才力與智文當之夫才之與智其猶輻也其所持是而能運之則識量爲之也識量既具則一旦志行道達可以厝天下於泰山之安而已無所預焉即用有未竟爲兆大行亦且隨試輒效要能救奬補偏聲色不失洪纖畢舉本末具陳此亦足以窺見大受之所旁溢未可與淺智薄能之士比稱而同量也昔者宣尼小管氏之器乖崖規萊公之學之二子者亦可謂卓犖瓌瑋奓所樹立矣而猶不厭人意豈非處功名之際者沾沾自喜則邊幅易見躍躍欲露則泉竭在中雖復高蹤遐軌聲施後世然且難之卑卑餘子其何足云乎若乃周宣薄伐之勳成於吉甫可謂烈矣然其所以作憲萬邦者詩蓋未之或詳也獨從燕喜飲御時想見其樽俎從容被服靜好舉酒屬客歡然道故不矜不溢之風千載而下猶使人低徊意盡以故張仲而外維甫及申皆其友也一則以柔嘉維則見稱一則以柔惠且直作誦無乃吉甫之所自言乎然而穆如清風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矣不佞嘗私以此意竊觀天

下士非深莫與通志非幾莫與成務遠斯深靜斯彰矣靜而後遠其庶幾乎主上握符懸鏡銳意太平恭默固於穀武側身邁於雲漢然而治效未臻其咎曰切識者以爲缺急或傷其悖大鬼渠或沴其和平獨不得湛深經術明體適用之儒而用之當世遂有有君無臣之歎然不佞比歲以來再莅南雍一與闈事因獲與思翁先生周旋甚洽而後知向所願見而未繇者於今見之矣思翁以瀛海逸才起家名進士東省辞刑爲循吏冠年甫及壯遂位通儒海內已早卜其有具瞻之望矣逆璫亂紀枌榆絲附靡所不波而

公獨以旬日之銓郎翩然高逝若飄秋籜微獨迴涉無減項之凶亦且顧厨解濡尾之累身爲藥樹廣蔭萬間猶覺膺務諸君子丰裁未能自戢也當是時載胥及溺式月斯生豈其復有後圖而聖人御宇會朝清明日消見睍公所不意矣方將寄情圖史託志林丘若遂有終焉之志一旦日月光華首膺簡命奉督戴起秉鉞天中曾未踰期乃躍鄉或維時義旗奮發不佞謬令獨先諸道論者猶以爲功大而賞薄然是時天子方銳意嚮用公會有忌者中格遂出公子潞河而公故夷然安之也盧居既出遂復起公于南初

則總憲百辟繼乃晉掌樞機自銓郎以歷憲長席皆未暇煖至是羣益拾擴豕哭鯨奔主上屢欲召公登鏞重地卒無可以易公者然後乃以終三年淹也績既奏上天子嘉歎爲之貤封增秩賞延于世恩禮有加焉公是時視服官政之年僅餘兩齡耳仕宦而登將相黑頭而位公卿此世俗之所謂榮而于公圖所謂大行無加也乃好公者謂公碩膺名德豈可久勞公以軍旅鎖鑰之借寔亦如萊公之在天雄而此邦之人以及折父爪牙之士又戴公如父母懷公如挾纊者不勝鴻飛遵渚之思惟恐一旦袞衣公歸者然

不佞竊公之意志蓋淵然其不可窺莫然其未有際也以爲人臣不過皆身任天下事耳應龍所至則膏雨隨之苟可以利國家不敢以在遠忘也苟可以正人心維世道不敢以俟時發也故其平居退然如不勝衣一旦毅然奮發見義必爲遂有千萬人吾往之氣菲常晏然不廢嘯咏琴尊賓客可謂蕭閒而能使群壘改觀旌旗動色人人有投石超距之思若公者斯可稱穆如清風拔拂一時掩映百代者矣頃者陽月之晦爲公懸弧辰公之門下士杜終軍圖之等以侑觴請且曰是公燕喜受祉時也不佞欣然執筆述

所聞見於公者以爲是公之大者也亦竊比蒸民嶽
降之什云

李北海集序

紹初從君好居人集未竟而余就其家索其遺書僅存數種辭非詳以傳力亦未之逮也初得李北海集而余論定之爲之嗜矣北海豪于文者也始終見嫉于時相卒以讒死時論惜之然遇崔湜而不竄遇林甫而不死亦豈得爲北海哉而余獨惜姚張猶稱才相乃亦不能容北海豈非子美所稱獨步數十年階之爲厲者乎北海非死于讒蓋死于文也然北海自以直節見重當時屢貶竄而名益彰故當時重其文若此不獨以文也傳稱邕有集六十卷今所存僅三卷襲時所爲照四裔映九天者其爲湮沒可勝道哉大畧邕負氣似子長好客似信陵豪侈放縱不拘細行似寇萊公而其志大才疎蹇與文舉相類卒之一死于操一死于林甫先後兩北海若合符節豈不異哉讀孔璋二善之書妻溫戍邊之請吾猶爲之流涕

刻初唐四子集序

今海內湛深經術淹慱名理之學益莫長於閩而紹和徵君其尊宿也往余里居常歎吾鄉之有仲醇濟漳之有紹和㠗然稱二大老仲醇得生同里閈少而習之紹和則已如天際眞人蒹葭宛在矣屬有天幸承乏此邦遂得登其堂披其帷盡聆麈下之霏屑兼發枕中之鴻寶伐柯我觀永畢于斯雖復平子之抒華揆藻茂先之比物連類但有過之無不及也紹和雅志好修不僅立言垂世然其撰述之富抑亦近代所無旣已蒐刻漢魏以來七十有二家將漸次及于

三之六

三唐兩宋令後世尚友作者如入寶林豈非快事乃所梓僅及初唐四君子尚未竣事而紹和告殂矣嗟乎人琴俱亾昔人所痛令初唐以後諸君子精神不經洗發豈不與紹和俱亾哉余小子竊有志焉而未之逮尚冀後人不昧斯旨豈惟諸君子不亾卽紹和亦不亾矣唐初風氣麗矜六朝綺靡剗削未盡四子傑出力厚而致豐觀拾遺江河萬古之推尊則知當時已羣用見哂而紹和又極力表章四子之品行使不以器識兩字抹殺豈惟與江河並流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若紹和者可謂能致顯闡幽者也撲埴玷而

稱尊宿不虛也

燈書序

余既序王子名儒傳矣復取其燈書序之因感昔人儒門淡薄收拾不住之語未嘗不爲之三歎也三代以下聖遠言微晉宋初傳義學名理間雜於清談華梵力掃語言花葉書敎於指顧假令大慧中峯諸賢悉歸尼山埏埴寧詎出顏曾下哉惟是我法既衰千年暗室日月斯至安敢云三十年不雜用心知言未聞何乃有未開戶便知來處所以氣槩如彥圓未免門外汗傾機辯如子瞻猶然秤頭失足告天琴鶴方知機鈍聞雷滿院木樨深信吾無隱爾人人爭趨熱鬧而淡薄門風一燈無幾熒熒如漆矣然雖如是五燈之在今日其亦季世矣承處接響爪印彖彖瞎棒盲喝語言相尚昔在雲棲師翁室中首嚴拈竪近惟博山和尚語下不透鍼關譬猶百寶流蘇蘭膏風吹重帷密護豈同青燐野燈隨地亂熒者哉王子既輯燈書必須眼正無使鴉鳴蟬噪亂我塗毒鼓音也

江向若集序

谷陵遷易時昔知交於焉頓盡形銷神化猶偷視息自勝餘生無陰可慰客歲從天姥雁蕩歸霜露之恙既入不休蘧篨戚施辛苦咸備已敎斷戶外事兼從斷客爲適耳一日江子向若顧予榻前予遽然驚起曰此四十年糟糠老友也各欷歔慰藉久之向若視予數年以長予丱角時向若已名噪海內據壇坫稱耆宿矣今廣不俟若耶蒜髮天寠爲之謂之何哉予與向若不遇故同然予少事竺乾枯木寒巖三十年來殊無煖氣而向若未忘處仲之悲其予帖括語以及詩歌古文詞無不窮工極變登峯造極悉以全力注之語云珠玉之精雖復瘞埋塵滓其光自見此豈不然哉然予于是有以徵世變也世變既爾青衿高髻將欲何之而向若惡臥焠掌矻矻不休此猶大阿羅漢時時攬鏡雷由結習難忘耳一日向若郵其著作若詩若古文詞若經義各如子首視予且命予序之而曰此數十年來精神意興所寄不以問世而以問心非老友固不以相示也予知我者其爲我言之予讀之愴焉以■慨嗟乎大凡文士之用心盡若此矣昔陳思每歎後世誰有相知定吾文者子雲悔其

少作比之雕蟲豈其壯語歟世亦深憤長愁語耳顏之推曰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一句清巧神厲九霄氣凌千載瓦礫所傷慘于矛戟諷刺之禍速于風塵然而鄉推路鬼憔悴波臣齋前悉種白楊盤底惟餘苜蓿古今可勝道哉草土陳人戚時念故不覺復爲之牛衣泣下矣遂題數語而歸之

大司空劉公心盤考績加恩序 代

主上執極懸衡式序在位宥密而受天工之寅亮舉不失職賞不失勞於是九列之長皆民譽也是時大司空心盤劉公以二品滿三年考上厥績天子嘉之爲賜璽書晉秩錫以上尊牢醴錄其冢嗣入胄監齒髦俊於圜橋之間恩至隆渥是役也雖於國爲懿典於公爲固有獨是公之所以受上知者在其時其地爲尤難其子部諸大夫咸欣欣然色喜謁不佞而言曰某等日受成畫于公得藉手襄公以告成事其不及於譴罪者公之賜也惟是主上知公之明任公之重詩有之曰維其有章矣長以有慶矣可無一言以彰盛緻乎顧余不文然待罪搡席凡公有所釐度庀飭其卒瘏而盡瘁者吾其與聞之矣雖不嫺於文無能謝也則進諸子部大夫而語之曰子亦知天子所以勸能課職百度維新之至意乎夫人臣之所以致身匪懈以事一人者若水之行地然巨川之利楫也畎澮之灌溉也暍者之飲井也皆隨時隨地以爲功暴當海內盛時民物殷阜公卿大夫亦相與恬然無事爲福于是日無可紀之績月無可著之勞譬之江湖灣抱之區動植滋秀瑰奇鬱發豈足爲難哉今自海

內用兵幽州薊入凡軍興之需取足于澤廣者視大
體爲尤劇其自矛鋋甲仗鞍服犪櫓一切戰守具有
不旦暮責辦者乎好進喜功之徒又以國用皆巧與
而齮齕棄者咸委如山積而不可以不應也若乃陵
廟之壖壝壇之將斥堠堡堞隍塹之役無歲無之而
又勲閥戚閈典禮是求荒塞近圻畚梩是督齎商適
役責負是問乃兵荒之地賦額浸縮所爲因地見功
者亦惟是泂酌行潦挹彼注茲耳然天子業用是知
公矣今夫創業之家起自徒手而耕穫焉炊焉蓋
焉樸斲丹雘以時施焉堂搆之作不[illegible]其何自而寬
然常見爲有餘及其後世日益蕃齊心意漸廣所入
益衆而所欲愈以不給則百務皆從頹陁一旦有幹
蠱之子起而勵作焉以求復乎先世之舊其爲提襟
肘露之情亦必有見爲落落難合者然而堂搆之聿
新鐘簴之改色則必有煥然者矣常聞王子明之語
肥鄉曰海內多故我輩何山坐致太平肥鄉以爲少
有艱虞足爲休明之助則知今日所以共爲其艱者
政賴一日之艱虞復開萬世之平定主上之所以嘉
公者寧獨一拮据盡瘁不避勞勚之謂哉公昔以名
進士起家花縣遷大農爲小司馬出爲憲臬自始受
事大東外餘皆歷巖疆其最著者治兵湟中時以
武功顯一再晉秩遂膺節鉞塡撫雲中復以功入佐
司馬儀陟尚書予假歸赤芾璁珩融融得致孺于養
蓋致愛致愨而後移孝爲忠乃歷今官也漢韋彪謂
天之所全意有獨厚則公之謂矣公不務赫赫名及
磽磽節然士大夫飭廉隅翔翔千仞者望公而意盡
非其中有大過人者而能若是乎主上眷懷舊德他
日或不欲以部事久勞公其猶得從公之訏謨碩德
後其茲一席地其所以佐百度維新之治者政未有
艾也敢因子大夫術稽手以告焉是爲序

來禽館文集序

或曰文章一道與世運為升降者也余應之曰非也各隨其耳目之習尚移之屈宋厲于芊衰丘明後乎麟獲唐之季也韓柳代興宋之終也文謝崛起安在其世之為升降也匪特世無升降即文亦未有升降也善作者各極其精神之所到而已矣易曰物相雜故曰文此言夫文之貴乎雜也然則靡綺靡而惟取夫朴拙黜組練而惟遵夫淺易是黻黼之觀不如袒裼之飾而鳳麟之質無以與於牛羊之皮也豈不悖哉湯臨川每言自有此道前人業[illegible]峰造極後有作者度無有能過之稱能而已此[illegible]謂知言其無能者隨人步趨如優人之行鄉飲獻酬秩秩未免俳氣能者則才及於格情執於法躊躇滿志不極不止此豈隨升降為槐蠓者哉國初之文盛於劉宋追李何出而諱言劉宋矣七子出而又諱言李何矣七子之持世較久海內宗之逾百年乃取其淺易之說而攻之不旋踵而敗矣今之治攻具者生呑注疏之賸語以為理學襞積策論之蠹括以為經濟而曰我能為拙朴恐掃前輩而空之嗟乎此一䈂子書法三家村學究所能為耳豈復有過人者哉余猶及見臨邑邢先生邢先生生濟南後其為文也亦欲破濟南秦漢之拘而稍稍潄潤于六朝然先生為人自標風韻豪義舉易推賢愛士常若不及故其於文才足以副其度韻足以稱其情雖過現先生之精神而要不失濟南之風範語曰齊魯之間其於文學蓋天性也濟南而後舍先生吾誰與歸當神廟時嘗欲蒐良史材欲以先生與越之長卿楚之本寧應而布衣王生者亦與焉自今觀之王生獨能為吳儂纖語耳長卿頹放俗氣不除彼楚材者堪為勁敵然吾微惜本寧先生不善護名世豈有撰集巨等身而[illegible]敗者乎頃來南中南人知之先生者徒以先生臨池妙天下至其為文不少概見昔人謂右軍松雪皆以書法掩其文吾於先生亦云故序而傳之

懷玉堂小草序

今海內亦既多故矣蠻傒梵倭星留年猶恐詎是二三纓緌文人足以辨此而文人之精力又恐耗之於章句尺幅之內一旦用之而不效遂以爲是先資之言無足貴也微獨民社溥博達政專對不復取是書者而陳之卽進而黼黻皇猷摛辭擒彩以備一代之大制作間視變者所爲撥滯紉蠟希遇榮榮之具未嘗不啞啞一笑求之非所用用之非所求夫人而知之也要以風會所趨舉天下腐腸斷髭枯毫人褁於以揣摩賢聖之精神而冀傳其十一者非工弗至非至弗遇矣古之人有言曰石潤玉山此善喻也夫玉之在璞其與瓦礫不異而識者顧從其光氣取之今士一旦出爲世用政使日月游更江河趨下群華縟謝籬落空翻而光氣顧用之不盡乃獨俯首治經生言而不能自達其光此豈復有絕致哉始吾識鈍生也以其文恍然筆墨蹊徑之外別有一種脊容遒栗之致出之若未經有咀之若不可窮已而接鈍生之人有如其文始信文之足以貌人也頃鈍生復受知於福唐林先生行將出爲世用而復取其先資之言以懸國門問序於余顧余何足以言文亦言其所以貌鈍生者而已矣鈍生堅毅有至性其器則珪璋其采則追琢海內讀其文必有能辨之者鈍生之以懷玉顏其堂有以也

吳醒庵友雪堂百義序

往與劉子雅先作道人閱世語想當日作排場人刻畫末泥三姑但𫘧便有手安日月指布星河之意性情一定盡出此偶棚不得也醵飲自五人以上講席自十人以上舉動笑語色色俱全文章之氣亦然建安七子妙備體裁枚叔之與長卿則莊雅斯分少陵之與夜郎則雄渾斯別質有所鑄不可強也推而論之一榜亦然一房亦然一社亦然東山社之有吳子也其綠袍象簡之錄事乎有高調而無細響有濶步而無纖態喉音頓發綽[illegible]江東去意攸其雄談光怪銳氣陸離[illegible]得[illegible]辟易況敢[illegible]戰乎文章之爲沉鬱者便染山林寒儉細貼者便落閨閣幽情研理深玄構格秀瑩亦如三代法物異域奇珍非巨源雅識茂先遺覽轉見淪棄耳憶子明與我言文之使人不忍不收者亦如景公見孔子而曰吾老不能用文之使人不敢不收者政如萊公言如謂者公頫使之在人下乎吾觀吳子命意立言蓋已謂人不敢不收矣其氣有以取之也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六終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七

桐城 蔣臣 誰菴著

序

姚太孺人八袠貞壽序

余小子嘗觀於古今否泰之運天人貞勝之理以及箕疇福極之徵未始不撫然而疑悱然而重有感也夫難諶者天天德曰生久安無變於何不淑九六者陰陽之用夫婦子母之道也歲入陽會乘百顧且爲阨卽天地已不能違而況於人乎或曰民之方殆視[illegible]近矣旣克有定規規而逞之銖銖而絜之惠[illegible]從逆凶歟唯影響歟然歟否歟及以人事徵之受祉莫大於履祥而言享者弗及茹荼莫劇於際變而言慼者弗逮豈陵谷遷謝如歷寒暑涉晝夜莫爲而爲莫致而致於人事固無預歟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威儀有符動靜有則以定命也惟賢者能養之以福福者何也順受其正之謂也意所不受介介焉斯欲去之矣去之不得則爭爭而不已則豨稚牛列鼎夫安知藜羹飯糗之爲甘也繡袪錦韝夫安知疏布棊綦之爲適也羅廚於宫飫飴於刃夫安知敲石爇爨鬻絲堪織之爲榮貴也舜華灼灼蜉蝣楚楚夫安知嚴松霜磔之爲貞奕詹奎衡之爲愉也頗憶少時二三兄弟相尋盟好時方侊侊自喜高牙標樹雖復寥寥寡偶稱引古誼而多闊於儔闠循其近習聯鏘華腴接跡台衡此其至矣世亦以此相致追閱世既深事多舛迕頗厭傍徨中更攙越險艱以後游歷星紀時移世遞日迴天迴方之衡波無復縱鱗風林寧有戢翼蓬飛雨散不自謂全丁令化鶴城郭非故僅有存者殆庶靈光而余二三兄弟髫齔相依皓首相恤故猶在也獨余小子與姚子孫[illegible]上有佛正㒺愛日姚母項太孺人以今炎夏稱[illegible]觴請婣戚當淪胥之餘復覩盛事謂余小子宜有言余小子焚棄楷墨五稔矣尚何言雖然姚子之志卽余小子之志也姚子之所以事太孺人卽余小子之所以事家大人也敢不拜首稽首敬攄一言起舞而爲壽竊以爲母所際於人者未嘗不極世之變而母所得於天者未嘗不得全也夫非天也惟母能善承乎天故能順以受之斯卽母之福卽可壽是以爲母壽矣母少以名家女事湘潭公惟布操作焚膏繼晷以佐湘潭公讀書成進士懸魚壓甑迄以吏治顯婦道備矣湘潭公早逝母獨手挈兩藐孤來歸以

懸磬之室脫簪剉薦玉汝於成皆成名彥母教彰矣母有兩女往宜其家其長者會遭寇亂以烈烈罵賊斃臨於天雁厥宅閭其少者抗志匪石同出一門毋儀光矣今之內外諸孫文藻奕奕迭起奉觴太孺人以寶髮鮐背撫有四世嘔喻領之詎不謂全然姚子之志所嗛嗛不能自致者則有之矣常私語某曰小人有母髮尚未蒜稱未亡人亦唯是前人未竟之業豈不在我兄弟乃塤箎又早睽矣讀書且四十年曾不得一藉手君羹煌理珈副以爲太孺人歡寧渠才遜人無亦實命不猶乎卽兒子輩駒齒未落已擅場日居月諸又已窘步私意吾母前既集蓼終當啖蔗何期垂暮乃更食貧仲長奉攋兼珍徒言爾志少陵長鑱托命庶不及親嗟乎飽妾與馬伊何人哉豈惟余小子哉凡爲人子者未有不痛念於斯言者也雖然非太孺人意也孟子去齊有憂色仉母問之對曰無有他冂擁楹而嘆母復問之對曰道不行矣母老懼無以養故勉留而憂母解之曰無以吾爲也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尚何留乃至疊山違播婦與諸孫遐阻幽谷桂母怡然無有戚容人問之母曰遭時之變固其宜也是知古之達人恒安時以履順不淫志以避天野戰玄黃何能無否天勝人也樂天知命與時偕行人勝天也憶昔先慈每教某曰爾能履常但思變則可以遇變而不驚兩能處困而益堅則可以際亨而不溢又曰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至言也爾他日閱世久自當知之余小子益終身誦之未敢忘也嗟乎先慈之生距太孺人尚遲兩歲今音容不可卽者已二十餘稔矣小子銜磬之恥曷其有極乃太孺人覩履康寧夙興夜寐尚健飲啖有少壯人所不及者如此巖松霜幹得天地堅凝之氣爲多小子故謂母之得全於天也三見滄桑聞者或河漢其言此無他閱世既久定復爾爾又多乎哉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天道也余小子方見母之斯頤未艾卽以此日爲啖蔗之始可也諸姻妥其亦以小子爲知言否乃復踞進一觴櫂盤舞之歌以侑之詞曰

螢之曄曄生光熠熠足足圓吭蓬萊清淺弱水長食饕及莫豫且康勉靈瑣吹鵠黃縈學集羽從凤翔逝者如斯來者方未央倏如夢幻條歎慨嘆何所傷繁華薰灼塵銷烟燼安可長服禮秉義淑慎其身彤管奕奕揚芬芳青松峩峩白石齒齒蘭芽茁前湛露瀼

渌職陽杲杲升扶桑胡麻爲飯玉爲漿瑤林瑤樹羅
堂房座客屢僊誦黃庭綬以多祜永無疆

代壽胡母陳夫人序

余以使事銜命入里門暫假休沐時厥冬孟胡母陳夫人懸帨之辰會焉夫人事黎知公伯玉先生有子曰永亂永亂少岐嶷爲先君子方伯公所器重以愛女歸焉故永亂謂先君子曰舅而余之稱館甥子阮也實維胡之所自出余於黎知公以故亦附稱子舅女弟之歸永亂也弗克逮事黎知公其操槃匜而象徽音惟夫人之是範是娌亦惟夫人之字若女也故中外姻婭中之知夫人者宜莫余若也其爲永亂之婣占婭若盟社諸子則合辭以請屬余載筆而爲之

言焉以侑觴焉且徵母德余惟昔之稱母德者則稱其子焉爾矣進而求之則託於所述事者以傳焉爾矣而余之母夫人則不盡是也黎知公嘗以名儒起家敭歷中外所至赫赫有聲然公於保釐旬宣之餘別以儒術顯洽尚書世其家學探頤索趣爲之闡若訓海內學者翕然宗之居恒博採奇書手自蒐輯所藏常溢萬卷雖茂先孝標以下未足方也而性躭山水嗜賓客流連暢適浹旬都忘文藻風韻迄今猶掩映都人士都人士想見之猶以爲香山坡老一流也夫人而得託於香山坡老之流以顯也必傳也然余

問伯仁之母之志而悲之矣夫地德厚生而象之爲坎爲艮謂山之與水能備夫地德也夙起於天而雷生於地者何也氣所變而弗出若薄於天而有聲斯達矣然則母德之藉以傳傳以顯於其子焉微之也必也兌爲金烈坎實象之有泌其流金德著矣永亂之爲夫人子也難也方桑弁公見背時永亂弱齡耳旅大而修有戒心矣食指浩繁酬酢雜沓蠟室若耽耽焉母夫人以一嫠婦提挈未乾之雛翅其不爲華莪之蓼蓼蔵之集者幾何矣永亂既長而賢溫恭冲二十取父書而讀之若帷燈之發於光而寶劍之觸

方寧也都人士則既稱之曰哲人之後幸哉有子如此矣若永亂者豈不謂賢哉而余以爲知母夫人不盡是者何也松栢之間其草不殖崖岸之瀑其波不紋勢有激之相使然也當桑知公赫盛時持滿若粲履夷若斂儉睦內致四應不窒未嘗有茹蕉茹荼相爲易置也而文人之性拓落少可非其靜德未易以承一旦山摧梁壞之餘中外易視能使貌孤親師友之訓躬蕺懲之勞嫁逆弗卽乾餱罔愆以無媿於地下之遺文此其沉識遠慮非有大過人者寧渠能之乎夫靜德之基也沉德之聚也遠德之暨也靜以沉以遠罔弗貞矣易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今天子以冲齡御極安內振外煥乎無前而所爲茹蘗茹荼與士庶之家不異方將翔洽大化表異幽隱永亂行且搏霄振羽慶其尊公騑驂前而以母夫人栢舟之操上聞天子頤而嘉之使與彤管並傳亦與今之載筆者不異矣是爲序

送田郡守入親序

皇帝御極有三載益明習天下吏事申飭大小臣工
無得重內輕外講求祖宗朝故實推擇在廷賢能尤
著者出親民事而所留大小來同藏以六計視周官
加懲焉甚盛心也三載翁田君以爲郎高第出守吾
皖未滿歲復以輯瑞來覲上所爲治行士民歌舞之
某幸得從縉紳大夫後賡梁山禹甸之篇以嘉其行
乃拜首稽首而稱曰今士大夫亦知主上所以嘉惠
元元之至意乎漢重循吏綜覈名實刺史守相輒親
考察言行信賞必罰故其言曰民所以安而無

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其
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勞問增秩賜金爵爲通侯公卿
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之得人
於茲爲盛矣乃今聖天子之意不然何者漢所課成
在職業而今所醞釀在德化也子游曰浸水之及焉
則生不及則死漢治其猶桔槹乎昔文武受命有如
召公日闢國百里非直渤海潁川之政也詩曰芃芃
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言湛深於仁義
而翔洽於天和也吾皖據江上游地瘠民貧軍罷賦
匱而獨扼南北之衝屹然爲天塹金湯在漢爲廬江

郡唐爲舒州皆以歸淮南國家經理甸宣獨隸之江
俾與江黃宣歙諸州相聯絡稱爲留都外捍良有深
意故當事者爲皖擇守慎於他郡而皖之風土不競
人民樂業亦賢者之所樂居也諸大夫稱我田侯之
治也曰淵穆以靜也簡毅以肅也樂易以溫也矜莊
以不也恬素以理也大布之衣疏糲之食正已率屬
而民化之訟獄不繁盜賊屏息推誠布公與物無競
而苞苴竿牘之風於是乎絕矣余聞之作而嘆曰有
是哉吾守之爲政其於主上求治之意若栔鉞之動
而葭灰之達於氣也夫靜政之基也肅政之紀

法政之候也不政之施也理政之緒也基以自持
紀以範物候以敷功施以應事緒以詳職育爾之潤
孰有加之者哉留都爲國家根本重地命脉元氣托
焉皖實襟喉之巴蜀閩廣豫章荊襄之所委輸樓船
艘卒飛輓萃焉不務安之而求勝之蔑以濟矣若所
稱滔滔悶悶化馳若神其在是乎方漢盛時三巴循
吏實首文翁自皖往也吾守之爲政易地則然矣聖
天子方坐明堂執魁柄以鼓舞萬國覲吾皖所上最
治而嘉之顧而嘆曰吾豈南赤子僊矣推爾良牧實
賴爾緜爾往哉尚敬敷爾治以無忘爾之成績維余

一人有休

瑞雲山廣潤寺誌序

浙東諸山台爲尊羣山皆其兒孫也瑞雲之在羣山猶諸隊中之有大宗也東晉義熙間竺曇猷始菴於此代有聞僧屢著靈異陵谷遷變無復舊觀今戊子之歲元戎馮公洎郡守陳公始禮請木陳大和尚來主茲山至則金容顯莫紺殿頹殘宛爾承天儵然不異楊岐乍住和尚以無妙心現如幻三昧未及踰年英靈衲子如水趨壑無量莊嚴彈指成就時有然公音緯蒐輯見聞裒爲誌載且以和尚之命郵示某甲求甲序之某甲受而卒業見其詮次詳委標舉簡允足爲茲山重雖然和尚之住山幻也誌之者亦幻也序之者復幻也住山者如鳥跡留空誌之者如鏤夢成境序之者如鏤空作繪却教某甲從何處着筆昔洞山問龍山老宿曰菴主先住耶此山先住耶若云和尚先住則瑞雲何處安名若云此山先住則住山翁久成剩法洞山又問得何道理便住此山答曰我見兩箇泥牛鬭入海直至而今沒消息卽今驀毋石頭終日呆鄧鄧的和尚不可不別通消息使他點頭有分在

報恩同戒錄敘

或問戒有同乎曰有昔世尊覩明星悟道時歎曰奇哉奇哉一切衆生與我一時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二無別何以故以佛性本不異故譬之千波瀲灧皆含溼性釵釧異製悉具金色豈特四聖六凡無有不同即十二類生千差萬別無不同也乃至一人發眞歸源十方世界悉皆消隕隨緣不變故也然則亦有不同乎曰有即如我與釋迦如來同爲凡夫威音以前三世諸佛亦同爲凡夫而今已歷無量阿僧祇塵沙劫數畢竟依化正報是同是別何以故以爲因緣一切惟心故譬之宦籍升沉墜淵加膝黑甜酣夢化蝶乘車豈特五十五位品地階級了無一同即一人之身念念相續無有同也惟是知幻即離離幻即知知是空華即無輪轉不變隨緣故也然則同戒又胡以錄乎曰以因緣故因者即是十方諸佛一切衆生同時俱得成道之因乃至於今各各道場同時聚會故緣者即是一切諸佛不捨衆生一切衆生畢竟成佛之緣乃至於今同坐道場如水月影交光互攝故今日三昧律師向古心頂額重加着楔報恩臺上再演毘尼一時同得受具者凡如干衆爲錄以傳誰菴居士向諸大衆白椎曰是諸大衆一時成佛竟然雖如是也要提防剎那影裏度三生黑海岸頭深又濶若也單刀直入持犯兩忘許你向毘盧頂上倒跨便行其或未然不免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秉此無畏舟着此忍辱鎧藉此同參大衆揚槌建鼓一時猛勇向前擔荷如來大事因緣不負三昧老和尚一片婆心始得作是語已重說偈言若人不秉戒如水無舟航疥癩野犴身猶尚不可得若人既秉戒知法勿更犯山水動衆響無膠柱鼓瑟戒性如虛空心了無着着魔計成外能證所證空持犯既皆非妄緣何現依眞故立妄從異乃有同如幻立異同戒本性無二如彼蚑蟜蟲不能緣火燄定慧以之生千仞而壁立金剛性堅定則我與佛同

光孝同戒錄序

釋迦老子夜半忽覩明星便自嘆曰奇哉奇哉一切衆生一時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與我無二無別如是則已同證無量百千三昧同登無量百千戒品出世一大事因緣如是同時已竟又何煩四十九年指東話西壓良爲賤初從鹿苑末至泥連四諦三乘戒定慧品如是等事爲復揑目見華爲復空拳誑末後乃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獨付一人百萬人天悉皆鈍置向來所謂一時同得祇成一場懡㦬又道諸佛心內衆生新新作佛衆生心內諸佛證眞若心佛衆生三無差別然則諸佛具戒一切衆生自應頓成清淨衆生造業又應一切諸佛復起煩惱無怪乎迷謬衆生但着佛求着法求着自求如渴鹿趁燄都無歇時矣然而從上諸佛實無一法與人祖祖相傳心心密授但遮其非所謂止有去翳藥更無與明藥羯磨布薩義亦如是衆生自討某甲於某所得法於某所得戒及其自具原同本得無所謂異更無所謂同也台州爲古佛國五百鹿眞恒處其中古佛應化其事非一邇來干戈搶攘世道交喪余以承乏治兵斯土每念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使民遷善遠罪而不自知未有過於竺乾氏之教者也邇遇堂頭和尚祖印高懸全提正令而慈心痛切循循善誘每嘆末法知解宗徒承虛接響脚跟未曾點地鼻孔一任撩天以輕心慢心憍乍諂曲之心輒希大法等如獅子之乳貯於穢器悉成迸裂故其造履冰霜威儀嚴整棄律身度爲世楷模余與元戎馮公禮請出山主盔光孝法席初從迦文指天指地之日至於秋半白月圓滿之期枯木堂前毛吞巨海華嚴會裏壓現十方而煙包雨笠自遠趨風乞戒具圓者數二千餘指頓使金戈鐵馬之地化爲寶綱珠林猊吼鯢鯢之音變成迦陵妙偈昔智老大師於此山中證法華三昧得旋陀羅尼便覩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今之在會諸人有一不與釋迦老子共一鼻孔通風吐氣者麽則奇哉一嘆已令無量華藏莊嚴世界悉於是中顯現究竟諸人分中各各自具如是不思議事而某等獲覩如是成光亦不辜負毗耶城中共相顯發矣因諸人氏族同列之請而題其首如此

送三昧律師還山序

嘗聞佛氏三學以戒爲定慧之本豈惟佛哉三教聖人淑世之津筏莫不由此也良以道依淨立習由染成覺昧識滋妄習紛起非袪習則道胡以彰非防情則覺何由顯譬之巨艦凌風其操在楫良驥驂逸其銜在轡雖有軼倫邁往之資莫之或踰也易閑閑邪存其誠蘇氏曰凡可以閑而去之者皆邪也邪者去而其不可去者卽誠矣宣尼語顏氏子克復爲仁律之以禮禮之屬三千而刑之屬亦三千出乎禮則入刑此持犯之謂也學庸二書儒者持律之書也其

爲於戒愼恐懼其極至於參贊位育漢晉以後儒者或罕言之而竺乾氏之教始入伊川先生素所不喜一旦入律堂觀衆僧受食嘆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今欲萃章縫之俊彥講周孔之律儀無乃綿蕞習之乎高明英特之士厭繩束爲拘簡樂任誕爲曠達安知夫苟不至德至道不凝要以問學之功至於廣大精微高明備焉夫然後禮可得而崇也若乃管卜氏之灑掃誣聖人之始卒此亦未聞夫精義入神之用矣以余所聞竺乾氏之教其在今日殆亦季世矣然震旦流布二千有餘載而其所著羯磨布薩軌儀

至今迄不廢自南山宣師而降能演其教者或傳或不傳然而經師論主非律不尊卽五叢兒孫踏毘盧頂莫不凜齋操履冰霜矜重持犯如高沙彌廓侍者之流未嘗受具終不預大僧以律之重於彼教若此而儒者顧土苴之抑又何也神廟時有大比丘馨公者年踰壯始從薙染乃能尋未墜之緒煥然崛起以堅持無玷爲律祖中興沐其教者遂遍海內不惟羽儀雛猊亦且屈服者皆不惟弘被緇素亦且攝化王臣留都人士至今稱其巾瓶所屆嚮應趨風動逾數百靈山未散可緬邈焉馨公旣沒而其諸大弟子

各分化一方西河寄席三昧寂公承嗣最晚紹述亦最傑出近自江楚遠戒燕冀作述之光於馨爲烈矣公初住東林有蓮蔚再榮適符遠公之讖再遷石塔有金神來夢重徵坡老之銘讖者謂公爲再來身無疑而余謂堯服堯言是堯而已豈問來不來乎昨歲長安之役諸大夫從公問道者踵相接視之裴相之于黃蘗富公之接投子但有過之頃來留都集天禧之舊址師舊所禮塔塔放光明十五晝夜不絕者也緇素雲集略如馨公之在蔣山時媿余方軍旅倥傯未暇一接高風然余每服膺高皇釋氏敎人一以

性善爲宗陰翼王化之謂今觀抑惡揚善莫詳於律
昔鳥窠之語白傅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傅笑曰三
歲孩兒也解道得窠曰三歲孩兒道得八十歲翁翁
行不得信斯言也儒者尚能克己復禮學道愛人其
於勝殘去殺固已非難矣而況中和之致實有通於
位育者乎即余從事戎馬爲天子固此豈鎬鋑鑰亦
惟是師出以律罔敢失墜又曰班朝治軍蒞官行法
非禮威嚴不行余因知夫律之爲教實與吾儒中和
位育之旨相輔而行亦因以語昧公若也不思善不
思惡恁麼時持犯安在何處殆如昔人所謂輪刀
陣亦得見之者昧公得無踢倒淨瓶否也因諸緇
素之請聊爲此語以質之

紙袍凌空遺稿卷之七終

桐城 蔣 臣 誰菴著

記

俯清樓記

淪子有樓踞乎阜城後枕衢陌前眺廣原飛甍綺疏在淠之湑淠水洋洋漣漪且淪楯以雉堞帶以崇京撩以薜荔茸以杜衡葱樹蒙密丹壁嶙峋春郊霧合數點峰青烟際花幽儼若輕萍夏雲卷舒蒼茫鬱蒸蝃蝀朝隮帆檣乍驚素飾凛潔野曠湖平晚霞歸棟日挂楹蟋蟀歲晏枯樹鴉鳴寒光萬里雪霽崚嶒子載樓四序維均有書千帙有棊一枰掘迎三益臥涉九瀛奇賞幽邃抗志憑陵遲子來遊濁酒共傾一宿神蕩再宿體寧問余何字顏以俯清俯清維何曠覽無垠衆人皆濁清豈我名目攝溟涬手摘星辰騂息今古風雨晦明漢主封禪黥王肇種千載英風蕩爲輕塵我懷象始厥初生民一烝爲馭齊視殤鏗玄冥是折歸乎天極與子遨慨支窓啓軒萬戶搗衣交衢彈箏漁歌遠浦燈火西隣寂此塵寰不可殫論窮變極態如蘊閟蠅攀動旣息百感易生季支何卜狗監何因塊然獨處日送月迎華髮板輿無愧安仁

俯視太清何處何營

廣莫園記

蘇長公謂道京師而東水經渦流陸走黃塵陵田蒼莽行者厭倦凡八百里乃得靈璧張氏之園靈璧去吾鄉濠濮甚近長公從雒下游覽及爲彭城時乃復憩此余讀文叔所誌雒陽名園實甲天下而公生於巴蜀山川奇秀何至遂欲買田泗水歲時日遊其園豈亦有所深感哉若余則生長東南每見吳越間園林之勝窮工極美幽曲窈窱疎宕歷落幾欲製擬神工意頗厭之嘗誦少陵空鎖松筠之句謂天地一大廬也道逢巖壑雲烟過眼即是几案間物意有所寄亦同趣豈必疊石引泉築雲架壑方爲我有乃自鳴其愉快哉項游京師京師多貴戚名園然皆排比對仗如列署建牙稍施洞壑亦位置纖濃無復天然之致乃至僧廬道院絕未有朴野可觀者比走渦流黃塵中千里而遙煩愁旅夢未嘗不在六橋烟雨間也過澧水始見稻田陂池林木鬱茂欣然有會爲赴余同年白旋吉難黍之期流連旬日繞澧城而園者樓閣相望太僕象先公旋吉從父也則招余爲廣莫之游其地曠以夷其水深以瀰其林卉蓊鬱而離披其石谽谺嶄岈㟧㟪而多委邃密深靜者其芝房與菊楷而疏豁爽者其軒屏登其風亭月榭可以眺遠遊乎危橋道乎互磴可以倚杖而支頤余既嘉其璀璨中饒有濠濮之態復訝其楓柳梅竹悉就行列而能使之紆曲以遂邁蓋眞能領之以曠致而出之以奧思觀夫喬木蒼顏苦鐵巉磵則疑其日增月葺者用力多而且久訊之則自公歸田十年來日督意匠之所爲公之暇日嘗潑墨染翰師關仝而友荊浩然則斯園也殆將彩其腕中之畫而畫中之詩余因有感於文叔之語士大夫多忘乎天下之治忽放乎一己之私彼既不足以樂此及其任重夫天則又安能樂此不爲疲昔韓公身都將相而未免堂間醉白誠有慕於君家醉吟先生山水園池之樂賦詩飲酒微歌邀伎之嬉屈屈餘子其何足與於斯惟公致身於少壯之日抽簪於強仕之時應仕早登於卿月繞膝之玉樹復參差而陸離固將齊得喪忘毀譽而寵榮不驚其慮等賢愚混貴賤而煩惱不挂其胷宜其左招浮丘右拍洪厓而寄心於物外何不日誦長統樂志之論長歌香山木雁之詞此金谷午橋巖棲谷飲者之所夢遊而不可必得公既兼而有之於以遺遙乎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復奚疑感不去

於余心遂援筆而記之

漳州府重新學宮記 代

漳之為郡也則自唐天寶間始也郡之有學也則自宋慶曆間始也漳之為言章也茹清嚥濁厥象文明而紫芝碧玉之所蜿蜒丹霞名第之所時蟲盪以溟澥襟以九龍風氣鬱葱人文晉萃而學宮又適當郡之巽隅丁水入焉巽為天帝司文之府丁為離火文明之位炳如蔚如厥有由來矣政和間徙之治左遂以不振不遠而復豈惟地靈實資人事焉間初以來多所增飾時修時圮蓋其地勢趨下潮汐蕩之颶或火雖復庀飾其惟塗丹艧舊貫可仍無動為大乃今日而敝極矣歲在丁丑余以數言事語侵權貴權貴人咸目攝之遂乞補外獲守是邦始至修謁仰瞻胥極周矚廊廡多傾欹弗治瞿然久之已乃肅諸士於明倫之堂相與講道問德則已岌岌業業如負巖牆而棲危壘殆不克以終日遂進諸博士先生及諸士而謀之曰教學者教化之源也芹藻者具瞻之地也魯僖作泮宮而淮夷攸服言游敝絃誦而學道愛人事孰有急於此者哉僉曰諸士望此久矣第時詘舉贏費侈莫之或繼也已乃執諸薦紳先生而詢之曰清漳文獻實雄海內學士大夫皆誦法孔子顧

廟貌不稱奈何僉曰惟恐後弟有事兹土若三衙朶
下莫之戚肴也已乃謁諸大吏而咨之曰維漳有守
不敢以文法飭吏事願以三物六德施教化焉使其
士誦釆蘋而歎鯉首其民視傚之然學宮數且盡矣
今不圖後益不支矣咸報可曰惟爾作予其觀厥成
茍無勞民力也已乃獨吉而諏之鳩工而度之經費
幾何歲月幾何埏埴甓甓之需幾何則言人人殊或
謂治道貴因庋其欵而涂其隙猶可數年無患若復
原田每每爲山九仞矣余乃慨然嘆曰築室道謀昔
〻所戒難與慮始自古識之今夫仙釋之徒猶能飭
〻琳宇茍可以尊聖訓而崇教化其又何愛焉於是
首以俸入若干爲之端遂諸生之好義而有力者使
董其役取材必良陶甓必膏繩削必工塗塈必緻畫
撤其故而新之自堂徂基自殿徂廡自櫺榱桷楔以
迨齋廬庖湢罔不鳥革翬飛美奐美輪者又以其餘
及於奎章之閣畏壘之祠計費緡錢若干爲時若干
是役也半出于大吏之捐助半出於好義之樂輸稍
稍取訟之獻金矢而不直者爲之輸作官無濫費民
不告勞則皆銓部盧公給諫魏公爲之倡諸生某某
等實肴厥任而余不佞特藉手以告成事者也落成

而諸生乃復欲余一言以紀歲月余孫謝不文諸生
固以請則爲之旅進於廷而語之曰而亦知天子所
以崇文興學之至意乎夫學非徒以爲文也爲學之
要備於明新之二義矣去故就新世或以爲難然而
先其難則後斯獲矣夫士之工舉帖之習於以干祿
而梯榮亦已舊矣一旦而使其湛於仁義澤於道德
求其所謂身心性命之學而歸休焉不猶之挽極敝
之轍而趨日新之途乎然慎無憚難憚其難則終弗
新矣吾常仰止攷亭過化此地隨有勉齋北溪二子
〻乎其間新之效也今太守德薄不足以新民然攷
〻常欲緻賓賢受成二齋以擬太學而弗克就今諸
生敬業樂羣既有其地矣其所爲日新厥德者亦豈
有其意乎使他日謂太守能新學宮而諸生之所以
學者尚未有新也則余滋媿矣諸生勉之哉因勒其
語於麗牲之石

六安州白業禪堂華藏併木陸像碑記

往余足跡所至未嘗不在佛廬僧舍也前後數至阜城求所謂寒山片石者抑亦難之戊辰首夏閒居窮巷悒悒不樂偶聞吾友空知寄錫白業禪堂欣然造之則琳宮具體而藏函像設犂然悉備夫以荒陬下里士大夫絕口不及檀護事而僧性洪巾瓶浮蹤乃能坐現如幻三昧則性洪之勤行敢幹亦可知矣士大夫學經世家言其於天人之奧古今之蘊清濁治忽之原畢世而未一探其緒即有一二嗜奇好隱雕名技隸事撏家象山所云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吾之矣求如子輿氏資深之學吾未之聞也昔茂先撏三十車之富公擇躬八萬卷之勤儒者怖焉而緇流乃能居肆成事屏嗜好廢寢食或假十年或樓三夏以求其所謂覺皇之書度量相及豈不遠哉此無盡所以先見余府維摩不勝妒恚久乃屈服也則以經世有求而緇流無求也有求者心煬而日驚無求者性定而日閒也昔伊川與鄭公論天下閒人而以歸之禪伯則有從熱惱中乍入清冷淵之意而其徒乃呵之謂出家人三條椽下七尺單前所辦何事而通衢廣術建開房養閒漢日趣有為此為最劣然而掃棄語言單刀直入會淡以下益亦寥寥而逃影空拳借途黃葉從有言以契無言中下者流必繇斯轍則轉藏之功安可誣哉性洪既已備歷艱辛造此瑱函以利四方英靈衲子復以無像不可以生敬歲供明王及諸大天空行仙等見畜龍魚一切像設以為植福之助原夫像教與言教其揆一也讀言教者如月下見物久而益明不同外教經書木人乳減視像教者如日中窺影反而自見不同幻師伎倆對鏡逃頭此土佛語如大海中一毛頭水然而一滴亦具全味此土像變如剎塵中一燈光現然而一隙亦照塵剎阿難尊者以瓶水鉢飯供轉經人而八十億劫獲多聞果威德上如來以白氍多致禮窣堵波而九弟子遍坐十方作者施者具如是事其可以有為棄之哉時邑之長者王某捐地如干頃作布金而性洪則介余同社楊生之句余一言使記之余為隨喜讚嘆而作此語更有婆子轉半藏丹霞燒木佛而則因緣請空知老人代作一轉語始得

傳

杜居士傳

居士者燕京興人也少以藝選給事內庭董營度長於心計積功二十餘年稍遷副文思院事轉鴻臚會三殿工起衆議推擇庀材程度量能授事綜理詳密規畫曲當者咸難其人以公歷事既久多所成績遂舉以屬公於是以上林丞賜麒麟服色督治工役功成一再遷銀青蘇丞躋少遂爲大勳卿薦遷皆得予誥勅榮其所生上逮大父母至榮顯矣稱居士者何非公志也居士訪余長安僧舍時一童子負杖鶵芒履坐稍久與語皆向上事及余過訪公則環堵蕭然門擁敝席虛其廳事以事笠乾爲余具脫粟子弟躬持掃除余終未知公之曾歷貴顯者而余友友蒼庭公一門映公則爲余言公生平事甚悉且言公急流中退甚勇勇退後自處甚蕭閒有三子四女婚嫁粗畢室內姬妾一時遣去棄其服御田廬若敝屣也橫將鄉標將母南詢烟水百城花時版輿竭力孝養居然有陳睦州之風母亡乃復奉以北歸合葬廬於墓側積霰凝氷裂膚墮指中夜時聞孺子泣也余嘗舉以問公公笑不答余謂公今者知有向上事了此即易簀當身名俱泰時穢粒可戀何所覺悟而能若此公歎曰人生如夢耳方其夢時即知是夢门夢歷醒展轉何期還憶昨夢殆如昔人所謂乘車入鼠穴適然相遭要自常事常與變俱何常之有即至今日謝去塵網亦猶是夢中事政未知夢醒在何日也余觀居士類有道者已再訪之則已翩然高逝并其家人亦莫知所往矣今年乃復晤於長干訊別來況聞其烟包雨笠歷青齊海岱間從三神山來自此便欲爲五嶽采真之游巖棲谷飲之事余偶語公以海用具情形公爲惋惜不已且曰是大有機可乘今坐失矣其所規畫之詳一一具可見之行事公蓋未可以凡情測量也

外史氏曰余入燕求所謂悲歌慷慨之士庶幾遇之今亡也夫居士任節有俠氣而能沉深觀變臨機勇決當德陵時如塗塗附靡不波矣而居士介石翱翔不倀終日獨無所預豈不誠賢乎昔漢文謂李將軍曰惜哉子不遇時使當高皇封侯豈足道武帝乃獨能侯人奴耳知李將軍之賢不能用也今白面書生有不習之務皆輒手如着敝絮能舉其職斯稱其位矣而輒用貲爲鬻啟即新周問天下亦自多賢者士

固具有本末賢者安可盡錮余恐世不察居士之意
故次其傳使榮顯者皆有所覩感云

徐貞女傳

誰菴遜史曰吾讀子輿氏性善之說而疑之也至謂情可以爲善則愈疑之或曰有性善是則然矣假令情眞可以爲善則天下之不及情者何多也情之摯者莫如夫婦方其總角睠婉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宜夫盡人而歌黄鵠咏栢舟誰獨無情而古今若此其寥寥也甚至七子之母猶感怨於寒泉九寡之姬猶宵奔於風駕以此知情動於中遇物則遷覩夫朝梁暮陳老呼長樂者所謂人盡夫也未免有情若是乎[illegible]之不可爲善也所南氏之詩曰德佑百官人稷契[illegible]倫理學縱横說尚棄君父從背叛乃教妻女學貞烈男兒或老不曉事女子正少欲守節天生至性教不得時危罕見人中傑讀詩至此血繼淚迸背亦欺裂矣嗟乎若鄭先生者朝不坐晏不與此何異同牢之牟沒世未陳婉孌之禱畢生未結者哉要可謂之天生至性未閏恒情皆可爲之者也予感其事爲傳

徐貞女貞女者鳳陽之定遠人也年逾艾尚以女稱者終其身未成婦也未成婦而稱貞者何貞於其所字也字於馮而未歸馮則不得系之以馮故仍稱徐貞女也徐于定遠爲望族女少字同里馮廷棟廷棟

夭死時女年甫十四訃至號哭誓以死殉父母百計持之僅得不死嗟乎生無一日歡地下相從且不識面情何由鍾而之死靡他此豈尋常陳詩書說禮義之所能嘗曉哉已而遂欲歸於馮曰吾事舅姑猶之事夫子也馮不可曰吾安可以無祿穉雛而錮彼深閨蘭蕙乎且不成婦則終身賓之矣是重吾痛也女聞之擗踊不食泣然曰吾不爲馮也婦者寧可以復婦他人哉父母無可如何則姑漫應之曰吾成汝志遂事舅姑可耳自是却鉛黛不御壁而冢居然稱未人矣或曰禮於壻之喪齊衰而弔既葬則除之不

婦而爲之服禮歟曰禮也身則女而志則婦也嗟乎揆女之志豈自意抱恨忍死尚至今日哉女蓋日夕以死自勵甘且如飴而無如彼蒼終不予以死地也蓋未逾年而盜入其室徐之室且盡母亦遂以盜故不良於死父太學君少有羸疾至是轉劇嗟乎女之不得婦所天於馮者至是且失怙恃於徐矣父病且篤有弟兩人長者髫亂幼者呱呱泣女日夕視湯藥色養惟謹既以女而代子又撫弱弟綜理家政育鞠恩勤又以姊而代父父幸以考終內外整飭兩弟遂以成長聲譽隆隆起膠庠間家日益康鍾毫皆受

成於姊氏而後行其所以訓廸兩弟親師樂群蹈禮秉義者殆若陶孟之母不僅以姊代家督矣兩弟者長曰亮工幼曰亮采嚴事其姊若母娣姒亦嚴事之如姑姻婭宗黨中亦莫不敬奉之爲宗女師益兩弟者嘗稱之曰假令吾姊早歸於馮成遂從其志以死者吾兩藐孤如巢葦苕安得有今日徐之不絕者如綫矣嗟乎女貞於馮而卒以貞存徐天道益其幽渺哉

論曰五倫皆生於情者也情有至有不至耳情之所至可以貫金石動鬼神歷萬變而不渝者惟貞足以

當之曩者惟稱二鄭先生頃自喪亂以來草茅之士晞髮絕脰者所在而有恨鄭先生不及見也唯是江淮間聞其無人焉私竊悼之然吾聞虹有王碩輔者其人哉虹與定遠壤相接其閨貞女之風而興起者歟情自可以爲善而無如世之不及情者何也其亦可以泚顏矣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八終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九

桐城 蔣臣 誰菴著

書

上淄川相國書

僕江淮之賤士也於世無所短長徒以家貧力學尚氣誼矜廉恥尊德樂義孤行其意於鄉里間遇公卿貴人未嘗折節以故不爲流俗所好而士大夫之賢者亦以此引重之間頗留意當世之務推明治亂之理發時感憤歔歔之悰未嘗一日忘君父也數不第有司朝飢窮困履道坦坦伐檀自勵素所畜積會

上有詔顯巖穴之士或以僕薦僕聞而弗善也移書致辭幾於誚讓僕自以親老子獨力畊致養內顧其私不足以備天子驅策而亦以主之所貴俗之所賤事不出於當事貴臣意必陰爲沮壞則僕且無以自見故遜避而不敢居乃薦者持之益力謂事不可以終罷有司承檄驅迫就道僕因感於古人之言一介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物必有所濟則亦可託於微較之爲兆也然且行道遲遲中心有違益捧檄逾年而後至誠以君父之命不可以苟廢也比至都門聞大禁而後敢入得明公所爲試錄策讀之知大禁即在是矣遂未敢陛見投牒所知者執僕之手而謂之曰子何見之早也曩讀子之辭舉二書意不以爲然亦何其若執劵而責之也僕愀然蹙額而對曰此非佳事也使僕不幸而言中關吾黨之出處者甚小關天下之安危者甚大也主上聰明神聖臣下莫及然當御極之初虛已延佇以聽於士大夫疏遠近倖愛惜人才而士大夫莫有建一籌抒一策以副上意且相與護交持蘇罔上行私主上不得已稍厭其所爲而僉壬之徒乘隙抵間陰用以自結則日夜伺臣之短以中傷善類且自明其於私交無所護數年

來凡士大夫之負才具飭廉隅稍稍以廉濟爲心者無不以陰謀中之而引用一二輭靡柔滑椎鈍憒憒者臨深以爲高以爲天下之才皆莫已若也又使投匭告密之徒煦休於國雖復林皋困躓無以自安而天下之仁賢於是乎空矣遂致人心離散海內困窮盜賊充斥幾半天下國家養士數百年而食報乃爾反躬內訟能無媿心所賴主上神聖不終以士大夫爲可厭棄也以爲天下之廣萬方之衆豈無傑士尚可從游率由舊章庶幾一遇而明公之言又如此則是天下遂巳無才矣薦舉而得賢則猶是士大夫

之徒也古之取人也或取於屠釣或取於亡命今稍
使一二披褐懷玉者參乎其間豈遂非我族類而戛
戛然騶之惟恐不去主上卽賢於堯舜豈能以獨運
致太平哉萬不得已而反心脅若無可寄耳目若無
可憑以此日夜圖治此亦非士大夫之福矣卽令由
今之道坐致安攘後世稱之必曰堯舜在上而皐夔
稷契不得之士大夫乃別有所託其可昭之史冊乎
則奈何不以汲引人才保全善類爲心而必遂之俾
不通也伏惟明公生齊魯道德之鄉服周公孔子之
退家外吏致位綸扉自嘉靖以來六七十年未嘗
也宣麻之日天下顒顒想望手采兩年於茲無所

表見而獨以此策著聞然則明公之心路人知之矣
夫昌黎古之大儒也三上書及時宰之門僕讀其語
而心薄之雖復稱引比擬以規執政以爲有憂天下
之心而其意終汲汲於仕進夫果以憂天下爲心岡
非一已之仕進所能爲也今天下寇盜日熾吏治日
偷士風日卑民困日甚皆鳥程在位七八年間所致
豈有他哉媢嫉而已矣陰狡而已矣然鳥程機智警
敏才猷練達揣摩窺伺如探丸射覆之無不中使移
其才能爲天下國家計猶足以集事而正人君子疾

之已甚遂使其無復顧忌一以芟除剪芟爲心所謂
新法之行吾鄙亦與有過者也明公自視聲敎綿邈
孰與鳥程揣摩必中孰與鳥程無能吹於其德而意
欲似之天下其謂之何嘉靖間分宜旣去華亭以三
語榜之直房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是非還淸議以職
掌還諸司一時人心翕然遂被見數十年和平惇大
之福今欲救獘補偏制邊弭寇不出於汲引人才保
全善類其道固無由也孔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將順
其美匡救其圖故上下能相親也夫求賢圖治人君
美孰有過於是者乎明公若能將順必將風諸有
使其無以贋鼎進而遂其所爲茂才異等者當以

上聞待之不次集思廣益豈惟致治之理則然於明
公燮理之業必且有光矣自明公欲以格繩之而銓
曹所拘之格遂與詔旨相悖明詔固曰守令尤屬親
民不言佐領也所舉務求眞才實德允堪民牧不言
堪佐領也果其不堪罷歸可也以守令薦之而以佐
領授無乃使詔旨不信於天下乎且所甄敘不但以
所舉爲格且以舉主爲格矣銓曹不畏主上之詔令
而畏政府之意旨士安得不止於千里之外然則詔
旨徒頒不及逾年且廢格不行矣所稱將順其美固

如是乎明公無以僕在舉中疑僕自爲僕雖無似然遯世無悶久矣非道路梗塞自五月間業欲納履而去上奉老親著書自娛比蹤巢由猶足以垂名於後世所慮者主德之弗宣而天下之治平無日也伏惟明公納讜直諤諤之言採元規藥石之語改心易慮兼聽並觀下求賢俊上佐聖君將是科錄文改訂用布日月之食更也皆仰又何過焉若試錄不改則賢者必不來賢者來則明公之盛美而社稷蒼生之福也於僕何有焉僕旦夕且以烏私入告徙步歸山矣茅之人不識忌諱惟冀有益於斯世故不敢閟其

於天子而私獻之下執事惟明公試垂聽焉

上建德相國書

僕草茅賤士居對大江隔一衣帶水耳自其爲童子時卽復景仰明德私心向往久之已乃獲交群從聞則益聞其寬裕和平人稱長者宣麻之日梓里相慶謂必且盡忠畢慮致吾君於堯舜有日矣明公膺此重任海內具瞻浹歲以來其所爲訏謨碩畫將順匡救者亦可使後進書生得聞其梗槩與僕聞事君之義無他曰勿欺而已矣夫所謂勿欺者蓋將內信其心以信於吾君然後可以信於天下後世今明公所之君爲何如君蓋眞不世出之堯舜也所値之時

何如時蓋眞內憂外患其咎徵子之日也伊尹曰一夫不獲其心媿恥時則有若納之溝中然則今之所爲納溝者亦已多矣夫人臣而不以伊尹之心爲心否乎有是心則必力求天下之所謂賢俊而登進之所謂善類而保全之所謂冗濫而澄汰之所謂資格而破除之使在位皆能於其職而無有憂讒畏譏不能終日之懼視封疆之殘破若家事之破壞也視黔黎之殺戮若子弟之登於刀俎也視貪殘吏之虐吾民若盜賊之戕吾子弟也視才賢之困於岩穴伏

於下仿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也孜孜焉日夜講求所以制過平寇理財用人之要凡士大夫之能爲此言者惟恐一言之不至乎吾前惟恐一人之不盡其用曉夜焦思戡定何由太平何日必手挈清寧之世界致之吾君而後已明公其亦曾有是心否乎凡里閭之所望於明公者非謂其官階之崇祿入之厚已也蓋將以太平之業望之明公若曰禍亂相尋爲日久矣一旦而言太平談何容易則明公不徵之往事乎唐用裴度則三鎭遂以削平宋用司馬光則邊人相

無啓邊釁汲內史小臣也其在漢庭尚能使淮南

寢謀誠能實心任事如度如光守正不阿如黯豈謂太平不可坐致乎僕生平讀古人書觀成敗治亂之故不過係於綸扉數公之手而其所以能致太平者亦不貲其強力多聞有智慮也總貴其先有任重天下之心如秦誓之所謂有容孟子之所謂好善如是止耳明公試一反而自思其所爲若已有者幾人乎其所爲不啻口出者幾人乎得無有矜已而媢前者乎得無有謂人莫已若者乎得無有保全祿位爲重而籌畫軍國爲輕者乎有一於此未能自信其心而欲以信於吾君信於天下後世未之有也僕觀近來

之居政地者嘗有說焉其意若曰天下安危舉非吾事兵餉匱詘各有司存至於用人權歸吏部閣臣之任不過看詳文字供票擬已耳世豈有禮數異等權勢赫奕獨踞百僚之上而責任皆他諉者乎古之居是職者蓋將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鎭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皆得任其職今皆曰未之能也而僅僅以絲綸供代言之責是文學侍從之事非政本之地也然既以文學爲己事矣則古今治亂之故可曰未之聞乎祖宗朝之典故

可曰未之考乎主上之有盛美可弗爲昭宣潤色以

施於後世乎今率由舊章閣門頌俊主上之盛美也此豈可謂之失德謂之過舉而試錄之文乃用極爲詆毀謂其亂亦非難若居下流則且名爲訕上今宜爲何如主而輒以上擬君父斯可謂之無禮於其地處綸扉職居心膂而忍爲此語於心安乎抑思唐君者矣僕考事例疑此策非明公所屬筆然業與之同列同事矣可曰是有爲之者非我咎乎若其同心共爲此語是負君也知其不可而不一爲規正是負友也僕爲此語非以身在衆中而爭之也僕之不樂有此舉者已見於辭舉之二書爲里中所共諒今日

之言為國體惜也為天下安危之機惜也為明公後世之聲名惜也僕之私衷莫若共為簡舉速從改訂猶日月之食萬一覺察自聖明論列在臺諫明公其何以對天下後世乎區區之衷誼切桑梓故不敢不盡其愚昔呂夷簡宋之賢相也而孫沔以為張禹復生於漢林甫不絕於唐夷簡嘆以為藥石之論恨聞此遲十年後世有以服夷簡之德量李泌為童子時面折張九齡而九齡呼為小友明公不非夷簡九齡之義使僕正言而無誅方將德與吐握齊彰　功與旦並列聲施竹帛垂之無窮而梓里亦有榮施矣布腹心唯執事實式圖之

丙子能試上王李兩座主書

竊聞窮達之途德義之業二者相觀判若玄素而未可以相取也是以士之得已者雖求為可知而未嘗役志於遇合古之名公巨卿好善之懷喜而不寐有容之度不啻出口亦未嘗屬意於藥籠之儲公門之植也何者衣鉢門牆致身通顯者一人之私遇達加於民窮見於世賢者之所以受知與當世之所以為知己者皆出乎天下之至公抑之而不能掩其光離之而不能間其合也是以子思子與無子虛之薦而為世師韓愈蘇洵有知己之稱而不能以其身一居朝廷之上知與不知不在其遇與不遇也古之取士也州舉里選辟召徵求相取於可知之素後之取士也糊名易書暗中模索得之者如彼弋獲收之者如彼射覆相驚於不可知之遇而已矣故科目取士者隋唐之陋習至安石復創為經義既而悔之亦曰本欲變學究為進士何至變進士為學究卽安石之意已不能終日矣乃我國家踵用成法二百餘年致治極隆得人為盛者何哉蓋自洪武五年後專用薦辟至十八年始復舉行科目然亦與薦舉貢舉相輔而行其間復有人材秀才稅戶孝弟力田等科其

以甲科登第者初授或僅丞簿未嘗獨重之也當是時朝無倖位野無留民綱舉目張治法大備承平既久民樂農桑吏習職業舉用庸人足以安而守之其才智敢勇之徒無所可用不得不消耗之於章句之內使無復動而精神所聚如文成忠肅諸公間亦革出故其法相沿而不廢然比歲以來盜盜交訌海內困窮其效亦約略可覩矣霍渭崖先生曰國初取士薦舉爲上貢舉次之科舉爲下人材安得不日降今貢舉最下薦舉無聞焉弇州先生亦云此之謂弭亂有餘致治則不足今以之弭亂亦又不足矣然則

上之必儆於今日也豈待智者而後知之哉雖然匪惟人事蓋亦有天運焉成弘以前草昧未闢隆萬而後日中則移辟如武德開元窮工極變元白遂變而爲率易郊島遂變而爲寒瘦李賀劉蛻又變爲鬼語所之既倦困於荆榛其勢然也朱生有言前輩有高科而無名士近代有名士而無高科世變則然然猶彼一時也今之號爲名士者亦惟是飲食相逐幣帛相先徑寸之刺馳騖而走四方雌黃之口災棃而役海內如是止耳鏤氷畫脂塗梔刻蠟何所適用然而得之猶以爲喜不得則褎然高科者相對黯然不

復有色是以妄一男子毅然上書欲請罷去天子至爲改容公卿未免動色及今而圖其不復議罷意必其出於此途者眞足以與於當世之務而士之抱德而處樂義而棲憂先天下道足匡時者不軼於此格之外然後庶乎其有當也乃愚觀今之虛懷好士爲國求賢從來有如兩先生者也卽如某一賤士耳朝飢自樂伏櫪不鳴爲日久矣闈事既竣兩先生加意後場以求當世之務鮮克有當或舉某以對王先生則已知之於數年之前喟然嘆息李先生則雖然起入毅然必欲延之一見且惟恐其悒悒以去也嗟乎

今之君子舉之則欲加諸膝錯之則將墜諸淵孰有一言之善數年不忘墮甑之餘迴翔珍惜古所稱好善優於天下有容惠我黎民有逾於兩先生者哉今夫座主之於門生至貴倨也三進三退屏氣躡踏束金以事閽人逡巡而不敢入其至於庭也蛇行而前蒲伏而不敢仰覩而某則攝儆衣冠曳履而登拾級而上遂以賓主之禮獲見於下執事下執事又從而慰勞之致歎於目眛五色已而斷之曰必未之覩也覩則希世之珍吾必識之矣某當此時俯不如其身之賤仰而忘其遇之艱然於先生之言猶唯唯而未

敢有以應也既出而先生朱提之錫施於蓬戶矣且謂以暗投之珠必當剖示矣嗟乎兩先生求之如此其至而某應之未敢不以實乃遇之卒如此其難也豈非天哉已逾兩旬乃乞靈於范司馬思仁先生索得之於京兆則果如兩先生言通卷未嘗塗乙一字然加點之可得而計者爲數有九不復在其句讀首篇一破有不見警拔之評卽以棄去兩先生豈得復見之哉然某生平章句之魔疎闊之適亦果於此矣憶某七齡就傅八齡操觚九齡試於有司卽已能通

五經通大義涉歷史漢左國管韓諸書稍稍起將

十一二時能爲詩歌賦誦古文詞志學之年能爲韓蘇賈董經術之語得其形似學逾一紀卽復盡繙蒙聃竺乾之藏超世遠攬將窮烟霞遯荒谷以竟所學而家世寒微世網縈縛俯仰無資因循雞肋非其好也不貴不去則復從事姚江之旨深思旁証欲從末由而自失恃銜恤嘔血數斗皮骨僅存寇至以來流離江左筆硯焚盡手不握鉛槧目不窺帖括者已二十年於此天寒翠袖豈復市門之妝枯木寒巖徒有木雞之視而猶欲與諸年少東塗西抹競爽爭奇豈不難哉其謂之不見警拔卽某亦且自知然而兩

先生之知某固不以此也兩先生發天憫人一鬪有留心當世之士能爲經術之語遂將聽其言而信其行欣然遇之乃某非真能有裨於當世者也使真可爲世用則知某者業不以某爲愚陋薦而達之人主之前矣而某累牘致辭屈首科目夫豈不聞渭崖之言審觀科目之必敝哉誠以法令初頒人心疑殆積習既錮轉石爲艱語曰法之所畀士之所尊也主之所貴俗之所賤也今雖厭科目而行選舉而選舉又科目之所自出也且夫材各有適用各有宜人未易

人未易今立賢無方而猶拘守令任賢勿貳而

本官階至於雲間冒老豈戀士元之棲海上張公何忝六百之號彼既辱信喻以同伍此或嗟牛驥以同皁王伯安先生之言曰辟如養蠶一蠶爛則一筐盡棄頗同瀾先生之言曰誰肯以自已之功名博他人之富貴夫既薄選舉以富貴而重科目以功名富貴之人豈僅一蠶之爛而已哉以薦舉之難行如此而科目之必敝如彼士苟尊德樂義安往而不得貧賤必以遇合之爲沾沾也雖然兩者之於某則一各有其知矣舉之者或亦微考其生平錯之者尚未概覩其一日若是者自謂受知於兩先生豈不妄哉是

用何遵成命錄其遺牘不加點定以獻先生昔人有云語之至者旣未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懸也惟是風簷寸晷之間抵掌憑臆之談於今無所勦襲於古無所參稽先生察而眡之揆其可否一言不當棄擲其宜若復不爲苟得蓋語雷同則溝中斷脊被以文繡未始不爲清廟之享也某聞琥珀不引腐草磁石不受曲針是以知幾見屈於歐公而火軍以起蒙正貽譏於胡旦而寒爐復炎知己之感深於詭遇鳴臯之響捷於暗投也昔韓公未嘗以文章爲己任而於制科之舉則以子由抱恙改期者再而天下不以爲私又曰二蘇在此諸人乃敢與之應制科於是去者幾半而天下不以爲隘昌黎於前後貢舉多所薦引而天下不以爲囑托大臣休休之所用心豈苟同世俗已哉方今八紘廣引士口滋多畜艾拯胥何嫌剗削亦足以明大公之無我救時之多方不則稱其文實加以品題錫之玄髮使懸國門亦士林之美談科目之曠舉也兩先生豈有意乎某聞下第至辱也而劉蕡以之千秋失舉末節也而子瞻以之揚觶況其寄托德義之林游心窮達之表塵視通顯有所不爲者乎感兩先生知己之隆有在遇合之外故敢

忘其固陋惟賜留覽焉

別李括蒼先生書

某枯槎斷梗之餘誠不自意立之塗間猶荷垂顧於匠石昔人有云刖人而有愀然之色令痛者忘其酸楚況未有刖人之心復漸以脊髓傳以珍劑者乎同舍間之亦莫不望風興起至於涓涕瘏痡之私於焉永畢欲前進退猶在觸藩政欲奉教於左右近聞部議且以尉倅相待稍有血性無不引茲颯玦矣夫委吏乘田聖人所蹈國初登第尚處斯刻非謂尉倅爲必不可受之官而在治有干將之羅也賈生不云乎以國士則國士自爲薄以衆人則衆人自効今以

銓亦不可職得之官而重以煩聖天子弓旌旁求之典亦可謂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矣觀其循例考資誠非過計然某以爲應得之官四字足以破壞銓法而有餘相去殊遠之稱務以權抑賢豪而不足何者官皆應得則一執簿吏呼名可付豈惟薦剡空煩抑亦銓衡徒設且使人自視爲應得之官則凡貪於貨賄怙於權勢皆應得者所視爲固然何有感激恩私尚圖報稱也既已應得則不應失苟患失之何所不至是但取鄙夫具臣以充位天下事安所不供其一擲也國家高官厚祿之懸所以待賢才非懸之以

待資格也鵜濡貽譏不稱其服謂非其應得者乎若乃人之度量相越要在才具資格相去何遠之有必以資格則是廊廟之上無共驩咐釣之間無伊呂也又豈聖天子所以曠觀遠攬瘏痡求賢之意乎古之求賢也招之惟恐不來今之求賢也驅之惟恐不去驅之而不去其爲賢也幾何矣是用引分自甘裁於退義非敢恝視斯民忘情斯世也誠以行藏之閑不踰則用舍之道猶尊君父閉之必不曰天下人才已盡於是無復有白駒空谷之懷也當事者視前者之一去知後者之不復來無所事其驅除不復嚇鵷鶵

腐鼠也日欲以此意就正於師台値函丈之未有閒故敢略陳其愚惟師台幸教之

上遁政使司書

謹奏記銀臺老先生執事昨有短疏上塵封駁衆示以關係甚大但進呈御覽之書未便簡閱須有草本査看了然於心方敢封進仰窺明公惟允之詳敬愼之義敢不祗承明德更進草本生亦知上聞之疏既有副奏則進呈之書亦應有副函但以草茅書生旅食窮困編摩既淹歲月繕寫亦費桂珠芹曝微忱得則思以上獻所存草本乃增潤之置筆集狐腋以成裘删改補綴之餘安敢獻之左右乃其書之梗槩則亦本自無他首集詔令則自 二祖 列宗及我

皇上頒發之詔書諭下之綸綍以揚扢我祖宗啓佑之隆 皇上繼述之懿者也次仕蹟則自開天翼運諸名臣下逮茹芝遁谷諸遺逸以揚扢我國家新穪得人之盛及諸公黼黻宣猷之光者也次敷奏則諸名臣或奏或議皆忠君愛國之鴻猷與詔旨互爲都俞吁咈以揚扢我 皇上睿謨獨斷使從前責難陳善諸臣其言皆取效於今日者也總之述而不作本無奇衺隱怪之談足則能徵要亦憲章法守之事詠爲下而不倍亦今用而從周開卷卽已了然事體原自明白倘明公意不主於壅閼則亦無可用其駁還若必別有贍顧借口草本相繩則繕寫亦非難事計字三萬五千一百有奇不過與衣穀費何日卽可竣事但疏末簡擧事宜實與政府相關閣政府業已杜門引咎不復入直若簡擧之揭先入而此旅潮然不聞則前疏日月可稽事體恐亦遲碍生且晩乞歸引養徒步歸山矣事關國家典故爲公非爲私也其壅閼與否生不效與聞而出納惟允關繫公事也惟執事試裁度之

無他援筆遺稿卷之九

答楊弧菴侍御書

伏聞忠莫大於進賢賢莫深於知己語曰能丈萬石之鼎非任鄙之力莫能舉也況士之孤竊自命身與貧俗之累者哉某少負賤聞見孤陋父母命之始留意當世之務砥行立學垂三十年困躓委頓朋飢未已中道阻悔或欲禪棲或思霞舉然而內溝之恥未釋箕樂之比猶存知己蓋希青蠅堪弔而翁台獨能於眾棄之餘信其行己有恥授政而達不啻口出遂及翹車揣分授情豈易得此主上下明詔旁求俊乂盛心也而功令嚴密孔棘且殆勢如擊雞行當相

為其舉者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或復收其暮氣柔榆困衡末路繩尺銜轡身息相屬苟幸無罪蓋有之矣知其嶽嶽成性直道事人樂行憂違確乎不拔而猶舉之此則翁台之力過於任鄙格外相遭誠不自意矣然某所不敢漫然以應者不得不悉之翁台之前悉之而不終聽猶未得為伸於知己也夫騏驥之足貴其一息千里非必責之臨淵赴壑也太阿之斷貴其剸蛟擊兕非必試之夾山湮谷也遠不具論即今之霍山令踉蹌出都艱辛萬狀此則翁台所明知也邑經殘破無有城郭室廬官舍庫獄亦無人民胥

吏草菱野廟衙四日耳今以不能禦寇被罪當此之時雖有夾吾鼠略安所用之如貴郡貴州二守大江以北所謂平原樂陵矣而救過不給言者滋多由此權之弓旌所及無乃驅無罪而就死地況資格懸銖空名格忌蒙秩以前見者指為異物又復積薪何代索米何期錙銖泥沙之喻不待用之而後見耳士生斯世遭不世出之主有知己之稱苟得死所死且何憾而某故未可以死也親老在堂終鮮兄弟慈母未葬幼子呱呱兼以喪亂播遷舉家寄食無把茅蓋頭並有負舂抱甕之憂翁台若謂其出而載質無他

之可為仕以為貧亦古人之所處翁台亦見今之守令得比於抱關擊柝者乎此則某所遭之不幸非翁台舉者之過也草莽之夢誼不忘君瓶罍之憂勢難後孝仰某錄在仕籍猶有成例可援勦蕩軸閣身棄此一人有同腐鼠翁台何不以此時及部咨之未下僉議之未孚諒其私情自為簡舉別求賢者以當之使其得長奉親闈筆耕代食耆學道進退裕如孰與竭其驪鼠之長束以必蹶之地使某自負其生乎亦且終為翁台累哉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故其受祿不誣而受罪益寡夫與時偕行

擇地而蹈從古之通義也某當此時未可以出答嵗
北歸舟抵白門適與貢試之期值而某接淅遂行未
嘗就試此亦足以明某之矢志退遯非繇矯激也知
巳之前語多易盡惟曲賜涵茹焉又某有私疑附以
就質竊謂舉主之隆重倍於座師彼故暗中模索偶
爾相値耳知巳一人成塵勿渝豈易相敵將無事側
亦附門墻而敬仲致身於鮑子曲逆延賞於無知當
時恐亦未有此稱某非敢自外亦聊托於古人之義
併望翁台教之

上兵憲王公書 桐變閏八月初四日

爲賊罪萬無可撫賊勢萬有可滅若不速剛滋蔓且
大惟務姑息效尤安窮謹昧死沐浴請討願效愚忠
以張國法以伸憲威以救維桑事逆賊黃文鼎等以
焚掠之虐竊假報怨之虛名以狗鼠之兇鋒僭代皇
之僞號敢行稱亂揭竿連營荼毒黎民殘毀城郭敝
邑衣冠縉紳之慘禍雖南渡北遷之際何以過之而
民間轉徙仳離叫號盈路稚孺僵棄於林間貞婦雉
經於窮谷屋無炊烟野多新鬼萬萬非宜深可得例
而也生自難發以來一貌賊壘三赴郡城熟察情形
未度彼巳擬欲上叩轅門密陳方略項乃遥瞻棨戟

加額雲霓徼聞撫議堅持行旌中沮豈謂撫之易以
結局勦之難爲功乎生有以明其不然也夫風鶴易
訛一切偵諜半從賊來耳故敢以聞見確實者爲詳
陳焉賊初發難僅二十八人耳遂敢狂逞者以逆檄
先布訛言四起人心動搖如水潰隄胥摩避賊十室
而九使有令長立擒一人訊所從來賊黨立露可呼
吸定也乃巨家大室內無可守徒託鎭靜而實怡堂
徒議盈廷而同築舍使留意傳探屹然不動白挺數
十提之於巷猶可呼吸定也乃舞筵未散火焰燭天

倉皇出奔莫測多少使賊退我歸宵出晨入蜒尤豺
馳貿發午至散金募士聯絡城守猶可指顧定也乃
賊避去兩日寂然無聞避賊者亦去兩日寂然無聞
賊計安得不決哉然猶未敢晝出未敢建寨也迨李
侯按部行至賚福巷趄不前人而僅有誓神之詞出
而僅有三章之約賊始猖獗市人從而喙者數千人
李侯盡信以為賊賊亦借之以張其談而郡侯再入
之氣亦已先沮矣使郡侯人而盛陳兵衛更以潘帥
幕下敢死士三十人易輿皁胥帥衣以從緩急之間
有以制其死命賊豈敢挾刃以從抗揖以見哉賊

狡劫相繼擅行誅殺出入擁導城郭丘墟而猶撫
之是敎民叛也夫賊自歸寨而賊之情形固已盡見
矣何也寨本胡大參別業去生家數武而遙非有險
阻可恃林木可蔽也屋前後不過三楹虛其廳事以
立將臺左右个肩比林立不過容百人而止則衆不
足憚也賊所謂梟雄者市人爭識其面半為輿儓半
為屠沽負販傭保之徒力不任荷戈則勇不足矜也
既無火藥之資亦鮮弓矢之利初操馬又屠刀以出
近始從諸紳索有軍資然得餉帑已不知所用則器
械不足懼也三五為群趨利逐便前後馳驟氣喘而

不可止則紀律不足齊也合是數者而謀略亦可揣
見矣今騎飽而驕欣然意滿既倚郡邑豢之如驕子
惰約事之如嚴師愚民藪之為勝廣呼盧肆飲無復
他慮偵探不設防備不施若毅然撻伐摧枯拉朽豈
足為喻哉然而今日之可憂不在賊惡之怙終而在
民志之難定也小民至愚未有貧而不嫉富者也未
有賤而不嫉貴者也時平則相與帖息事起則爭為
效尤故平居則齊之以禮有事則繩之以法變起則
威之以兵兵動而復姑息之以撫其誰不玩所謂適
以其戎心教猱升木耳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上下不辨志豈定乎過州之變不戢是以有宜興宜
興之變不戢是以有溧陽今不早撲滅以明國法則
廬鳳商亳素多盜黨汝潁蘄黃實為盜藪聞風響應
互為聲援將大江以北無一片乾淨地矣詩曰民之
貪亂寧為荼毒又曰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拯難待
潰厝火待然雖有智者不知所以為計矣生家國禍
深剝膚痛切每憤民心已矣縉紳大夫受國厚恩過
此小醜垂首喪氣不惟無有一人力能鬬賊志在討
賊而反闢門揖賊金錯媚賊力主撫議以庇賊輙一
念此嚙齒俱碎及聞明公獨主必勦之策不為衆搖

遂感激思奮淚盡而繼之以血生與此賊義不共生
故算賊已詳料賊已定賊盡在生目中矣所有進止
機宜惟明公賜之密隊然後假以便宜俾以密檄使
得與潘將軍麾下敢死士三十人間道出奇以與大
兵合旦暮之間必能盡殲群醜以報惟明公垂擇焉

再上兵憲王公書 丙戌閏八月初六日

生聞兵事有虛有實有後有先有斷有因在妙其權
而用之耳生前謂定亂之法宜以撫戢為虛殲而以
擒勦為實者擒勦之法又宜以聲罪致討為虛聲而
以潛師襲擊為實者所以然者新募之兵未經戰陣
本不可用風聲鶴唳氣先為賊懾惟潘帥麾下衝鋒
等官曾於東省殺賊刀瘢宛然故生欲請其三十人
許為他往別由水路裝載火器至白兔河距賊巢三
十里乘夜乃發四鼓可至各處隘口張設疑兵以防
疾於醉夢中以勁卒搗之火鼓躁之必無噍類而

明公與潘帥建大將旗鼓以鎮撫之不過獻功飲
至受成事而已今諜者及邑紳東札皆言賊散夫散
非真散必且離巢但一離巢則前策盡不復可用乃
言者但覘賊散之利而不覘賊散之害也賊雖至愚
豈謂我如此作逆國法能終待以不死也能於諸兇
終一無所問也能被叛名以沒世而父子兄弟常得
相保也比閭族黨常得相安也能盡驅紳衿巨室以
出境而以一邑為賊國也若猶是並闕而處也所謂
縱彼不言我獨不媿於心乎由此論之則賊之陽散
而陰聚倏散而倏聚始散而終聚有不待智者而後

知也大抵財多則易以致衆羿重則挺而走險兵退
則分出四掠不出此三者而已生所慮者言賊散者
皆望明公之罷兵耳萬一兵罷而賊復聚何以待之
且兵之出也投石超距猶有銳氣頓兵數日河上逍
遥爰発其馬罷而復調戲同舉火不復可用矣故生
爲明公策者莫若合撫與勦而一之而分民與賊而
二之因撫之玩而借以收勦之功伸勦之賊而因以
結撫之局在明公之善斷善因而已矣何也持刀躍
馬者是賊非民乘閧搶擄者是民非賊嘯烋鼓噪者
亦賊亦民提線發縱者亦非民亦非賊賊借民以自

匪民亦倚賊以自強言勦則曰勦民言撫則即以前
日之撫爲撫而已今明公馳一檄先之曰撫局定矣
無所變然地方殘破矣城郭未固樓櫓未修流亡未
旋瘡痍未復民間疾苦未能周知朝廷德威未能覃
布必躬鎮撫之乃爲教與令使除地爲壇於邑之講
武廳所以受降前期檄師儒父老子弟畢集建三旗
中以黃左青右白黃者以處良民青爲木德與更生
也有兇欲訴者處焉白爲金德以致果也歸正貫犢
能應三科之募者處焉其誰不願趨於良以自掩也
咸趨於良而賊勢孤矣然後別約爲保別保爲甲別
甲爲戶戶出幾盜幾人陳兇幾人歸正幾人首幾人
挺幾人逋可按籍定也有敢隱者以賊之羿羿之果
其有兇雪之可也雖賊亦赦以示撫也三科之募須
及格也縶而縻之縲索在我矣抗禮如皇甫文者引
而斬之可也造謀倡衆如韓求羅夫子等者捕而斬
之亦可也乃誅當道之豺狼集中澤之鴻雁扶傷弔
死賑疾恤孤彰以恩威開以忠信桐民其尚有瘳乎
若猶是賊散則姑爲息肩賊聚則復事張皇生未見
撫之可以了局而勦之不大有動搖也感明公之知
遇故不敢不盡其忱

上史道鄰師相書

某辱在泥塗不忘溝壑一息未死之身含黍俟其安仰也瘏瘵之中每一念至嚼齒穿齦握拳透爪輒彷彿依左右而身着敝絮行荊棘中動而見尤觸即成礙從師相於嚴霜密霰白刃流矢間者衆矣某最不肖遂爲蔡矢所集人徵雞肋豈飽老拳身化鼠肝寧煩砧杌向非急爲引決幾復以弓影之疑重爲碩膚增跋疐矣此苦未敢形之筆札唐生時謨來曾觴其一爲口悉想爲師相所深諒或不謂偷生惜死眞同氣也家君子憂悴之餘抱痾遂淹三月某得以躬

原踰裝藥爐未嘗不感見惡者之相成也驕蹻維號項領靡騁雖復居易俟命不懼不憂而羸餒已張釜薪方熾如舟膠砂磧動轉實艱蝸涉浮圖枯涎立盡愧此餘生不膏原野坐使豫讓笑人不休耳每念師相破斧缺錡涉氷履虎未審後此當復何如而遂古以還從未有兩天聽孔卑能無回步此某所以拊心泣血遙致祈籲而已

上史師相書

霜寒風栗元老馳驅瑣尾書生果腹安坐未能策馬追隨此衷焚灼如何可言然午夜聞雞通宵不寐未嘗不深維大計而有所欲效於師相之前也今之局勢邊寇交韓求諸在我無一堪恃而中外人心所繫屬不解者惟在師相一人微師相江左已不至今日矣而師相之所以能繫屬人心者亦徒恃生平忠誠大節可以貫金石而格鬼神不待智術馭之威力制之所謂以德服人中心悅而誠服也然尼父稱我戰克首重好謀觀其談笑而却萊戎樽俎而隳藏甲

豈不用智術威力也古來位兼將相身係安危不過稱裴文韓范數君子然淮蔡貝州猶是一方小醜西夏之事則韓范儷狄回公分任而不足今獨使師相一人當新造之邦家西辦寇北拒邊辦寇而肘腋之掣爲憂拒邊而欽戰之局未定即使局已定肘不掣終是空拳之搏無米之炊況其事勢有萬難於此者也進而求之殆與諸葛忠武埒矣然今之虛已以聽疑謗不生群僚屏息相從諸將頤指待使軍資其所素儲兵力其所獨握曾有昔人之萬一否乎然則師相今日任極艱極鉅之責履極困極危之地自遂

古以來未之有也任艱鉅者不可以親細務履危困
者不可以狃近附當此一刻千金之時而猶應酬紛
沓彌計繁猥在師相自謂鞠躬盡瘁無咎厥心而其
何能淑載胥及溺將何以厭海內人心之望也竊謂
今之分信列防非計也夫列防固諸將事也督師將
將者也將將者如良御之調四馬齊其足力而無使
有疾徐輕重之參差今慮馬足之不調也而徒步以
先之其將能乎故凡忠於爲師相計者莫不欲其立
定脚跟自做家當如箏之解絳如嬰兒之易齠齒漸
出脫漸漸收拾而後轡銜在我鞭箠惟意也師相

見夫舉甕者乎身在甕中安能運動故必着着算
此否則我且爲人所算矣夫制寇與敵必須通盤打
算然亦須分途料理前此則寇爲我讐而敵爲我德
今茲則敵爲急着而寇爲緩圖廟堂之上尚狃於款
緩之局而孰知其決裂至此也興平銳意滅賊其志
誠壯然大敵臨河而方圖西上毋乃白刃交前猶救
流矢乎爲今之計必以四鎮分布於河干各認信地
互爲應援而師相身爲中權居中調度標下健兒止
擇其有馬壯丁千騎自衛其餘悉以分配各鎮則我
無治兵之名而始成將將之權若一心之運四肢未

有心自爲持行者也收拾中州聯合左帥此前所謂
立定脚跟自做家當者也此着更以假人則更無下
手之地愈成不掉之形矣且二東兩河之民其勢可
以不爲我用而猶戀戀本朝者徒以感於師相之忠
孝足以爲其依歸而亦望師相之名位可借以自振
耳一落諸帥之乎將來更不可收拾諸帥之技倆海
內有不聞之者乎雞口乎後之分其亦知所自策矣
今若以防河之責分責四鎮更以王鋑老王雷老協
同調度而師相獨任收拾人心料理軍實之責未有
卞滯心以相從者也頗聞敵中所憚惟在師相一人

眞職方自審言之師相自愛其身所以愛宗社生民
也某本書生不嫺軍旅然於古今成敗之局微亦有
所窺見荷師相特達之知偷生苟活而不以爲汚鏁
金銷骨而不以爲棄非不欲攀附鱗翼以自攄其眥
齒穿齦之恨然尺寸無以自效虛縻豢養詎復可羞
願乞放歸以安愚拙師相稍用其言猶勝用其身也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九終

桐城　蔣　臣　誰菴著

書

與耿玉齊書

晤對許時忽又別去回憶昔時金陵見訪金臺奉別始終纔兩面耳遂成至契見待乃辱兩面生平蘭譜中此日更有一人待弟如此者乎卽老年翁古誼隆摯然隆摯至此自弟以外恐亦未能數數也因復撫心自念施者至矣報者百不當一何也初擬奉晤時所懷來欲吐迄未能披肝膽見情愫致一語而去

生平無他長止有直心快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獨於老年翁有所不盡是匿情也尋當於老年翁亦自謂無所不盡獨於針芥相投搔着痛癢處顧反不盡是泛交也然而老年翁所崇奉敬禮無如木陳夫山兩大老木陳業已寨中置壽當面爇臘至於夫山爲人婆切然面哆哆和和意正語偏其於老年翁亦復鈍置不少此二老應與一頓痛棒各自領過昔富鄭公親見投子纔跨門來投子便道相公已入來富弼在門外鄭公於此直得回頭一覷通身汗下試問二老曾於老年翁加此等本分鉗鎚否至於弟者

懷來之意本欲盡言因見針鋒不對恐言之面老年翁必不肯回頭轉腦降心以相從也既不降心必於言者生憎厭心忿嫉心揶揄訕笑心不欲復與相見之心然言之面生如是等心則老年翁爲見負畏其生如是等心而緘默不言則弟爲終負老年翁矣此別未審復有見期故復率略言之弟觀老年翁之序准提法門曰所談從心豈向他覓知未能無欲也凡有希求必獲如意知未能無求也凡遇江河痛苦患難險阻自揣必不免者輒以無意得巧脫知老年翁於四大五蘊身中作活計也老年翁既獲此如意

多自當攪長河爲酥酪纔大地作黃金當初何不便把定乾坤莫教淪陷掀騰日月常令光輝而止照管一身自謂得無上三昧則老年翁所諦信受持者正是金剛四相宛爾具足佛法猶大遠在所以古人道止貴子眼正不貴子操履眼正者必須將自己本命元辰大光明藏一眼覷破將世間榮辱利害生死關頭把持得定看來如浮雲幻影一毫動搖我不得觸惑我不得方於學道有少分相應所以古人道若辦此事直須於咽喉下着得一刀象山先生曰遮裡是刀鋸鼎鑊底學問如是則銅墻鐵壁自有出身之

路百尺竿頭尚有進步之程若守定閫閫中物割捨不得豈是丈夫老年翁既承家學淵源又復親近知識豈可不自具正眼隨人脚根轉動卽令終日動定施爲畢竟成得甚麼邊事當初畢竟承誰力如此聰明血性漢子若不明得已躬下事往往向外馳求被世間福德風力所轉所謂貪他一粒粟失却半年糧可爲深念也每與夫山老人淡夜及此悅惜欷歔至於隕涕夫山不肯輕易吐露半語所見亦與弟同又恐老年翁他日有時感悟必致恨於我生平親近師友竟未得師友絲毫之力弟復何辭以謝老年翁所今日不得不向老年翁早爲發露懺悔老年翁倘得微言必須重向夫山洗滌腸胃遮老漢婆心頗切必能爲老年翁解黏去縛抽釘拔楔那時方許老年翁還却本來面目稱南岳半僧亦不負此一緣期會也老年翁若道遮嗄酒糟漢隨分乞錢羹冷汁度日也來學諸方說禪浩浩弟亦惟有聽之總期於不昧此心聊以報老年翁之愛我敬我至於孝思錫類及我父母如此情淡於萬分之一耳馳戀拳切不勝覼縷豈敢避罪惟恐不盡耳此劄抵四明燈下提筆以謝

上夫山大和尚書

道用所謂焦芽敗種也事先師有年一味靠金山窮煞守米倉餓煞陷沒萬丈泥淖中竟未有出身之路而又曾觀滄海難爲歸涔凡見承虛接響之流鼓兩片皮無不掩耳趨過而已躬下事却又泛泛無本可據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空爲倔僵丈夫實是儱侗漢子總因無三日五日成片段功夫疑情不曾發起豈肯向紙上鑽研吻邊接唾自分拚却此生拖泥帶水隨分償還業債待得先人獲歸窀穸便與一刀直入千峰萬峰不妨十年二十年打并精神捱將去不斬樓蘭誓死不休以無辜負先師一番提獎耳何幸中子峰前驀地遇着和尚靈心勁骨妙用鬪機眞足傑出稠林掩映羣嬽五十日間獲奉周旋雖牙齒邊曾未齩着半字佛法而針鋒相對直令人沁人肝脾頓令五內澄澈如墮清冷淵相似和尚亦遂引爲同根種草不復相鈍置此自多生歷劫曾經供養承事乃斷千里同風一絲不隔年來久墮羅刹鬼國遭此擒快何幸如之兒子無知略親法味亦如嬰兒之戀慈母雖復以事遄歸總之別而不別雲山淡月何處不逢明年買舟吳會日奉巾瓶是所深

廝仁不知此日萍踪飄泊定歸何所耳耿玉老天資純粹可與進道惜其沉錮已深未易激發此道用與和尚共為惋惜者從前俱已輕輕放退道用感其相待良厚忍役不禁略為饒舌昔兜率有撥轉日輪之麥遂不惜於無盡痛下針錐尚云遭其惡發不遇退我院耳和尚無院可退豈憂惡發撥轉日輪是所深望幸仗慈光行人安穩布帆無恙舟次明州勒此以報謹狀

與楊漣可書

省別足下遂隔歲年嗣辱報章慰誨勤懇可勝感歎夏五發都門秋半乃及子舍接淅未已風鶴蹈驚倉卒奉老親挈稚兒渡江南下空橐如洗舉家寄食星枝纏樹觸緒牽懷雖日與十公抵掌論天下事髯髮皆戟而北門殷憂磐瓶多恥未嘗不歎昔人不改其樂吾難能也輒欲奉書玄度寄思朗月而半愁盈腕落筆旋廢歲杪十公乃以尊公書來詔翹車之舉遂濫及僕顧僕自念何以得此於尊公哉尊公內舉則十公外舉則有開仲儀之竹君凝五遠舉則有梦卿皆當世之選也顧皆姑舍而獨及僕豈敢謂遠期諸君子以雲霄而重困僕以小草哉溥天率土皆是王臣士苟自奮何論資格聖天子旁求側陋謀及卿士誠歷代之芳規曠世之遠覽豈無有青田廬陵諸賢出乎其間而必謂一塵削刻便開泥淖微獨內負知己亦且上慚聖明僕何敢云然僕內顧所以自處終不得不為尊公知人之累非徒如嵇生七不堪二不可之說文其狂陋而已也事勢使然審度且審當明詔初下即擬私議二篇何意今日乃成自鳴尊公謂僕能甘忍懸魚迎刃肯綮能奮滅此朝食之

志能輸肝膽照映之恍夫是四者非獨尊公能湊知
僕即僕自知未敢讓也乃其磽磽之性易缺難完嶽
嶽之衆易折難渝灌灌之口易吐難茹豐林麋鹿奚
適不臧一入世途便如身着做絜行荆棘中矣若復
變其初塞隨世婞婀彌闕救過苟幸無罪又豈尊公
遂世忤俗謬爲推舉之初意乎尊公必謂僕當三鼓
三刖之餘骨靡氣燼備嘗險阻熟知情僞悲鳴伏櫪
方詣岐途而枳棘未化蒔桂尚存此則僕所自知尊
公或未之悉也尊公徒見僕以堂上佛在雞肋未捐
已無捧檄之歡宜有彈冠之慶隰桑有云遐不謂矣

詠有之乃僕所苦痛亦政坐此耳曩者先慈見背
奄忽九年尚殯淺土終鮮兄弟稺兒索乳白髮黃口
形影相依旦暮倚閭有如髫齔憶昔甲戌之正奉訪
尊公於漢上舟中讀王維詩曰不行無可養行去百
憂新戚戚委兄弟依依托四隣不覺哭失聲隣舟皆
爲竊駭客歲臥病京邸訛傳道山家君五十日中眠
食大減中宵蹶起或至驚呼繇此念之與言陟岵豈
僕所敢復嘗哉今膺薦舉便當領殘破之鄉踐戎馬
之境扶傷救死賑災卹孤若以何以問於吾知則生
聚教訓有勇知方僕誠願學而未可以舉待養之老

親試之於危困之地也聖朝孝治天下親老子獨皆
得引例終養然不聞被薦而出復聽其引例自便者
也況今播遷之後三徑就荒欲歸無所莽莽安託尊
公代爲之籌僕且爲蝸涎之乾壁上耳身之未籌何
以籌闈僕之苦衷未能信友又安望其獲上哉僕爲
此語大似横擠窾脾滿口說苦設復自致其何以云
夫自致之於受知則固已有間矣自致者脫屣可棄
錫類可援而知已一人踽踽愈甚翩雛載下既未敢
自遂其私桑扈率場又慮其自何能殺愛騏驥者不
以鹽車憐朝鴨者不以金矢設使蟠木莫容青蠅堪

詠女嬃以善淫謂長孺之多嫵矣志不渝便當相
及僕豈敢不湊闕邪顧俾無有詭也哉倘限期稍展
尊公或暫爲相商之語而未及上則望足下爲一言
已之脫事不可已則僕之行藏已如五石之瓠放乎
中流僕不得自操舵柄濟與不濟寔惟尊公所命之
也昔者越石請謝於平仲雲卿遁跡於魏公後世觀
之疑其太激而内度乎已外度乎時要亦古人之通
義方今聖明在上無有蠹坏踰垣高自標幟之事僕
將罄其所學綜核古今箴切時事緝而成書竊比賈
董獻之闕廷然後哀切陳情徒步歸山躬耕沒世或

亦尊公之所樂許予奏記長安不敢詳瀆故敢獻其私於足下惟足下善爲梳致焉

東史師相

羈旅之人未弛負擔猥以塗次得覲光儀贈柂岱而快登望渤海而諜涉豈獨郚吝旋消抑亦調饑斯慰天祚我國家篤生名世閥既升而處晦淵或躍而見田昔晉公之執午橋司馬之處雒下天下共想其復出人主因悟而再迎方之今日何以異玆老師相雖復雜骨支牀要亦鴻飛遵渚何期樸樕下品得荷提奬兼施捧讀之餘感而雪涕惟是性本麋鹿骨亦煙霄行將抱衷出汲繋丕遠引天路高深未知晤對何日下拜陳謝無任惓惓

又

伏念某泥塗餘生重辱存注奬涤微志矢欲報稱而多口橫加事既難明於投杼寸籌莫效跡反貽累於張弧是以寧冒綿朒之嫌決爲蜚遯之計當師命而有請誠負德以何辭非常之恩禮所加空知雪涕無用之技能素定但有拊膺豈意詞尚囁嚅於觸藩心已怦觸於嚙指自趨召解維之日卽高堂臥痾之時痰逆連旬愁頓徹夜眠餐頓減肌骨旋瘦鄭來尺一之書半爲待訣之語幸爾匍匐及門始覺呻吟改色藥爐宵爇糜餰晨煎使少緩於須臾便抱痛於溫凊

悚懼甫定狂喜反深前此之義激以國君者荷師相
對采之不遺今茲之釋負以寧親者又師相承言之
錫類始終變篆覆載崇隆俯躬惭感敬勒謝私未卜
趨承更增慕戀所望上為邦國善保寢興謹啟

又

某萬死餘生百念灰冷荷蒙老師徵召而來值此艱
危遽忍乞身以去將無視性命太重視名義太輕宜
不齒於人類矣但內揣諸巳殊無白効之地外度諸
時卽求一死所而不可得自念死當為厲鬼以殺賊
一息不死亦當留為觀釁而動之身今外戎方廹內
後生但有可以放捨身命為老師相效其涓涯者
老師相命之若虛拘於此浮沉度日將有挹悶而
死耳前赴台命時家大人意欲賣宅東歸且畢向平
之願值此倥偬實未敢請倘蒙老師予假暫歸竣此
兩事更趨榮戟未晚也

與方孩未侍御書

曩者客燕六時甚將取道入公來從先生游未及見
先生而遽以友生事為秦庭之乞先生不以未同為
罪而反重其射書讀信陵縱酒之詩與掩涕淫淫而
不可止也不肖自髮燥時感江夏國士之知而復深
知江夏以為李綱而後未始有是人及國步日艱明
月投檳每睎嘘太息皆裂齦碎常草疏數萬言徒步
千里伏闕以訟陳湯稱引街亭馬謖好名以任禍為
言而雙親垂老終鮮兄弟為友人奪焚其草而止不
且從陳東於地下骨肉化為燐碧者久矣此不
之於先生實有漸離擊筑之血欲一傾吐於前非
臥丘之倚泰岱泗州之見大聖巳也先生勁骨貞
心淵猷偉畧如欲平治舍焉其誰不肖蹙車困躓垂
三十載雖復奮起泥蟠如蜀武見求無能為矣然而
遁跡山林皈心禪悅觸事感時著書論古猶思自見
於後世則太玄之擬大易元輕之法春秋豈能逮之
非譏可免也不肖生平所絲金謝合者惟君家卯君
然其所懷亦豑轅越軫之異趣亦如之社中趙子又
漢潘子濟美皆荷殊知先生且起溝中斷犿衣以文
繡矣伯樂顧之五達之衢價增億倍如今好士亦豈

有逾於先生者哉而不肖心死於先生且二十稔終
疑若自遠此宜不可解也側聞先生羣公子亭亭玉
立優者齡夙明年當得班荆於白下因之以訊先生
饑渴之懷於焉以釋此其時予久思附書又漢當其
來輒復相近楚人張譜士者楚材之未能或先者也
每與之談海內人豪彼必首推先生不肖每歎詫之
世豈有千古侯芭兩賢分任者哉及聞其久悉先生
與否則猶之不肖也客桐半歲桐人士之心醉之者
台欲成聚成邑今且由壽趨穎達於中州以返予舍
白下肖曰此行無泗州不見大聖矣不肖且心妬之
白附書以致其耿耿如此不莊不次惟先生鑒其狂
率甚

與友人書

長安道上拂衣來歸便擬友向禽而師元亮柳標樹
擔煙包雨笠豈可復矜莊束帶翺翔公卿間而徹師
在楚時苦以三湘七澤見招至楚已值其發夕則又
以羅浮君爲餌而弟亦適欲徵宿逋於穀城老人閩
自此適漳泉便遂不覺爲惡風吹舫來此此中乃有
琴張令君廿年寤寐雖在千里猶當就見況復交臂
忍不相聞然而游譜中一謁令長便有猪肝之嫌既
寓个長物不得不厭客當不復以此兄嗔耳恢焚之
森十倍吾土我心憚暑未能遽去主人廬居客子遂
乡稱關高枕乃一二他友入潮見訪未解弟所以深
自匿之故輒用相評而故師屢欲豐干輒爲弟嚳
饒而止度弟終不能自匿又安可用人言爲蹇修乎
雖然相如老大無意援琴翁兄簿書小閒請得衩袒
頻見稱我素交若復謬恭晨朝則非所敢聞也小詩
拙刻用塵噴飯餘不悉

鷓羅生書

台臺飲爵名德對覺神清竹箭美材時賢莫並都門把袂情欣覲止十年瘏瘃衆畢於斯台臺乃復遙爲稱引忘其雲隔將毋千仞之下畝丘使受者增其慚恧耶如弟樗櫟散材久爲世棄麏麚之性林龍爲安絡以金羈便當狂發使之被不可居之名處無當之費贊之主人召客抵暮而不覩壺餐徒爲輿儓揶揄非佯醉昌披橫吐被而固無出理也台臺聞之亦爲之入嗾乎頭已拂袖來歸南陔日適幸不使松菊就荒猿貽誚世眼雖窄終不奪我南面百城也嶺雲山樵但想伊人方今黼黻皇猷樂職匡化舍台臺其誰之歸而且暫揮製錦之刓益淬山龍之補羅浮仙夢幾欲褰裳從之矣政懷馳戀莫覓鱗鴻而貴里羅生名希聖者來告我以將訪五羊仙人不覺欣然輒修短楮羅生爲寇所迫生計蕭然間關數千里欲仰濡沫此何異豚蹄之祝篝車弟何敢爲之言台臺或亦有以憐其志也因風南望神與俱遙

與何喬菴餘部書

前接手諭知台兄篤念姻友至殷渥也坦菴兄間事熱腸誠府不設求全得毀憎茲多口所賴壎箎尚能深相諒信不善惡之善者好之猶堪自樹而世路嶮巇亦眞欲蹐天踽地矣陸子竟爾無聞反側子獲免於戾乃敢相負耶此不可以更褻台兄而從中預聞者亦可以呼其大寐使之覺矣頃因其兄過郡率爾附候偶然及此非敢崗瀆也其兄楚之艮也眉宇間背無雙國士之意台兄一見自決之而其仰台兄雲景星前因厥見而弟復語以入吾皖而不見台兄猶適南楚而不登祝融陟洞庭也但其歸思甚迫忘不能久親左右而其藏甚富台兄亦徐叩自知之臨椷馳戀

爲殷孝先書

童稚時耳台臺名私心嚮往以爲此天人也潦倒諸生閱三十年蔽處幽篁自謂終不得見何意僦居比屋遂覯清光然猶倉卒別去未盡所懷邑用耿耿今年乃得復共台臺抵掌深論天下事憂天憫人動乎眉睫意依台臺卜居已定遂當畏裓相從昕夕就見嗣以先慈窀穸手自負土拮据月餘甫克襄事又爲敝相知以楚游見招矣倉卒俶裝未得過候儀來舉人克長守窮巷奈何奈何初歸故鄉苦瓜果薪三千不見哀鴻滿野莨楚興謡天下事眞不知所底止也所欲共台臺語者何限遠莫致之適得貴鄉一佳士以獻之左右其人殷明忠字孝先石汀司馬之嫡正之良也台臺藥籠中必久貯之顧其人貧甚恐遂不能擇木以棲尚有生路在淮揚鄙意以爲非台臺莫能振之也嘘而植之使將來成一株大樹是所望於台臺也

寄家人書

握別時已覺弟之神情惘惘何意被禍如此其烈家鄉至直是哭不出然已近淚無乾土我輩遭此一段惡劫總是末後幻出汾陽無限戲場却已生趣先盡欸豈勝悲合豈及離耶然此時亦惟有一忍一割學辦學很學孟浪而已此時皆已聚族南徙而支撑之艱辛又復不可問惟是同歸於盡四字先下安排後却作任運隨緣想可耳至於羈人之苦進退維谷去年[illegible]難前年猶有一二朋好足以仰贍朝夕此時索米長安欲歸不得而老親倚閭望眼欲穿兒女饑寒不識何狀但每欲賦一語便爲老杜先得因此亦不願意惟有將癡字很字孟浪搪抵耳嗟嗟此番冤至專與善人爲讐如振先宏生赤誹而不得其死天道又安可問我輩將來又安能邀彼蒼之布置何所耶聞令妹令兄馬賊之義凛然豈可不一表彰於聖代及不佞之未歸幸以狀來或可爲叩闕之請也所望於諸兄弟者因諸兄弟各有事皆不可言弟與我稍近望時一省視有緩急先爲之籌策羈人不敢忘也

又

語具大哥札中近況可想方玄耶言之尤悉初得吾
鄉公剡喜動顏色已而察之朝廷尚未有此舉動也
時事終不可爲塞翁之馬安知非福耶自戊寅歸山
更無復出之志爲人所迫遂至於此爲紗⋯上頭此
身便非我有年來爲江闔之游望深山大壑欣然欲
往而無其緣白頭舉事人事幾何不過如魏野婁子
所云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耳終日當
筵看戲人忽然跳人戲臺上自覺啼笑差排皆堪悶
每不似梨園子弟生來便學腔板供人玩侮之爲慣
也六哥還諒此等情事否度支之窮窘不可言薄俸
聊寄所謂粒米同餐耳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十終

桐城　蔣臣　譔著

碑記

廣信府博山能仁禪寺中興洞宗碑銘

夫教以時立道在人弘理絕親疏茲妙契必殊於接觸法無來去則析離有貴於還源三教聖人所以持世範俗不言而化無為而成其揆一也自先聖沒而微言絕浮屠氏晚出天下之言精義者皆歸焉至達西來不立文字則與先聖千欲無言之旨不異矣而六傳之後又析為五家唐宋以來三千七百雲湧海興彬彬盛矣勝國茲降若滅若沒或傳或不傳豈與世道為升降與　高皇帝天縱神武繼天立極謂佛氏陰翊王化教人以性善為宗崇重而不廢至顯皇帝時久道化成海內寧謐維時徧融紫柏諸大老先後並出弘講則恩公踞富樓之座布薩則馨老演波離之傳雲棲老人注心西極服其教者如流赴壑而洞上一宗千年復燄則吾於博山父子間見之矣師名某號無異為吾舒州沙氏子住信州之能仁寺海內嚮其道風者三十餘年歲丁卯以其父殁省墓返里道出桐溪余得就見之其風規峻整機辨雄捷操履冰雪氣宇朗然與語三日即之未有涯涘為洪鐘之待叩也臨岐以寺碑見屬余首頷之師既殁其弟子闇公復以為請會以行藏碌碌諸責數年頃以抱痾多暇斷絕人事乃克為之按寺距郡治西二十五里唐天台韶國師之所肇建也國師弘法眼之宗於台乞戒開元時駐錫於此後遂為法窟宋則有無隱經禪師為靈源法嗣無住本禪師為妙喜法嗣傳燈具載勝國時若石泉孤松蘭亭無假皆宗門巨歷世既遠教海寖微獅蟲內訌波旬外餌趯鄰踞穢鞠為茂艸隆慶初祝融一炬舉慶朝之寶軸琅函綸章賜額蕩為灰燼矣師以萬曆壬寅歲始屆茲山巴之孝廉和鶴劉公別駕前塘楊公司李雲梅鄭公介師弟千圓重繭入閩從聞之白雲峯禮請師至至則初止鋏山之西巖繼遷祖印最後乃入茲山雲峯信道者山之舊住僧也覩師至則盡捨僧習事師為弟子時與成首座照監院輩八人結茆以居四方衲子聞師玄提妙唱燈包雨笠趨赴如鶩逾九年始搆禪室以處參徒歲庚申始營殿及廡更閱歲而藏閣法堂號板堂來西禪堂廚庫諸司以次具體又為安樂堂以處老疾營繕之外復置常住供衆田千有

傷苛刻訐斜殺金容叢輔畜會之費約數萬緡又節
歲安居及往來緇白食指十千歲費亦不下數千緡
皆四方檀施闔風嚮化輻輻來歸無有一人募乞於
外師亦不名一錢也豈所謂不言而化無爲而成者
哉師始得法壽昌叅請精勤寢食無間皮骨連立經
於六載最後乃承昌得坐披衣之印昌開化四十餘
年惟印師一人後具圓於鵞湖鵞湖虛元座者十載
至是始以命師時年未三十也鵞湖爲雲棲血乱故
祖中機緣則秉昌印叢林風範率用棲袾而師之
矢志辭俗也實發心於雪浪之講筵師可謂集諸老
之羣英備衆美而爲質者矣室中叅請弟子不下十
惟闇公最爲克家師嘗謂我得壽昌不肎兩字終
身受用不盡故闇公亦以此承之於師今且揭露家
珍有光前烈矣而中丞余公集生司李黃公元公則
皆毅然以師道爲己任者也師每歎道法向晚宗風
凉薄狂鋒棒喝承虛互印訛謬相踵譬如草竊自取
誅夷故所秉洞上家風機梭綿密針鋒不露衲子之
眞叅實究者如墮淵谷欲從末繇而師之全提正令
眞有彎弓必彀之風焉至其造履之微揚化之盛若
古大慧中峯於吾見之矣許吾友客卿吳宫論塔銘

中茲不具論其住山始末而爲之詞其詞曰
厥初生民有覺斯靈在聖而克在罔而冥釋以見性
儒以踐形形範於鏡印脫於硎教岐爲三宗衍爲五
如蜜說甜如蘗言苦惟明一心豈在影視一燈千燈
一滌千雨以之相傳能者自得得無所得物斯赴則
先後其揆父子不忒非有授受識之以默五葉一花
丕顯丕承不有廢也其何以興絃奏鐃躍山崩鐘應
智連堪傳以莫不增曹洞一宗太陽幾絕投子浮山
繼斯別如螟蛉子滴骨以血所以親證匪闕立雪
爰有壽昌得彼不傳欲知底事在钁頭邊不作不食
手胝足胼克紹厥家逆子當權眞獅子兒嚬呻出窟
肎游行其興也勃沒跡藏身藏身跡沒羅網金鱗
踞地哭兀博山之陽有覺其楹洛龍棲鳳玉爐金繩
翼我皐化惠我蒸烝人能弘道是曰能仁明星煌煌
西江洋洋匪聖曷傳匪人曷臧述者雪關作者壽昌
我勒貞珉永亂勿忘

虎丘寺重修天王殿碑記銘

余以使事道出吳閶吳閶爲東南名區山川秀侈甲於天下而虎丘片石尤爲海內所艷稱直以其去郛不數里郡人朝夕游爵良辰令節四方鶩奇選勝之流畫舫若櫛蠟屐如雲望而若歸因思名山巨壑奇險幽邃常有什百於此山者徒以幽阻僻遠不爲人耳目近玩即以一郡論之若震澤兩山洞洞深窈豈能遽相伯仲亦有生於其里終身而不一至者矣趨闠者或不遠數千里卒未有不登虎阜流連徙倚不能遽去即余數日間亦三至其地山川之有遇有不遇豈不然哉山道游人黠而幾於畧盡而余獨愛劭氏之詩曰何年海湧來霹靂破地脈裂透千仞深嵌空削蒼壁真足爲茲山寫照不減崔顥之賦黃鶴樓能令後人閣筆矣山前拳石爲生法師首肯其後紹禪師以瞌睡虎佩昭覺密印出郡之開聖彰教銅峯三遷來主茲山法道顯著雪庭淨公繼之輝映後先四方衲子煙包雨笠奔走若鶩金容紺殿燦若朱霞舍利浮圖光侵霄漢蓋洽游勝攬以名藍法窟而益增佳麗名藍法窟亦以冶游勝攬而布金充溢其勢然也余來茲山值祝融肆虐之後自是以來兵興十載海內民生物力凋耗已十之七八游人鮮少寺僧雖竭力營搆僅成大雄一殿其餘瓦礫荊榛鞠堅殘毀終不能還舊觀至寺前天王殿摧壞尤甚今大將軍楊公偕同人聿新之會余維舟待發復遣人徵記於余余未嘗習瞿曇氏之訓而獨疑儒者存心養性格致誠正之學至於知天事天止矣今釋氏乃列之門以外使持恭張刃若所服御然者無乃竊吾儒之說而上之乎且天一而已四天之說儒者未之聞也往往欲從其徒而問之亦未有得其解者然余聞大易之言曰至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天統萬物誰復爲統天者統者如大帥之率萬衆天而統其非一天可知矣傳曰昭昭之多斯天也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則一人有一人之天一時有一時之天一事有一事之天故自地以上皆天也人處於天中如魚之於水爲白中適外無適而非天也釋所傳護世四王者以表四方亦猶青帝白帝之各司其令耳儒者合其德故先天而弗違後天而奉時釋氏了其義故超乎天地之外而獨存超乎天地之外夫是以外之也釋者西方之教也金象也乾象也其即資始而統天時乘六龍以御

天之說乎天以育萬物爲心故從剝而復者曰見天地之心謂地之逢雷乃更覩乾體也余閱楊公之鎮玆土也一以煦育長養爲心止戈不殺爲武其從復而剝之際乎其於玆殿而獨有感也雖謂之見天地之心可也異日勳庸有常將與玆山名勝共爲不朽斯亦釋氏所謂現天大將軍身者也是爲記楊公名某字某某處人

南和縣修城碑記銘

聞之曰長人之道非不用其民之爲難用其民而民不知勞之爲難也古之君子將舉大事動大衆必先信其民信其民而又察於利害之源久暫之殊難易之數使其下曉然共見其成之易而莫測所以威之故記曰信而後勞斯弗厲矣擇可而勞又誰怨矣和之爲邑肇自西漢後周爲之置郡唐初於此置州今其故城遺址延袤廣博尚有存者澧水經其西狠溝亘其南覩邢州爲外屏巖巖邑也比歲恆洛之間道賊蜂起中州趙公適以是時來涖茲邑至則布澤施惠息訟均徭壹而教令昭以威信奸慝不作四境謐然農狎其野獨人成功政是以成民用大和公一日登城歎曰美哉河山之懿鬱乎是賈宋諸賢之所毓禪也原隰每每禾黍油油吾民迄可小休矣顧城以衛吾民也誌稱城周四里高且三丈宜若可恃也然覆土而雉堞其上如塗塗附焉歲久而隤薄以庳矣今疆埸多故羣不逞介而馳諸原一旦俾吾民載甲而登陴至不可以接武雖使制梃以撻而內無堅城之恃豈其防民而暴之原野乎顧時詘甚其末可舉贏也將謀之公帑則單典以來供億轉輸催科急如

捕亾猶有懸磬捉襟之虞若惟是二三保應亦惟是
惟正是供俾之無即於流亾斯已厚幸其敢舍其以
積倉爲累不饑爲諱欲衛吾民而乃浚之以生也顧
事不可以終罷匪獨明天子簡書日程於上而已也
即吏於茲土者欲無受勞民傷財名其未可得也乃
悉其耆老子弟而謀之曰而亦聞夫王公設險之義
乎害不一者利不百勞不暫者不永逸慮始難者樂
成易凡吏於茲土者傳舍耳然三宿之桑不可以忘
可吾責子爾民而敢不爲之計長利深便乎我弗任
之而使衆爲政如匪行邁矣爾民其何擇焉諸父老

子弟則進而僉謀曰我侯非其役之謂其以鎮撫我
歲以壯天子之屏翰而俾我民得寧爾室家也不
寧惟是又粧席之自侯之蒞茲土也未嘗於我窮簷
一日忘兼照之心也始吾賦多逋胥賁府之侯爲釐
正一清其叢蠹適以時償賦有經矣三星在罶我無
所告勞羨耗裁而我輸恐後矣津門之役若相與赴
數然維斗有戶西柄之揭概之平也如侯之政自此
路鯨波如飴矣駉駉牧馬安所得修廣而稱上駟侯
盡歸其值於廄牧而我馬既同矣百泉既瀦以糞以
溉長我禾黍棗寔壅之貧無所得涓滴侯均以疏潴

澤既溥矣侯之渥矣沙磧之壤卒爲汙萊侯命鑿之
畝芟載柞其耕澤澤矣天則不雨而尪巫是暴侯則
閔之步禱斯勤而神之聽之受命如響矣月旦則羣
諸博士弟子員陳俎豆說詩書且蒸我髦士曰取
高皇帝之六諭而申謹之我民亦既知方矣且有勇
矣侯既明於五聽無擾獄市訟庭草生夜厖不吠矣
若此者皆我民之惡微於侯者也則我民之所以鴻
雁爰集者侯之賜也其何愛之與有而況今茲之役
之以安我也其朝夕敢不惟力是恃又何辱命焉侯
乃忻然而笑曰有是哉吾民之學道易使固如此哉

乃與庀財量功計程受事受役以里董役以社分役
以功課役以日春鍤雲興百堵皆作廣視昔之半高
倍之基之厚又倍之崇墉仡仡矣役夫凡四千有奇
不六旬而告成事官無溢費民不告勞順民欲也是
役也於以見集事之敏焉慮事之詳焉終事之毖焉
趨事之恐後焉余嘉其事乃爲貞珉以紀之公諱明
遠別號湛宇甲戌進士河南開封原武人爲之銘曰
灃水東注維邢之屏帶以鎮山大陸斯傾惟時多雁
風鶴洊驚栽旆央央兢掃欃槍我侯戾止竹馬西迎
爰辟倒懸惠我蒸民恢乎游刃如鑑斯明穆乎烹鮮

濯綏斯清民既樂只杏兩春耕民既和只社鼓吹笙
侯曰昜哉我心怦怦我困未回小醜未平折栁爲樊
是用不寧民亦勞止念爾獲薪匪曰改爲舊貫則仍
龍見畢務子來赋星匪亟匪徐適覩厥成我作銘詩
以嗣蒸民祝爾有位衆心成城

重修子來橋碑記 代邑侯作

昔范延貴之稱萍鄉令也恥其橋梁廢莽剗治分明此宜亦遂人摯壺氏所可辦張忠定頌爲嘉歎曰令固善矣能以此知之者亦善也并爲列剡無乃繩簿書吏過薄哉國民衆人之母也子輿曰惠而不知爲政則徒杠輿梁賢於乘輿萍鄉可謂識爲政之要矣漢人謂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各有貪材非可學也則又以廚傳橋梁之綜寄出乎法令之上矣夫治非有難於法令者也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易夫是以綏之而民悅動之而民和害有與去利有與興民之從之也輕矣故夫斧顏以此重於薛愬君以此察其于亦猶之覩屐履之位置而知其能用衆也予之令桐也謬承今禮垣金鉉陳公後公多惠政桐士民至今誦說之郭東有橋公所經始也邑故當孔道溪流環之夏秋之交水潦驟至奔湍悍激深可沒馬若積霖晦晝伏陰連旬兩涯相望懸若天塹涉者病焉輜軒使者或以稽星軺懷靡及厲不揭在桐民也橋成三百尺有奇衡二十之一崇復倍於衡甃石爲址而以巨木楝爲兩石之間復庋以橫櫛以編木飾以欄楯望之如樹屐之如筏蟬如飛蝃

亘如長虹民被其利罔無告勞頹曰子來順民欲也橋成而公内召今遂爲公之棠陰矣余涖事之明年石址故未有恙而所爲如榭如筏者已業業爲城門之軌方謀有以新之適邑有光祿趙君之裔以百緡輸余嘉其意旅進諸父老於庭詢前此經始之緒僉曰橋之建也議同築舍不啻役先溪流矣聞諸長老百年之前石梁臥空勢龍騰波凌踔其中石犀堙於城根贔屭湯爲蛟宮而懲噎之後莫敢復言鞭石事弋口造舟爲梁宜可避蛟嚙而漲涸靡常漲則險於灔澦涸則夷於原隰安所得汎汎楊舟紼纚維之也哉前直指徐公常令玆土後以學使者持斧江左則尹數百緡爲率屬倡當事者遽以他役報罷而曰伐木爲之可歲獘歲易也公始周爰諮諏懲前毖後壯其趾備速圮也緪爲陛以積漸使崇也崇之者何潛蛟徙淇無敢復踞其上也疏其洪所以殺水怒也楹之棟之櫛之檻之屢爲易而不病其莫繼且不亟敝也余感其言作而歎曰有是哉法令之足以宜民也今吾民凋瘵且盡而長人者徒羨夫興役動衆以爲能吏則寧與國民同議矣公之爲也變而通之與民宜之今其敝焉而新是屬猶是變通之足以久也今其梁輸而無悋惜猶是成公之遺愛也是役也規制丹堊悉無改於公之舊然因利而下不擾擇勢而民胥悅子來不日而莫知誰爲之者庶無愧爲此萍鄉之所以見稱也余故詳爲紀之以爲舊令尹之政其告我者云若曰以參代何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則余滋愧懼矣

平陽令胡侯生祠碑記

胡侯蓋明之治平陽也自言其偶然耳以報最高等天子嘉之開歲遷去爲秋官大夫逾數年平陽人乃谷思之相與崇乃根桷垡乃籩豆坎坎蹲蹲肖公像而畏壘祝之以記來徵余曰何居平陽人曰夫泰小邑也土瘠而民貧託處於泰山之隈不當齊魯之間一附庸屬籍而期會徵輸靡有間焉自郡大夫暨而上以及朝覲會同絡繹待需非有正賦而伍伯之賈讙如綫鞭笞相及與求同費官無所出而一以委諸編戶編戶習之歲歲以爲常無所告勞矣侯下車之明日卽犂嘅曰是安所於涼作法也吾寧子若丁其俾之罔有蓺極吾爾子之而浚爾以生猶委諸例是腊其子以養也其又何賴爲長吏之於民亦惟是惟正之是供足以取給軍國之需告成事而已其敢爲是匪經以貽於厥志乃一切報罷悉與更始民用大和已乃叛帥外譁我圉孔棘橐鞬相屬淄青持戟之士浹夕而肩摩使者徵芻粟募丁壯相望於道奔命接壤惴惴爲將挺而走險其不卽轉於溝壑也亦惟是穫薪之載我徒我旅哀是憚人侯以公帑悉用犒輸民乃若罔知有兵興事事亦不擾民亦不疲

政暇之日屢數而躬勸蓺焉我黍與與我苗薿薿矣邑有災前期發廩以身任長孺之罰疾聲而呼逾於厥痛會他盜起鄰境剽掠之具凡既豫矣城亦相戒無犯我春陵其他諸善政未易數更僕也侯去我而子弟田疇則猶是侯之餘膏藏澤也其敢忘諸余聞之愀然而歎曰嗟乎善政之入民其若是乎夫吏於茲土而祠之非古也自漢桐鄉令朱邑肪也邑嘗言我子孫愛我乃不如桐鄉民至元始中天子嘗詔有司馮於其地則祀之欲以風動吏治然吏治亦未嘗少變令之比邑而祠者幾於視已成事其亦有是焉否乎余嘗聞侯之言曰其於吏事罔有習罔有碑惟尹凡事悉從民起見餘無他也夫古者君子之從政也其於民有二義焉每人而悅之而或終無以厭其意此一義也史稱何武無赫赫名而去後常見思此又一義也要見之依慈母也無所見德及釋而去之慶而驗矣侯自以爲偶然而筮仕於泰無所擇焉爾偶然而宜民於泰無所私焉爾偶然而遷簡歷諸艱於泰無所欲釋焉爾嗟乎泰何以得此於侯哉夫偶然者其至矣凡世之學爲一技者其不以偶然爲極爲其意到也孰與夫務爲赫赫之名色矜意炫以爲

賙沐者哉

郭氏義田碑記

桃溪之有郭氏龍舒之望族也其先自太原來徙者或爲名二千石及柱下史世濟厥祥枝衍有碩前此以軼才篤行耆齡節孝聞者代不乏人然未有能譜而明之者今文學君祥始慨然念爲吾爲人子若孫而世德不聞曷念諸撫吾身而不知吾身之所從出奉吾身而不恤吾身之所同出異時族散而莫爲之紀教衰而莫爲之振祚微而莫爲之收背本而忘親孰甚焉於是尊其所聞敘焉以譜有譜則系親系親則族合族合則家法立家法立則祭祀之禮行因爲之祀焉以祠祠焉以田田隸乎祭者從乎祠皆因譜者也祠田之外別置之爲義田如千頃所以通乎譜之窮時其賑而以合義修禮者也則亦因乎譜者也若此者皆君祥獨力致之未嘗聚族而謀焉而族未嘗不僉曰命者也乃君祥則愁焉如有深念皇皇然如有求而不獲辟席遜謝曰此敝族人之同志也且余先人之志也豈余小子之敢自以爲謝且此磽确一壥歲入不足十鍾且不敢富人盤餐雁鶩之餘尚賴族之賢者相與廣之其以此爲千彶之一簣也仁人君子其誌之其以爲廣也且以爲永也余聞

曰夫士之稱賢豪能好義者衆也然或盤餐厭粱肉雁鶩餘黍稌至若冶游俾睨鉅萬取酬投牘獵雄傾僅立盡而一本共分之人殭殍不恤耋稺不收豈其降才爾殊哉亦曰並生於祖並育於天彼賁頗越以自絕絕而愍之是誨墮也今雖得之後不可繼也則亦未明於天之生人與祖之稀後之故矣受之祖者不能[illegible]智而不愚本諸天者不能無貧而皆富貧者待養富者均焉愚者待黠智者謀焉天下所貴於賢豪好義者也豈惟族哉雖以美風俗敎邦國可也余聞之不忘其先孝也不施其親仁也孝之推也仁之屬也郭君有焉是不可以不誌也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十一終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十二

桐城 蔣臣 誰菴著

墓誌

光祿署丞某公暨配潘氏合葬墓表

天啟五年春某公以無疾考終更十有二年而某配封太孺人潘氏歿又明年季秋之晦乃合葬於某地之阡而以墓門之石見屬公之孫曰某者予倩也姻婭知厚中習公者宜莫余若不可以辭謹按狀公諱[illegible]塤字友甫峭巖其別號也世為巢丘之蓮池里人考曰一麟登嘉靖丙辰進士益世有隱德麟之考曰汝勤汝勤之考曰光漢光漢之考曰滕皆以博士弟子員貢於鄉至麟之兄弟始大曰一里者仕至河南按察副使其從曰一鵠者成孝廉公少游膠庠有聲已乃入成均以成均貢兩仕為少尹非其好也性磊落伉爽不兢細行坦夷樂易與人交洞見情愫意少可雖權貴辭所避然事過即忘於城府不設也人亦以此樂親之慷慨好施予濟人之困嘗若不及中外之待以舉火者若而人嘗舉貰於里中某人以急告公曰置之使汝鬻妻孥以償者吾不為也為焚券某既反從而周之逮解組歸後愈益案適有一往酣暢之致與知交日復酣飲飲律可及中戶時時引裙鎦事以自況年七十有八矣勝情談笑無少減於予時易簣之日猶冠幘見客奄然怛化類所謂聞道達士者流歟然公之難能者尤在篤於孝友云方一麟公始病公時卒業成均忽嚙指心動遂預購裡育之斑然以歸既歸覲厥考知厥考之屬意兩少子也則既曰塤之得奉弓冶以暨於茲日也寔惟大人賜以玉於成頤兩弟少弗更事雖初且未乾也其其以朝夕[illegible]大人憂塤幸得徼大人賜胼胝所儲足以給朝夕辭包之義吾無取焉惟大人命從祖鵠曰能如是乎則對曰古人有言死而可生生且不愧吾其敢欺生乎恐推予無所受於是中外某賢之又傷一麟公之宦弗達而志有未竟也則為請諸賢士大夫載諸邑乘以徵獻焉嗚呼是難能也公之配曰潘者文學九官之女也幼適公從躬甚嚴馭下以肅事兩尊人率先意承志盥饋洴澼靡不親凡徵仕公之所以篤於推解者孺人恐有以佐之少恪色以故中外德公之賜者恐曰吾無所用報願上帝福汝家引之勿替也事徵仕公尤極恭謹樛木之逮皆毋所遺其兄弟為公遺致之徵仕公則謝而不知其所自來凡公之

孝友成性孺人益多所內助焉史氏曰吾觀貨殖所稱以求諸當世何寥寥也而考終爲尤難然猶未及於椒衍之繁瓜瓞之大亦又何也豈攸好德者寔有以基之乎吾觀光祿君服禮秉義中外翠從皆有儀龍鳳而劣虎豹之風焉而公之夫婦皆享年在耆耋之間坐而拊之是時宇內多故雖士大夫不無跼蹐矣吾鄉幸得安壤公且上承先澤下衍其裔以一官爲委蛇而自逃於中聖其所爲得全於天者不既多歟要以鍾諸孝友者爲厚吾故表其大者使後世有所觀感焉

天津督撫凌玄翟公墓誌銘 代

前督理遼餉兼撫天津加服俸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凌玄翟公以崇禎六年癸酉十月二十二日甍其元配謝淑人與公生同年先七十有一日而隕公甍聞訃天子震悼遣官祭以少牢晉公大司馬爵及嗣郎齋有加焉其嗣子元衡元會將以丙子歲某日月奉公與淑人合葬於淄原五福山之陽阡而以其弟鳳翀狀來請余表公墓門之石余於公門下士也公令吳時余方就童子試公亟器重余延讀衙齋朔爲提命雖雪庭桃李乎推獎期責踰等夷矣公既入爲名御史以廷爭攖鱗落職補外當光廟登祚時余爲銓曹始以恩詔推轂公而東於常格僅得量移南計部及公鎮津門時余亦待罪通州建牙列戟相望也於公國士之期待甚愜而余私憤之遇內揣報稱百未有一當雖微季君之狀余將表焉既命之矣誼不得辭謹按狀公諱鳳翀字爾騰凌玄其別號云先世自騶邑徙益都者曰鍾鍾生旺旺舉子十人其弟五曰寧寧生晃晃生鴻臚君諱吾公即公父也自晃以下皆以公貴贈如其官鴻臚君娶於商以萬曆丁丑四月誕公有彩雲飾劍之祥公生而岐

疑器識不凡弱冠補弟子員又三年登賢書又三年
成甲辰進士筮仕吳邑邑黑子地而公政成爲天下
最三年以能治劇徙虞丘其治虞丘猶治吳也又三
年以循卓異等陟曹臺又三年出按遼左遼時寧守
未有害會攻北關事急且遣質子以自固公所敘遼
事甚豫且悉前後章數十上當事者以爲太早計格
不行又三年遂有乙卯召對之事當是時劉公光復
以慈愛仁孝二語幾陷不測公抗疏力援賴神祖優
容寢不報公愈益行其志推擊璫弁無所避竟以是
得徙外而公是時直聲震天下矣里居七載始起公
南戶曹轉武選郎再晉光祿少卿遂遷北棘寺錄丞
入卿貳已乃出撫延四歲凡六遷其官所至聲歷有
聲撫延之明年璫禍起而公不免矣當甲乙間古今
來一晦昧世界也而余恒謂其清明轉甚何則人臣
比肩事主清濁邪正互相堰騰寧有定時即素稱朗
鑒清議者舉以相加未必受也賴是時燕貴之於罪
廢遂判涇渭豈曲逆懷英所得藉口哉而公之前此
觸璫積怨已深發機獨早官棘寺時又與楊左諸君
子相斯夕爲璫所大骨怨宜公之被禍尤烈宵人羅
織百計周內卒無所得公僅以有須無規四字驅入

要典中雖公之溫恭淑慎無瑕可集然亦胡有天幸
矣此四言者善爲劉公薄罪劉公所心銘也而詐爲
未消弭此不可以欺三尺童子況天下後世乎主上
御宇會朝清明不旬月而蒲輪之徵四賁方以少司
農登啟事而公適居鴻臚公艱雞骨支牀絕意人世
已巳冬邊方蹦入素冠欒欒旋以右司馬起矣公之
出也內懸慈幃未能絕裾而三日內歷天語致問者
五星言叱馭行次涿鹿因其守兵斬游騎二十餘級
入時自中州來避邊衛奮斬直前時勤王師未有至
者天子聞余與公先後至則破顏色喜方銳意倚毗
會有忌者余逆出衛陵以公鎮津門矣余之出也千
里冒白刃咫尺不得見天子公之鎮津也先後廷推
六人鮮當上意至是乃特以命公陛辭日上召對平
座前問方畧公對以招復正振兩營修濬河防相機
酌圖務保萬全上復訊以邊情公首以招回難民對
上佇思頒之賜茶及銀幣從來外臣未有得入檻內
及以卿稱者皆異數也上雅知公先朝抗節及按遼
左事以津爲襟吭之扼也故屬意公如此公既感激
殊遇竭歷自請簡卒蒐乘備戎宼伍調浙豳援丁廣
屯海堧募置洋砲教以番丁信賞必罰用捌出奇壓

有擒斬夏五月復用叛臣謀大舉內寇爲梗逆計公躬履行間不免甲而露處者旬日已而合諸鎮兵進勦乃狼豕奔四城克復公加服俸比尚書又以濟嶺等處奇捷賜白金文綺公之功名大著於時而公亦已病瘁矣郊祀禮成余與公扈蹕歸至楊村而公疾作已而復聞太夫人有霜露恙公遂力請骸骨章五上乃得請天眷隆渥計日爲瘥公歸八月而太夫人遽捐館勞臣之身膺此毀瘠其敢以滅性爲先靈恫丁加恩泉壤有命自天距襄事期僅四旬而騎箕返馭竟爲死孝矣悲夫公天性孝友博大惇篤內行備於謙牧賚予暨以慈仁若乃勁節訏謨正辭直道埋氛叱馭則中外澄清秉鉞建牙則邊方率服維復山甫之詠柔嘉方叔之稱顯允公無愧焉然而大臣籌國不在有可見之功而在有不奪之識邊鄙不靖十八年於茲我國家兵力困於外元氣竭於內忠臣智士之謀勇殫矣而未有涯涘使早用公言如公所建扼喉之吭批郤擣虛之策寧有今日哉公屢疏不獲請大聲疾呼曰爲計不早清河撫順之間當爲戰場十年後臣不知遼之所終邊臣之肉其足食哉不幸公言而驗當事者不思公言反擠而欲殺之此終古

所負戟而歎也至其車轍所臨恩威翔洽士習其化民被其澤有古循吏傳所未易詳者則又余小子及我邦人愛戴之恩私而未敢爲阿好之言也爲表其大且著者謝淑人生而婉慧幼有令儀十七于歸執婦道甚恪滫瀡之供靡弗虔也其佐公也勤而能慎儉而有禮既貴矣服澣濯躬辟纑以訓迪其女若婦無忘食貧操作時而又明於當世之務達大體安義命公遭羅織時無慍容及復起無喜色其於君親大義槩乎若有聞也因表公而並識之若爵里子姓之詳則載家傳中

誥封通議大夫南兵戸部右侍郎紹中呂公墓誌銘代、

始余與介孺爲同籍兄弟交相善也已而俱筮仕於齊魯之間不預民社而獨以簿書期會時爲過從相與共晰夕已俱入爲銓郎爲奉常介孺之去南機務也余寔代之而余所假節欽稱撫軍使者以義旅勤王又寔蒞公地故知公家世者宜莫如余而封通議公紹中先生同余所夙欽孝思願一登堂拜於牀下者也公歿之明年介孺以狀來徵墓門之石余雖不文其敢以辭謹按狀公諱某字某紹中其別號云裔出四岳系出宋文穆公占籍雒陽文穆之後貴顯於時者十餘世皆名公卿而公家以別派自河東來遷新安至介孺始大然其積德好修非一世矣始祖曰俊再傳而爲鑑又四傳而爲思聰人稱長者思聰之曾孫有曰卿者卽公父也卿篤奕倫能退讓施濟所及遠近咸被其歿也里人募之私謚曰敦懿介孺既貴贈官如介孺秩而其配累贈太淑人曰牛氏者以孝節顯天子至下其事旌其門則公之篤行純備夫有所受之故曰非一世矣公生而有異四歲从贈事下髹風雨摧摧破壁覆其身家人驚遽曰死矣及發覆啟視之熟寐如故少長操觚文思斐亹敦懿公每撫之曰是兒將大吾門亾何而敦懿公遽捐館舍孀母文機雅雛當戸茹荼受恃如梟葬訖而公內承甘脆外供繇賦險阻備嘗不復能從事鉛槧去而補功曹然敏練識大體治獄多所平反素與長吏爭長吏多益復重之歲滿當謁選聞母疾遂中道反卒棄去之而課介孺兄弟甚力介孺既貴歷中外爲名公卿介孺嘗私語余曰吾非奉大人教不及此大人嘗敎祺曰人生富貴有盡耳汝起家布衣受天子恩良厚無論生平大節卽居官居家有一事之失一錢之私其何以仰對聖明且汝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汝家淵雒以來典型具在所限厥家聲者余弗子矣以故不肖祺奉以周旋罔敢失墜介孺既銳意功名伉直有聲猷績懋昭立功立言備矣而公之里居立德既代有加焉生平好施不倦前後所存活不下數萬人而待以舉火及婚喪賓焉者所在皆是其尤著者若解邑尉之羈還敗字之女通廣仁之梁前後數十事至嶽丁之閒逕并十有三人將兩旬矣其家人已不復屑意公啟之而皆活則公之好行其德夫且有天動也古之人命德曰陰公之著者可許也其爲陰而

不可詳者尚多也魯齋從乎里外聞而恭義以樹德顏其堂邑人郄郛咸有像祠之郡邑長吏以人心之公也欲悉以上聞而公辭之甚力謂円有所爲而爲之莫與爲善爾矣若公者素不近名與敦懿公世濟其美豈降衷爾殊乎然余猶以爲其他可能也若公之孝思不匱是難能也公早喪敦懿公是時備極哀毀如成人其事太淑人也循循然動遵禮法終其身色養不渝果蔬羹胾不以所不先嘗也匕箸餱餐雖致膳必躬親也母有疾日夜祈籲或投之神藥而瘳疾既革不解衣而寢者逾月及葬廬其墓有馴鶴廬芝之祥直指甃上其事天子特加旌異焉門曰節孝里曰仁孝嘉公志也配孟淑人恩恭公之長女也嫺於母儀幽婉貞靜不苟言笑執饋以恭克家以儉相夫子以順御下以慈處儔衆以溫夢月入懷而生介孺訓介孺兄弟慈而有嚴威先公四十四年卒至是乃合葬於玉屏山麓之新阡爵里子姓詳介孺所爲狀及蒲州相君誌銘中而余特表其大者系之以詞

其詞曰

巍巍嵩高京則址之泱泱維水源則瀰之嶽降維呂璠溪啟之文穆而後十葉累之累之維何在今司馬文武維憲聲實烈假啟之維何封公載治既仁且孝天錫純嘏敦懿之賢後必有達其勤節俞泉流匪遏司馬之歌如弁斯跋觝穿燕貽自堂般闢載是合德式穀且歌仁孝名里屆役鳴珂養隆采菽哀篤蓼莪惟孝敬忠惟孝作模天子嘉之式是綽楔里閈崇之毘壘有列太丘之原林宗之碣豈惟蒔敎於昭前哲碧眼方瞳維社香山翾林疏沼樂彼泌園方謂胡耇如何昊天司馬解組不自我先玉屏之麓鬱葱鍾異寂歷言歸來者是視我作銘詩比於邕諡於萬斯年不遐有替

參議王公墓誌銘

按葉君廷秀所爲狀公諱鍾岱字奎聯世爲濮之曹城人始祖曰舜興舜興生貫中登永樂辛卯賢書爲山西洪洞令五傳而爲公之考曰第以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初十日寔始生君君亦以萬曆之辛卯登賢書又十年始成進士筮仕淅川以清謹聞人爲司農大夫司鑰太倉條上便宜六事悉報可而宿蠹爲之盡釐矣代還之日囊不能名一錢與僮膂㨾無不咋指焉前此未有也遷爲嘉湖觀察其爲清謹猶其佐曹時也條屬象之有解綬去者會有里右爭糧差事欲移其屬於他邑公執不可心念俗囂若此是豪爲政也遂投劾去遮留之不得哭聲震地至擁車不得行乃宵濟已再起藩山右治兵口北其所以治口北者猶其在嘉湖時俠以憂去林居十餘年布袍蔬食往來降翁溪叟閒若不知公之爲朝貴也搆一室顏之以懶而署聯曰塵生架上書時卷風偃窗前草不除足以徵公之寄託矣今天子御極會朝清明公復以原官治口北邊人視公之再至如視父母爲邊事之弊也前後作之後遂踵以爲例例之所在猾胥府之役遂不肯奉爲功令矣公至悉却例不視其却羨餉罷採炭二事邊人至今賴之已而以病乞骸骨逸大吏持不可固請乃爲上章於朝請晉秩以爲恬退者勸事雖格不行而天下爭以此重公矣懸車又將十年長厚冲抑之風殊令後學可師其與人交穆如也強恕而行不欲勿施之義庶乎其近之歿之日鄰里罷舂巷不歌舞黃童白叟聞者爲之掩涕公何以得此於梓里哉蓋公之敭歷中外雖十有五年而里居強半慈孝讓睦之事本乎天性非由外飾也語曰至誠可以動物豈其然乎觀夫子張之語申詳則知謙亨有終之象筮者告之矣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吾於公見之若夫子姓爵里詳葉君狀中蓋葉君爲公受業之門人與今鉅鹿守楊君本鍁俱出公門而其登賢書成孝秀者不可勝紀葉君立雪最深而所得於公者尤在象山之學吾聞象山之學本於孟子先立其大一語公雖留意壬奇太乙爵星諸家之書而未常以玩物喪志故其居官居里一以品行自標未常苟徇世俗此所謂先立其大者也蓋葉君所狀生平懿行不時書君採其大者而爲之銘

銘曰執吉而凶就始而終沒世而稱君子之躬其貌㒒㒒其志冲冲吾將安仰庶仰止乎㞐巖之封

洪濤山毘尼菴天安律師塔銘

師諱如學號天安嚴州趙氏子也嗣宜州寶山之玅峯寶山自峯以上世有眞僧然皆分化他土開山師曰某者起家儒服去而爲緇初携錫來宜州入虎穴獨與虎處遷化時入市募薪積數丈餘趺坐而上火生其身繚繞周身大衆咸仰青煙入空際五里外有遊僧遇之持師付囑語并念珠還納寺中師其五世孫也師出家初依海上智後傳講於雪浪恩卒發心於雲栖宏終受具於栖霞之馨公以戒顯戒法入叢以于有餘載惟南山宣師弘通三藏爲世所宗自餘循銖度寸之士望趙倍爲荒忽淺識薄解之徒厭稱趨爲桎學授諸八師踞座四分薰香鼻孔撩天皇問審閉劣馬脚跟離地不知身失野犴所以臨鑑表其神投嶽神奉其冥證五葉兒孫三立關捩因不發明大事以戒爲依者矣師志峻力堅外和內剛迴迴孤騫循循善誘展坐具於荊榛之地祇刹雲興唱法曲於旃陀之儔刀叉雪釋鹿麑庇慈心於棡下錫鴿揚佛號於林中午天齋罷餘瀏過而四垂大冶服金蓮殯盜而承趾若其深心悲度指嚙羣生寄意恭承將發衆請爲尊者之坐處常穿斯亦聆其勤摔能頭陀之春來漸熟要無踰其精誠者也乃世所知師徒以中下之資因得皮而妄窺筋臀易流之性以受藥而謬測轉遷若其響來因地毒鼓自搥汗透沾襟獅絃閉聲觀夫六耳愴其魔魅撒手不拄一絲固已摸却娘生拈香拄杖矣或者猶謂大機大用未見激揚論律論經要歸中下則泥牛任鬪狂象誰調資識相高祇供淺陋耳某甲常聞師之言曰山僧三七生必決此事無疑則庶乎其知言哉爲之銘曰

神皇御宇至教攸崇雲湧海監象傑龍雄南慈北觀寔暢宗風擢厥晳玦其道不窮恩始倡講馨晚樹律巍巍雲栖注心西極福緣開化與智而匹馨公既租兒孫林立誰兼嗣之乃有學師師無常師臨高爲卑師恩以傳師栖以慈雪皎霜清惟馨是資龍馬就羈撒斯趙越六耳遇謀平地遺跌狸奴白牯監牽精拽佛子軍持風涼木熱波離尊者倒却刹竿會麼不會持犯兩難肩毛跟上明月海端忽無所持贈之在前爲鬪衲子巍光珠璣卽而視之戒相安歸佛魔不管持犯亦非莫魅兒孫視我銘詩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十二終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十三

桐城 蔣臣 謙菴著

祭文

祭博山和尚文

崇禎庚午秋九月博山上首以大師無異和尚般涅槃相偈赴遐方皖舒佛民憂悲悶絕如喪考妣其五逆弟子道用蔣某則爲疏請於衆曰人天失怙悲躄劫之難逢恭倍其痛歎吾生之安仰昔年游化雲興霧合以皈崇此日攀號海湧泉枯而出涕率心翕然如此至意可無寄焉誄頌雖爲世法聊攄失乳之嬰啼伊蒲恩所嘗存希供純陀之最後各竭願力共斟哀衷於是緇白男女各以至誠輸其銖黍辦香潤毛芹藻爲恭學弟子宮諭廣瀹吳應賓揮淚製辭以告於大師之靈座矣踰明年冬某月日將奉大師全身入窣堵波嗚乎二靈掩𨻶八柱平摧衆樓彫柯連波結沫豈謂忘情而無永歎道用則以其意復爲諸檀有淚莫宜者申之以詞其詞曰

厥窺至教非去來今以人弘道是曰能仁雙林息照剎海騰飲光少室如印如硎一花五葉雷激玄鯨雄龍侏象殺奪縱横洞上玄微宗傳機奧寶鏡横抽金椎密抄五位功勳正偏兼到父髮子唱事窮的要佛十五礪其道大光希微如綫無過大陽狗猸銀路皮屬肯將投子嗣遠入水見長對我師翁寶坊骨立大好山前箭穿單疾白水再興煙包雨笠我師嗣之點點滴滴踪跡藏身緇透金鑄黃金增色古樹垂藤新磨寶鏡揭露家珍光紹代郭壁壘皆新鵝湖再來董嶽分席雲湧海豎年未而立耆秀趨風不寒以慄衎衎善誘銀墻鐵壁把住要津不通針路垂三十年彎弓必彀禪警敵錀信地藏垢鼻孔牛邊太煞通漏一遭魔魅得聆塗毒狐狸當道嘶呻出窟宗通說通

福民慧足土淨戒淨理務事務大法將盡頹綱莫維盲喝瞎棒文馳講謎一柱障瀾瀉盡鯨鯢所以歸正未後當機投子浮山化儀偶歷如燈一照千年暗室以莫不興枯荄咸茁錫類何仁答響何疾我儀師貌似古尼山威而不猛溫厲而安蹲龍盤虎振麟辟豸四八已具三變儼然我儀師心似古瑩老等一子慈無他頻惱傾山覆海晏靜安悄明月當空其天浩浩我儀師辯似古文殊瓶瀉千酬足耶默如到處活埋帚糞燒除糞堆頭裏撒擲明珠我儀師機似古景界扶邪騎珠瞞他不覺奪食驅耕生鈴活剎若不循道

定爲巢服我儀師德似古明道既嚴且朙肅清凜峭
吟風弄月靜觀皆鈔如泥塑人終日歡笑凡此見師
皆云不見見不能及巖頭寂晏謂是生宛謂是綫面
春在枝頭當前誰薦閩海趨風西江法窟聿來胥宇
其興也勃近自楚維遠被吳越九土而七遂祇既發
三千七百翹翹錯薪厥木維喬存乎其人大慧中峯
條令斬新如師執煥擬之則倫世所悲師藏身太早
鈔用既彰殊不草草世所疑師大陽安寄雲月溪山
得之以意我所悵悼邪風熾然有禪無師緝緝翩翩
天柱既傾屈注倒懸爲鼎息照疑衆相羅師果遷化

畢竟何處骨肉皮髓觸處皆是龍舒佛土父母之邦
聽之在前源發章江充滿法界普現一切宗風阿誰
還鄉唱徹我思古人寔獲我心洞木遊流誰其知音
覩師眞儀負師舟發六六三三虛空揣摸一以貫之
吾道非歟木馬火嘶亦有庶幾

祭張价之文

崇禎四年秋八月淡社朱子至自龍舒乾乎潸然曰
子寧知子之友价之張君無疾奄終乎余驚欷曰豈
有是哉朱子曰是也余既悼之且嗟之矣則爲涕泗
交頤淚涯涯而不可止也已乃爲位而哭之既朔月
則馳濟酹一盂生芻束帛拜使者而命之爲文以告
曰余之與君交五年矣相見輒合未識蹇修之何從
也不佞既多怪少可而君亦復落落每余道出龍舒
龍舒多故人獨君曉夕相從幾於寢食無間別去常
作數日惡郎君亦不知其所自也觀者謂余兩人同

是嫁難老女牢落悲騷意且欲假故余序君試牘有
左擁滄海右挾大行貴且快意之語不知余已枯木
寒巖君猶霞蒸雲蔚特爲是語以媚君耳而君竟遊
矣如何可言昔人有言中年以後哀樂過多人琴之悲
朋庭繫馬讀之尚爲掩泣已矣張君何遂匆遽眞乎
夢耶傳者謬耶楚人王子雲常矜余曰生平好友多
就淪亡念我二三殊足以老而今已矣去年之夏喪
我紫若我哭過君寔道此語今年走秋浦則李生行
季詹子子先皆已就木詹子有孔子貧不免於負薪
李生竟亦中郎矣君之困窮拂鬱不減兩君堂上尊

人變未種種向有伏櫪長鳴不忘千里之思則義以
其身爲君籌者如之何其可以道死也令子嫂茂弱
冠冠其儕侶諸郎森森第五不減騄驥代君承歡宜
可無憾而余更以枯木寒廉之音爲君申說之可乎
廉道人謂世間惟壯士佳人不可令老爲末後遺人
勘破耳夫既不可令老則獨有死矣覆令价之弱冠
讀書掇榮名取上第人亦以此盡价之矣今以死共
惜价之者得無謂价之之有不盡者乎不盡是爲難
耳悲夫

告倪文正公文 附刻

嗚呼甲申之變文正倪公夫子首殉國難皎皎大節
與日爭光公桃李滿天下而受知拔深相期故重未
有如不孝孤某者也公沒之日某方皇皇求君毀形
易服竄身匿跡以謀濟所欲謀之十日不得乃執經
於彝倫之堂又不獲死所然後犯難以出孑影獨形
重繭三千里復得事望八之老親者數年今猶不死
有靦面目其尚能復登公之堂乎丙戌秋杪常拓鉢
乞食走數百里哭公至於武林豺狼滿邑羅網滿郊
足不得前廢然而返今茲之役至公里者不惟浹旬

而且逾歲趦趄宛委鏡湖之間瞻顧躊躇乃始得碎
踊號咷爲文以告夫子也涉世之末流其艱如此豈
不痛哉嗟子死生之際難言之矣或志在必死展轉
求之而不得或本不期死而與死適相遭鄭所南先
生曰天與人以生與人以富與人以貴與人以安與
人以壽獨不與人以死乃有不矜細行已失足墮泥
滓中而尚以一死蓋其生平者有早立名節世所推
重居之不疑惟不死乃終收露蹇至塗而喪心無復
顧忌然斷或謂匹夫之諒輕於鴻毛其然豈其然乎
嗟子殺身成仁見危授命至於一死始無遺憾自死

而外更無轉語可用自寬其偶有不死者不過如孫子之五起不中嬰杵之難易互商吞聲飲血有所欲用之耳非謂浮梗泛泛可以死可以無死天不予之以死亦竟苟偷視息而已也猶記甲申三月之四日謁公於私第就公諮國計公語某曰事勢萬不可爲然以星命決之天子萬年卽不殺亦不應有死法可無慮也某對曰如事勢何脫不可諱則奈何公笑曰惟有死耳某對曰公已謝事無官守矣能如信國京口夜遁更圖後計乎公愀然曰吾不能了何云不在其位也設前此在林間事爾聞變身爲大臣持此不

死之身將安之乎某流涕曰雖然猶有太母在矣公曰固無可如何也亦有家弟及兒子輩在矣有子不能致身將安用之雖然吾悞子矣子志不欲仕而吾強之仕子謂時事萬不可爲而吾強之爲子有老親而無家且弟與子皆幼子才十倍於吾吾已致位大僚而子才百未盡一如子則眞未可以死也某泣謝曰夫子其以某爲非人耶古人有言曰子在囘何敢死如子死則某何敢生公曰不然此亦易地則然矣死易不死難子且勉爲其難者曩者天子疑欲驟貴子賴某持之甚力謂求子方欲自代但須少遲之歲

月今幸子名位不極不爲世所指名故謂子可以無死非謂子不能死也嗟乎如公之死待之甚定而安之若素英風正氣浩浩行空眞無憾矣乃不孝孤某之展轉求死不獲則亦竟如公之教矣雖然凡今之人所謂心死而形存者也如公等者豈徒身騎箕尾氣作山河履善先生曰男兒死未休所南亦云骨縱已成土心終不可灰公乃眞未嘗死耳我國家陵谷遷易忠臣義士視死如歸數盈千百微論漢唐以降卽前三代未嘗有也而公之死爲尤著亦豈國公之風而興起者乎不孝孤某埋恨重泉飛冤霄漢結石

横胸憤誰與語如公等則又已前死矣忠魂毅魄上叩穹蒼胥寧下土國殤可鼓參厲是徵昆陽風雨髣髴靈旗黃河波濤逆翻霜鎧公豈無意乎不孝孤某忍死至今將終望公待公請得畢事公之志以無負受知於公矣谷芻澗藻但有血忱敢告

誄文

嗟乎先生凌雲其氣瑱月其襟抱大有爲之志阨於遇而不伸揮斤盤錯遊刃肎綮負可以有爲之才困於格而小試歷落自矜傲岸遺世懷確乎不可奪之守泯於時而靡悔嗟乎世道交喪然哉才難賢者或不用用者或不賢科目求士舉諸一日之難而以綱鴟鴞資格用人猶夫鹽車之軛而以駕騊駼嗟乎先生未壯之年與其伯氏並起聯翩蔚如炳如早有譽於鄉國嶽嶽昂昂若雞羣之野鶴使及其鋒而用之則幹濟通敏經營四方何古人之不可作乃俾其旅進旅退於儕伍雁序魚貫而始獲棲楠杞梓安得不與枅櫨樸樕而參錯及其牛刀就割鳴琴政成野有芾棠之詠朝騰卓魯之聲因將輸丹忱而獻納亦且矢攬轡而澄清夫何穹蒼之願墜屈注倒折而西傾泗水遽淪夫夏鼎下泉徒佩乎周京嗟乎先生遂謝城市返初服於巖棲侶漁樵而泄泄息影而觀下瀨之穫凭高而望春陵之氣發落英而悠然把殘穗而如醉嗟乎先生體骨堅貞辭吐忼慨伏櫪之壯心猶存擊筑之英風未艾若嶺上之松巖際之柏飽歷乎風霜皆諸精銳少年所未逮共等獲從先生之令于

游高笠雉壇方騰奉先生爲典型是儀是式而靡息夫何芝田之鶴駕不留騎箕之雲車遽邁嗟乎先生久厭塵世嗟鳥獸之不可與羣并林谿之黯然解致實賦命之不雁豈河清之可俟遂去此而遐征又奚憇此遺蛻嗟乎先生士林凋其楨幹鄉國喪其老成若西子之辭鄭百里之謝秦嗟乎先生無遺憾於天壤已存順而殁寧而吾黨不能不痛悼於先生者以未盡先生之才之志之守又安能不想像其生平酌山中之桂醑其俯鑒而來歆

何母郝恭人誄

崇禎庚午秋七月明誥封恭人何母郝太君卒訃聞
於桐其通家同社子某方以慈氏之再周祝佛於洪
濤之山寺聞之驚惆僞至潸然掩涕者移時驚亂靡
寧閱數日夜若寒風之中於刀瘢而弓影之形於故
螯也不孝自爲童子時卽知英六有何長人先生其
人者孝友睦婣伉爽樂易推挽後賢常若不及風流
蘊藉器度襟期在香山坡老之間慨然慕之想見其
人及余入六則先生墓木拱矣因從先生之堂拜兩
公子定交顧盼誼在古歡兩公子英姿颯爽有經緯
天下之志而恂恂韻素絕無裘馬蹁躚薰衣剃面以
意色先人者因交兩公子乃益覘先生賢因慕先生
而畏悅先生之子乃益有以知恭人矣世間盡席女
子耳爲才人婦則已難才人之疎節淵目多怪少可
性與成也卽象服是宜抑而修其內則要以語夫雞
鳴戒旦雜珮珊珊做塵於水檗鏡奩於綺綦千米芻
舍而餞門生裂帛車中而辭魄問憂憂乎難言之矣
先生庚進士爲天下第二人歷中外垂三十載身
歿之日家無贏餘門多適貴宜昭義聞畏顯纓國則
恭人恬素淡漠甘之如飴相勗以有成至於斯也先
生既得請以三公不易之一日奉板輿欸殷殷然孺
子慕者終其世一旦盍爾先太恭人下世微恭人之
哺糜進粥呼吸必俱堂上之歎不虞匱乎則恭人之
能爲婦也洵無愧長人先生矣余居六時數從兩公
子游屏後之觀盤中之髮恭人誠不以子之友爲不
肖而當食必謁當坐必請宵終達曙罔有不告不而
微聞謦咳衣冠長跽矣伏臘饘粥七箸之恐不繼相
與讓少推多兒母衣主不復別識嬰孺湛樂以無貽
恭人憂兩公子可不謂賢哉恭人之爲才人婦也若
王夫人之事子賤而邁迨之間未有以匱兩公子則
恭人之玉於成者深耳吾聞臨川丘氏之母謂其子
曰自我爲而家婦未嘗有以辱子嗚乎凡爲人子者
安可以不痛念於斯言也嗟乎小子不卒瓶罍抱恨
食貧茹瘁宜什伯恭人而無祿早世炎歲於茲矣擗
有頮天淚無乾土頃以幽芳片石乞言四方再過兩
公子潸然述故則已微聞霜露之侵來病君子兩公
子方茹蔬杜閣曉夜祈籲矣歸甫及月而繐帳𢇁懸
君羨不再銜恤餘生安能復附汜水之歎哉嗟乎倚
之至處痛與維屻痛過毒時觸向還倍固不特以登
堂之誼爲過哀之沵也生芻一束附之几筵何以寫

哀廼風孔倰乃作誄曰

粤稽母德厚載含章無非無儀俾嘉俾臧爰從君子六珈斯皇我黻子珮德音莫忘言采其蘩以蒸以嘗亦有和羹以肅以將靜好於室宜慶於堂無怨無惡邦家之光鼓鐘聲聞長發其祥厥有令子如珪如璋鳴鶴在陰和以圓吭姿則凌霄抑之終揚旣翕且湛俾熾而昌威儀秩秩降福穰穰如何不淑虧昃相望黍知未艾騎箕闔闕木壞山頹慈姥衕徨黃鵠代哺肝悽未亾廉吏可爲視此孤孀藪無亦亾家有靑緗于門終大王國是匡於母兒之哭歘方長母也勤只鞠壽殺只母也瘁只縈祉暨只如何昊天奪母遽速風樹孔悲民莫不卒泌彼寒泉以啜以霜擇彼江樹以颸以淚素幃風細戶有鳴蠻遺簪弗御髢髾長廊豈無脟䙴視彼筥筐杯棬匪思立而相羊煌煌紫泥以樹幽壤如何寢興肴御渰裳洋洋萬舞籩豆大房如何遠蓍嬰彼蘭蓀蓼莪廢什屺岵餘愴哀我斯人亦孔之將嗚乎哀哉

盧州司李簡公誄

崇禎戊午廬郡李侯西蜀簡公政成爲天下最旦夕需大徵拜銓曹郎會侯以瘵疾卒於官嗚乎哀哉廬處江淮之間地廣而民彛俗囂而賦繁訟獄滋多號稱難治國家不忘豐芑愼擇守令以子惠元元而聯教明刑糜察若否以上佐殿最用豈休明惟李侯責綦重侯以巴西名儒翩南杜礎省試常舉其鄉第一人數偕計吏徵上公車擢高第都人士膾炙侯文行謂侯宜簪筆禁籞視草承明從淵雲軾轍後賦大人而宣樂職侯固夷然弗願也曰吾以次當得爲李李最親民乎反敬恤昔賢之所樂居也侯之爲李也持以惇大涖以廉平不競不絿匪茹匪吐溫若淵停屹如岳峙諸所執守毅然不復可奪而未嘗疾於詞色深於局內奸民之扞網若赴飢渴侯必耆夜精思求所以解解之不得乃哀矜顑頷而慭寘諸法猶且縲繫焉進而誨之以立法無犯之意類首胥服而後已以故廬民懷之古所議載色載笑匪怒伊敎者矣時邊吏弗飭邊塵闖入倡處近畿羽檄飛輓騷動海內於是江淮國搖搖多盜起郡屢易守守歷官若傳舍或建議爲城守備他盜訛言頻興蜩螗沸鼎飛及於

亂侯時力疾強起延對之敕鑰而大定非侯責也民以教寧諭者解侯蘭絲保障之績暟然并峻於義雪訛然比迅於清淮矣繡衣使者數上侯循治狀天子嘉之謂侯爲能秩滿以銓郎召盧民式歌鴻漸鴻陸而侯且棄盧民謚返筴馭矣嗚乎哀哉桐之附庸於盧環相接也在漢隸爲廬江郡唐脊於舒州皆未嘗分民而治今之視侯則河潤也其欽挹清風艮由夙契祗懷明德視彼路碑巷無歌謠舂不相杵其於盧民不異也敬陳生芻乃作誄曰

巖巖大義有螽其崇積雪千仞旭日龍從帶以岷嶓江漢所宗浩浩湯湯滌煩蕩胸江漢則疏南國之紀篤生簡侯南服咸喜其惠如春其直如矢其心如淵其門如水敝於大廷此邦之李惠我黎元戢彼奸宄如苗去莠如粟汰粃蠢之以正撫之若子聲色不大君子如祉悍既貢刀猾無投厭民自不冤且格有恥我稽古人如于如張使乎天下執此以往侯之淵朕匪刑是祥侯之遠馭匪郡則長掞藻摛華玉質金相光爭靈漢字挾風霜既冠巴蜀載奏長揚掄才南粵及我陪京翩翩其羽頡頏翺翔僉曰光文色動明光侯謝不居我民是瘋夙夜惟寅欽恤無頗蠢爾匪茹

民用弗康風鶴之驚相顧彷徨淮南臥轍河武披昌謨笑定亂氣定神王外和內勁不可弭忘嗚乎哀哉我聞在昔文翁肆蜀自我舒盧誕敷文德今之簡侯自蜀於盧易地則然其揆有符嗚乎哀哉邦殞其楨民喪厥母盧人巷哭桐人罷舞我悵司直人百其身繡衣寫好白駒寄音嗚乎哀哉哲人之興共未有艾餘慶之門式弘且大汗血雙駒翳騎第五豈不度前跳謝繩武世載其德盧亦并州魂氣所安我民有休岷峨天半邛僰萬里臨風訴哀猶應來此嗚乎哀哉

徵君劉公伯宗行畧

往者崇禎間天子下明詔徵海內賢良詣公車試補守令不稱坐舉者懲吏治之日媮察元之重困也所司概度剛不時行會有妟男子上書詆斥在位橫婁朋比狀甚悉且言皆資格之獘科目之趨日下也上覽之心動遽拜夕郎朝貴咸憤嫉無所發摭謬意徵辟得人則科目且罷以故尼沮萬端丁丑禮闈策出至用爲譏訕賴上意弗移督趣之旨屢下始漫然以應然應之中不以實也上爲者裁取舉望素聞雅意獨善度其終不復出也則薦之次或徇其所親暱下爲者不復可問矣其間名與實稱蓋可僂指焉大江南北則予與伯宗沈眉生咸在舉中予屢書致辭幾於詬讓伯宗則以讓友人吳次尾既不獲讓復辭者再及授官又皆不拜若眉生則試亦不復就僅上書論時宰徑拂衣去當是時天下事已萬不可爲矣局殘且盡無下子處更命奕秋能無斂手然伯宗獲遂以隱終若予則復爲倪文正公力挽以出予素不識公面及賜對殿廷出乃謁公於私第相見遽曰公何相追之甚耶今日之事雖使舜禹同堂伊呂並世亦何能爲無已獨有以死報公耳及除目下即馳書老親及友人訣別遂及甲申之難予殉難於彝倫堂中死且半日矣有遷余就瘞者乃復活其人爲余毀形易服復護予以出隻影遁跡中間顛躓狂發瀕死者屢矣尚覥息人間覥伯宗且稱後死矣豈不痛哉伯宗既卒其子廷鑾以狀來請予與伯宗居隔一衣帶水耳厚交垂四十年生平出處大畧無不同予雖病廢焚棄筆研且八載然知伯宗者莫余若也其何敢辭謹狀其畧公姓劉氏諱城伯宗其字也晚乃號存宗明所以不即死也世爲池州之貴池人遠祖某自其來遷曾大父岐爲河間丞大父正蒙爲湯陰丞俱起家胄監父處士光謙母王氏以萬曆戊戌年六月二十四日生公於邑之某里處士公素豪達不事家人生產及生公時所承先業落且盡又早棄親孤世父刺史公光謨友愛素篤即從襁褓中撫育公爲已子恩勤顧復不少異公岐嶷幼淸初臨任青田得郁繼子讀之即慨然悅慕甫咸童補博士弟子試輙冠其等夷而好學通古今內行純備聲名鵲起公卿閒不獨以帖括爲諸生所誦法已也是時士習頗尚游聲刑維標幟所在而有豫章金沙雲間婁東始以聲氣相招終以意氣相激譏者病之秋浦介江之上下

不爲強異不爲苟同秋浦脫出而先後之爲異同者
始息所稱秋浦者卽伯宗與大尾異應其也兩人交
最久亦最篤調則金絲之相宣性則琴瑟之相洽也
大尾伉爽悍鷙多怪少可當其佗傺悵慨吐論縱橫
唐突卿宰髯戟奮張人多辟易伯宗則溫恭樂易飲
人以和冲然如不勝衣對之使人意盡大尾大義侃
侃好面折人過伯宗則玄遠靜穆終日口無臧否大
尾高視闊步或不矜細行伯宗則擇地而蹈有所不
爲大尾家世寒儉而原鴒急難至費數千緡然貢賦
借交傛於聲色資用亦漸康伯宗則席先世之貲稱

饒裕矣而以篤於朋友敦族睦姻好施樂予濟人之
困如將不及急人之難如負在躬若黃詹事道周成
御史勇陳剌史弘緒之在獄皆不遠數千里槖饘以
餽四方以問字請益來者至則如歸戶外之屨恆滿
樽中之酒不空而又嗜古如飴積書至數萬卷家且
日落以故交大尾者或不能無議異而交伯宗者則
雖憎嫉之口亦終不能有間言也要之兩人皆賢者
大尾既以義勇奮發不忘喪元如田橫客烈烈以死
覆巢之下無完卵矣卒賴伯宗存濟其家教養其孤
俾無頗躋非一死不足以成大尾然而所以處伯宗

者則更難矣友人陳士業寄予書曰所南先生危行
孤往若不能終日尚寄承天寺中積七十六年而後
死范粲在車中三十六年不交人一語古人所以忍
此至艱至苦不卽死者何故嗟乎文殷書云男兒死
未休所南亦云骨縱已成土心終不肎灰可以想見
其志矣伯宗既不就官歸而益發所藏書遯志時敏
晝夜披覽不少休所著書且如干卷昔人謂身隱焉
文伯宗豈誠以不獲大行其志徒欲以此施諸後世
哉觀其自著謝髮鄭心則從可知已心史一書有聲
皆淚有字皆血此心不死卽天地常存伯宗欲手足

之際猶手金陵臨安圖志不少釋則其心豈與七尺
同歸堁壤哉僅謂托立言爲不朽非爲知伯宗矣伯
宗以庚寅三月二十五日考終既卒之明年余始得
讀其寄書蓋未死前兩月筆也猶云古人經五得四
州九得八欲以瓢笠從余爲五岳之游嗟乎伯宗已
矣尚何言哉書寄來時余病正劇哭不成聲但兩流
涕被面追念生平音容如卽余每渡江輒棲湖上伯
宗必艤舟載酒爲竟日夕談嘗以同父擬余每曰開
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傑子貞其人然余所
心折伯宗者汪洋千頃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則黃叔

度也嶔嵜磊犖意思深長不激不隨不可得而親疎財在伯言幼安蔚宗之間也余嘗謂伯宗小戎之詩曰溫其如玉子之人以之蒸民之詩曰穆如清風子之詩與文以之嗟乎喪亂以來朋好晷盡海內數子碩果猶存嗟乎伯宗而竟已矣豈不痛哉楓軒史公素愛敬士觀察吾皖時初欲薦余而為太僕楊公所先欲薦伯宗而為方伯張公所先然其念余兩人終不寘諸懷也鎮維揚日數遣人迎余至淮上余歎曰公奈何以一年將五狠也古有設餌不在籓垣而反居堂奧者乎公曰曩者伯宗實言之今愧恨無及且

奈何因出伯宗書示余余曰固也因為公策數事公且泣且拜曰曩者若在醉夢中子實生我後亦莫能用也然公雅意謂薦辟可以得賢非如科目之時亦弋獲也故於吾黨尤多所引重云嗟乎世治則上之所求下之所應也世亂則主之所貴俗之所賤也世武謂辟舉可以得德業之流科目僅可得文章之士虛文誠不如實行也嗟乎科目甚設而今海內力學好古能文章之士如伯宗輩者皆遭壓刖耕於格外尚謂非科目無繇得士乎余赴任時適值丁丑試策出余為辯其一訛五誤十三謬天子震怒兩政府及太宰銀臺一月間先後罷去伯宗聞而壯之為梓其書以行會將大有所振滌而變局甚堅終不可得而破也此北風所以歌惠而好我攜手同歸也余與伯宗生平志行出處交游大畧可舉舉者如此若其嘉言微行世所共見不復致辭云伯宗娶王氏生子二人曰廷鑾廷鏊皆能世其家學而鑾聲稱已久著二幼子曰添丁曰賡丁孫曰漢系漢威

進學解

古者君子之爲學也將以致諸用也故其爲學大而有本遠而可達蓋將明於修身治人之理天人顯微之奧羅綸範圍之精皆能藴諸心而寔踐諸事是以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以及凡民之俊秀皆造焉卽今天子廣厲學宮薪槱棫樸之至意也夫學者斆也崇效天卑法地皆斆也夔以典樂教冑子而其極至於和人民格上下周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奔走禦侮疏附先後胥於此出焉故夫不學而能未之有也自古未有學而不至者也秦始廢學先王之道缺焉不講漢代獨崇經術鴻都橋門天子至爲執經彬彬盛焉董江都位不逮人然國有大事輒遣九卿就第諮決疑難若是乎學之足貴也當是時經有專師學有嫡派負笈贏糧不遠萬里徐幹有言學之爲益如登山焉動而愈高如寐焉久而愈足則不待教降於上而學自行於下也魏晉以來中正九品脊梁華腴門閥相高或不免於薰衣剃面之誚然而華閥固無損於學也何者此卽古人教冑子之意豈必圭篳之是貴而華閥之是譏哉惟是隋唐以來始競詞科詞科設而學乃盡廢蓋浮華之茂無復秋寔之滋擊帨之工何當剸割之用一旦用之於當世之務乃如入闇則以所學非所用而所用非所學也宋之經義疑於近古而帖括爲師遞相祖述亦安知學爲何事哉於是士之有志斯學者因別樹爲理學之幟理學著而學者益歧矣何也彼且以衆遵之途爲獨闢之徑而國家養士致理化民成俗之教又若爲徼榮梯貴之資焉今天子憫世不治皇皇焉取先王所以教士之意表章孝經小學而布之於黨塾及科目之選一切先德行而後文藝又爲之立射以觀德教騎以致果庶幾其有以見古人立身加民之本而措之於當世之務吾友趙洪範之叔子曰景叔者年未弱冠適以是時成博士弟子員里之人蓋交相慶也趙君起家爲名進士施於孝友上奉其兩尊人怡怡然孺子慕兩尊人鶴髮鮐顏日見諸孫之風氣遒上芝蘭繞砌者五人焉已三青其衿矣或曰積慶者流光於公之闇且日益鴻大乎余曰是奚足哉夫士之適逢明時身處華閥富貴其所自有所難成而不可不深勉者學耳今士且爲詞章之學而經世之學寓焉相與攷古今治亂之理而推明其腴治得失之故又深明乎當世之務九邊阨

塞筭棐轉輸兵農錢穀詘伸羸縮之源皆有以達其理而權其數又進而求之吾儒治心治身窮理盡性達天知命之本蓋學之難窮如此其極也今之登宜聖之堂而歌雍舞勺者爲學之始也昔王文成以跅䟤公子而建不世之業其學足以繼往開來范文正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古人之爲學固如是也景叔勉之哉因趣其語以寄景叔景叔當必以余爲知言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十三終

桐城　蔣　臣　誰菴著

疏引

洪濤山毘尼菴募重建疏

桐舒廬之間有梵刹曰毘尼菴者先師安公弘戒之壇也先師分座於律祖古心和尚兼傳講于雪浪大師爲四衆所皈仰披荆棘侶虎豹結茅於洪濤之麓刀耕火種草衣木食若將終身已而道化四馳不脛而走煙包雨笠自遠趨風日益麇至不十餘稔遂使灌莽瓦礫之他幻成天龍釋梵之宮養老棲賢歲率千指羯摩論義數復倍是時博山和尚開化江右門庭高峻至者望崖但聞自洪濤戒壇至者必深加延納以師之風規嚴肅操履氷霜出其門者皆眞寔爲生死大事無諸方承虛掠響氣習也師遷化後博大師猶躬至玆山禮窣堵波申以偈贊以此思師之道法可想見矣兵燹以來鞠爲茂草法幢平摧吾將安仰雪樵上座師之法孫也飽叅諸方稱爲血亂感玆興廢憪然來歸卽其舊址更縛把茅若端木之築場令人覩先師之未常遷化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也是役也畚鍤之塗塈宜不肖與雪公分任之而不肖方爲先嚴負土力有未逮故不惜饒舌告人當必有聞而興起者以先師之教澤尚在也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十四　二

忠天廟葺修關帝祠疏

祠祀之設於古未有盖自秦漢以後肪也古者祭法有五祀而不廟廟者貌也以祀其先也爲之等殺致其犇享各本其志氣之所存而上通焉故廟者萃也人生飲食起居塊然行肉耳不假之以靈則昭假洋洋如在但識有起居飲食而不知志氣之所寄至後世祭法不講而蠢然含識負陰抱陽之徒未知神明之本於志氣特假像設以貌之或郡祀焉或邑祀焉或村坊閭市祀焉有識者病其淫且褻謂季氏不可旅泰山士庶人輒復僭郊祀帝豈禮也哉然而予與氏有言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存心養性則所以事天然則夫人而僭帝天之祀則不可夫人而不知有天有地則自失其心矣又烏乎可祠祀之遍天下也竺乾氏爲盛尼父次之玄元又次之惟伏魔關帝之祠凡有琳宮梵宇之地無不遍有之甚至家尸祝而戸畏壘侯于漢王于宋帝于明祀典之隆域内未之或京也嘗帝之在漢也以一隅存漢而不足乃至欲爭魏吳尺寸之地尚爾形格勢禁及其在後世也以天下萬國奉帝而有餘謂其禀簡拌患以勢定關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世豈有所私于帝哉以忠孝之在人心無由自達特寄于帝之威靈以各萃其志氣而已余以瓢笠偶過錢塘之忠天祠祠祀其土神而内奉竺乾因斥其旁地以爲帝祀歲久圯弗治廟僧謀所以新之謁余爲疏以募余因告之以天下所以祀帝之意忠孝之性若猶未泯於人心其可不圖所以新祠帝者乎非以人而能祀帝也各自萃其忠義之心則知所以祀帝矣

栖霞寺募刻華嚴大經疏

有一比丘來自白下其名叙華發甚深願願入毘盧頂顯性海普建華藏一切世界玅莊嚴海遍歷華藏一切聖賢智慧行海以無作心脩無作業化無量人各以本智隨其本行隨所發心興大法雲鳴大法鼓搏黍聚沙而能建立如來大方廣部性海華嚴此諸行人悉見自心流出法界刹刹塵塵不思議事悉知自心具足法界後先遍攝不思議境乃至持於一銖一縷一沙一渧各各自見本來成佛入華藏界無有窮盡而此比丘化是衆已隨其所作理事無礙事事

無礙乃至無有毫髮指爪而以巳預是故龍舒破衲道人見巳歡喜爲作募疏展轉因緣次第行化王臣長者居士大家緇白四衆及旃陀羅或以全力或以隨分助成勝因功基九仞始爲艱經此艱巳譬如行人巳入信地道源功德增進長養五十五位玅莊嚴路舉足可至又如善財南詢百城煙水茫茫樓閣門開幾需彈指今此龍舒一累于地未及兩期成此勝緣勝玅奇特瓌桐而居隣壤比封夙植善因如水乳合亦如閻浮悉金檀樹根華果葉無少分別偏者有言獨爲君子丘亦恥之譬如澍雨比壤霑溼隣人見之便生渴想又如海肆衆寶列聚一方攫取晚市倜悵有欲炙色今此大經照耀閻浮千日晃朗隨所見聞如大寶聚不以一貲而有優劣紓譽之間有大法緣亦是居士舊所游歷是故贅語重爲宣偈

佛以大圓覺　徧滿十法界　無佛無衆生　毘盧性清淨
彼此互螎入　如日月珠光　智行之所成　無雜及成壞
云何衆生心　合塵而背覺　各具華藏海　而忘衣著珠
取舍至等位　猶未忘所知　所知障法界　毘盧隱不現
大悲愍此故　空拳自開合　七處至九會　塵說與刹說
木鳥樹交枝　悉演方廣義　衆生不覺知　奇文逐辟響

先佛未嘗宣　龍宮所深閟　有頻龍樹尋　時默而識之
流布及莊嚴　謂爲世希有　我觀此經義　不離當處是
衆生性本具　隨分卽莊嚴　一卽入一切　一切恆入一
淨色牟尼珠　天光相隱現　華藏應念成　是名廣流布
佛子發是心　行智無迴漏　無施亦無募　無作及所作
法界亦無性　共入毘盧海

勸修大悲懺法疏

大悲心者觀世音菩薩之四無量心一切衆生成佛之本源也良以衆生無始業因貪著我法展轉染成根本無明流浪不實如彼蜴蜮亦如芭蕉窮其裏際了不可得而此妄心卽是從上諸聖作佛之本何以故心卽法故於是中間乃至求於一法亦了不可得故是故菩薩從聞思修了見無有一法在我心外如水涵月不動纖毫而能遍入世出世間起於同體大悲三世諸佛十類衆生同得同證無有得者亦無證者而此衆生不體佛意將謂有法可得有禪可修於

是中間認影迷頭追逐前塵分別影事以顛倒心與妄想法人我二相種種熾然滅妄歸真懺罪求福移石壓草仰箭射空不淨本源轉增纏縛一竪發勞空華旋起以水洗水終無是處而此菩薩不捨大悲又復於此國土有大因緣幻出十四無畏十九說法七難二求三十二應如是種種不實諸法譬如黃葉能止兒啼彼失乳兒亦復因此涕泗橫流欣喜跳躍以心契心或有因於如是有得度者及其覺悟還從自已不假他力此大悲心本具足故天台緣此假立懺儀以除染心澄本淨法卽是三觀圓修之旨能懺所懺二一俱雙遣實際理地了無一法是則不假修爲圓成悲願以琉璃瓶盛獅子乳無少迸漏諸懺法中我說第一譬如有人執夢狂亂展轉喚醫求醒無期及其寤時安有昨夢亦如猛風吹大海水魑魅出波魚龍震驚風定波恬不從他得大悲勝心懺法如是無見比丘倡諸行人作是法已五逆道士見聞隨喜而說偈言

如是大導師大悲千手目慈愍諸衆生猶如一子想我觀衆生心於我無差別覺海妙湛寂分別有衆生汝若不自閑將罪與汝懺海風吹毘嵐虛空中鼓橐

鬪所鬪既盡自鬪鬪則空大地爲道場曠刼作期會盡四生十類悉與汝懺除如是大悲心懺除義安著亦無無著者大悲攜手住

棗林菴募修大殿小引

恭聞鷲峯西峙啟日月於金繩鹿苑東開麗雲霞于銀榜凡茲勝槩式重琳宮寺視梵刹之興惟有帝城爲盛今茲棗林菴者地偏北郭流極西山暮鼓晨鐘繚繞伽音喧雜襟袂帷汗雨駢闐車馬接丹衢雖衆僧之棲息其體苟完而大雄之蓮趺湫隘不稱類維摩之丈室豈容寶座三千僅險道之化城求見仙樓十二爰持短疏用叩高賢冀發勝心立開妙搆塗金堊繢各捐自性之莊嚴捨宅輟餐共成無上之妙果倘人人發歡喜之心便世世遊華藏之海用積恆沙而成多寶僅如稊米之分太倉或逢祇舍而願布金即是中華之現佛國行見林開雙樹重湧金輪地闢荒榛肇新紺宇普同經行共仰檀越功歸無量福不唐捐

忠天廟啟建法華長期募修供引

錢塘之北有廟曰忠天祀其土神像服若王者不知其所自起顧以忠天名忠矣而出于天此亦前代見危授命或孤忠獨抱幽憤菀結以死精誠未泯其鄉之人思之不忘遂以其土祀之者也嘗疑于忠肅公功在社稷誠哉身騎箕尾氣作山河或傳于公爲都土地而余亦嘗夢忠烈楊公爲都城隍夜與余語甚晰無乃位不配德歟非也夫土地城隍社稷之所倚毘也兩公志安天下以匹夫匹婦不獲爲己辜以扶危定傾爲己任則尺地寸壤莫非其眞精之所寄殁而以神祀之詎曰不宜然則忠天之祠其亦猶是也奉祠祀者爲苾蒭苾蒭之法皈依三寶者不得皈餘鬼神如墮竈表其無生嶽靈勸爲沓棄是也然而忠孝之腑蠻節義之毅魄貞心至性金石爲開此即金剛般若眞種了大雄氏之所極爲印可者故其神皆得與琳宮梵宇相爲依怙不敝于天壤者志能帥氣之所爲也年來祇庭秋晚魔法熾盛承虛接響之徒侈談超悟而薄禪誦先和尚每憂之曰徧界染邪風蘼成魔外種譬如草竊自取誅夷何恠修羅監幢恆因易位故余每見衲子但言禪誦輒爲贊歎不置以

其能因佛語作佛事不似而今獅蟲波旬未離馬腹牛胎高語十地魂驚三賢胆顫也澄初上人住忠天祠祠故庳陋弗治而僧厨煙冷常有三旬九食之慮上人獨發願持法華經而丐余言以募供於四方昔永明大師爲宗門巨擘而晝夜彌陀十萬聲之外持法華經至三萬七千餘部視今之日不識丁輒踞曲蒸牀獅子座者又何如耶上人能以至心持是經不特天人龍鬼所應供養其以資益忠天之靈睨者當與墮竈嶽靈共爲烜赫矣凡以忠天之心爲心者其可曰捐我雁鶩之餘即獲如是大利益事乎是爲引

水神廟引

余讀金龍大王之行寔未始不欷歔流涕而歎神之忠憤震古爲烈也昔宣尼嘉微管之功能以其得志行政乘勢因時易爲雄耳若神以一布衣諸生而獨以一死爭千古內外之防非使黃河逆流豈足以奮其雄心而張其壯志哉河于四瀆中爲最鉅雖禹之明德不過行所無事耳過既倒之狂瀾而障之惟神實能是以循河而居路河而涉者無不以神爲依歸若慈母之庇其嬰兒也嗟乎神今安往哉嗟乎神今安往哉凡祀神者無不極廟祀之崇致明禋之潔而白洋河一鎭所以棲神者殊湫陋不稱余遊荒南歸時寔棲跡于此令廟僧以搆殿爲請夫神之在天壤間如水之行地中無往而不在者也黃河之來也伏地中者三千里今無乃潛能勿用時乎余不能不塡膺流血而有觖於神也爲識數語以訂之

新修玉皇殿文

世所傳昊天金闕玉皇者即書之所謂上帝也禮惟天子得祀天地即諸侯不得擬焉故魯郊泰時君子惟之圜丘掃地陶匏犧牲非以簡爲貴耶惧其以瀆褻或民聽也今黃冠者流不擇地而奉之且著而爲經相與誦而習之噫天何言哉窮鄉下里可以列郊壇村叟嫗孺可以稱對越其爲僭誣亦已甚矣雖然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孟氏則既已言之人之于天如魚之于水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况其爲曰明曰旦之天乎凡茲黎庶知有皇上帝而崇祀之即其不敢昧乎心性之天而可與遷善去惡者也是故神道設教不以窮鄉下里爲非天光所照臨隨其心力而崇祀焉其亦未始不可也

送靜休上人住山疏

一如靜休兩開士法侶中無著天親也自依先師山住後兩公構室於華嚴之巔刀耕火種影不出山者數載一旦紅巾彌野住山不得則復煙包雨笠遍師諸方樓遲白門有年會銅駝荊棘則復歸來向者遠兩大師舊建法幢地將休老焉諸檀護或謂師曰曩時一片煙霞盡遭昏風濁霧汚浣垂盡師何不入鄽垂手向紅塵浩浩中暫且息肩獨誰道人不肯斯語爲僧只合依山住此古法也所南居士云地走人形瞰春開鬼面花直饒似澄潭秋月靜夜閒雲安可使此等影象驀地相逢雖云不挂一絲要且幾喝累日每念楊岐縮項嗟吁懶殘寒涕垂頰政黃牛軍持挂角志上座不脫麻衣高風逸韻千古如見兩公一聞斯語遂決意栖山如箭離絃無返回勢矣適有悟明上人者山中舊有數椽却已頹墻破壁然猶是今日之魯靈光也弗丁獨住無求于世間兩公道風超邁遂虛席延佇願相依爲逸老計誰道人愧不能投名作供養主乃爲偈以送之且叙其緣起以告諸檀護凡世所謂道人者無他乃天下之閒人也住城市者苦不得閒本色住山者而猶晝不得飽夜不得息營

鶖鷙屛餘之是圖則亦不得謂之閒人矣惟是不閒人各收其不閒之所得者隨其所有四事供養此等閒人使其一心辦出世事則打鼓弄琵琶還他一會家他時出世因緣彼此俱有分在此則成就閒人住山之法也拈一莖草建梵刹已竟輸一句要受法利無窮諸人倘有意乎莫增饒舌聽取一偈

歷盡千山與萬山雲蹤煙錫不曾閒歸來依舊破茅屋亂葉翻風仰面看拾橡狙公能作供搴蘿木客解參禪安心但有無求法可以無求卽閉關

募石刻普門品疏

劉君靖甫以雙鉤郭塡妙天下客京師時公卿貴人無不虛左延佇願穆然自好清恬寡欲甕中至不能名一錢三旬九食寠如也喪亂以來徒步歸里其貧殊益甚乃至幷無有虛左延佇者矣今年遭余千虎丘余問其生計笑而不答良久悽然曰余老矣生平衣食于兩腕十指爪顧未有以報頃乃欲集右軍書寫法華普門品一卷勒之貞珉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便爲老朽生平一不朽事業矣余曰甚善余聞大悲千手今子但有兩手大悲千手便成三十二應今子

但兩手共爲應也幾何劉生笑謝曰古人珍重法寶至欲剝皮爲紙折骨爲筆今余兩腕十指之力幸能入堅石設有因讀此經而得悟者此亦子瞻所謂各捨所有而作佛事耳余窶人之手僅有此薄藝若夫磐石受搨之費尚不能無望于宰官長者居士大家共爲之左右方克果斯願也安能望大士之千手供應也余曰有是哉剝皮爲紙折骨爲筆其傳有限名山之勒傳之無窮况重以書法之妙鉤勒之精人懷一紙卽是千百億化身也大悲具通身手眼故運千手還同一手如子一手能出千手設復有因募右軍

普法而得度者卽現在單身而爲說法非子其誰歟
若復有供結所須共相左右成此勝事者此亦大悲
千手眼之應也誰道人歡喜讃歎爲作此疏亦所謂
各捨所有而作佛事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十四終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十五

桐城　蔣　臣　誰菴著

雜著

遯荒紀畧

子之䧟難弗克而始行遯也蓋自戕者數矣因憶文履善之言曰某惟欲得五事曰剮曰斬曰鋸曰烹曰投之水中惟不自戕耳然五事可受也若逆賊之檄縲繫摶如驅奴隸三木横加如縶雞豚舉王章國憲所以訊盜賊者還而相報血性鬚眉誰堪忍此此予所以引决自戕更不再計也迨自戕者至三而卒不死亦猶履善之服腦子不死不食八日又不死而起予者或告予以行遯予竊不自意胥城言言遊徵信如大鐵圍山阿旁猙獰此中寧有出理卽幸而出以彷徨隻影穿虎狼魑魅之羣日中一餐塚間一宿遙望鄉國迢遞三千寧有能自達之理如是而達其難有倍于履善之京口夜遯展轉四明天台間時矣蓋公猶有杜滸等十二人與俱而予則一侶不偕公猶有橐金可竊而予則一文未賫然亦竟達矣痛定思痛如在夢中追憶城陷之日予所以毀形易服不卽死者徒以宮嬪皆傳大駕宵出遂苟偷視息將負羈紲捍牧圉以從耳已而城中大索城門晝閉城頭列戍便不復有此想惟混跡勞侶從飯肆茗壚間日與羣賊狎因具得其情形目覩賊之可以破滅狀而勤王之師未有至者間欲就吳將軍襄陰圖大計乃叛帥白邦政遣人護其家寔陰詗之予遂不得前嚙齒欲碎及出而覩畿南山左諸郡邑本無一賊而望風奔潰及送欵迎降諸逆狀深歎人心澌滅至此盡矣痛憤愈不欲生矣歸來幸值日月重輝寰宇再闢負國罪臣得共老親相持一痛乃歸死于司寇固其所也鬼神勞問輒訊天下事何以及此予媿恨且死何敢有言問者不已爰紀見聞之畧以當包胥之泣云

崇禎甲申三月甲午寇信迫都城籌嚴先是賊巳入秦窺晉遂徇宣雲朝議惟混遣樞輔建泰往實無一將一兵足恃京營選千五百人厚其糗粻翼之以行至良鄉皆鳥獸散歸時郭景昌亦以撫晉往倉卒猶賫妻出都襄城典戎政遣五百騎擺塘至固關一出都門卽肆殺掠畿內患苦之甚于賊怨聲載路未常以一羽馳報于是司馬之門兩月不聞賊耗矣或言賊尚未渡河晉中止是兵譁者或言賊攻破榆林爲

榆林大創且垂盡者或言督師孫傳庭收合餘燼聯
絡河西番夷兵數十萬攻咸陽賊大隊尚未至符者
及其定叛約保督徐標以迎賊聲息已達禁中外廷
尚無一人知者上召問閣臣閣臣茫然不知所對趣
召兵部至上問之部臣縉彥徐徐對曰臣未之聞也
上怒甚詰責曰爾部所司何事尚敢曰不聞也縉彥
對曰臣部軍機愼密必據各邊鎭塘報方敢入告若
外間傳聞之語其誰敢信上怒曰爾部獨無密切偵
探乎縉彥對曰欲設偵探先以高官餌之于前隨以
重賞繼之于後乃可得其死力若重賞則臣部原無

寸銀報之官爵則自副帥而下無有問之者又安
能設偵探也上因是不復詔問歎息推案而起于是
司馬及戎政始懼倉卒授兵登陴莫之應也京兵至
是缺餉七月餘矣寇未至已日夕憂其譁譟又聞秦
晉宣雲皆已迎降莫有固志典戎者至下氣怡聲畢
詞戶曉迎五六日尚未集昔壬午禦邊猶有一垜五
人今五垜置一人皆尫瘠老弱鳩形鵠面充數而已
蓋京兵舊止空籍凡負販諸傭及各衙門班役皆是
也臨點則募市人充之癸未大疫耗者十之六七缺
額不補而糜餉歲至四百餘萬皆近歲所增攷之萬

曆以前無有也丙申上宴唐通于便殿以其兵營城
下先是上知京兵不足恃乃封吳三桂唐通左良玉
黃得功四人皆爲伯徵其兵入衛其餘督鎭皆晉爵
陞賞有差至是通入見上待以殊禮親賜杯酌紫綺
大璫餽食傳觴特令科道官侍班以寵之通從行士
卒八千人各欽賞銀五錢而使之營城下以備賊東
師劉澤淸時以病聞上加賜銀幣藥餌之賚甚渥已
復封爲東平侯與四帥等徵其兵入戍戊閣臣集詹
翰等諸臣于內閣條畫戰守時詹事項煜以靑宮監
八下兵馬[illegible]之出鎭留都請宮庶李明睿以大駕親

征因而南是請其餘條畫無他奇也已亥上召對閣
臣決死守大計閣臣藻德等至上出憲臣李邦華密
疏示之曰先生們看詳了來說閣臣以次閱訖奏曰
臣等昨集詹翰諸臣至臣衙門使各陳所見內李明
睿項煜兩議與此疏略同臣等正欲彙齊上聞然茲
事體大非臣子所敢擅議惟　皇上斷之于心耳上
覽畢撫几長歎良久曰先生們怎麼說閣臣同奏曰
諸臣所奏亦是忠君愛國之心然事關宗社舉動亦
未輕易上歎曰欲朕南遷乎朕日懸大法懲紳民之
逃者今朕乃自爲倡乎朕即去如宗廟社稷何如十

二陵寢何如都城百萬生靈何祖宗朝世守此七傳
之于朕朕一旦委而去之何以見祖宗于天上若以
宗社之靈先生們匡輔之力萬不使朕至此若事不
可諱則國君死社稷者正也此議且置先生們且料
理戰守事去咸流對曰　皇上之言及此宗社之福
也然如項煜所請皇太子監軍討賊古來亦多有此
上沉思良久曰哥兒們尚是孩子幹得甚事咸對曰
聖意已定臣等敢不竭力效死于是中外欣傳皆斥
前議爲邪說矣庚子上復遣內臣監視各府城守先
是各邊皆[illegible]視久撤二月十七日復遣中外咸錯愕不

敢言予[illegible]淑于中冐死爭之因陳五事時宣城直票
執吳橋手曰此事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我輩媿死
矣曷與公共附揭以進吳橋曰若附揭則須共井研
商之不可以私具也宣城曰商之井研則未必然矣
隨以遺所奏禍亂根源深切治體朕知道了該部知
道擬進冀上之省覽也已而井研見之果大怒視宣
城色變曰老先生不知此端豈可闕若爾則我輩爲
衆射之的矣立碎票籤索筆改爲該部知道四字下
書臣演擬吳橋與宣城立爭之不能得也吳橋出以
其事語予曰此疏關時事安危甚大負予一片血忱

矣當時因此公之怒力勸以改爲處分殿斥此公亦
嶄不與其意可知翌日井研遂罷時中外共傳斯語
吳將軍襄因惠顧予索覽至于流涕謂公何以悉知
邊情若此進極言監視之害因歎曰大子若至必能
殲賊若一隸監視則事不可爲矣幸公更力言之至
是并河閒東昌青濟徐淮一帶皆罷監守時上雖正
色以拒還議而意陰有在矣辛丑宣督王繼謨遁歸
繼謨謂其部下謀縛已爲贊先期歸朝議不深責止
勒令還鎭時已無鎭可還矣然周將軍遇吉以三千
八守寧武[illegible]甚力自辰至酉殺傷過當力盡爲賊所

陷遂屠[illegible]其妻亦射殺數十人賊縱火闔宅殲焉
舉賊語及寧武之戰無不切齒咋舌而宣撫朱之馮
雲撫衛景瑗死甚烈秦人無死賊者獨景瑗罵賊聲
甚厲朕百計摧之使之跪終不可得賊亦終不加刃
惟三木囊頭困苦之賊去乃死于亂兵壬寅撿括中
外諸臣輸助甚迫先是薊督王永吉密議棄關外四
城而以吳三桂兵入衛閣臣猶豫四五月久不能決
于是上以左府起其父廢帥吳襄至延入閣大計襄
對曰臣父子世守此土惟以不能恢勦負國萬死不
足贖罪豈敢更言棄地上慰之曰非棄也凡事須權

綏急此時寇急于邊卿但度卿子果能辦賊否耳襄對曰但恐逆闖不親來來則保為陛下盡殲之上曰賊至百萬卿何言之易耶襄對曰逆闖自猖獗以來敢肆行無忌者未見大敵耳上曰何為未見大敵對曰從來撫鎮失策兵或數萬或數千輒輕責以戰如以肉餧餓虎耳惟左鎮曾一為所挫然勝負頗相當左帥所統多是降賊伎倆固相當也孫傳庭之敗以五萬人然秦人安能殺賊非賊之宗黨即其姻親此適足以資之以臣策之賊雖百萬亦自虛聲計其先從所合諸賊及官軍之潰屈者實不過三十餘萬止耳今已破楚據秦蹂豫入晉遠歷諸邊老本精賊死傷亦已過半又所至不能無留兵留兵則其勢已分全師盡出不過十萬十萬之衆堪戰者不過萬餘人耳上問曰卿子精兵幾何對曰臣子所統號稱六萬聖明在上臣豈敢面欺實亦不過三萬上問曰三萬皆堪戰否對曰三萬若皆堪戰蕩平不至今矣其堪戰者亦僅鐵騎三千耳然此三千人者臣皆以子畜之臣子皆以兄弟遇之以之禦賊一當百也故曰保為陛下盡殲之然陛下不憂臣子不能殺賊臣但憂餉不繼耳於是上色喜然驚問曰卿言兵至三

七

萬費餉幾何襄對曰國家正當匱詘之際臣豈敢望多然少亦須百萬必不得已亦須奏至七十萬乃可上屈指計良久愕然曰何遽費至此襄對曰戰士皆舊有室家地土一旦令其內徙安可使之室家不完而遽責以殺賊也且舊餉缺至十四箇月可不為之設法補足乎四城遺民尚六十餘萬丁壯亦十五六萬可盡棄以資敵乎止言百萬尚是勉強之語尚不知費臣子幾何籌畫也上佇思良久深然其語時大農無經宿之貯惟外解十萬過津門津門截留三萬震怒切責不許津撫馮元颺奏曰餉至滄洲便不津兵下言護之來忍饑護餉而坐視他人飽至不得沾涓滴豈人情乎外儲如此而內帑搜括不及七萬日夜不知所以為計乃下詔捐助一輪再輪事例百出實亦不能及十萬古稱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心之憂矣寧自今乎癸卯以內監王承恩及劉督王永吉總督中外援勦諸軍事承恩以為賊奄至城下禦之則難為力慮居庸守備單弱自選京甲之堪戰者以行輸將輓粟皆自京儲不以煩昌鎮以昌鎮兵譁在數日前也未至而昌人已迎賊于數千里外昌撫遁歸矣時永吉未聞命也甲辰唐通兵壁城下

八

者颺去避賊通自請迎頭殺賊不待命遽去實避賊于他道不與賊值乙巳賊遂犯都城襄城滑守不知戰遂三萬人營于德勝門外軍資器械盡出倣古八陣圖爲之列防至土城關延袤幾四五十里賊至沙河諸營聞砲聲輒潰而入襄城弗能禁也賊所用以攻城者盡資之襄城見上不知所爲惟泣而請死襄城伯國禎者少頗讀書折節交賢士大夫以想聲舉當患時自請募官舍數萬人上壯之所募不過六千人皆紈褲亾賴子也歲糜餉二十餘萬僅能咆哮侮中人每[illegible]上輒痛哭流涕言天下事利口翩翩雲興

永湧上以左才之遂奪恭順侯惟英印佩之日夜更置將領變易營陣以爲能然趾高氣揚佻佻公子耳吳將軍每謂予曰豈止小債僨轅但恐爲疾風飄去耳後稍涉與朝政人才進退頗關其口士大夫之柔曼者爭附之賊至舉動益張皇盈衢溢巷皆安營設砲不知所用承恩出唐通去三桂未來襄城復潰城中已無一兵堪戰堪守城頭列戍惟內豎三千耳上意遂岌岌不復延見羣臣矣是夜漏下二鼓遣中貴啟正陽門出犒兵中貴人至城上與城守提督何致清語甚秘門啟時漏下四鼓矣舁一小輿數十人擁

之以出時夜不以火昏黑中莫能辨也何致清者老閹也起自田間頗誠樸時各城守峙粮皆不至而予所督運獨露積城隅以役夫不得上城軍不得下莫爲授受也予反覆與致清商便宜乃令一軍得飽致清私語予曰事亟矣吾儕中甚有異志不可測城頭砲口多內向衞巷所列亦如之予以問城守諸公皆曰中貴爲之非我輩所敢問也丙午逆監杜勳入外城遂潰杜勳者所遣監視宣鎮者也勳至遂舉宣鎮降賊始至遣勳及叛臣于重華以秦晉二藩賫僞檄入說降[illegible]擊却之砲傷晉藩左肘踉蹌乃返至是

勳欲自以爲功從間道獨馳至彰義門門者納焉勳極言賊勢張甚都城萬不可守無枉殺百姓爲也守者皆脫去賊遂乘之入而內城猶不知也勳既入則內庭諸閹各駭散妃嬪或爭死爭出而外庭猶不知也前此巷禁甚嚴蠲晦無敢窺戶外至是紛擾達旦莫之訶止皆勳之爲也丁未昧爽城遂潰予將正陽門餉粟視城守之疎謂同志曰事棘矣更能堅守十日則可待援兵之至然已不能支旦夕可奈何或問曰計將安出予曰獨有以朝士之曾經禦寇者不論何官率其家人子弟盡編入行伍且自爲儲胥辛苦

與士卒之最下共之則猶可爲也請自某始時同鄉
顔善予言然謂須得請乃可不若輕賚殆以養城頭
守卒于官餉之外日給餉五分各視其力之所辦多
者日餉五百少者亦不得五十而縮此不須請命各
可自犒獻者也時聞安定門受攻最急饑困亦最甚
同鄉急醵五百金以庶常姚文然往犒之軍士歡甚
庶常歸迫夜乃就予寢予與秉燭趺坐達旦至雞始
號聞城頭砲聲漸稀予躍起曰是且有變已而班役
皆涕泣至曰大駕夜出矣宮嬪已盈衢路矣予謂庶
宜急[illegible]輔請主上召對以安人心傾府庫哭諸

稿矣

十一

廟此其時矣與之聯轡俱出路逢金吾駱養性問
之法然曰誠然矣前有密疏自請扈行已三日不報
予猶驟轡馳至署治事則全署已空惟一都吏在焉
予問曰城未破而人心何以洶洶若是荅曰傾宮內
監皆奪門夜出城上雖斧斷其腕不能禁也予尚從
容以官錢三萬付令守之出署至前門則介而騎者
如潮湧爭趨門市人猶謂是勇衛營騎士也不知賊
已從安定德勝西直三門盡入入外城者亦已稱而
上矣城內數處火起棄甲滿路予至私寓展家大人
小影泣而拜曰兒不能更事老親矣取從前寄來家

書[illegible]之索刀自裁家人勸以君親俱在事尚可爲
何遽以死予是其言易衣而出詒家人覓一民間小
舍以避而自趨僧舍爲祝髮計僧不可予曰吾以從
君也僧許之同時雍涤者編修宋之繩吏部郎侯偉
時兵部郎劉若宜宮允楊昌祚金吾張鹿徵進士朱
耀先也

稿矣

十二

桐變日錄

崇禎七年秋八月

丙子盜發桐城城遂潰

初流寇遍豫楚間桐實震鄰張孺者人奴也豪於貲而志不逞因是時中外戒嚴人心數驚謀爲亂以應賊擇其黨汪國華爲盟主陰散貲招亾賴朱宗趙合等從之日益衆値賊退棼門未敢發然黨已成至六月復申前盟期以望日雨甚不果至黃文鼎者裸體濡裳獨赴爲國華驚喜曰立信嘗如是遂寵止屬之而已主謀畫將以九月朔舉事文鼎國華乃糾衆於外而其謀漸洩宗等恐事且敗値江巡使者按部至郡署介及僚屬俱赴寮賊乃栩逆檄於邑治前僭稱代皇僞號語頗誕謾稱上連荆襄下逆孟河訓練士卒已及十年招羅豪傑將至數萬以恐愚民愚民致爲扶老挈幼肩摩於市倉卒出避莫之禁過巨家大室疑信半之或欲守城或欲守巷或欲守家顧視其家奴皆佷子野心莫爲守者猶豫久不決姑托之鎮靜以定訛言實未有以備也夜漏三下東城外火發城內金鐃應之遂斬關入火樓櫓緣東及南隅比屋延燒數百間立燼城內鼎沸盡啟五門出未曉賊復潛蹤去而城郭盡空矣是夜稱亂者二十八人

戊寅司李薛公以定亂至次於貢福

宗等既縱火去以衆未集無敢肆掠及文鼎國華至互相怨尤虞官兵且至相率欲逃旣聞李侯之弗果前且無求賊意遂決計焉

己卯薛公次於東城外之關聖廟設誓而去與賊約法三章賊遂大焚掠結寨於胡家莊

謀者謬稱賊勢盛李侯欲無往邑倅徐士貝請曰民無匕矣奈何棄之李侯至有數人舁鏹二箱娼促李侯前詰以何爲漫曰欲寄庫姚文學孫森曰此賊也掄之易易投之討李侯不果用乃以金封畀徐倅及畀出羣擾之而散邑有一二紳出謁大遣御侮語詐環而譟者萬人亦不辨其爲民爲賊也李侯謀急敗去誓於神以不復圖賊惟倉庫獄四官舍誡勿動是時庫無羨積圄扉空虛三者皆非賊所急也胡家莊距城一里倚投子山下賊據爲窟謀急則趨山遂設將臺建令旗令箭署文武參謀中左右前後五哨先鋒等號民間訟獄咸取決焉

庚辰邑紳某某倡邑人大出金繒牛酒犒賊各有差
賊既焚掠慮民不附乃縱民大掠而已持兵監視
之得金銀珠玉綺繡則自取得器具銅錫瞽龕類
則以與民於是窮民之亾賴者無遠近少長畢至
室既空而後火之火光煙焰照徹百里三晝夜不
絕邑紳乃盛爲具賊至則延入綺繡畢陳本千金
爲壽賊酬以代皇免火旗建于其門羣賊乃無敢
動於是鄉耆保甲恐率比戶爭輸恐後士民無一
免者矣賊殺三人其一爲吳丙一爲殷登丙故無
罪賊向亐索其主人丙曰死則死耳主人不可得
也發聿至惡然罵賊而死聲色俱厲猶不屈云
辛巳太守皮公復以撫賊至
壬午皮公遣徐倅往諭賊賊不聽
癸未再遣徐倅往
賊日出掠未有就撫意入謁猶以戎服扶露刃禮
殊悖太守慈仁示以優容勿之較也徐倅舊給事
西臺多所更歷語頗壯賊卒聽之
閏八月
甲申太守皮公邑紳某某及賊盟於城下
盟既賊猶肆掠近郊四野望屋而至日數十家轉

徙播遷至是盡矣
乙酉太守皮公歸自桐署篆楊侯自宿如桐
丙戌督兵使者藩伯王公自帥副將潘可大帥師討
賊次於練潭鎮
先是諜至郡輒互異郡所遣諜反以賊檄互榜之
門人心大搖値王公方臥疾聞之蹶然起趣治兵
兵新集餉不繼聞討賊且譁郡紳阮光祿詷知之
急輸千三百金諸紳各有所助乃克成師王公力
疾強起畱把總崔美瞻帥軍勇五百名分守五門
晝夜督亐以鎮郡城且檄池陽荻港諸營整兵待
調光一I椎牛釃酒大饗士詰晨親履戎間前鋒
已至橫山逢太守歸迎語之曰賊已就撫無所復
勞苦汝輩爲也及渡河伏謁王公復固以請王公
問其撫狀告以故王公曰其渠就縶者幾人乎對
曰無有也王公徵哂曰是安所稱撫也太守曰兵
一渡河桐必激反矣王公曰桐尚未反而待兵至
乃激成耶太守素親民宜言撫我治兵使者也兵
以戢暴安可擁兵自衛不一救民水火乎且賊果
就撫聞兵至必束身歸罪欵門宥其脅從可耳更
分百人衛太守以歸太守其坐鎮郡城無多慮於

是卒渡河駐師境上以待變

丁亥賊掠倒流河潘帥遣白邦義擒之以歸明經璩君尊之擒也璩君名伯崑

戊子邑有紳數以書及邑令諜來尼師書稱賊已盡散皆復業爲良民牒稱前後左右盡賊也兵一至卽大有所刼質武先見成殺也

己丑賊掠孔城孔城人拒却之殺二人擒二人以獻文學笪君主之也笪君名光宏

庚寅王公期太守來會太守出郡人以太守歸潘帥飛擒年等四人王公以付郡獄太守受而疑焉以言請願誅潘帥無貪功殺良也王公得諜大驚曰世固有持令箭令旗殺刼之良民乎太守寔未明民與賊之辨其面議取進止太守得諜意不欲行郡役微覺之遽煽奸民以萬衆㨂太守於路郡幾亂然太守歸後乘夜亦卒往奸民亦終無所發也

辛卯賊徙寨於雲集寺

癸巳王公歸於郡留潘帥鎭練潭是日賊掠毋山潘帥復遣錢良棟等擒之以歸

王公旣久駐鎭察郡邑以下皆諱言勦適奉各臺檄率先撫戢王公曰是皆未覩夫賊情也必欲盡詳列乃可得請而郡邑諜復無可據蓋鄭諜皆蒐賊語邑諜必經賊改竄始置鄭筒也是時中丞張公雖以撫賊微下實陰勑兵旦夕奄至而自移鎭句曲以㦖賊中丞馬公亦陰飭沿江兵簡精銳待調發且欲合江南北兵以討之王公謂賊旦夕且破姑示之歸以懈其意無使走險待衆議僉同乃發王公旣旦歸適賊掠毋山將見戕有爲賊詗者知余幕中之畫也余從間道乞師於㮋莽客籌中盡擒之

癸卯榜ノ始殺賊

始文學孫君亦以避賊與余遇於池陽相與慷慨流涕誓共殲賊孫君適有所期余爲策其不可孫君悟乃謝却之歸而陰募死士數十人月圖賊賊恃撫局成不爲備孫君又曰數邑紳以討賊且以所鬬蜚語動之邑紳懼而聽而無奈邑之伍伯胥吏盡爲賊用從賊掠而飽者且數萬人皆德賊又恃賊以安也難猝動孫君則誘而離其交且曰賊平則賊所有盡若有也會各臺及道微俱至懸賞格以購賊皆知撫局已破賊不足恃孫君謂機可

乘乃因張孺之歸誘而執之以怒賊立布憲徽誅
之而鎮人心桐人乃心動如夢覺城內外無少長
皆投戈賊方脫刀劍釋鞍馬從事齋醮出不意見
投戈者而疑猶以爲助已也比及城城遂閉賊之
在城內者已殲助賊不知攻南門門有兩豪猾素
倡衆助賊是日猶鼓數千人而譟孫君所募死士
從城樓發一矢矢僻藥立斃衆駭散其一猾者遂
反戈向賊孫君親帥所募士及衆僚俱出城殺賊
賊奔潰追及柳林死焉醮壇適有青詞賊之首惡
者皆列名其上得之因以按籍索賊死者五之一
就執者三之一逋者三之一而已報陽平矣孫君
名願同心者爲江君名之推是時嬰卿亦多散金
以懸賞殺賊之謀皆預焉

甲辰捕得汪國華生致之及縣門或殺之於市
國華素梟黠以拳勇受知於邑紳某某雖卵翼之
而實陰誡其所爲國華拒不聽及難發賊以撫要
紳紳亦以撫愚賊問使國華陰圖文鼎以自贖而
收畢邪氣之功即國華之推文鼎亦如承恩之推
東陽也文鼎死不意國華既無以爲功及被執知
見賣憤有祭言忽有從後刃之者爲邑紳某之健
僕也

乙巳桐民復大亂

丙午亂益甚

丁未雨

戊申雨

己酉兵使者王公如桐靖亂
文鼎等既誅死民咸慶樂生巷舞歡如也爭上首
功邀賞格忽傳國華語皆大驚欲爲國華報讐汪
黃族及黨賊未露者因號於市曰孰使而財賄滿
車升萬斛家不耕而腴不織而華者孰使而山木
如市井力於山儉歲米珠如大有年者孰使而千
耦其耘不賦一廛萬閒廣庇不名一錢者有君如
此何忍負之其以縞素爲汪黃發喪邑盡白於是
盡以發縱罪歸邑紳某且告專殺某紳懼挾兩壯
士將夜逸孫君因止之曰踰城一尺五步內成敵
國矣必忍死以待大兵之至王公前已檄從美聘
以更戍爲名助潘帥并夜發及殺賊報至因請撫
以一兵臨城下民畏兵勝畏賊也至是乃一夕數
請值天雨甚亂者氣少沮王公冒雨馳至其軍容
入潘帥所將紀律嚴明旌旗赫奕邑人覩公至如

見父母焉盡褫所畏竊素納之懷復爲良民矣

庚戌訊獲醜

始具得張孺等造逆狀

辛亥檄告民以討賊大義民乃定

公旣延見父老子弟問民所疾苦咸對曰亦苦臧獲之憑依狐鼠者耳公曰此易耳立捕得一人捶之八十以付獄且曰若汝輩所素疾者悉以名來吾爲若榜之將盡芟焉無使留蔓然爾輩奈何不讐賊也對曰固讐之然夙所憤在彼不暇擇耳公曰良民被害者亦有從賊者乎對曰無有也被害者咸有身家即自愛安敢反也然則從賊者亦偶有被害者乎對曰無有也賊黨非豪猾即胥亾賴耳豪猾者不能害亾賴者民不足害也曰然則若輩直反耳爾民豈猶以爲宜漂亂民倒也吾撫亂民數四矣彼實有啟釁之人有啟釁之事然猶義激於一時悔禍於旋踵束身歸罪視死如歸吾爲之得情而哀矜焉未掠財也未僭號也未有令旗令箭也未署參謀先鋒等稱也未累及合邑士民也未攻城焚邑也而懸服之事且無所逃死如今之所爲罪且覆族姑從寬大止及其身　朝廷禍氣甚大法紀甚嚴□□流寇且旦夕撲滅若輩小醜乃自速死地乎咸頓首流涕曰惟使君之實生我也

壬子剖文鼎等棺戮其屍懸之藁街民大悅

時郡檄至猶有倡義之首備棺禮葬語公驚曰此無法且長亂也識者視王公之達大體能用法能平情能定變焉

論曰余觀海內之全局未有不敗於撫而卒定於剿者也流寇之亂撫爲之終始焉殺數百萬生靈費數千萬金錢而僅成爲燎原之勢以換登事亦然當余乞師幕府時使非撫議先持郡城內搖定變不過三日迨陳師以出立成擒矣而卒見沮畏令撫議不破響應勢成順流則逼　陪京肩背則驚　陵寢其禍豈僅登之爲烈哉余故詳載之以爲後事殷鑒云

余入　留都視兵部塘報無一語聽賞者心異之及詢之里人乃知提塘人以探流賊至非爲桐事也賊得之喙以重利日醉飽寢處賊巢中故賊之悖語無不入報至謂有解銀數十萬賊爲官守之語當事者耳目幾亂亦危矣哉同時復有紀異一書出吾鄉一鉅公手公心憤賊故多所論列譏刺余則何敢捃事直書聊存三代之直隱者微之爲尊者諱也顯者著之爲賢者責也質不疑俟不惑布衣之義也

書方拯之傳後

余觀褱柏明三世義具在一念一念者謂無念也無念卽無三世矣三世由妄想成究竟不離無念之中昔有方士得不死術爲壇奏章以待猕𤞤而使猛士抱長劍屏息以衛猛士者其素所約結欲爲之致死無路也但戒以不語終夕卽易耳迨曉忽大叫火發卒中壓焰蓬勃而壇敗方士深尤之對曰受命之後卽復爲人所殺備歷冥途已再受生作他家男子自少逮壯且受室爲人父矣恆默不語徒以受恩深厚念前諾也一旦勃谿于室妻殺吾子愛迫于中不失聲自念隔生已久寧渠及此乎三世之法大都若此莊叟之齊彭殤又何足云余少沉結習恩愛深重每際死喪之慼艮多惻惻頃遭世變遂與死狎端居深念其于險阻厄窮之途若弄潮兒之習波濤馮婦之搏虎牙也或問之曰子眞能視生死若旦暮如尼父所稱不憂不懼乎余應之曰唯唯否否夫有生死可一則猶二之也兎爰之懷尚麻苌楚之樂無知遭世則爾其能無憂憂乎余友方爾止篤行高士也以名家子早擅當時之譽家日益落坎壈備矣顧有子幼清總角之年卽駸駸欲度其驊騮前閭里共奇

之爾止雖貧每入自外愉愉牽衣致足樂也一旦爾止他出竟不及見而殀死天之扤我如將不克其爾止之謂矣行路之人莫不爲爾止悼且共爲爾止之天道疑爾止歸而其子見夢于其母言三世事甚晰傳之者疑于誌惟又或謂爾止悲悼不能自勝姑托之幻夢以自解免非寔有三世歷歷較若列眉其若斯也嗟夫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易不云乎魂氣之無不之者妄想所結而成也惟變所適不可爲典要凡輪風馬鷃炙時夜耳曰之前一念頃已具三世矣或三世之說苟若此又何以爲惠迪從逆解也曰不

同此三世有與衆共法有與衆不共法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此共法也景馬蹴壽夷餓顏夭此不共法也蘭摧玉折蕭敷艾榮世眼異觀心之所安寧彼易此假令爾止不復自好投足泥滓中吾知其子必且繩繩蟄蟄若若纍纍且以爲是名家之餘慶也噫乎此彼猛士抱劍壇隅一彈指間事耳由是言之即彼文昌席畔簪紱垂紳者又安知非夢中事乎爾止故博極羣書而未常從事竺乾氏之學余故以此廣之使知華嚴所云智入三世而無來去則爾止亦可釋然于茲痛矣

弁語

窮居無事偶習種樹方植根欲固取向欲因覆土欲周溉水欲時已而視之若棄若遺候至則暢茂條達矣徵獨芳潤濃纖競爽毓秀候至不過三四年之間即豫章之聳于尋松柏之凌絕霄亦以養得其理不逾數年而候適至過此則離披輪囷止增骨態而已爲文亦有候焉入理在淺深之間取致在離合之際結構娟秀而不爲沉鬱之色脫腕容與而不作頓挫之音此如綠窗蓬鬢新妝畫眉未有不即售者也以文寺必窮而後工文必少而捷得士之選遇十嘗六

七近其使而復售者則寒巖枯木希世方珍不過千百中之一二耳魏郎介如世其家學年甫弱冠試輒冠軍余讀其文政似孫策過江便有虎踞東南之氣而娟秀之色容與之態又如白雲出岫纖月在阿其鋒不可當而其候亦適至鼓行而前無堅敵矣寧獨試輒冠軍已哉因序其刻而歸之

題詞

經義之行於世也經世之大業不存焉然其道非可以驟致至於其道而不售者有之矣不至而詭獲者今且視爲固然然未有跡于經世之業而弗克坐進此道者也昔之號爲知言者如秦越人之洞視一方其人之羸皙頎短嘘嚱顰笑可得而貌索也其人之福澤壽貴名位勳伐可得而圖按也其人之機警遲鈍儇巧木訥可得而臆語也故能相士百不失一而士之賢者亦因之以自見今則掇拾攻剽不本性靈爲文言飣餖紛梔既從藴藉爲標指竊優旃之貌歟吳匯人亨陶菀之緗風霜異態此雖禹鼎且窮於照況所逢盡昧目糊心者乎余與頴生寤寐十年未嘗識其面初但于其文知之而間從習頴生者與之言未嘗不笑以其甚習頴生不如余之習之之深也雖復誦賢亦皆極致頃余更讀頴生之言則余幾不能辨其爲頴生矣曩之警敏者今益以沉深曩之軒翔者今益以靜穆曩之有力如虎執轡如組者今益以手揮五絃目送歸鴻大似巫咸之視鄭圃顏而反走也頴生有經營天下之志才情魄力皆足以赴之使早用其鋒亦足以達而又遲三十年高墉射隼此事政如飲水冷煖自知姚江晚歲與諸弟子譚不落半笑謂爾時亦只做得如此則知後來措乎便自不同十年所就止可自知耳知之者誰乎能知頴生之言者則知頴生矣

永慕集跋

桐江外史曰吾讀永慕集而有以見王子之志也昔吾尼山氏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父在則觀志父沒則觀行志與行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行即行其志之所之也夫行至於孝則可以塞天地横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猶龍氏不必言會萬物爲自己大雄氏不必言度生悉入無餘涅槃而儒者位育兼濟之能事亦已畢矣然而不本於志慮之微渺朕兆未彰情緣未動一絲不隔最貞無偶之際則溫凊勞養皆其跡象耳故論孝必極于終身之慕而以孺慕爲上仰也嬰兒之慕不知有已知有父母而已故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至德要道復歸於嬰兒此物此志也王子念尼起家冀北內行純備以孝友名成進士高等以文章名所至敭歷有聲以經濟名而聞道於念臺先生之門究極夫盡性致命之學而又竊微言于竺乾握玄關于老氏自謂可以凌霄翀翥俯視八極顧獨于兩尊人孺慕不休且奉其嘉言懿行以周旋而托諸當世之能文章者誦述以傳不知者以爲此與冲虛寂靜之理何居不知王子所以根極性命悉本此志耳何也蓋王子不以其身爲身而以爲此吾父母之身也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墮地以來情生智隔此身自父母來者已膈而不屬況能通其志于天下乎惟從父母未生前直透原本塵情識慮纖芥不存志之所通又何自他古今之有異乎即尼山卓父母之日亦覺未永而獲麟絕筆即以當尼山終身之慕可也蓋詩之言永慕者有南陔之相戒以養白華之潔白而其篇已亡至於蓼莪發詠於罔極小宛興慨于無忝此誠孝子之作說者皆以爲刺時則夫孝子之志又何其艱乎故吾獨覩於王子之志以俟夫後之論世者

弁詞

步老作飲酒詩云我夢入小學自謂總角時不記有
白髮猶誦論語詞結習所薰未能淪也余弱歲早去
諸生垂四十年矣忽復回憶舐毫伸紙慘澹經營之
致猶似青裙老婦說塗鴉肇掠事爾時學有專師精
研一致穢養逢年猶獨懸特約束紲袢暑如緣窗貧
女不似近代顧厨之譽早馳朝侖之翔詭獲工拙誠
已非倫江河則且日下因感緯眞有言妄求而得命
固得之命苟得之不妄奚咎錐矜艷一時我寧用我
□□人多石頭作歸茅屋過未權迎玉蘂林立阿滙
甘其近私枯質靜深淵穆良慰我心做秀才時不可
無任重天下之思不可有闞覦闒闐之恥翙中彪外
則不無若乃強預人事外蠟中乹此特溝澮之盈耳
阿滙淡漠寡營蓬蒿滿徑靈心迎以靜氣藻思騁其
慧質木雞之視不驚全牛之解迎刃若在名山大川
猶且攬其秀色坐臥不能去乃復近在我階庭乎盍
亟我歸與之歎

弁語

昔吾夫子之成之蒲之武城未嘗接其人按其行事
而敷政之覓猛民風之醇醨皆涉境而知之疑者猶
致辨於來之與之間豈通論哉頃余拂衣南去涉燕
趙魯衛之郊所經皆天下之脊而中國帝王之故墟
也曹介乎魯衛有振鐸之遺教在焉乃季子自鄶以
下無譏豈謂魏弁伊絲遂爲蜉蝣蒼蔚掩抑而下泉
膏雨曹故世有令德矣林守石齋先生之能惠其民
也余蓋入其境而知之及余館于成氏之家成之父
子兄弟塋歎之不足又詠歌之詠歌之不足又爲之
紀其先德成故望族也一家若此推之於曹可知也
夫爲政者每人而悅若精樑然然微林先生吾烏覩
膏雨之潤乎

志之所之觸處成劉而能避纖避俗避麗避俳避實避僻避措填避隔滯寄意幽渺衝喉而出雖復里謳輿觀羣怨備是矣近代作者豈惟柔曼不足云卽觭而爲古澹爲樸率亦皆贋鼎也語之至者情遂境生境往而情可想見調豁致合致盡而調有餘音至此可以信范兵生之論詩并可以想見千古之爲詩矣

龍湖紫柏雲棲三大老贊

余友友蒼偶出龍湖紫柏泊雲棲師翁三大老像索贊晉聞湯臨川有云親見可上人之雄李百泉之傑心歎以爲知言恨作僧較曉踸過此等肥漢若我師翁內秘貞機外烹大治一句彌陀三根普被如開國眞人偏知情僞垂諸後範吾無間然猶記一日侍博山先師語次師言室中軌則悉秉憲章惟翁首著同堂不許開拈向上頭乃作家常徧矣某因寺曰畢竟師翁是和尚是師笑而頷之過來甫風向曉瓜印爛榘草竊稱王野犴亂鳴師紘絕響晩僕前哲邈矣河山安仰興思各系以讃

贊龍湖曰

咄哉此死窺豹一斑生吞曇老活剝孔顏何佇脚跟點地漫自鼻孔撩天知他是凡是聖一味學顛學頑好與痛决一頓贬出三千大千識得者道是驢前馬後漢不識者道的是鼻提外道異端

贊紫柏曰

好笛烈漢千喚不回如蟒嫩怒似虎毰毸張秀才句

中死去康御史林底活來師子償債二祖當災咦是
則似是該則未該若要轉身吐氣灰堆滿面塵埃

贊雲棲日

性此骨人太煞慳吝佛法無多心淨土淨我窺其意
栜下不恭更沒箇人掃跡潛蹤忽遇野狐余毛作隊
甚麽甚麽敢出圈繢仰亦不高鑽亦不堅中九下七
瞻之在前

大士贊

己卯清和後五日余從范質公司馬來游偶
簡前誌蘿蒻侯思白兩先生画像記求所爲
画像未有也悵惜久之適有以此幅餉司馬
于山中司馬欣然曰此可以補前誌之闕矣
遂命余爲之贊以歸遺谷田

奇哉大士執經而前何名此經將何往焉侍者隨之
深喻法旨瓶中有天疑煞佛子杖隱作画懸記應真
大士適來豈其化身譬彼遺谷其名三易非一非三

五百阿羅漢圖頌并序

余游天台世傳石梁爲五百應眞棲隱之地昔烏歆得者往往遊聞鐘磬親接光儀此自撰口見尊凝人前不得說夢耳空生自言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念既不作豈有住處耶住無所住又豈有靈異光恠作諸伎倆耶自是兩師禪觀精勤妄假互奪隱顯遊戲不出自心機感默孚偶爾一現後來獵大更守枯椿所以趙州入山見滿山牛跡寒山問曰還識牛否州云不識山曰此是五百羅漢遊山畢竟羅漢在天台耶天台在羅漢耶明眼人試定當看有宋抄白衛削以寂定心運無作行于景祐間緘關五年及以四月諦觀精思丈幅紙內作五百應眞相起自石梁禮請終於溟澥應供其間巖壑邃深瀑流噴怒樓觀抄麗猿鶴翔舞毒龍起蟄于軍持神京恬或于窣堵猙獅狂象馴並麋麋猛虎倏蛇伊同鷗鷺寶几金幢車乘象馬極富貴之瓌奇樹石參差雲煙晻靄籠林泉之幽致或禮拜唄誦宴坐經行或振錫擧山神通游戲或剸巨蟒之牙或受獼奴之戲示有食嗔或向巖頭枯定或從故紙鑽研本無智慧或獅衣稀首不著佛求或滌瀚款杵聊同世諦澥于將供養以饗勤木客覓起居而窺何面僅豆餘軀無寸許嗔喜語默作止俛仰之容脩短胖瘠老穉壯奇之貌處羣逐隊而非喧孤往獨立而非寂各極其態各有所表合五百大士無一同者觀其五年有餘繪成此卷則終歲所作不過百軀三日才成一軀耳故其運筆輕渺若游絲之颺于朝曦落墨停勻若蟬翼之麗于齊紈此自禪觀所成託彼毫素與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何異豈僅窺顧陸之堂奧作楷墨觀已哉檇李項子京寶此有年自滄桑遷變應眞已不能自保其軀流落塵劫中巋然而希世之珍誰敢酬價道開開士適越身之悉捐瓶鉢贖貫以歸誰遊人行脚至此歡喜瞻禮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大士戒定妙慧力證入無生超諸有能現佛身菩薩身但示聲聞揚法化剎海法界入微塵如水映月光相攝于中不定復不亂不可言有言非有是名大士眞實相無有所作無住處若人能描邈虛空則見諸相咸非相今此楮素盈丈耳有何神足顯靈異釋子精思寄其間觀成無漏無學智幻出日用四威儀爭千大士來棲止棲止我此一毫端有如蟭螟巢蚊睫泉石林巒相顯發魚龍鬼畜貍奴衆莫不依止于佛

住代佛出世作津筏不起于座五載餘然後證入此三昧以示樵叟及牧豎覩如傀儡同一棚蜂屯蟻聚何別妹而能具此大威智此圖幻出原非有假名相設不陷空了此二義身無邊大士于中恆安住峰峰頂上淚滔天娑竭龍宮塵浩浩我見大士日游戲十方三世一念頃何處得逢渠鬪訊辯如夢境不可取雖復了了誰能說釋子鈔㩦繪此圖時亦可卷而懷之稽首如是大幻師善說空有真實義天人寶護住世間是法非法相常住

報劉錄題詞

余讀孝可報劉之編未始不重悲其志也豈悲乎曰忠孝者世之勞人也匪報也夫計施而責報矣報而望施薪之五倫之間有市道矣故夫無所爲而爲之無可自致而致之其至性實然匪報也凡世之施而不求報則父母之於子而已矣父母全而生之子之身固父母之身也其大者立身顯揚其下者服勞致養子無以有已也子無以有已而又奚報乎惟漢李令伯之陳情也謂非劉無有以今日而報劉之語千古今慶令孝可姓氏偶與相同一則母其祖一則母其姊事頗相類故孝可援之以見志也嗟乎祖而視其子之子未有間也嫡而視其未嘗腹之之子則既已有間矣故撫令伯者易而撫孝可者難也況以鸜鵒在戶茹荼集蓼令伯所未必遭而孝可遭之苟非智足以自全力足以強忍忠信堅貞之操足以格神明而貫金石鮮有不蹶則令伯所受於劉者易而孝可所受於劉者更難也然令伯所用以自陳者日薄西山猶是三公不易之一日乃風雨飄搖穀雛學語而寶婺沉輝蓼莪罷什四篇之奉奚將紫泥之臨有待雖加一日奚贖百身則令伯所闇以報劉者孝可

圖之不得矣嗟乎方憲副公下世時未亡人所忍旦夕死不即相從地下者亦曰有是孤諸在將背乎以報先君子於地下也敢望報乎及內戎弗靖猋吹猖猖虎視眈眈亦若緪千仞之石約以枯藤而鼠齧垂盡豈其無有戒心即孝可之能報母如今日毋所不意矣嗟乎假令安人之所以撫孝可者一有望報之心且計及孝可他日之能報也則有非其子而子之之意矣夫謂非其子而子之亦又何報焉惟是安人之所以子孝可者若不知其愛之所從來乃能令孝可并不知其身之所從出此所謂無所爲而爲之無可自致而致之令伯懷一日之養于生前孝可抱終天之痛于沒世其致一也傳曰使國人稱之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矣則孝可所用以報劉者端有在矣乃復徵詞海內然後爲報乎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矣

題范氏五芳井紀

丙子之役寇犯定興范孝廉之妻馬氏死焉其子婦從死焉其三女又死焉繼三女而死者媵婢凡九人兩井幾爲之溢嗚呼烈矣是時一子呱呱在側顧慈麾之去曰而無從而有父在也其孤逸去以全而祀噫其於生死之際亦何其確然不少動恬然而知所擇也或曰寇盜蜂起以來其死者不可稱計或遂湮然無聞焉豈獨范氏見稱乎曰死而未有必死之志則亦人莫之知也得其死矣而未有聞固生者之羞也夫死生亦大矣何獨望之一女子曰非也奉嘗鹿公則固已死之矣曰不幸而地方有故固必如奉嘗之罵賊而死乎曰非也仲尼不死桓魋曾子不死武城居是邦也非有地方之責未聞必死者也然則奉嘗又曷爲死之奉嘗蓋視其身足以繫一邑之安危故慨然以身當寇力不繼而後死之死義也非死國也曰范氏婦又曷爲死之曰婦人無家國之責以其身從夫者也然則孝廉固未有害又曷爲死之曰使少緩須臾死將不得其死矣故范氏婦之死死身也非死國也曰死義與死身固若是重與曰一人不有其身而天下事乃無一可爲人人不失其身於以蕩

平不難矣寇何有焉曰然則曷爲不使其子死之曰從父而生義也從母而死非義也嗟乎余忠宣之陷賊也其部下三千人無一生者范氏婦死而媵婢皆從焉節義之氣足以感人如此哉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題錢氏歷世繪像

吳越之墟爲東南奥區南戒山川此其委也草昧經綸肇自烏喙合諸茹痛垂二十年參吳而沼之志遂騁盈安樂難共未幾遂淪於楚七雄并競越已先摧梁藉起時猶賁其霸氣之餘以八千人渡江遂能宰割海㝢沐猴錮習利在晝游擅此富強猶堪保境顧乃負彭城四戰之地草菅其民其興也勃亡亦忽焉前人之用吳越者何其拙也武肅起自布衣剪除篡鏗奠此黎元唐祚將移猶諫臣節三世五王不爲禍首于千之內非止小康忠懿歸命本非納土黃袱封書以詐取之使在寵寄之流能無中悔而忠懿恬然遜晦若脫敝屣方之太伯延陵但有過之無不及也雍熙習爲狙詐既欺孤弱忍于其君又徵盟誓忍于其姪此何有于敵國而忠懿以仁遜國以智全身乃至索其筆札猶托諸風恙不自矜能卒使猜刻之主解嫌釋忌終宋之世榮寵蟬聯本支繩蟄近古以來未常有也原其得國之正保世之猷卽蜀漢視之猶有慚德何况霸梁自餘篡竊之奸盜賊之雄又安敢與之度功比德也世傳宋高爲忠懿再世故僅安其故壤不復窺中原一步地報施之道似亦宜然乃靖

康以後義斷亂續高寔爲之天道又何其昭昭也匡
山推殞求爲匹夫不可得錢氏固未有害也然則以
狙詐取人家國者其亦可以少悔厥心矣雖然錢氏
家世烜赫終元之世無復仕版獨尚德隱于教授迨
乎神聖開天廼復其始郎松雪以翩翩翰藻乃不免
屈膝事仇而勵恥抗節反在當時之敵國雍熙有知
何以爲心台之有諸錢者其大宗也今雖式微而先
朝之法物翰藻具在不失爲守府若其子孫散處吳
越間者公卿台輔接踵相望莫不稱遜遜華冑保民
[illegible]爲以保世東南之美其萃於是矣天之立君以
[illegible]臣也詎不信哉庚寅秋孟撝兒恩寓台之天寧禪
院因得借觀金書鐵券洎二王手澤與米顛海庵文
憲文成文節諸法書因與兒恩極論吳越始末感而
題此以歸其家俾知所世守云

跋錢氏東歸詩卷

予獲觀錢氏鐵券洎所藏三卷令人肅然神悚欣然
竟盡何期竊海觀此奇珍八百年來君臣之際盛衰
之感如或見之但其中頗失詮次天球大璧中雜以
瓦礫遂覺不倫且卷帙輪囷欲就脫落兒子恩願爲
之訂正重易裝潢且欲擇其尤者壽之貞珉子歎曰
此錢氏之所以能世寶此也存什一於千百者政以
其不爲大力者所耽覩耳讀東歸卷而聖祖愼重典
章愛養黎元之至意具見于褒嘉錢氏數語中唐昭
宗書僅如綫錢氏寶此猶足爲累世重後之視今亦
猶今之視昔爲人子若孫者其亦知所以爲重矣

跋錢氏二王手澤後

按大僕所記稱忠懿眞跡復歸其裔孫尚德自記則忠懿僅一判賓變僧狀所判不過兩字一押其餘則僧狀耳乃不及報叔一帖何也至元章稱其行筆圓潤有古氣以授之景迪則指報叔帖無疑然皆僅稱忠懿而不及武肅又何也豈忠懿書名特著當時未之深考亦以崇吳牒爲忠懿書耶觀雍熈間索王墨妙而王以風恙自辭此大有深意當時存在人間者必盡皆搜括焚燬無遺所稱民間時得判牒者卽此[illegible]吉光片羽摩娑久之使人深起敬[illegible]

題倣米顚筆

米顚粉以巳意潑墨作煙雲後來能師其法者惟高克恭然而米顚胸中浩浩眞有氣蒸雲夢波撼岳陽一片空濛歷落意之所至振筆起而從之高尚書所爲殆余所謂塵風濁霧不分天地慘悽瞬昧非不幽深但恐魑魅爭出搏人轉思晴霞霽日金碧輝煌銷此積黯耳善觀古人作画時命意者當以此得之

題山居圖

昔人云每逢山水處便有卜居心乎橋野水郁落數家曰住此中未免不作市朝想塵埃熱惱紛紛疲厭政不必登高丘望遠海惛然欲往偶見田叟谿翁濁酒共傾校量晴雨已是天際眞人况復涉憂患之途蹋天蹐地者哉淵明記桃源疑者謂是假設之語安知種種世界亦是衆生心想假設譬如工画師幻作世間相未能住此聊作臥游觀

題倣倪雲林筆

所南翁画蘭不作土坡倪迂画山水不作人物意各有所寄世間負奇癖人大畧皆蕭疎淡遠嶔嶔磊落彼其下視塵寰蒭豢逐臭之徒政如圂蟲蓬蘋欣欣一飽寂寥天地誰堪共語此儕猶欲以腐鼠相嚇不亦異哉

又

蕭蕭數點倪迂画夜語空林落葉深沒盡屐痕人不見最宜高士此中尋

題秋海棠蛺蝶花圖

花草中妖冶幽艷無過此兩種固宜是閨閣中物而牛頭獻花巖下山僧種者鬱茂世無與比雖以此見賞然每每爲強有力者攫取以去余昔游天柱峰偶探一幽巖數叢艷發爲樵人牧豎所未知者不知起自何劫曾不覩天日故能深秀如此乃知杜老所云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非虛語也惜作者強作解事未能得其性情遂欲以粉黛親夷光耳

題山居小隱圖

山人架屋多依巖罅其峯巒邃窅灘石險惟雲煙縹渺皆可方舟至其上余游閩中有舉棹入千峯之句今去此十年夢寐未嘗忘也一月夢入萬仞巖頭峯迴徑轉丹楓暎日秋蘭被徑野人笑謂余曰此予他日學道處也余問此山何名對曰石倉山也恨未作記記之偶觀此圖捨舟問渡時彷彿欲似

跋趙文敏公書

往年舅氏出所藏墨蹟數十種見示余篤喜此幅及黃文節此君軒卷子以爲間代尤物喪亂以來黃書僅質得蚨子五十千充朝餐矣此紙竟不知沉淪何處一日從淮陰市上紙堆中覩汪君順齋所爲題跋在焉半已浥爛旋解數文併敝紙貿歸惋歎彌日如佳人既逝重覩舊姬河山之感有同夢囈頃與友人海暮向燕市歸不經意中忽見此幅亦已塵土漫滅斷裂僅存驚詫無已則旁遺一傖父趣爲購得以前

之宛若延津劍合也此與茅山道士藥既死乃

異因爲裝潢而識其異如此

跋董玄宰所書十九首

先生嘗稱元章欲作無李論意以自況頃余從都下所見先生書何至三百本然眞者亦僅三本其一爲衲子師智所藏作張顚筆法一藏於柏鄉魏氏彷彿鄉誠懸一即此卷余同年白旋吉藏也旋吉自言其尊公掌計時有甚德於公者數致報瓊之思公未嘗一顧脫居林下其人終不能自已始以此卷見寄重違其意乃受之以此想見先輩流風令我有借乘闕文之歎而此卷時心手俱懈忽於意到便作游龍驚

自謂以右軍筆意爲之當是無心逗出欣然

非有意揣合也

侮聖言 有敘

李斯問于荀子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叟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今曰性惡然則彼皆非歟荀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惡矣乃所謂惡也若夫爲善則天之降才爾殊也惻隱之心人皆無之羞惡之心人皆無之辭讓之心無之是非之心人皆無之無惻隱之心非仁也惡之心非義也無辭讓之心非禮也無是非之心非智也仁義禮智皆由外鑠我也聖人之教也或學而知之或困而學之或勉強而行之豈固有之哉是以聖人言學不言命言習不言性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豈惟民哉麒麟之于犬猨鳳凰之于梟鸒芝蘭之于荊棘珠玉之于泥沙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而無算子比而同之以其少者信其多者奚可哉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我未見好仁者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余往歲游潭柘於閣僧架上抽一帙蠹餘已甚視之名曰麒麟雜錄中多漫漶不可讀惟侮聖言一篇多述孔孟成語可以意識因命侍兒錄出之詞甚詭謬不著作者姓名疑是宋末遺民或隨文山而北者流寓燕中邸當時之所爲遂激而言之子輿氏自稱好辯乃更逞此戲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遂爾洞穿七札能令讀者歎厥流弊眞有狐狸猯狢噉食殆盡之懼所謂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非歟其以侮聖名篇者葢自儆也時丙戌十月誰道人跋

隨

隨亨利是覩貞凶悔亾

彖曰隨柔乘剛失其所據也說以動故喜以隨人也
利是覩無所用恥也志在隨人以貞爲凶也終亦
必亾悔無所及也

象曰雷下于澤隨君子以含垢忍恥

初九說隨龍蟠于淵或從其鰌

象曰龍從鰌非其時也

六二乘垣以窺狐貉貉罔有不逐或縶其足

象曰乘垣以窺外求也罔有不逐人盡夫也

六三喪厥配隨以其姊寇據于腹惟日不足

象曰隨以其姊固歡寵也寇據于腹新適故也

九四假隨壁厥膚又從爲之驅

象曰壁膚之痛無所侻也又從爲之驅因以爲利也

九五隨有求登彼隴丘乃利用幽

象曰隨有求竊位也登彼隴丘左右望也乃利用幽
貨以相與也

上六莶羸其角巫蟠其腹舂水則凝相隨以傾

象曰莶羸角躁則决也巫蟠腹自取旋也舂水之凝
何可久也相隨以相胥入于淵也無他技至蹇
勝卷之主爻

桐城　蔣　臣　誰菴著

吳門挽劉憲石大原韻

魂歸楚招餘吳子重覩面泫泫噩夢中未審何由散
憶子疇昔時起草明光殿乳燕棲文梁沔流深念亂
歲月未云遠游歷滄桑案傷哉彼何人大權逆以擅
安危利其失淪胥若奔電渺渺望河山啜泣通宵倦
后羿殪陽烏昴精爍炎漢今我復奚爲盧敖遊汗漫
相見不能語但悟朱顏換蒼松摧作薪勁質應難變
[illegible]刎俱陳別袂行當判俯仰終古心還同六如觀

急石招遊虎丘大韻奉荅

遊逅會何意揚州訝濮州無端埋劍地又上翠微樓
古寺寒花發荒城夕照留遷高迷望眼揮手挹浮丘

又

木葉亦已下蕭蕭墜白波橫空旅雁急向晚野燐多
殘息魂猶在名藍喜共逅相看絕勝地珼月照琱戈

又

山川猶昨日金虎氣金消萬事蹉跎盡千秋涕泪遙
寒藍依畫舫欹柳臥平橋異地暫相見何年復此宵

又

迴舟清銳裏月影尚垂墻永夜深談洽明朝岐路忙
吳宮衰草色漢苑薄藍妝林夢何由怨知君在廟廊

又

後遊期可訂衰病詎能來露冷潮侵幌天低星逅桅
百年雙白首瞎對一空罍萍梗猶蕭鹿襟懷莫不開

送橘爍玉歸吳兼簡錦仙父母

鳴蟬聲正悲送子心泫然子歸何處歸節祚萬里歸
豺虎日夜號流血競飛泉門巷委荊榛親朋散寒煙
宦游類梗萍鄉夢杳難傳旅食無春糧性命豈苟延
[illegible]復擔簦訪舊來桐川桐川念朱邑覩子泪潺湲
[illegible]桑與麻化作氣很田絃誦久寂寥俎豆陳眼前
一二子遠老合妻未敢宜纏初去慈父彷彿垂十年
天地久崩墜何但陵谷遷百室無一存存者倍可憐
骨肉或凋喪皮枯髓亦乾不然羣梟獍攫食相烹煎
醉風遺若韻芾崇思益堅賤子昔避地幸假遊荃縣
魂歸九死餘結想終閑關凌風望飛翰欲寄緒縣箋
將子何期來共話此纏終青門瓜蔓肥西山蕨芽鮮
採之遺所思饑渴聊可揹

丁亥寓郡城作七歌

有叟有叟字子卿窮廬兀飾爾前生一身萬死何足

迸妻號兒啼寧攖倚老親白頭清晝泣獨榛紛群皆
拎拼鳴呼一歌兮歌聲愁北風烈烈無時休

其二

有父有父泣頻寃生逢萬曆之初元緼絮脫粟八袠
遍歷受四朝天子恩曉余彝侍二十載形影相弔皮
骨存鳴呼二歌兮歌聲慼強言欲笑翻成哭

其三

有弟有弟幾倚牀長汝七七爲雁行三妹婉孌鬪早
折伯兮叔兮未成殤汝季初識知無字何年荷薪如
烏呼三歌兮歌聲換寒雲冉冉看霄漢

其四

有妻有妻出寒陋恩勤鞠子如絡秀盈盈十四操作
前機杼軋軋無昏晝飄泊天涯南更北憔悴無櫬而
久皴鳴呼四歌兮歌聲長愁聽蟋蟀鳴空廊

其五

有子有子苦復苦昔顧生兒愚且魯大兒早預吾玄
文中兒八歲氣如虎小者誦得大悲呪強繫母腹猶
哺乳姊妹婚嫁何年畢使汝恆饑愧爲父鳴呼五歌
兮歌聲壯撫劍一呼天宇曠

其六

黃茅赤瓦盈荒城老梟玄狐白晝鳴江濤震撼日色
薄星紀失次亘欃槍黍離麥秀莫歎息王謝舊族誇
公卿鳴呼六歌兮歌轉哀天經地義委塵埃

其七

我已囟頂芳袍離㿉緇終日胡爲百憂煎身罥羅網
香無翼魚服蟻困空迍邅蒼生塗炭遊靡孑孩孩天
運何當旋鳴呼七歌兮歌聲咽泪盡纏縻遺繼血

白門逢張素民值其初度慨然有作（張爲余同庚生也）

灝氣結空雲天地亦縮窘貞婦掩幽窗燈昏怨夜永
尋已花聲聽凄風緊羲馭久蒙塵照臨其曷忍

抶箜篌調苦絲亦紾陽和既啟贄芳緒紛相引
登樓瞰城市繁華盡朝困及時崇明德彌崗相與黽
君子保終譽高墉方射隼

又

兢徐月在庚旃蒙歲紀未我生旦不辰日月亦以貿
五十餘年中記憶皆彷彿同時二三子并有干霄氣
今復幾人存俯仰成噓唏散若凌晨星催如凝冬卉
與子成二老斕漫成臭味及茲論胥日骨堅志愈厲
翩翩脫塵網不辱乃可貴翙翔千仞餘太華臨清渭
俍彼溷世士茅靡甘塗蹔見睍亦有期相將登鸞㨂

金石荀無渝蓮蕩隣仲蔚

維揚謁履菁先生祠

信國荒祠還到今頹垣薜樹日陰森驚魂半夜郵亭哭霜宿千秋處士襟火德不回滄海恨風沙寧晦雪霜心我來後死成孤往慟哭低徊澤畔吟

又

東陵原將幻夢同此身寧復怨途窮一鈎冷浸澄潭月四望悲回大野風芳藥無人來薦罕松筠有泪自成叢當年鄭謝諸遺老忍死須臾待此翁

眉止木

不相見歲月未云久昔爲青猊雛踞地能哮吼今來鬒髮蒼相對成兩叟緬懷三十年駒電騁虛牖廣照層城限水雲斷塘口香焚淸梵餘徑行屢攜手帆影度禪窗漁唱挂楊柳得句夕陽下質疑鐘定後未知惠休輩得似今人否別去東西馳蓮社慚終負持輪物不還天運忽陽九井竈十萬家寥落歸何有狐狠塞路衢荒榛翳隴畝一二敗琳宮猙獰聚群醜風沙白晝昏匝地青燐厚對此泪沾襟歎息蹉蹉走豈意靈光殿猶逢舊時友翛然一枝棲結搆大如斗牀頭挂瘦瓢儲粟不盈缶瘦影如孤鶴靜氣恒相

守心同出岫雲暫住亦成偶我來日已暮僕隸徙倚卬妻妻話平生炊羹具藜糗驚我羅百憂始覓遇黃耇慰我擢頹尾絹絮不撿肘問我近來況婆娑祝余首向平累尚牽陶潛已斷酒所嗟少年日妄意三不朽不朽亦何爲幻夢誰當受孔墨空塋跡景老亦棄臼任還委形骸修身齊夭壽貴此機前篤期爾共抖擻末俗安足嗤白賁乃無咎道味別有親莽聚良非苟

脫粟行

戊子三冬白門住僧廚突冷茶煙冱風雪經旬門晝扃覘烏言自成趣城中驕奢者誰子嚙齡情親稱

〻玄狐抹額金縷衣怨我饑寒莫我顧有時曳杖過隣叟慟哭相持傾一斗手抱遲薪發我寒兒爲下食孫攤肘隣叟舊日東陵侯賓從如雲花滿樓於今苏芡不容膝忍饑餧客時淹留以玆成激發長胃蘭芷萊蘪各自媚青松何用指明心紈扇誰能不捐棄或謂先生太狷潔柳下爲工首陽拙逝梁聞語不過門豈獨谷風傷斷絕先生聞言深自訟懷刺何期漫滅送剝豖貝久主人出坐深還覺談鋒縱行行欲去更亻亍白日欲沒僕從促援而止之具饔飯蕪菁一盂飯脫粟杜陵老衲痴且頑欣然一飽無慚顏童子

刻眖䏶數裂饑死猶當深閉鬭笑誅童子汝豈識君
子愛人惟以德難骨傷心食稻甘彼疏宜稱桀桀棘
前堂尊俎列千盤墻壁族錦絲管繁坐中上客發清
歎迭起爲壽興瑚珊上客幾時嗟未遇髯塵僕拜猶
含愁主人豈之雖胡炊今日新歡他日故童子微吟
先生古數日掃迹良有以自到但覺田文賢佈詐窜
代孫弘恥已焉哉歸去速杜甫長鑱深自劚麗公妻
子呼作粥蘇李河梁嗟異域仲尼去魯眞爲肉

贈顧霖調年兄

涓逢又幾年湖山風日轉凄然不堪重省滄桑
鳳似本無昏旦天三咏詩脾猶建否六經箋註孰
傳焉西溪舊約懸陳榻品字爆茶好醉眠

又

睎髮能禁霜雪侵漁竿我亦臥江潯龍文永夕光凌
漢槎嘆臨風欲和陰四度西湖深夜語十年燕市歲
寒心天涯兄弟今垂盡暗對還同梁父吟

烏夜啼

欲續不續旅夢覺欲曙不曙星河低絡緯聲斷如織
素簾幌風動闌擣衣琵琶彈怨中那女屋扉炊根百
里妻高堂華筵鬼晝嘯荒城枯樹烏夜啼

又

烏夜啼啼聲悲且專參差燕燕雙栖文梁人所羡大
厦朱傾舞筵歌扇繡幕何飄颻珠箔光搖袨爾乃翩
飛蹁躚嗄啞呢喃隨風穿我帘戒爾勿昵歎宴欲然
殺發如奔雹呼號投林魂魄戰從今以往勿復依人
依人多苦辛爾胡一夕化伏翼白晝匿影夜不息舊
侶相逢面叵識謂爾林居莫肯卽

又

烏夜啼啼聲悲且壕黃雀黃雀昔爾爲梟之所攫
𡱈爾殺爾雛啼血紛紛羽毛落我爲徬徨追呼
布薄凄風慘烈煙漠漠啁啁啁啁前且却掬以爪
約以臆溫以膊爾簾一夕化爲鵩衣裳楚楚顏色驕
白言決起凌重霄我自避爾翱蓬蒿山高高水漻漻
看爾曹

又

烏夜啼啼聲悲且謗乾鵲乾鵲望氣占風能巧索廵
檐絮語媚閨闈謂爾爲祥我爲惡爾自觜飛蜎自伏
啖腸抉腹胡爲肆爾虐爾雌一夕化爲鸚蛾薄接尾
态奔奔黃鵠摩天訢蒼旻下使霜鶻搏啄之爾更喈
喈聲爲吞

入天台訪耿玉齋年翁述懷四十韻

櫟棘彌天壤滄桑閱世身萍蹤離僻合蘭味遠相紉燕市初求駿荒郊已泣麟君歸赤壁下余隱白門闉摔檄翻成權荷鋤不厭貧管坯空鑿遁弘閣强留賓宦室勤延賈書生乃過秦壚莞同出處茶薺異亨屯借箸聲俄起含香志莫伸枯楊羞老婦夕駕易迷津一木摧華礎三年化碧燐魂從柴市返夢繞鼎湖嚬精衛石填海啼鵑血洒塵腥風吹野哭冷月嚼穿龈乞食逢溪女吞璮比漢臣重趼甘委蘀蒙袂頼懸鶉二十窮途子還瞻倚閭親戚深齊一痛歡極怨非眞

主私爭牽挽朋儕各細詢但知逝冥冥不謂走踆踆忍詬偷殘息茹悲奉省晨腆膳珍采菽緼絮擬重茵祇覺山川迴都忘歲月新蓼莪旋罷什苹黍更何陳畢志酬泉壟憂生兇鮮民徒然傷季路未免覓元振靡騁吾安適頹顏拙告人舒懷堅晉漢結契獨松筠藤杖支嚴骨瓢瓢煮澗薪來尋寒拾侶共話石梁因村落閙謳誦嫗孺雜笑顰大都無別語惟說使君仁佩犢今耕隴棲鴻漸比鄰兵戈氛忽殄稼穡俗仍醇康濟能如此時賢未有倫黃虞旣緜邈白水亦因循且爲矜窮尉隨宜起泪鱗丹成捲慢入碧嶂駐車巡

濁刼餘仙吏禪心即隱淪願言營絕巘游子得垂綸

登招寶山

日薄風正驕濤勢壯於天窮隆何其隘混漾一烝連仙人不可求神禹泣蒼煙我欲往從之褰裳更迴延長鯨噴微沫崩騰沸百川動植無復寧夫誰使之然本期曠覩覽翻令百憂煎感彼東逝波何時復西旋天吳奏妙瑟調急皆哀絃愍玆濁世士徒欲貴生全運會有終極瞬目成桑田潑穢决其流置身黃虞前甾軒數息坐一笑萬慮捐

壽吳振公

四月三日夢有示余以徑尺璧者肉好完整古色紛披余戲拈筆題四詠其上覺而忘之唯憶五六兩聯亦不自解夢中或謂余曰未能歸趙璧我不賦子戈所南語也予詩始謂是爭余領之是日即爲振公懸弧辰因足其語爲壽時余將西歸統呈便囘

一卧湖山歲月深不堪往事細遠尋醉酣拔劍衝星斗夢去鳴騶繞禁林秦苑銅駝閙杞棘漢家寶鼎出汾陰與君晚髮看雲起擊筑聊爲莊舃吟

留別吳振公

高天崩若雲黃河逝猶瀨烈士抱愁心中宵起舉汰
對酒百無歡當歌一以慨朝霽杳難期空濛鎖曉霧
塞兒向世人汞懷日搖旆信步出門去逢子遂傾蓋
握手不得語飲泣但霪霈菅蔚者誰子刷羽乃觀觀
運會各有適別具此肝肺饑寒委路隅魂甘夢亦會
別子詎能忘長劍倚天外

苦雨吟留別吳幼澄父子

谷風何颼颼積雨何瀰瀰陽和一以逝霽景杳無期
毒霧沉山川夢寐懷皦曦晨起支頤坐比屋斷朝炊
不自聊况乃恆苦羈因之懷鄉縣別已逾三時
[illegible]身廿餘口巢棲艱一枝城郭豺虎橫坐臥魍魅隨
撒粟久乍 仰如絲欲歸無羽翼悔出奈驅饑
千慮集寸腸徘徊竟何之

又

浮雲無定馳飄蓬無膠枝悽悽自古然悵悅心恐迷
何意鏡湖隈遇子成心知蔓草欣邂逅緇衣媿改為
天運政茫茫志士皆蟠泥譬如枯魚泣濡沫恆相遺
又如穴樹僵念友忘其饑始悟陶公旨冥報各有私
謀歸久躑躅又欲與子離歸思紛無緒離愁脉脉悲
執酒不辭傾淚溢如泉滋世亂苦離別徘徊竟何之

又

人生如鴻雪夏雲非足奇出門不自意乃在天一涯
天涯若親串結交不復疑彝倫攸普天逝者歎如斯
蘭滋九畹餘臭味汞不移濯纓亦有咏千佩亦有思
經時未云久斯須覓相追天運會當旋日霽豈無期
萬里終壽隔梁楚流音徽末俗不可諱但媿古人師
息機避矰繳莫復萋肝脾執手暫為別徘徊竟何之

中秋前一日留別耿玉齊值其初度兼用原韻

為壽

[illegible]作客欲經年歸思猶懸烏道邊海日曨曨觀異
[illegible]風淅瀝漸司權殷勤下榻留孺子惆悵登樓有
仲宣別去山靈頻寄訊石梁未了杖藜緣

又

別夢依稀不記年何期晤對海雲邊余歸嚴壑漁樵
侶君擁麾旄節制權共話糟糠神倍愴莫論岸谷語
難宣祗應銷向夫山座攜手空華總幻緣

又

閱歲多君祗一年雪霜遺滿裝類邊輪將萬事猶餘
拙悟得三乘亦是權到眼莢施沾雨露驚心鴻雁快
旬宣他時領取拈花旨更語三生石上緣

又

莫餌胡麻學駐年雄心未歇屢辭遊藏身道合吏兼隱濟世能彰實與權桂魄一輪光漸滿松聲萬壑義全宣金鏡惟有夫山老宵負招提此日緣

投贈王念尼兼用惜別

身世兩如蔓飄蓬任所之石梁迷不借鏡水耐單持靜眼看浮俗孤懷謝舊知偶逢王子晉信宿又相期

又

之子摹空冀論交宿有神歷經世局具領取道心眞歲身哲煙霞托契親安能絲白社筆鶴共爲鄰

又

故國荒煙外經年猶未歸雁聲寒更急木葉靜還飛江上愁戎馬客中逢授衣臨岐歎躑躅但覺素心違

柳生爲余作天台四威儀圖詩以酬之

衰年汗漫游誤入天台路七月苦炎蒸巖巒沉濁霧性癖耽搜奇數被山靈妒流雲無定依歸棹將西沂寄語謝山靈逝將從子住縛茆棲妻孥爨火煨新芋倚杖攀峯巔經行朝復暮巖頭惟晏坐有時寒拾遇倦即枕松眠靜聽溪聲度鑿空窮地脈凌險四天步與爾惟一身秘奥誰能護今覺與爾離去矣勤復顧

有客撫掌笑笑乎疾何癡人生如幻影意適即成趣何必几席間奇影皆有寓吾今子神游頫仰來寐寤經營方慘淡意微體亦具或如瘦鶴削或如鷙能怒或如木全槁或如鐵生鏽余意所偶到楮墨已先注旭日東溟生萬象莽回沍幽澗筆等哀風驟神靈雨劍氣耿熒熒波明自吞吐塵俗寧可偕頫盼生毛羽握荃采椒蘭遂復捬羣嫮沒迹久藏身遺子頻露布子能貌余眞余亦爲子賦

留別周霞漪年兄舊令蘄江

相持一問天躑躅庭際淚潸然空梁落月常疑弘樹啼鵑不記年萇楚已嗟無室樂茗華但怨偶生今中宵起望春陵氣未許桃源永息肩

又

蘄江無復舊風流釃酒登臨憶勝遊百里龍鱗遺斬伐千家煙市化荒丘莫耽陶令歸田樂尚鼓周郎赧敵籌馴擾易馳人易老河山極目恨悠悠蘄江舊有長松夾路六十里數百年物也爲新令斬伐都盡新令亦予同譜故及之

楚州酒人歌爲陳階六賦

噫嘻吁嗟乎君胡爲乎自署爲酒人酒人之徒豈易跂憶我生當全盛日蟋蟀歲晏眞恬熙累葉不曉兵

華事村歌社舞相追隨陸地氣欲凌霄漢結客任俠
都不疑同時六駿競豪逢狠仰四海共睥睨肇鋒一
一摧肇岳吐論安知由與夷一飲但云當幾日無煩
深幄下銀泥公卿長老咸歎羨如何不飲令人強願
得忘年忝歡謔揮觥角戸相雄雌少年竭蹶學步者
汗流湜籍僵且疲狎主糟丘十餘載後來智人知是
誰中年學道乃棄去微醺薄醉聊自持兄鄉多難傷
零落倏忽逝者已如斯以茲終歲常宴坐當歌對酒
翻噓唏雲間欣見陳膌六白言當飲三百卮使我見
猶喜爲君更作酒人詩古來酒人皆有托大都
本不得于時者之所爲步兵途窮痛醉六十日信
陵飲醇摧婦無醒期中山埋骨三年矣豈知世界昏
濁與痛痹天地何監日月何馳吾從醉鄉箕踞支頤
不識有漢況魏晉避世何必武陵谿如君本負匡時
畧不獨文陣之雄師彈琴初試雉繞麥歧方當游歷
比皐與夔赫赫宗周彼黍之離浩浩九有吾將奚之
言歸吾廬淮海之湄醲秫爲糧餐稍爲醍淮水湯湯
海甸靡靡彼狄載路魑魅朝窺顧影無羣何以樂饑
絲竹匪御大樂無賓揖子與與皐羽傾瓊斝而倒接
離依依側弁襟袖淋漓極余歡而起舞夫安知予心

之悲已焉哉吾爲酒人歌酒人慎莫悲吾聞天帝酌
瓊漿西既醉小臣相與竊飲皆酣披遂令羿衍失度
疑斡參差岳傾淵立月盈日虧龍蛇遁于陸麋鹿游
于池往者無不復萬物之以息相吹吾將叩蒼穹而
敬其大寐與角汝共爲童稚之嬉爾家孟公大解事
投轄留賓賓不辭

贈陸邀之年兄

頻年別夢不知路偶爾扁舟夜到門身在寧嗟貧次
骨神傷翻令坐忘言鬢絲冉冉叢新根蟲絮萋萋泣
與子婆娑成二老相看碩果更誰存

四言

膴膴西田芃芃沮洳循彼禹服爰奠我居我負我戴
釋我簪裾言反我廬矣于彼菰蒲矣
膴膴西田湯湯海濤重雲叆叇霪雨飄搖既汙且萊
曰耕曰穮婆繂之不恤恤我新苗
皇皇文肅芟之柞之穆穆繼史丹之艧之罔敢有不
魋似之種之稼穡其物維其瘼之
維曰吾不如老農歲亦尚有豐屏彼蟊賊言同我功
有秩斯銍有馨斯秘悠哉優哉聊以承吾日
維曰遐海濱而廬神其相女嘉祉來綏發彼碩鼠蕭

風鳴経日月其旋悠哉優哉聊以永吾年

讀心史偶題其後

萬古共羹倫肩承仗一身塡膺惟恨事開眼盡佗人
歲月因循老河山潸淚新敢天甘左袒之千獨含辛

又

已信天難問何辭拙與愚同羣憐匪兕識字媿爲儒
堯舜空焉聖巢由亦豈徒所求惟一是精衛諒非廷先生云堯舜雖聖非吾君也有一是居士傳

又

無可說淚迸自淫淫易朽千年骨難灰一寸心
甚積憤白日照孤吟止畢生平事寧論稱到今先生云骨雖已成土心終不肯灰服著先生云妻赫何啻男兒死未休以知一死原不了丈夫事也

又

塵沙曾一瞬久久竟開天朝露王孫貴謂承首也批顔儒
者賢謂并與列從祀也精魂鑄日月夢想結山川稍識君臣
義聞風亦泫然

次韻答張季筏見贈

甚矣吾衰久過從得二難論心俱握素齒憤共懷丹
且莫驚時論栩宜覓古歡病餘推枕起七發爲誰覧

又

蘂笠鎮追隨相逢老古錐祇將空幻法較量有無爲
理極喩難到機前意在茲鄭公心作史痴絕不須醫

又

學仙兼學佛先不媿爲人世亂競榮寵誼衰恐主臣
驚心横豺虎極目走狐貌吾意常如醉酸辛向汝陳

又

皈心禪寂後偶作不平鳴混迹棲塵堁何途涉溟瀛
物情皆有待吾道與時行平陂應前定從君聽鶴笙

答友人

盡總成塵坦坦幽人履道眞十眷松風標勁
龕佛火伴閒身名依蓮社難忘酒静掩荆扉郎
避秦驚髮遺民有皐初少微中夜破蒼冥

又

晴雲晩霭晝陰陰仲蔚蓬蒿深又深自領寂寥終身
觀未忘孤情動悲吟陸沉畏見河山影蒼莽難明天
地心予亦寒巖倚枯木肯容蠟屐漫追尋

嘉蓮詩有小引

庚辰始秋大司馬貿翁范夫子庭發嘉蓮友
人章子宜聯徵詩同社侈詠其事比物連類
詳且備矣小子時方負米遠出未及預于末

坐比後至夫子則授簡使賡賦之或曰草木
嘉祥貽亦偶然未足爲君子侈也余曰不然
昔姬公居東王命致禾乃有歸禾之作旣旅
王命又著嘉禾之篇若是乎其言之不厭詳
也夫子前以言事去國解組之日方拜高皇
弓劍以行是日適大雷雹以風拔木伐屋江
濤洶湧上下帆檣若崩厥角時余小子偶偕
心竊異之爰紀以兩詩然則嘉穗之詠又烏
容已也因次孩未先生原韻用成斯什深媿
穆如敢言肆好

允無欲治平琴樽謝政遂蕭清無錢可治流丹
圃借屋時閒隔水笙好客日傾浮碧酌憂時每並踏
莎行涼颸偶爾開虛牖香氣旋來送薄穎自昔華芊
稱聖瑞（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華苹感生註曰華苹雙穗也亦曰嘉穗）豈知益
登已備耕泰徵一德交同志兆叶茹連粲耦英素質
泥塗光燁燁芳心聣藐㙮盈盈影寒華櫟凌仙掌色
浸金波締鳳盟倚袖臨風如有訴並肩濯露更含情
蒹葭放艇方馳思蘭蕙羅附共日成兄說嘉禾能悟
主卿雲爛熳自銷兵
庚辰秋抄客清湖所塑不至留滯數月戲拈壁

間韻意緒無聊偶爾成詩索詩題不得也
擧車千里外暫憩此檐間野棹迷經渚斜陽挂遠山
栫前驚髮短沙際羨鷗閑吾亦倦歸去三茆日往還
歸去酒應熟空山杳浩歌裝傾陸賈橐圖列少文多
生計如鳩拙閒庭任雀羅佛場能及第名豈點賢科
榛蕪悲故國垂老更無家術豈如新燕爲園學浣花
苔痕深沒屐菜甲淺含沙卽此堪終隱人生各有涯
吾愛陶夫子家貧恆晏如饑猶時把菊出豈歎無車
慮淡惟禪悅名高悔子虛聯詹諸老衲煨芋政過子
右用郝浦韻

秋衰柳轉覺客程難候歷四時變所經千萬山
稍雌空翠冷黍枝野徑阴寥曠看鴻雪羈栖亦破顏
右用晉安王以成韻
江山今變余珠曬且同請也頃閒余至報余者
曰悵想年翁甚渴年翁乃過門不入室也忍
矣哉拧望台旌惠而好我此君應不讀孟子
未聞君子所就三也臨邛令非日朝長卿長
卿豈漫作客者爲題主人壁而去之
幽君恆抱膝偶出亦悠然識者歎衰鳳歸歟咏匪處
朋心隨去住世態異山川寄語臨邛宰相如巳罷絃

保安橋戲和壁間韻

燈昏客夢尚依微九月霜寒未投衣故國兵戈鴻雁
香殊方搖落鷓鴣飛嶺雲千里堪持贈籬菊數叢想
正肥歸去好呼彭澤語當年一出未忘機

闔山蒼靄越山青有山不住愧山靈入飛縹緲雲中
爲鶩立宜飈瀑下汀若向孤峯餐白石好於絕巘架
空亭向禽婚嫁何時畢靜掩荆扉漉酴醾

饑來驅我陟仙霞煙雨空濛客路賒隔歲蘭皐空有
月一千烽火悵無家江鄉粳稻珍如玉嶺嶠丹楓粲
[illegible]兔盜至今充斥甚九重何事日宣麻

投贈鄭藩司

華旟觀節映菰蒲行省旬宣領舊都冰蘗久從炎海
至蕉風彈入石城衢褰帷僑母方敷惠中澤流民莫
繪圖六代雲山青未已歡同涸鮒詠來蘇

又

比舍爲郎壎與篪分飛遽是十年期雪鴻已覺雲泥
隔蕉鹿旋驚滄海移病骨祗從瓢笠老衰顏丑値
隆時雨花臺畔清秋月何日扶筇樹所思

送劉伯宗應詔北上

湛湛寒江清淺淺葭菼露纇芳采芙蓉送子涉江步
夙昔結同心今若參差羽予歸掩故山子去向天路
天路清且夷黍苗待膏澍豈無櫑買徒荆榛蒙敝絮
大聖慕唐虞精氣通寐寤之千乘靈籥繞袖掩尋螭
溶德疑幼安汪洋追叔度寶氣吹幽光陽和備寒冱
靈鶩翔若木枳棘寧肯顧饑溺未遑安安得擇所遇
平生出處心於此貞其素譬如闇手奕靜對勢已具
蘆黃雁將南尺書應可歡時從南陔耕聽千鳴韶蒲

感遇贈劉伯宗 丙子

[illegible]泉遇尚託契依丘樊炯戒師明哲息機謝攀援
[illegible]離薛偶開松下鋒素琴發清籟宿鳥時高鶱
斯際穆懷古孤緒於焉存時艱亦念哉舍藏道所尊
感歎華實滋獨寤永弗諼當陽撫鴻運九載未濟屯
紘綱遍八埏翹車賁落園是時無留良與予同見掄
天路苦榛棘豺虎彌川原間洛數十郡戰哭皆新魂
予也隨微管畚臿必驚騫余方戀南陔蓺黍供晨昏
出處各有遽素節諒自敦不聞莘渭人媕婀效公孫
三復汚流詩末俗誰與論

宿劉在公齋頭

閒堦玉藥日森森老樹垂藤映碧岑籠滿象初罷虎

觀賦傳聲價艷羅林茗柯自將淵源異勃牢猶矜名
理深搴杞由來無異實肎合裴禩鎖梢尋

丙子罷試辱王昆繩李括蒼兩大座師格外見
存賞歎兼至感深欲涕情見乎詞各獻二詩
以誌銘勒

端揆地近接夔龍南國菁莪世所宗繹幄舊聯雖水
鑑鎔鈞惟新洒墨花濃琬琰盡入碧雞詠藻鑑高懸玉
女峯獨有車門餐石客明時方許罷為農先生藉蒔封而宋華慶書以少司成薦南雍

又

詩生野夢未能安赤羽朝飛塞北寒自是柳開慙
篆刻遂令李蔦罷彈冠渥洼澤竭猶求駿丹穴座
封尚伏鸞聖主同時應有歎為言婺恤政闌干右上王昆繩先生

舞階聖代郁敷文天下龍門尚重汾桃李燕臺俱上
駟披蘆假國望青雯歌傳姑莸千秋雪芳紵鍾封五
色雲何事西川杜陵老明堂獻賦不相聞先生戊戌分闈楠中所得皆名儁南上方引領余文先蒙抑先生未得見也

又

艱危獨有至尊愛慟哭滄江何所求十二國風悲蟀
蟋牛千里迎笑蜉蝣弓招悬耻難懷麻牛飯朝饑貧
肯遊但使緇衣能御李詎從定遠覓封侯右上李括蒼先生

山中獨酌有使

一幽百慮盡能捐短榻深樽梅子天晩海已同高士
躅絕交猶見古人賢已竊愚慧寒崖後難獻肝腸佛
火前夢裏雨風江上月共余此際到君邊

桃溪雜詩三十首之三

烏啼知欲曙幃吟夢猶緬慈音千萬端大旨曰黽勉
聽之不忍終被面有餘紘挽衣申一言宛若春蠶繭
尋須身絲結會當展

二月爭刺土三月茶作芽譬彼棘上針針作心中花
鳴鳩啼日陰驚風變雲霞人匪金石堅海水亦桑麻
安得呼壯士振臂挽日車

青青原上松上有雙棲鵲女蘿附其枝苓生幸終托
莪莪子歲姿豈謂行當落海風振積雪萬里影成各
殉去還戀茲心中如斷蠖

壽姚老伯母項孺人八十

彩霧分庭玉椒馨映北堂四朝稱象服三書壁合章
說項傳名族歸虞繼古芳雙栖驚瑞蘩兆眷羨文鴦
椎布勤操作饔飱惕奉嘗弋言興昧爽佐讀逾嚴商

支戸驚秋搾鳴機軋夜廊時清欣子珮遇合奮繚緗
鵬起凌霄漢凫飛出上方湘江花作縣楚澤艾為裳
塵甑冰偕骨彈琴瑟御芻素絲嫺内則翟茀近輝光
佇待天言重何期地軸藏青燈焚歳序黄鵠怨翱翔
為傚謀生拙于公衎蔓長龍文眞騄子海日耀扶桑
灑齒乳花血沾襟集蓼霜和熊神理瘁截髪介閒揚
作棟推艮礎垂竿擬兆璜文孫仍奕奕宅相亦琅琅
蔗境初終歴葵心曉夕望無煩搔烏爪詎待挹璵漿
彤管標貞操綸音寵壽康鎮陵山翠滴版與日相將

桌子屋後山看月遲元修吉父繩先不至

[illegible][illegible]看月地奇絕竟茲山雪樹搖城合煙峯倒海還
數家燈火亂隔市搗衣閙對四新能詠詩成好待删
摩詰詩愁肖元章画不傳蒼茫灝氣盡旅泊洞庭天
好友邀難見愁兒凍欲眠明朝吳子宅未必月遇圓
蹤跡無所附劇醉便潸然狂久從交厭貧深不受憐
萬方多難日數夜酒杯前仍聞抱鼓至文吏政乘傳

壽胡太函先生八十

堯時甲子漢時衣五聖遺民仍采薇皓首一枰終隱
局晴川五月舊魚磯交教舉紀人猶健夢想黄虞事
久非肎與吾翁偕白社筆筒酬唱莫相違

七御壽大司馬范公

大司馬范思仁先生扶漢為章攬雲孔武虬騰鸞翥
鍾光岳而降精石潤川輝備琬琰而薦嫩廻翔少伯
之蹤履蹈希文之躅固已後先一揆憂樂一致者矣
方其弱歳釋屩遂履大東拊察而稿瘠皆榮指顧則
煙雲變色芾棠幃綏惠我無疆循卓既彰洊陟通階
廼其屏翳振幽茅茹斯彙曰消見覞衆正綱維斯可
謂闢羣紘之八目遊皇軌之大方而介石動於知幾
鳴鵙感其先至拂衣先蹈身藥名山顧厨匪及於仲
雍同尊乎君實而能嶄然不滓確乎不拔雖年
[illegible]壯然公輔之望已隱集於斯矣天子既立實首
召公特蹳奉嘗載秉麾鉞煌煌豫離冠冕翠藩席未
及温邊氛内迫公乃義旗奮發不俟詔命天中之旆
雲移二室之鉦雷動先聲所及狐豕駾奔用能康乂
王家莫安三輔艱阻弗避克底大勳敭歴中外未及
十年進退安危遂登獨座陟岵言歸東山載起天子
曰嚚都吾湯沐重地汝往欽哉公秉憲南臨澄清江
海幽明若否式序在位俄以多難晉總樞機當是時
鯨鯢沸浪於江壖狼豕馳煙於關外公乃整我六師
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揮羽清嘯則銅馬暖

濡足之思晳甲星馳則鐵騎瀰燕山之泣歲歷兩祺鼓飛寒暑雖訪勦痱皇不廢稚生之咏謀謨丕著斧深綠野之懷而有業有截截其清寧繄公力也丙子冬十月聘爲公懸弧之辰公於是年始膺官政矣士大夫從公游者相與造杜陵子而謀曰猗歟休哉夔者冠蓋弗靖主上慇憂公卿困辱雖公有美弗敢稱也今以公之靈穡人成功農狎其野及時修備事豫則立昔吉甫來鎬而飲御稚圭褰夏而醉白以方之公未有多也其亦可就公爲飲御計乎杜陵子忻然[illegible]曰子將何如客曰東南之交山海之奥區也山[illegible]者有蕨薇杞菊之芳辛焉黃獨蹲鴟剮而瓶之蔚如肪羊柴筍含籜蕁枝拙閼碧潤之芹未冬先芽玉糝之齊佰亞霜華檽菌之精雁來始青苗未舒脣墳若鵞厨江之腴者爲魴爲鰱爲鱸爲鱸帶甲之鱗喙長三尺而晶晶海之珍者有曰珧柱腴若無膚潤若無素甘鮮之意可挹而不可茹舐掌之螯其珍曰牖蒸以積薪炊之累日其骿不任箸也與人餧之爰合衆味雜投之而和焉汰其瀵熾挹其清泚五齊之羹尚可塋也俠觴之所不能懷而金鳖之所不能方也亦可羞而進之乎杜陵子曰公薄於味蔬蒻之食

報嶶之糝士未餔飽不先嘗也陳饋渠渠公弗之御也客曰性情之聽莫善於音音之節於萬物也其噓爲氣天高霜落氣清而無塵山則穿窱谾豁之所響應也水則濱瀁澎湃之所鬱紆也時則有鵾鳴之嗚清積之鶴哀鴻之淚文魚之唫高梧聽之而不枯比竹入之而隕籜柔桑栽之而紉緯苦瓠蘊之而中虛於是截以爲簫斲以爲斷秦青發其曼聲李碁引其圓吭流雲拂而不支綺石驚而欲墜飛隼潛鱗游泳而不能去故夫吳歈後起天下之所艷也雖有郢曲[illegible]淇謳湘瑟龜兹鄭部弗能先也亦可頌而陳之[illegible]杜陵子曰公審於音曲謀則頤然方聞聲而思壯士好音而懷西歸哀樂之感未能入也聖聖絕調公弗之御也客曰職方之重是曰輿壤設險以守形勝寓焉崑崙之條蜿蟺自南踰葱嶺夌岷峨連桂管編百粵盤礴海澨膺乎江流而休焉南則軒轅液金舉湖上昇之所棲也北則文密誕敷玉帛萬國之所贊也來則有天目秦望苕霅震澤之所豬峙焉西則有匡廬天柱彭蠡麗陽之所滙蟲焉是以鍾山出雲紫碧萬狀淸淮映月穀縠金鏞弗峯洞穿於進脈牛頭巖表於天闕加以六朝遺寺燦若朝霞十廟雲懷瀛

稽仙梵烏衣梁燕爭議主家精綺殘香未消金粉此亦佳麗之上都流覽之極觀也亦可以邀以詠乎杜陵子曰公曠於遊然每以奇其規度險易極目河山之感焉若夫流連客輿經旬跡蕩天下未安公弗之御也客曰齊宗稷下魏侈鄴中梁園集一代之才汾晉羨龍門之美後有作者若籍湜僅汗於韓門黃秦絕塵於蘇側是以龍嘯則雲徙蘭薰而風引氣類所感莫之關也嘉隆以來士之游者燕市爲盛今亦不無少變矣法令秋荼動觸忌諱浮沉去就南國歸墟冝貫共載若雙鳧之集於定昆鄴技偕臧若驚鴻之

翥於上苑今士之來者惟公能致之溲勃呈能封菲畢技吐論則煙霞卷舒摛詞則月露錯采此亦交游之奇致而吐握之遺軌也公能與游而不勸乎杜陵子曰公誠好士然未如葉公之見眞龍而怖也式鼃市駿公蓋有徵權焉外澤中乾公亦未之暇御也客曰華陽之墟司玄之府眞誥雲魏鬼神所守碧眼方瞳十賚松風千歲之苓化爲虬龍其光煜煜星經如螢得而餌之後天地終乃使王喬鼓鞴客成鍊液安期羨門之徒引熊經而舒鳥翼揖茆君而狎癡竿之葺騰弘景而攄釣鼇之席此亦遺世而連引飄飄乎

凌蒼穹而俯齊丘也公能超然與之拍浮乎杜陵子曰列仙之儒山澤之癯公庶幾其遇之然公方畢一世而仁壽之若夫茹芝之痼方技之末公亦未之暇御也客曰如子之言則是公之憂先天下銳意太平方今殘寇未殄連隅未寧蹉跎之成易生鐘鼎之業未竟今公事不世出之主遇大有爲之時行將內固根本外撫四夷淮蔡屬橐而受成於晉公渲淵秉麾而算勝於刻日功成而長揖歸廬名盛而杜門却掃竹帛垂乎無窮袵席昭乎奕世然後命觴而召嘉客賦玄而送歸鴻跨九瀛蹈溟渤把洪崖而從赤松此

亦公之所期而二三子之所遠御矣杜陵子曰不然蓋公有乂安一世之志而時翛然於意必之私有任重天下之心而時恬然於進退之際有經緯織鉅之畧而時欿然於遵晦之養在寵而不驚履夷而如險涖深乎道德之林棲息乎玄素之關休休焉几几焉有未易以窺公之涯際者矣夫成天下之事者如在褒者之不能舉褒備天下之業者如抱鼓者之不能鳴鼓公家少伯希文豈僅一名與功之爲烈哉客乃屏氣而退菸然而不測其所謂遂次其語列之於朋舍之關

無他技堂遺稿卷之十六終

刻無他技堂遺稿後記

余家世清白累葉以詩禮垂訓王父司農公受知先朝文章經濟犁稱爛然毋俟纘述獨生平著作不留猶稿散逸爲多滄桑變後浮家金陵焚棄筆硯祝髮於長干浮圖遂以是終然每追思往事未嘗不仰天號泣血灑鍾山也先君子以喪亂之餘飢驅遠走餬口四方又幸從交游中搜括補輯共得如干卷以故手澤雖存而剞劂無資遲之數十年不能出以問世先君子之痛心久矣余小子勉承先志拮据卒業雖[illegible]之言不敢冀其廣播人間然藏之名山傳之其[illegible]不見而表章之者不與草木同腐朽是則予小子之所深望者焉孫于湄于許百拜謹識